

走向胜利之路

# 钢铁洪流

——英军反法西斯著名战役纪实

●于江欣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VICTORY 1945

钢铁洪流  
英军反法西斯著名战役纪实

## 第一部 血火悲歌 敦刻尔克之战

### 第一章 “奇怪战争”不奇怪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天晚上，奥古斯塔·赫西所能记得起来的只是那死一般的寂静。那天像往常一样，她帮助妈妈把咖啡具摆放到柜台后面，把桌面擦干净，就等着顾客光临了。过了好一会儿工夫，“金谷穗”咖啡馆仍然寂静无声，空无一人。朦胧的咖啡馆就像这座城市一样，仿佛在息声屏气聆听着什么。

这是1940年5月26日下午6点。法国北部的图尔昆城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下，被白天的雨水打湿了的碎石路面。一闪一闪地泛着银光。凝滞的空气中不时传来阵阵犬吠和牛叫声。许多农夫已逃之夭夭，丢下这些无人看管的家畜在哀鸣。

经过漫长的8个月的对峙，16天前，奥古斯塔亲眼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蔓延到了法国：117个德国步兵师和10个装甲师从德国的亚琛冲入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接着挥师席卷中立国比利时。就在同一天，戈特勋爵率领的大批英国远征军越过边界前去应战，他们帽子上别着紫丁香，俨然一副征服者的姿态。在这些趾高气扬的小伙子中间有奥古斯塔新婚的丈夫。长着一副希腊神像面孔的东萨里营二等兵比尔·赫西。

比尔同他的反坦克连抵达布鲁塞尔刚刚10天。可是现在，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他们经过60英里的大撤退，在朗克郊外安营扎寨，离奥古斯塔不到2英里远。

对于年仅21岁、活泼单纯的奥古斯塔来说。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6周前，比尔靠一本袖珍英法词典向她发出旋风般的求婚，令她头晕目眩，惊讶不已。接着是父亲突然离去，为全家在战区之外的波尔多寻找栖身之地，这再次搅乱了平静的生活。甚至报纸上的消息也是含含糊糊自相矛盾的，很难理解德军的7个装甲师何以能突破色当的法国第9集团军的防线，他们的坦克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地势险恶的阿登山区。可军人们不是说这个地区难以通过吗？

就连装备精良的英国远征军也放弃了一个又一个的河岸防线：代尔河，登德河，埃斯科河。他们似乎一仗未打就这样撤了下去。他们会径直撤回国吗？

像大部分普通妇女一样，奥古斯塔·赫西是无法领会宏大的军事战略的。她只知道，她不顾父亲的反对，爱上了这个金发碧眼、相貌英俊的年轻士兵。她几乎不懂英语，但她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他也同样爱她。

那天晚上，比尔打开袖珍字典，指着“结婚”一词对她的父亲简单地说道，“您的女儿。”父亲立刻暴跳如雷，大声吼道：“他不怎么样，那家伙。他把钱都花在喝酒上。你跟上他去喝西北风吗？”

奥古斯塔激动得脸色通红，口气坚定地回答父亲：“但是他会改的。”

在他们订婚后的第一个发薪日，比尔把他一星期的薪水175法郎放到柜台上，为同行的伙伴们要了酒，但他自己只要了一杯咖啡。

奥古斯塔·赫西并非唯一感到焦虑不安的人。在这个5月的夜晚，古老的梦想在破灭，法兰西帝国在崩溃，至于堂堂不列颠远征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频频回首盼顾大海之后，终于抑制不住海港对他们的诱惑，举步向英伦

岛撤去。号称世界最强大的英法两个国家究竟怎么了？全世界都在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一切。

“哇，好壮观的一座地下之城，简直是军事工程筑垒史上的一个奇迹！”比尔·赫西踏进建于地下20米深处、有的地段甚至深达90米的举世闻名的马奇诺防线，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悍然入侵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随后，英国履行了关于总动员后第33天在法国集结两个军的诺言。比尔·赫西随同第一批英国远征军15万人，于1939年9月27日连同2.4万台车辆、3.6万吨弹药、2.5万吨油料以及其他各种物资渡过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英军的总集结地在里尔以东。

他们在这个地区挖壕固守，在1939—1940年冬季严寒的几个月中，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训练以及修建反坦克障碍、掩体、战壕和铁丝网。除此之外，各部队每周轮流去马奇诺防线担任机动守备任务。

这一次，轮到比尔所在营担任守备任务。一路上比尔异常兴奋。早在孩提时代，他就从父辈口中得知，作为国防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国在从瑞士到比利时之间的东部国境线上构筑了一道异常坚固的壁垒，它由一系列大型地下堡垒和架设重炮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组成，耗资高达数十亿法郎。对于这个宏伟的永备筑城体系，比尔早就想一睹为快，今日终于如愿以偿。

一名会讲英语的法军中尉领着英国兵鱼贯穿过迷宫般的马奇诺防线地下工事，以炫耀的口吻介绍说：“诸位刚才已经看到了。敌军越过边界后首先会遭到‘房舍堡垒’守军的抵抗。这些守备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实施最初的阻滞战斗，并向主要防御阵地传送警报。向后一两公里处是防线主体最靠前的部位——前哨阵地。这里筑有地堡，由配备机枪和47毫米反坦克炮的部队长期驻守。前哨阵地敷设有地雷。地堡前方有障碍物掩护，如防步兵的带刺铁丝网，防坦克的轨条等等。前哨阵地的作用是继续迟滞敌军的进攻。主要防御阵地也以火力支援前哨阵地的战斗。”

“那么请问，你们的主要防御阵地在哪儿？它又具备哪些功能呢？”一名英国中士耐不住性子，急切地问道。

“就在这里，你的脚下，中士先生。”法军中尉微笑道，“它在前哨阵地之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抵抗阵地’。它构筑在低矮山丘的斜坡之内。主要防御阵地的工事分两种类型：碉堡和大型堡垒。碉堡是指一种拱顶结构的建筑或者拱顶室，分地面和地下两层，主要用以配置炮兵、屯兵或贮存物资。这里的火炮通过炮室的射击孔向外射击，而不是从炮塔内进行射击，这就是我们马奇诺防线的暗堡式炮兵。大型堡垒主要由构筑在地面的步兵或炮兵战斗工事以及后方的入口工事构成，它们由坑道连结，在地下兵营、弹药库、发电站和指挥所支持下作战。”

英国士兵们津津有味地听着，走着，看着。一会儿，他们走进距堡垒入口不远的补给品入口。

“看，那儿有一扇装甲密封门。干什么用的？”人群中有人问道。

中尉上前打开门，只见门前有一道深沟，沟上搁有活动跳板。“这是对付敌人坦克用的，”他解释道，“堡垒内部的射击室还能以火力进行掩护。敌人只有在克服所有这些障碍之后才能突入主地道内。主地道路面通常与入口工事处于同一高度，但也有较入口工事低的情况。有些大型堡垒是通过一道和缓的斜坡从入口处进入主地道的，有些则采用乘电梯的办法到达主要地

道。”

“啧啧，看看人家，防御工事内还备有电梯，真不得了。”

英国人赞叹着，沿高达6米、宽7米的主地道向前走去。

比尔眼睛一亮：“弹药库！”

许多成格子形排列的小弹药室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弹药库。每个弹药室都由防火门密封。弹药储存在方形的金属弹药箱内，随时都可通过地道内的铁路网运到各个战斗工事。内部机车由高架电缆提供电力，车皮和机车头就停在靠近弹药库的铁轨上。

身为弹药保管员的比尔饶有兴趣地从上到下仔细打量着这个奇特的弹药库。

“一旦敌人击中这个地方，或者地道内部发生爆炸，你们这个弹药库无异于一枚威力无比的定时炸弹。”比尔内行地对法国人说。

“这没关系，”法军中尉笑道，“看见这个防护门吗？它重17吨。可以将整个弹药库区与堡垒的其他部分隔开，地道内发生爆炸时防护门便自行关闭。”

一个满脸稚气的英国士兵跳出来喊道：“生活区在哪儿？这么多官兵要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防守很长时间，生活区一定很舒适惬意！”

“跟我来！”中尉领着他们来到大型堡垒的人员入口处：“主要兵营区设在地道之内，离这个入口不远。那里储存有充足的补给品和水，地下室还安装有发电设备和可以用手工操作的机械通风设备。兵营区一带装有空气滤清设备，除了提供新鲜空气，它还可以排除毒气和污浊废气……”

英国人看到，这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好。下层官兵的寝室内配备有三层铁床，最高一层几乎触及拱顶居室光滑的天花板。堡垒的最高指挥官和堡垒中各工事的指挥官待遇稍好些。他们享有单人房间，里面配有一张床、一只小橱柜、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全部由金属制成。此外还有一个洗脸盆。堡垒里的军官食堂没有豪华舒适的设施。不过，生活区内餐厅、小卖部、厨房、医院倒是一应俱全，医院内配备有必要的手术器械。据中尉讲，只要可能，伤员还是尽量被后送至后方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人群中发出嗡嗡的议论声，并传来低低的窃笑。

“诸位有什么问题吗？”中尉问。

比尔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想知道马奇诺防线堡垒中安置阵亡人员的办法。我们曾听说，尸体首先被浸泡在酸性液体中缩小体积，然后经排水沟冲走，还有人说尸体被掩埋在大量的生石灰堆中。”

“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可怕，”中尉面带微笑地说，“我们每座堡垒都有一些金属电镀棺材和一个配有适当设备的太平间，我们大可不必为我们的后事操心。”

“简直神了。”英国人又一次惊得大眼瞪小眼。

晚上，比尔躺在硬板床上，大睁着眼睛久久不能入睡。他来到法国转眼已经半年多了，至今不但一仗未打，而且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至少不比在国内差多少，这是他们39万英国远征军弟兄的共同感受。回想起临行前，年迈的母亲哭哭啼啼地拉着他的衣袖不愿放手，就好像她一松手，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她心爱的小儿子一样。当时，比尔心中也是酸溜溜的，现在看来真有点滑稽可笑了。

自从来到法国后，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构筑简易碉堡工事，挖掘类似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种 6 英尺深、4 英尺宽的堑壕，等待着德国人突破那道远在法国南部的，长达 40 英里的钢筋混凝土工事——马奇诺防线。这实际上是一道攻不破的防线。白天的参观，更加深了比尔的这个印象。

到了晚上，无所事事的英国士兵便来到成万个像“金谷穗”咖啡馆这样的小餐馆、咖啡馆或小酒吧里，同当地的姑娘交朋友；要了他们爱吃的煎鸡蛋和油煎土豆片，喝着价值 10 法郎的白酒，高唱着“我们将在齐格菲防线上晾晒衣服”的歌曲，庆祝他们的每一个发薪日。就是在这个咖啡馆，比尔认识了奥古斯塔。从第一眼看到这个长着一双棕色大眼睛的法国姑娘，比尔便认定她是自己寻找已久的意中人。他们之间语言不通，只能靠简单的手势，甚至眼神来交流，但他感觉到他与她心灵的沟通，感觉到一种难得的默契。在比尔看来，这胜过千万句情话。比尔暗自打定主意，一回到法国北部便向她求婚，把她带回英国。

比尔心中感到一阵轻松愉快。

是啊，好几年了，大概还没有哪支军队会如此自信而轻松地走向战争，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将获胜，因为我们更强大！”但是，更让英国人感到惊奇的是，马奇诺防线的法国守军同莱茵河对岸的德国部队“和睦相处”的奇怪景象。波兰投降后，法军即停止进攻行动，并炸毁了莱茵河的桥梁，以表明他们的这种态度。法军的口号也成了“别找麻烦，别惹敌人，别出声”。

河对岸的德军对此心领神会，他们的回报是：“只要你们守在马奇诺防线不动，我们就呆在齐格菲防线与你们相安无事，”

就这样，两岸士兵在同一条河里游泳嬉戏，偷偷跑到对方防线交换食品饮料，德国士兵甚至为河那边法军举行的足球比赛助兴。双方部队似乎都在按一项停战协定行事。他们在彼此既能看到又能打到的地方若无其事地忙着自己的事情。一列列满载煤炭的德国火车在法军炮手的眼皮底下驶往南面的意大利。据说英法联军的总司令甘末林将军曾讲过：“向德国正在于活的那些人开火吗？那只会引起德国人向我们开火。”听马奇诺防线的法国守军说。去年 11 月，法军发现德军派出一支庞大的工程作业队，正冒冒失失地在法军各堡垒前方不远处架设铁丝网，敷设地雷。法军准确地打了 30 发炮弹将他们驱散。但是，炮兵群指挥官却因此受到上级训斥。

德国人似乎也成了“知恩必报”的君子。一家法国报纸报道说，家务繁重的家庭主妇再也买不到化妆品了。不久，德国即出动两架轰炸机，为法国居民空投了“百合花”牌的香粉和一瓶瓶香水。

听着法国一位老妇人神神叨叨地谈着这些趣闻，比尔心中不免感到好笑，这算什么战争啊？“假战争”？“静坐战”？还是“奇怪战争”更确切些吧。

法、德两军的“友好相处”，也感染了英国远征军，他们认为仗打不起来了，到法国来不过是旅游一圈，过不了多久，英国军队就会打道回府。比尔部队的一位二等兵罗伯特·塞勒斯是个舞迷。整整一冬天，他一直在精心保养他那双跳舞用的浅口皮鞋、把它擦得锃亮，并留意着巴黎的舞会消息。来自伯明翰的年轻信号员格拉海姆·琼斯写信让家里寄来太阳镜，他要在法国海滩进行日光浴。萨克利夫中尉更是后悔没把网球拍带来。

“嗨，你好啊！来马奇诺防线多久了？”比尔在这里意外地遇到祖籍英格兰的老乡——一名法国后备役军士鲁道夫，备感亲切，他高兴地同他打招呼。

“我来这里不是以时间长短，而是以次数多少计算的。”鲁道夫脸上挂着令人难以捉摸的笑容。

马奇诺防线的守备部队，除了那些平时驻扎在营房里并负责管理维修防御工事的常备部队之外，紧急情况下还可得到动员起来的后备役人员的补充。这些后备役人员主要是来自防线附近地区的边民。鲁道夫便是其中之一，因而他也显得比常备军的下级官兵老成得多。

“我们第一次进驻马奇诺防线是在1936年莱茵兰危机的时候，”鲁道夫缓缓道来，“那时防线还未竣工，到处都在漏水，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什么照明设施。不过，我们的情绪高昂乐观，忍受了这样的条件，并且很快就把自己当成同正规军一样的精锐部队。我们虽然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但毕竟还是法国人，具有强烈而朴素的爱国热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鲁道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莱茵兰危机过后，我们被遣散回家。1938年4、5月，在德国占领奥地利之际，马奇诺防线又一次处于全面戒备状态。9月，出现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我们后备役人员又被召回防线，不过，这几次在防线呆得时间都不算长。”

“算起来，这一次你们呆了很久吧？”比尔同情地问道。

“是啊，足足7个月了。从去年8月24日起，马奇诺防线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后备役军人和正在度假的军人都被召回部队，妇女、儿童也撤离了。当时我们以为又会做成一次慕尼黑式的交易，我们的家小很快就能回来团聚。没想到……”

“我觉得你们防线的军事设施很不错，但生活条件差。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中长时间生活是难以想象的。我不明白，设计人员为什么没想到守备部队文化生活的需要。既然能耗资巨万修建规模如此宏大的堡垒，为什么就不能再添点钱使士兵的膳食和休息条件舒适一点呢？这是完全值得的。”比尔越说越兴奋，“我认为，宿舍的墙壁和天花板应该刷上油漆，墙上应该挂些图画，地板上还应该铺上些防潮的地毯……”

“老弟，问题不在这里。”

比尔一愣，他一直以为鲁道夫情绪低落是防线内枯燥无聊的生活所造成的。

“你没发现在这里担任守备任务的都是精兵强将吗？士兵大都有一定技术专长，而且身强力壮年纪轻，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精诚团结，愿为祖国献身，我敢说物质条件差并未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或士气。”

“那么，你们为什么事不开心呢？”

鲁道夫的眼睛望着遥远的地方，若有所思地说：“是我们目前这种静观坐等的状态。法军整整67个师，面对的只是德军19个没有坦克、力量薄弱的架子师。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是啊，为修筑堡垒屏障我们花去数十亿法郎，我们怎能把希望寄托在进攻作战之上呢？离开筑垒屏障去冒险进攻，在有些人看来，岂不是发疯吗？”鲁道夫的声音突然放低了：“问题是，如果德国人避开马奇诺防线向我们进攻怎么办？”

比尔为之一震，是啊，这种可怕的前景，在英国远征军中从未听说过。看来，直接为祖国而战和间接为祖国而战是有些不同。

想到鲁道夫的一席话，比尔心中沉甸甸的。一旦德军突入法国纵深，这场战争就要无限期地打下去了……比尔眼前浮现出慈爱的母亲，还有他心爱的奥古斯塔。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要竭尽全力保护我的奥古斯塔，他这

样想着。

还不到日出的时候，天刚有点蒙蒙亮，大地弥漫着破晓时的清新空气。驻防亚琛地区的德军司令部值班参谋正在打盹儿。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值班参谋一个机灵，定了定神，懒洋洋地抓起话筒：“喂，哪里。”是柏林的电话！他急忙站起身，向窗外望了望，然后大声说道：“报告长官，我们这里有点薄雾，可是太阳已经要出来了，据气象预报说，明天还是个晴天。”

值班参谋放下电话，看了一眼日历：1940年5月9日，他暗自思忖，今天是什么日子？元首为什么突然对我们这边的天气发生兴趣？他捶了捶脑袋，摇了摇头，唉，这种事不该我们这种小人物关心。

在柏林总理府，海军副官普特卡默向希特勒复述了电话内容。

希特勒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说：“好，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了。通知三军指挥部，关于最后开战，最晚不迟于今晚9点30分以前发布命令。”

“是！”副官转身走了出去。

希特勒伸手按动电铃，一名女秘书闪身进来：“元首有何吩咐？”

“你们几个清点一下物品，装好旅行袋，准备长期旅行。”

几个面容姣好、头脑简单的女秘书一边收拾行装，一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元首这次要去哪儿呢？”

“不知道啊。元首的行踪向来是保密的。”

“可是，他竟然对我们也不说吗？”

“大概去访问奥斯陆，那里纳粹党当局已经拟定盛大的欢迎元首的计划。”

“这有什么可保密的，”一个女秘书一撇嘴，“报界早已吵吵得沸沸扬扬了。”

当天下午，希特勒带着下属驱车出柏林，向正北的施塔肯机场驶去。可是，这支车队绕过了施塔肯，开向芬肯克鲁格的小火车站，这是个有名的旅游列车始发站。希特勒的专列正在这里等候他们。

下午4点38分，专列发车，驶向北边的汉堡。黄昏之后，火车开进了哈格诺乡村的小车站。当火车又开动时，即使那些闷在葫芦里的人们也看得出火车不再向北开了。大约9点，火车停在汉诺威郊外。电话接通后，波茨坦附近的空军司令部报告了最近的天气预报：天气晴朗。

希特勒紧绷的嘴唇松动了一下：“很好！马上给各军区发出作战密码——‘但泽’。”

晚餐后，希特勒早早地躺在了床上。火车有节奏地“咣啷咣啷”晃动着，希特勒的思绪飞向即将开战的西线战场。他一小时一小时地凝视着车窗外，盯着那有可能酿成大雾的暮霭。“黄色方案”的胜利首先取决于德国空军的攻击力量，而大雾则是空军的大敌。

真不容易啊！“黄色方案”终于付诸实施了。由于他那些陆军将领们的怯懦和愚蠢以及恶劣的气候条件，他的“黄色方案”足足延误了7个月之久。

早在上一年9月12日晚上，波兰战事尚未见分晓，希特勒就向他的私人顾问施蒙特上校透露，一打败波兰，他就转过头来攻打西方。没想到陆军却自行其事，竟于1939年9月中旬发出一道命令，把绝大多数参加战斗的师从波兰撤回，并让士兵复员。希特勒听说此事，气得大叫：“我们要攻打西线，



我们今年 10 月就要打！”接着，希特勒要求他宠信的工程师弗里茨·托特在西部找一个合适的永久性大本营地点，作为他指挥西部战场的指挥所。最后，大本营地点选定在纓恩斯特莱菲尔附近——此刻列车正向那里开进。

9 月 27 日，波兰败局已定，希特勒回到柏林总理府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公开表露了自己的下一步打算：由于德国在武器装备和兵员方面的优势是暂时的，因此必须在 1939 年年底以前进攻法国，而且跟 1914 年一样，必须通过比利时境内，至少通过荷兰南端发动进攻。他命令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确定一个德国军事集结完成的最早日期。“我不害怕马奇诺防线。”他特意补充了一句。

令希特勒气恼的是，尽管海军和空军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他的意见，但是陆军首脑却反对进攻西线的想法，他们一直在消极怠工，并且提出种种反对意见，一会儿说陆军没有为新的战役作好准备，一会儿又说即使西方国家立即入侵比利时，他们也不赞同发动这样一种进攻。再看看他们敷衍了事匆忙提出的那个“黄色方案”吧，完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施利芬计划的翻版：冯·包克将军的 B 集团军群担任主攻，经荷兰进入比利时北部，从正面歼灭预计可能在那里遭遇的英法联军；伦斯德将军的 A 集团军群在中央发起辅助进攻，负责保障 B 集团军群的左翼，并向那慕尔与色当之间的缪斯河进发；C 集团军群防守从卢森堡边界至瑞士的齐格菲防线，进攻目标为海峡海岸。

听着凯特尔摇头晃脑地读完这份计划，希特勒对这些陆军长官们一点儿没客气，他尖酸地说：“想不到堂堂陆军总部，竟然制定不出一个像样的计划，还要去重弹 20 多年前的老调！”

当时，在希特勒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以装甲兵力先锋，径直挺进到缪斯河、阿拉斯及亚眠之间的海岸，对英法联军形成大包围圈。他知道这一带是坦克施展威力的最好地方。可是再向北，地形便不适于坦克行动，这是希特勒所担心的。亏得陆军中还有一位才智过人的军事家——A 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冯·曼施泰因将军，他亲自同希特勒面谈，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以 B 集团军群从右翼进攻低地国家，将英法联军预备队引向北部。然后，A 集团军群避开马奇诺防线，以强大的装甲兵力从左翼通过阿登发起主攻，直逼英吉利海峡，切断比利时境内的敌军主力。这个想法同希特勒的打算不谋而合，但是更为具体，更加可行。

计划确定下来了，时间一晃也到了来年春天。在此期间，又发生了暗杀希特勒事件、入侵西欧的计划泄露以及不利的天气等情况。致使“黄色方案”一推再推达 17 次之多。

在此期间，希特勒真是捏了一把汗。德军忙于东线及挪威战事，“西部壁垒”形同虚设，不堪一击。屯积在马奇诺防线后面的英法联军如果在这时越过边界，向齐格菲防线发动大规模进攻，德军必败无疑！况且，英国在法国的力量也日益增强，希特勒一直认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英国职业军队的一个师，足抵得上法国的三四个师。

庆幸的是，希特勒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迄今为止，西部战线一枪未放。双方都只是用高音喇叭互相喊叫，都企图让对方明白，他们的行动是怎样的徒劳无益，他们的政府是怎样的愚不可及。德军严格遵守元首的指示，不许向法国领土开火，不许在边境上空飞行，尤其避免激怒英国的公众舆论。

想起自己遇到的这一次次险情，希特勒竟沾沾自喜起来。你们不开第一枪吗？那么好吧，今天我可不客气了。

在列车的晃动中，在洋洋自得中，希特勒睡着了。没过多久，列车猛地一晃，把希特勒惊醒，到站了。他抬手看表，表针指向凌晨4点25分。这里离西部前线只有30英里。车站上一队军用轿车正在灰濛濛的晨曦中等待着。

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乘车穿过几个小村庄，村里的路标都换成了黄色牌子，上面标着军用符号。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异常凝重。只有一次希特勒打破了沉寂，他把脸转向坐在一边的空军副官冯·贝罗少校，问道：“空军是否考虑到西线的日出时间比柏林要晚几分钟？”希特勒仍放心不下“黄色方案”的开局一仗。

“请放心，元首，空军当然会考虑到这些问题的。”贝罗安慰道。

不久，乡村小路开始往山坡上延伸。走过一片稀疏的灌木林，车队停下了，希特勒拖着僵硬的双腿爬了出来。他的战地司令部由山坡上的一个防空阵地改建加固而成，附近村庄的村民已经疏散一空，民房供他的下属使用。

此刻天已大亮，鸟儿在林中鸣叫，初升的太阳慢慢地给乡村大地披上了霞光。希特勒站在暗堡外面，心中暗喜：果然是一个晴天，从山谷中和山坡上两条主要道路上传来了西进的卡车队低沉的隆隆声，一名副官看了一眼手表：5点35分，紧接着，远处响起重炮声，声音越来越大；身背后传来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一架架德国战斗机和轰炸机呼啸着向西方飞去……

## 第二章 无法遏止的失败

“丘吉尔先生，清醒醒！有重要情况。”

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头天晚上处理繁重的公事直至深夜，刚睡下不久便被一阵急切的呼声唤醒。透过海军大厦公寓的窗帘，可以看出天色已微明。

“什么事？”丘吉尔问。

“10分钟前，德国发动袭击，荷兰和比利时同时遭到侵犯，法国北部机场也遭到德机大规模主袭。”丘吉尔的首席私人秘书埃里克·西尔汇报说。

“情况确切吗？是否仅是荷兰一国遭到入侵？”丘吉尔不相信曾多次拒绝英法联军援助的中立国比利时也会这么快被卷入战争。

“绝对准确。我们已同法国大使夏尔·科尔宾通过话，他说荷、比两国都遭到进犯，估计卢森堡和法国也是这场闪电战的目标。比利时政府已要求盟国援助。”

“知道了。还有什么情报请立即送来。”

不一会儿，装着电讯电报的信盒络绎不绝地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了过来。丘吉尔点燃了雪茄烟，专心致志地看着，思考着。

一小时后，在法国集结待命的英法联军按照战前制定的“D”计划，火速前往比利时，准备在代尔和纓斯两河沿岸从安特卫普至梅济埃尔的主要防线上组织防御。该计划是针对“施里芬计划”拟定的，它假设德国的大规模进攻将沿着传统的入侵路线穿过比利时平原展开。因此，“D”计划以马奇诺防线力轴心，把包括英国远征军在内的一大半精锐部队投放到比利时中部，仅以科拉普将军指挥的第9集团军防守纓斯河西岸至那慕尔一线，即地势险恶的阿登地区之后的地域。据盟军统帅部称，该计划的长处是确保比利时能采取合作行动，并为盟军作战力量增添了16个比利时师。

令人奇怪的是，英法联军驰往比利时途中，为什么没有遇到德机的狂轰滥炸？难道德国人在取道比利时发动进攻时，不怕迎头遇上强大的英法联军吗？翻看着情报的丘吉尔不免心生疑虑。

“铃——”，电话铃响了，丘吉尔伸手拿起话筒。

“喂，爸爸，是我，伦道夫。”话筒里传来正在服兵役的儿子的声音，“广播里说从北海到莱茵河有大批的德军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袭来。是真的吗？发生了什么事？”

“一点不错，”丘吉尔回答，“德军正涌入低地国家，但是英法军队已前去应战，一两天后就会发生一场正面冲突。”

伦道夫犹豫了一下，又问道：“那么，你昨天晚上告诉我你今天将成为首相一事怎么样？”

“哦，我不知道会怎样。现在最重要的是打败敌人，别的都无关紧要。”放下电话，丘吉尔摇摇头，这孩子，原来是在操心这件事。

英军在挪威战役的失败，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反对党的要求下，3天前，下院对战争形势进行了辩论。激动而悲愤的议员们对张伯伦政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最后的投票结果明显表现出下院对张伯伦首相的不信任。丘吉尔昨天获悉，张伯伦已决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而且，如果地不能担任政府的首脑，他愿意让位于任何能够胜任的人物。丘吉尔感到，自己很可能会

奉命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对此，他既没有兴奋激动，也没有惊慌不安。在过去 10 年中，他一刻也未停止对国际形势和政治斗争的关注，并且不断向英国人民及执政党提出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警告。现在，这些警告都已不幸而言中。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在这种危难时期站出来，领导全国人民同法西斯德国抗争到底。

上午 10 点，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急匆匆地来见丘吉尔。

“我刚才会见了首相，”他告诉丘吉尔，“他有点动摇。”

“是关于他辞职一事吗？”丘吉尔马上明白了。

“是的。他认为鉴于现在大战临头，似乎有必要继续留任。不过，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出现了新的危机，成立联合政府更为必要，因为只有举国上下一致拥护的政府才能应付危机。”

“张伯伦先生对此怎么看？”

“他已经接受了这个意见。丘吉尔先生，我觉得，对一个处在战争中的国家来说，张伯伦不是一位令人满意的领导人，而你却具有应付危机所必要的能力和意志，适宜于担任这个职务。一会儿首相将召见你们，确定最后入选。如果他让你们就哈利法克斯担任首相这个问题表态，你千万要保持缄默。”

想不到在军事上并无经验的伍德，却颇借政治权术，丘吉尔不能不钦佩他的这一高招。

在唐宁街 10 号，丘吉尔见到了张伯伦。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煎熬和打击，他显得衰老了许多，脸色苍白，后背微驼，高挑的身材不再像往日那样挺拔，完全没有了两年前从慕尼黑返回后的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他那天晚上在首相府窗前讲的那段豪言壮语是这样的：“我从德国回到唐宁街时带来了光荣的和平。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二次。我相信，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但是，刚过了不到一年，现实便无情地粉碎了他的虚幻梦想。

“诸位，”张伯伦阴沉着脸，对坐在桌对面的几位内阁成员说道，“当前局势十分危急，我深知组织联合政府已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我本人辞职获准以后，应该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

张伯伦知道，在场的大多数人平素都喜欢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而他心里也倾向于这位办事稳妥的外交大臣。他隔着桌子望着他的阁员，等待着他们提名。

然而，阁员们有的低垂双眼，有的眼望别处，没有人开口说话。

沉默了一阵，张伯伦又说道，“我要说，丘吉尔先生会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可是，在两天前的下院辩论中，丘吉尔先生和工党议员唇枪舌剑，争论得非常激烈。当然，我感激他能在那种时刻给我支持并为我辩护，但我觉得这可能妨碍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取得工党的拥护。”

往常在这种场合下，丘吉尔肯定要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但这一次，他记着伍德的劝告，一直缄默不语。他知道，张伯伦的这番话是在诱导人们说出他所希望的那个人的名字。

又是一阵难捱的沉默，这段时间似乎比纪念休战日静默两分钟还要难熬。

过下一会儿，哈利法克斯终于发言了：“我感到，由于我在下院没有席位，在当前这种性质的战争期间，将很难承担首相职务。要知道，我不具备领导下院的权力，而任何政府的存在，全靠下院的信任……”

哈利法克斯一口气讲了许多，众人心中明白，这些都不过是托辞。简单地讲，哈利法克斯至少在战时不想干这个差使。他意识到，丘吉尔会想方设法来驾驭战争，自己只能成为名义上的首相。

众人的目光落在丘吉尔身上。是时候了，大家的眼光表明，首相重任已无可争议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丘吉尔随即字正腔圆地表示：“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之前，不准备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他以这种奇妙的方式表明了他接受这个国家最高职务的意图。

下午6点左右，张伯伦到白金汉宫递交辞呈，并建议国王授权丘吉尔组阁。半小时后，丘吉尔被召到王宫。

当丘吉尔从白金汉宫乘车返回海军部时，陪伴他的只有他的保镖汤普森。此时天色渐黑，行人稀少，汽车沿公园林荫路向前驶去，一路无话。丘吉尔下车后转身问汤普森：“你知道我为什么去白金汉宫吗，汤普森？”

“是的，先生，”汤普森回答，“祝贺您担任首相。”接着汤普森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倒希望您能在一个稳定的形势下担任首相一职，而现在，您肩头的担子太重了。愿上帝保佑您。”

丘吉尔显然被感动了，他热泪盈眶，激动他说：“人民信任我，可我所能给予他们的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灾难。”他停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坚定起来，又说道：“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这个时刻，为迎接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只有上帝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期，我希望现在还不算晚，不过我真担心。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比尔·赫西跟随英国远征军先头部队于5月10日下午1点越过比利时边界，随后不久，长长的远征军卡车、装甲车纵队穿过布鲁塞尔，当晚即占领卢万前边的代尔河一线阵地。比利时人欣喜若狂地欢迎英国士兵的到来，他们的车辆每到一处停下来，姑娘们就冲上去拥抱这些快乐的英国兵，用花朵装饰他们的车辆，送给他们啤酒、香烟和各种食物。

一位比利时老妇人颤颤巍巍地拉住比尔的手动情地说：“孩子，你们辛苦了，离开自己的父母妻儿，来这儿帮助我们抵抗德国鬼子，谢谢了。”说话间，她已是满脸的泪水。

比尔早已被这欢迎的海洋深深感动，老妇人的一席话更是让他自豪万分。虽然还未开始打仗，他已经觉得自己是一名英雄，是一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了。

“哎，怎么回事？”一旁的萨克利夫中尉像是在自言自语，“一天了，怎么下见戈林的飞机来轰炸？莫非其中有诈？”

“不要太多虑了，中尉，”连长哈里·史密斯上尉的感觉同比尔一样良好，“据戈特将军的参谋人员说，德国空军不可能始终不停地轰炸每一个地方，估计他们现在正全力以赴地轰炸荷兰和比利时北部的目标。”

“不管怎么说，来法国修筑了几个月的工事，我简直烦透了，现在一看到铁锹我就倒胃口。我真高兴静坐战结束了。”舞迷塞勒斯插言道。

“是啊，一听到连长下令放弃正在修筑的工事，立即奔赴前线与法军并肩作战，我就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队伍中，英国士兵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气氛轻松愉快。他们不像是奔赴战场，倒像是出笼的小鸟，或者是身处异国的旅游者。他们精神振奋，情绪高昂，没有丝毫惊慌不安。他们当然没有理由不安。按照他们的陆军大

臣霍尔—贝利沙的话来说，派往法国的英国军队“同任何军队相比，其装备即便不是最好的，也是名列前茅”。它“装备着最先进的武器”。况且还有马奇诺防线在前面顶着呢，它那复杂的地道、强大的火炮和其他装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国远征军隶属加斯东·比约特将军指挥的法国第1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的另外4个集团军是第1、第2、第7和第9法国集团军。比约特将军的顶头上司是东北战线司令雅克·乔治将军。乔治将军则直接听命于盟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西线打响后，吉罗将军的第7集团军火速向北开赴荷兰的布雷达；英国远征军和布朗夏尔将军的第1集团军挥师指向卢万和那慕尔之间的代尔一线；科拉普将军的第9集团军向色当西北移动，部署在缪斯河西岸到那慕尔一线；左翼亨齐格将军的第2集团军占据了在色当的迂回移动的关键位置，加强驻守该地的第10军。

自从1939年9月以来，英国远征军的兵力已增至13个师，包括驻防马奇诺防线的1个师和3个第二线的本土军编队。英国远征军的总司令是约翰·戈特勋爵。身材魁梧的戈特勋爵不是战略家，在战略部署问题上他是乐于听从法军领导的，但是，没有人对他的军人素质表示怀疑。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猛攻兴登堡防线时曾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他的军事思想也停留在堑壕战阶段。年过半百的戈特仍像当年那样热衷于战争，可他是按照自己所习惯的方式去实施作战的，对于德军的快速装甲战没有丝毫精神准备。

对于英国人来说，戈特是远征军司令，他要对英国远征军的安全、对国王、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负责；然而，对法国人来说，他仅仅是集团军群下面的一个集团军的指挥官。英国报刊登载了戈特和甘末林并肩站在一起的照片，给公众留下两人平起平坐的印象。但实际上，戈特甚至没有直接受到甘末林的指挥，在他们之间，有集团军群司令比约特，然后是东北战线司令乔治。这种指挥系统免除了戈特的许多战略指挥责任，他只需听从法军指挥部的安排即可。

德军入侵西线已过去5天了。由于情况下明，英国皇家空军上校科勒德从设在阿拉斯的英军司令部来找法国科拉普将军的参谋人员交换意见，这位将军所统率的法国第9集团军正驻守在南面的缪斯河。

科勒德上校一走进集镇，便发现情况有些反常。科拉普及其参谋人员已杳如黄鹤，只有两名筋疲力尽的法国军官还在司令部里，蜷缩在一盏风灯旁……他们说，在等待被俘。

一等兵赖特到阿拉斯去取无线电部队的每日邮件。一辆摩托车疾驰而过，赖特先是一怔，然后恍然大悟：这辆摩托车是德军的。

比尔及其所在连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上级不是告诉他们还有10到14天的准备时间吗？怎么还不到3天，英军巡逻队便同德军先头部队在代尔河以东遭遇了？到那天晚上，德军已向防线北端的卢万发起冲击了。

盟军官兵怎么也弄不明白，德军何以能够轻而易举地突破防线？

原来，正当英法联军全神贯注于北方有可能出现的攻击时，冯·伦斯德指挥的德军装甲部队却偷偷摸摸地沿着南边阿登地区的羊肠小道，向“不可逾越”的缪斯河杀来。

在先头部队的一辆装甲指挥车上，德军布莱斯特集团军所属第19装甲军

军长梅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傲然矗立在车上。他胸挂望远镜，手执指挥鞭，不时地命令：“攻击，不停地攻击，48小时不停地攻击！”

装甲铁流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击溃从树丛中窜出来的小股法国骑兵。古德里安不停地仰望天空，此刻他最担心的是盟军的轰炸机。从头到尾长达100英里的装甲车辆纵队拥挤不堪，它们在陡峭倾斜的阿登山区穿过曲曲弯弯的道路行驶，经常停滞在狭窄的、树木茂密的峡谷中，这时，只消几枚投掷准确的炸弹，或从山顶上进行强有力的骚扰性攻击，就会引起混乱，装甲部队的进攻就会停滞。然而，这终归只是一种担心。盟军做梦都想不到德军竟会抛开施利芬计划的传统进攻路线，另辟蹊径。他们轰炸的主要目标仍在北线。

就这样，德军装甲部队轻而易举地通过阿登森林扑向缪斯和色当。科拉普将军的第9集团军首当其冲，成为德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这支主要由二流部队组成的军队迅即瓦解。一些不甘屈服的部队零零落落地试图进行抵抗，结果却发现他们的防坦克炮毫无用处，一名尉官在勒芒火车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给法国总理雷诺写了张明信片后自杀的：“总理先生，我的自戕是要让你知道，我的所有部下都是勇敢的。但我不能派自己的士兵用步枪去打坦克。”更多的步兵和炮兵丢盔卸甲，仓皇逃窜。

5月12日下午，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已来到缪斯河上被炸毁的桥梁面前，准备在色当附近突破盟军缪斯阿防线。

此时，法国第9集团军的许多步兵和炮兵部队尚未抵达那慕尔下游，第2集团军第10军的3个步兵师仍在缪斯河后面的色当重新进行部署。但是，甘末林将军和乔治将军却没有惊慌之感。这些高级指挥官坚信，德国人要在沿河一线进行一次重大的进攻，至少要用一星期的时间来调集他们的炮兵和步兵。到那时，法军也将完成对付他们的准备工作。法国人仍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速度观念来思考问题。这不仅表明，法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它将有足够的时间来对付缪斯河一线的德国人，而且表明，尽管证据充分，他们仍认为决定性的战役不会在这里展开，而将在北面沿代尔河一线展开。

法军作战思想的迂腐为德军的快速挺进再次大开绿灯。5月12日下午，古德里安的上司布莱斯特将军即命令尚未站稳脚跟的第19装甲军于次日下午4时发起渡河攻势，企图再次以出其不意的战术夺取胜利。古德里安将军欣然同意。但是，攻击时间紧迫，参谋人员几乎没有制定作战计划的时间。古德里安心生一计，从档案中取出战前在柯布仑兹演习时的命令，只把日期稍加改动，即变成一份完美的跨越缪斯河的作战计划。

渡河攻击战的发展，几乎和演习一佯准确无误。在德机的不断攻击下，法国炮兵已完全瘫痪。法军沿缪斯河一线的混凝土工事都被德军火炮击毁，机关枪手也在德军火力的压制下抬不起头来。尽管攻击地形十分开阔，于德军不利，但其损失却异常轻微。傍晚时分，德军已穿越法军阵地达到相当的深度。

“部队夜间不许休息，继续向前进攻！”古德里安下达了严格的命令。德军将士一鼓作气，到夜里11点，已接近了法军的主要防线。

法军第2集团军没能在色当挡住敌军，而它的失败暴露了已经深陷困境的第9集团军侧翼，3天后，盟军在缪斯河战役中已无可挽回地输掉了。

随着第9集团军的被歼，第2集团军也只能守住色当以南的一小部分地区，德国人闯进巴黎或冲向大海的道路已打通。正如甘末林将军当时向惊得目瞪口呆的总理保罗·雷诺报告时所说，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挡住德国人

的去路了。

自从5月15日缪斯河战役失败以后，位于巴黎郊外万森城堡的甘末林将军的指挥部便逐步变得越来越瘫痪无力了。“我们的防线在色当已被突破，那里发生了临阵脱逃的事情……”乔治将军脸色苍白得可怕，话未说完便倒在椅子上啜泣起来。

参谋人员惊慌地围上去，那场面像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围着一个快要死去的家庭成员，给人一种恐怖的印象。

“将军，”杜芒克将军说话了，“这是战争，而战争总会带来这样的问题。”

乔治将军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叙述了色当被突破的情况，接着又是一阵啜泣。其他在场的人都默默无言，不知所措。

惊慌的情绪从乔治将军的指挥部向甘末林的指挥部蔓延。甘末林外表镇静，实际上内心却十分恐惧。这位总司令意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

“传我的命令，”甘末林被第9集团军不顾一切地溃逃的行为惹火了，“指挥员要竭尽全力维持纪律，振奋士气，以便使他属下的士兵保持良好的秩序。必要时可以强令他们服从。命令宪兵制止沿路逃跑的士兵！”

万森指挥部里重新出现了一点生气，电话铃声、吆喝声、呼叫声、电传打字声乱成一片。

铃……，那部甘末林专用的内部保密机响了起来，参谋长珀蒂邦上校冲上去拿起电话：“喂，是哪里？”他心想，这一定是东北战线乔治将军有最新情况报告，他已经沉默好几天了。“什么？第2军区的参谋长？我说，你们属于国防部管辖，请不要越级汇报。”

珀蒂邦刚要放下电话，被一旁的甘末林制止了：“问他有什么事。”

混乱的指挥部里突然静了下来，只听话筒另一端传来亚眠第2军区参谋长焦急的声音：“德军已到了蒙科尔纳，法国军队正在一团混乱地撤退，约3万人的败兵已退到巴黎正北的贡比涅。”

万森指挥部被这一消息惊得呆若木鸡。

甘末林一把夺过话筒：“给我查清楚，是谁下令撤退的。我要严加处治！”

“据撤退的士兵说，他们是奉德·富隆日上尉的命令撤退的。”

甘末林手一松，话筒滑落下去。他颓然坐到椅子上，心乱如麻。

“谁？谁是德·富隆日上尉？”

“这该死的上尉，怎么能假传命令呢！”

“他不知道这会治他死罪吗？”

指挥部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位上尉身上。军官们对他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可他究竟是谁呢？

参谋人员手忙脚乱地查遍了所有的档案。有一份材料上说，这名上尉是第41军的一个参谋人员，另一份档案说他属于第9集团军的参谋部。愤怒在爆发，每个人都在骂这位上尉。可怜的德·富隆日上尉。

到傍晚时，甘末林指挥部一片惊慌失措，参谋长珀蒂邦上校命令将一门75毫米口径的大炮安放在院子里来阻挡敌人。军官们开始打点行装，公文柜里的文件匆忙收拾一空，地图被从墙上揭下卷了起来。

甘末林将军在刚开战时的自信已荡然无存。他脸色忧郁，茫然若失，颇让人怜悯。他在参谋长和军械官之间踱来踱去，像是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谁也不敢走近他。每个人都明白，这场战争已经失败了。



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比尔松了一口气，擦一把头上脸上的烟灰和汗水，席地而坐，从兜儿里掏出纸、笔，继续给他的奥古斯塔写信：

“亲爱的，今天我们又一次击败敌人对代尔河防线的进攻。我们英国弟兄打得真叫不错，当然，法国布朗夏尔将军指挥的第1集团军表现也很出色。我们向补给线轰击，阻止德军渡过代尔河。敌人后退6英里半，许多德军被打死和被俘。据我们长官说，被打死的德军有2.7万人。现在已经是傍晚了，阵地上很平静。我们对明天的战斗充满信心，看来我们团聚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第二天，也就是5月15日，南面据守缪斯河一带防线的法军彻底崩溃，德军涌进缺口，炮弹立刻不计其数地向英军侧翼倾泻过来。深入到比利时境内的英国前线部队只知道自己成功地顶住了代尔河面对他们的德军，却无法获悉他们的侧翼和后方的情况。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翼侧打击弄糊涂了。晚上，比尔惊魂未定地给妻子写道：“这是个什么日子！我们预定晚上10时30分撤退，而当我们撤退时，却遭到猛烈炮火的打击。感谢上帝，我们全都平安。……除感到震惊外，我还可以。”

16日和17日整天，部队开始全线后移，越来越多的大炮掉头瞄向南面和西南面。英国远征军为命运的突变而感到迷惑不解。

18日，当第2埃塞克斯营奉命面向南方，坚守拉巴塞运河时，营长威尔逊少校表示怀疑：“不是认为敌人在东面吗？”

“我也弄不懂，长官，”刚从旅部回来的朗·普赖斯上尉表示同意，“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如此。”

有一个人对此十分明白，他就是这些命令的下达者——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勋爵。

由于通讯系统不灵，戈特最初只获悉德军在色当渡过了缪斯河，至于随后发生的灾难他一无所知，直到法国第9集团军被击溃，危及英国远征军的右翼——布朗夏尔的部队时，戈特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他对于法国统帅部的种种做法确实感到气恼。从战争一开始，他们就拒绝使用无线电通讯，理由是任何人都能截获无线电信号，而电话是安全的。这意味着要搭起无数英里长的电缆，并且常常要依靠超载的民用线路——但至少德国兵收听不到了。

到了5月，“通讯安全”问题受到实战的检验。有些电话线迅即被伦斯德的坦克碾断；有的电话线被调来调去的盟国部队漫不经心地切断了；还有的电话线由于各个指挥部搬来搬去而遭到破坏。单是戈特的指挥所，在10天之内就搬了7次。筋疲力尽的通讯兵来不及把线挂好，结果导致英军像聋子一样“孤军”作战。

翼侧已被德军突破，却又得不到上级的任何指示，法军前线指挥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戈特则不同，他镇定自若，毫不惊慌，井井有条地转而保护他的暴露的侧翼并把军队后移，新战线在埃斯科河，离后方60英里。

5月17日以后，戈特同他左面的比利时指挥部、右面的法国第1集团军以及后方他的顶头上司乔治将军，已经不再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就连对他属下的大部分指挥官，也无法通过电话线下达命令。

唯一可靠的通讯方法是亲自视察或使用乘摩托车的通讯员。第3师师长伯纳德·蒙哥马利少将的通讯方式简便易行。他在驾车经过乡村时，把文电

塞进他的手杖的末端，并把手杖伸出车窗。这样他的通讯员阿瑟·埃尔金就会驾驶摩托车把文电取走，然后去找收件人。

但是，沿着陌生的公路行驶，去寻找不断移动的部队，是件棘手的事情。一次，埃尔金向坐在路边的3个士兵走去，想问路。当地走近时，其中一个士兵戴上了头盔，埃尔金这才发现他们是德国兵。

对于这些由于通讯不灵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戈特十分清楚。部队要因此而受苦了。英军目前还在陆续往代尔河一线增调兵力，命令是前两天刚下达的。作为“耳目不灵”的总司令，戈特当然料想不到局势会如此之快地逆转直下，部队很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混乱。不过，尽管如此，戈特对于他的士兵还是充满信心的。这是英国唯一的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军队，相信他们会依靠自己良好的军人素质度过这一难关。

可是，就是这样一支军队，沦为目前这个狼狈处境却是戈特始料未及的。绰号为“老虎”的戈特，一直认为他的远征军注定要在法国干出一番大事业。整整一冬天，他都不断地告诫部队指挥官：“我们一定要保持健康，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作战。”可是现在……就连他每天坚持的两小时的步行锻炼，到头来似乎也成了为现在的“逃跑”作准备，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逃跑？戈特的大脑停在这个为军人所不齿的字眼上。是啊，不能不考虑这个可能性了。开战以来，戈特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法军统帅部门的软弱无力。甘末林将军开始是盲目乐观，后来又悲观失望，据说雷诺总理早就想撤换他，这位盟军总司令显然是个被遗弃的微不足道的人。而乔治将军似乎总是恍恍惚惚不知所措，据总部工作人员说，他提供的情报不好也不坏，不过，他那种很长时间内保持沉默的做法，越来越引起怀疑。指挥法国第1集团军群的比约特将军本应在英法军之间起协调作用，但他没有。自从战争打响以来，戈特从未收到过他的书面命令。处于这样一个指挥体系之下，等待英国远征军的将会是什么？戈特倒吸一口凉气，这可是英国军队的精华啊，39万人，一个不小的数字！他们如果全部被埋葬在法国战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戈特慢慢走到桌旁，看着那张巨大的英、法地形图，沉思良久。终于，他拿起一支红笔，在法国敦刻尔克海港圈了一个大大的红圈。

### 第三章 远征军何去何从

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独自坐在他那间宽敞的办公室内，愁眉不展，心事重重。

巴黎的生活一切如常。天气仍然那样美好，巴黎人在5月阳光的沐浴下，有的逛公园，有的在人行道上的咖啡桌边品着开胃酒，还有的成群结队地去电影院和戏院，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也难怪，严格的战时保密检查阻止了任何坏消息的发布，公众完全被蒙在鼓里。战况公报使他们相信，强大的英法联军已在比利时挡住了德国人的进攻。

不要说公众，就连堂堂法国总理雷诺，对于前线的战况也一无所知。战争一开始，他就每天派他的军事顾问德·维勒吕姆上校去各集团军司令部打探消息，但经常是空手而归，至多带回一些硬挤出来的支离破碎的情报。他告诉雷诺，将军们对总理的“好奇心”感到不满，如果继续下去，他们将不再提供任何情报。到今天，德军进攻西线已经5天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这个甘末林，到底在搞什么名堂？雷诺有些愤愤然，是结束这场闹剧的时候了，必须接营国防部，让达拉第去外交部或离开内阁！

保罗·雷诺出身于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民之家。他身材矮小，但是匀称而且健壮。他的一双斜视的眼睛和弯弯的眉毛，使他具有一副东方人的面孔。他性格冲动好战，活像一只好斗的公鸡。

雷诺精力充沛，富有创新精神。几年来，他单枪匹马地提倡军队改革，实行现代化。1935年以来，他一直呼吁建立能与德国装甲师匹敌的装甲部队，但是徒劳无功。在慕尼黑，他反对向希特勒投降，并坚持如果德国进攻波兰，法国就参战。作为达拉第政府的财政部长，他促成了向美国购买军用飞机和其他武器的交易。

雷诺和丘吉尔的关系一直不错。他赞同丘吉尔的思想，钦佩他的能力与为人。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常在巴黎同丘吉尔交换意见，这引起达拉第等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个财政部长太亲英了，悦他是“法国的丘吉尔”。他俩的确在很多地方相像：他们的魄力，他们的好斗性格，他们要打败纳粹德国的坚定决心以及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两个人都认为各自政府的首脑——张伯伦和达拉第，在危机时刻不能实行强有力的领导。俩人都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些。

1940年3月，前总理达拉第由于指挥战争不力，被众议院推翻。议会要求一个更有魄力的人担任领导。雷诺显然是最佳人选。

62岁的雷诺上台后，其政策同前任并无多大区别，但他同达拉第及甘末林将军之间的矛盾却延续下来。从战争一爆发，雷诺就不断指责甘末林按兵不动，不攻打德国齐格非防线，不援助挪威和芬兰。他有意让其心腹乔治将军接替甘末林任总司令，这两位将军间的争斗正如雷诺和达拉第一样激烈。

西线开战前一天，雷诺决定不顾勒布伦总统的反对，把甘末林撤职。只是由于德国人的进攻，此事暂时搁浅。但雷诺对这位总司令却丝毫不信任。连日来音讯全无，雷诺真怀疑甘末林又犯了按兵不动的老毛病。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呼”的一声，门被推开了，德·维勒吕姆上校闯了进来。

“总理阁下，我刚从万森回来。”

“情况怎样？”雷诺站起身，迫不及待地问道。

“非常糟糕！缪斯河防线崩溃，亨齐格将军的第2集团军已撤退到色当以南。”

雷诺大惊失色，问道：“甘末林将军对此有何反应？”

“他没有什么反应，只是说一会儿给您打电话详谈。”

话音未落，电话铃响了。雷诺伸手拿起话筒。

甘末林一五一十地汇报着，雷诺坐在那里非常怀疑地、惊呆了似地倾听着。最后，总理大声呼喊道，“不！你说的是不可能的！你一定是搞错了！这根本不可能！”

甘末林不紧不慢地解释道：“没错，总理先生，一个纵队的德国坦克已经闯过来了，并且正在逼近雷代尔和拉昂。”

“那你必须立刻发起反攻！”雷诺吼叫道。

“我用什么反攻呢？”甘末林反问道，“我没有后备队。”

“那么，法国军队就算完了？”雷诺绝望地问道。

“全完了。”甘末林仍然心平气和。

雷诺沉着脸，好像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

“总理先生，”甘末林补充道，“我想留个话通知政府，必须准备撤离巴黎。”

“局势真的如此严重吗？你是在要求政府毫不延迟地撤离巴黎吗？”

“我说的不完全是那样，我只是请政府各部做好离开的准备，以免德国人真的向巴黎进军时措手不及。”

夜里，内政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撤离首都一事，因为甘末林已经“拒绝在5月16日黄昏之后对巴黎的安全承担任何责任”。

在度过一个忧虑之夜以后，雷诺颤抖着手指，拨通了伦敦海军部大厦丘吉尔的电话。

“喂，哪里？”话筒里传来丘吉尔含糊不清的问话。

雷诺知道，丘吉尔习惯于夜里工作，有时要干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觉。现在刚刚早上7点半，一定惊扰了他的好梦了。但雷诺此刻心急如焚，顾不上那许多了，他用英语冲口而出：“我们已经被打败了！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一阵难堪的沉默。雷诺不知道丘吉尔是没听懂他的话，还是不相信他的话，他又重复道，“我们打败了，这一仗我们输掉了。”

“不至于那么快吧？”丘吉尔终于勉强悦道。

“色当附近的防线已被突破，敌军坦克和装甲军汹涌而入。”

“你听我说，雷诺，”丘吉尔尽量想使雷诺平静下来，“还记得1918年那些暗淡的日子吗？结果一切都很好。一切经验表明，过一段时间这一进攻将告结束。五六天后他们不得不停下来进行补给，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反攻的机会。这一切是我听福煦元帅亲口说的。”

但雷诺依然心神不定：“一切都已经变了。我们正面对着一股坦克的洪流。”他末了一句话同开头讲的一样：“我们被打败了，这一仗我们输掉了。”

“你们要坚持住！”丘吉尔嘱咐道，“我愿意到法国去一趟，我们当面谈谈。”

雷诺放下电话，稍稍松了一口气，不知这次呼吁能否引起英国人充分的重视，将他们本土的战斗机中队派来，一来可以振奋士气，二来可以轰炸德军，支援地面作战。否则，法国很可能在几天内失败。

这一天，坏消息接踵而至，荷兰正式投降是最后收到的一则坏消息。机动性极强的吉罗将军的第7集团军为了援救荷兰，毫无价值地牺牲在安特卫普以北。假如能按乔治先前向甘末林建议的那样，把它留作预备队，那么，在13日那天就可以把它部署在正处于动摇状态的第9集团军之后，从而扭转败局，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该死的甘末林，”雷诺咬牙切齿他说道，“我一定要撤换他！”

“首相，戈特刚给陆军部来了电话。”陆军大臣安东尼·艾登手里拿着电话记录，来到丘吉尔办公室。

“噢？有什么情况吗？”丘吉尔从小山般的文件堆中抬起头，摘下他的半月形眼镜问道。

“他说他右翼的法国第1集团军正逐步撤走，如果法国人继续撤退并放弃坎布雷的话，作为最后一着儿，他建议以敦刻尔克为基地，构成环形防御阵地，背靠大海同德军决一雌雄。他要求内阁对此立即作出决定。”

丘吉尔大口大口地吸着雪茄烟，沉思片刻，问道：“你们对他的这个建议怎么看？”

“我已同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商量过了，我们一致认为戈特的建议不足取。戈特应该南下索姆河，同法军重建联系，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

“说得对！”丘吉尔点头肯定道，“如果英国远征军退到海峡港口，就会落入被动挨打的境地，那么，全军覆灭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你们可以通知戈特，让他暂且还是按甘末林将军今天上午发布的命令办：不惜任何牺牲强行向南转移到索姆河，并向切断他们的交通线的德国装甲师进攻。”

丘吉尔在那天清晨接到雷诺的告急电话后，即于第二天5月16日访问了巴黎。迄今3天过去了，但法国当局那种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样子仍然历历在目。

那天一下飞机，丘吉尔就感觉到局势要比他想象的坏得多。前来迎接的官员沮丧地告诉他们，预计几天后德军即将进入巴黎。在法国外交部，丘吉尔一行见到了雷诺、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达拉第以及甘末林将军。他们给丘吉尔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法国最高统帅部已经被打败了。这些法国军政要人一个个愁眉苦脸，情绪低落，他们除了张口要求英国派尽可能多的飞机以外，再未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方案。最令丘吉尔感到震惊的是，他们竟然没有任何战略预备队，却要防守长达500英里的战线，真是咄咄怪事。窗外，几大堆篝火冒着滚滚浓烟，年迈的公务员用手推车推着一车车的文件档案往火堆中扔去。可见政府已准备撤出巴黎了。

丘吉尔当时认为，色当被突破一事是严重的，但并不是致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曾有过多次的“突破”，可是全都被顶住了。抱着“事情可能很糟，但绝不是不可挽救”的念头，丘吉尔竭力给法国人打气，并说服内阁再给法国派10个战斗机中队。但是，这一切是否真能挽救法国呢？丘吉尔现在开始有所怀疑了。

5月17日，德军装甲部队进抵色当以东60英里处后，没有继续向巴黎挺进，而是折向西北，直趋英吉利海峡。对于法国来说，虽然可以苟延残喘几天，但对于英法联军却是个不祥之兆。德军的目的是把北方的军队同南方的法国军队切断，并一举歼灭之。尽管伦敦已命令戈特南下与法军会合，然后共同发起反击，可是如果德军抢先一步——德军这几天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的进攻证明它完全可能做到这点，如果英国远征军在东面不得脱身，迟缓一步，而南面的法军又无力发起反攻的话，那么，往南走等待英军的将是毁灭。丘吉尔完全明白戈特那封电文的含义：“当前的情况不是一道防线被压弯或暂时被突破，而是一个堡垒被围困了。”

自从访问巴黎归来后，丘吉尔便对“强大”的法国军队丧失了信心，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具有丰富经验的堂堂法国总参谋部居然不能把几个师集结起来反击入侵之敌。总司令甘末林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句话：“数量不如人家，装备不如人家，办法不如人家。”一副大势已去的样子。雷诺更是被事态弄得晕头转向，碰运气似的匆忙对政府和总司令部进行了改组。他把达拉第从国防部贬到外交部，更糟糕的是，他居然求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名震遐迩的两位元老马克西姆·魏刚将军和亨利·贝当元帅。魏刚于5月17日从叙利亚被召回接替甘末林，贝当则从驻马德里大使馆调回国担任副总理兼国务部长。在这样一场以新技术、新理论见长的快速运动战中，雷诺却把两位年事已高的长者请出山来。他们能行吗？魏刚新来乍到，在没有摸清情况以前很难制定出进攻计划。在一场成败以小时而不是以日计的战役中，这意味着白白浪费大量的时间。

丘吉尔停止踱步，他的思路逐渐清楚起来。显然，战时内阁面临两个可供选择的办法。第一，英国远征军不惜任何代价，不管法军和比军是否合作，都要打开一条南下的出路到达索姆河，但戈特勋爵对于他的兵力能否完成这一任务表示怀疑；第二，退到敦刻尔克以便从海上撤退，这样会遭到敌机空袭，而且肯定会丧失所有的重型武器装备。显而易见，应该冒险实行第一个办法，可是也没有理由不为海上撤退作好一切可能的安排和准备，以防万一南下计划遭到失败。

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丘吉尔简明扼要地谈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说道，“我已告诉法国人，除非他们做出最大的努力，不然，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增派战斗机中队到法国去，从而使我们的安全遭到严重威胁。关于我们的英国远征军，即便能够且战且退成功地撤到索姆河，我还是认为，可能有相当多的军队要被切断或被逐向大海。因此，作为预防措施，海军部应集结大量的小型船只，准备随时驶往法国沿海港口和海湾，将我们的军队撤回来。”

尽管如此，丘吉尔仍对南下反攻抱有希望。他决定第二天再次去巴黎与法国当局协商作战行动。

“司令官，魏刚将军来电，命令我们向西南发起冲击。”英国远征军参谋长波纳尔将军将电报递给戈特，又加了一句：“这个人简直发疯了。”

戈特接过电报，上面写着，“兹命令你部和法国第1集团军抽调8个师的兵力，协同右翼的比利时骑兵部队，于今日向西南方向进攻，向巴波梅和坎布雷前进。你们将同从亚眠向北强攻的新组建的法国集团军携手作战，切断最西边的德军突击部队。”

“这就是首相再度飞抵巴黎同法国人商讨的计划吗？”戈特说着，把电报扔到一旁，“军事形势比任何时候都糟，把这个完美的纸上计划变成现实谈何容易。”

“可是，首相和陆军部打电报让我们同法国人通力合作呢！”波纳尔提醒道。

戈特沉默了，他心里很清楚，伦敦和巴黎当局都生活在一个白日作梦的世界里，他们显然没有认识到实际情况的严重性。在西面，德军A集团军群

正在迫近布洛涅、加来和阿拉斯；在东面，德军 B 集团军群正在把战线推进到法国边境。再者根本不可能抽出 8 个师来：比约特将军两天前由于车祸而殒命，第 1 集团军因此而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比利时骑兵在德军的猛烈的冲击下，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了。况且，来自 3 个不同国家的军队，不可能接到通知几小时后就同时投入战斗。

戈特长期以来一直忠诚地服从法军指挥。有甘末林这位享有盛誉的老将任总指挥还会有错吗？无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甚至还有德国人，都像崇敬霞飞、福煦一样崇敬甘末林，认为他是能成功地制定与实施作战计划的不可多得的将才。戈特没有理由怀疑甘末林将军缺乏行动的意志。可是，开战后的混乱局面，令他十分失望。戈特 8 天未接到法军指挥部的任何指示，到第 9 天，比约特将军终于第一次来到当时在瓦阿尼埃的戈特指挥所，却是满脸沮丧，灰心丧气，认为法军无法阻挡正向亚眠和阿布维尔席卷而去的德军装甲师。戈特由此深信不疑：法国的抵抗正在崩溃。鉴于德军已封锁了任何向西或向南的退却路线，唯一的办法是朝北去英吉利海峡。所以，戈特开始研究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撤退到敦刻尔克的可能性，并将此打算上报战时内阁。但是，内阁、陆军部还有法军统帅部却一再催促他采取攻势向南进军，和新成立的法国集团军群经亚眠向北的推进相呼应。他们深信，一俟两支军队合起来，最后会为英国远征军向南进攻开辟道路。戈特当然不相信这一点，但他是个服从命令的好军人，因此同意试一试。

5 月 21 日下午 2 时，富兰克林将军率领实际只有 5 个旅的兵力，从驻地阿拉斯开始南进，目的是占领阿拉斯—坎布雷—巴波姆地区，预计法军两个师将在东面坎布雷—阿拉斯公路协同作战。如果一切顺利，几天内英军将在坎布雷同北进的法国部队会合。然而，进攻开始不久，英军便遭到德军两个装甲师约 400 辆坦克的抵抗，仅有 76 辆破旧坦克的英军不是对手。担负支援作战的法军甚至来到指定地点便落荒而逃。由于兵力悬殊，英军大部被包围，不得已于第二天夜里开始撤退。

英军的进攻成了泡影，戈特对此并不惊奇。他对南进从来就不抱希望，认为这不过是“企图振奋法军精神的孤注一掷之着”。

“波纳尔将军，我想，魏刚的命令当然不得违抗，”戈特勋爵显然主意已定，慢慢腾腾地对他的参谋长说道，“我们将再次同布朗夏尔将军协调，妥善安排南下强攻事宜。同时，你通知作战参谋布里奇曼上校，让他草拟一份向北撤至敦刻尔克的详细计划，包括每个军的行进路线和适于防守的海岸地域。”

“是，司令。不过，我认为现在就应下令让后方司令部、医务人员、运输部队、建筑营立即从布洛涅先行撤往敦刻尔克。”

“很好，就这样办。”戈特欣然同意，接着补充道，“另外，由于我们这次反击失败，两侧已被德军装甲部队包抄，阿拉斯已不能再作为向南发动进攻的起点了。通知各部队今晚撤离阿拉斯。”

两天后的 5 月 25 日，戈特面临着他一生中最艰难、最重要的一次决策。从上午 7 时开始，坏消息便陆续传来。位于英国远征军左翼的比利时军的防线行将崩溃，在有的地段比军已停止战斗，三三两两地坐在咖啡馆里等待投降。这样一来，德军 B 集团军群将立即与西面的 A 集团军群连接起来，将全部英国远征军与大海隔断，使其成为瓮中之鳖。

派兵去支援比军，挡住德军吗？戈特算来算去至多只能抽出一个旅，杯

水车薪，无济于事。

戈特回到他在普雷梅斯克的办公室，仔细权衡利弊。他所剩下的全部兵力只有两个师，他已经答应明天将其用于向南的进攻。如果把它们派到北面，去堵住比利时防线上的缺口，他就是置魏刚的命令于不顾，违背了伦敦方面的意愿以及同布朗夏尔达成的反攻协议。他将使英国远征军走上十分危险的通过海路撤走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他按原计划把这两个师派到南面去，英军将与海岸隔断，并被完全包围起来，不出一星期就会当德军的俘虏。那时，他的唯一机会将是在最后一分钟被索姆河以南的法军解救，但戈特对此没有信心。

不知不觉，夕阳斜下，对英国远征军来说，既漫长又短暂的一天又要结束了。英军师以上军官三三两两地向指挥部走来，他们刚接到通知，戈特将军有重大决定要宣布，会是什么呢？军官们猜测着，小声议论着。

第2军军长阿兰·布鲁克将军最后一个赶到。他把手里的一个文件包交给指挥部的情报参谋，让他去检查一下。有经验的军官一眼看出，那是一个德军公文包。

人员到齐，戈特勋爵神情严肃地环视了一下，郑重其事他说道：“我宣布，取消向南面的进攻。”

军官们怀疑地相互对视着，这能行吗？

戈特接着说：“新命令是，原定南攻的第5师和第50师立即北上，与布鲁克军会合，堵上比利时防线正在出现的缺口。”

一阵沉默之后，第1军军长已克将军开口说道：“司令，魏刚计划是经过英法两国最高当局赞同的计划。我们这样自作主张，轻易放弃这次反攻机会，也许是一种可怕的冒险。”

戈特没有回答他的疑问，而是把头转向布鲁克：“你说呢，布鲁克将军？”

“情况是这样的，”布鲁克说，“据可靠的第12骑兵营报告，今天下午德军已穿过利斯河上的比利时防线，库尔德雷附近与我第2军接合处的比利时防线正在崩溃之中，一旦德军从这个缺口涌入，将直达海岸，切断我们的退路……”

这时，情报参谋手拿那个文件包走了进来，将一份文件交给布鲁克。

布鲁克低头看了一眼，不禁喜形于色，继续说道，“诸位请看，这是在一辆被我们的巡逻队击中的德国指挥车中发现的。这份文件是德军前往伊普雷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计划，这证明我们决定放弃向南强攻和把部队向北面转移的举措是明智的，否则我们将自投罗网。”

“您说得有道理，军长先生，”第1师师长亚历山大将军还是有些将信将疑，“可是，这文件会不会是德军设下的圈套呢，要知道，我们的阿拉斯一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对德军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心理影响，可见他们是害怕我们的反攻的，他们有可能采取这种假情报的手段，阻止我们的进一步行动。”

“你们看这是什么？”布鲁克说着又从文件包内拿出一样东西。

“脱靴器！”

“是的。这个脱靴器意味着这些文件都是真的，甚至希特勒最聪明的情报人员也不会想到这个细节。因此，我敢断定，这个皮包属于真正的参谋人员所有，并非骗局。”

军官们都知道，通信参谋人员由于经常在外递送文件，传达命令，因此



腿脚极易肿胀，只有借助这个小小的器具，才能将皮靴脱下来。

戈特终于又说话了：“据联络官报告，沿索姆河一带的法国人不可能对我们的南下提供援助；法国方面说的那支新组建的部队刚刚开始集结。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目光长远的战略家，但我能看清眼下的事，这就是法国的失败已不可避免，我对祖国应尽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多地将英国远征军的人员撤回国内。他们是我们军队的核心和基础，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戈特停顿了一下，似乎想彻底打消下属的顾虑，又补充道：“至于伦敦方面，我已请帝国副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前来视察。他原来是我们第1军的军长，对情况更了解。我相信他会把恶劣的实际状况报告给伦敦的。”

戈特的判断没错，迪尔的报告终于使陆军部相信，英国远征军的处境确实危急。5月26日上午，戈特接到陆军大臣艾登发来的电报：“我所得到的各种情报都表明，法军从索姆河发动攻势将完全不足以帮助北方盟国的军队。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你面临的形势就是必须将英国远征军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这种情况下，你唯一的出路是回头向西前进，利用格拉夫林以东的海滩和港口作为上船地点。海军将提供船队，皇家空军将提供充分的空中掩护。由于撤退可能即将开始，务必立即订出初步计划……”

戈特松了一口气，他的建议终于得到伦敦方面的支持与认可，他可以抛开那个南下计划，一心一意地准备撤退事宜了。当天下午，他接到陆军大臣的第二份电报。事态更加明朗化了，电报宣称：

“……你除了向海岸撤退外已别无出路……。现在授权你立即会同法军和比军开往海边。”

晚上6点57分，海军部发出信号：“发电机”行动计划现在开始实行。“发电机”——将敦刻尔克的英国远征军撤回本土的行动代号，传给了一支又一支部队。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撤退开始了。

黑暗渐渐笼罩了伦敦城。海军部大厦灯火辉煌，丘吉尔正同艾登、伊斯梅共进晚餐。同往日不同的是，首相神情黯然，一言不发，显然没有了胃口。他默不作声地吃完饭，离桌时忧伤地低声说道：“我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在座的人当然很清楚首相“不舒服”的原因。

敦刻尔克以西24英里的法国港口加来已被德军包围。三天来，驱逐舰一直准备随时将该地的英国守军撤走。但是，随着英国远征军掉转头向敦刻尔克撤退，投入所有力量守住敦刻尔克，并尽量长时间地保证通往该海港的道路两翼的安全，便成为十分必要的了。为此，不得不牺牲加来的守军。首相决定，它必须坚守到最后一个人，以便于消耗伦斯德的部队，推迟其前进速度，为英国远征军撤回海边赢得宝贵的时间。

对于英国统帅部来说，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这意味着他们要有意牺牲3000名训练有素的士兵，特别是目前尚不清楚到底能救出多少远征军部队，这只是希望不大的一种尝试。花这么大的代价值得吗？

艾登此刻的心情也不比首相好受多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加来驻军的一个团里服役。命令他们坚持到最后，无异于宣判自己的战友死刑。

痛苦归痛苦，但必须试一试。当晚11点30分，伦敦向加来驻军司令克劳德·尼科尔森准将发去最后一封电报：

“你们继续坚持战斗的每一个小时都对英国远征军有莫大的帮助。因此，政府决定，你们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对你们坚守阵地的辉煌战绩表示最大的赞扬。将不撤退你们，原作撤退之用的舰只将回到多佛尔。”

电报发出了，丘吉尔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约 40 万同盟国军队被困在靠近敦刻尔克港的佛兰德海岸。到今天是 5 月 26 日，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 1 集团军已被挤进从大海伸展进来的一条内陆狭长走廊，它纵深 60 英里，只有 15—20 英里宽。大部分英军集中在离敦刻尔克 43 英里的里尔，法军在更南面。他们能及时撤到海边吗？

在走廊的东面，落入陷阱的盟军面对的是庞大的 B 集团军；在西面，他们面对着 A 集团军群装甲部队，相距只有 10 英里，看样子盟军是无法逃脱了。除非出现奇迹！

“首相，好消息！”西尔快步走了进来。

丘吉尔怀疑地看着他的私人秘书，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好消息呢？

“德军装甲部队在阿运河防线一带停止前进。”西尔报告说。

“确实吗？”

“千真万确！两天前就已停下来了。我们的情报部门以为他们在作短暂的喘息，后来才获悉这是希特勒的命令。”

“太好了！”丘吉尔也兴奋起来，“如果说远征军安全撤回需要奇迹的帮助，那么这就是奇迹！可是，希特勒为什么要做出这样愚蠢的决定呢？”

## 第四章 希特勒坐失良机

三天前，5月23日下午6点10分，德军A集团军群司令冯·伦斯德上将给距离敦刻尔克10英里之遥的所有装甲部队指挥官下达了命令：在阿运河一线停止前进。这道命令在德军最高统帅部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在将军自己的司令部内，并没有人为此瞠目结舌。他们早已熟知伦斯德的为人：一贯谨慎小心，从不冒险。

65岁的冯·伦斯德出身于贵族之家，他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业余生活很单调，除了邀请少数几个参谋军官共进晚餐以外，晚上便是独自一人长时间地解字谜，或者阅读侦探小说。

他在指挥作战方面追求的也是平淡无奇，对伦斯德来说，坦克战的新思想——机动的装甲师作为集团军群的先锋全速前进——极端危险。在突破阿登的战役中，他就不断地发布“停止前进”的命令，因为坦克前进得太远并且太快了，步兵跟不上，结果长长的翼侧得不到保护，暴露无遗。而伦斯德装甲部队的两员干将隆美尔和古德里安信奉的却是“当我的装甲车踏上征途时，它们买的是直达终点的票”，他们对上司的谨小慎微颇为不满。尽管如此，冯·伦斯德仍固执己见。特别是前几天英法坦克部队出其不意地在阿拉斯向德国第4集团军发起进攻更坚定了他的看法：装甲部队前进得太快，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侧翼防卫。于是，他果断地下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理由太充分了，装甲部队需要休息。第4集团军指挥官冯·克鲁格上将曾打电话来向他表达了这个愿望；装甲集团军司令布莱斯特也为坦克的损失而发愁，他估计坦克损失达50%，却没有机会修理。

伦斯德感到不快的是，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这时也插进一杠子，命令A集团军群将所有装甲部队指挥权转交包克的B集团军群。包克正从东面向港口进攻，他将指挥最后的包围行动，因此，他需要装甲部队加强实力。

命令下达的第二天上午，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牌汽车穿过石子路街道，向伦斯德的查理维尔司令部疾驶而来。车门开了，伦斯德的作战参谋冯·特莱斯科夫上校惊奇地发现，车上下来的竟是元首希特勒，后面跟着统帅部作战部长约德尔将军和元首的私人顾问施蒙特将军。像往常一样，元首身穿褐色上等兵制服和马裤，胸前挂着一枚铁十字勋章，大摇大摆地走进司令部。

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希特勒对陆军抱有成见，他们也像往常一样，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惊恐不安地迎接元首的突然来访。

只有伦斯德仍然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对这位流浪汉出身的元首评价不高，同时他也知道自己颇得希特勒的赏识，用不着在他面前摇尾乞怜。

伦斯德手拿教鞭，指点着巨幅作战地图，向希特勒报告了部队的进展情况以及他自己的决定。

希特勒也像往常在伦斯德面前所表现得那样，安静地、几近毕恭毕敬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最后他问道：

“装甲部队停下来后你打算怎么办，将军？”

伦斯德一愣，怎么？元首还不知道装甲部队已不归他指挥了吗？

“报告元首，冯·勃劳希契总司令已在24小时前将装甲部队转交B集团军群。”

希特勒脸色一变，这个陆军司令，又是不经过我的允许，自作主张。这不是存心与我作对吗！

一阵令人胆战的沉默……。在场的每个人都猜到，不知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元首显然对此一无所知。还好，希特勒很快恢复常态，只是淡淡他说道：“取消这个命令，装甲部队不能交给包克指挥，它将暂时原地不动。”

众人舒了一口气。

希特勒继续说：“冯·伦斯德将军让装甲部队停下来是对的。它们不仅前进得太快，暴露了翼侧，而且，佛兰德平原的沼泽地根本不适合于坦克作战。我们应该考虑到“红色方案”——进攻法国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它要求装甲部队通过索姆河直插法国心脏。可是，如果我们宝贵的坦克在敦刻尔克附近的沼泽地里艰难地挣扎着，法国人趁机在南部发起大规模强攻将它们一举歼灭，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冯·伦斯德明智地点着头表示赞同。作为一个会讲四国语言的外交家，他曾在乔治五世国王的葬礼上，同盟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交谈了很长时间，自认为对盟军的作战意图了如指掌。此刻，他指着地图上的法国南部说道：“我的朋友甘末林肯定会在这里发动反攻。因此，我的下一步计划是，步兵应继续攻击阿拉斯东面，但装甲部队应坚守在阿运河防线上。当英国远征军被从袋形阵地另一边推进的B集团军群赶回来时，装甲部队只需把英国远征军收拾一下就是了。”

“很好，冯·伦斯德将军，我批准你的计划。坦克必须留作将来作战之用。另外，袋形阵地不能再收缩了，这样只会妨碍戈林的轰炸机。”

冯·伦斯德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笑容。这个好大喜功的戈林不是一贯以其飞行员准确的投弹而感到自豪吗！

伦斯德将军已经听说了，隐藏在法德边界森林中一辆指挥部火车上的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也十分关注装甲车的快速突进。但他担忧的不是暴露的侧翼或坦克的损毁，而是陆军的突飞猛进正在剥夺未来胜利中他的空军应占的位置。于是，戈林直接给希特勒打电话，要求元首命令陆军退后，给他腾出地方，他保证他的飞机能独自消灭被围之敌……。

希特勒满意地结束了对A集团军群的走访，坐上他的黑色轿车返回战地指挥部。

“约德尔将军，回去后马上发布我的新命令，肯定论斯德昨天的‘停止前进命令’，并且进一步明确停止线，说明坦克要确切守住的地方。”希特勒向坐在前面的约德尔嘱咐道。

坐在一旁的施蒙特将军有些放心不下。

“元首，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英国人有可能从海上撤回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装甲兵就要抢先一步到达海滩，切断他们的后路。”

“这简直不可想象，施蒙特。他们多达40万人，怎么撤？哪儿去找那么多的运输船？头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大炮的打击，恐怕在他们排队等上船时就会被炸个粉身碎骨。而且，堂堂大英帝国傲慢无比，一旦它在任何地方搞到小小的立足点，就很难将他们赶跑。他们在法国将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们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不用着急。”

“可是，光靠戈林能行吗？”施蒙特深知戈林吹牛撒谎的毛病，他实在信不过这个大腹便便的空军司令。

“没问题。我已考虑过了，空军将领的政治思想要比陆军可靠多了，他们从不跟我调皮捣蛋，不像陆军……”说着说着，希特勒愤怒起来。这帮老牌普鲁士贵族将领，从战争爆发前就处处违命抗上，不肯进行这场战争，甚

至密谋推翻他。只是由于缺少优秀的人才，他才任命冯·勃劳希契为陆军总司令。可他不仅没有尽职尽责为第三帝国效劳，反而经常背着希特勒发号施令。看来又该敲打他了。

“约德尔，告诉陆军总司令，让他晚上来见我。”希特勒阴沉着脸吩咐。

“是，元首。”约德尔再未敢多说一个字。作为陆军将领，他自认为自己对元首忠贞不渝，不在元首批评的那帮人之列。

中午 12 点 30 分，元首大本营电告 A 集团军群各指挥官，元首下令停止前进，他们应坚守在运河线西部。同一天，希特勒为“红色方案”和侵英战役的方针下达了指令，在指令中他附带指示，空军目前在北方的任务是粉碎“被困之敌”的一切抵抗并阻止英军逃过英吉利海峡。

黑沉沉的天空乌云压顶，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勃劳希契的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将军在陆军总部门外焦急地等待总司令的归来。傍晚时分，希特勒战地指挥部一个电话将勃劳希契召去。从希特勒的咆哮声中，陆军总部的成员都知道事情不妙，不知陆军哪件事做错了，又将元首得罪了。

总司令已去了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回来？他正想着，勃劳希契的身影从黑暗中闪现出来。

“元首又有新的指示吗？”哈尔德婉转地问道。

勃劳希契闷声闷气地“嗯”了一声，与哈尔德擦肩而过，向屋里走去。黑暗中，哈尔德看不清总司令的表情，但他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发抖，声音在发颤。

勃劳希契呷了一口威士忌，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掏出手帕擦擦额上的汗珠，闭上了双眼。

“你有什么权力不同我商量就将装甲部队转交给包克？坦克在佛兰德沼泽地里一事无成！马上给我撤销调动命令，让坦克原地待命……”

希特勒的训斥声、怒吼声不断地在耳边回响。冯·勃劳希契，这位敏感而高傲的老派贵族甚至没有开口的余地。由于希特勒经常对他大发雷霆，他一见元首便产生一种病态反应：两腿发抖，舌头打转儿，一句话也说不出。

看着总司令那愤怒而沮丧的神态，哈尔德已明白了八九分：“为调动装甲部队一事，元首不高兴了？”

勃劳希契点点头，简短地说道，“他命令坦克停止前进，原地待命。看着吧，元首的这项决定会改变整个战争进程的。”

哈尔德急了，“那你为什么不同他据理力争？我们的装甲师已经到达阿运河，6 个桥头堡已在河对岸建立，前进侦察队没有遇到抵抗，敦刻尔克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勃劳希契将手指放在嘴上嘘了一声，打断了他的参谋长的议论，起身将门关严实。

“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哈尔德，你没见元首那副暴跳如雷的样子，他根本容不得我插话。”

“这就是你对他一贯唯命是从的结果，活该！”

哈尔德是一个典型的普鲁士人，他从未向往何权势屈服过。看着总司令愁眉不展的样子，他又补充道：“你为什么不提出辞职呢？与此同时元首也会接到我的辞呈的。”

说完，哈尔德意识到自己是在白费口舌；司令虽然痛苦不堪，但他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果然，他对哈尔德劝慰道：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对陆军保持忠诚……你千万不要再想什么辞职的事，你是他唯一使用顺手的参谋人员。”

一阵轻轻的叩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一名副官进来报告：“包克将军来电话。”

“将它接过来。”勃劳希契命令。

驻扎在布鲁塞尔的B集团军群司令包克将军满腹狐疑。为什么坦克首先停了下来？不是说坦克部队归他指挥吗？为什么至今不见踪影？他的参谋长曾同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冯·克鲁格将军通过话，但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更加深了包克的疑虑。于是，他拨通了勃劳希契的电话。

陆军总司令大概不愿向下属承认他向希特勒屈服了，他的回答谨小慎微：“很不幸，坦克于今日已停止前进。”

包克生气了，叫喊道：“但是，至关重要是坦克必须立即发动进攻！如果不占领敦刻尔克，英国人就能把他们的军队运到任何地方去。”

勃劳希契不能不佩服包克的判断力，他可算是高级将领中少有的几个领悟到敦刻尔克重要性的人。

他们不知道的是，通常作为元首的忠实应声虫的德军最高统帅部，这次也产生了怀疑。希特勒的作战参谋冯·格赖芬贝格上校愤怒他说：“这个愚蠢的命令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在为英国人架设金桥不成？”

到了26日，甚至伦斯德也对命令起疑心了。戈林并未实现诺言，从东面进军的包克集团军群也陷于停顿。更重要的是，无线电监听到伦敦的作战机构发给加来英军司令的命令：“你继续存在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对远征军的极大帮助。”

“司令，这说明我们对英国人的意图判断错了。他们的确是想通过海路撤走。怎么办？”伦斯德的作战参谋冯·特莱斯科夫上校不无忧虑他说道。

“连最高统帅部的进言元首都不肯听了。没有别的办法，上校，你只有打电话给你的老朋友施蒙特将军，将情况告诉他，强烈要求采取措施使坦克再动起来。”伦斯德吩咐说。

希特勒终于在下午1点30分通知勃劳希契，取消停止前进的命令。坦克继续东进到敦刻尔克的射程内，陆军重型饱和和空军将完成其余的任务。可是，此刻的装甲集团军，不是坦克手正在休息，就是坦克在彻底检修。接到命令后，他们注满油箱，装上弹药，重新集合纵队，所有这些工作花了十几个小时，直到5月27日黎明以前，装甲部队才重新开动。

德军整整丧失了3天的时间。但是，戈特同他的僚属对希特勒停止前进的命令并没有很重视，尽管命令被英军窃听到了。远征军参谋长波纳尔将军稍稍高兴了一会儿，这会是形势的转机吗？他暗自问自己，但不久他便把心思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要操心的事太多了：布洛涅很可能已经陷落，加来已被切断，比利时部队正在瓦解，魏刚和伦敦仍在吵吵要反攻……。令人忧虑的事没完没了。

不管怎样，戈特抓紧时间埋头于部署海滩环形防线。到5月26日下午，一批顽强的、训练有素的部队已据守在撤离走廊西面的所有主要城镇。在东面，由于取消了南下而调来的两个师与已经在那里的4个师会合；同时，法国第1集团军在南面拦阻着德军的前进。在这狭长的通道内，其余落入陷阱的15万人以上的部队朝北涌向海岸。从东面和西面退却的两支部队并成一条漩涡翻卷的混乱的人河向北涌去……

“快起来！赫西，连长要训话。”

比尔·赫西正在打盹儿，突然被一只大手粗暴地推醒了。10分钟后，他们在外边站好队。“我们要向海岸实行全面撤退，”连长哈里·史密斯上尉宣布道，“我们将近回英格兰，以后再重返法国作战。”

比尔只觉得一股凉气顺着脊梁骨向上升腾。时间紧迫，连长刚一下达“解散”的口令，比尔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喀嚓一声立正，“长官，请问您是否能为我妻子帮个忙呢？”

史密斯连长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赫西了解他并信任他。当初，地方官员不同意赫西与奥古斯塔通婚，是史密斯安排旅里的随军牧师替他说情，促成了他们的良缘。

像往常一样，史密斯干脆他说：“快去把她接来。”

赫西蹬上自行车，吃力地向图尔昆骑去。车轮在被雨水打湿的石子路上颠簸着，赫西全然不觉。

比尔的自行车上了那条熟悉的小路，他看了一眼手表，已是晚上11点半了。几分钟后他来到“金谷穗”咖啡馆门前。

为防空袭，奥古斯塔和她的母亲及3个女友挤在楼下的卧室里，早早地睡下了。突然，她们被一阵打雷似的敲门声惊醒。奥古斯塔跌跌撞撞地穿过黑暗的前厅打开门。她永远忘不了丈夫当时的那副面孔，没有了往日的泰然自若，只有焦急与紧张。

“快收拾东西，我们马上离开这儿！”

问候语竟成了下命令。奥古斯塔·赫西用不着下决心，她的天性便是顺其自然。21年来她从未按照什么固定模式生活，生活嘛，在她看来就是千变万化，现在，她已是一名英国士兵的妻子了，跟随丈夫去天涯海角是她的义务。

她回到房间对惊心吊胆的母亲说：“是比尔，他来接我去英格兰。”

忧伤的眼泪从母亲脸上滚落下来，老妇人好一阵一句话也说不出。比尔·赫西过来劝解道：“她现在是英国人了，只有离开这里去英国她才会安全。”

老妇人擦去眼泪，似乎理解了一些，喃喃说道：“去吧！去吧！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回到英国给我捎信来。”

“快！快点！”比尔催促着。

她从房后推出自行车，他们上路了。他们穿行在寂静的街道上，东面不时地传来机枪扫射声；路边，工兵们正在敷设地雷。

“德国人怎么会这么快就攻进来了呢？”奥古斯塔似乎是为了打破这沉闷的气氛，问道。

“该死的德国佬，他们在马奇诺防线只是佯攻，主力部队是从阿登山区直插而入的。没想到，鲁道夫的担心变成现实。”

“那么，鲁道夫还好吧？”她听比尔提到过这位法籍英格兰老乡，那次马奇诺防线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牺牲了。”

“什么？”奥古斯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里的战斗也很激烈吗？”

“是的，他们打得很英勇。防线堡垒守备部队的士气的确十分高昂，这同其他法军迅速崩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德军攻克鲁道夫所在的505B工事后，发现守军对堡垒进行过破坏，到处烟雾弥漫，他们找不到法军的踪

迹。德国人在修复通气设备之后才得以下到最底层。他们在那里发现 210 具法军士兵的尸体，其中很多人生前都负过伤。由于破坏了通气系统，这些人窒息而死，没有发现活着的人。他们的堡垒司令也是自杀身亡，真了不起！马奇诺防线的勇士们再次实现了凡尔登战役的古老誓言：‘决不后退一步’！”

比尔没有听到妻子的反应，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时激愤忘怀，改用英语说话了。

“哦，对不起，奥古斯塔，我忘记了……” 比尔转过头来想道歉。

“别悦了，亲爱的，我全明白。” 妻子打断了他。昏暗的星光下，两颗晶莹的泪珠在她脸上依稀可见。

“不管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决不后退一步。” 她硬咽道。

朗克营区里一片繁忙，各种运输车隆隆作响，星星点点的卡车尾灯在闪亮，人们川流不息地作着撤退准备。

比尔将奥古斯塔引到连长面前。史密斯上尉打量了一眼她的装束，迅速作出决定。他对比尔说道：“她可以同我的勤务兵一道坐我的卡车先行一步。但你最好给她换换装。”

怎么，又要同比尔分手吗？奥古斯塔的心阵阵紧缩着。先是分别，然后是苦甜交加的重逢，现在……，唉，这一分别，不知还能见到他吗？

比尔顾不上多想，半小时后，他这个娴熟的军需弹药员已将妻子装扮成英国大兵的模样——身穿卡其布厚大衣，头戴钢盔，胸前挂着防毒面具，手持步枪。比尔退后一步仔细端详，一拍妻子的肩膀：“行啦！亲爱的，看上去像真的一样。”

奥古斯塔可没有兴致，她眼圈儿红红的望着比尔：“你呢？你怎么办？”

“车辆不够，我们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将步行撤退。别担心我，亲爱的，我会想办法赶上你的。” 比尔安慰道。

史密斯上尉向勤务兵约翰森简单交待几句之后，下达了命令：“出发！”

夜里 12 点 30 分，十几辆卡车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轰鸣着向敦刻尔克海港驶去。一路上，公路交通非常拥挤，充塞着大小车辆、各种整齐的和零散的部队。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真相，懵懵懂懂地随着人流向北走去。少数高级军官得到了秘密简报，但那些下级官兵们就不得不依靠传闻了。

第 50 师的随军牧师雷金纳德·纽科姆在情报部队的一个老朋友暗暗示意，英国远征军将向海岸前进，并登船回国——“就是说，如果德国兵不先到达那里的话”。这消息传到第 1 法夫和福法尔义勇骑兵营的时候就走了样儿，说他们要回到海边去，在那里上船，在更远的海岸登陆，从后方攻击德军。

在后勤部队中，由于没有什么事可干，许多军官干脆不见了。第 4 师弹药补给连的士兵只是接到口头命令：“每个人顾自己；向敦刻尔克前进，祝你幸运！” 第 1 运兵连得到指示，“尽可能接近敦刻尔克，毁掉运载工具，每个人顾自己。” 皇家工兵第 573 野战连得到的也是那个熟悉的命令：“每个人顾自己。向敦刻尔克前进。”

深夜，行进更加艰难了。第 2 军械战地仓库的雷金纳德·洛克拜下士，坐在一辆载重汽车上摸索着向北前进。路上，他碰到一名正朝 500 码外德军防线前进的军官，于是，便向军官询问去敦刻尔克的路线。这个军官指着闪烁在地平线上的一颗星星说道：“你只要随着那颗星走就行了。”

破晓后不久，驻扎在比利时的一个小村庄里的运输连中士乔治·斯内尔



加被喊声惊醒，“列队前进！”他听到行进的脚步声，从窗口望去，只见他的部队向汽车停车场走去。他急忙赶上去。

“怎么回事？”他问连长。

“上级命令我们砸毁汽车和摩托车，到敦刻尔克去。”

“敦刻尔克？在哪儿？”

“看见那边冒烟的地方吗？那就是敦刻尔克。向有烟柱的方向前进就没错！”

高耸在北面 20 英里敦刻尔克上空的烟尘，并非英国远征军爆破计划的一部分。戈林正在履行他的诺言，即德国空军能够独自打赢这一仗，一周来，德军第 2 航空队的轰炸机连续猛炸这座城镇。而爆炸起火后的浓烟却成为盟军最明显的路标，这大概是戈林始料不及的。

其实，向敦刻尔克撤退的英国人无需太操心路线问题。只要在东由比军和英军据守、西由英法军据守、南面由法军据守的这条走廊内，任何向北的路都通向敦刻尔克。

奥古斯塔·赫西坐在史密斯连长的卡车上随着人流向海岸驶去。

“敦刻尔克在哪儿？什么？在苏格兰？”队伍中传来一声喊叫。

奥古斯塔忍不住笑出声来。车下英国士兵的议论不时地传到她耳中，有的听不懂，但有的却听得明明白白。说真的，也许是她嫁给了英国人的缘故，她很喜欢这些英国兵的纯朴与真诚。就说她身边的这位勤务兵兼司机约翰森吧，就很可爱。可是，奥古斯塔苦恼的是，她无法同约翰森交谈。问题在于，迄今比尔只教会她一句英文“晚上好”。而且，就是这个词，比尔对约翰森解释说，奥古斯塔说出来，就表示她想“方便”一下的意思。

此刻，钢盔牢牢地扣在她那柔软光滑的黑发上，怀里抱着步枪，生性活泼的奥古斯塔感觉到一阵冒险似的激动，她真想说点什么，然而，她必须努力保持安静。有两次，她被美丽的星空所感动，呼喊道：“哦……多好的夜晚（晚上好）！”每一次，约翰森都不顾她的反对，刹住车，庄重地离开卡车，直到奥古斯塔把他拽上来。

在数英里之后的比尔·赫西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尽管他同伙伴诺比·克拉克截了一辆 3 吨敞篷车，但他不会开车。现在他迫切感到掌握这个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好在同伴诺比驾车技术颇佳，他教会比尔辨认排档和发火装置，但是，他无法在几小时内教会比尔开车。

汽车轰鸣着穿行在黑夜中，比尔陷入深保的忧虑：我能及时学会开车去帮助奥古斯塔吗？我何时何地能再见到她呢？连长的车现在开了有多远？不知道车队是否遭到轰炸。越想，比尔越感到不安，他真恨不得插翅飞到奥古斯塔身边。

天色微明，道路两旁涌向敦刻尔克的人群一片混乱，无奇不有。他们有的骑着显然是借来的自行车；有的骑着拉车的马匹；远远的，一个未戴帽子的准将悠闲自得地独自徒步队公路走来。相比之下，我和奥古斯塔还算幸运，至少有车坐。比尔暗自庆幸。

但是，紧接着比尔又感到一丝沉痛。出发前，他们不仅炸毁了桥梁、运河船闸、电力站和可能对德军有用处的其他设施，而且也毁坏了自己的装备。对一个炮手来说，去毁坏他多年来心爱的大炮，简直是亵读神灵。当他们砸毁枪支，破坏炮门和瞄准盘时，许多人放声大哭了。

炮手阿瑟·梅对这种痛苦的感受比别人更深。他曾被派往他父亲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作战的同一榴弹炮中队，这是让他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但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黯淡的日子，情况也未糟到得炸毁自己的大炮的地步。在良心的谴责下，他拉住比尔痛哭流涕地说，不晓得怎么搞的，他竟“辜负了老人”。

作为一个武器弹药保管员，比尔一点儿都不比阿瑟·梅轻松。但是，他相信连长史密斯的话，我们将重返法国作战。

## 第五章 “发电机”紧急启动

早在5月19日海军部奉首相之命，第一次指示海军中将伯特伦·拉姆齐准备撤回英国远征军时，拉姆齐便认识到，德军突飞猛进，战局变化多端，开会研究、制定详细计划都已来不及，关键是迅速和灵活。果然，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原计划从布洛涅、加来、敦刻尔克三个港口同时运送英军已无法实现，一周后的今天，5月26日，拉姆齐接到开始实行“发电机”计划的命令：从唯一安全的港口、距加来海岸24英里处的敦刻尔克撤出数量不定的英国远征军。

再没有人比拉姆齐更适合担任这项工作了，他头脑敏锐，意志坚定，是个卓越的组织者，憎恨官样文章，喜欢自行其是。这种性格使他在1935年几乎断送了前程。当时他是海军上将罗杰·巴克豪斯爵士的参谋长，指挥内海舰队。由于他经常与上司发生龃龉，结果被列入退役名册。他被投闲置散达3年之久，以骑马为乐，与妻子玛格和3个子女过着悠闲的乡村生活。

8个月前，海军突然扩充，他被召回服役，主管多佛尔海军基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多佛尔巡逻队里的驱逐舰舰长，对这个地区非常熟悉。开始，新工作并不繁重，主要是防潜、布雷，并试图找出反击敌人的新式磁性水雷的办法。德军突破法军防线改变了一切——多佛尔离法国海岸只有12英里，差不多就算前线了。

拉姆齐最不能容忍蠢人，他判断一个人就像判断局势一样准确。如果他发现某个军官说话辞不达意，就会打断对方，并将他免职。他希望手下的军官都要富于首创精神。他善于托付责任，他们也善于承担，因此，他的参谋人员虽然少，但个个是能人。例如，他的侍从参谋詹姆斯·斯托普福德，单枪匹马展开一场与布洛涅、加来和敦刻尔克建立直线电话联系的不朽斗争，海军部屡有怨言，说每年要花费5000英镑，但在斯托普福德的坚持下，海军部最后还是架设了这条线路。现在，英国远征军被围困在法国海岸，这条电话线就成了无价之宝。

为指挥“发电机”行动，拉姆齐中将的办公室已从宏伟的多佛尔城堡内转移到城堡下面，隐藏在镇东面著名的白垩悬崖下。在城堡墙内有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入口，下面是一条陡峭弯曲的坡道，它同一条蜂窝状的通道相连。接着是一条通向大海的走廊，边上是一个狭长的大房间，然后就是用胶合板分隔的几间办公室，最后是将军本人的办公室。

房间朴素无华。水泥地面上覆盖一条薄薄的破旧地毯。洁白的墙壁上挂着几张带有框架的海图。一张写字台，一张会议桌，几把椅子，外加角落里的一张帆布床。小小的铁制阳台是办公室唯一能见到些阳光的地方。此刻，身材矮小，满头银发的拉姆齐中将正坐在写字台后，最后一次审视着救援计划。

看来，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除了敦刻尔克，北部海岸再没有其他出口。敦刻尔克海港属于法国第三大港口，设有7个适于停泊大船的大型船渠、4个干船坞和50里长的码头。船坞一直深入城内，一条经过疏浚的航道供大船进出。巨大的凸式码头和防波堤保护入口处不受英吉利海峡湍流急潮和北海涌来的洪波巨浪的冲击。尽管如此，该港在德机一个星期的狂轰滥炸下可以说已经报废了。

这样就剩下25英里长的带有坡度的沙滩了。熟知这一带海域情况的拉姆

齐清楚地记得，那里水深不足 2 英寸，且弯弯曲曲充满暗礁，被人们称为“船舶的墓地”，大型船只根本开不进去。然而，海军总共拥有的 202 艘驱逐舰，到昨大为止拉姆齐仅弄到 40 艘。挪威战区、地中海战区以及大批比利时人和荷兰人的撤退都需要海军提供船只。

此刻，拉姆齐将军手头只有 129 只各种渡船，更多的船舶尚在途中。为争取时间，他不等海军部正式下令，便于下午 3 时自行决定开始派运兵船到敦刻尔克去。

夜深了，派去的第一条船“莫纳皇后”号仍不见踪影。拉姆齐将军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消息。

“我现在处于最为困难和危险的作战环境中，”他提笔给妻子玛格写信，“除非上帝非常仁慈，否则肯定会发生许多悲剧。我简直不敢去想将发生什么情况……”

拉姆齐转身看了一眼海图上标出的救援路线，忧心忡忡地叹了一口气。

从敦刻尔克到多佛尔最短的航线是 39 哩长的 Z 航线，它处于德军大炮射程之内，因此不能使用；另一条较短的直达路线是 55 哩长的 X 航线，可是它几乎全被英国布雷区所封锁，要清除它需要几天工夫，因此，唯一可用的航线就是 Y 航线，它全程至少有 87 哩长，每次横渡需要 5 个半小时，而不是两小时。此外，无论是等待运走的部队，还是乘船撤离的部队，都不断遭到德军从海上、空中和陆地的攻击。

临行前，“发电机”的参谋人员曾要求“莫纳皇后”号船长选择那条较安全易航行的 Y 航线，但性急的船长没把它当回事。“我在海上航行多年，躲开几发炮弹还不容易！”他对海军军官说道，“走 Y 航线相当于去奥斯本德那么远，从那里还要再向西朝英国的方向折回。我的上帝，我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到在海上兜圈子上。”

是啊，我们不妨试试，闯出一条路来。“发电机”的人员都抱着一丝侥幸的希望。

看样子，“莫纳皇后”号是凶多吉少啊！

第二无午后不，斯托普福德中校兴冲冲地冲进拉姆齐的办公室：“回来啦，将军，‘莫纳皇后’号已在码头靠岸。”

拉姆齐满怀希望地问道：“还算顺利吗？”

“不行，他们一共有 23 人被打死，60 人负伤，更糟的是，40 英里的行程花了近 10 个小时，而不是通常的 3 小时。”

“回来就好！马上叫船长到我这里来，”拉姆齐急切地想了解航行情况，这对他太重要了。

不一会儿，衣衫褴褛，满面烟灰的船长笑眯眯地走进来。

这个船长的素质不错，拉姆齐马上给他打了高分，看他的样子没有丝毫的劫后余生的恐惧感，反而在为自己的历险感到兴奋和自豪。

“莫纳皇后”号船长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经历：

“……在离敦刻尔克约莫 20 哩的地方，加来方向的德军大炮开始向我们射击，有的大炮向我们打出单发炮弹，有的炮群则对着我们齐射，我们周围真是炮弹满天飞。第一次齐射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第二次打在我们船后，我想再来一次就要打中我们了。幸好这一次又偏了一些，打在我们船尾附近。船上到处是弹片，但主要打在备用艇上和甲板上了。随后我们又遭到来自空中的袭击。一架‘容克’式轰炸机对准我们俯冲，丢下 5 枚炸弹，但是都偏

离了目标，看上去大概是偏离了 150 呎。”

“我们的空军呢？他们没有出现吗？”斯托普福德早就听说陆军对皇家空军怨声载道，在德机的轰炸下，“英国皇家空军哪里去了？”这个熟悉的呼声在撤退的纷乱人群中一再出现，他们迁怒于途中遇到的每一个身着空军蓝色制服的人，不管他是不是飞行员。

“当然来了，就像是雪中送炭一样。轰炸我们的‘容克’式飞机被皇家空军击中，一头栽下来，就掉在我们前面的海里，然后另一架‘容克’式飞机又飞来准备对我们发动袭击，但它没来得及到我们头顶上就被打了下来。这样形势才缓和了些。”

“那么，敦刻尔克海港的情况怎样？”拉姆齐问道，这是关系到能否将屯积在此的众多部队营救出去的大问题。

“别提了！”船长一跺脚，说道，“海港已成了地狱。在船上我们就能望见，在被外防波堤所包围的大港湾之西，油池已成一片火海，火光照映着整个防波堤。通向主要港湾的悬开式吊桥下面已起火，高高的白圆柱灯塔也已起火。港湾一带占地 115 英亩的货栈也在燃烧，在港湾的熊熊烈火中，隐约可见一座座损坏了的起重机。烟雾间或消散时就更突出了敦刻尔克镇上大火弥漫的情况。”

船长喝了一口斯托普福德递过来的咖啡，继续说道：“由于猛烈的炮击和轰炸，我看出我们的一些人直打哆嗦，唉，说真的，我自己也不好过。但我还是把水手们集合在一起，告诉他们，敦刻尔克已遭到炮击，火光冲天，我问他们愿不愿意去。他们一致表示愿意，我们好不容易停靠码头，部队上船时炸弹爆炸声整夜响个不停。我可以高兴地说我们让“莫纳皇后”号装了足足 1420 名士兵，把他们运了回来。”

“不过，”船长神情黯淡下来，“返航途中，我们又受到格拉夫林和莱赫姆斯之间德国大炮的轰击，不久又遭到空袭，伤亡不少人……”

拉姆齐亲自将船长送到门口，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们！勇敢的人。英国远征军的安全撤回就靠你们了。”

送走船长，斯托普福德继续汇报道：“今晨派去的 6 艘船，1 艘被击沉，另外 5 艘中途返回，没有一条船通得过去。这样下拉姆齐将军当然十分清楚问题的严重性。显然，Z 航线不能再用了，至少在白天是这样，唯一的选择便是 87 哩长的 Y 航线。这意味着横渡海峡的航程将是原先计划的两倍，换言之，得使用两倍的船舶，此外，还需要更多的驱逐舰，以便护卫船队，击退德国空军，帮助运走部队，为较长的 Y 航线提供掩护。

拉姆齐火速向海军部发出紧急呼吁：取消驱逐舰的其他任务，要它们立即去敦刻尔克！

英舰“美洲虎”号在接到立即返英的命令时，正在去挪威的寒冷、多雾的海域中担任护航任务。

“哈范特”号正泊在格里诺克，深藏在西部苏格兰的青山环抱之中。

“收割机”号是一艘崭新的驱逐舰，正在多塞特海岸的南面训练。所有能用的驱逐舰陆续接到命令“立即”向多佛尔进发。

“萨拉丁”号是 1914 年造的老古董了，它接到命令时，正在西部近海执行护送任务，其他护送舰也接到相同的命令，它们立即遵办。被护送的十几条船，只得自己照料自己了。这些地方都是危险的海域。

在这些驱逐舰上，很少有人知道出了什么事。在“萨拉丁”号上的通信

兵文书长马丁截收到一份电讯，上面提到“发电机”，但他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如果命令他们驶离大西洋的重要船队，那就一定是发生了更重要的事情。

当这些驱逐舰到达多佛尔，奉命立即开往“敦刻尔克以东海滩”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推测。在“马尔科姆”号上，领航员戴维·梅利斯海军上尉以为他们是去援救已被切断退路的陆军部队。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在几小时内就能完成这项任务。

“安东尼”号驶过一只向英国返航的汽艇，艇上载着大约20名士兵。值日军官隔着水面呼喊，询问是否还有很多船要来。“多得要命，”有人叫喊着回答。

5月28日凌晨，“美洲虎”号徐徐驶近法国海岸时，天尚未大亮。破晓时，司炉桑德斯看到自己的船渐渐向一片美丽的白色沙滩靠近，沙滩上仿佛种满灌木。接着，这些灌木开始动起来，形成面对大海的许多行列。桑德斯这才明白他们是人，是无数士兵在等待援救。

遭到破坏的港口无法再用，只能在海滩上船。但是，从敦刻尔克到拉潘尼的整片海滩倾斜度较大，驱逐舰不能靠近，只好使用随艇小船来运载士兵。水手们从未这样干过，士兵们更不习惯。有时他们同时挤在一边，把小船弄翻了；有时船上的人过多，小船不是搁浅便是沉没。等他们历尽艰难登上救援船，小船也被折腾得差不多了：发动机被沙粒阻塞，螺旋桨被碎石堵住，橹也丢也。“军刀”号的3只小船在两小时内只载上100人。“马尔科姆”号的成绩更糟——15小时内只载了450人。

于是，各个驱逐舰向拉姆齐发去一连串电讯，电文简单明了：“人多，船少”。他们强烈要求更多的小船。

驱逐舰“马尔科姆”号正在装载第三批部队返回多佛尔。伊恩·考克斯中尉无意中抬眼望去，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远处的地平线上，一大片小个的黑点布满海面，它们全都朝着一个方向——敦刻尔克移动。

渐渐地，小点形成船只，哇，那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啊！各式各样的船只！偶尔可见几只相当大的轮船，像朴次茅斯—怀特岛的渡轮一般，但大多数是各式各样的小船。考克斯中尉怀疑它们是不是囊括了世界所有式样的民船——小渔船、飘网渔船、游船、白光闪闪的游艇、溅满泥浆的底卸式船、敞口式摩托艇、拖着救生艇的拖船、在泰晤士河航行的颇具特色的棕色船帆的驳船、有房舱的汽艇，还有挖泥船、拖网渔船、铁锈斑斑的方驳，来自朴次茅斯的有花式流苏和绳索饰品的海军总监的驳船……

一阵抑制不住的自豪感突然涌上考克斯心头：到这里来不仅是一种职责，这是一种荣誉和一种特权。

是的，早在5月20日古德里安的坦克突破联军防线进抵海边的阿布维尔以后，英国海军部即根据丘吉尔亲自下的命令开始调集船只，为撤退作准备。

午夜，海军部打来的电话把巴兹尔·史密斯惊醒了，他是伦敦的会计师，拥有一艘24英尺长、有房舱的汽艇。史密斯对海军部的答复是肯定的：小船已作好航海准备，接到通知4小时后就能启航，第二天，命令来了，要求汽艇立即开往希尔内斯。

滨海莱城的民船都起了冠冕堂皇的名字，如“防御者”号。“努力”号、“坚定”号和“声誉”号，听起来像是一艘艘无畏战舰。实际上，它们只是些40英尺长、吃水2.5英尺的小船，从事最简单的劳动作业——收集在泰

晤士河口低洼沼泽地上的水生贝壳类动物。船员全都是平民，但接到海军部的电话后，每个人都志愿参加敦刻尔克营救行动。17岁的肯·科纳因为太年轻被留下来，但他不同意。他跑回家，征得母亲的允许后，骑着自行车在绍森德追上了船队。

海军中尉莫兰·卡普拉特这几天正在伦敦度假。他原先是个演员并拥有一艘游艇，战争爆发后在北海的海军中服役，由于他们的船只要检修，所以他暂时是空闲的。敦刻尔克发生的事他略知一二，但没觉得这同自己有什么关系。

这天，他来到皇家远洋竞赛俱乐部用早餐，惊奇地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甚至管理员都走了。他找到管理员的妻子才了解到，海军部在前一天打了电话来以后，所有的人都消失了。怎么回事？卡普拉特中尉大感迷惑。

电话铃响了，他去接。是海军部打来的。一个声音说，他们“还需要更多的人手”，并问他是谁。卡普拉特报了自己的身份，这个声音兴奋地说：“你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接着通知他，立即去希尔内斯集中，有重要任务，他仍然困惑不解，但在一小时内还是赶火车去了指定地点。

造船木工埃利奥特正在滨海莱城的小船堆存场干活，一个警察骑自行车过来，宣称需要志愿人员到法国海岸边去带回“一批家伙”，埃利奥特欣然应命。

经过几天的查访，海军部官员从泰晤士河沿岸及海岸附近的造船厂征集到许多形形色色、大小不一的游船。撤退开始后，已不可能再保守秘密了。海军部广播呼吁每个拥有船只的人都加入这支前所未闻的“敦刻尔克舰队”。数以百计的周末业余水手和游艇主人驾驶着自己的轻舟，顺着英格兰南部、东南部的江河细川和海湾回流闻讯赶来。他们第一个停靠站是希尔内斯。这个泰晤士河口口的喧闹港湾成为从这条河顺流而下的所有小船的聚集点。经过分类和整顿之后，再开往拉姆斯盖特。在该地加足燃料，装上给养，组成护航队，然后浩浩荡荡驶向敦刻尔克。

一队身穿蓝色海军制服的军人从白色悬崖深处走下来，直奔停靠得多佛尔码头的“狼犬”号驱逐舰。

为首的一人身材精瘦挺拔，酷似鹰隼的脸庞透露着威严。他就是海军大臣的参谋长，航海专家威廉·坦南特海军上校，他在昨天下午6时，即“发电机”行动开始前一小时接到命令，任命他为敦刻尔克港高级海军军官，负责法国海岸那头的撤退工作。他将监督救援舰队的分配和部队登轮工作。他手下有皇家海军的12位军官和150名水兵协助工作。

刚才在白垩悬崖下的“发电机房”内，拉姆齐将军对他交待了任务并讲明了形势：“……德国兵已进抵格拉沃列讷。这是迄今最严重的一个打击……。”坦南特无需询问原因，他很清楚，这意味着去敦刻尔克的最短航线已被完全纳入德军海岸炮的射程内；而且，德军的空袭也日益加强了，船队行驶在最长的Y航线上，暴露在德国飞机之下的时间也就长得多了。

坦南特上校离开“发电机房”之前，拉姆齐将军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又补充了一句：“你和你的海军工作队最多可望救出4.5万人。”

坦南特当然理解这句话的份量。

下午1点45分，“狼犬”号按照Y航线启程了。船舷两侧浪花飞溅，细长的驱逐舰体劈涛斩浪，飞快地向前驶去，坦南特漫步在甲板上，似乎想好好理一理那纷乱的思绪。他在餐室旁停下来，几名舰艇军官正在里面用餐并

交谈着。

“去过敦刻尔克吗，中尉？那里情况怎么样？”坦南特向斯托厄尔海军中尉问道。兴许能了解到什么，他想。

“啊，您是问敦刻尔克吗，上校？”中尉显然是喝多了点，喧嚷着说，“那是个好地方！我有个朋友在另一条驱逐舰上服役，他最近去过那里，寻欢作乐了一段时间——香槟酒、舞女，一个十分舒服的港口。”

坦南特摇头叹息地走开了。出于保密，许多下层官兵不了解事情真相，甚至不知道自己将执行什么任务。坦南特的海岸后勤工作队里的水兵卡尔·弗莱彻曾天真地问，他们是不是去操纵多佛尔悬崖上的6英寸大炮？末了他还兴高采烈地加上一句，这样他将驻守在离家很近的地方了。即便这样，弗莱彻也只是被告知，他们不久将去敦刻尔克，那里有点儿“激烈”，因此，临行前他们最好在路边小酒店里喝点酒提提神。于是，人人都照办了。

就连那几名海军军官也不大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海军中校哈罗德·康韦正在家中草坪上玩槌球时接到召唤电话：“我们有一项小小的工作要你去……但是除了牙刷什么都不用带。”海军中校赫克托·理查森也是一无所知，他只带了几件网球衫和一把左轮手枪。

但是，他们一登上“狼犬”号便明白了形势的严重：舰艇启航一小时后，第一批德国俯冲轰炸机呼啸着从烟雾蒙蒙的天空中钻出来轰炸了，剩下的航程便成了一场大灾难。舰长约翰·麦科伊沉着冷静地指挥舰艇左右转弯，作“之”字形航行，高速驶过弹雨如注，浊浪滔天的海面，坦南特的随员蹲伏在甲板上的火炮下面，竖着耳朵听舰长发号施令，但他们什么也听不见：“狼犬”号的大炮对准德机连续猛轰，直打得炮管滚烫发红，空弹壳像冰雹一样四下滚落，淹没了坦南特的声音。

终于，“狼犬”号躲避开了一切，于下午5点35分溜进了敦刻尔克港口。看着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敦刻尔克海港，坦南特的心碎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里会是这样一种人间地狱的景象。“狼犬”号刚停泊下来，一大批德国飞机即向码头投下炸弹，整个海岸线似乎都着了火。理查森中校嘟囔着：“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欢迎仪式。”坦南特转向身边忙前忙后的斯托厄尔海军中尉，冷冰冰地问道：“香槟酒和舞女在哪里？”中尉窘迫不安，无言以对。

“狼犬”号目标太大，坦南特立即将其海岸后勤工作队带上岸，并迅速将他们散开，然后他带了几名军官去32号棱堡——敦刻尔克的英军指挥部。

32号棱堡离码头不远，通常10分钟就可以走到，但今天不行。坦南特一行人得在布满残砖破瓦和碎石玻璃的街道上择路而行。到处都是烧坏了的载重汽车和缠绕在一起的电车电线，黑色的油烟在他们四周打转，死去的英国士兵伸开手足躺在瓦砾堆里；活着的士兵则无目的地徘徊着，或在废墟中东张西望。

成群结队的英国士兵继续涌进敦刻尔克，涌向海滩。他们茫然不知所措，一片混乱，大部分没有指挥官带队，许多后勤部队和后方部队的军官都不见了，士兵们只好自己想办法，有些人在镇上的地下室里栖身，空袭时他们便慌乱地挤作一团；有的扔掉武器，在海滩游来荡去；有的做游戏和游泳；有的祈祷和唱赞美诗；有的酗酒。还有人闲坐在海滨游乐场空无一人的咖啡馆里，啜着饮料，像是旅游者一样。坦南特甚至看到，有一个人故意满不在乎地脱去了他的短裤，在岩石间沐日光浴，读着一本平装书。

“他们当中有人还不知道将要返回英格兰。他们仅被告知来敦刻尔克休



整一下，洗个海澡，然后重返前线。”前来接应的英国海军联络官哈罗德·亨德森海军中校解释道。

坦南特微微点头。看来，到这里首先要做的是整顿军纪，这是保证这些海滩部队顺利撤回的必要条件之一。

突然，头顶上再次响起飞机的轰鸣声。英国人正要隐蔽，只见从灰白的天空中飘飘忽忽地落下一团团白色纸片。

“德国人又在撒劝降传单了。”亨德森中校轻蔑地说道。

坦南特随手捡起一份。传单上面的地图标出，盟军被围困在敦刻尔克、奥斯坦德、里乐一带背靠大海的环形防御圈内，德军正从四面八方进攻该地。地图下面写着：

英国士兵们！

看这张地图：它向你们提供真实情况！

你们的部队已全部被包围！

停止战斗！

放下武器！

英国士兵们蜂拥而上，争先恐后地抢着传单，仿佛天上掉下来的是大把的钞票。

“嗨，老兄，把你抢到的那些传单分给我吧！”刚赶到敦刻尔克的二等兵弗雷德·泰戴伊拍拍炮兵团一名中士的肩膀：“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卫生纸用了。”

“没说的，你都拿去吧！”中士很慷慨，他掀开自己的挎包给泰戴伊看，“我这里还有不少备用‘卫生纸’。”

挎包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打子传单。

泰戴伊满心欢喜地接过来，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到包里，抬头看见工兵连的一个士兵正坐在一边发呆。

“怎么样，你不去弄点吗？这纸的质地不错。”

“我有。”像变戏法似的，工兵战士不知从哪儿摸出几张传单，珍惜地将它们抚平，继续说道：“说实在的，多亏这传单，我才摸到敦刻尔克来。要不我们还不知道有一条通向大海的路就近在眼前。”

另一名士兵一直在仔细看着传单上那些扎眼的词句，这时抬起头来说：“我想，德国人的情况肯定是糟透了，居然会做这种事情。”

坦南特听着沿途士兵们的议论，感到心中有数了。

半小时后，他们抵达32号棱堡。这是一个用泥土和厚重的钢门保护起来的混凝土地下掩体。他们走过一条潮湿、黑暗的走廊，来到点着蜡烛的作战室。

坦南特在这里会见了戈特的参谋人员帕明特准将，以及地区司令官惠特菲尔德上校，三个人经过磋商一致认为，敦刻尔克港不能用于撤退，空中攻击的破坏性太大了。东面的海滩是唯一的希望。

“那么，我将有多长时间来做这项撤退工作？”坦南特问道。

帕明特准将迟疑了一下答道，“估计是24到36小时。过了这个时间后，德军很可能占领敦刻尔克。”

一个令人沮丧的估计。没有时间多想了，坦南特果断地说：“我马上去海滩视察。做好准备，把分散的部队集合起来送往东面海滩。”

坦南特向他的海岸后勤工作队布置了任务，然后来到紧张不安、等待登

船的士兵们面前。

他们早已注意到这些不同寻常的海军官兵在码头，在海滩有条不紊地组织部队撤退。一名陆军士兵对水兵弗莱彻说道：“谢天谢地，我们有支海军。我祖父说过，好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处于困境的时候总指望我们的海军来拯救，而海军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一名陆军中尉羡慕地说，“我真佩服你们海军。刚才我亲眼看到你们当中一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戴两枚臂章的水兵，制服了一群挥舞着枪要闹事的掉队士兵。在那种情况下，恐怕我出面都是不管用的。”

“这叫权力，知道吗？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该怎样做。”弗莱彻不免有些得意。

“这正是我们愿意服从你们的原因，”

第6达勒姆轻步兵营的一个中士拽着坦南特的衣袖不放心他说：“今天一天，我们几乎没见过有什么船来接我们。海军不会扔下我们不管吧？”

坦南特当然清楚个中原委，上午派出的几条船由于走Z航线而被迫返回；中午派出的第二批船队，6小时后到达敦刻尔克港外，但是，港口在德国空军的轰炸下已陷于瘫痪。“皇家水仙”号设法载上900人，其余船只被警告离开港口返回多佛尔——沉没和堵塞港口的危险太大了。

后来，又有4只运输船和两只医疗救护船经由Y航线到达。运输船“坎特伯雷”号在盖尔沿海地区载上457名士兵撤出时，接到岸上的信号，让它叫其他试图进港的船舶折回。它把这个信息传递给等候在外面的几只船，那些船又再传递给别的船，由于信号员有的没经验，难免歪曲了信号。荷兰驳船“蒂利”号接到一只过往船只发出的警报，“敦刻尔克已经沦陷敌手。离开。”

“蒂利”号船长克莱门茨海军少校本来就莫名其妙，去敦刻尔克干什么呢？他只能凭启航前放在他船上的一大堆救生衣来推测——450件救生衣对他的11名船员来说太多了点，现在又接到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信号，更让他无所适从。他同另一只船的船长商量后，决定还是向后转，返回多佛尔待命。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少船已来到法国海岸，最后又都返航了。

“士兵弟兄们，”坦南特十分自信地为聚集在海滩的一大群士兵们鼓劲，“伦敦方面已安排好一切救援事宜。你们所要做的只是听从我和我的海军工作队的指挥，保持镇静，尽可能躲在掩体下。我已给多佛尔发了信号，要求他们立即派出所有可用的船舶到港口东面的海滩来，“狼犬”号已在那里开始工作了。总之，我向你们保证，很多船舶即将到来，你们全都会安全地返回英国，”

士兵们安静下来了。他们完全相信英国皇家海军，更相信眼前的这位高级海军军官。他们是从他钢盔上的标记知道他的身份的。这是坦南特的通讯官迈克尔·埃尔伍德海军中校的杰作——刚才在32号棱堡吃快餐时，他把香烟锡纸剪成的高级海军军官缩写字样“S.N.O.”，用粘稠的豌豆汤贴在上校的钢盔上。此外，他的剪裁合适的海军蓝制服、金光闪闪的铜纽扣和4道金色条纹，在一片灰黄的海滩上格外引人注目，一看便知是高级军官并拥有极大的权力。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从海滩运出来的士兵太少了，工作进度也太慢。坦南特估计，如果他能使用码头，就能使进度加快五六倍。他看了一眼熊熊燃烧的码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突然，他的目光被敦刻尔克港口处的两条很长的防波堤吸引住了，它们完全被德国空军忽视了，目前仍安然无恙，丝毫无损，这两条防波堤像一双手臂那样向中间台拢——一条从西面来，一条从东面来——中间刚够一条船通过。坦南特特别注意东面的那条防波堤，上面盖着木板走道的混凝土桩伸向大海约 1400 码。如果船舶能够停靠在旁边，那将大大提高撤退的速度。

可是，防波堤并非用来做码头的，坦南特转而想到，船舶能经受得住迅急的潮流撞击的力量吗？那里的混凝土桩只是偶尔供拴小船用，如果大船停泊会不会把桩子拉松呢？走道仅容 4 人并肩而行，很可能导致严重的交通阻塞。

总之，这是一件棘手而危险的事情，但也是唯一的希望，不妨一试。

这项任务交给了第一流的轮船“海峡皇后”号。该轮迅即从海滩转移到防波堤，装载部队，并未遇到任何麻烦。

到清晨 4 时 15 分，约有 950 人塞满了“海峡皇后”号甲板。天快亮时，防波堤上发出喊声：“还能装多少人？”

“不是再装多少人的问题，”船长大声回答，“而是我们能不能载着已有的人开走。”

他是对的。横渡海峡半途中，一架德国飞机对准“海峡皇后”号投下一连串炸弹。船尾炸毁了，几名士兵慌忙跳入水中。其余的人安静地站在倾斜的甲板上，直到一只救援船开到，把所有的人接了过去。

“海峡皇后”号沉没了，但坦南特胜利了，防波堤能作码头用！船舶可以不断进出！

5 月 28 日清晨，正当“海峡皇后”号证明防波堤能起作用之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向德国投降，比利时军队正式放下武器。其结果是在联军撤退走廊的东墙上，留下一个 20 英里的缺口。德军装甲部队可以通过这个缺口抵达海滩，将英、法联军与大海隔断，使撤退戛然而止。

一个新的危机摆在英军面前！

## 第六章 水下魔爪逞凶狂

比利时投降的消息尚未传到奥古斯塔·赫西的耳中，但是，凭着女人的直觉，她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沿途所见，都是令人绝望的情景：比利时士兵的刺刀上飘着白旗；一名比利时将军把他的指挥车停在路旁，平静地脱下军服，换上运动衫和法兰绒长裤。在每一个比利时村庄，他们受到的接待都是相同的：愤怒的目光、扭曲的水泵把手和一阵痛斥。

晚上，他们来到迪克斯穆德东面的一户农家，一名法军联络官百般请求，仍未打动那位比利时农民的心：

“不行！我这里没有供英国人住宿的床位。”

“这是战争。”法国联络官不得不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解释不得已的打扰时惯用的，并且到处生效的方式说道。

“这是战争，不错，但不是为我们而战！”他反驳道，转身忿忿离去，嘴里还唠叨着：“这些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全都是一路货色。”

实在口渴难忍了，奥古斯塔便同约翰森去找水喝，结果他们发现，农民已在井盖上加了锁。最后，疲惫不堪的奥古斯塔不得不在院落里铺上一堆干草藉以栖身。

作为一个法国妇女，奥古斯塔比别人更能理解降临到这个国家的痛苦。这个农民像其他千百万人一样，不过是凭感觉办事而已。18天前，英军越过边界来到他们国家，他们献上了美酒和鲜花；随着联军队伍川流而过，身穿黑袍的神父们一整天站在教堂外面，为他们祈祷祝福。

现在，这些解放者们正在撤走，比利时人意识到德国人就要打过来了，恐惧像是一个摆脱不了的巨大阴影袭上心头……。许多人感到，他们的国家不过是门前的一块擦鞋垫，在一场显然是没完没了的权力争夺中，供强大的邻国践踏而已。他们巴不得从战争中解脱出来，对大多数比利时人来说，现在战争的确是别人的事了。

英国远征军第2军军长布鲁克将军看到比利时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之后得出结论：他们根本就不像打仗的样子。10天内，比利时军队丧失了3/4的领土，防守着剩下的那点领土的军队只配发了14天的口粮。

对于这些情况，戈特勋爵一点儿也不觉得吃惊。比利时人一贯相信保持中立就可免遭战争灾难，他们的精力从未放在战备方面。利奥波德国王指挥的是一支拥有70万兵力，装备着过时的步枪和马拉式大炮的军队。他们信奉的是固定防御战略，因此从一开始军队便没有坦克、飞机和海军。

几天前，戈特曾见到比利时国王，这是一次令人沉痛的会见。国王为降临到他的国家的悲剧痛苦不已，泪流满面。在比利时停止抵抗的8小时前，国王曾通报戈特，他将不得不投降，以免国家崩溃。

戈特愤怒之极，忍不住当着参谋人员的面大骂道：“我的上帝，他们简直是一群猪猡！”他抓起一支步枪，跌跌撞撞地冲出屋子，对着一架低飞的德机乱射一气。

戈特深信比利时人没有长期抵抗的能力，但没料到他们会垮得这么快，现在，他发现自己突然面对着伊珀尔和大海之间的20英里的开阔缺口。除非缺口能立即封闭，否则德军很快就会涌入，阻断英国人的撤退。

戈特的随从参谋乔治·伦诺克斯上尉递给戈特一杯水，说道：“长官，我知道，比军退出战争，使我们很被动。但是，我们的意图并没有告知利奥

波德。我是说，假定他知道我们正在打出一条通向海岸的路……”

戈特发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是啊，虽然戈特感到一支积极作战的比利时军队对英军的脱身是必不可少的，但出于某种考虑，他从未与比军领导人商讨过撤退事宜，并且没有分派一只船给比利时军队使用。

戈特仰头灌下几大口水，一摆手说：“好吧，让我们想法堵住这个缺口！在比利时军侧翼防守这条战线的是布鲁克的第2军。”

“比军两天前就在逐渐瓦解了。布鲁克将军一直在填补他们的缺口。”伦诺克斯上尉补充道。

“是的，他创造了奇迹，但是还不够。你看这儿，”戈特指着地图说，“到明天凌晨4时，比军一放下武器，在靠近伊珀尔的英国第50师和尼约波海岸的法军之间长达20英里的地方，将无人防守。马上告诉布鲁克，要不惜任何代价派兵堵住这个漏洞，保住东线。”

在布鲁克看来，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他所能抽调的兵力，只有鲁贝以南靠近这个孤立地区底部的蒙哥马利少将的第3师。该师必须从靠近防线右端的阵地撤出，穿过另外3个师的后方北移25英里，然后潜回远远的左翼。这种调动实际上是一次难以实施的军事机动：1.3万人要在夜里沿着偏僻小道和陌生的公路作大幅度的横跨，常常离敌军不过4000码，而这一切必须在黎明前完成。

不过，蒙哥马利在受领任务时并不担忧，他甚至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没问题！请看，我将这样干。”他拿起笔，在地图上标出行进路线，在阿尔芒蒂耶尔正东渡过利斯河，穿过普洛斯德特丛林，踏上公路北进……

听着蒙哥马利介绍自己的计划和设想，布鲁克心中燃起希望之火。蒙哥马利在英国远征军中大概是最有争议的一位师长了。他骄傲、自负，他在军队中很少有朋友，但有很多崇拜者。不论他们对他有什么看法，大家一致认为他的战术素质极佳，并且是训练和鼓动部队的能手。他早就料到战争中会发生这种事，所以，在整个“静坐战”期间，他的士兵们都在练习这种夜间行军，他们反复练习着，直到练得每个细节都丝毫不差，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心中有数为止。现在，蒙哥马利确信完成这个任务非他莫属，并且定能马到成功。

天黑了。蒙哥马利的机枪手和装甲车作为一支轻装先头部队开路前进。然后，头戴红帽的宪兵在暮色苍茫中出发，标划道路。保持车辆的适当间距。晚上9时许，主力部队出动了——1.3万多人外加600辆篷车、卡车、小型轻便汽车、指挥车和运兵车浩浩荡荡开上公路，当然，不能有灯光。驾驶员只能注视他前面车辆的后轴。后轴已被漆成白色，有一只遮蔽着的小灯微弱地照亮它。蒙哥马利乘坐着他那辆亨伯指挥车，他的卫兵埃尔金中士则乘摩托车紧跟着他。在他们的右方不断闪烁着德军大炮发射的火光；左面，英国炮兵从康默尔山上发射着猛烈的炮火。炮弹和曳光弹来回飞舞，为行进中的部队形成一条奇异的拱道。有一次，驻扎在公路旁的一个英国炮兵中队，正好在蒙哥马利经过时发炮，几乎把亨伯指挥车震离了公路。

埃尔金中士有点沉不住气了：“将军，您确信我们走的这条路对吗？”

蒙哥马利笑而不答，最后反问道，“你说呢，中士？”

停了一会儿，蒙哥马利意味深长地说：“喏，小伙子，如果第3师的这次机动能成功的话，那么任何事都难不倒我们。”

到5月28日黎明，第3师顺利进入阵地，守住了联军撤退走廊的东墙。

克罗斯顿海军上校是个加拿大人，身材高大健壮，说话幽默风趣。他是一个优秀的冰球选手，在朴次茅斯时，他把工作人员组成一个冰球队，时常训练，到处参加冰球比赛。他显然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并由于这份精力而获得了防波堤码头长官的职务。

东防波堤可作临时码头的消息到处流传，无数个英国士兵成群结队地赶到这边，排队等候上船的机会。在皇家炮兵部队指挥部办事员比尔·沃纳二等兵看来，这就像争先来看初次出现的有声电影，在电影院门口耐心地排着长队一样。克罗斯顿站在防波堤下面对着人群，手持喊话筒大声发布指示，指挥着人流与船流。

这一天来的大都是驱逐舰。上午装运的驱逐舰至少有 11 艘，而且速度极快。开始，驱逐舰“军刀”号在 2 小时内把 100 人运离海滩。这艘舰回航多佛尔只需 58 分钟，现在它又返回，于中午 11 时停泊在防波堤。这次它以每小时 540 人的速度装了 800 人。而在海滩一小时仅能装 50 人。

“军刀”号于午后 12 时 30 分返航。在多佛尔加上燃料后，于当夜 10 时 30 分返回防波堤，这已是它一天内的第三次行程了。这次它只待了 35 分钟，又装上了 500 个士兵。

傍晚以后，其他类型的船舶也加入进来。扫雷艇“蛛丝”号于晚间 9 点 45 分到达，半小时后装上 420 人驶离。大约在同一时刻，扫雷艇“罗斯”号也装上了 353 人。荷兰驳船“蒂利”号于晚 11 点 15 分停靠，运走了好几百人。“梅德韦皇后”号轮船于午夜左右到达，运走近 1000 人。船长库克海军上尉告诫司务长拉塞尔说，可能会有“几百个无疑感到有点饿的人”上船。拉塞尔万没想到，上船的士兵一个个像海盗一样向厨房发起冲击，这些人不是“有点饿”，而是饿极了。

5 月 28 日到 29 日夜间，船只不断到来，人们不断地从长长的木板走道涌出，像一队无穷尽的蚁群出穴一样。由于退潮，登船速度放慢了一会儿——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很难在临时架搭的梯子和跳板上爬来爬去——但人流一直未停止。

坦南特高兴地注意到，克罗斯顿在以每小时 2000 人的速度把士兵们运走，更值得庆幸的是，天气对德国空军不利。低重的云雾掺杂着烟尘，形成一道厚厚的屏障，从空中根本看不见城市，这一天敦刻尔克几乎没有遭到轰炸。运兵船得以安全抵达多佛尔。

拉姆齐将军看了坦南特的情况报告，心中充满希望，也许可以撤出的人不止 4.5 万？5 月 28 日一天，撤离的总人数近 1.8 万，比 27 日的数字多两倍以上。总的说来，撤退正在顺利进行，而且会越来越顺利。

拉姆齐如此乐观不是没有道理的：海军部现在已把国内水域中的所有驱逐舰交给多佛尔基地；X 航线上的水雷清理工作已接近尾声，到敦刻尔克的航程可缩短为 55 英里；比利时人投降造成的缺口已被成功地弥合；风暴已转向，海涛在平息；熊熊燃烧的炼油厂的烟雾，把港口遮蔽得严严实实，致使德机无从下手。迄今为止，伤亡人数并不多。

由于东防波堤撤退的成功，坦南特要求把整个撤退工作集中在那里进行，但拉姆齐认为这并不可取。英国远征军涌入环形阵地的人数越来越多，除了防波堤外，海滩也应该利用，这样还可以减少危险。到现在为止，他们是幸运的，由于烟雾和低云层的掩护，德国空军忽视了轰炸防波堤。可是，一旦船只大量集中在那里，就很可能引起德军的注意。

冯·包克将军坐在他的布鲁塞尔司令部里，闷闷不乐。参谋人员知趣地退下了。他们心中大惑不解，司令官有什么好烦恼的呢？B 集团军群进展顺利，今天，即 28 日中午，他们的两个摩托化师已越过比利时沿海平原前往纽波特，这里正是整个敦刻尔克环形防线的东端，这意味着德国人随时可以控制纽波特的海岸炮，给拉姆齐的 Y 航线带来致命的打击。

然而，包克想的却是另一回事。他曾一再向统帅部进言，敦刻尔克沿线的战斗是整个战役的关键，甚至关系到能否迅速征服整个欧洲，可是现在，时间已耽搁了 3 天，装甲部队支援也被剥夺了，这场战斗该怎么进行下去呢？

陆军总司令部同样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哈尔德参谋长对勃劳希契司令抱怨说：“成千上万的敌人在我们鼻子底下渡过海峡，你怎么不着急呢？如果我们的坦克沿海岸公路从加来直达奥斯坦德，就能切断英国人去海岸的路。”

“我何尝不想这样做呢，”勃劳希契无可奈何地说，“但是元首毫不动摇，他让我们除了炮轰不许采取别的行动。不过，统帅部已找海军商量过了，要求海军为阻止英国人的撤离做点什么。”

“是吗？”哈尔德兴奋地瞪大眼睛，“这下英国人可逃不掉了。他们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潜水艇？不行，水太浅，不适用。我看驱逐舰最有效。”

“不，是用鱼雷快艇。海军参谋长奥托·施尼温中将认为，在英吉利海峡狭窄、有限的水域中，大船不适用。驱逐舰已经用于挪威了。由于水浅和敌人有效的防潜措施，潜水艇也受到限制。那么就只剩下鱼雷快艇了。它体积小，速度快，特别适用于像海峡这样狭窄的海面。而且现在我们在荷兰已有了新的基地，离作战地区较近。”

“可是，这一时期刚好昼长夜短，能实施攻击的时间不多，而且，一旦气候恶劣就无法行动。”哈尔德有点担心。

“不过总的说来，前景似乎不错。我们的两个中队共 9 只快艇已抵达荷兰登海尔德港，离敦刻尔克又近了 90 英里。等着瞧好戏吧，我的参谋长。”勃劳希契似乎舒畅一些了。

驱逐舰“觉醒”号满载 640 人——它所能运载的最多人数，缓缓离开布赖一迪讷海滩，经 Y 航线向多佛尔驶去，舰长拉尔夫·费希尔海军中校不禁松了一口气。他看了一眼手表，已是夜里 11 点了。经过近 4 个小时的紧张工作，人员总算从海滩顺利上船，下一步就看航程是否顺利了。

漆黑的夜晚，乌云聚集，遮住点点星光。但是，翻卷着阵阵波浪的海水闪着磷光，在这种情况下，轰炸机常能根据航迹准确地发现舰只。这正是费希尔中校最担心的。为了在德机攻击时舰艇能实施机动，他把部队尽量装在船的底部——轮机舱、锅炉舱、贮藏室，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持舰艇的稳定。

为减少危险，舰长一开始即把船速降至每小时 12 海里。一个半小时以后，费希尔远远看见闪烁着灯光的信号浮标，他知道那里是昆特，这是个重要的浮标，因此即使在这种危险时候它也亮着。“觉醒”号将在这里转而向西。驶向多佛尔。

“请注意，将时速增至 20 海里，曲线航行，尽快经过昆特！”费希尔下达了命令。

这是回国航程中最为暴露的位置，很容易遭到敌人的飞机和潜艇的打击。

突然，费希尔中校在“觉醒”号的驾驶台上看到两条几乎平行的条纹，

向他的右舷飞速驶来，在磷光中它们像银色的缎带那样闪烁着。

不好！是鱼雷。“左转舵！”费希尔大声命令道。

船身猛地转向，第一枚鱼雷从船首擦边而过。还没容费希尔细想，轰隆一声巨响，第二枚鱼雷在锅炉舱的前部爆炸。在耀眼的闪光中，“觉醒”号裂成两半，15秒钟后便沉没了，断裂的残片落入海底，船首和船尾以奇异的V形伸出水面。

挤在舰艇底部的士兵已无逃生的机会，他们被倾斜的甲板困住淹没在海水之中，全部丧生。只有费希尔中校和几个偷偷到甲板上来抽烟、透气的士兵幸免于难。

就这样，仅仅几个小时之内，就有3艘驱逐舰葬身海底。

拉姆齐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十分了解昆特信号浮标一带的危险性。必须尽快找出对策，消除海上威胁。

29日上午，拉姆齐将军解除两艘扫雷艇的运载部队任务，命令它们去昆特四周水域搜寻潜伏的德国鱼雷艇。

现在正是迫切需要各种船舶去运载英国远征军的时候，这样做合适吗？有的参谋人员提出疑问。

拉姆齐毫不动摇。事情明摆着，如果英国士兵上了船却不能安全返国的话，那么船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鉴于还可能存在潜艇的威胁，拉姆齐在昆特以西水域建立一支防潜巡逻艇队。此外，他还安排原在泰晤士河口巡逻的防潜拖网渔船下移到马加特和拉姆斯盖特以东的紧要地区。一支在哈里奇的快艇队也奉命作好准备，在各种防潜船舶发现潜艇时加以攻击。

措施采取不久即初见成效。当4艘驱逐舰组成的一支分队遭到一艘德国潜艇的攻击时，英舰立即回敬了深水炸弹。在空军的配合下，英国海军消除了德国潜艇对该地区的骚扰。

然而，空袭还在继续，敌人的大炮已在纽波特安营扎寨，对准Y航线猛烈轰击。纽波特沿海一带已无法靠近。

消息传至多佛尔后，拉姆齐不得不再一次作出大胆的决定，使用中间的那条X航线，尽管扫雷工作尚未全部完成。上午，他先派3艘驱逐舰试航。尽管3艘舰遭到飞机轰炸，但是敦刻尔克东、西两边的德国海岸炮群却对它们鞭长莫及。于是，多佛尔方面对这条航线加紧了扫雷工作。下午4点，拉姆齐下令所有船舶白天专用这条新航线，并要求它们“小心航行”。这句话在当时一片炮弹、炸弹、鱼雷的爆炸声中听起来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尽管如此，使用X航线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把航程从87哩缩短为55哩，而且来往船舶移到了远离德国快艇爱光顾的猎场——昆特浮标以西26哩处。

两天来，比尔·赫西好像生活在噩梦中。他脸不洗，胡子拉碴，一路上只顾一英里一英里地计算着路程。但是现在，突然间好似烟消云散，前途一片光明。

这一天，诺比·克拉克驾车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农庄院落。坐在车上的赫西偶然向院里一瞥，他的心跳加剧了，停在石板路上的不正是约翰森的卡车吗？

赫西一个箭步从车上跳下去，像个疯子一样飞奔着穿过院落，大声喊着：“奥古斯塔！亲爱的，你在哪儿？”声音在平顶房的屋顶上回荡。



被钢盔遮住了大半个脸的奥古斯塔立到从猪圈的墙边探出头来。

“噢，大概没人能像你们夫妻俩在这种不落俗套的环境中重逢了。”跟在身后的克拉克不无调侃地说道。

没办法。农户主人拒绝提供食宿，一场暴雨后，看来猪圈是适于睡觉的最干燥的地方了。

赫西见到妻子后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亲爱的。”接下来便是对农户的一连串激烈的不堪入耳的谩骂，因为他竟然把奥古斯塔置于与猪同宿的境地。亏得奥古斯塔听不懂这些字眼。

语言上的障碍使他们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此刻的真实感受，但奥古斯塔可以看出来，比尔的确非常生气，她拉拉他的衣袖，劝阻道：“别发火了，比尔。你没看见他们都吓坏了吗？”她恳求着。终于，赫西咕哝着罢休了。

她吃完饭，心满意足地枕在比尔的臂膀上聊着天，很快，两人在卡车后座上入睡了，临睡前，他们的共同想法是，我们将很快到达海岸，然后乘船回英国……

德军夜间的鱼雷袭击问题基本上已被解决了。5月29日，在敦刻尔克港，英国人继续有条不紊地撤退。越来越多的临时性措施使原来慢得令人恼火的登船速度逐渐加快起来。

在东防波堤那儿，高达15英尺的潮汐落差增加了上船的困难，于是木板、木梁，甚至水球球门的木柱都被用来当作临时跳板。新来参加营救的人在船上向海滩望去，黑压压一大片人群，令他们手足无措，简直不知道怎样下手才能将这些人移到船上来。一条条彼此相隔几码，看上去像是伸入到海里的长堤似的东西，原来是耐心等待救援船只的队列，最前面的人站在齐下巴深的海水里。三人一排的队伍秩序井然，沿着长长的东堤以每小时1000人的速度向前移动。

整整一个上午，川流不息的船只驶进驶出，进展十分顺利，一只船来到防波堤旁，码头指挥官克劳斯顿海军上校会安排足够多的部队登上船，然后让船驶离。有时前后不到半小时。同克劳斯顿一道工作的是雷吉·帕明特准将。他以前是戈特的参谋人员，现在负责远征军登船工作。

在防波堤脚下等候上船的士兵不断增加，队伍越来越长。为了便于管理，帕明特想出一种“编号”制度。他把士兵分成50人一批，给每批的领队编一个号码，叫到哪个号，哪队士兵便上船。

到下午1点30分，坦南特海军上校用无线电报告多佛尔：“现在装载正在正常进行。”没错，一切确实“正常”，唯一不正常的便是停靠在防波堤旁边的船只数目。来的船比往日要多。在港口旁边，驱逐舰“手榴弹”号和“美洲虎”号，运输舰“坎特伯雷”号和一艘法国驱逐舰全都在装运部队。

就在坦南特发报之际，又有6只船到达。这是罗宾·比尔海军上尉率领的一支小拖网渔船队。它们平时从事扫雷工作，今天在运送防波堤所需要的梯子。它们也停泊在港口边，在两艘英国驱逐舰和“坎特伯雷”号之间。

接着，一艘巨大的轮船“冠毛鹰”号也开到，停泊在朝海的一边，就在“费内拉”号的尾部。现在，总共有12只船麇集在防波堤终端的周围。

坦南特发完报出来，抬眼望去，只见天气正在逐渐转晴，风向也变了，把原来盘旋在港口的烟雾吹向内陆。仿佛一块朦胧的面纱一下子被人揭去，整个港口变得清晰无比，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聚集在东堤的十几条船

历历可数。

坦南特心中一沉，一丝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他想起拉姆齐的警告，航运的大量集中，可能引起德机的注意。要不要疏散一下船只？他看着上上下下忙着装载部队的人员和船舶，实在不忍心打断他们。时间就是生命啊！上午一直是阴雨天，也许德国人会放弃今天的空袭。

嗡……，令人压抑的轰炸机声由远而近。坦南特绝望了，德军施图卡轰炸机群又前来袭击了。这时，敦刻尔克上空已没有皇家空军飞机巡逻警戒，施图卡机只需对付地面火力和军舰上的高射炮火就行了。这一次，德机来势凶猛，机群庞大，足足有3个俯冲轰炸大队；一个半小时以后，德军第2航空队也参加了战斗，好像要加倍夺回因天气造成的损失似的。

但愿德机能像前几次那样，忽略了防波堤的存在，坦南特暗自祷告。

扫雷艇“韦弗利”号冒着枪林弹雨，一整天都在海滩装载部队。下午3点30分，在猛烈的空袭下它载着600名士兵开始返航。

几天的连续作战，把皇家团第7营的斯诺登少尉搞得疲惫不堪，上船后便在甲板下睡着了。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锤打船壳的声音将他惊醒，只见12架亨克尔式轰炸机正向这条船发动攻击。“韦弗利”号差一点就被击中，它在弹雨中艰难地曲折前进，行驶了半个小时。终于，一枚炸弹把舵打坏了，最后一枚炸弹直接命中船身，打坏了军官起居室，穿过船底，撕开了一个直径6英尺的大洞。

在完全失去控制和船尾下沉的情况下，“韦弗利”号仍在战斗。可装12磅炮弹的舰炮不停地向敌机开炮，斯诺登少尉同他的战友们用来复枪还击，6架德军轰炸机向这只船扫射着。在船尾，伦纳德·波普海军军士始终蹲在舰炮边兴冲冲地举枪射击，他的右臂已经负伤，鲜红的血浸透了衣衫。

在下达弃船命令之后不到一分钟，“韦弗利”号便沉入海底。船长在45分钟后得救，但大部分船员以及三四百名士兵已葬身海底。

这些情况，多佛尔的发电机房还不知道。航海途中发生灾难的消息总是迟到的。到下午6时许，多佛尔收到的敦刻尔克电讯肯定是令人放心的：

海军装运计划现在已接近极限。如下受天气和敌人行动的影响，预期从敦刻尔克运送大约1.6万人，并从海滩运走1.5万人。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可怕的事情正出现在敦刻尔克，它把防波堤变成废墟，令救援舰队震惊，并使拉姆齐将军的整个撤退计划陷入混乱。

## 第七章 死亡阴影凌空来

罗宾·比尔上尉正在东堤张罗着卸下梯子，顾不上抬头看一眼逐渐布满天空的德国轰炸机。他只有一个念头，抓紧时间，赶快将部队装上船运走。何况，根据经验，德机似乎不会光顾这些防波堤。

突然，头顶上传来刺耳的尖叫声，上尉毫不费力地看到俯冲的敌轰炸机倾泻着一枚枚炸弹，约摸 15 英寸大小，上尉没有时间对弹壳进行更精确的测量了，他面朝下扑倒在防波堤上。轰隆隆，几声巨响，整个世界好像都翻了个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防波堤上，把一块块混凝土路面抛向空中，一块弹片从他耳边飞过，打死了趴在他前边的一个士兵。罗宾·比尔只觉得地动山摇，爆炸气浪掀起的尘上像是要把他活埋了。

他向左面一瞥，他的 6 只拖网渔船安然无恙。但是灾难并没有结束。从这以后，飞机不断地三三两两来袭击，每次投下三两枚炸弹。德国人显然发现了这个理想的目标。

奥斯卡·迪诺特少校驾驶着他的施图卡轰炸机，以每小时 175 英里的速度，向英吉利海峡沿岸快速飞去。在他后面是德国空军第 2 航空队的第一波飞机，30 架飞机编成整齐的作战编队，将跟随他投入战斗。

战争开始以来，德国空军承担的任务一直是轻松的，向在地面排列整齐的法国飞机射击；轰炸桥梁、铁路和撤退的英法联军及难民；击落英国陈旧的轰炸机等等。唯一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跟上装甲部队的行军速度。在军队前进时，空军中队也要前进，这就需要极好的后勤组织工作，以保证燃料、备件和维修供应源源不断。

然而，好景不长。5 月 27 日，德国飞行员得到进攻敦刻尔克的指示。就在施图卡轰炸机执行任务时，一种沙哑的吼叫声充满了天空。英国的现代化战斗机——飓风式战斗机和喷火式战斗机向它们猛冲过来。德国人起先认为，这些英国空军中队太宝贵，不可能把基地设在法国。但现在战斗是在英国飞机的航程所及的地方进行，这就不同了。它们从英国肯特郡的 12 个机场起飞，蜂拥飞过海峡。

地上的英国兵和天上的德国人一样感到惊奇。普通英国士兵几乎已不再对英国皇家空军抱希望了。对德国空军来说，新的空战给他们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迪诺特少校很快发现，德国 M-110 和 M-109 战斗机都不是英国战斗机的对手。一次较量后，4 架德机仅有一架生还。幸存的飞行员着陆后仍然惊恐震颤，迪诺特至今还记得他发抖的敬礼姿势。就连德国富有经验的著名飞行员阿道夫·加兰上校在空战中也失去他通常的镇静，脱离了他的保护目标。

对德国空军来说，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机来的不多，这是他们不幸中的万幸。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司令部必须保留足够的战斗机中队，用于英国本上未来的防御。空军上将休·道丁只分派给敦刻尔克 16 个空军中队。这些飞机即使稀疏地在空中展开，也不能每时每刻都提供掩护。当海滩没有战斗机保护时，便是德国空军大肆猖獗的时刻。27 日一天下来，敦刻尔克港已被德机彻底破坏了。

5 月 28 日是英军倒楣的一天，坏消息接踵而至：比利时投降，法军防线瓦解，加来被攻占。德国空军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抽调更多的飞机轰炸敦刻尔克。但是气候却令他们失望，一整天乌云密布，风雨不断。担负轰炸敦

刻尔克任务的第 8 航空队指挥官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少将接到戈林打来的一个又一个催促的电话，好像他里希特霍芬能设法把云层驱走似的。这位空军司令确实很发愁，他曾向希特勒保证，德国空军能单独打赢这场战争，现在可让他怎么交待呢？

5 月 29 日依然阴雨连绵，云层高度只有 300 英尺，第 8 航空队再次受到戈林那连珠炮似的电话抨击。到中午时分，天气逐渐开朗，里希特霍芬悬着的心总算放回肚里。他召集各分队领导人，向他们下达了简要指示。要点是：根据与 B 集团军群的协定，将只攻击海滩和装运船只，不攻击内陆目标，因为有可能打着友军。下午 2 时，他发出攻击命令。2 时 45 分，飞机开始从各个机场起飞。

迪诺特少校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空袭，第 8 航空队得到其他航空队许多飞机的增援，其中包括来自荷兰的一个空军联队。总共约有 400 架飞机，由 180 架施图卡机带头，飞往敦刻尔克。

前面地平线升起滚滚浓烟，在微风中懒洋洋地翻动，那里就是敦刻尔克。迪诺特通过通讯系统问他的炮手，一个金发碧眼、面带微笑的小伙子：“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长官。”

西面，阳光照在一队队摇晃的机身上，那是为编队护航的梅塞施米特飞机。迪诺特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他知道，那些护航机的飞行员非常痛恨与施图卡机配合作战，因为这种俯冲轰炸机飞得太低，极易遭到高射炮火和英国战斗机的打击。他时常戏弄他们道：“有什么可怕的？英国人想回家，他们并不比我们更愿意为自己的祖国献身。”

下午 3 时，施图卡机群抵达敦刻尔克上空。迪诺特前后左右看了看，没有英国皇家空军的踪迹。他再次打开通讯系统开关，刚要下达命令，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喉咙一样说不出话来。只见其他施图卡机已开始实施攻击，而且命中率相当高。

扫雷舰“格雷西·菲尔兹”号的操舵装置被炸掉了，它掉转方向以每小时 6 海里的速度摇摇晃晃地行驶着。直到另一艘船赶来搭救了幸存者之后，它沉入了海底。6900 吨的货船“克兰·麦卡利斯特”号是敦刻尔克最大的一艘商船，它的 5 号货舱被炸起火，所有舱口盖被毁，船员不得不弃船。

迪诺特沉着地指挥他的机群作战，像往常这种时候一样，他全神贯注，似乎变成了一架机器。他接连击中了停泊在港口和海滩的几艘船。当他掉头攻击正在海中航行的船舶时，一切突然都变得不顺了。他本应在 1800 英尺的高度投掷炸弹，但是那艘船开得太快了。他猛烈转弯，明白了这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他将角度判断错了。他们从未演练过攻击海运，看样子没什么希望了。对准目标，他再次按动投弹钮，随着 250 公斤的炸弹迅速离机，他觉得施图卡机猛烈起伏了一下。巨大的浪花喷向空中，但迪诺特不知道他是否击中了那艘船。与此同时，他看见另一架施图卡机尾部冒着黑烟，一头扎入海底。那位飞行员也判断失误，而且再也没有矫正的机会了。

突然，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飞得太低了，比那艘驱逐舰的桅杆还要低，甚至能看见在甲板上惊惶奔跑的人的身影。完啦，他暗想，老天爷，这次全完了，我可逃脱不了了。

一瞬间，一股求生的本能促使他下意识地猛拉操纵杆……最后他定睛望去，驱逐舰已重新变成玩具模型大小。他松了一口气，驾驶着飞机漫无目的

地向海岸飞去，心中又颓丧，又懊恼。

他兜了一圈之后，无意中向下一瞥，一幅奇景映入眼帘：海面上到处是挤在一起的船只。这让他想起他曾看到过的英国舰队集结在特拉法尔加的一幅旧照片。

不对，有情况！经验告诉他，这种集结大有名堂。现在烟雾正向内陆吹去，下面的景象清晰可见。以前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但今天他看到了，那是——东防波堤的景象是没人会忽略的：虞集在堤旁边的十几条船，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理想目标。

“注意！各队请注意，目标：东防波堤，立即予以攻击！”

施图卡机开始轰炸东防波堤时，靠在防波堤尽头的驱逐舰“美洲虎”号刚装满部队，正在解缆。离岸不久，弹片把它的左舷打得满是窟窿，并炸裂了燃料油箱和蒸汽管道。“美洲虎”号迅即丧失前进能力，漂向岸边。正在这时，驱逐舰“捷运”号驶过，把它拖走，并把船上的部队接运过去。侧倾17度的“美洲虎”号，终于慢慢地爬回多佛尔，从此退出了撤运工作。

驱逐舰“手榴弹”号是5月28日凌晨奉命前去敦刻尔克参加救援工作的。它头一天运回1200人，没有遭到什么攻击。第二天下午，“手榴弹”号再度泊在敦刻尔克，想赶快装满部队，尽快返回英格兰。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部队源源上了其他船，唯独“手榴弹”号一直空着。轮机长布朗有些捺不住性子：

“怎么回事，船长？为什么没人上我们的船？”

“不太清楚。听岸上人说，撤运工作即将结束，我们这条船留着搭载总参谋部的长官。不过还未接到正式通知。”船长也是一脸的迷惘。

整整一下午，“手榴弹”号冒着敌机的轰炸，停在堤旁，眼睁睁地看着其他船只来来往往。由于潮水太低，舰上的4.7英寸主炮也无法使用。不过，尽管船上数人伤亡，但是船体尚未受到损害。

然而，到下午4点左右，施图卡轰炸机对东防波堤发起致命的攻击，4枚炸弹同时击中“手榴弹”号，两枚击中船尾，另一枚径直穿透驾驶室，在下面的油箱里炸开。布朗负伤倒地。在军医的帮助下，他爬上防波堤，身后，一大片火焰喷过甲板。

水兵比尔·欧文碰巧在“手榴弹”号上。他的一个同伴在防波堤上负了伤，欧文把他弄到船上治疗。当他们在上甲板的一间小舱房里等待治疗时，一股强烈的气流把他们刮倒。一顶被烧得火红的钢盔疯狂地滚来，欧文及时闪开了。

他设法把朋友弄回到防波堤上，但不得不把一个重伤军士留下。欧文答应回来救他，可是后来他无法履行诺言。码头指挥宫克劳斯顿中校听从了船长的建议，解缆弃船，让它漂流到远离防波堤的地方，以免堵塞码头。熊熊燃烧的“手榴弹”号漂进了港口的航道。如果它在这里下沉，情况会更糟糕。最后比尔上尉的一只拖网渔船把它拖开了。“手榴弹”号燃烧了几小时之后爆炸了，消失在一片蘑菇状的烟云之中。

四处飞溅的弹片把停靠在防波堤旁边的“费内拉”号木轮船打得满身窟窿，英国皇家炮兵的炮手莫布雷·钱德勒却一点儿不在乎，他安详地坐在下甲板上抽烟。从一大早起他就按克劳斯顿的安排等候在长长的行列中，此刻他终于上了一只船，该是放松一下的时候了。这时有人从舷窗向外张望，发现防波堤似乎正在上升，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一定是船只在下沉了。这个

时候可不能再放松了。于是，钱德勒和他的同伴们又回到了防波堤上。

防波堤遭到猛炸和毁损，这条人们一度趋之若鹜的突入海中的长臂，不再那么受人欢迎了。在防波堤尽头候船的士兵动摇了，又一窝蜂地回到陆上。克罗斯顿中校拔出左轮枪，拉上比尔上尉赶紧去对付这群人。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把你们送回联合王国的，”他沉着而坚定他说道，“我这里有6颗子弹，我不是不会打枪的人。我后面的这位上尉枪法更准。这两把枪可以处决你们当中的12个人。”他停了一下，提高嗓门：“嗨，回到船上去！”

士兵们又回转身，大部分人上了停在倒霉的“费内拉”号后面的“冠羽鹰”号。他们很熟悉这支木制的大轮船。在和平的日子里，它曾载着他们在泰晤士河上往返游览。上了这条船，差不多像是回到了国内。到下午6时，甲板上塞了600人，其中包括许多来自“手榴弹”号和“费内拉”号的浑身湿漉漉的幸存者。

不幸的是，“冠羽鹰”号在沿海岸向东航行的途中，又遭到猛烈的空袭，最终在海岸边搁浅。那些死去的士兵想象不到，他们结束生命的地方，距离他们早晨出发的地方只有几百码。

薄暮时空袭逐渐减少，海军中校克罗斯顿站在防波堤上悲哀地望去，海上一片凄惨的景象。剩下的船没有一只是完整的，“费内拉”号和“卡尔维”号都在它们的泊位上沉没，其余的船全开走了——有的走向毁灭，有的满载部队回到了英国。轰炸和炮击都已过去，只有几只被逃走的主人所遗弃的狗可怜地徘徊在岸边，不时地发出吠叫声。克罗斯顿露出一丝苦笑，他听人说，“法国的一半犬类居民”已经参加了英国远征军。的确如此，有些狗偷偷登上运输船，但更多的狗不得不被丢弃在海滩。

防波堤的情景更是惨不忍睹，到处是断垣残壁，坑坑洼洼，但并非全由炸弹造成。空袭时，至少有两条英国船为躲避炸弹而进行猛烈机动时撞坏了走道。克罗斯顿不得不用门板、舱盖和厚木板把缺口连接起来。

此刻，发电机房的参谋人员并不知道这些悲惨的事件。他们只知道撤退正在顺利地进行，“接近最高效率”。下午6时25分，他们收到在空袭高潮时到达敦刻尔克的驱逐舰“军刀”号发来的电报，报告说由于持续轰炸，“目前不可能运载更多的部队”。下午7时又接到在敦刻尔克的海军中校达夫打来的直线电话，证明港口已完全阻塞，整个撤退工作必须从海滩上进行。

由于空袭已使通讯系统陷于混乱，拉姆齐一直未能进一步证实港口被阻塞的消息。为保险起见，他命令所有运送人员的船只不要靠近港口，暂留在东海滩外。

午夜仍无来自敦刻尔克的消息，拉姆齐遂派驱逐舰“征服者”号前去查看。30日清晨5时51分，佳音传来：“敦刻尔克港的人口能用。东防波堤向外的一边有障碍物。”

这一信息立即传播给救援舰队，但一整夜已经过去了。在这个宝贵的黑夜中，海上平静，未出现敌人的干扰，但是多佛尔只派出4只拖网渔船和1只快艇。几天后坦南特海军上校批评说：“许多机会错过了。要是有很多船只前来，很可能已装走了1.5万名士兵。”

尽管如此，29日一天，船队共运走4.7万余名联军官兵。

与此同时，一直保卫撤离走廊的英国远征军各战斗师和法军部队也开始进入走廊，向海滩环形阵地开进。

第3师指挥部设在比利时西弗莱特伦的一个修道院里。在撤走之前，蒙哥马利将军请修道院院长拉斐尔·霍特神父为他隐藏几件个人物品：一箱私人文件和他钟爱的一只午餐篮子。神父把这些东西用砖砌在修道院的一堵墙内，因为蒙哥马利在驾车驶离时答应，以后他会来把每件东西取走的。

在敦刻尔克以南15英里的一个小村庄，第5格洛斯特营的残部于5月29日午夜后不久集合在一个果园里准备撤退。这些被包围了两于已筋疲力尽的人，看来撤退时不可能不被敌人觉察。庆幸的是，德国人也疲倦不堪，当已克斯顿中校率领一队人沿河床向北走时，敌人并无反应。他们不仅溜过了德国人的防线，途中还抓获了3名俘虏。第二天早上，他们终于跌跌撞撞地进入邦伯克，回到联军控制的地区。

固守敦刻尔克以南19英里的卡塞尔城的士兵们也试图回到海边。在无数联军部队涌往撤离走廊时，他们挡住了德军的前进达3天之久。现在，他们终于奉命后撤，但已为时太晚。德军已经逐渐渗入城镇所在的小山周围。5月29日晨，他们被包围了。

指挥驻防军队的萨默塞特准将决定当晚突围。最初一切顺利。部队悄悄地溜出城镇，走下小山，朝东北越过田野。但是，德军太多了。很快，第4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营在瓦图附近覆没；约克郡东区义勇骑兵团在一个布雷区被消灭殆尽；第2格洛斯特营陷入密林中。该营在德军机枪、大炮的攻击下，大部分人牺牲了，最后只有12人突围出来。

尽管历尽千辛万苦，有些部队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但也有的部队基本已解体了。军官和士兵各自分成小批徒步行进，许多人搞不清该往哪里走，只好随大流前进。

5月30日下午，最后一批作战部队涌入环形阵地。有的部队直接去海滩等候上船，有的部队则被派往备处的防御工事，把防务从配备在该防线上的炊事员和办事员手里接管过来。第7警卫旅开进环形阵地东端的基地菲尔纳时，士兵们认出站在市场中央的那位将军是蒙哥马利。当第7警卫旅大摇大摆地走过时，他们突然立正，并给蒙哥马利一个神气的“向左看”。这好像给将军注入一剂兴奋剂，他立即挺起身来，并对这种荣誉报以一个庄严的军礼。

在向南的路上，法国第1集团军在从北面被切断后，集团军司令普里乌将军于29日下午在斯汤韦克他的指挥部投降了，但他的大部分军队仍在里尔继续牵制德军的6个师。

法军的抵抗现在看来似乎已无所谓了。撤离走廊已被封闭，伦斯德的A集团军群和包克的B集团军群终于会师，德国人已经拥有最后向敦刻尔克推进所需的全部军队了。

5月29日，德军的编成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坦克又被调开了，这次是装甲部队指挥官自己提出来的。古德里安将军视察前线后于28日晚提出报告，他撤走坦克的理由是：装甲师的实力下降了50%；需要时间准备我的作战计划；沼泽地带对坦克不适宜，该地区的作战可交给众多的步兵。

此外，还有一个更实际的理由。正在形成的静态作战一点儿也不合这些装甲部队指挥官的胃口。他们的头脑里只想着猛烈插入、突破和长驱直入。一旦战斗转入包围，他们就失去了兴趣。到28日傍晚，古德里安已在仔细查阅下塞纳河的地图了。

德军统帅部同意了他们的建议。5月29日上午10时，维持斯梅姆将军

的摩托化步兵接管了古德里安的阵地，下午，莱因哈特将军的坦克也撤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联军的压力减轻了。相反，10个德国师，大部分是坚强的富有经验的步兵，现在向方圆35英里的敦刻尔克环形阵地直扑过来。

在西端，德军第37装甲工兵队在中午时分占领了菲利普炮台，不久，格拉沃利讷港也陷落了。在东面的路上，德军第56师正向菲尔纳前进。大约下午3时30分。第25脚踏车中队到达这个古老的城镇的东门，在这里碰上试图进入环形阵地的一个法国纵队。经过短暂的交火，德军迫使法军投降……

在海滩上，谁也不知道守卫环形阵地的部队能抵御多久。为防万一，海军海岸后勤工作队为自己准备了一只小船，这多少给了他们一些信心。但到了晚上，他们又觉得前途叵测，一致认为很可能在德军的俘虏营里了此一生。

海军工作队人员的担心不无道理。5月30日一大早，拉姆齐将军便接到了“防御圈快要守不住了”的报告。但是，由于大型驱逐舰已撤出（因为这些战舰直接关系到即将来临的抗击德国入侵的战斗成败），他手头只有15艘老式小型驱逐舰可供使用，这样就无法大幅度提高撤退速度。

好在防波堤仍可使用，这要归功于克劳斯顿中校的坚定领导。驱逐舰、扫雷艇、海峡轮船和拖网渔船川流不息地停泊在堤旁，装上部队后开走。经过两小时的不停工作，克劳斯顿已经能使部队在过道上跑步前进了。

下午，拉姆齐将军打电话给伦敦的庞德海军上将。坚决要求把大型驱逐舰调回去参加救援。如果要让每一个人及时撤回的话，现代化驱逐舰是必不可少的。经过激烈争论，庞德终于让步，下午3时30分发出命令，派驱逐舰去法国。

幸运的是，气候变化又对联军撤退有利了。此时大海已趋平静，海风逐渐停息；低云笼罩在敦刻尔克上空，与熊熊燃烧的油库上方腾起的黑色烟幕连成一片。浓密的大雾从海面升起，四下弥散，吞没了敦刻尔克城及其海滩和海上通道。德军轰炸的目标区完全隐没不见了。

更重要的是，一支几乎完全由平民志愿水手驾驶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船“舰队”，从凌晨起已开始陆续到达海滩。夜幕降临时，它们已大批到达。一排排船只，形状各异，大小不一，蔚为大观。由于小船在浅水载人困难甚大，部队便开始建筑码头。他们利用大炮架、卡车、弹药车造成了通向深水的码头。

海滩上部队的纪律有了明显的改进。一行行长长的黑压压的士兵队列安静而有秩序；大大小小的救援船只在弹雨之中穿梭往返，好像没注意到死神的威胁似的。士兵们发现，海滩上柔软的沙子就像坐垫似的，能把炮弹的大部分爆炸力吸收掉，所以，他们只要平卧在沙滩上，哪怕炸弹就在身旁爆炸，也不过是震动一下而已。在空袭间隙，乐观的英国士兵有的在沙滩上踢足球，有的在海浪里洗澡，有的甚至玩起堆沙堡的游戏来。

英国皇家炮兵19岁的威廉·劳森少尉知道整洁的仪表对于一个军人的重要性。但是，此刻自己虽然看上去仪容不整，衣衫褴褛，却是情有可缘的。他的炮兵部队在迪勒，后来又在阿拉斯受到严重打击，经过两周的艰苦撤退，好不容易才回到环形阵地。

他漫步走下海滩，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他的父亲劳森准将。他高兴地冲上前打青招呼，“爸爸，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瞧瞧你那副邋遢样子！”老准将吼道，“你真给我丢脸！马上去理发和修面！”



“不是我不听你的，爸爸，这个时候让我到哪儿去找理发师？”儿子有点不服气。

“让我的勤务兵来帮你，”父亲冷冷他说，“他战前是一个家仆。”

于是，这个勤务兵充当理发师，就在敦刻尔克的沙滩上，为他长官的儿子理发修面。

“上尉，带着你的士兵，把海滩整理一下！”

阿瑟·马歇尔上尉正同他的小队耐心等候上船，一个上校奔了过来，这样命令他们。

马歇尔上尉奇怪地瞥了他一眼，怎么回事？难道这位上校在担心我们闲得慌吗？

上尉笑了笑说：“我说上校先生，您一定是在开玩笑。”

“不，我是绝对认真的，”上校严肃地解释说，“我们留下来的脏乱物愈少，德国人就愈不大会认为我们是仓促逃跑的。这样可以减少敌人的胜利感，从而有助于战争。”

最终，马歇尔的小队明白这位上校的话是算数的，于是他们闷闷不乐地去工作，把丢弃的大衣放在这边整好，把空板条箱堆在那边摆齐，把空罐头、酒瓶集中到一起，把散乱的一段段绳索整齐地盘绕起来。他们一边干着，一边不时地瞟一眼上校，看他走开没有。只要上校在跟前，他们就得继续工作。

总的说来，5月30日进展顺利。由于纪律较呼和蜂拥而来的小船，从海滩装运的人数大大增加了，伤亡数字也不高。由于天气阴沉，救援舰队横渡海峡没有遭到德机轰炸，大部分船只安全抵达英国。在这灰暗多雾的一天，创下了迄今最高的撤退数字——5.3万余人。

天黑了，在距离海岸17英里的拉姆斯盖特，罗莎·毕晓普夫人早早便上床了；她的丈夫汤姆·毕晓普中士随英国远征军去了法国，她没有理由晚睡觉。迷迷糊糊中她宽慰地想到，如果汤姆突然告假回家，她会根据一种特殊的亲切方式知道。他允诺说在进家门前，他会给她唱他们俩人的歌——一首古老的乡村小夜曲“山区的家”。

突然，黑暗中，罗莎·毕晓普一下惊醒了：外面街道上，不是一个人，而是儿个人在唱“山区的家”，毕晓普夫人顾不上拆除头上的卷发器，匆忙穿上一件晨衣，打开前门。在灯火管制的街道上，到处都塞满了卡车，歌声来自那批污垢满面但快乐无比的士兵，他们从附近的车站乖车过来。

罗莎·毕晓普的心灵被震撼了。她躺到床上久久不能平静。为什么士兵们在这个时候抵达英国？她决定早晨一起床便去火车站，如果有什么事，她也许能帮上点忙。

对于英国远征军的撤退，英国国内一直实行新闻封锁。随着部队拥往国内，封锁已不再可能。直到30日，伦敦才发表了一份宣布撤退的公报。各报刊也开始发布有关文章和消息。“国王向英国远征军致敬：‘在这一危险时刻我们的心同你们在一起’”；“英国远征军冲过狭窄走廊抵达敦刻尔克”、宝些头版大标题格外引人注目。

衣着褴褛的“旅客”们在多佛尔和东南部其他海港登陆后，成群地赶往在那里等候的火车。他们经受的严峻考验都在脸上写着——满脸胡子，眼睛凹陷，油污斑斑，倦容满面。许多人丢失了装备，但有的人拣到些古怪的东西带了回来：二等兵弗雷德·劳奇的防毒面具上吊着一双木鞋；一个法国兵带了一只活鹅；投弹手阿瑟·梅一直保存着他那6000支香烟；少尉泰勒的勤

务兵下知怎么地把少尉的子提式留声机抱了过来。

许多人显然累得吃不下东西，还有不少人事后想不起来自己都吃了些什么。罗莎·毕晓普夫人一早赶到车站见到的是一幅可怜的情景。军人们疲惫不堪地从火车中跌倒下来，简直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他们的军装又脏又破，靴子断裂破损了，有几个人只穿着袜子，他们上了汽车来到兵营吃饭。他们困得要命，饭没吃完便坐在那睡着了。

但是，他们毕竟安全地返回了自己的祖国。不知道汤姆现在怎么样了，罗莎实在放心不下。两天两夜了，她一直没离开过拉姆斯盖特火车站，各种各样的面孔在她眼前晃动，渐渐地，所有的面孔都变得影影绰绰，模糊不清了。英国人一脸疲倦，满是胡须；法国人的面孔又黑又瘦，叼着粗烟丝香烟；摩洛哥人的头上戴着色彩鲜艳的头巾，他们全部渴得要茶水喝。但是，她一直没有见到汤姆·毕晓普中士的面孔。

这些人精神几近崩溃，她知道这点，一名军官曾警告过她：“如果空袭警报响了，就离开这里，这将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但是毕晓普夫人留下了。她用自己所有的出证军人妻子津贴（除了租金）为部队买了巧克力和香烟，为他们投寄家信，端茶送水。她每晚就睡在铁路客车厢里。

那天一早，她得知汤姆可能在另一个港口登陆。可是她不能过去，她必须保证这里其他妇女的丈夫和心上人得到照顾。

但是在那天上午，她看见一个士兵独自在站台上哭泣，她的信念遭到迄今最沉重的打击。她劝慰他道：“你难道不觉得可喜吗？你到家了，并且是活着回来的。”他的回答令人绝望：“我的战友没有被德国人的空袭或炮轰击中，却死在机枪扫射之下。”

她心里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凉嗖嗖的恐惧：“假如汤姆再也回不来了，那就是我的世界末日了。”

不觉得她已泪流满面……

## 第八章 英法盟友“手拉手”

5月30日夜，忙碌了一整天的戈特将军准备入睡了。明天这个时间，他就要奉首相的命令返回英国。而在今天一早，戈特将军还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要同自己的部队同甘苦，共患难。

昨天晚上，戈特刚同自己信赖的两个老朋友——他的参谋长亨利·波纳尔中将和副官芒斯特勋爵告别。他们俩人，加上今天下午回国的布鲁克将军，是少数几个精心挑选出来先行送回国的优秀军人。他们将组成新军队的领导核心，有朝一日重返欧洲大陆报仇雪恨。告别时，人们从未见过戈特如此激动，他颤抖着嗓音向芒斯特保证：“你回英格兰后可以告诉他们，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回国……我将留在这里，战斗到最后。”

第二天一大早，芒斯特勋爵抵达伦敦后，火速赶到海军部大厦去见他的老朋友温斯顿·丘吉尔。首相身穿睡衣裤，外套一件华丽的黑底镶金边的晨衣，刚刚吃完早饭，芒斯特的狼狈像引起首相的关心：这应年轻军官经过一夜的海上颠簸，浑身都湿透了。丘吉尔马上按铃召来男仆，给芒斯特找来一身干净的衣眼。

芒斯特顾不上寒暄，直言相告道，总司令戈特准备牺牲自己、唯一能下令挽救戈特的只有首相了。

“我的洗澡水准备好了吗？”丘吉尔并不急于表态，他不紧不慢地问男仆。

唉，这个首相，都火烧眉毛了，他还在恪守他的生活常规。芒斯特焦急万分。

“我年轻的朋友，我想你不是一个害羞的人吧？”首相探询地问道。

“当然不。”芒斯特心不在焉地回答。

“既然如此，年轻的公民就坐到我的浴室来谈吧！”丘吉尔显得很高兴。

就这样，身穿长长的羊毛衫，裹得像个麻袋似的芒斯特坐在浴缸边，丘吉尔舒适地躺在水里，一言不发地听芒斯特介绍情况。最后，首相果断地低声吼道：“必须阻止他做这种无谓的牺牲！”丘吉尔对戈特的想法感到吃惊，为什么要给希特勒以俘获和展示英军总司令这样大肆宣传的良机呢？他同艾登、迪尔和波纳尔商讨后，亲自给戈特下了一道命令：

如我们仍能与你的联络，在我们认为你的指挥权已缩小到可以交给一个军指挥官时，将发送命令让你选择所需军官一起返英。你现在即应指定这个指挥官。如通讯中断，当你的实际作战兵力不超过3个师时，你可以按照规定交出指挥权并回国。这是按照正确的军事程序行事，在这个问题上不容许你个人擅自处理。不论你任命谁继续作战，但在他判断不可能作进一步的有组织的撤退，并且不可能使敌人遭到进一步的相应损失时，他被授权同法国高级指挥官磋商正式停止抵抗，以避免无谓的屠杀。

戈特于下午收到这一指示，并在他的拉帕讷海滨别墅中召开了最后一次司令部会议。除指挥第1军的迈克尔·巴克将军和刚接替第2军军长一职的蒙哥马利外，尚未离开的布鲁克也出席了会议。

蒙哥马利镇定如常地走进司令部，发现戈特独自一人默默地坐在客厅里，忧郁地瞪着天花板。

戈特看见蒙哥马利进来，马上恢复常态，“你要切实加强你部防线今夜

的战斗巡逻。”

这个戈特，怎么对军队指挥的细节都操心起来了。蒙哥马利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已了：“这是旅长的事。”

人员到齐后，戈特先高声宣读了伦敦的命令。接着，会议讨论了最后撤退计划：第1军将最后撤离，其军长巴克按照伯敦的命令接替戈特，负责最后阶段的撤退工作。

这时，蒙哥马利注意到巴克两眼失神，一脸沮丧，几乎要精神崩溃了。会议一结束，巴克就像笼中的狮子一样气冲冲地闯进司令部，对着苍天大喊道：“为什么要让我负这个责任？”

大家散去以后，蒙哥马利留下来要求与戈特个别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依我的意见，把巴克留下来进行最后的指挥是不合适的，你看他那副样子，他已经全垮了。留下来的人需要镇静又有清醒的头脑，再加上一点运气，这样才能撤出第1军，谁也不用去投降。具备这个条件的人不是没有，那就是巴克军中的第1师师长亚历山大将军。你应该把巴克送回国，命令亚历山大指挥第1军。”

戈特立即同意了。

此时此刻，再没有人比阿兰·布鲁克中将更绝望了。尽管在过去几天中他的第2军伤亡惨重，但还是有3.8万余人安全撤入环形防线。布鲁克毫不怀疑，正是这些人挽救了英国远征军。然而，在部队处境危险的时候，他却接到交出军长指挥权、返回英国的命令。他向戈特百般请求留下来，却遭到拒绝。吃过晚餐后，他对各师进行了最后一次视察。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布鲁克历来以才华横溢、处事冷静而著称，可这一次他十分激动。当他向蒙哥马利告别时，头靠在他肩上流下了眼泪。他为自己的部队感到悲伤，总觉得自己背叛了他们。

同布鲁克是14年老相识的蒙哥马利，轻轻拍着他的背，挖空心思搜寻着安慰的话语：英格兰需要布鲁克回去；必须组建一支新军队来替换英国远征军……看着布鲁克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去的背影，蒙哥马利自知那些话太苍白无力了。

当晚11时20分，戈特司令部给陆军部发出一份情况报告：在滩头剩下的6个师正在疏散，环形阵地的东端将在5月31日——6月1日，即明天夜间全部撤出。英国远征军其余部队的撤退正在顺利地进行。还有一句话报告上没有写，但是戈特心中已经在筹划了：按照目前的进度，载运工作将在6月1日完成。

做完这一切，戈特心满意足地躺到了床上。不管怎样，远征军司令部承担的任务都已完成了，他们已经使英国远征军抵达海岸而大体上未受什么损失。剩下的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事了。

时针已指向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戈特拿起话筒，传来新任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将军的声音。

“哦，是我，将军，”戈特此刻的心情极好，“请放心，海滩上一切进展良好。夜间是安全的……。”

“首相让我告诉你，”迪尔简直是充耳不闻，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的话头，“把尽可能多的法国人救出去！”

“什么？”戈特在怀疑自己的耳朵，“救法国人？多少？相当多吗？”

“不仅是一个相当的数目，而是相等的数目。英国部队和法国部队，现

在必须按大致相等的数目撤退。”怕有误解，迪尔把这个指示重复了三遍。

“可是，我们已经撤退了几批法国人。每装运一个法国人，是以丢下一个英国人为代价的。”戈特提醒道。

“不错，将军阁下，”话机里传来戈特熟悉的首相低沉的嗓音，“但我命令你这样做。这是整个同盟的前途安危所系。事关重大，切不可掉以轻心！”

戈特只觉得头发蒙，耳朵嗡嗡作响。他不记得自己又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伦敦方面什么时候挂上了电话。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撤退不是于6月1日最后运出一小支后卫部队而告终，现在把全部法军也包括在内了。没有人——绝对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增加了多少人，但有一点很清楚，白天所作出的所有审慎的计算和时间表，现在都毫无意义了。

作为最早提出撤走英国远征军的策划人之一，戈特明白，首相提到英法同盟的前途安危问题，并非危言耸听。早在“发电机”行动在酝酿当中，英国便对法国方面隐瞒了撤退实情。5月26日凌晨，陆军大臣艾登打电报通知戈特准备率军撤回，同时指出：“很明显，你不应同法军或比军讨论行动的可能性。”

戈特无需人家来告知他这些。当他接到艾登的电报时，他刚同去国第1集团军群司令布朗夏尔将军会晤回来。他赢得了法军对联台北撤的赞同，同布朗夏尔制定了退却的路线、时间表、沿利斯河的一条新防线，但只字不提撤走。按照布朗夏尔的看法，不会再退却了，利斯河会成为掩护敦刻尔克的新防线，使联军在佛兰德有一个永久的立足点。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戈特会把敦刻尔克作为撤回本土的跳板。

对法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就不想撤退。在5月19日，即魏刚接任联军总司令那天，达尔朗海军上将告知最高统帅部，采取撤退步骤只能导致“灾难”。达尔朗宁愿守住滩头阵地，把它变成对德国人侧翼的一个持续的威胁。正是基于这个想法，他的副手奥方海军上校开始集中数以百计的法国拖网渔船。这些船用于供应滩头阵地，而不是从滩头阵地撤走部队。全面负责敦刻尔克海岸的法国海军上将让·阿布里亚尔忠实地执行上级指示，躲在32号棱堡里制定港口的防御计划。

直到现在——5月30日，阿布里亚尔像布朗夏尔一样，尚未接到法国政府要求他们撤退的明确指示，就他本人所知，英国人像法国人一样，正在把未经训练的劣等部队摆渡到安全的地方。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英国人正在大规模撤回国内。他欲找戈特问个清楚。但是，戈特这个老军人，对于上层的政治纠纷不感兴趣。他生硬地告诉阿布里亚尔：“这是由英法政府间解决的问题，我无能为力。”

阿布里亚尔气得发狂。他在32号棱堡指挥部里，冲着英国海军联络官哈罗德·亨德森上校大发雷霆：“这个戈特勋爵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必要时我将关闭整个港口，把他严加看管起来！”

“将军请息怒，我马上给多佛尔的拉姆齐将军打电话。我们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亨德森上校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极力劝说阿布里亚尔不可莽撞行事。

这位法国将军强忍怒火，嘲讽地说道，“你可以对你的祖国表现出忠诚。可是，你是我的参谋，难道不能匀出点忠诚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亨德森承诺着，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拨通了多佛尔的电话：“……瞧，撤退已进行几天了，可是还没有人告诉阿布里亚尔这件事。”

“怎么？他们没告诉他吗？”拉姆齐有些诧异。接着他解释道，27日，法国奥方海军上校等一行人来到多佛尔城堡商议敦刻尔克的补给问题，不料发现英国人正在撤退，于是，他便向法国人作了解释。

“现在已不仅仅是法国政府应向阿布里亚尔讲清形势了，法国部队也必须拥有同等的撤退权利。”亨德森进一步强调说道。

“是啊！”拉姆齐表示同意，“法国人不得不赶上去。他们的拖网渔船是可以利用的，但数量远远不够。可用的法国军舰很少——按照同英国皇家海军的协议，它们大部分驻在中东。”

“可是，假如法军试图冲上英国的船只呢？那将会发生最可怕的国际事件，我们必须加以避免。”

“是这样的。那天我同法国军官们订立了一个协定，其中一条是：‘所有供撤退之用的海军运输工具，将在多佛尔和敦刻尔克之间平均分配。’”

亨德森上校心神不定地挂上电话。那个协定好像是允许法国能稍稍利用英国的海运，不过也不见得。那句“平均分配”措词太含糊了。

他想起两天前英国人在敦刻尔克海滩拒绝法国人上船的事。比利时投降时，驻比利时的法国代表团奉命撤退来到拉帕讷。代表团团长尚篷将军请求戈特勋爵为他们腾出一些舱位——约15人，戈特拒绝了：“为什么不派一只法国驱逐舰。或用你们自己的小船呢？”在法国乔治将军的一再催促下，两天后代表团才算撤走了。

如果难以为100多个精选的高级军官让出舱位，那么对于现在涌入环形阵地的无数普通法国兵来说，前景就更不妙了。法国第1军的残部来自南面，受重创的第60师来自东面，从格拉沃利讷退下来的第68师来自西面——所有部队同时集中到海滩上来。结果他们受到英国部队粗暴的对待。上着刺刀的英国卫兵不准他们接近已留给英国至队使用的海滩。他们只好作长期的等待：5月29日撤退的4.7万多人中，只有655名法国人。

丘吉尔首相既懂得这一数字的含义。又懂得政治上的影响。在“发电机”行动开始那天，他便将撤离英国远征军的决定通知了法国总理雷诺，并要求他发布相应的命令。雷诺在第二天早上即将英国的撤退决定告诉了魏刚。接着，比利时投降，魏刚意识到局势的严峻，必须放弃自己原先的打算：在一定时间内坚守敦刻尔克这个巨大的桥头阵地。现在他们需要做的是，使尽可能多的部队免于被俘，并且用一个较小的桥头阵地来掩护海运活动。但是，法国人出乎意料地发现，英国的撤退计划进展太快，而他们却未曾制定自己的计划。这就导致了后来在敦刻尔克海滩发生的令人痛心的场面。当时戈特将军由于不知道在多佛尔达成的共同使用所有船只的协议，反对法国军队使用英国的运输船。

然而，除了几个法国海军高级军官外，魏刚并没有把撤退的消息通知北线处于困境的陆军将领，也没有通知防守环形阵地的部队和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这位总司令的沉默，使部队对防守桥头阵地的目的产生了误解，英法军队间为此出现了摩擦。

5月29日，丘吉尔写了一份备忘录给艾登、迪尔将军和伊斯梅将军：

要让法国人分享从敦刻尔克的可能的撤退，这是必要的。他们也下一定要只依靠自己的运输资源。必须立即共同议定……为的是不致引起指责，或使指责尽可能少些。

他是对的。这些于来，巴黎充满了谣传和指责，大致是说，英国人正在溜回去，留下法国人独自承担全部责任。为了澄清误会，扭转敦刻尔克的混乱局面，丘吉尔由伯尔将军及几位高级随从参谋陪同，于 5 月 31 日晨飞往巴黎，同法国领导人会晤。

在法国陆军部会议厅里，身躯肥胖的英国首相靠窗站着，他那张红彤彤的大脸，看上去比往日多了几分随和。他透过开着的长窗，望着洒满阳光的花园。又是一个灿烂的春日，这一年这样的好天气那么多。相比之下，在场的法国领导人的脸色显得额外阴沉。

看来首相今天兴致很高。会议一开始他便高兴地发言：撤退的进行，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到今天中午，已经运走 16.5 万人。

“但是其中有多少法国人？”魏刚尖刻地问道，“法国人不是被甩下了吗？”

看着魏刚怒气冲冲的样子，首相尽可能避免直接回答：“我们是同遭不幸的伙伴，对于我们共同的苦难提出责备，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丘吉尔稍稍停顿了一下，坦言道：“我可以告诉你们，只撤走了 1.5 万名法国人。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英军许多被运走的部队是行政勤务单位，他们先于战斗部队到达敦刻尔克。法国人到来要走更远的路，如果按作战师计算，这种悬殊不那么严重。而且，”首相吸着雪前烟头，直视魏刚，“法国人到目前为止尚未接到上船撤离的命令。我到巴黎来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法确保向法军和英军指挥官下达同样的命令……”

“不管什么原因，”雷诺不客气地插话道，“22 万英国士兵，已运走了 15 万人，而 20 万名法国士兵只运走 1.5 万人。像这样的数字，我无法面对国内的舆论。”这位总理弯眉倒耸，言词激烈，“如果这种不均衡的比例不立刻加以纠正的话，那将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我完全理解这一点，总理先生，”丘吉尔翘起厚厚的下嘴唇，“我已把今天，即 5 月 31 日定为‘法国日’，法国部队将绝对优先于英国部队被运走。”

这时，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草拟了一封电报，准备发给在敦刻尔克的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电报规定当守卫环形防线的英法部队开始撤离上船时，要让英国人走在前头。

“不，不要这样，”丘吉尔跳了起来，用法语喊道，“要共享——手挽手，手挽手。”他那糟糕的法语人所皆知，但此刻在场的人都不会误解他的意思。他用戏剧性的姿势，生动地表演出手挽手前进的样子。

首相还没有表演完，他激动得失去自制力，宣称留下的 3 个英国师将组成后卫。“迄今为止撤走的法国人那么少，”他说，“我决不让法国人作出更多的牺牲。”

最后，电报草稿修改成英国部队将“尽可能长时间地”充当后卫。草稿还说，阿布里亚尔将军将负责全面指挥。

奥古斯塔·赫西老远便看见滚滚黑烟夹杂着浓雾在敦刻尔克地平线袅袅升起，几乎遮盖了整个陆地。她从未见过如此美妙而激动人心的一幕。自从那天在猪圈旁出乎意料地同比尔·赫西重逢后，他们一刻也没有分离过。今天，5 月 30 日，他们终于来到风景如画的拉帕纳村庄，奥古斯塔太高兴了，她只知道他们安全抵达海岸，一切麻烦都已过去了。现在，面对大海，他们

只消乘上一只船便能返回英格兰了。

然而，就在这最后时刻，命运又发生了残酷的变化：一名军官呼吁志愿者们开车把从拉帕讷替换下来的后卫部队送往敦刻尔克附近的登船点。比尔·赫西在一种堂吉珂德式的狂热的冲击下，立刻向前迈出一步，自愿参加了这支运送队。当然，他没有提自己只受过半小时的汽车驾驶训练。

尽管这需要给奥古斯塔作解释，但赫西一贯不甘寂寞，他信奉人生在世，要活得轰轰烈烈，认为参加志愿队是他唯一的选择。现在他已经把奥古斯塔带到海岸了，他相信以后一切都会顺利的。而帮助处境更困难的人是他的义务。

时间紧迫，来不及向奥古斯塔作更多的解释，比尔驾车驶向海滩，留下妻子独自躺在拉帕讷汽车库的水泥地上。她大睁着眼睛盯着她精心打点的箱子，现在看来就像是对自己的嘲弄。当丈夫为了别人执意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并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她收拾好柔软的丝绸内衣又有什么用呢？

自从这次危险的旅程开始以来，她第一次感觉到一阵绝望的痛苦，迄今一直支撑着她的那种富于冒险的刺激感突然间消失了。她从未像现在这样孤单而软弱。汽车库的其他平民们有些奇怪，这个一身士兵打扮的妇女一整天不断询问的这个“比尔”是个什么人？

噢，比尔，你到底在哪儿呢？

戈特躺在床上，几乎一夜未合眼。要忍受“相等人数”的政策的确很难，好在伦敦方面同意这项政策从现在起才适用，但这仍可能付出很高代价。陆军部要求他坚持较长一段时间，这样就能撤出尽可能多的法国人。但是，多长时间呢？一切迹象都表明德国人要猛攻菲尔讷。如果只是为了拯救更多的法国人而坚持得太久，他就可能丧失全部后卫部队。但是，首相已经亲自下令，他别无选择。

一大早，戈特便乘车去敦刻尔克会见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他俩真像一对冤家，几次见面气氛都很紧张，颇有剑拔弩张的味道。不过今天会例外的。戈特胸有成竹地走进 32 号棱堡。

陪同这位海军上将的除了他的参谋人员外，还有环形阵地的法军指挥官法加德将军以及刚刚率领唯一一支法国军队逃出里尔陷阱的德拉洛朗西将军。果然，今天的会面亲切友好。

戈特先向法国人传达了“同等人数”的政策，他们的脸色顿时阴转晴。

“我已答应伦敦，今天首先撤走 5000 名德拉洛朗西的士兵。”戈特也是满脸的真诚。

“可是，我们的魏刚将军宁愿把舱位用来载运一些机械化骑兵部队。”阿布里亚尔说道。

戈特看了一眼德拉洛朗西，他没有反对。

“法国人可以同等地进入东面防波堤上船。”戈特进一步提议。

阿布里亚尔刚刚开朗起来的心情又遮上一丝阴云。这个英国人，怎么能大言不惭地提出法国人可以自由使用法国港口的法国设施呢？真是咄咄怪事。不过，这一次阿布里亚尔明智地保持了沉默。

双方交换了环形阵地的情报之后，戈特宣称：“我已奉命于今晚回国。余下的英军在亚历山大将军的指挥下，将同你们共同防守环形阵地直到最后。”

亨德森上校看着他的法国上司阴沉着脸，赶紧按动电铃，让人送上香槟



酒，举杯道：“我们必须干了这一杯，为我们共同团结战斗，不仅像盟国，而且像一个人一样！”

不凑巧的是，尚未接到戈特任命命令的亚历山大将军随后也来到 32 号棱堡。阿布里亚尔将军热情地迎上前，对他的豪侠姿态大加赞赏，弄得亚历山大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接下来便是一个痛苦的场面：在这个点着蜡烛的古怪的地堡里，阿布里亚尔冷若冰霜，生气地站在那儿，亚历山大一遍遍地重复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并未接到这种指示。我一心想着如何尽快把部队撤离这里。”

亨德森沉痛地注意到法国海军参谋人员交换青意味深长的目光：英国人在玩什么背信弃义的把戏？

幸好这一误会持续时间不长。亚历山大中午回到拉帕讷后，即应召前去戈特司令部受领了任务：担任第 1 军指挥官，协助法国盟军防守敦刻尔克。

吃过午餐，亚历山大乘车回到他的师部，把他的师交给一名准将负责。接着他便返回敦刻尔克，在他的参谋长威廉·摩根上校和坦南特海军上校的陪同下，于下午 2 时再次来到幽暗的 32 号棱堡，同法国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经过一番争论，法国人无可奈何地同意了英国人的决定：英军在环形阵地的防区守到 6 月 1 日夜 11 时 59 分，然后在黑夜的掩护下撤到海滩。亚历山大特别强调，欢迎法国人和英国人一道走。

从 5 月 31 日开始，海滩一带到处可见“人数同等”的新政策在实行之中。下午 4 时左右，游艇“马塞鲁号”从希尔内斯到达，它首先接受的任务就是运送等候在马洛浴场的大批法国人。游艇的平民艇长奥利维尔派出他的小舢板，50 多个法国兵一下子猛冲上来，小舢板立即倾覆。游艇只好再向东移，那里的法国部队看来稍为平静些，这次没有出现问题。在以后整整 48 小时中，他运送了 400 多名法国士兵。

附近英国皇家海军扫雷船的一支小舰队也在尽心尽力。“三个国王”号载运了 200 名法国人：“杰克伊夫”号 60 名，“里格”号 60 名。在布赖一迪讷和拉帕讷，英国船只也在忙着运送法国人。

在这种“同等人数”的政策之下，还有多少法国部队要撤退呢？巴黎也好，32 号棱堡也好，看来都心中无数。在伦敦和多佛尔的救援舰队的组织者看来，这不成多大问题。他们已经派出了能够浮在水面上的一切东西了。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各式各样的小船继续源源而来——每小时能驶 20 哩的漂亮的游艇“水银”号来自海边列城的轻舟船队；铮亮的桃花心木船壳的“美丽的石南”号来自克里斯船行；荷兰捕鳗船“约翰娜”号的 3 位荷兰船东都不会讲英语，他们全部随船而来；甚至有一只儿童用的小独木舟，一个年轻军官正一个一个地把士兵渡运到等候的船舶上……还有许多船图省事没有去多佛尔登记核对，所以船名没有记录下来。

海军上校奥方所证用的法国和比利时的渔船也开始出现，为救援工作增添了国际特色。法国邮船“银山”号像其他英国轮船那样，开始利用东防波堤。

德国的飞机和大炮继续攻击船队。有的船被击中葬身海底，有的受损，有的成功地躲开了各种打击，驶回多佛尔。

在 5 月 31 日这一天，各种船只用种种方法撤走 6.8 万余名盟国部队，其中法军占 1 万多一点。英国船只第一次运走了人数可观的法国人。驱逐舰“马尔科姆”号显示了它的巨大效能——早晨 2 时 15 分运出 1000 人，下午

2时30分又运出1000人，6月1日一早再运出1000人。它的高效率使这项工作看起来轻而易举，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准尉工程师阿瑟·斯科金斯在充满蒸汽的轮机舱中看管他的机器，那里的温度达华氏140°—150°。

法国当局对这天的“同等人数”不大满意，但这只是刚开始，而存在的困难却远非巴黎的批评家所能了解的。法国兵总想携带他们的全部装备，还有许多人不愿意和他们的部队分开。他们似乎不能理解，如果过多的人同时登上一条小船，可能倾覆或搁浅。英国船员一致认为，与“我们岛上人”相比，法国人是天然的外行水手。事实表明，很多麻烦产生于语言的障碍。

“Enavant mes heros ! Courage mes enfantos ! (我的英雄们向前！我的孩子们拿出勇气来！)”英国海军中尉卡鲁·亨特搜肠刮肚地找寻着他肚子里那点有限的法语，试图诱导那些迟疑不决的法国士兵蹩水到他船上。几分钟后，他又不得不晃动着左轮手枪，阻止他们蜂拥而上。

瓦茨上校手下的一位学者所在的小船因为载人过多而搁浅。他大声喊道：“Débarques(上岸)！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滚出去！滚出去！Nous sommes ensables(我们都搁浅了)！”没有人听得懂他的混合语，没有人行动。最后，一个法国军士终于弄明白了他的意思并用法语重译一遍，命令马上被服从了。

精通法语的迈克尔·所罗门中尉在东防波堤为克劳斯顿海军中校充当译员，他从未遇到任何困难。英国军官大声叫喊“Allez(走开)！”无人理睬他——这是无礼的用语。但如果使用正确的语言，再加上一点机智，就能出现奇迹。

施图卡机对准海岸一阵猛炸之后，皇家工兵第712连下士吉姆·安德森挣扎着爬出松软的浮土，在烟尘中站了起来。这时，他脚边的一个法国兵从阴沟里探出头来大喊道：“Abas, il vient avec la mitrailleur(德机又过来扫射了)。”安德森立即再次卧倒，同时，他感觉到头顶上一梭子弹掠过。事后发现，就在他刚才站着的地方，一排弹孔清晰可见。安德森非常感激那位不知姓名的法国兵的警告，同时庆幸自己在学校时对法语课有着浓厚的兴趣，想不到扎实的法语功底日后竟能救他一命。

装运部队的工作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继续进行着。由于组织者们的妥善安排，又一次危机过去了，“同等人数”基本没有打乱撤退时间表。从防波堤撤出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期目标，大批的小船也发挥了预想不到的巨大作用。

但一场新的危机已迫在眉睫。5月31日整整一天，德军的炮弹不断落在海滩和航船上，并且越来越猛烈。这意味着环形阵地东端的情况不妙。它一旦崩溃，德军将很快突入滩头阵地，撤退工作将彻底结束。

## 第九章 重伤员不许登船

比尔·赫西满头大汗地跳上卡车，准备再次返回环形阵地接运另一批部队。这时，一名上尉走来对他说道：“瞧，小伙子，你干得够多了。现在回去同你的妻子呆在一起吧！”

比尔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车库，奥古斯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真是比尔吗？她本来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

天亮后，传来了命令：“三三两两地逐渐向海滩开进。”赫西两口出发了，比尔挎上他的士兵帆布装具袋，奥古斯塔还是吃力地提着装着她的嫁妆的衣箱。

来到海滩边，他们却碰上了麻烦。在嘈杂拥挤的海滩上，奥古斯塔感到闷热，于是她丢弃了军大衣。她那干净的蓝外套格外显眼，立刻，一名陆军海滩负责军官走过来：“妇女不准到海滩来。”

“她是我妻子。”赫西解释道。

但是，这个军官的嗓音粗鲁而坚定：“我说过，妇女不准到海滩来。”

“我也说过，她是我妻子！”赫西比他更坚定。

军官厉声说了三遍禁止令，赫西火了，猛地端起步枪，上了膛。军官难堪地停了一阵，转身走了。

另一名军官见状走了过来，态度温和地、然而却不容分说地告诉他们，必须持有海滩最高指挥官的手令，奥古斯塔才能加入到队列中去。

赫西开始拼命寻找能发给他们通行证的那个人。但是，人太多了，他不得不罢休。后来，多亏一个好心的炮手送给奥古斯塔一件战地服，一个上尉送了一件大衣。

夜幕降临后，比尔和奥古斯塔偷偷溜进沿卡车队延伸的队伍——这是亚历山大将军发明的栈桥。奥古斯塔小心翼翼地四周看着，生怕被人发现。不过那些士兵太疲倦了，顾不上注意她。他们只是失神地盯着夜空，炮火和信号弹把东面的夜空映照得五颜六色。

几小时后，他们排到码头边上，但这时小船上只能再容纳一个人了。赫西的大脑飞快地运转着，不论发生什么事，他再也不能丢下奥古斯塔了。她一句英文不会说，一上船就会被他们识破的。他们甚至会把她送回来。

他迅速掉头对身后的士兵说：“再上一个人，小伙子，跳上去吧。”

小伙子惊奇地瞪大眼睛：“你的伙伴怎么不上？”

看着奥古斯塔累得东倒西歪的样子，赫西急中生智，一把搀扶住她，说：“哦，他醉了，我最好陪着他。”

很快从一艘驱逐舰上放下的另一条小船从黑暗中出现了。他们上了船，看见水手的帽子上印着：“伊凡霍”号。到了这艘驱逐舰旁，赫西他们像蜘蛛似的爬上攀登网，奥古斯塔笨手笨脚地一头栽倒在驱逐舰甲板上，差点被自己的步枪打昏过去。一个水手奇怪地问赫西：“你的伙伴怎么了？”赫西机灵地回答：“他迷糊了，得了弹震症。”

半昏迷的奥古斯塔跌跌绊绊地被人领到水手的住舱甲板。比尔·赫西轻轻地把妻子安顿在桌子下面。周围都是士兵，许多人裸露着身子，他们全都筋疲力尽了。但奥古斯塔已不会介意，她很快昏睡过去，钢盔滚落到一边，露出柔软的黑发。

5月31日午夜，戈特的军队已经没有什么撤退时间了，5000人（赫西夫

妇是其中的两名)刚从拉帕讷海滩撤出,德国人就打进来了。

环形防线东端在那天午后就差点失守。第6达勒姆营受领的任务是,当英、法联军撤往英国时,在阵地东端的一个比利时村庄默雷挡住德国人。两天来,德军对运河防线达勒姆防区的压力正逐渐增加。到5月31日早晨,德国人的炮弹已打到营指挥部附近。

德军首先突破了东面的尼约波,这个沿海城镇是环形阵地东面的一个据点。清晨5时,德国步兵乘坐橡皮艇在这里渡过运河,向第1和第6东萨里营发起冲击。接着,德军又袭击了西面3英里的英国第8旅。午后,一名坑道工兵踉跄来到防区主要基地菲尔讷,报告说前线已被突破,德国人正在渡过运河而未遇抵抗。

时间紧迫!指挥部参谋军官琼斯少校马上率领精锐的掷弹兵第2营驰往战场。到达后他发现第8旅的两个营正擅自退却,几个军官试图把士兵重新集合起来,但没有人听从。

如果第8旅放弃阵地,环形防线就会出现一个缺口,德军将紧随其后汹涌而入。后果不堪设想。

琼斯当机立断,挥枪打死几名惊慌失措的士兵,他身后的第2营士兵用刺刀迫使逃跑的士兵回到阵地上。然后他向指挥部作了汇报,并要求派有经验的军官来协助他,并带来1万多发弹药。到下午3时,士兵们全部返回了阵地。

与此同时,德军把攻击转向菲尔讷西南地区,但收效不大。水洼地和猛烈的抵抗,阻止了德军的推进。于是,默雷和尼约波成为德军猛烈炮击的目标,英军达勒姆营于傍晚撤出了防区。

古老的佛兰芒镇菲尔讷,整天遭到炮击。历史悠久的圣瓦尔比尔热教堂院子里铺了厚厚一层弹皮。驻扎在菲尔讷城内的掷弹兵第1营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官兵们已准备在这里和德国人决一死战。

突然,事情出现了转机。傍晚时,营长赫伯特少校参加旅部会议回来后,立即召集军官会议,他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回国了。”接着他拿出一张地图,一个参谋在图上划出了到海滩的路线。没有戏剧性表演,没有告诫,完全平淡无奇。在布里奇斯看来,这倒有点像在计划一次家庭出游。

晚10时,该营开始向拉帕讷撤退——先是指挥部人员、通信人员、军需部队,然后是步兵连,最后是从第2连和第4连精选的、擅长后卫的小分队。一切顺利。自比利时战役以来,他们毕竟已积累了丰富的撤退经验。

撤退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寂静,不能被敌人察觉。为了消音,后卫队在长统靴上缠上沙包。当队伍匆忙走过铺满碎石砖瓦、玻璃片和纷乱的电话线的街道时,赫伯特紧张得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这么大动静,德军怎么会听不到?

还好,除了两天来一直不断的炮轰声,并无其他异常。到6月1日凌晨2时30分,最后一名掷弹兵也已经撤出。

沿着环形阵地的东端——第2军的驻防区域——各个营都在疏散,后退到拉帕讷。同掷弹兵第1营一样,撤退从夜晚10时左右开始,持续至凌晨2时30分。

掷弹兵警卫军第1营完整地到达海滩。然而,等待他们的只有汹涌的大海、漆黑的夜空和寂静的海滩。那里既没有参谋人员,也不见装运人员,更

没有船的影子。他们等了一会儿，未接到命令，部队便散掉了。有的士兵向敦刻尔克走，有的加入纵队，怀着希望在水边等候。也许晨光会指示他们该怎么办，可是到那时，德国人会不会也冲过来了？

负责拉帕讷海滩撤退工作的海军军官麦克莱兰海军少校焦急地翘首遥望大海，那里仍无任何船舶的踪迹。现在是午夜 1 时，英国人不能指望坚守拉帕讷海滩到黎明 4 时以后。已有近 6000 名士兵涌入了海滩，可是自黄昏以来，他们只运走了 150 人。按照这个速度，大部分人都将被德军吃掉。船！救命的船到底在哪儿呢？他已反复察看过，没有任何船舶。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真给英国皇家海军丢人！

他决定，把大部分人由海滩送到敦刻尔克，从那里登船。或许他们会在布赖一迪讷碰见一些船只。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仍没有船来，德国人对海滩的轰击也猛烈起来了。麦克莱兰命令剩下的部队向敦刻尔克开进，尽量跟上大部队。他本人跟在队伍后面。

离布赖一迪讷还有两英里左右时，他突然看到了他整夜一直在搜寻的东西——船！3 只船停泊在离岸不远处。一小队士兵站在水边开枪，试图引起注意。船上没有反应。这是唯一的机会了，必须抓住它。

他跳进海里，向船游去。船上的人抛给他一条绳子，把他拉上了船。这是英国扫雷艇“蛛丝”号。麦克莱兰见到艇长理查德·罗斯海军中校，气喘吁吁地报告，拉帕讷已被放弃，全部装运工作应当集中在西面进行。

这是罗斯中校自头天下午 6 时离开多佛尔以来接到的第一个可靠情报。“蛛丝”号和其他船只被指定在环形阵地的东端运载后卫部队，它们按计划停在拉帕讷海面经过慎重挑选的 3 个地点，后卫部队将在那里登船。然而，战争中变化多端。德国人对环形阵地的压力太大了。后卫部队无法守住阵地，在德军猛烈的炮击下，部队的后撤比预期的快，而且超过了计划所指定的地点——在更西面。

船队开到原来指定地点时，海滩上已空无一人。由于没有进一步的指示，它们沿着海岸搜索着。终于，它们接到“蛛丝”号发来的电讯：部队正不断向西开往敦刻尔克，沿海岸前去接应。

5000 多名后卫部队登上了回国的船舶。远处，陆军战地医院外科主任菲利普·纽曼少校目送着他的工作人员随船离去。痛苦、羡慕、悲哀、绝望，各种感情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让他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感受。但有一个事实是再清楚不过了：有些人再无回国的希望，其中便包括他和另外 32 名医护人员。

后卫部队的吉米·兰利中尉身负重伤，但他到海滩不算晚。伤口的疼痛使他头昏眼花，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手推车把他从战场上推到一辆救护车上。车走走停停，好像永远走不到目的地似的。

最后救护车停了，兰利的担架被抬出来。他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这边走。海滩在你们前面 200 码。”

担架队到达海边。一只大船的救生艇轻轻擦着海滩，停在那里等候。一位身穿海军大衣的军官走过来问兰利：“你能从担架上下来吗？”

“不，我想我不能。”

“噢，很抱歉，我们不能带你走。你的担架将占 4 个人的地方。命令是，只载那些能站或能坐的人。”

兰利一言不发。这道命令意味着他可能回不了英国了，他心中非常难受，但他能理解。抬担架的人扛起他，也是一言不发，回到救护车上。车子继续向前，开往战地医院。

战地医院在棱堡以东3英里处一幢巨大的城堡中，这里住着许多在敦刻尔克负伤的官兵。甚至在接到把伤员丢下来的命令之前，纽曼少校就明白，有些医护人员不可能离去。伤员伤得太厉害了，无法移动，必须得有人留下照料他们。终于，6月1日，传来了亚历山大将军的命令，每100个伤员必须留下1个陆军医官和10个护理员。医院有近300个伤员，就是说将留下3个医官和30个护理员。

谁留不呢？救护所的指挥官潘克上校决定：抽签，这是最公正的办法。抽签分两组举行，一组在17个陆军医官中间，另一组在120个护理员中间。每组人员的名字都放在一顶帽子里。先抽到名字的，先走，最后抽出的一批名字就是那些要留下来的人。

在军官食堂，纽曼和其他16个人站在昏暗的汽灯下，痛苦地默默听着随军牧师科克·奥谢神父抽签读出一个一个的名字。10……12……13，仍没有念到他的名字。

“第17号，菲利普·纽曼少校。”

纽曼喉头一阵发紧，心里沉得像是压了一块石头，他将是留下的那3个医官之一。接着，在这个圆顶建筑物中举行了告别仪式。结束时奥谢神父同纽曼手挽着手，把自己的十字架送给了他。“回国再见。”随军牧师说。

送走了回国的同事，纽曼少校步履沉重地回到救护所。只见里面人声嘈杂，乱作一团。

“出了什么事？”纽曼冲进去抓注一个护理员的臂膀问道。

“刚才有一个骑摩托车的通讯员大声说，到了一只医疗救护船，能行走的伤员如果去东防波堤，就可以撤离。”

“这不可能，我们没有接到正式命令。”说着，少校过去竭力劝阻那些伤员不要贸然行事。

但是，没有人听他的。许多人都在抓住这个最后逃离的机会。他们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必须用担架抬的病号，这时却不顾一切地从帆布床上爬起来，一颠一跛，甚至爬行到载重汽车上。有一个人用一把煤铲和一把草耙做成两根拐杖，缓慢而吃力地向外走纽曼难过地扭过头，不忍再看下去。

6月1日凌晨，率领小分队隐藏在拉帕讷西面沙丘中的掷弹兵第1营约翰·布里奇斯中士，开始盘算下一步该作何选择。加入去敦刻尔克的队伍看来太危险，在那个方向只能看到炮火闪光和高耸云霄的烟雾。加入下面海滩上等候上船的队伍吗？看来毫无希望——船那么少，人那么多。最后，布里奇斯选择了海滩，也许能找到短点的队伍等船。

此时，清晨的雾已散去，随着太阳的升起，笼罩着敦刻尔克的低云迅速消失，这一切预示着这将是几天来难得的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几秒钟后，大批的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出现了。很快，敦刻尔克一带成为人间地狱。陆军和海军士兵问着同一个问题：“英国皇家空军哪去了？”

德国麦式109战斗机从东面飞快地掠过低空。枪口闪闪发光，有的扫射士兵们正在上船的东防波堤，有的袭击海滩，有的袭击援救舰队，甚至攻击正在泅水和游泳到船上去的个别士兵。一般情况下，德国战斗机是很少扫射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施图卡轰炸机提供掩护。今天这种战术暗示情况有

点不同。

布里奇斯的小分队被猛烈的空袭打散了，只剩下他和马丁下士在一起。他绝望地向海上看去，忽然发现了一只救生艇，于是他们向这只艇游过去。一位白发苍苍、面容慈祥的退役准将正熟练地操纵着小船，搭载各处失散的人。将军仍整齐地佩戴着他的所有勋表和红色装饰物。

马丁被拖上了船，布里奇斯也跟了上去，拿起一柄桨划了起来。他们逐渐迫近停在不远处的一艘驱逐舰。飞机又来扫射，一个划船的士兵被击中了。他们躲避着空中打击，缓慢地行进。这时，驱逐舰上的一个军官大声叫喊让他们避开。原来，大船卡在沙洲上了，正在全速开动螺旋桨试图摆脱困境。

但是已来不及了，不知是由于潮汐、水流、吸力，还是由于没有经验，他们被无情地吸到了大船的侧面。翻滚着的汹涌浪涛，把布里奇斯的桨打在船壳上，他被弹了起来，飞出小船。他一把抓住大船上的栅格，马上有人伸出手将他拉上驱逐舰。

紧接着的一瞬间，救生艇又突然下降，卷入正全速转动的螺旋桨下面。小船、准将、马丁和船上别的人都被碾成齑粉。布里奇斯回过头去，正好看到马丁受惊的脸及时地投以短暂的最后一瞥。

这艘驱逐舰原来就是“伊凡霍”号。它终于从沙洲脱身，躲闪着进行水平轰炸的亨克尔机的第一次攻击。

奥古斯塔睡着后，没发现钢盔掉了。看见奥古斯塔跌倒在甲板上的那个好奇的水手碰巧这时又出现了。他只看了一眼便全明白了：“我一直认为这是个女士！”

“她是我妻子。”比尔·赫西的口气又充满了保护的意味。

水手完全理解他：“是啊，很好，伙计，但这里不是妇女呆的地方。她最好到船上诊所去。”

一会儿，舰长菲力普·哈多海军中校吵吵着走进诊所：“听说我的船上来一名妇女。你在这做什么呢？”看着奥古斯塔一脸茫然的样子，哈多不得不用法语重复了一遍。后来他迅速来到水手的住舱甲板找到赫西，说：“你最好同你妻子呆在一起，”

比尔·赫西来到诊所，看到妻子正坐在一个伤兵身旁给他喂水，不禁想起在“金谷穗”咖啡馆第一次见面她为他包扎伤口的情景。

“给我一支烟抽，伙计。”一个双眼扎着绷带的士兵说话了。

“嘘，请安静。医官说了，你不能受打扰。”奥古斯塔劝慰他。

比尔·赫西同情地看着这名士兵，轻轻在他嘴边塞了一根烟。他狠狠吸了一口，喃喃地说道：“谢谢你，伙计，现在我能经受住任何事情了。”

这时，哈多舰长冲进来警告说：“注意隐蔽！敌机又来轰炸了。”

正说着，空中已经响起凄厉刺耳的呼啸声。敌机显然已发现了目标。一颗颗炸弹落了下来，两颗炸弹投在船的两旁，没有命中。第三颗炸弹冲进前烟囱，齐唰唰地炸断了主蒸汽管道，锅炉房里立刻喷射出巨大的蒸汽，压力达300磅。紧接着敌机对“伊凡霍”号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船上的人死伤不计其数。

在诊所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唏哩哗啦一阵巨大的声响，架子上的瓶瓶罐罐都砸到奥古斯塔的钢盔上，她尖叫着朝前扑去，栽倒在那个眼睛扎着绷带的士兵的肚子上。

“嗷……”一声痛苦的惨叫。这下把他砸得不轻。但是像奥古斯塔一样，

他没有看见一个可怕的景象，而比尔·赫西看见了：另一个伤员在剧烈的颠簸下，像一颗子弹呼啸着被抛向空间，他的头狠狠地撞在门上，把门砸成碎片。

赫西急忙飞身一跃，抓住奥古斯塔的钢盔想把它摘掉。

“别管它，别管它。”奥古斯塔喊道，她挣扎着的手碰到了比尔的手，她明白了。钢盔外壳是滚热的鲜血，尽管她感到恶心作呕，还是把它戴好。她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戴上它，保护自己的生命。

舷门里就像洪水决堤，英国士兵惊恐万状，乱糟糟地爬上上甲板。海军人员已预料会出现恐慌，先关闭了前舱口。士兵们拥挤在黑暗的舱底，感觉舰船就像饼干筒一样剧烈晃动着。“让我们祈祷吧！”黑暗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每个人都觉得末日来临了。突然舱盖打开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向阳光灿烂的上甲板冲去……

在一片混乱中，比尔·赫西镇定地喊道：“给海军让路，小伙子们，他们知道怎样做。”这时扫雷艇“婆婆纳”号小心地停靠过来，开始把“伊凡霍”号的幸存者接走。

“伊凡霍”号靠一个锅炉，在一只拖船的帮助下，以每小时7海里的速度向多佛尔驶去。途中又受到敌机的袭击。哈多舰长心生一计，等到首批炸弹落下后，就点燃了各个舱口的救生圈，发出烟雾，假装中弹。这个计策果然见效，敌机很快都飞走了。

敦刻尔克撤退的组织者们有些迷惑不解的是：环形阵地的东端已放弃，德国人并未组织有效的追击行动，迅速冲进海滩，他们仅仅是加强了炮火和空中攻击。尤其是在6月1日，德国空军全面出击，轰炸机的庞大机队遮天蔽日，炮弹和炸弹四下呼啸爆炸，海滩、堤道和港口连成一片火海。这是整个敦刻尔克撤退中空袭最猛烈的一天，德国人显然是想加倍弥补前两天由于气候不好而未能出击的损失。

在围攻敦刻尔克的作战中，德国人越来越没精打采，作战军官们发牢骚说：“无人再对敦刻尔克感兴趣了。”

他们说的不错。现在德军统帅部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法国南部。“红色方案”，即最终击溃法国的大规模战役，一周内将从索姆河开始，德军将在那里再展雄风。这很容易转移对敦刻尔克的注意力。一度被希特勒停止前进命令所激怒的古德里安和其他装甲部队的将军，现在只想撤出他们的坦克，养精蓄锐，准备进行新的军事冒险。统率A集团军群的伦斯德也已经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索姆河。5月31日，统率B集团军群的包克，接到来自陆军总部的指令，要求他的部队重新编队。

至于敦刻尔克，实际上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大约10个德国步兵师，现在进逼数千名面向大海的联军官兵，实在是唾手可得。再作一次努力，敦刻尔克就完蛋了，但没有一个人真的这样做。时间便这样空耗过去了。

这几天老天爷似乎也一直在助盟军一臂之力。德国空军不得不取消了30日的全部轰炸任务，并抑制了31日的作战。6月1日天气终于转晴，这的确让德国空军喜出望外。

上午7时20分，庞大的德轰炸机群在大量战斗机的掩护下出现了。在狭窄的航道里，英国船只几乎没有空中掩护。驱逐舰在过去几天里几乎每个钟点都要对付空袭，已严重缺少弹药。许多舰艇在多佛尔的短暂停留中只顾让士兵下船，加油，然后再出海，根本没有时间补充弹药。



在一个多小时的轰炸中，英国海军损失了 3 艘驱逐舰、1 艘扫雷艇和 1 艘炮艇，另外有 4 艘驱逐舰被损坏。

下午 1 时，法国第 2 驱逐舰队剩下的最后一艘驱逐舰沿 X 线进港。离防波堤不到 4 海里时，被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炸沉了。小船的损失同样巨大。人们再次迁怒于英国皇家空军。

驾驶喷火式战斗机的阿兰·迪尔在空战中被德机击落了。迪尔跳伞后在距离敦刻尔克 15 英里的海滩着陆。他先是骑自行车，后来步行，夹杂在难民和撤军队伍中进入了敦刻尔克。他上了防波堤，加入等待登船的队伍。正当他走向驱逐舰时，一名远征军少校挡住了他。

“我是一名皇家空军军官，”迪尔解释道，“我得回中队去。”

“我根本不在乎你是谁，”少校反驳道，“就凭你们这些家伙的无能样子，你也应该呆在地面上。”

“见你的鬼！”迪尔忿忿不平了。

最终他被允许上了驱逐舰。在下面的餐室内，一群陆军军官对他抱以冷漠。

“怎么回事？”他问，“皇家空军干什么了？”

“正是这样，”一个人说道，“他们干什么了？”

英国远征军不会知道空战的具体情况。将迪尔打下来的那架敌机是袭击敦刻尔克油罐场的飞机之一，是迪尔的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将它们打败了，其中 6 架被击落或强迫着陆。那天晚上，德国第 2 航空队的每日战况报告称，这是“糟糕的一天”，“64 名飞行员失踪，7 名负伤，损失飞机 23 架。今天的损失超过了 10 天损失的总和”。

英国皇家空军出动飞机的总数始终保持不变。战斗机指挥部司令道丁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因为他必须保留一定数目的飞行中队用以保卫英国本土。结果，敦刻尔克上空在有的时候缺乏空中保护。从 6 月 1 日上午 7 时 30 分到 8 时 50 分，在这惨痛的 1 小时 20 分钟内，数艘驱逐舰被击沉。9 时，英国空军的巡逻机队出动了，德机的轰炸减弱。但在这一天仍有 4 个小时英国空军不能提供战斗机掩护，而德国空军就乘机利用：庞大的火车渡轮“布拉格”号被炸坏，“蚊子”号炮艇变成一堆熊熊燃烧的残骸。

然后轮到海峡班轮“苏格兰”号。当它徐徐倾覆时，2000 名法国士兵设法爬上甲板，最后躲在船壳上。驱逐舰“埃斯克”号把他们大部分人转移到了安全地方。法国驱逐舰“雷击”号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它在被击中后几秒钟内沉没了。

大屠杀在下午继续进行。一颗 500 磅的炸弹落在扫雷艇“布赖顿皇后”号的甲板上，炸死约 300 名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士兵。驱逐舰“伍斯特”号和扫雷艇“西进”号都被严重损坏，但它们最终设法回到了国内。“西进”号上有 900 名法国官兵，包括一名将军及其参谋人员。当船终于驶抵马加特时，这位将军非常高兴，当场授给两名船员以战争十字勋章。

午夜，6 月 1 日上岸军队登记表填写完毕，这一天安全抵达英国海岸的人数共达 6.4 万多人。

## 第十章 30 万大军返家园

自从丘吉尔首相同法国领导人商定，要撤出同等数量的法国部队以后，首相的保镖沃尔特·汤普森便无安宁之日了。甚至在半夜，首相也会召唤他。

汤普森进来后，丘吉尔夹着他的雪茄烟，像个孩子似的沾沾自喜地让他的保镖猜谜：“汤普森，你知道从敦刻尔克已经撤出多少人？我是指仅仅从海滩撤出的人数。”

汤普森为难了，他甚至不知道那里究竟有多少人。

“我猜不出来，首相。”

“猜猜，汤普森，你猜猜！”丘吉尔兴致勃勃地坚持道。

汤普森对半夜三更的猜谜游戏可没兴趣，他胡乱猜道：“也许有 5 万人？”

丘吉尔嘲笑道：“5 万？要加一倍，汤普森，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将回来。”

“不行啊，汤普森，”首相为他的保镖感到忧虑，“你呆在你的房间里，看不到任何新闻公报。但是，如果你在这里支个床，我会随时叫醒你，告诉你新抵达英国的远征军的人数。”

汤普森暗自叫苦。他像所有的英国人一样，渴望知道敦刻尔克的消息。可是，他夜里看来是睡不成安稳觉了。

“在今天撤出的 6.4 万人中，知道有多少法国人吗？”丘吉尔这次没有难为汤普森，径自说下去，“3.5 万啊！而英国人是 2.9 万。对我们皇家海军来说，手挽手已成为事实。”

是啊，汤普森点着头，暗想，首相总算拿到一些数字可以向巴黎交待了。

撤出的人数确实大大超出最初的设想，但是，情况似乎也越来越不妙。但南特海军上校从他的防波堤脚下的指挥所目击了德机对援救舰队的连续猛击，他认为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下午 6 时，他用无线电报告拉姆齐。

船只的处境十分不妙；5 时 30 分以来敌机扔下了 100 多颗炸弹，伤亡很大。已命令船只白天不得航行，所以运输船只于 3 时已停止撤退运行，所有驱逐舰立即返回……如果环形阵地守得住，将于明天（6 月 2 日）星期日夜间完成撤退工作，包括大部分法国人……。

但是，环形阵地能再守住一天吗？伦敦对此表示怀疑。迪尔将军于下午 2 时 10 分打电话对魏刚说：“必须于今夜尽一切努力完成撤退工作。”4 时，丘吉尔打电话告诫雷诺，撤退可能再延长一天，但“等候时间过长，我们就有丧失一切的危险”。

在敦刻尔克，亚历山大将军此刻最需要的是时间。他决心使剩下的英国远征军部队全部回到国内，然而到 6 月 1 日，还有 3.9 万名英国部队留在岸上，这些英军配备着 7 门高射炮和 12 门反坦克炮，同法军一起坚守着环形阵地“中间线”。法军人数达 10 万名。按照同等数目政策，这意味着在今后 24 小时内，至少得载运 7.8 万人。这显然不可能。

上午 8 时，亚历山大将军来到 32 号棱堡，再次会见法国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和法加德将军，提出修改原计划，把撤退工作延长到 6 月 2 日至 3 日夜间。法国将军欣然同意：对于守住环形阵地，法国人总是比英国人更有信心。

根据双方协议，英军将撤退到“敦刻尔克外围的桥头阵地并坚守之”。

困难的确很多。能登船的地点现在只剩下防波堤和仅仅 1.5 英里长的海滩，并且还不断受到炮轰。如果能维持部队川流不息地到达上船地点，估计在夜间能撤走 2.5 万人。下午 6 时 41 分。迪尔将军打电报给亚历山大，将权力下放给他：

我们不规定任何固定的撤退时间。为了撤走尽可能多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你们守得愈长愈好。在这里不可能判断当地的情况。在同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的密切合作中，你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行动。

撤退将在 6 月 2 日至 3 日夜继续进行，但取得成功的前提是“守住环形阵地”。能守住吗？无人能给以确切的回答。

6 月 1 日上午 11 时，德军发动了“有计划的进攻”，很快就在贝尔格的东面冲过运河。英军第 1 东兰开夏营有些顶不住了。连长安德鲁斯上尉表现出惊人的英勇，他集合了少数志愿人员，爬上一座谷仓的茅草顶，用一挺布朗式轻机枪阻止德军。

与此同时，德军还向东兰开夏营左方英军的一个营猛攻。如果该营垮了，阵地就难以守住。所以英军不顾一切地拼死搏斗。

天黑后，战斗逐渐减少。德军在运河对岸安顿下来，准备明天早晨恢复进攻。当晚，亚历山大将军和阿布里亚尔将军决定，从前线撤走最后一批英军，把已收缩得很小的防御圈留给最后一批后卫部队——3 万名坚强的法国士兵防守。后卫部队司令巴泰勒米将军知道，他们几乎没有脱身的希望。随后，英国人趁夜暗开始悄悄地向海边撤去。到晚上几时，大部分阵地都放弃了。与此同时，法军第 32 步兵师一部与佛兰德防区的当地驻防军队会合，沿这个地区的水路网进入防御阵地，从退却的英国远征军手里接受了环形阵地的中心。从里尔逃脱的法国第 12 师进入了比利时边境一线的防御工事，掩护缩短的新防线的东侧翼，西侧翼仍由法国第 68 师防卫。这样，整个环形阵地现在都由法国人守卫了。

尽管丘吉尔曾慷慨激昂地通知盟国，剩下的英国师将组成后卫，让法国人先撤，然而，实际情况却相反，充当后卫的还是法国人。英国人对这种安排也不是全都高兴的，他们不相信法军能胜任这项任务。

但是，事实证明，法军在 6 月 1 日下午经受住了考验，让森将军的第 12 师阻止了德军从东面的无情进攻。第 68 师的炮兵部队面对西面的德军装甲部队，毫无惧色，成功地守住了西战线。

在法国人的掩护下，剩下的英国部队在 6 月 1 日至 2 日夜全部在敦刻尔克集中。拉姆齐将军的船只已经在等候他们。载运工作将在夜晚 9 时到凌晨 3 时之间进行。

天黑后不久，当康多海军中校把他的驱逐舰“惠特谢德”号停靠在防波堤旁边时，发现从环形阵地来的部队很少。他几乎未见到任何人，只有烟雾、火焰和几条到处乱跑的狗。康多骑上一辆丢弃在走道上的自行车，去寻找部队。他终于找到一些法国兵，又在防波堤附近找到一些英国兵。他只好把这点人送走了。原来，从阵地上撤下来的部队，为了躲避雨点般的炮弹，大都挤在沿着海滨大道的房屋和旅馆里，耽搁了时间。

第1、第2东萨里营到达防波堤时已是午夜以后。堤上排着长长的队列，等候延长到以小时计了。待轮到他们时，已差不多3点钟，他们要上的也是今夜的最后两条船了。

这是，第5绿色霍华德营只排到防波堤的一半。他们从前线赶到这里，路程只有6英里，但泥沙、黑暗、极度疲劳使他们的行军速度极慢，几乎花了5个小时。好不容易排到防波堤上，却传来命令：“今夜没有船来了。离开防波堤！”他们失望地往回走，正好同尚未接到命令的其他部队撞个满怀。士兵们推推搡搡、发生了混乱。这时一排炮弹袭来，几十个士兵倒下了。

人们想起了码头指挥官克罗斯顿海军中校，如果他在这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但他在夜里回多佛尔去同拉姆齐商量撤退最后阶段的事宜。

多佛尔最后制定的计划规定，派去能载运3.7万人的大船，加上不断往返于海峡之间的小船也能搭载一定的人数。此外，法国人要用他们自己的船，从防波堤以东海滩和外港的西码头载运部队。6月2日上午10时52分，拉姆齐下达了命令：

最后的撤退于今夜进行，国家期待海军完成这项任务。我要每只船尽快报告它是否胜任和已作好准备来响应根据我们的勇敢和耐力所提出的号召。

下午3时30分，克罗斯顿率领他的海军工作队分乘两只水上救生艇离开多佛尔，向敦刻尔克驶去。5天5夜中，他一直担任码头指挥官，运走了10万多人。回到多佛尔，他总算睡了一觉。现在，他精神饱满地站立在第243号艇上，另一只艇第270号由年轻的海军中尉罗杰·韦克指挥，紧随其后。一个半小时以后，浩浩荡荡前去进行夜间营救工作的船队将从多佛尔出发。

两只救生艇嗡嗡驶过空荡荡的海峡。晴朗的天空，宁静的大海，竟让人感觉不到此刻正在进行战争。突然，海军中尉韦克听到一阵轰鸣声。他吃惊地看到一架施图卡飞机在前面大约200码处向克罗斯顿的救生艇俯冲下来，投下一颗炸弹后又开始用机枪扫射。

接着，又有7架施图卡飞机向这两只汽艇冲来，韦克急忙命令舵手左转舵。施图卡飞机轮番向他轰炸和扫射，汽艇拼命躲闪并用机枪回击。10分钟后，一架施图卡机坠落，其他飞机后来也散掉了。

这时，韦克才有时间看看克罗斯顿的汽艇如何。但是水面露出的只有船头了，第243号救生艇的全体乘员已落在水里。韦克驱艇前去搭救幸存者。

“别过来，赶快按照命令去敦刻尔克！”克罗斯顿挥手让他离去。

“可是，至少要把你搭救起来……”

“别管我！大船队马上就过来了，你必须立刻去敦刻尔克做好先期组织准备工作。”

看着韦克犹豫不决的样子，克罗斯顿又大声喊道：“我不能离开我的士兵。”

韦克别无选择，只得掉转头向敦刻尔克开去。

克罗斯顿是个杰出的运动员，水性极好，他对自己的体力非常自信。但是他忘记了，这些天他的体力消耗极大。落水的英军官兵围绕在毁坏的船首四周漂游着。他不断地给他们打气：“援救船马上会到，把我们救上去。”但是茫茫大海中根本见不到船的影子。渐渐地他的伙伴一个一个地消失了，

直到最后，克罗斯顿中校终于因体力不支而沉入海底。他在完成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后，光荣牺牲了。

下午5时，拉姆齐的救援舰队开始向敦刻尔克“大规模进袭”。按照计划，慢船先开，快船后开，以保证船只流量稳定，使防波堤旁总保持三四只船。最慢的船大都是小渔船，其次是6只荷兰驳船，然后是整批的沿海航船、拖船、快艇、汽艇、游轮和渡轮，接着是庞大的班轮和邮轮、扫雷艇和法国鱼雷艇。最后是仅剩的11艘英国驱逐舰（最初共计40艘）。它们按秩序川流不息地从海峡横渡过去。

在敦刻尔克海边，坦南特海军上校的助手盖伊·蒙德海军中校把一具扩音器放在东防波堤朝海一端。船只来到后，他就像交通警察一样指挥它们去需要的地方。

晚上11时后不久，最后一批英国远征军走下防波堤。指挥防空分遣队的特威利尔中校，塞住7门炮的火门，指引他的士兵登上驱逐舰“猎人”号。一直负责维持秩序的绿色霍华德营解散了他们的警戒线，加入了登船的队伍。最后登船的部队是第1希罗普郡轻步兵营。这些部队不顾一切地把伤员都运上了船：14副担架上挤了50个伤员，但他们几乎没有一声呻吟。

在川流不息地走上防波堤的人群中，来了两位手提小提箱的军官。一位是参谋人员，另一位看来精神饱满，军服笔挺整洁。这就是亚历山大将军。他仍然镇静如常。亚历山大同他的参谋人员以及司机登上了停在海港内的一艘汽艇后，命令先检查一下海滩，看看是否英国部队都已离去。于是，汽艇东拐西弯地驶出了海港，然后折向东面，顺着海滩方向行驶了大约2英里。海面上漂着薄薄的一层油，在这层油中漂浮着许多士兵的尸体。亚历山大将军拿着一个扩音器，用英语和法语一遍又一遍地喊道：“有人吗？有人吗？”没有回答。他们回到海港，围着码头喊着同样的话。然后，他们开往防波堤，登上了等候在那里的驱逐舰“恶毒”号，疾速向多佛尔驶去。

全部撤退工作已接近尾声。10时50分，坦南特海军上校把他的最后一批海军工作队装上102号鱼雷快艇，接着他也跳上船，开往英国。在离开之前，他用无线电向拉姆齐发出最后信号：“行动计划完成。返回多佛尔。”

罗杰·韦克海军中尉现在是防波堤上唯一的海军军官了。由于坦南特、蒙德和其他军官已撤走，韦克担任了码头指挥。已是近午夜时分，防波堤空无一人，英国部队已经离去，法国部队还没来。零时30分，一封电报飞往多佛尔：“有4艘船停靠在防波堤，但没有法国军队来。”1时15分，多佛尔又接到电报：“船只很多，没有军队来。”

法国部队呢？为什么没撤下来登船呢？多佛尔在困惑的同时，也感到庆幸，到现在为止，6月2日这一天的上船工作是整个撤退中最顺利、最迅速的一次，在英国登陆的人数达2.6万多人，加上后来运回的部分法国部队，总计5.3万余人。

6月1日下午4时许，扫雷艇“婆婆纳”号徐徐进入多佛尔码头，岸上一名参谋军官向艇长蒙塞尔海军中校打招呼：“船上有多少人？”蒙塞尔中校立刻通过扩音器嗡嗡地回答：“569人——还有一名妇女！”

在一片哄笑声中，奥古斯塔·赫西靠在比尔旁边的栏杆上几乎不敢下船了。在这最后的时刻，她感到全身疲倦乏力，以至于士兵们的幽默都不能逗笑她了。

奥古斯塔没想到的是，麻烦又来了。在一间窄小闷热的候车室里，比尔

不得不同一名负责安全工作的少校进行激烈的争吵，他认为赫西夫妇是间谍。最后是奥古斯塔的结婚证和赫西的陆军津贴证打消了少校的怀疑。几分钟后又到了俩人眼泪汪汪分别的时刻了。宪兵不顾赫西的反对，坚持不让步：“你的妻子将去平民过境营地，而你必须同其他士兵一起上火车。”

在这关键时刻，赫西设法在一张碎纸片上匆匆写上他母亲的地址交给妻子。总有一天他会在那里同奥古斯塔见面的。

她的嫁妆、她携带的所有物品都丢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同比尔联系上，又怎样联系呢？她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就在英国船舶到处寻找法国部队的时候，大部分法国人根本不在敦刻尔克。他们仍坚守在环形阵地，阻止德军的“有计划的进攻”。在东面，第12师战斗了一整天，德军没能进入布赖一迪讷；近傍晚时，师长让桑将军被炸弹炸死，但他的士兵仍继续战斗。在东南方，泛滥的洪水把德军阻挡在吉韦尔德。在中央，梅诺上校的第137步兵团坚守泰泰冈。在西南方的斯皮凯，两名海军上尉指挥3门155毫米大炮，封锁公路达好几个小时。

德国人在东面和西面受到牵制，前进的主要障碍显然是贝尔格，这是位于法国人防线中心的一座古老的中世纪城镇。如果攻占了它，在北面仅5英里处就有两条公路向北直达敦刻尔克。

德军两天来一直在攻打该城，但未能奏效。该城有厚厚的城墙，宽大的护城河。1000名守军还拥有强大的地面炮兵、舰炮以及皇家空军的支援。

6月2日下午，德军运用施图卡飞机和受过特种训练的突击部队，再次发起进攻。在强大的攻击下，守军投降了。德军即向北进迫敦刻尔克，薄暮时分夺取了瓦利埃炮台。德军现在离港口只有3英里。法国将军怯加德指挥部队拼死反击，最后以高昂的代价阻止了德军的前进。将近午夜时，疲劳的法国兵开始脱离接触，寻路前往港口。

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从反击中换防下来的法国部队才开始排成纵队走上防波堤。大部分船只由于久等无人已返回多佛尔，只有少数船留在那里。3时10分，满载法国人的最后一批船只撤离。

这是令人沮丧的一夜。英国组织者们曾希望搭载3.7万以上，实际上只运走2.6万人。估计有4万名法国人被丢在后面了。魏刚将军再次指责“背信弃义的英国人”丢下法国人自己走了。他向伦敦方面发了电报，极力主张撤退工作再继续一夜，以搭载正在阻挡德国人的2.5万名法国部队。“为了两国军队的团结，决不能使法国后卫部队遭受牺牲。”

丘吉尔首相很快给魏刚和雷诺回电报：“今夜我们将回来载运你们的士兵。请保证迅速利用全部设施。许多船舰冒了很大风险，在上一夜空等了3个小时。”

6月3日那天，烈日当空，港口油库仍在熊熊燃烧，滚滚浓烟随着阵阵东北风沿海岸飘向加来方向。敦刻尔克航道静悄悄地毫无动静。

在陆地上，德国人开始发动他们最后的攻击。黄昏过后，敦刻尔克郊外最后一条防线建立起来。这里已离港口很近了，但总算守住了。

英、法领导人达成一致协议，这一夜应进行最后一次的撤退。在多佛尔，拉姆齐将军再次下达命令：

我希望并认为，上一夜我们已把工作完成。但正在掩护英国后卫部队撤退的法国人，必须击退德国人的一次有力进攻，所以未能及时把他

们的部队送往防波堤登船。我们不能在我们的盟军危难时弃之不顾。我要求所有被派遣去作令夜进一步撤退的官兵，让全世界看到我们是决不会辜负我们的盟军的……。

驱逐舰“马尔科姆”号7次往返敦刻尔克，居然完好无损。最后一批英国远征军已经撤走，每个水手都认为危险的载运工作已经结束。他们准备在那天傍晚穿上欢宴的服装在军官餐厅举行欢庆聚餐，好好庆贺一下。

然而，中午时分，舰长从拉姆齐的指挥部回来，马上召集水手宣布重要决定：“……最后一批英国远征军之所以能离开是因为法国人上一夜接管了环形阵地。现在法国人要求我们把他们运走。我们义不容辞，不对吗？”

当然义不容辞！不过，水手仍然觉得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刚刚要享受那种换班和轻松的甜蜜感，一下子又被夺走……这是又一次死亡旅行！尽管如此，“马尔科姆”号仍于6月3日晚9时零8分启航，作第8次敦刻尔克航行。船上的军官甚至来不及换衣服：他们都打着蝴蝶结领结，穿着紧身短上衣。

其他各种船舶已于下午4时出发。一支经过加强的海军泊位工作队由赫伯特·布坎南海军中校负责。他手下有4名军官，50名水兵和若干信号兵，可提供良好的通讯。

援救舰队于当晚10时到达敦刻尔克沿海岸，他们发现今夜有很多法国部队在等候，不禁松了一口气。更值得庆幸的是，德国空军的注意力已转向巴黎——“红色方案”即将开始，今夜很少空袭。许多大炮也已去南方。但是，在防波堤上，英国泊位工作队已能听见镇上德国机枪射击的声音。水兵们不断催促着跌跌撞撞登船的法国兵：“快，快、他妈的，快上！”

6月4日凌晨2时，两只法国小鱼雷艇隆隆地驶出了港口。法国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和法加德将军偕同他们的参谋人员离去。在他们身后，32号棱堡的坚厚钢门大敞着，空无一人，里面只剩下打碎了的编码机和烧尽了的蜡烛。

2时30分，一批法国船舶出现在港口的最里面，装满刚脱离战斗的士兵后，向多佛尔驶去。

2时40分，驱逐舰“马尔科姆”号在东防波堤解缆而去。20分钟后，最后一艘驱逐舰“快速”号满载离去，其中包括布坎南海军中校的泊位工作队。

3时左右，法国士兵仍然聚集在防波堤以西的短栈桥上。特鲁普海军中校整夜都在把人装上运输船，但新来的人很快又挤满了栈桥。现在，最后一只大运输船走了。特鲁普等候着定于3时来搭载他本人和法国第32师师长吕卡将军及其参谋人员的汽艇。几分钟过去了，小船不见踪影——像今夜这种情况，有上千件事情发生错误也是不足为奇的。

特鲁普开始感到焦虑。到3时零5分，陆军部的快艇“鸽子”号出现在海面，它正在港口作最后的巡回。特鲁普招呼它停靠过来。

当吕卡将军一行准备乘“鸽子”号离去时，1000多名法国士兵在4英尺深的水里立正。很清楚，他们将被丢下来，不再有逃离的机会了，然而没有一个人离队。他们依然站着不动，默默地向着他们的将军行注目礼，火焰的亮光在他们的钢盔上闪耀着。

吕卡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走到码头边，转过身来，喀嚓一声立正，向士

兵们致最后的军礼，然后转身离去。3时20分，汽艇迅速驶出港口。

在这最后一夜的撤退中，共有2.6万多名法国士兵在多佛尔登陆。

当东方微露鱼肚白时，后卫部队眼睁睁地看着最后的船只开走了……

6月4日上午9时，德军坦克小心翼翼地爬入已成废墟的港口，留守的法国部队打出了他们最后一发子弹。敦刻尔克的残杀停止了。担任后卫的4万法军投降了。

中午11时，英国海军部正式宣布，“发电机”行动结束。

胜利地撤到英国海岸去的人数总共达338226人，他们成为1944年反攻欧洲大陆的有生力量。

这就是敦刻尔克奇迹。

奥古斯塔·赫西乘车去找赫西的母亲，使她迷惑的是：码头、车站、每一条街道都充满欢呼的浪潮，到处是欢乐和感谢。窗外悬挂着用床单做成的旗帜，街上打着巨幅标语，写着“辛苦了，孩子们！”“干得好，英国远征军！”回国官兵们淹没在可可、三明治、香烟、巧克力、黄油和毛毯的海洋中。他们到底有什么理由要这样欢呼呢？39万人的兵强马壮的英国远征军一路败退返回英国，到底算什么？落荒而逃的败兵，还是凯旋的英雄？

奥古斯塔·赫西终于抵达赫西的家乡萨里火车站。英洛兰的生活对她来说太陌生了，她需要时间来适应。她两次在萨里的小巷里迷了路。当她来到阿迪森路23号敲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门开了，比尔母亲喜悦的笑容告诉她，她到家了，奥古斯塔羞涩地道了一声：“你好。”便再也不会说别的了。不过，他们还是想办法让她知道，比尔不久就要回来了。开始她看上去很不自在，坐在客厅后面两手不知道怎么放。于是，比尔母亲递给她一个针线筐和一些要缝补的东西。

屋外，一条小河在6月阳光的照耀下闪烁发光，远处是一片绿色的田野。奥古斯塔一边打量着，做着针线活，一边不时地对比尔母亲腼腆一笑。屋里安静极了，只有客厅挂钟有节奏地滴嗒滴嗒地走着。这里就像是10天前笼罩着薄暮的“金谷穗”咖啡馆一样寂静，但是，突然间她明白了两者的区别：自由的安宁代替了恐惧的寂静。

比尔的母亲像是想起了什么，对奥古斯塔微笑着，打开了收音机。一曲好听的英格兰民歌之后，传来了一阵低沉、坚定的演讲声。比尔的母亲随着演讲一会儿流泪，一会儿开怀地笑着，一会儿显出振奋的神色。她嘴里还不听他说着什么，奥古斯塔听不懂。但是，有一个词蹦到她耳朵里，她听懂了：“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啊！丘吉尔首相又在发表着鼓舞人心的讲话，这是当前全体英国人民乃至法国人民最需要的：

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要把这次救援行动认为是胜利的标志。战争不是靠撤退来打赢的。……我们决不气馁认输。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海洋上战斗，我们将以不断增长的信心和不断增长的力量在空中战斗；不论代价多大，我们将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地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中战斗；我们决不投降……



## 第二部 碧空傲骨——不列颠空战

于江明 著

### 主要人物表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首相
休·道丁	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司令空军上将
基斯·罗德尼·帕克	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第 11 大队司令
特拉德福·马洛里	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第 12 大队司令
道格拉斯·贝德	皇家空军战斗英雄
希特勒纳粹	德国元首
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纳粹德国外交部长
赫尔曼·戈林	德国空军司令 陆军大元帅
恩哈德·米尔契	德国空军监察长陆军元帅
艾伯特·凯塞林	德国空军第 2 航空队司令陆军元帅
雨果·斯比埃尔	德国空军第 3 航空队司令陆军元帅
汉斯—雨尔根·施登夫	德国空军第 5 航空队司令将军
阿道夫·加兰	德国空军飞行员

## 引 子

法国沦陷纳粹德国铁蹄之下后，敦刻尔克大撤退使 30 余万英法联军绝处逢生，得以幸存。但是英国的处境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严峻，它已成为希特勒称霸欧洲的“眼中钉”。当纳粹德国伸出的橄榄枝遭到英国人的断然拒绝后，希特勒不禁恼羞成怒，妄图以空战逼迫英国就范。

1940 年 7 月 10 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战爆发了。希特勒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最终演变成数以千计的德、英两国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在英伦三岛上空展开的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屡战。

不列颠空战大致分为五个阶段：7 月 10 日至 8 月初的“英吉利海峡空战”；8 月 13 日至 8 月 18 日的“鹰袭行动”；8 月 24 日至 9 月 6 日的争夺制空权之战；9 月 7 日至 10 月的伦敦空战和 10 月至翌年 5 月的夜袭“闪电战”。

在数量上居劣势地位的英国皇家空军不畏强暴，与号称世界第一的德国空军展开一场生死搏斗。2500 名皇家空军飞行员血战碧空，击落 1600 余架德国飞机，创造了空战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彻底粉碎了纳粹德国侵占英国的美梦。

德国人在空战中碰壁之后，丧心病狂，转而对伦敦等大城市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大开杀戒。在长达 8 个月的连轴转的狂轰滥炸中，德国空中强盗投下成百上千吨的炸弹，将恐怖、死亡和不幸播入这个岛国，把文明、和平与安宁葬送火海。英勇不屈的英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受住了最为猛烈的轰炸和战火的煎熬。事实雄辩地证明，法西斯强盗是不可能凭借武力迫使一个伟大的民族屈服的。

在不列颠空战中遭受重创的德国空军，从此一蹶不振，从巅峰上跌落下来；曾经在波兰、在西线、在巴尔干，在地中海战场取得一连串胜利的希特勒，从此开始走向失败；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饱遭挫折苦难的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则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胜利。

## 第一章 希特勒玩弄和平

1940年6月5日清晨，法国北部港口敦刻尔克海滩海风习习，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阵阵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发出哗哗的叹息声。偶尔有一两只海鸟飞掠过浪尖，哀鸣般地啼叫几声。宽阔蜿蜒的海滩上一片狼藉，到处是英国远征军溃退时丢弃的枪支弹药和各种杂物，罐头盒、酒瓶堆积如山，数千只军鞋漂浮在附近的水面上，随意丢掉的自行车有几百辆，卡车和大炮排成一列列长阵，寒冷的晨风掀拂着破布片，雪片般的文件在空中飘来飘去……

远处走来几名德国空军的高级将领，他们嘴里叽里咕噜不停他说着什么，不时发出一阵阵胜利者的狂笑。

德国空军参谋部的霍夫曼·冯·沃尔多将军用脚尖踢开一只罐头盒，鄙夷地指着这片废墟说：“这里就是埋葬英国人希望的坟墓！”

“一位矮小肥胖的军官轻轻摇了摇头。透过晨雾，他那双黑黑的小眼睛凝视着海峡的彼岸，脸上全无往日那种颐指气使的神气，也不像他的同伴们那样得意洋洋。“他们的希望还没有被埋葬，”沉思了片刻后，这位德国空军的监察长恩哈德·米尔契将军仿佛自言自语他说：“英国远征军的武器装备虽然如数尽弃，但他们的大部分人马——大约22.4万名英国士兵和11.4万名法国士兵——却完好无损地逃掉了。我们没有时间可浪费了。”

同一天，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在他的装甲列车上召集米尔契将军、空军参谋长汉斯·那舒昂纳克将军、德国空军第2航空队司令艾伯特·凯塞林将军、第3航空队司令雨果·斯比埃尔将军和第5航空队司令汉斯-雨尔根·施登夫将军开会。

戈林今天格外高兴。他神采飞扬，晃动着肥胖的身体，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他手下的将军，然后绕桌一周，坐到他的首席位上。德国空军在波兰、荷兰鹿特丹和法国北部大施淫威、狂轰滥炸的战绩，像是给他注射了一剂吗啡，使他本来就脂粉气十足的脸蛋更是满面红光，只有那双鹰似的眼睛时而闪烁出阴险凶恶的目光。

戈林的冷酷凶残令人咋舌，在清除元首的心腹干将罗姆时，希特勒动了侧隐之心，念及共同起家的故交，想留他一命，但在戈林的力劝下，希特勒改变了主意，最终置罗姆于死地。

戈林是靠着空军起家的，1893年，戈林出生于巴伐利亚的勒森海姆，是个纯粹的普鲁士人。父亲曾任德属西非总督。少年时，他秉承父亲的旨意，进入士官学校学军事。毕业后于1912年在阿尔萨斯的米尔贺森联队任步兵中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戈林加入了航空部队，任空军上尉。从此，他便和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1918年，他升任德国空军最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指挥官。在一次空战中，他共击落敌机23架，成为德国最著名的战斗英雄之一，并因此而获得德国战时最高荣誉勋章。

德国战败后，戈林和他心爱的空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德国空军被迫解散，他流落到丹麦和瑞典当运输机驾驶员。他在瑞典开始了他的罗曼史。有一天，他驾机送埃立克·冯·罗森伯爵回斯德哥尔摩宅邸度周末，在那里作客的时候，他与罗森伯爵夫人的妹妹、瑞典有名的美人卡琳·冯·肯佐夫人堕入情网。这位貌美富有的夫人设法与丈夫解除婚约后，便带着8岁的儿子，同这位年轻英俊的飞行员喜结良缘。随后，又同丈夫一起到了慕尼黑，

戈林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经济学。

1921年，戈林结识了希特勒，两人一拍即合，从此他便把自己拴在了希特勒的战车上，鞍前马后地为他奔跑效劳。他们俩一个想重温帝国旧梦，一个想重振德国空军雄威，臭味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戈林凭借自己的过人精力和不择手段，为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国会纵火案、建立盖世太保、清除罗姆及其冲锋队、制造慕尼黑危机以及吞并奥地利。捷克出谋划策，充当急先锋。随着希特勒的暴发，他也在第三帝国的仕途上平步青云，成为希特勒的宠信和纳粹德国的核心人物。戈林先后担任过冲锋队队长、航空部长，并晋升为陆军上将、元帅。

从1934年至1937年间，名力民航航空部长的戈林，暗中命令制造商们搞军用飞机设计，并在航空体育协会的伪装下开始用滑翔机训练军用飞机驾驶员，秘密开始了重建德国空军的工作。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空军已从一无所有一跃成为一支拥有飞机4500架、21个中队、人员26万的世界最强大的空中力量。这支突然蹦出来的德国空军使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大惊失色，它意味着英国的空中优势已经丧失殆尽。

在会上，米尔契谈了自己的担忧，强烈要求将空军现有的全部兵力调至英吉利海峡沿岸，立即攻占大不列颠。他字斟句酌地强调：“我的大元帅，如果你给英国人三四周的喘息之机，待他们羽翼丰满时，你可就后悔莫及了。”

米尔契的一席话对兴高采烈的戈林无疑是浇了一盆冷水。虽然戈林心中有些不快，但他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

几小时后，一项攻占不列颠的计划出笼了。

第二天，戈林兴冲冲地来到希特勒设在比利时布鲁利勒佩奇村的临时指挥部。不料，还未等他全盘托出空军的计划，希特勒就打断了他：“不，不要行动！落荒而逃的英国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会接受我的和平解决方案的。”

其实，戈林并不是攻占不列颠设想的始作俑者。

早在1939年11月15日，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元帅就曾指示海军作战参谋部研究一下“入侵英国的可能性”。他这样做似乎只是为了防备脾气古怪、变幻莫测的元首突然要他提出入侵计划，两周后，德国海军计划人员做出结论，越过北海对英发起大规模海上攻击“看起来是种可行的迫敌求和的权宜之计”。

12月份，这个球又踢给了陆军。德国陆军参谋部被要求对这种军事行动进行研究，并且拿出一个以在英国登陆作为目标的联合作战计划。但是德国海军和空军都表示无法接受陆军的计划。海军认为这一计划没有充分估计英国的海军力量；空军则抱怨它把英国皇家空军估计过低了。这一计划便不了了之。

最初引起希特勒对攻占英国计划的注意，是在1940年5月21日。那天，德国先头部队抵达法国海岸，装甲部队一举占领了阿布维尔。法国失败已成定局。指挥这一战役的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眼看陆空军在西线接连获得惊人的胜利，他的海军却默默无闻，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他想方设法要为自己的海军寻找光彩的门路。

仗刚打完，雷德尔就急不可待地求见希特勒，与他的主子私下讨论了“将

来在英国登陆的可能性”。

比起召开军兵种会议来共商大计，希特勒似乎更愿意私下分别召见他的司令官们。这个出身卑微的德国元首从不相信任何人。“一个木偶总比三个木偶好摆布”，这是他的用人信条。在他的潜意识里时刻提防着他的三军首脑有那么一天会屏弃旧嫌，联手反对他。他打心眼儿里厌恶别人提出异议。希特勒像所有独裁者一样，强迫他手下的将领唯命是从效忠于他；同时他又像所有阴谋家一样，挑拨离间，使他们彼此勾心斗角。

雷德尔元帅精明能干，思维严谨，具有远见，且为人谨慎。身为元首的海军事务高级顾问，他有责任唤起元首对战略问题的关注。如果侵英成功，德国将会稳操胜券，在欧洲建立霸权，从而结束这场战争。作为德国海军司令，他要对海军负责，尽可能确保德国海军在一次军事冒险中不受损害或少受损失。可是，出于对希特勒军事指挥才能的下信任，却使他没有实言相告希特勒，这一计划还仅仅是纸上谈兵。

希特勒对他的对英作战计划似乎兴趣不大，只冷冷他说了句：“我们打的不是一场速决战。战争还将持续一段时期。”这对于士气低落，缺乏装备的英国军队来讲，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6月18日，法国贝当政府提出停战要求。曾使法兰西引以为豪的巴黎铁塔上高高悬起纳粹德国的卐字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宣布参战，加入轴心国。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从北极圈内的北角到波尔多，从英吉利海峡到波兰东部的布洛河，都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这个原奥地利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下士已经将大半个欧洲踩在脚下。现在，阻挠他在欧洲建立德国霸权的，只有英国和共产党俄国了。

雷德尔认为时机已到，6月20日再次向希特勒提出侵英计划。不知力何，希特勒对此不置可否，却把话题转到将犹太人移居马达加斯加的计划。

6月21日，法国一个美丽的夏日。明媚怡人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向贡比涅森林的榆树、橡树、丝柏和松树，把一片令人神爽的阴影投在通往法德谈判地点的林荫道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块小小的林间主地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向法国及其盟国投降的地方，希特勒有意选这里以报仇雪耻。

下午3时15分，希特勒乘着他的那辆梅赛德斯牌汽车缓缓驶在这条林荫道上，脸上燃烧着蔑视、仇恨、报复和胜利的神情。

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让法国蒙受奇耻大辱的魔王，这个毫不犹豫把大半个欧洲都推入血海的刽子手，对英国却迟迟下不了手。法国的沦陷更使他增添了信心，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的英国必降无疑。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对坐在他身旁的戈林说：“看吧！和法国缔约就打开了与英国达成协议的道路。”

整整一个夏天，希特勒始终沉面于英国投降的梦幻中，在侵英的问题上游移不定，素以具有普鲁士人慎密作风著称的参谋总部这次也没为他提供什么计划，迫英投降的幻想在他的脑海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他看来，入侵英国只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就希特勒个人而言，他对英国具有十分矛盾的心理。他极为钦佩英国这个民族，并且经常言溢于表。由于英国和德国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希特勒几乎把他们视作自己的臣民。凯塞林回忆说，1943年他有一次会见希特勒时提到英国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就，这时，希特勒挺直腰板，直视着他的

双眼说：“当然，因为他们也是日耳曼民族！”他多次私下对他的将军们说：“我不想像对待法国那样羞辱英国，也不想像对待波兰那样摧毁英国。”他固执地认定，他新建的欧洲帝国和不列颠大帝国不仅可以共存，而且可以联手合作。这对双方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从他的全球战略考虑，他也不愿意对英国动武。希特勒更担心来自东方主要是俄国——的威胁。俄国人越来越多的要求使他很不安。他那活跃的想象力无需多少提示就可想象得出，假若德国完全陷入对英国的海上入侵，因而无力阻挡来自东方俄国的进军，那将会出现多么危险的局面。他十分清楚地看到，英国的垮台对德国不会有什么好处，其他国家倒很可能从中渔利。所以，在他后来转而考虑海上入侵英国的计划时还相当犹豫不决，甚至当地差不多要下决心对英国进行海上入侵时，他仍然忧心忡忡。可是，当英国朝野上下同仇敌忾，一致谴责他的侵略行径时，他又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想予以报复。这种复杂的心理还掺杂着一丝自卑感。他隐隐觉着那些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英国绅士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他这个流浪汉出身的暴发户，恨本就不买他的帐。内心深处的这股邪火儿烧得他寝卧不安。他时而想把英国拉到他一边，时而又想征服英国，这种矛盾心理驱使他 对英国采取了一种又拉又打的战略。

敦刻尔克大撤退使英国部队得以幸存，但是英国的处境较之近 1000 年前诺曼底人登陆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与之隔峡相望的欧洲大陆屏障——捷克、波兰、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一个接一个地落入纳粹德国之手；维系英国生存的海上门户——多瑙河、黑海、地中海、挪威海和北海，都已经洞开。英国处于背水一战的境地，获胜的机会十分渺茫。

英国怎么会在这毫无希望的劣势中孤军奋战呢？特别是当它看到自己可以在完整无损、保持自由和尊严的情况下摆脱战祸、获得和平时，怎么还会坚持打下去呢？

希特勒自以为他找到了答案，不失时机地释放出试探气球。他通过外交和各种中立的渠道将和平建议传到伦敦。梵蒂冈教皇亲自致电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丘吉尔，他愿意为“公平而体面的和平”进行调解。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也积极建议伦敦和柏林举行和谈，并从中斡旋。

德国的外交家们也紧锣密鼓地加紧了促英和谈的活动。

在西班牙，纳粹的密使正在直接与英国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会谈。

在美国，德国大使馆不惜花重金收买美国国会中主张孤立主义、反对援助英国的议员，以操纵美国舆论敦促美国政府继续保持中立，从而使英国丧失斗志。

如果英国选择同希特勒媾和，那么，就意味着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并且无条件地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手中夺来的殖民地全部拱手归还给他们。

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此的回答是：“不！决不！”

从希特勒违反凡尔赛和约扩军备战，到撕毁慕尼黑协定吞噬波兰……集与希特勒打交道的经验，丘吉尔已看透这个流浪汉出身的家伙是个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这位素以坚定无情而著称的英国首相，给瑞典国王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复信：“……甚至在对于这种要求或建议作任何考虑以前，德国必须用事实而不是用空话作出确实的保证。它必须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特别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生活。”

当他得知德国代办托姆森企图在华盛顿与英国大使会谈的消息以后，立即发了一封急电，“应告知洛提安勋爵绝不能给德国代办以任何答复。”

当战争结束后，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回首往事时，都把丘吉尔视作英国这艘几经风险最终凯旋而归的战舰的舵手和舰长。然而，当丘吉尔于1940年5月10日夜晚接过这艘战舰时，它已是遍体鳞伤，摇摇晃晃，而且即将面临纳粹德国铁蹄践踏的没顶之灾。

英国几乎没有足以保卫岛屿的陆军力量，刚从法国死里逃生的英国远征军装备丢尽，士气低落。皇家空军的力量在法国已受到很大的削弱。剩下的只有海军。但是英国的大型战舰很容易遭到德国空军的攻击。现在，德国轰炸机从他们在法国的基地起飞，只需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飞过狭窄的英吉利海峡。

战争阴影笼罩着整个英国。入侵、轰炸、背叛、化学战和细菌战……所有这些威胁都向人们的心头压来。英国能打赢这场战争吗？这种担心和忧虑悄悄蔓延开来。

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的第三天，在下议院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他开门见山地直言：“我能奉献给你们们的，只有鲜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他的决心，他的意志，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热烈的、雷鸣般的掌声在会议厅里久久地回荡。

英国第一次领略到丘吉尔身为战时领袖所具备的那种坚定无畏的品格。在英国悠久的历史中，还没有任何一位首相像他这样简明扼要地陈述自己的施政纲领，也没有任何一位首相像他这样受欢迎。这个口不离烟斗，貌不惊人的矮胖老头，使整个英国为之一振。

这短短的一行字不仅概括了他的施政纲领，而且勾划出他那极富战斗精神的性格。为了胜利，他甘愿含辛茹苦，也不吝惜别人的血汗。正是这种品格赢得了英国人民的信任，而且也就是在这最危急的时刻，英国人民把自己的国家托付给了丘吉尔。

1874年11月，温斯顿·丘吉尔出生于英国一个贵族家庭。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保守党领导人之一，曾任财政大臣。母亲珍妮·杰罗姆是美国人。

丘吉尔个性勇敢，富于冒险精神。自幼喜欢玩打仗游戏，孩提时他就拥有1500个玩具小锡兵。他可以长时间地将它们摆成各种阵势，进行交锋对垒，战斗演习，经常玩得废寝忘食。18岁那年，丘吉尔考上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24岁时，他在苏丹恩图曼第21兰瑟支队服役，经历了英布战争。1914年，丘吉尔任英国海军大臣。英海军在达达尼尔战役中的惨败，导致他引咎辞职，委身在西线指挥一个旅的皇家苏格兰士兵。

丘吉尔的血管里流动着战争的血液。他是战争问题的专家，是战争艺术的学子。一些人把他描绘成《圣经》中约伯的那匹马，很远就闻到了战争气息，“在山谷中搔爪，在号角中嘶鸣”。现在，又是战争，把他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导演出一部可歌可泣的英伦本土保卫战。他不知疲倦，足智多谋，热情洋溢，英明果断，就像一尊岩石阻挡着风暴的袭击。他使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重新振作起来，走向胜利。

6月的整整下半个月和7月初，希特勒都在等待伦敦发来的表示认输并准备和谈的消息。

希特勒在贡比涅让法国受辱后，便和一些老友到巴黎作了一次短暂的游览，在荣誉军人院，他久久凝视着拿破仑墓，然后转身对他的忠实摄影师海

因里奇·霍夫曼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最美好的时刻。”

在他的将军和老友们的欢呼后拥下，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毫不起眼的奥地利下上来到了当年的西线战场，马其诺防线毫无生气地静卧在他的面前，堡垒上的斑斑弹痕无神地望着这位不可一世的征服者。

故地重游，希特勒百感交集。曾几何时，一个出身低微的传令兵居然使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一个在政治上一片混乱、在军事上被解除武装、在经济上快要崩溃的德国，一跃而成力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所有其他的国家，甚至英国和法国，都在它的面前发抖。

他转过身，得意洋洋地对走在旁边的马克斯·阿曼说：“那些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那些主宰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小蛆虫’，现在不知作何感想？”

阿曼与希特勒真可谓是生死之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是希特勒的“厉害的”班长。现在，他已是腰缠万贯，大腹便便的纳粹出版商。

阿曼看着正在兴头上的希特勒，微微皱了下眉头，轻声提醒他：“你对战争的下一步作何打算？准备怎样继续对英作战呢？”

希特勒不耐烦地一挥手说：“下一步我想对付的是俄国佬。如果我们对英国作战，就得同时在东西两线作战，这对德国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德国人流血牺牲得到一些胜利，但获得实惠的只是日本、美国及其他国家。”也许因为激动，他那苍白的脸有些泛红。稍停一会儿，他不无得意地说：“英国是个理智的国家，待他们明白了自己孤立无援的处境后必定会接受我的和谈方案。”

希特勒回到他在克尼比斯的“黑色森林”别墅，静养了10天。这10天中，他把跟战争沾边的一切事务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天天早上驱车四处兜风。他尽情享受胜利之后的愉悦，细细品尝着那份妙不可言的滋味。而这段美好的日子和这种美好的感受，在希特勒以后的日子里绝未再现过。

直到7月6日，希特勒从“黑色森林”别墅返回柏林后，他才大梦初醒。



## 第二章 不列颠严阵以待

与希特勒的愿望相反，法国沦陷后，英国非但没有低头，反而加紧了抗击德国入侵的战争准备。

英国，这个位于欧洲西部的古老帝国，已有 1000 年来遭侵略了。希特勒的威胁似乎异常刺激，反而使英国人个个都像被困的约翰牛，铆足了劲儿，准备拼个你死我活。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联合起来了，就连孩子们似乎也懂事了许多。

誓死抵抗、保卫家园的气氛弥漫整个伦敦城。到处都在修筑工事，清除火场，发放武器弹药，圈定公墓场地。铁丝网一天比一天长，在伦敦屋顶平台和广场，天天进行民众军事训练；旅馆的侍者已加入救护大队，开电梯的服务生逢到假期便去挖壕沟。一切战争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英国当局颁布了许多法令，告诫英国市民务必随身携带防毒面具。居民外出须带上身份证，补给证和其他配给票证。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须带出入证。私人轿车的两翼和保险杆都要涂成白颜色，车灯罩上塑料遮护镜。居民寓所的窗户用一条条细纸条交叉糊上，以防炸弹震碎玻璃。家家摆满一桶桶沙子和水，以备灭火。另外，最好储备充足的食物和各种生活用品，如果德军入侵切断补给源，还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政府还要求所有居民将手中的体育枪支和猎枪统统交给警察局。英国农业部通知农民：“必须照常坚持耕作。播种、锄草和收割，除非受到战争的阻挠。”

早在法国沦陷之际，英政府就作出将全国银行储备的所有黄金都运出英国的重大决定。第一批黄金于 7 月 24 日装上“埃默拉尔德”号巡洋舰运往加拿大。以后又接连用战舰或快速商船将黄金分批运抵加拿大港口。然后，由重兵把守、戒备森严的专列再把这些黄金转运到蒙特利尔大金库。为保密起见，这笔黄金在运送期间的代号为“鱼”。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果敢的金融运输，自始至终竟然没有一艘船遭到德海军袭击，这真是奇迹，至今仍是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这一大笔财富后来被英政府用来购买美国舰艇等装备和物资，在保卫英国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5 月 17 日，美国驻英国大使馆通知所有在英国的美国公民（大约 4000 人）尽快返回美国；无法回国的美国公民尽快撤离大城市和军事战略要地，去非人口稠密区居住。

7 月 7 日，美国大使馆发布特急警告：“这可能是战前最后一次呼吁美国公民回国。”

大多数美国公民听命回国，也有许多美国人被英国人民的勇敢精神所感动，他们对希特勒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决意留下来和英国人民并肩战斗。7 月初，他们在伦敦组建了美国第 1 国民警备中队。该中队有 60—70 人，中队长为美国人韦德·海斯将军。他们一律身着佩戴红鹰肩章的英国国民队队服。

美国第 1 中队的组建在外交界引起轩然大波。如果允许一个中立国的公民在英国组织武装部队，就不能阻止其他国家的公民也这样做。再说，日本公民在英国也有一个力量相当的社团。美国大使肯尼迪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跟美国中队的一名官员说：“一旦德国人占领伦敦，他们会像对待游击队员一样，击毙所有的美国人。”

初夏的伦敦，浓雾消散，阳光灿烂。碧波闪亮的泰晤士河水像条银带，把这座大都市分割开来。绿树掩隐的大街小道上，人来车往，川流不息。市区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远处的工厂烟囱林立，烟云缭绕。威斯敏斯特教堂尖尖的塔顶高耸入云，教堂大钟铛铛敲起来，四周教堂也遥相呼应，洪亮的钟声此起彼伏，在伦敦上空久久回响。

伦敦城风景依旧，不同的是，在人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战争的阴影。到处谣传德国有一种从未使用过的武器，可以立即从各个方向袭来。战场不是孩子们呆的地方。英国政府将撤离儿童的工作列为最紧急的任务，并且建立了专门负责儿童撤离的机构——英国儿童海外接收委员会。大英帝国自治领地（英联邦所属各国）和美国都充分做好了接纳英国儿童的准备。整个伦敦，整个英国，几乎家家户户都面临着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甚至是生离死别的痛苦。儿童撤离的事情搅得人们心慌意乱。

最初，政府大力支持这一计划，希望尽可能多的孩子离开英国。但是，愿意利用这一机会将孩子送出去的家长数目之多，令英国政府大为震惊。到7月初，儿童海外接收委员会共收到20万份申请，而这只占无数5岁至15岁孩子的一小部分。这一年龄段孩子的父母普遍认为可以放手让他们独自离开了。

7月18日，丘吉尔私下对内务大臣表示了他对这一撤离计划并不恭维的态度。他说：“我当然不希望让大孩子或是小孩子送信儿给别人。除非我全力乞求英国大逃亡的时候，我才会找人送信儿。”

说英国人民现在已经“斗志昂扬地把自己与战争连结到一起”，也许有些夸张。不过，丘吉尔的话的确给人们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他们决心保卫国土，以使孩子们留在家园。稍大一些的孩子把撤离英国看成是极为羞耻和不体面的事情。一个家住伊顿的男孩，父亲执意把他送出英国，可是当船在利物浦停靠时，趁人不备，他悄悄溜下船，重返伊顿。有个不愿撤离英国的孩子对他的朋友无可奈何地说，他是被父母“驱逐出境”的。

撤离伦敦的计划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近5000名5岁至15岁的孩子被船运到大英帝国自治领地，近2000名儿童被撤运到美国，还有2666名儿童等待撤运。

与此同时，在英伦诸岛，孩子们也正被撤出伦敦等城镇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在战争爆发前的一年中，大约150万男女老少在政府安排下纷纷撤离了城镇，还有200万人自行疏散到偏僻地区。

美国政府照会德国政府，要求保证撤运英国儿童舰船的行驶安全，遭到德国的无理拒绝。遭德舰袭击等海难事件的阴影始终威胁着撤运计划，最终导致了这一计划的结束。9月17日，载有320名孩子的“贝拿勒斯城”号鱼雷艇被德国一艘潜艇击沉，300多名儿童丧生，只有11人生还。

这一海难事件使人们不愿再冒险将孩子们送走。据英国官方记载，“在7—8月份大下利颠之战打响，许多城镇遭到敌人昼夜轰炸期间，几乎没人再提将孩子撤运到较安全地区的要求”，实际上，“随着伦敦居民们对空袭和隐蔽生活的逐渐熟悉，孩子们越发不愿离开这块故土了”。

10月2日，英政府停止了整个海外撤运活动。一周后，已将近1000名孩子撤出英国的一些美国志愿机构也中止了有关活动。

在柏林，街道两旁挤满欢迎希特勒归来的人群，鲜花摇曳，人头攒动，四周一片疯狂的欢呼声，当希特勒和他的陆海空军三巨头登上国会大厦的阳

台时，一群人放声唱起了“征服英国之歌”：

我们阔步前进，旗帜随风飘扬。  
它是我们德意志帝国力量的象征，  
我们不能再容忍  
英国人对它的耻笑。  
请你允许我，放手让我们启航  
去征服英国！

在那个失去理智、疯狂的年代里，就连德国人的一些歌词也都是莫名其妙，稀奇古怪的。

不用说，所有这一切都使希特勒极为满意。然而，柏林迄今尚未听说任何有关英国表示愿意和谈的消息，也没有对德国的和平建议做出反应的任何迹象。

7月3日，英国皇家海军毅然采取“弩炮行动”。下午5时54分，停泊在海岸外的英国舰队在驱逐舰施放的烟幕的掩护下，使用大口径的大炮向孤立无援的法国战列舰开了火。从“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向在海面上的法国舰只投掷炸弹。

平静的港湾刹那间成为一片火海，熊熊火光映在黑油油的水面上，令人窒息的火烧得恶臭污染了大气。一刻钟之内，这场双方力量不相等的交战便结束了，就这样，皇家海军一举摧毁了奥兰法国舰队的大部分舰艇，排除了德国利用法舰队对付英国的隐患。这一严厉行动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伦敦几乎毫无妥协之意。

希特勒白白浪费了10天，眼睁睁地看着位居世界第四的法国舰队付之一炬。

法国贝当政府立即宣布与英国断交，此时的英国政府和国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一致，群情激昂。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英国已不再有一个盟国，也不再有任何退路。除了与德国法西斯决一死战，别无选择。

7月1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我们将独自作战，但是，这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而战！”

此刻，出现了首相一生中只经历过那么一次的场面：议员全体起立，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而在这以前，保守党总是以几分保留态度对待丘吉尔的，现在，在这响彻云霄的掌声中，工党、保守党毅然联合起来，一致对敌了，素以硬汉著称的丘吉尔激动得老泪纵横。

丘吉尔是个天才的演说家。他的风趣幽默，他的坚定不屈，更使他的演说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性和感召力。作为政治家，他深知激励对于人类精神所产生的巨大动力。他总是不失时机地鼓舞着英国人民的斗志，10月8日，德空军对伦敦的轰炸使伤亡和损失达到了高峰。丘吉尔对此不乏幽默地发表广播讲话说：“在那特别的星期四的夜晚，伦敦180人死于251枚炸弹的空袭中，这就是说，德国用一枚炸弹杀死一个英国人的3/4。这个数字也许会使人感到高兴。不过，如果摧毁一间房屋要轰炸两三次才能奏效的话，照这样的速度，得用10年的时间才能炸毁伦敦一半的房屋。而在这以后，速度还会慢得多。”战争的恐怖危险虽然并未完全从人们的心头消逝，但是人们已经不再把它看得那么严重了。

后来，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把英国人乐观而冷静的性格描绘成英国得以生存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正是他的言行唤起、激发和坚定了英国人民的斗争信念。如果说英国人民的意志是剑，那么，丘吉尔就是握剑柄之人。

柏林，天气阴沉沉的，显得很暗，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希特勒总理府外面挂的旗帜都耷拉下来。门口的岗哨一动不动，听凭雨水从钢盔上顺着脸颊往下淌。

屋内，奔走于德英之间传递希特勒旨意的瑞典“信使”达勒鲁斯，正向他的主人汇报伦敦之行的情况。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希特勒一眼，鼓起勇气说：“英国人不相信你和你的政府。”

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突然站起来，神经质地屋里来回走着，心情郁闷到了极点。他简直难以理解这些英国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丘吉尔这个喜欢大喝白兰地的农夫和他统治下的英国，竟然无视德意志帝国的强大威力。英国的顽固不化势必影响他的下一个重要目标——入侵并摧毁苏联，他已将此定于1941年的某个时候。

他越想越激动，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突然，他在房间中央站住，直挺挺地两眼望着前面，语无伦次地说：“我要造潜水艇，造潜水艇，潜水艇，潜水艇，潜水艇！”他的声音变得含糊不清，那样子完全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接着他定了定神，就像在对大庭广众发表演说似地拉开嗓门，尖声尖气地叫了起来：“我要造飞机，造飞机，飞机，飞机！我要消灭我的敌人！”那神情活像小说里的一个妖魔。

最后，他转向他的客人，攘臂挥拳地大叫：“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想同英国达成协议，可是总也下能成功？！”

7月16日，希特勒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发出了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16号指令：

由于英国不顾自己军事上的绝望处境，仍然毫无愿意妥协的表示，我已决定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如果必要，即付诸实施。这一作战行动的目的，是消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这个作战计划的代号将是“海狮”。全部准备工作必须在8月中旬完成。

“如果必要，即付诸实施。”虽然他在直觉上越来越强烈地感觉有采取行动的必要，但从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他的摇摆不定。直到此刻，他仍希望英国像他在16号令中所讲的那样“毫无妥协之意”。

与希特勒发布的其他作战指令相比，第16号指令显得优柔寡断，苍白无力。希特勒攻占波兰的命令，一开头就是“我已决定用武力解决”。进军南斯拉夫的命令斩钉截铁，“必须尽快粉碎南斯拉夫”。大举进犯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气势汹汹，“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做好用一场速决战打垮苏联的准备”。

从第16号令的发布时间来看，更给人一种仓促上阵的感觉。当希特勒最终同意把海上入侵英国当作一个现实的可能性来考虑时，已是雷德尔首次与他讨论侵英计划的8周以后，是英国远征军被驱下海的6周之后，是法国沦陷的4周之后，是希特勒下令“在侵英仍为计划，尚未决定实施的基础上”

开始有关准备的2周之后。而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是提前4个月发布命令的；进攻波兰是提前5个月发布命令的；对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进攻，希特勒给了他的将领们7个月的准备时间；即使是对挪威的即兴攻击，也有5周的准备时间。而对英作战，拟以多达40个师，25万人的德国步兵在英国南部海岸长达200英里的宽阔战线上登陆——从多佛尔断崖东部的拉姆斯盖特一直到怀特岛西部的莱姆湾的“海狮计划”，希特勒却只给了他们4周的准备时间。结果受季节气候影响再三延迟，实际上，德国军队最多只有9—10周的时间来实施如此庞大的计划，对德国军队来讲，这比在这以前所进行的任何一次战役都危险和生疏。他们既未经过由海路登陆这种作战方式的训练，也不具备足够的船只，而且陆军和空军部队已推进到远离德国补给基地的地方。

在整个海岸地区，德国军队正热火朝天地进行进攻前的准备工作。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港口挤满了各种船只。上船和下船的演习持续不断，参谋人员昼夜工作。

德国空军奉命对人员和机件受到较轻损失的飞机进行补充和修理，准备今后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和英国上空作战，过不几天，德国空军便准备就绪了。

正如法国战役一样，德国陆军执行主要进攻任务的是A集团军司令冯·伦斯德陆军元帅。陆军总司令部命令恩斯特·布许将军的第16军团的6个步兵师，阿道夫·施特劳斯将军的第9军团的4个师和莱希瑙陆军元帅的第6军团的3个师开到海峡沿岸的出击地点，以便作为头一批登陆部队。计划在几天之内，总共登陆39个师和2个空运师。

但是，雷德尔和他的海军总司令部对此是有怀疑的。为了满足陆军的登陆要求，需要征集1722艘驳船、1161艘汽艇、471艘拖轮和155艘运输船，在短时间内聚集这样大量的船只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这样一条广阔的战线上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斗从腊姆斯盖特至莱姆湾延伸了200多英里——是完全超出德国海军的运输和掩护能力的，实际上，海军直到9月1日才开始把准备入侵的舰队集中起来。

希特勒是个战争疯子，但他决不仅仅是一介武夫。就在第16号令发布后的第3天，当他逐渐冷静下来，再回头看这气头上的产物时，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德国正在计划中的军事行动是要付出重大代价的。他暗暗思忖，必须设法使德国人民和公众舆论相信，为了避免这场惨祸，他本人已经做了一切努力。同时，要让英国人民知道，我希特勒是仁至义尽的，这样才有可能使英国政府更加孤立。

7月19日，金碧辉煌的柏林克罗尔歌剧院人头攒动。希特勒在这里发表了他在国会所作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说。

使听众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的元首今晚的语气异常低沉理智，一改往常那种在讲坛上歇斯底里大声叫喊的样子。他把征服者的充分自信和使群众心悦诚服的谦逊巧妙地揉合在一起。

他在演说中历数凡尔赛和约的罪过，其他大国对德国的不公正待遇，以及他本人争取和平的不懈努力。

他对顽强的丘吉尔进行了恣意攻击，他指责说，和平道路上唯一的障碍就是温斯顿·丘吉尔这个鲜廉寡耻的“罪恶战争贩子”。

元首的声音变得愤怒而强硬了：“我对于这种毁灭整个国家的无耻政客，是深感厌恶的。这些人早已把房屋糟蹋得东倒西歪了。而命运却安排我来给

予最后一击，每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十分难过。这次，丘吉尔先生也许会相信我的预言：一个伟大的帝国，一个我从来不想毁灭甚至不想伤害的伟大帝国，将遭到毁灭。”

在这篇冗长的演讲的结尾，他提出了最后的和平建议：“现在，我觉得良心有责任再一次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呼吁，拿出理智和常识来。我认为我是有资格作这种呼吁的，因为我不是乞求恩惠的战败者，而是以理智的名义在说后的胜利者。我实在看不出为什么要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

当人们离开歌剧院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确信无疑，英国即将求和，战争实际上等于结束了。

当天晚上，德国的飞机飞到英国上空撒下了印着希特勒演讲全文的传单，上面写着“以使你们了解你们的政府向你们掩盖的事实”。

实际上，英国的广播已全文播送了这篇演说，随后立即见诸报端。

就在希特勒结束演讲后不到一个小时，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员就毫不客气地作出了一个强硬的而且完全是自发的回答：“对于你所呼吁的什么理智与常识，让我来告诉你我们这些英国人是怎么想的吧。元首先生，我们要把它扔还给你——塞进你那张恶毒的臭嘴里。”

希特勒伸出的这一橄榄枝并未引起英国人民的多大注意，人们把他的这篇演讲只当笑话看。

7月20日，英国《泰晤士报》以“希特勒对英国的威胁”为题，摘要刊登了希特勒的演讲内容。下面还刊登了一幅相片：三位家庭妇女拿着一张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一边看，一边窃窃而笑。

这只经过希特勒深思熟虑、以恩赐心肠释放出的，并寄予厚望的“和平鸽”竟被英国人误当作他释放的又一只“恶鹰”。

至于丘吉尔，他的决心更是不容置疑。当天晚上，他在迷宫般的地下总部召集了帝国参谋部会议，此处有白厅“地洞”之称，离国会和政府办公楼很近，当首相走进来时，将军们和内阁大臣们都站着静静地看着他，只听见徘徊风嗡嗡地往这间沉闷的屋子里输送空气的声音。

首相站住了，从嘴上拿下了雪茄，用它朝这个简陋的防空洞一挥，然后指向会议桌首席位置上放的那把木椅。

“我将在这间屋子里指挥这场战争，”他宣布说，“如果我们受到入侵，我就坐在那里——那把椅子上。”他把雪茄放回到嘴上，吐了一口烟，然后接着说，“我就坐在这里，直到德国人被赶走，要么直到他们把我的尸体抬出去。”

7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通过广播正式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最后通牒，宣称“除非自由确有保障，否则我们决不停止战斗”。

深夜，当英国对于希特勒演讲的第一个冷冰冰的反应传来的时候，在德国人中间蔓延着一种掩盖不住的失望情绪，希特勒的试探气球刚一放出就被击碎了。

整个威廉街都震动了。最高统帅部的下级军官和从各部来的官员们，正围坐在屋子里，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英国的广播。他们的脸变了色，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有一个人大声喊道，他好像被弄得莫名其妙了，“你能理解那些英国傻瓜吗？”他继续大声说，“现在还拒绝和平？他们发疯了！”

对英国拒不投降最感到高兴的要属赫尔曼·戈林这位肩负着摧毁英国国

防、为德国侵略军鸣锣开道的空军司令了，虚荣心极强、急功近利的戈林早就急不可待。他推崇意大利杜埃特将军提出的“在现代战争中空军必将发挥首要作用”的理论，认为只有空军，德国空军，才能在不列颠战役中实施决定性的打击。

实际上，戈林早在7月10日就已经拉开了不列颠空战的序幕。

### 第三章 英吉利海峡空战

从法兰西战役结束到不列颠战役开始的间歇期间，德国空军的地勤人员和工程兵异常忙碌。他们除了把所占有的法国和比利时的机场修复外，还在占领区修建了许多新机场。

7月2日，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向空军发出了进攻英国联合王国战役的第一道作战指令：“元首和最高司令官决定，如果可以获得空中优势，并且具备了其他必要的条件，在英国登陆是可能的。”该战役将以进攻不列颠诸岛为高潮。

该项指令虽然并未确定在英国登陆的作战日期，但它打响了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颗信号弹。它交给德国空军的基本任务是两项。

一、与德国海军联合行动，用袭击船队、破坏港口设施并在港口地区及通往港口的通道上布雷筹办法来阻止商船通过英吉利海峡。

二、摧毁皇家空军。

戈林对胜利毫不怀疑，他自恃拥有可以实现这一巨大目的的3支庞大的航空队：第2航空队由凯塞林将军指挥，驻在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指挥部设在布鲁塞尔，前沿指挥部设在灰鼻角。第3航空队在斯比埃尔将军指挥之下，驻在法国北部，指挥部设在巴黎，前沿指挥部设在多维尔。这两个航空队总共有战斗机929架，轰炸机375架，俯冲轰炸机316架，第5航空队在施登夫将军指挥下，驻在挪威和丹麦，第5航空队要比第2、第3航空队小得多，只有轰炸机123架，ME110战斗机34架。

征服英吉利海峡，戈林和他的助手们都预计不会太困难，用不着兴师动众，只需两个飞行队就可完成。

德国空军的战略家们认为，从大西洋驶来的所有英国船队都必须通过多佛尔海峡进入伦敦港，这里好比是英国的咽喉。因此，最易得手的行动就是封锁21英里宽的多佛尔海峡。这个任务交给了驻在多佛尔海峡的飞行队。

7月10日，英吉利海峡之战打响了。那一天，在多佛尔地区一处狭窄的海域上空——“地狱的烈火之角”，狂风呼啸，铅云低垂。但是中午刚过，云幕便掀开了，露出一片晴空。英吉利海峡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海洋和天空呈现深浅不同的蓝色，但在远处地平线上却融为一色，一缕轻雾浮悬在英国海岸的上空。

以冷静沉着为特点的英国人仍在派遣商船队通过英吉利海峡，驶向全国供应中心——伦敦港。

驻在康布雷的德国轰炸机第之联队第3大队27架轰炸机在40余架单引擎和双引擎战斗机的护航下开始袭击商船队。

在多佛尔与邓杰内斯之间的海面上，一支英国船队就在德国轰炸机编队的下方，相距很远，它们犹如许多玩具船，船尾扬起一条细细的水波，皇家空军有6架旋风式战斗机正在为它们护航。

船队一发现敌机，立即散开。商船急忙调动，护航军舰全速前进，高射炮以密集的火力射向空中。英国护航战斗机气势汹汹地朝德国轰炸机冲了上去，咬住不放。这时，德国战斗机出现了。轰炸机趁战斗机缠住皇家空军战斗机的空档，进行了第一轮投弹，在商船的周围炸起了一个个水柱。

英国海岸上的高射炮也和船上的炮一起向德国轰炸机射击。但总的说来，德国轰炸机处于他们的射程之外，轰炸机掉头转向法国飞去，准备进行



第二轮轰炸，因为他们在第一轮轰炸中只投掷了一半炸弹。

这时，英国皇家空军几个战斗机中队前来参战了。原来，多佛尔断崖上的英国雷达监测人员在屏幕上发现海上 21 英里处的一片信号。几分钟后，他们证实至少有 70 架敌机正在飞来。从本特利修道院的战斗机指挥总部里立刻传出了一道命令：附近战区的 4 个皇家空军大队的飞机紧急起飞，在多佛尔海峡上空会台，增援为船队护航的 6 架旋风式战斗机。

远远望去，升空的飞机就像一串串葡萄。在英国海岸的上空，战斗机辗转翻滚，正进行着一场混战，德国的 ME109 式战斗机和它们下面的 ME110 式战斗机在跟英国喷火式、旋风式战斗机决一雌雄。

这场海峡天堑之战进行了不到 30 分钟。在这场战斗中，德国损失了 2 架轰炸机，2 架双引擎战斗机以及 3 架单引擎战斗机，而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皇家空军损失了 3 架战斗机，船队的一只商船被击沉。

在以后的几周中，又继续进行了多次类似的战斗。德国空军通常每次出动 20—30 架轰炸机，对在海峡里的英国舰只和英国南部的港口——普利茅斯、韦默思、法尔默恩、朴次茅斯和多佛——进行轰炸。这些初步空袭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袭击这狭隘海峡里的船队，引诱英国战斗机出来作战，以此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既消灭皇家空军的前线战斗机，又可以切断英国在英吉利海峡的生命线。

戈林的最终目的是摧毁英国战斗机指挥部，从而为德国轰炸机扫平道路。他对第 2 和第 3 航空队下达指令：“在英国东南部上空随意迫击英国战斗机。”

德国人每天出动少量轰炸机作为诱饵，通常在 2 万英尺的高度飞越英国海岸。他们希望，这些挑衅战术不仅能够引诱这一地区的英国战斗机中队参战，而且还可以把英国战斗机指挥部的所有飞机都拖入空战。

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指挥部归空军上将休·道丁全盘指挥，下有 4 个飞行大队：第 10 大队负责保卫英格兰西南地区，第 11 大队由新西兰人基斯·罗德尼·帕克空军副司令率领，总部在伦敦远郊北霍尔特，该大队的任务是保卫英格兰南部沿海，从怀特岛的西部穿过多佛尔海峡，沿泰晤士河两岸一直到伦敦城的地区。第 12 大队由脾气不好的空军副司令特拉德福·利一马洛里指挥，总部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诺丁汉。该大队负责保卫从泰晤士入海口以北英国工业集中的英格兰一直到北海沿岸至约克郡的地区。第 13 大队的任务是保卫英格兰北部地区。

在英吉利海峡迎战德国空军的是第 11 和 12 大队。此时，这两个大队加起来的战斗力量已达到 640 架可以作战的前线战斗机。其中，旋风式和喷火式占绝大多数，还有挑战式作为后备力量。

从战斗机的力量对比来看，双方相差的实力并不太大。然而，皇家空军战斗机的主要目标是德国空军的轰炸机，这就是说，皇家空军的 640 架战斗机要对付德国空军的 1191 架轰炸机，还要对付为轰炸机护航的 929 架 ME109 和 ME110 式战斗机。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正如道丁上将所说的，要把这么一大片敌机从天上清除掉，“我们的小伙子必须一个打下他们五个”。

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司令道丁上将生于 1882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西线皇家飞行军团的飞行员，由于他滴酒不沾，喜吃素食，而且是个鸟类观察家和唯灵论者，人们送给他一个“古董”的雅号。然而，在推动皇家空军的现代化方面，他却是个急先锋。他要求航空部给飞机装上防弹挡风玻

璃，但白厅的官僚们认为这是一笔不必要的开支。道下反驳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芝加哥的飞车党可以有防弹玻璃，而我们的飞行员却不行。”

他竭力主张开展征兵运动，把英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吸引到战斗机的座舱里来。

道丁秉性冷静，具有战略眼光，战争爆发后，他清楚地看到，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在数量上仅及德国空军的一半。德国空军约有 4500 架飞机，皇家空军只有 2900 架，几乎不是对手。要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皇家空军必须保持自己的战斗机实力。是他说服丘吉尔不要感情用事，在力时已晚的时刻向法国派出更多的飞机，而应把皇家空军的战斗机留在国内，准备迎接英国自己迫在眉睫的苦战。

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道丁一板一眼地对丘吉尔说：“如果国内能保持一支足够的战斗机队伍，如果皇家海军的损失不算太大，如果地面上抵挡侵略的部队组织得当，那么，我们战斗机指挥部也应该能单枪匹马地打一段时间，即使不能永远打下去。”

英吉利空战开始后，他命令下民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英国商船，打击动作笨拙的德国轰炸机；避免与德国战斗机发生正面冲突。

德国“秃鹰军团”的老将、飞行英雄阿道夫·加兰喜欢独自闯入英国上空，引诱英国飞行员上钩。他事先交待两架德国飞机在法国上空盘旋，等他吧皇家空军战斗机引来时再一起聚歼。

一天，加兰又一人驾驶着 ME109 型战斗机飞到英国汉普郡丘陵草原的上空。他在蓝天自云中穿行。不停地四处张望，寻找着猎物，突然，他发现在他下面 1000 英尺处有一架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他心里一阵狂喜，太好了，这次可不会空手而归了。他猛地一拉操纵杆，猛虎下山般地朝目标扑去。

那英国飞行员早已发现了他，利用喷火式战斗机比 ME109 速度快且灵活的优势，旋即来了个急转弯，迂回到 ME109 的侧翼，溜之大吉了。等加兰调整好方向，转过身来时，他的敌人早已不见踪影了。加兰暗暗叫好：“毫无疑问，皇家空军将是一个最强劲的对手。”

皇家空军和德国空军在英吉利海峡和英国南部上空的冲突越演越烈，变成一种现代战术、技术与战斗机性能的格斗。而那些英国船只和凭借战斗机保护的德国轰炸机倒成了无足轻重的角色。

众所周知，战斗机在空战开始时首先要找到敌机，尽早地盯上对手，然后占据有利的位置发起进攻。这是空战的首要原则。

最初，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升空后立即按传统的队形编队，机翼挨着机翼，队形很密。这在飞行表演中煞是好看，但在卖战中就下灵了。它限制了战斗机的视野和行动能力。英国飞行员忙着保持队形，避免相互碰撞，根本无暇顾及寻找敌机，这时，一旦敌机冲过来，就来不及挪开机身躲避了。

经过西班牙内战磨炼的德国“秃鹰军团”的飞行员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在实战中学会了以松散的队形飞行，各个机组在不同的高度飞行，每架飞机之间的间隙都很大，这样便于飞行员及时发现目标并可以自由地采取行动，同时也便于相互照应。从技术上来讲，德国飞行员的战斗力是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练就出来的。他们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空、太阳、敌军的弱点，以及他们自己卓越的纪律性和相互配合。因而，从战术和技术来讲，德国飞行员是高出一筹的。

在一次空战中，皇家空军的飞行中尉阿兰·迪尔被数架德国战斗机盯上

了。他大喊一声“老子跟你们拼了！”驾驶喷火式飞机直对着一架 ME109 强行撞去，德机慌忙闪开。迪尔得以生还，跌跌撞撞地迫降在肯特郡，发动机损坏，螺旋桨也折断了。他说：“我能幸免真是奇迹，那些德国飞行员就像太阳发出的红色闪电一样向你袭来。”他亲眼看见他的一个战友突然被一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 ME109 击中，飞机在火焰中坠毁。

自从 7 月 10 日的第一场大战之后，在随后的 10 天空战中，皇家空军损失了 50 架战斗机。7 月 20 日，有 6 位皇家空军的飞行员身亡，这是迄今伤亡人数最大的一次。

德国人欣喜若狂，英吉利海峡上空的战斗似乎正在按德国人所希望的发展。戈林向希特勒保证，德空军能够在 4 天内摧毁英国战斗机在英国南部的防御，从而为海陆军的入侵打开大门；在 2 至 4 星期内就可以完全摧毁英国皇家空军。这个勋章满胸的肥胖的德国空军首领深信，单靠他的空军就能使英国屈膝投降。

然而，好梦不长。皇家空军很快放弃了密集的队形，开始采取一种新的“四指”队形，即假设有一只张开的手，每架飞机各在一个指尖的位置。这样一改就打破了原来队形的死板，能伸能缩，在空中遇到德国人时，也增加了生还的机会。

德国空军也有他们的弱点。首先，它的基地远离目标区。德国 ME109 单引擎战斗机的战术续航时间只有 80 分钟，既使从离英国最近的法国基地起飞，也得用 30 分钟才能飞到英国海岸，返回基地再用 30 分钟，在英国上空作战的时间就只剩下 20 分钟了。正如德国飞行员加兰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德国战斗机发现自己的处境如同一只上了锁链的狗，它想攻击敌人，可是由于活动范围有限而无法伤害他。”

皇家空军深知这条锁链，认为没必要答理这只狗，对德国战斗机的挑衅采取了一种规避战术，从不恋战。

为了弥补 ME109 战斗机的不足，在海峡上空得到更多的作战时间，德国空军投入了双引擎的 ME110 式战斗机。戈林宣称，由 ME110 编成的歼击机编队将成为“德国空军战略战斗机的精锐部队”。

ME110 战斗机的航程为 ME109 的两倍，最高时速为 340 英里。但是它们的体形较大，而且笨重，不能迅速加速。ME110 的笨拙使它们成了容易捕获的猎物，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常常一次就能击落两三架 ME110 式战斗机。戈林的预言成了皇家空军飞行员们的笑柄。

但是，皇家空军的挑战式战斗机也被实战给淘汰了。挑战式飞机外表酷似旋风式飞机，但它没有向前方发射炮火的装置，而是尾部装有四挺机关枪的装甲炮塔，火力范围很广。只要德国飞行员将这种飞机误认为是旋风式，想从背后袭击时，就会被狠狠地教训一顿，但它的飞行速度和爬高速度较慢，缺乏灵活性，一旦德国人学会辨别挑战式，它的使命也就完了。

7 月 19 日，9 架挑战式飞机从面对海峡的前线机场霍金吉起飞，迎面撞上从太阳的方向飞来的 20 架 ME109 式战斗机。几乎就在一瞬间，5 架挑战式就栽进了海里。第 6 架想飞到多佛尔去，却在熊熊火焰中坠毁。后来，第 111 旋风式中队赶来，击落 1 架 ME109，并且挡住了其他的敌机对另外 3 架挑战式飞机的攻击，直到最后德国人因燃料耗尽而返回法国。

随着主战的进行，随即双方又展开了一场搜寻飞行员的竞赛。德国人派出印有国际红十字会标的海上飞机营救飞行员。英国用摩托艇打捞自己人，

海峡沿岸港口的一些渔民也划着渔船，冒着相当大的危险去营救英国飞行员，对同样落水的德国人则不闻不问。英国航空部还发出一个警告：所有“救护飞机，只要它胆敢闯入战区，不管有没有红十字标记，统统将被击落”。它宣称，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敌人利用援救飞机报告英国船队的活动，违反了红十字会的协议。实际上，它是担心这些飞机不仅会救出许多德国飞行员，而且还会把溺水的皇家空军飞行员抓去当战俘。对皇家空军而言，飞行员比飞机更珍贵。

一次战斗中，皇家空军飞行员杰弗里·佩奇驾驶的喷火式战斗机被 1 架 ME109 击中着火，他自己也被严重烧伤。但他还是奋力打开了降落伞。

火焰烧毁了他的制服，烧焦了他的双手，灼伤了他的脸部和身体。他半裸着身子，在海水中奋力挣扎。巨痛之中，他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一只船在他周围转悠。终于，他听见了一个声音在喊：

“喂！你是谁？是德国佬还是自己人？”

佩奇过了好一会儿才吐出口里的海水，从烧伤的嘴唇里喊道：“狗娘养的，把我拉起来！”

那只船立即停在了佩奇身边，几只有力的胳膊把他拉上了船。

一个船员说道：“伙计，你一张嘴骂人，我们就知道你是皇家空军的人了。”

由于皇家空军飞行员是在自己的领空作战，飞机被击中后，可以在英国或是邻国上空跳伞，安全落到地面。德国跳伞飞行员或是迫降的飞机可就没这份好运了，不是落在英国被捕，就是掉到英吉利海峡淹死。

德国飞行员克赖佩中尉的飞机被击中，他被迫跳伞落到威尔士荒山里，被一个农夫撞见。后者用威尔士话喊道：“喂，举起手来，你这混蛋！”威尔士人当中有许多人不懂英语，而且以此为荣。德国人不知这其中的原由，更不懂威尔士语，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我不会说英语。”农夫愤愤地吐口唾沫：“呸！我也不会。”但这农夫还算温和，只是把他送交警察当局了事。要是落在愤怒的群众手里，恐怕连命都难保了。

英吉利海峡空战从 7 月 10 日开始至 31 日结束，德国损失 180 架飞机，其中 100 架是轰炸机；英国损失 70 架战斗机，约 4 万吨货船被击沉，但是皇家海军的舰艇完好无损。因此，就战斗机的损失而言，双方不相上下，打了个平手。

希特勒对这种空中僵局越来越不耐烦了。7 月 31 日，希特勒在他的萨尔茨堡别墅召集军事首脑开会，讨论“海狮计划”的实施。然而，在他那虚假的“坚如磐石”般的核心圈内出现的小小裂痕影响了“海狮计划”的命运。

德国海军习惯于充当关系疏远的边缘角色，从来都是以一种超脱的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来看待希特勒的决策。德国陆军传统上与德国政治权力中心较靠近，对希特勒是言听计从，但是从未付诸实践。就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个人而言，他是骑墙观望，脚踏两只船。如果他真有心的话，也许便会同其他两个兵种齐心协力地实施整个“海狮”作战计划了。他的职责是为陆海军进攻英国打开门路，使入侵英国成为可能。他是希特勒的辛信，是他的耳目，本可以把他从梦幻中唤醒。然而，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利用这些机会。他只是单枪匹马地干，而且干得很糟糕。

随着必要的计划与准备工作的深入，海军司令雷德尔元帅越来越意识到海上入侵英国之艰巨。他深知，德国海军远不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对手，根本

没有力量掩护渡海或运输增援部队。

这次会议上，发言最多的就是雷德尔。他首先郑重其事地声明，德国入侵部队渡过白浪滔天的 25 英里宽的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本土，与攻过半英里宽的维斯杖拉河进入波兰或 3/4 英里宽的莱茵河打进法国有着天壤之别。

“海狮计划”绝不是一次渡河行动。

接下来，他就天气问题滔滔不绝他说了一大通。煞有介事地解释说，海峡和北海的天气，除了 10 月上半月以外，“一般都是恶劣的”，“只有海上风平浪静，才能够执行作战计划，否则，驳船就会沉没，甚至大船也将无能为力，因为它们不能卸下补给品”。他稍停了一下，瞥了陆军司令一眼，接着说：“即使第一批部队渡海成功，也不能保证第二批第三批部队有同样有利的天气……事实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些港口可供利用之前，有好几天是不能运送比较大量的物资的。”

登陆部队既没有给养，也没有援军，被搁在海滩上等待英国部队聚歼的下场，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连想都不敢想。“这等于把我们的军队直接送进绞肉机！”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涨红了脸大声吼叫着。

雷德尔出身于中产阶级，却染有帝国时代的贵族习气。他特别看不惯像戈林元帅那一类好出风头的人，可是为了使舰队行动能得到空军的支援，他又不得不依赖戈林。这时，他强装笑脸对戈林说：

“老兄，这下可全看你的啦！”“看来，只有空军首先在英吉利海峡一带及英格兰南部成功地取得制主权，或至少取得明显的空中优势，“海狮”行动——海上入侵才有可能实施。”

空军司令戈林含笑不语，好不得意。雷德尔的一番话正中他的下怀。

最后，希特勒拍板：缩短战线，减掉怀特岛以西的地区。在海路入侵英国的战斗打响之前，德国空军必须先削弱英国空军的战斗力，并完全摧毁英国的空中防御力量。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企图以空军来削弱敌军，使其尔后再也不能进行任何有力抵抗的行动。事实上，希特勒甚至还希望单靠空战就能迫使英国求和。他企图以此来消除海军和陆军顾问们灌输到他头脑中的疑虑。

现在一切取决于德国空军了。

8 月 1 日，希特勒发布第 17 号元首令，命令德国空军“一俟接到命令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动用全部空军力量征服英国空军”，“为最后征服英国创造必要的条件”。第 17 号令命令德国空军采取下列行动：

一举歼灭皇家空军和英国的空中防御力量，不仅要袭击空中的飞机，而且还要袭击机场和其他的着陆点以及提供军需品的组织、飞机制造工业和生产防主设施的工厂。

一旦完成了以上任务之后，除了德国入侵部队选定使用的港口之外，英国南部沿海的所有港口一律摧毁。

德国空军将迅速、无情、勇猛、尽职地完成它的任务，但同时也要注意保存足够的作战力量，以投入真正的入侵——“海狮”行动。

## 第四章 戈林撒鹰遭痛击

戈林踌躇满志，兴奋异常。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是希特勒的一号红人，现在更是位居其他元帅之上了，7月19日的演讲结束后，希特勒特意授予他大德意志帝国的帝国元帅军衔，在德国军队的历史上还从未有人荣膺这一殊荣；并授予他铁十字的大十字勋章，这在整个战争期间只发过一次。德国空军的三位将军：米尔契、凯塞林和斯比埃尔，也与他一起提升为陆军元帅。希特勒对他的空军情有独钟，从中可窥见一斑了。

戈林就像打足了气的皮球，忙不迭地执行起主子的旨意。

8月2日，东普鲁士，戈林在以他前妻名字命名的那幢豪华的乡村别墅卡琳厅内召集空军将领开会。他在会上得意洋洋地宣布：“元首已命令我用德国空军打垮英国。我计划用狠狠打击的手段来让这个已在精神上垮掉的敌人在不久的将来屈膝投降，从而使我们的部队一路无阻地占领这个岛国！”

他扫了一眼在座的各位将官，不无得意地说：“我已决定这次对英空战的方案代号为‘鹰袭行动’。”但他对这场强化的空战的具体开战日期却只字未提。

德国空军第2航空队司令官凯塞林和第3航空队司令官斯比埃尔却远没有他们的上司那么乐观。他们很清楚，对英发起空中攻势所面临的艰难险阻要比戈林所想象的大得多。

从敦刻尔克战役到1940年夏季结束时的空中战略，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这一阶段希特勒判断上的失误。“乘胜追击”是最古老的战争原则之一。在英军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德国空军本应在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法国的同时，抽出部分力量进攻英国。特别是在法国沦陷后，德空军应不失时机地全力攻击英国皇家空军及其赖以生存的工业，不给英国以片刻喘息之机。然而，希特勒却按兵不动，等待和谈，从而使大伤元气的英国皇家空军获得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休整，补充兵员和装备；雷达和观察哨网几乎覆盖了整个英国；顺利地组建了轰炸机攻击部队。

在这至关重要的两个月中，希特勒的待和战略使他白白丧失了空中主动权。这个致命的疏忽，是这场战争转胜为败，是加速第三帝国灭亡，是使希特勒帝业昙花一现的重大转折点之一。德国在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之后，现在开始走下坡路了。

6月5日，当最后一批船只从敦刻尔克回到英国港口时，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只剩下446架可用于作战的飞机，其中331架是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可补充的备用战斗机只有36架。战斗机部队在编飞行员只有1450人，每周仅能增补50人。

德国空军力量现在已达到最高峰，这种高峰在后来的长期战争年代中没有再出现过。在占领区和德国西北部整装待发的兵力如下：11个战斗机联队，共约有1300架单引擎的ME109式战斗机；2个战斗轰炸机联队，或者称之为重型战斗机联队，共有180架ME110式双引擎飞机。10个轰炸机联队，共约1350架亨克尔111式、容克88式和都尔尼17式双引擎轰炸机。德国受过训练的飞行员已达1万人，他们和机组人员在空战战术方面受过良好训练，技术高超。他们在波兰和法国的经历使他们学到了很多。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面临与皇家空军的严峻艰苦的战斗，但士气仍非常旺盛，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英勇顽强的英国人，利用希特勒暂且罢手之机加紧生产战斗机。在英国，几乎每一个成年人，每一分钟都投入到战斗机的生产中，从而创造了飞机制造业上的奇迹，英国上下，不仅工厂生产战斗机，而且一些小车行和车间也都生产飞机零件。

负责英国飞机生产计划的实干家洛德·比弗布鲁克呼吁英国妇女把家里的所有的铝锅、铝盘、铝水壶以及吸尘器和浴室设施统统上交飞机制造局。他还提出每周7天“不停歇地工作”。丘吉尔后来回忆说：“工人们在工厂的车床和机器旁拼命地工作，一直到他们累倒在地上，被人拉走并强令回家，而他们的职位则由早已提前到达的人们顶上了。”

在6、7、8三个月中，英国每月生产约500架战斗机，至少比德国工厂多生产100多架飞机。主战高潮阶段，皇家空军曾遇到飞行员严重匮乏的危机，但从未有过缺少飞机的时候。

到8月11日，德国空军发起“鹰日”进攻的前夕，英国战斗机指挥部可用于作战的飞机已增加到704架，其中620架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可补充的备份战斗机数目增加到289架。

正当戈林海阔天空地大谈他对“鹰日行动”的设想及其将要取得的战绩时，西奥·奥斯特坎普，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空甲英雄，凭他在英吉利海峡作战中的经验，谨慎地提醒戈林：“当我和僚机单独闯入英国上空作战时，我数了一下，约有500—700架英国战斗机群集在伦敦四周。战斗开始以来，这个数字又大大增加了。所有新的飞行部队都装备了与我们的战斗机性能相同的喷火式战斗机。”

戈林颇感扫兴，大发雷霆，当即撤了他的飞行大队长的职务。为了给他的部下打气，他大谈了一番英国人如何胆小如鼠，他们的战斗机损失如何之大，德国空军轰炸机的优势使英国的防御变得多么微不足道……

8月3日，希特勒从伯格霍夫别墅飞抵柏林最高统帅部坐镇指挥对英国的空中攻击。可惜老天爷不作美，天帘低垂，浓雾迟迟不散，空袭被迫推迟一星期。希特勒一反常态，并未利用这一段时间去视察为执行“海狮计划”而集结的海陆军部队，闷闷不乐地返回了伯格霍夫。

他也没去视察英吉利海峡，他讨厌并惧怕大海。有一次他曾对伦斯德说：“我在陆地上是英雄，但在水上却是懦夫。”这位自吹自擂的军事天才和他手下的军事将领，对大海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天地只限于在欧洲大陆进攻邻国的陆上战争。虽然德国军队只要能与软弱无力的英国陆军接触，就能在一周之内击溃他们，但是把他们隔开的多佛尔海峡狭窄的水面——狭到可以看清对岸，却像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他们惴惴不安。当这位已达到令人目眩头晕的胜利顶峰的德国元首隔峡眺望英伦岛时，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幻影，而是两个。

1940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天气温和晴朗，但不时也有一阵阵的雨水洒过海面。早晚的雾气遮住了海岸线，寒风吹过英吉利海峡，聚集起来夹有雷电的乌云，风暴常常突然袭来。变化无常的天气迫使戈林再三推迟“鹰袭计划”。

德国的气象部门与他们的英国对手相比总是处于劣势。因为天气的变化通常是从大西洋那边过来再东移到欧洲大陆，这样，皇家空军就能比德国人先了解天气情况。而德国人常常飞到目标上空时才发现那儿的气象条件使他们两眼一抹黑。德国著名飞行员加兰说：“英国人总能准确地预报气象，充

分做好战斗准备。可我们却常常被气象变化搞得措手不及。”

德国轰炸机部队的飞行员们中间一直盛传，在最近的将来要对英国发动大规模空袭，早就磨拳擦掌，整装待发了。可是几天下来却一点儿动静都不见，不免烦躁不安起来。

戈林深知再这样无休止地推下去，将会大大削弱部队的士气。最后，他把8月13日定为“鹰日”。这意味着德国空军在西线的战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攻击的重点从英吉利海峡的船舶转移到与即将进攻英国直接有关的目标。为了取得英吉利海峡和英国沿海的空中优势，他们奉命攻击英国皇家空军的地面设施和训练学校；第二位的目标是英国的军火工业，特别是飞机制造厂；海峡的航船已降到第三位了。

德国空军当前的任务是：摧毁英国皇家空军，为进攻作准备；阻挠英国地面部队自敦刻尔克失败以来一直在进行着的改编和重新装备；减少英国燃料和粮食的供应，使它降低到最低需要量的水平以下。德国人以为，这样做可促使英国老百姓急于求和。英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即将第一次充分感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预计他们的士气将会因此下降。

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做好了大决战的准备。

8月8日，空军上将道丁对战斗机指挥部的成员发布了一项命令：

不列颠战役就要开始了。皇家空军的成员们，几代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中了。

皇家空军现在接受了挑战，只要德国轰炸机飞越海岸，它就起飞应战。年轻的飞行员们士气高涨，信心百倍。他们向空中舞动着拳头，大喊着“来吧！德国佬，我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许多人认为只有在战争中才最能体现一个男子汉的勇敢。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空军。

从6月17日法国要求停战到8月12日的两个月中，德国轰炸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飞到英国上空进行轰炸，少则几架，多则60—70架左右。德国空军的这一行动除了具有侦察和训练的价值外，主要目的是不断对英国施加压力，为德国空军全部力量准备就绪争取时间。

最初，这些战术给人们带来极大不便，给生产造成一些损失。这些损失不是由于敌机轰炸直接造成的，而是因为接连不断的长时间的空袭警报造成的。6月24日至25日，从赫尔到利物浦，整个英国南部警报声大作，用来报警的教堂钟声、警笛和汽笛声响彻夜空。尖厉刺耳的“红色”空袭警报声把人们从梦乡中惊醒，母亲抱上婴儿，儿女们搀扶着老人，纷纷躲入防空洞。工人们放下手中的活儿，隐蔽起来，工厂全部停工。结果虚惊一场，实际上，只有布里斯托尔受到德国一两架飞机的骚扰。

这种情景屡见不鲜。不仅是英国皇家空军，就连防空司令部、民防部门、铁路、邮局、工厂、医院和学校等大大小小的单位和部门都经常进行这种“大彩排”。

不过，从这种预防性演练中获益最大的，大概就属英国普通市民们了。炮火的洗礼使他们学会临危不乱。刚开始，即使没有炸弹落在附近，可光是空袭警报的哀鸣声，民防队员急促的哨声、飞机发动机在夜晚发出的嗡嗡声、以及高射炮的嗒嗒声……就足以使他们心烦意乱，沮丧不安了。但是两个月以后，他们渐渐习以为常，不再感到恐惧不安，甚至对此不屑一顾。



夜间，英国高射炮的命中率极低，充其量只能打下一两架德国飞机。他们意识到，如果高射炮每天晚上都轰轰射击，连续几个星期下来，就会成为德国攻击的目标，因此不如保持沉默为好。

丘吉尔首相对德国人的这种骚扰大为恼火，他写信给内政大臣等人说：“我们不能容许我国的大部分地区每日数小时地陷于停顿状态，或在夜间经常惊扰不安。敌人要使他们所不能破坏的工厂的工作陷于停顿，从而妨碍我们的战争努力，这是决不能容许的。”

在他的提议下，英国当局将警报分为“预备警报”、“紧急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以便使工厂，机关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停产。当局明确规定，只有当屋顶上的了望哨，英国人把他们称作“杰姆乌鸦”，报告“危险来临”——敌机已到上空或非常临近时，才能发出紧急警报。发预备警报时，不应中止日常工作。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工厂的工人必须坚守岗位。非公职人员可以躲避，或把他们的子女安置在安全地点。

8月13日，“鹰日”攻击日，又是一个阴沉沉的风暴天气。戈林忙不迭地下令取消行动，可是为时已晚。为轰炸机护航的50架ME110式战斗机已经升空等待与轰炸机会合。接到凯塞林元帅的无线电通知后，他们连轰炸机的影子还没见到就掉头返回基地了。负责轰炸机编队的约翰内斯·芬克上校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他求功心切，毫不理会取消令，继续率领74架“多尼尔”式轰炸机在无战斗机保护的情况下闯入英国上空。

不凑巧，皇家空军的一支雷达小组算错了迎面而来的飞机数量，战斗机指挥部接到错误的情报，只派出少量战斗机升空进行拦截。结果，芬克的“多尼尔”机队突破皇家空军防线，利用厚厚的云层作掩护，把炸弹投到伊斯特切奇机场。他们自己只有4架飞机被击落、4架飞机受伤。伊斯特切奇机场虽然受到重创，但10个小时之后就恢复使用了。

下午，风暴骤停，乌云散尽。3点45分，德国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大空袭。德国的轰炸机中队和战牛机护航队出动了1485架次，对英国南部从南安普敦到泰晤士河河口长达150英里的目标——港口、机场和工厂——进行了狂轰滥炸。

南安普敦是英国最大的港口，德国投入150架施图卡和双引擎的容克88式轰炸机，在一支ME109战斗机机队的护航下，一路呼啸着朝港口压来。皇家空军4个战斗机中队奉命拦截迎战德国入侵飞机。

容克38是德国空军速度最快的中程轰炸机，拦截他们的是皇家空军布伦汉姆战斗机。这种战斗机由轰炸机改装而成，最先装上机载雷达，擅于夜间战斗，但是时速比容克88慢10英里，因而用于白天作战时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

德国的容克轰炸机打伤几架战斗机后，很快甩掉它们，一路将炸弹倾倒在南安普敦港，码头和仓库顿时成了一片火海。

施图卡飞机可没有它的伙伴那么走运。在海峡上空，他们迎头碰上皇家空军第609中队的13架喷火式战斗机。喷火式飞机利用顺着阳光的优势俯冲下来，击落一架ME109式战斗机，穿过ME109飞机护航队，径直冲向40架施图卡轰炸机，与其展开了战斗。天空上划出一道道狂舞飞旋的烟尘，背光的施图卡轰炸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机，一会儿就被击落9架，击伤数架，其余的慌忙丢下机上的炸弹逃之夭夭了。

皇家空军609中队凯旋。在英国，8月12日是开始打猎的日子。每逢这

一天，猎手们便上山入林捕捉猎物。人们热热闹闹就像过节一样地庆贺。一位喷火式飞机驾驶员得意洋洋地说：“今年光荣的12日我没能脱开身去打猎，但是光荣的13日却是我有生以来射猎成果最大的一天！”

德国施图卡轰炸机的飞行员们败北返回基地，一下飞机，他们就像炸了营似的吵吵嚷嚷，议论纷纷。一位飞行员不解地说：“真奇怪！英国飞行员好像能掐会算似的，早就在那儿侯着咱们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雷达帮皇家空军的大忙。

早在30年代，英、美、德、法等国就有许多人设想不靠人们的眼睛耳朵等感官来侦察敌机，而是利用从飞机和其他金属目标反射回来的电波来侦察敌机的临近。雷达的原理是，大约离地面70英里的高空，有一层反射电波的电离层，由于它的存在，普通的无线电波不致消失在太空之中，可以反射回来，地面雷达站的接收人员可以根据无线电波反射的时间和方位等数据来测定目标敌机的数量、距离、方位、高度和速度。这种原理还使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成为可能。

从1935年开始，英国在阿普尔顿教授和沃森·瓦特教授的积极倡导和亲自参与下开始了对雷达网的研究。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在多佛—奥尔福德纳斯地区设立一系列的试验站，探索雷达侦察船只位置的可能性。1939年，英国空军部用比较长的10米长波无线电建成了海岸雷达网，在怀特岛到提兹河之间一连设立了20个站。这一雷达网使英国能够发现60英里左右的海面上空临近的飞机。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在道丁上将的指挥下，建立了复杂而精密的电话网，从而把所有这些雷达站都联结起来了。中央指挥站设立在阿克苏布里奇。在那里，雷达监测员把观察到的飞机的行动，在大地图上——标明，道丁上将便根据这个大地图的显示来指挥和调动他手下的4个飞行大队及其飞机的作战行动。

但是，这些长波无线电站不能侦察在海面低空而来的飞机，为了对付这种危险，英国空军部用一米半的短电波在奥克尼到地角的海岸线设置了由50个雷达警报补充站构成的“低空侦察连锁站”，但它的有效距离较短。

“敌我识别器”（IFF）的出现，使英国的海岸雷达网可以把装有这种仪器的英国飞机同敌机区别开来。雷达网的建立，起码可以使英国提前15—20分钟发出警报。但这还不够，为了设法为英国的飞机导航以追踪来犯的敌机，并在英国领土上空加以截击，他们还建造了“地面指挥截击站（GCI）”。

虽然所有这些设施在战争爆发时，还只是略具雏形，但它们已构成总的防空体系。就这点而言，英国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

1939年春，德国空军通讯兵司令马蒂尼将军派出装有特殊收听设备的“齐普林伯爵”号飞艇飞临英国东岸上空，以侦察英国是否有雷达侦察设备。也许是他们的收听器出了什么毛病，总之他们什么都没听到。当时英国的雷达监测员正在他们的屏幕上跟踪“齐普林伯爵”号飞艇形成的巨大信号，当他们发现飞艇不断传回给基地的信号表明此行一无所获时，别提有多高兴啦。

战争打响后，德国人最为始料不及的事就是英国雷达对他们的威胁。德国空军的一位军官后来回忆说，“雷达及时向英国人通报我们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到来。它至少使英国自己的战斗机的战斗力增加了一倍，因为雷达使他们能够撇开德军的佯攻不管，把力量集中使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然而，在鹰战打响时，德国空军却一点儿也没意识到雷达对于英国的整

个防御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8月12日，德国空军少量轰炸机猛烈袭击了英国南部沿海的6个雷达站。其中5个雷达站被击中并受到损坏，在怀待岛的那个雷达站被炸毁，停止使用达11天。这些雷达站对于英国皇家空军，对于英国的防御是必不可少的，它使德国人的突袭性全然丧失。显然，德国人都还蒙在鼓里，就连戈林也在这个问题上犯了致命的错误。

德国飞机第一天除掉了英国的一个雷达站，这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战果。因为怀待岛雷达站监视的是通往南安普敦港的航线。该雷达站被摧毁意味着英国沿海的雷达网被撕开了一个10英里长的大口子。如果德国飞机从这里蜂拥而入，如果德国人继续轰炸英国雷达站的话，英国的命运将不堪设想。这些雷达站好比希腊神阿基里斯卡浸到水的脚踵一样，是英国唯一致命的地方。

德国空军的将领们却误认为这些轰炸效果不大。8月15日，戈林在卡琳厅召集3个航空队司令官开会。第2航空队司令官凯塞林发言说：“这些雷达站高达350英尺的无线杆像树丛般林立着，老远就能认出来。可我们要炸的只是那些窄窄的雷达塔，要想直接击中这些目标，简直就像往针尖上扔豌豆一样难。”其他指挥官会意地爆发出一阵笑声。

戈林笑着点点头，不置可否他说：“继续攻击雷达站是否还有什么意义是有疑问的，因为受到攻击的雷达站迄今没有一个失去了作用。”

他的话似乎被下属看作既定政策，因为在这以后，德国空军只对英国雷达站发起过两次攻击，这是帝国元帅戈林在对英空战中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在“鹰袭行动”中，德国空军白天攻击机场和港口，夜间袭击飞机制造厂。

8月13日白天及8月13日至14日的夜间，英国上空出现了485架德国轰炸机，1000架单引擎及双引擎战斗机。英国9个机场遭到了攻击。皇家空军共出动700多架次战斗机升空拦截。整个英国南部上空打得昏天黑地，分不出是晴天还是阴天。

德国最高统帅部发表的战报宣布，“完全摧毁了”5个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机场，英国飞机损失134架；德国飞机损失34架。伦敦官方公报宣布击落德国飞机182架，击伤德国飞机43架。双方都大大地过高估计了对方的损失。实际上，皇家空军只有7个机场受到轻伤，其余2个机场1枚炸弹也没击中，损失战斗机13架；德国空军损失飞机47架。

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经过一天紧张的混战之后。飞行员们往往是高空作战，不可能确切弄清击落了多少架敌机，有时同一架敌机好几个人都说说自己击落的，结果把数字报重了。但是德国空军的夸大其词是以对整个英国空军实力的低估和以对德国空军作战能力的高估为背景的，因此他们的“战果”总是与实际大相径庭。

德国空军弹冠相庆。欣喜若狂的帝国元帅戈林下令战区所有飞行员吃饭时加饮香槟酒。

德国情报部门过于乐观的估计，结果是自欺欺人，帮了皇家空军的大忙，为德国战略，特别是为戈林飘忽不定、变化无常的机会主义战略提供了毫无意义的根据。他经常随意改动作战方式和攻击目标。当时任德国第3航空队作战部长的维尔纳·克赖佩发牢骚说：“在这期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

空军总司令部都对究竟要干什么举棋不定，犹豫不决。虽然已经向我们发出了非常明确的战略性指令，但是戈林还是经常不断地干预我们对进攻的实际指挥。戈林的五花八门的职务经常使他连续几天甚至几周呆在柏林，遥远的距离并没有减少他干预的劲头，他往往从首都发给我们非常莫明其妙的命令。这些命令有时影响了我们战术性作战计划的执行。”

## 第五章 超级机密显神威

8月15日的早晨，天气温和宜人，海峡上空一层薄云，北海上空碧蓝碧蓝的，连一丝云彩都没有。突然，一阵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打破了这美丽广袤天空的宁静，接着是黑压压的一群群飞机遮天盖日般地向英伦三岛的方向飞来。英、德空军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空战。

戈林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将3个航空队的1790架飞机全部投入了空战。担负第一批进攻的是第2、3航空队的所有战斗机及其75%的轰炸机，一共975架战斗机和622架轰炸机。其余的轰炸机用于第二批进攻。

这是开战以来德国人投入飞机最多的一次攻击。结果却与德国人的愿望相反，它标志着空战开始进入结束的阶段。

这一天，德国空军共组织了5次大攻击，均遭到英国空军狠狠的打击，只有一次对克罗伊登几个工厂进行的攻击造成一些严重损失。

从斯堪的纳维亚起飞的第5航空队吃了个大败仗，从此便从不列颠空战中销声匿迹了。

德国人原以为，英国东北沿海防御力量薄弱，把袭击东北沿海机场和飞机制造厂的任务交给了实力较弱的第5航空队，第2、3航空队负责对英国南部海岸的空袭。

第5航空队的100多架轰炸机在34架ME110战斗机的掩护下，大摇大摆地穿过东北海岸，无所顾忌地朝太恩河畔飞去。殊不知，它们的踪影至少提前一个小时就出现在英国的雷达屏幕上了。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的道丁上将正看着它们往他布置好的“口袋”里钻呢。

当它们一支编队飞到布莱恩附近，另一支编队飞临斯卡巴勒时，意外地碰上了皇家空军7个中队的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群。这些中队是道丁上将刚刚从南方激烈的战斗中撤出来，部署到北方休整，并负责警卫该地区的。

早已占据了有利位置的英国战斗机，尖叫着向ME110战斗机护航队俯冲追击。不太灵活的ME110战斗机哪里是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对手，顷刻之间就被打散，逐到海面上去了。65架海因克尔轰炸机组成的编队见势不妙，离原定目标远远的就扔下炸弹，抱头鼠窜了。50架容克88式轰炸机编队在溃退前慌慌张张袭击了一个机场的弹药库，摧毁了停在机场的10架惠特利式轻型轰炸机。

施登夫的飞机狼狈逃回挪威时损失了16架海因克尔和6架容克88轰炸机，占轰炸机总数的20%。还有7架ME110战斗机被击落。

从那以后，没有最优秀的战斗机护航，德国轰炸机再也不敢贸然到瓦什湾以北地区进行白天轰炸了。

德国人从他们对英国南部的攻击中得到了安慰。那天，第2、3航空队近1000架施图卡、海因克尔和容克88轰炸机在英吉利海峡来回穿梭，发动了4次大规模的袭击，轮番轰炸皇家空军的飞机场。

英国战斗机指挥部道丁上将根据雷达网和各种观察哨及时通报来的敌情，指挥战斗机一次次地升空，与处于极大优势的德国攻击力量顽强拼搏。

从朴茨茅斯到泰晤士河口直至伦敦远郊的比金山，在200英里的海岸线上空无处不在进行着空战。飞机留下的雾气痕迹，受伤飞机冒出的黑烟和飞机爆炸化成的红色火球交织在一起，像是一幅色彩浓重的油画，甚为壮观。

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人击中了克劳伊登的4个飞机工厂，并且损坏了皇

家空军 5 个战斗机机场。德空军被击落 75 架飞机，皇家空军损失 34 架飞机。

当天晚上，伦敦官方公报宣布共击落敌机 182 架，英国损失了 53 架。英国举国上下一片沸腾。虽然后来证明这一数字与实际不符，但它在心理上却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激励了战斗机飞行员，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英国皇家空军在 8 月 15 日取得的胜利，消除了德国从斯堪的纳维亚的基地起飞对英国进行攻击的威胁，并且促使戈林采取了把战斗机当战略武器使用的做法。他把大批的战斗机派去为轰炸机护航。8 月 15 日，德国出动的飞机中有 1/3 是轰炸机。8 月 16 日，德国轰炸机的比重还不到整个编队的 1/4。而且，这种滥用大型战斗机担负护航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轰炸机飞行员看着上下左右层层护驾的战斗机，心里自然感觉十分惬意了，却苦了这些战斗机。德国大型战斗机的机动性很强，本来适于进行侧翼小规模作战，给轰炸机护航阻碍这些飞行员发挥战斗机的优势。由于它们燃料不足，根本无法在空中激战中随机应变，接二连三地被打下来。还有些战斗机因为油箱耗空而栽了下去。

在随后的 4 天里，皇家空军击落了 194 架德国飞机，这已超过了戈林准备付出的代价。而德国人的情报机关则断定，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已不再是一支具有威胁的防御力量，英国战斗机只剩下 150 架。

实际上英国皇家空军还有 750 架战斗机。但是牺牲和受伤的飞行员太多了。幸存的飞行员要承担起全部重担，每天平均起飞好几架次。从黎明开始起他们就守在飞机旁，等着命令他们紧急起飞的铃声。一仗打下来，在飞机旁作短暂的休息之后又马上得起飞去迎战来敌。战斗很少超过 15 分钟。但是，就在这生死存亡的 15 分钟里，又会有一些飞行员被烧伤或葬身海底。

过度劳累的皇家空军飞行员疲惫不堪，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他们的士气正在消退，因为德国人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止进攻。在地面上，劳务队不分昼夜地修补被轰炸过的基地和机场，以使它们再次投入使用。可是，这样做往往徒劳，因为每当劳务队把跑道修好，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就会飞来再次把它炸个稀烂。

道丁为他的的人马捏了一把汗：“这些年轻人是否还能顶住呢？”

从希特勒到下面所有的德国军官都过高估计了德国空军的作战能力，认为其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势不可挡的力量。德国飞行员们投身于对英空战时，也都满怀信心地认为，在他们赢得最终胜利前，只剩下英国这最后一个敌人了。可是，最切几天的战斗就相当清楚地告诉他们，虽然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敌人，但确实也是他们所遇到过的最难对付的敌人。

尤其使德国飞行员感到纳闷的是，按照空军参谋部理论上的分析，英国战斗机部队应该不再存在了。但到第二天，德国飞行员还是发现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喷火式和旋风式战斗机飞上空中迎战。勇敢无畏的皇家空军飞行员意识到，这是关系到英国生死存亡的战斗，因而不顾一切地拼死搏斗。德国空军的伤亡越来越大。

戈林“用 4 天时间摧毁英国南部的战斗机防线”的诺言眼看着变成泡影。

德国人当然想不到英国人除了拥有千里眼——雷达之外，而且已能破译他们的密码了。这个秘密就连皇家空军内部都鲜为人知。这使道丁上将甚至能在德国空军的飞机起飞之前就推测出他们打算进攻的目标和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当他把自己的飞机派上天时，面前就摆着德国人无线电通讯的译电。

8月18日，天气转晴，似乎是个对德军有利的作战日。果然不出皇家空军所料，一大早，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的中心监测室里就忙碌起来。“皇家空军妇女后援队”的成员根据海岸雷达站的报告，在大地图上及时移动飞机的标记。接着，在山顶、教堂塔楼等高地对空监视哨的报告和皇家空军侦察机的报告也都频频报来。

德国机群从法国升空并开始爬坡。道丁上将和他的指挥人员注视着那张大地图，暗暗思忖着皇家空军的战斗部署。

其实，德国空军的飞机还没起飞，道丁上将就从德国人的密码电报中知道他们参战飞机的数量及其攻击目标了。皇家空军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他们最终能够战胜数倍于己的强大的德国空军的秘密武器之一。

这要归功于英国密码专家艾尔弗雷德·诺克斯和他的同行们。

艾尔弗雷德·诺克斯是个数学家，出身于曼彻斯特一个主教家庭。从外表上看，诺克斯又高又瘦，戴副眼镜，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他的大脑里却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同行们公认他是世界第一流的密码专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英国海军部的密码分析局工作。有次洗澡时他灵感偶发，破译了德国海军3个字母的旗语密码。以后他又和同事一起，成功地破译了德国当时几乎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密码。战后，他留在了英国外交部密码分析局。

1933年以后，德国最高统帅部与其下属各军、师地面部队以及同空军、海军、党卫军和其他国家机构之间的秘密通信都是用一种称作“埃尼格马”的密码机加密的。这些密码不同于当时所有国家使用的密码。它们不是由数学家设计的、可以被其他数学家逐步破译的密码，而是由一台机器编制的，只需调节一下转子和插头，机器瞬间就可产生无数不同的密码。

1938年6月，一名拒绝说出自己真实姓名的波兰犹太人通过英国驻华沙使馆同英国特工人员接触，说他曾在柏林制造“埃尼格马”机器的秘密工厂当过技术员和理论工程师，因为他是犹太人而被驱逐出德国。他提出可以凭记忆为英国制造一部最新式的军用“埃尼格马”密码机。这位波兰工程师复制出的密码机果然完美无缺，可以说是复制工程的一个奇迹。然而，一年以后，这种“埃尼格马”密码机过时了，因为德国又制造出更先进更复杂的密码机。诺克斯和他的伙伴们又开始攻克这一新的难关。

在这之前，波兰总参谋部情报部已经开始了破译德国“埃尼格马”密码的工作，并且已经接近成功。但是战争已迫在眉睫，波兰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将成为纳粹德国实现其建立新的欧洲日耳曼帝国野心的第一个牺牲品。经波兰军队总参谋长斯塔赫那维茨将军批准，波兰把“埃尼格马”秘密向盟国公布，作为波兰对共同防御事业的一个贡献。

波兰的“埃尼格马”样机和其他图纸运达英国不到一星期，德国军队的铁蹄便踏过了波兰边界。消息传到英国密码破译机构的所在地布莱奇雷庄园，专家们都默默无语，诺克斯缓步走到窗前向外凝视着，这位老情报专家的双眼湿润了，他喃喃自语道，“波兰，就像一名武士倒下之前，将自己的利剑递给盟友，了不起啊！”

1939年底，英国情报人员在波兰人的大力协助下，研制出可破译德国密码的数据处理机“万能机器”。“万能机器”还不是电子计算机，当时还不具备这种技术。它只是一台数据处理机，高约8英尺，底座宽8英尺，外形酷似一个老式的钥匙孔。英国情报人员把“万能机器”破译的密码情报称作

“超级机密”。 “超级机密”就成为所有来自布莱奇雷的情报的代号。

1940年5月的一天，天空明净，阳光明媚。英国军情6处处长孟席斯将军急匆匆地向唐宁街10号走来。他走进新任首相丘吉尔的办公室，交给丘吉尔几页文件。

丘吉尔接过文件扫了一眼，上边写着有关德国空军人员的调动和驻丹麦德军的补给分配等详情。情报价值似乎不大，丘吉尔随手将它们扔到了桌上。突然，首相似乎领悟到什么，重新拿起情报仔细看着，抬头问道，“是它？超级机密？”

孟席斯已无需回答什么了，他那一脸掩饰不住的喜悦早已说明了一切！是的，这小小几页文件非同寻常，它们正是英国情报人员破译的第一批“埃尼格马”密码情报。

从此，“超级机密”便成为丘吉尔及盟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张王牌。战争期间，丘吉尔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求随时将最新的“超级机密”传给他。他盛赞在布莱奇雷庄园默默奉献的数百名破译专家是“下金蛋的鹅，从不咯咯地叫”。

“超级机密”最先在不列颠空战中派上了用场，它就像一只无形的巨大手臂支撑着在英国上空孤军奋战的英国皇家空军。

随着战争的展开，德国空军的通信联络越来越多，布莱奇雷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在诺克斯等英国破译专家们的努力下，破译德国空军“埃尼格马”情报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常常是戈林刚下达命令，英国情报机关便立刻截获解密。通常在德国轰炸机从法国基地起飞之前，道丁上将就已经知道它们要轰炸的目标、轰炸机数量等情况了。可以说，正是在“超级机密”的帮助下，皇家空军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导致希特勒放弃了“海狮计划”。

英国皇家空军战斗英雄斯坦福德·塔克奉命率领他的机队起飞迎击来犯德机。塔克身材瘦削，脸色红润，是个天生的空中杀手，他从来都把生死搏斗的空战视作“通弯儿兜风”。在支援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战役中，他4天击落了8架德国飞机。到11月份时，他共击落25架敌机。

当他冲入敌机群时，不禁有些奇怪，以前的老对手施图卡式轰炸机哪儿去了？怎么是清一色的容克83和多尼尔17轰炸机了呢？

就在那天，德国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退出了对英国内陆目标的攻击。曾在波兰和在西线为德国陆军的胜利铺平道路的施图卡式轰炸机失宠了。

原来，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造价便宜，操作简易，可极为有效地攻击地面目标，在支援德国陆军攻克波兰、挪威和法国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轰炸机与其他轰炸机不同，它们几乎是笔直地俯冲轰炸，机翼装置能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加上发动机的轰鸣声和机关枪的嗒嗒声，更给它们的攻击增添了一种令人恐惧的效果。但是对英国的高射炮手来说，这种轰炸机速度缓慢，正是好打的活靶子。它们在英国的上空受到阻塞气球的困扰，加之行动不灵活，很容易就成为英国战斗机的口中之食，损失率急剧上升。曾给半个欧洲造成遍体鳞伤和带来恐惧不安的德国战争机器面对英国领空的艰难险阻束手无策。250架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退出，使德国轰炸机的力量削弱了1/3。

这次空战，德国人损失了71架飞机，皇家空军损失了27架飞机。迄今为止，德国空军已为自身奠定了失败的基础。在每天的战斗中，德国空军都遭到痛击；然而在每天的战斗中，英国胜利者也有伤亡。



##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

希特勒一直幻想通过欺骗、颠覆和搞垮对方的士气来换取不流血的胜利。有一次，他私下谈到细菌战的吸引力时曾预言说：“实际上，我们的战争在实施军事作战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完全能够想象到，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控制英国或美国。”“我们的战略是从内部摧毁敌人，让其自身征服自己。”他的主导思想是，战争的目的是使敌人投降，如果能用更为简单便利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又何必大动于戈？！他把这一公式用于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成功地推翻了法国。他自信这一公式也能导致英国内部分崩离析。

仆从主意，他的空军司令戈林也信奉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8月13日至14日晚上，在德国轰炸机攻击英国飞机制造厂的同时，数量不明的德国飞机在英国中部和苏格兰各地投掷了降落伞、无线电发报机、少量的高爆炸药、地图、照片和著名人物的家庭住址，以及给其特务下达的战时任务的指示等各种物件，给人一种德国伞兵部队将在英国东海岸登陆的感觉。就连英国的情报机构都给蒙注了，因此得出三个错误的结论：

- (1) 德国入侵迫在眉睫；
- (2) 德伞兵部队将在英东海岸降落；
- (3) 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第5纵队将遍布英国。

整个夏天，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顾问都一直认为德国人将在东海岸作主要登陆的试探，因此9月以前大部分英国地面部队都集中在这里。

德国的两次空袭从表面上看十分相似，实则不然。前一次空投希特勒的“最后的和平建议”等宣传品，是一次无目的的、孤立的、不合时宜的行动；这次投掷“一揽子物件”则是德国精心策划的心理战，它与德国的主要战略目的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真可谓独出心裁。

作为“海狮计划”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的“黑电台”——新英国广播电台——在冯·韦德尔将军的直接插手下开设了。

“新英国广播电台”的主要目的是对英国进行恫吓威胁，从精神上削弱人们的意志。“入侵是肯定的，推迟的每一天只意味着德军的进攻将会更恐怖，惨无人寰。”

大肆宣扬的德国新式武器更为这些威胁增添了恐怖的色彩。“新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喋喋不休地报道，德国机降兵都配备有烟雾弹，可使自己隐蔽在一小朵云彩中；由于这些伞兵用的是可操纵降落伞，可在空中飘浮达10个小时。说德国至少有两种秘密武器正在研制中，一种已进入试验阶段，另一种就是为英国人所熟知的V1型制导导弹。8月22日，该电台预言，德军将用这种“无线电制导的装有许多吨高爆炸药的空中鱼雷”摧毁英国首都伦敦。

德国还企图利用该电台自然而然地达到战略欺骗、制造混乱的目的。6月27日，“新英国广播电台”预报德军将进攻20个不同的目标，均是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和中心，结果导致英国因弗尔登到格拉斯哥的整条海岸线一天24小时都处于轰炸威胁的阴影下。诱骗致使英国当局接二连三错误把握了德进攻的时间和目标。

8月底，德国“新英国广播电台”开始进行政治宣传，煽动英国听众“为和平而斗争”，通过连锁信、在唐宁街示威游行和当丘吉尔出现在公开场合

时用嘘声哄他等“民主的”手法来“争取实现和平”。一段时间，有关各种叛国通敌罪的案例不时见诸英国报端。英国海军部的一个标图员因私藏对敌有围的文件而被判3个月的监禁。据说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张德国地图和一张德国机场的表格。在博格诺里季斯，“6名知名人士因参与法西斯活动被当地警察逮捕”。

该电台的广播一直持续到9月28日，它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寒冬阻止不了德军对英国的进攻”，谎言一直撒到了底。

当时，德国人收到的唯一一封密信是由安娜·沃尔克奥夫写的。这位原沙皇俄国海军将军的女儿具有极端的反犹太和亲德倾向，已受到英国安全部门的监视。该信是寄给德国对英广播员威廉姆·乔伊斯的。

她将这封信装到罗马尼亚使馆的外交邮袋里，躲过了信检，但却没躲过安全部的眼睛。他们截获了这封用简密写的信。安娜在信里说：“在英国，只有那些极端死硬而傲慢的保守分子才那么热衷于战争。工人们极为厌倦，妇女们也都厌战。军人们痛不欲生。反犹太主义情绪像火焰一般燃遍英国各地、各个阶层。”接下来她攻击丘吉尔说：“他毫无威信可言……因他而丧命的人堆积如山……”

英国安全部修改了信的内容，如期发给了乔伊斯。

几天后，德国“新英国广播电台”将此信作为文化信息播送了：

“英国听众安娜·沃尔克奥夫来信询问有关伽利略的资料，”接下来，这位德国广播员借机将法国文化肆意讽刺攻击了一通，“我们对法国毫无耐意。请问他们的莎士比亚现在何处？谁是他们现在的伽利略？”

不久，安娜便被英国安全部拘捕了。

无线电广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不起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大显身手，成为德国侵略者的帮凶。自从开战以来，德国广播电台的对英广播节目便由一个叫威廉姆·乔伊斯的无线电播音员主持。此人30来岁，个子矮小，声音尖厉刺耳，与他广播的内容倒挺匹配。当时，《每日快讯》的无线电广播评论员封他一个绰号“哈哈勋爵”，一时臭名昭著。1940年夏天，一部称作“哈哈”的讽刺剧风靡伦敦剧院。战后，乔伊斯因投敌叛国罪而被处以绞刑。

英国官方对德国宣传部操纵的这一喉舌所产生的影响颇感担忧，但是并未对其进行干扰。德国对英广播的播音时间和波段如同和平时期一样，与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一起刊登在《泰晤士》报等报刊上。据1940年3月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一份名为“1939年冬全1940年汉堡广播电台对英国公众的影响”的调查报告揭示，1940年1月底，英国每6个成人中有1个经常收听德国电台的广播，有3人为偶尔收听，有2人从不收听。与此同时，英国每6个成人中有4人一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德台听众多为从事情报、新闻和教育的人。

但是，在这场没有枪炮声的战争中，“那种对敌人的普遍仇恨不复存在了”。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哈哈勋爵”似乎能使英国人民获得一些免疫力，这多亏乔伊斯那刺耳傲慢的声音和伪善阴险的态度。德国对英广播的听众越来越少，经营惨淡。

敦刻尔克大撤退后，收听德台的人一度增多，因为英国远征军还有数万人员未能撤出。德国对英广播为吸引听众，不时播送一些英国战俘的名单。“哈哈”节目此时成为人们，尤其是英国妇女们憎恶的对象。此时此刻，成

千上万的母亲、妻子和儿女不是以猎奇的心情，而是怀着对亲人的关心和对敌人的憎恨来收听。结果适得其反，德国人的这一节目非但未能削弱反而增强了英国人民决心战斗到底的意志。英国广播公司播送简明新闻的播音员历来都不报姓名。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不久，他们便打破这种传统的做法，播送新闻前都先自报姓名，目的是防备德国第5纵队或机降部队突袭占领英国广播大楼后，冒充英国播音员进行反宣传。直到1945年5月4日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音员才恢复了隐姓埋名的做法。

希特勒还异想天开地指示他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拿出一个绑架温莎公爵夫妇的计划，以劝诱这位前英王同他合作，与英国谈和。

在1940年这个关键性的夏天，德国外交部及其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外交官们不得不为这个阴谋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战前，温莎公爵曾为英国驻法国陆军最高司令部的军事代表团成员。6月份法国沦陷之后，为避免作德国人的俘虏，他偕同夫人前往西班牙，然后打算取道里斯本前往英国。

德国驻马德里大使埃伯哈德·冯·施托勒如获至宝，立即电告柏林，请示是否可以“把公爵扣留在这里并可能和他建立接触”。

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即回电指示：“把温莎夫妇在西班牙扣留两个星期”，但绝不能暴露“建议系来自德国”。

施托勒马不停蹄地与西班牙外交部接洽，策划以西班牙政府的名义出面，说服温莎公爵要求英国皇家承认公爵夫人为王室的成员，并给予公爵本人一个重要的地位，否则，他将拒绝返回英国。佛朗哥政府还答应给他一所古堡作为他留居西班牙的住所。

英国政府已经察觉纳粹德国的阴谋。丘吉尔首相致信温莎公爵，“任命公爵为巴哈马的总督”，并命令他立即前去就职。

7月初，温莎公爵夫妇抵达葡萄牙里斯本。之后不久，英国政府的要员，公爵的老朋友华尔特·蒙克顿爵士赶到里斯本，把英国情报机构掌握的有关纳粹德国的绑架阴谋和盘托出，催促公爵夫妇尽快前往巴哈马群岛。

与此同时，德国人也开始加紧了阻止公爵前往巴哈马，把他送回西班牙的阴谋活动。

里宾特洛甫密电施托勒，“在公爵和他的夫人回到西班牙之后，必须劝说或者强迫他们留在西班牙领土上。”如果必要的话，西班牙可以把他当作英国军官“拘禁”起来，并且把他“作为逃亡军人”对待。他在电文中进一步说：

在适当时机必须告诉公爵，德国是希望同英国人民讲和的，但遭到丘吉尔集团的阻挠。如果公爵本人为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作好准备，那将是一件好事。德国决心用各种办法迫使英国谈和，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德国准备满足公爵所表示的任何希望，特别是使公爵和夫人来担任英国国王和王后。如果公爵另有打算，但又愿意为建立德国和英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而合作，我们也同样准备保证他和他的夫人有一笔生活费，使他能够过和国王身份相称的生活。

这个愚昧无知的纳粹外交部长真是白当了几年的德国驻伦敦大使，他根

本不了解英国人，尤其不能了解“公爵的英国人心理”。当温莎公爵发现这些劝阻他去巴哈马的人是纳粹的同情者时，他异常反感。对那些带有威胁性质的暗示，他都“待之以它应得的轻蔑”。但他心里很清楚他和夫人此时此刻的处境十分危险，为了麻痹德国人，他一面与他们及其派夹的说客周旋，一面拖延时间，等待脱身的有利时机。

德国人不耐烦了，开始执行“恫吓行动”。一天晚上，施托洛安排人对温莎夫妇的别墅的窗户投掷石头，然后在仆人中间散布谣言，说是“英国谍报局的人”干的。惊恐不安的公爵夫人还没定下心来，就收到一个不知姓名的人送来的一束花，里面有张名片写道：“谨防英国特务机关的阴谋。一个关心你的利益的葡萄牙朋友。”

这一行动反而把公爵夫人激怒了，她在房间里面不安地踱来踱去，愤愤不平地说：“我们不想过问政治，可为什么他们总是不放过我们！”接着，她转身对坐在一边的温莎公爵说：“咱们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公爵淡然一笑说道，“你可领教了德国人的卑鄙无耻了吧？”他站起身，走到夫人跟前，在她耳边如此这般他说了些什么，公爵夫人心领神会地笑了。

温莎公爵夫妇做好了8月1日离开里斯本前往巴哈马的准备。他提前两天向他的主人葡萄牙银行家理查图·席尔瓦表示“希望同元首接触”，并且“对英国阴谋伤害他们的消息和他们个人的安全很为关注”。

正当里宾特洛甫欣喜若狂，忙于安排温莎与希特勒之间的会晤时，8月1日晚，公爵夫妇乘美国邮船“阿瑟王之剑”号启程了。德国人大吃一惊，无奈大势已去，只有望洋兴叹。

纳粹德国的阴谋失败了。绑架温莎公爵夫妇的阴谋成了德国对英作战中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也成为人们描绘纳粹德国利令智昏、荒唐之极的笑料。

纳粹德国除了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之外，还有一整套由党卫队、秘密警察、刑事警察和保安处组成的法西斯恐怖集团。它们充当希特勒的杀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它们屠刀下的人不计其数，令人发指。如果德国侵英计划得逞，又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作为“海狮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戈林曾于8月1日示意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头目海德里希，着手占领英国后的清理工作。党卫队保安警察和保安处应该“在军事入侵的同时开始它们的活动，以便查封在英国的许多重要反德组织和团体，并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斗争”。

海德里希不负重托，很快拿出一个方案：首先，在英国伦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和爱丁堡分别建立6个特别行动队总部；第二，执行纳粹的恐怖政策，逮捕所有列入“英国特别搜查名单”上的人。

这一名单上罗列了大约2300名英国各界的知名人士。丘吉尔首相自然名列榜首，接下来是全体内阁成员和所有党派的著名政治家。德国的秘密警察连新闻界的著名主编、发行人和记者也不放过，凡是发表过曾使纳粹不快的消息的人都在里面，其中包括《泰晤士报》前驻柏林的两位记者诺曼·埃布特和道格拉斯·里德。英国的许多作家也在逮捕之列，如H·C·威尔斯、弗吉尼亚·沃尔夫等十几人，还有吉尔伯特·摩雷和伯待兰·罗索等著名学者。

名单上的许多英国人的名字拼写错误百出，以至几乎分辨不出到底是谁，有时还附有稀奇古怪的说明。波纳姆·卡特夫人被写成卡特一波纳姆夫人，说明中称她为“主张包围德国的女政客”。

有的名字后面标着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字样，意思是由它来处理此人。丘

吉尔则由第 6 处，即外国情报处处理。大部分人是交给第 4 处，即秘密警察处处理。

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也不落后。9 月 9 日他签署了一项指令，规定“除非当地局势要求作例外规定，英国的所有从 17 岁到 45 岁的健全的男性居民都将被拘禁，送到大陆”。

几天以后，陆军总司令部的军需总监向集合起来准备入侵英国的第 9 军团和第 16 军团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为了保证对这个岛国进行有计划的洗劫并对它的居民进行恐怖统治，除了家常用物以外，一切都将立即没收；一些人要作为人质。凡是张贴德国人所不喜欢的标语者将立即被枪决；凡是在 24 小时以内不交出武器或无线电收发报机者，将受到同样的惩处。

当然，如果德国人果真入侵的话，英国人也不会对他们客气。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如果德国实施“海狮计划”，那么“双方都将进行残酷的大规模的屠杀。不会有仁慈或宽大。他们会采取恐怖手段，我们也准备采取一切极端措施”。

丘吉尔在这里所指的“极端措施”，就是当英国所有常规的防御方法都无法阻止德国的入侵时，英国人就用飞机低空飞行，对德国人的滩头阵地施放糜烂性的芥子毒气。

## 第七章 鏖战争夺制空权

无论是德国阵营还是英国阵营的人都十分清楚：夺取英国东南部、英吉利海峡和德国发起“海狮行动”的欧洲大陆港口的制空权，是入侵英国或保卫英国的先决条件。英德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夺制空权的鏖战。

8月19日，德国空军作战局总结战果，得出的结论是，由于英国皇家空军强大的战斗机部队的存在，德国空军只有打败并摧毁它们，才能成功地扩展空中攻击。

德国海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又开始对“海狮”作战计划表示怀疑和担忧了。雷德尔不失时机地在希特勒耳边吹风说，德国海军不仅要在从法国海岸到英国海岸的两条宽阔的封锁线上布满几百万枚水雷，而且还要扫清英国在德舰队入侵道路上所布的雷场。这两项关键任务的完成都有赖于德国空军掌握了制空权。

希特勒对进攻英国从来就不是很坚决，现在他也开始动摇了。8月10日，他决定将原定于8月底的进攻日期推迟到9月下旬。这等于是打了戈林一记耳光。

戈林气急败坏地开会下令他的空军不理睬英国皇家轰炸机司令部和海岸司令部，始终缠住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不放，速战速决，直到除掉为止。

他提高了嗓门，给3个航空队的司令官打气说：“一旦敌战斗机被歼灭，我们的攻击就转向其他致命的目标。”他所指的是与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有关的目标。

在这次会议上，戈林撤换了一批资深的前线指挥员，启用几个雄心勃勃的年轻指挥员。德国的空中英雄阿道夫·加兰被任命为飞行大队长。不久，希特勒授予他骑士十字勋章。这是十分幸运的，因为他“看起来很像个犹太人”。

加兰30年代初加入德国空军。当时德国人扩军备战还是个秘密。他是在滑翔机上学会飞行的。后来，他作为德国空军“秃鹰军团”的成员，在西班牙上空掌握了驾驶动力引擎飞机的作战技巧。到1940年秋，他共击落40架敌机，战绩仅次于德国最著名的空中英雄莫尔德斯。

加兰相貌英俊，蓄着漂亮的小胡子。他喜欢华丽的制服、雪茄烟、香槟酒和泡姑娘，是个会享受的家伙。

加兰在两军厮杀的战争中表现得颇具绅士风度。虽然他对英国人消灭德国寻找落水飞行员的红十字海上救援飞机的行为很不以为然，认为“实在是野蛮”，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自己对手的敬意。德国空军司令部为报复英国人，下令用机关枪打死皇家空军弃机跳伞的飞行员，加兰断然拒绝执行这项命令，并且指示他的ME109战斗机大队的飞行员不要管那些跳伞的英国飞行员。

8月19日至23日，由于天气恶劣，德空军被迫停战5天。心绪不佳的戈林利用这一空隙，于8月21日视察了法国北部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部队。

“海狮计划”因其空军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而推迟了。德国空军第一次在元首和海陆军面前丢了脸面。一向急功近利、虚荣心极强的戈林此时气不打一处来，只想把他的飞行员们臭骂一顿。

怒气冲冲的戈林冲着那些疲惫不堪的飞行员们大喊大叫：“你们这些胆

小鬼！”飞行员们都不敢出声，听着他们的司令劈头盖脸地乱骂一通。只有加兰敢于直言，他不快地说：“你总说皇家空军几乎全军覆没了。可为什么我们一出动，就有一队队的喷火式和旋风式战斗机出现。他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戈林狠狠瞪了加兰一眼，这才想起了他来的主要目的，他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下一步行动就是要全面消灭英国的空中力量。除了极为恶劣的天气外，你们必须天天出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戈林的激将法驱散了飞行员们的疲惫，重新激起了他们好战的本能。

8月24日，久阴的天气豁然开朗，碧空如洗。英格兰土地上的山山水水，田野厂房……一览无遗。

德国空军恢复了大规模的攻击。上午9时，德国空军100多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席卷了皇家空军第11大队的基地。第一个遭到袭击的机场是曼斯顿。机场的跑道上不一会儿就布满了弹坑，机场的建筑几乎全部被毁，电话和电报线路被切断。曼斯顿镇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平民伤亡严重。所造成的破坏如此之大，该镇的人们只好永远地废弃了这座镇子。曼斯顿机场的地面勤务人员士气低落，躲在防空洞里拒不露面。

在随后的几天里，风暴和阴云再也没有光顾过英格兰上空，接连几天阳光灿烂，万里无云，真正的夏季天气占了上风。从8月24日到9月6日接连13天，德国人平均每天出动近1000架飞机对英国南部的机场、空军地面部队及航空工业实施攻击。这些攻击及其由此而引起的空战在此间达到了高潮。

戈林的战术第一次与希特勒的一致起来。在这之前，德国的空中攻击尝试了三种不同的任务：试图突破英国防御体系，将其一线担负警戒的战斗机部队拖入战斗、予以歼灭；试探了英国的左翼——东北部的情况；通过全力摧毁英战斗机的主要补给源——飞机制造厂来打垮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但是，在所有这三个方面，德国人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开始转向一个更值得一试的领域，攻击英国皇家空军地面部队和机场。

英国战斗机指挥部的前景已经十分暗淡，飞行员和飞机的伤亡超过了替补速度。皇家空军感到了面临灭顶之灾的威胁。

截止8月18日，英国皇家空军已有154名飞行员伤亡失踪。在萨丁克斯郡的东格林斯蒂德医院里，住满了被烧得惨不忍睹的飞行员，他们的脸、手、头发和皮肤都被烧光了，面目全非。他们成为第一批被称作是“试验品”的年轻人，因为美容大夫不得不在他们身上做试验，给他们恢复一点人的样子。

同期，只有63名飞行员从训练队补充到作战中队。这些飞行员由于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战斗力远不如老飞行员。还有一种更为无法估量的消耗，幸存飞行员们所承担的紧张压力，几乎使他们疲惫不堪到极限了。飞行员理查德说，“一天起飞两三架次是常有的，有时甚至一天起飞六七次。”

英国空军上将道丁回忆说，“作战双方的目标有着明显的不同。德国人竭力想把地面部队运过海峡，侵占英国，结束战争。而我当时指挥战斗机并不是要结束战争。我在拼命地阻止德国人为入侵作准备……为此我不能让他们得到制空权。”

道丁建议空军部从训练轰炸机和侦察机飞行员的人员中抽调大量志愿者，经过短期训练后再编入作战机中队。但是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权宜之计无法根除飞行员匮乏的颓势。

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也急剧减少。从 8 月 8 日至 18 日，皇家空军共击落德机 367 架，自己损失 213 架战斗机，其中 30 架是在机场上被摧毁的。同期，英国只生产出 150 架旋风式和喷火式飞机，战斗机中队只能靠从预备役空军抽调飞机来增强实力。德国情报部门估计英国战斗机已减少到 430 架，实际上只剩下 300 架可用于作战。

俗后说“屋漏偏逢连阴雨”，德国飞机 8 月 24 日开始把那些致命的炸弹投向第 11 大队的 7 个扇形站。这对皇家空军来讲，可能是最不妙的兆头了。

德国人已经意识到扇形扫探雷达站的重要性。在皇家战斗机指挥部，道丁上将负责总体指挥和协调各飞行大队的兵力部署，并审慎使用预备队，以此来影响战斗结果。实际空战交由各大队司令部指挥，而扇形站是行使指挥所必不可少的机构。正如飞行员理查德描绘的那样：“战斗机指挥部和大队是我们防御系统的大脑，扇形站是神经中枢。”每个扇形站通常负责 3 个飞行中队的对空指挥。大队司令部向中队下达作战命令后，一旦英国飞行员起飞，这些扇形站就通过无线电话将最新的作战情报转给飞行员，引导飞行员占据有利位置投入战斗。

德国无线电侦听员时常可以听到英国地面和空中之间进行的这些不间断的紧急交谈，只要稍有一点头脑就可以意识到这种扇形站在战斗中所起的作用有多么重要。如果它们停止工作，哪怕只暂停一会儿，都会给飞行中队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德国战略的所有变化无常的更动中，唯有集中力量攻击覆盖伦敦的扇形站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自从戈林错误地取消对英国雷达站的打击后，德国人首次把矛头对准了敌手的要害部位。

那天，虽然英国的扇形站没有一个被完全炸毁，但是受到一连串轰炸，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在比金山和肯利的扇形站损失惨重。这些神经中枢的功能开始萎缩。

在德国空军连续两周对扇形站展开攻击的日子里，“皇家空军妇女后援队”的姑娘们表现出空前的勇敢和镇定。在扇形站里，她们负责操作通讯系统，将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显示出来。空战激烈时飞行员们骂骂咧咧的脏话时而从无线电话里传出来，言语粗俗，不堪入耳。最初，扇形站主任想让姑娘们离开那些房间，但遭到姑娘们的毅然拒绝，她们说：“我们对此并不介意，这不是亵读神灵，也不是猥亵下流，而是男子汉们在为生死而搏斗时发出的声音。”

在不列颠空战期间，高尚的骑士风度在德英双方的飞行员之间风靡一时。他们为各自的国家利益而殊死格斗，血洒碧空，同时又为对方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超群的作战飞行技巧所折服。德国飞行员加兰与皇家空军无腿驾驶员、战斗英雄贝德的友谊传为佳话，就是一例。

皇家空军少校道格拉斯·贝德战前在一次飞行事故中失去了双腿。他克服了这一巨大的障碍，学会用假肢行走和打高尔夫球。1939 年战争爆发后，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假肢驾驶飞机，重返蓝天，成为英国皇家空军一支喷火式飞机中队的指挥官，一名王牌战斗机驾驶员。他那英勇顽强的精神和高超的飞行技术赢得了英国人民和皇家空军飞行员们的尊敬，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贝德对德国飞行员决不怜悯，每次发现敌机，他都穷追不舍，直到用他那高超的技术将它们干净利落地干掉。他曾说过：“我不是那种把战争看成



一场板球比赛，先相互进攻然后再握手言和的人。”他最喜欢听敌机坠落时发出的嘶叫声。

在一次空战中，贝德的飞机死咬住一架德国 ME109 战斗机不放。最后，他终于在法国圣奥梅尔的上空将它套入自己的瞄准心，暗叫一声：“好小子，看你往哪儿跑？！”他按动炮钮，一炮击中他的猎物。几乎就在同时，他感到自己的机身猛然一震，随即发动机便停止了转动。两架德机从他机旁呼啸而过。“不好！”贝德马上意识到自己被击中了，条件反射般地按动了弹射座椅。一言不发。

加兰挥手让旁人退下。他斟满一杯香槟酒走到贝德跟前说：“我很钦佩你的勇气和毅力，如果不是战争，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衷心祝你早日康复！”

贝德抬起眼皮看着加兰，似乎想从他的眼睛里看穿他的心思。加兰的眼光毫无敌意，流露出友谊和钦佩的神情。贝德笑了，拿起了酒杯。

席间，贝德说：“不知道是否有办法把我在英国的那副备用假腿弄来。”加兰当即欣然答应下来。得到上司的批准后，他们用国紧急波长发了一份无线电报，不到 48 小时，贝德少校的假腿就随着降落伞飘落在圣奥梅尔机场上。

皇家空军利用空投假腿的机会，又向圣奥梅尔附近的德国空军基地及其他目标投掷了大量的炸弹。加兰指责英国这样做“不太友好。”

空战日益激烈残，形势急转直下，对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指挥部越来越不利了。8月31日，德国轰机一批又一批地呼啸而来，将 4400 吨炸弹倾泻到英国燕南部的绝大多数基地、机场和着陆场。跑道上弹坑累累。指挥大楼和仓库等房屋夷为平地，停在机场上的飞机当场被炸毁，通信线切断，地面人员伤亡惨重。

德国的 ME110 远程战斗机肩负着双重使命，在为德国的轰炸机作掩护的同时。它们也载有弹，自己可以随时瞅准空子，突然袭击皇家空军的地面设施。

经过激烈空战杀回的第 11 大队的飞机，回到机场上空时却发现德国空军已把这里炸成了废墟。他们苦于没有安全的地面可着陆，许多飞机油料耗尽，机毁人亡。

这一天，皇家空军损失的飞机数量头一次多于德国空军。更糟的是，飞机制造厂遭到严重损坏。德国人对飞机制造厂的轰炸破坏不仅使新飞机的产量下降，而且也使旧飞机的维修速度放慢。皇家空军飞机的损失数量已超过补充的数量。

在随后的几天里，德国人在空中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为了迷惑英国皇家空军的雷达监测人员，德国空军的机队整天在法国沿岸飞上飞下，正好在皇家空军的雷达屏幕所能看到的范围之内。监测人员根本就无法预测究竟哪一队飞机会突然转向北方，掠过英吉利海峡，对英发动真正的进攻。

第 11 战斗机大队的 5 个前进机场和 6 个战区机场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肯特海岸上的曼斯顿和利姆两个机场有好几次接连几天不能供战斗机使用。保卫伦敦的主要战斗机基地比金山 3 天内遭到 6 次轰炸，基地调度室被摧毁，伤亡 7 名地面人员，以致有一个星期之久只能供一个战斗机中队使用。

最糟糕的是，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防御力量开始变弱了。在这关键性的两周中，英国被击落重创的战斗机有 290 架；德国空军损失 385 架飞机，其中

战斗机 214 架，轰炸机 138 架。

最让道丁束手无策的是飞行员的损失。皇家空军有 103 名驾驶员丧生，128 名驾驶员受伤，飞行员的伤亡人数占飞行员总数（约 1000 人）的 1/4。英国已无力弥补人机伤亡与人机补充之间的“空洞”，甚至无力阻止它扩大。唯有气候变化可以减小德国攻击的规模，减缓英国失利的进程。

对于英国许多了解真相的人来说，情况已经一目了然：在这场顽强激烈的大角逐中，德国空军几星期内就会把英国战斗机指挥部打成一伙对德国毫无威胁的散兵游勇。

丘吉尔深感忧虑，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局势已对战术空军不利……人们感到十分焦虑。”“如果敌人坚持对其邻近的战区机场进行猛烈袭击并破坏它们的作战指挥室或电话联络的话，空战司令部整个错综复杂的组织就可能瓦解。这不仅意味着伦敦遭受摧残，而且还意味着我们失去这一关键地区的全部制空权。”

然而，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们仍在进行顽强的战斗。他们唯一考虑的是，究竟谁能打赢这场空中战争。对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决斗数字进行裁决，成为飞行员们津津乐道的“学术问题”。从表面上看，他们把一切都看得很轻。每当夜幕降临，战斗结束时，他们就返回伦敦，或去看演出，或去夜总会，或者找一位表演歌舞的女郎。

英国领导层似乎也无回天之力，唯有继续战斗，期盼转机 and 胜利。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道丁上将对他的战斗机指挥部下了一道死命令：“英国战斗机绝对不许与德国战斗机单独交战，除非对付德国轰炸机。我要的是飞行员，而不是战斗英雄。”

道丁是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上帝是站在英国人这一边的。此时此刻，这位空军司令虔诚地希望显灵，出现奇迹。他承认：“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奇迹。”

奇迹果然出现了。

## 第八章 炸伦敦棋错一着

德国空军已开始要赢得这场战争了，只要给予时间，他们最终能达到目的。但性急的希特勒和戈林已经等不及了。秋季大风的威胁即将来临，如果德国入侵的舰船能在 1940 年跨过狭窄的英吉利海峡，那么几周后，英国的地面部队的抵抗就会被攻破；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就会被迫在空中挨打；皇家海军自然也会被逐出海峡。然而，入侵英国的最重要的条件——制空权，至今仍牢牢掌握在皇家空军的手中。

德国人当然无法知道，皇家空军已十分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计算，英国皇家空军已损失了 1100 架飞机，虽然损失惨重，但并未被摧毁。但德国空军自己的问题却迫在眉睫。每天可参战的飞机数字下降到低于建制的 500 架，补充受过训练的机组人员几乎跟补充飞机一样的跟不上去。

戈林沉不住气了，他建议最高统帅部采取新的战略，进入不列颠空战的第 4 阶段，摧毁英国最大工业城市伦敦。他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有攻击伦敦，“才能迫使英国战斗机离开它们的窝，被迫与我们公开交手”。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使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城市陷入混乱和瘫痪，使英国政府和人民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屈服于德国的意志”。

8 月 31 日，德国空军统帅部决定，9 月 7 日将攻击重点转向伦敦。

希特勒拍板，9 月 21 日开始实施“海狮计划”。

戈林又打错了算盘，犯了他的第二十战略性错误。这一错误的后果可与希特勒 5 月 24 日停止用坦克进攻敦刻尔克相比。它拯救了濒临绝境的皇家空军，使几近无力支撑的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得到喘息之机，使满目疮痍的扇形站得以解脱，从而使人类历史上首次大空战的天平开始朝有利于皇家空军的方向倾斜。

9 月 7 日，英国“万能机器”破获了戈林命令德空军停止对英国空军的直接攻击，改为轰炸伦敦的情报后，丘吉尔和道丁等将帅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欢呼！这表明德军放弃夺取不列颠上空的制空权，皇家空军赢得了喘息之机。

希特勒本来未把轰炸伦敦列入“鹰袭行动”。他曾经在他的第 17 号元首令中明确规定：“德国空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许对英国平民实行‘恐怖空袭’，以造成民众恐慌为目的的轰炸必须留到最后。”即使作为对皇家空军空袭德国的报复也不允许，除非等到希特勒亲自发布命令。

8 月 16 日，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指令中说：“在‘海狮’行动攻击日的第一天，德国空军对伦敦进行猛烈攻击，这将引起居民逃离城市和堵塞路口。”这表明德国原计划把空袭伦敦作为直接支援陆军在英国登陆的一次行动。

在这之前，帝国元帅戈林奉希特勒旨意，严禁进攻英国的首都——伦敦。他放手让他的轰炸机飞行员任意轰炸英国的军事目标，包括一些城镇。但他严格地把伦敦划在了轰炸范围之外。

一个偶然事件，却使希特勒改变了初衷，并最终导致戈林做出了轰炸伦敦这一愚蠢之极的决定。

8 月 24 日夜里，德国空军 170 架轰炸机奉命对伦敦郊外的飞机工厂和油库投弹。十几架飞机奉命轰炸泰晤士河沿岸城镇罗切斯特和金斯頓的飞机制造厂，以及距伦敦约 15 英里处的泰晤士黑文的巨型油罐储存设施。其中两架没有装无线电导航设备的飞机与前面的飞机失去了视觉联系，迷失了航向，

他们肩并肩地径直往前飞，结果误入伦敦城的上空。突然，探照灯柱在空中扫来扫去，英国的防空火力网越来越密集。慌乱中，他们赶紧丢弃了炸弹，掉头夺路而逃。

这几枚炸弹落到了市中心，古老的圣贾尔斯教堂被夷为平地，附近一个广场上的约翰·密尔顿塑像也从底座上被震下来了。一些住房被炸毁，炸死了若干平民。

这一误投立即引起了英国的迅速反应。虽然这次轰炸明显是次意外事件，但是，丘吉尔倒情愿认为这是故意的。他认为，最能赢得美国的同情及援助的，莫过于伦敦变成废墟的景象了。

丘吉尔下令，立即召开参谋部会议。第二天夜里，一道命令传到了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对柏林进行报复性攻击。

夏季的夜空笼罩在蓝色月光下，机场上朦朦胧胧浮盖着一层薄雾。突然，由远而近传来一阵急促而整齐的脚步声。汉普登轰炸机大队的飞行员们穿着镶有羊皮边的飞行服，脚蹬运行靴，向各自的轰炸机奔去。

一周前，这个大队的任务还只限于在德国上空撒传单，今天晚上，传单换成了炸弹，要真刀真枪地干了，这些小伙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机械师和驾驶员握手，拍拍他们的肩头祝好运。机场上，地勤人员高声向飞行员道别，他们把大拇指翘起，祝他们胜利归来。这是英国人在这次大战中发明的礼节。照明灯亮了，两行黯淡的灯光照亮了跑道。第一架飞机启动了引擎，红灯闪烁着在跑道上缓缓滑行，只见它速度越来越快，飞行员拉起操纵杆，载着炸弹和6名机组人员的轰炸机腾空而起。紧接着，第二架飞机，第三架飞机……最后，81架轰炸机全部升空。他们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像一群雄鹰朝着纳粹法西斯统治的中心——柏林飞去。

那天晚上，柏林上空乌云密布。从空中俯瞰地面目标，模模糊糊，若隐若现，大约只有半数的皇家空军轰炸机找到了目标。这次空袭给柏林造成的实际损失很小，但在柏林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柏林受到飞机轰炸还是第一次。德国人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想到英国人的炸弹竟会落到他们的头上。当这次战争开始时，戈林曾向他们保证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他还开玩笑说：“如果它们飞来了，你们就叫我农夫。”

的确，戈林在柏林部署了里外两层高射炮和数以百计的探照灯。可是，那天晚上面对在厚厚的云层上飞临的英国轰炸机，他们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只好瞎子打炮，乱轰一气。结果，一架飞机都没有打下来。

英国人还扔下一些传单，上面写着：“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将继续下去，希特勒要打多久就打多久。”这的确是很好的宣传，但是炸弹的爆炸声则是更有力的宣传。它在德国人的心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

起初，德国人并不想以牙还牙玩这种针锋相对的游戏，也不想过份张扬。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命令报纸只用几行字报道空袭消息。柏林的大部分报纸都用同样的标题：“懦怯的英国袭击”。

但是皇家空军自首次轰炸柏林后，只要天气许可，几乎每天晚上都攻击柏林。丘吉尔下令皇家空军继续袭击柏林，直到德国人做出反应。

戈林曾夸下海口，绝不会有炸弹落在柏林头上，可现在柏林已接连遭到数次轰炸了。8月28日的夜间轰炸，第一次在德国的首都炸死了德国人。德国官方宣布，炸死了10人，炸伤29人。舆论哗然，大肆宣传英国飞行员野蛮地袭击柏林手无寸铁的妇孺。德国大部分报纸用的标题是“柏林上空的英

国空中强盗”。

戈林丢了脸。希特勒大为震怒，他命令戈林的轰炸机部队做好夜间空袭伦敦的准备。希特勒不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捍卫他个人的地位和尊严，做出了这一极为愚蠢的决定。

9月4日，就在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第4次空袭之后，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的讲话不时被数千名听众——大部分是女护士和社会工作者爆发出的笑声和歇斯底里的掌声打断，尽管他是一个毫不幽默的人。

他把丘吉尔描绘成是“一只神经质的老母鸡”，挖苦说：“丘吉尔先生正在显示他想出的新主意——夜间空袭。丘吉尔先生进行这些空袭，并不是因为这些空袭很有效，而是因为他的空军不能够在白天飞临德国上空。”

接着，他提高嗓门威胁说：“现在我们要以夜袭来回答夜袭。当英国空军投下2000，3000或者4000公斤炸弹时，我们将在一夜间扔下15万、20万、30万或者40万公斤炸弹。”

德国妇女听众忘乎所以，狂热鼓掌。在她们恢复平静后，他又说：“我们将制止这些夜间空中强盗的行径，愿上帝帮助我们！”

听到这话，年轻的德国妇女跳跃起来，挺起胸脯，高喊她们赞成。

最后，希特勒以讽刺的口吻威胁说：“在英国，人们充满了好奇心，他们一直在问：‘他为什么不来？’别着急，别着急，他就来了！他就来了！”“总有一天，我们两个国家有一个会求饶，但这决不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这时，疯狂的妇女们从狂喊乱叫转为齐声高喊“决不是！决不是！”

1940年夏季全盛时期，9000万德国人民盲目地听从他们元首的召唤。他们跟着他们的领袖希特勒走向胜利的光辉之巅，以后经历了日渐昏暗的阴影，跌入自我毁灭的深渊。对于德国人民，歌德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

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希特勒的头脑发涨，自信1940年夏季他就能主宰欧洲的大片土地。他的目的不是征服英国，而是要“消灭一个对德作战的基地”，因而他以为，只要在英国内部搞点小颠覆，在伦敦上空进行一些狂轰滥炸，就会摧毁英国进行抵抗的意志。如果此举成功，就无需入侵英国了。

在希特勒的一生中，这不是第一次冒险，但却是第一次输得这么惨。

9月7日下午5时30分，德国空军司令戈林站在法国格里斯一内兹角的一个前线观察哨上，亲自指挥对伦敦的这场战役。他圆圆的脸上放着异彩，手舞足蹈，兴奋得像个等待鞭炮点燃的农村小孩。一批又一批的德国飞机呼啸着从他头顶上飞过，向着伦敦扑去。

300架德国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先头部队掠过狭窄的英吉利海峡，穿过万里无云的天空，飞到泰晤士河上空，向瓦尔维沿兵工厂、贝克顿地区的煤气厂、发电厂、仓库，以及几英里长的码头投掷高爆炸弹和燃烧弹。这一片立即成为火海。锡佛尔镇的居民被火包围，救援人员不得不从水路把他们撤出来。

当德国空军对伦敦急风骤雨式的轰炸铺开时，英军参谋部官员及其顾问们正在白厅开会。他们立即离开会桌跑到窗前，向外眺望。蜂涌而至的敌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冲天大火使他们确信，希特勒已经拉开了入侵英国的序

幕。

专谋部官员们立即赶到唐宁街 10 号，由丘吉尔首相主持继续开会。会上决定当天晚上发布代号为“克伦威尔”的警报。这个代号表示“入侵在即”，具体含意是：

- (1) 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
- (2) 军方接管民用电报电话线路；
- (3) 联络官就位。皇家海军和空军立即进入最高戒备状态。

英国地方司令部很少有人知道“克伦威尔”的含义，结果造成了一些混乱。由于这一天是星期六，当“克伦威尔”代号传到各级指挥所时，大多数指挥所在位的人寥寥无几。一些夜间值勤官根本不懂“克伦威尔”是什么意思；许多毫无作战经验的下级参谋人员以为这份电报是向他们通报情况，而不是采取行动。不过，大多数人理解这表明德国入侵英国开始了。

国民警卫队虽然不是正式收电单位，但很快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教堂的钟声响彻长空；许多地方设置了水泥柱、钉有长的尖头钉的横木等种种路障。电话接线员拒绝接通非官方电话。在东部司令部的管区，皇家工程兵炸毁了儿座桥梁。3 个英国军官驱车经过林肯郡的一座桥时不幸被埋在路边的地雷炸死。

这时，在英吉利海峡的彼岸，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长却整整一个晚上都闷闷不乐，与外交官们谈论着在罗马尼亚发生的一些外交事务。

在本特利修道院的指挥所里，空军司令道丁正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幅大地图。屋外阳光明媚，屋里却是一派阴森紧张的气氛。丁零作响的电话铃声和参谋人员嘶哑的喊叫声绞在一起；红绿灯信号不停地闪烁；情报官急匆匆地不时走到道丁跟前小声嘀咕着什么，“空军妇女后援队”的姑娘们头戴耳机，根据从外面的监测站传来的新情报，不断用棍子推移着地图上的板块。不同颜色的板块分别代表德国空军和皇家空军的每个机队。

道丁从图上看出，德国已经有 250 架轰炸机和 500 架战斗机升到海峡上空，还有好几个 20 架以上的机队正在加来上空聚集。毫无疑问，这是迄今最大的一次进攻。

他注视着那幅大地图，看升空的第 11 大队如何布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突然顶感到一种不祥之兆、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如一把匕首插进了心脏”。如果进攻的飞机这一次不散开，而是一起整体行动，那怎么办？他暗暗为第 11 大队的飞行员们捏了一把汗。

德国空军战术的改变，使皇家空军有些猝不及防。在过去两周的空战中，德国飞机通常以密集队形飞抵英国海岸上空，然后，他们再分头飞向泰晤士河沿岸的飞机制造厂、储油罐和燃油精炼工厂以及伦敦周围的飞机场和工业设施，对各自不同的目标进行轰炸。

一旦他们分散开了，等待多时的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指挥宕就像猎人第一眼看到狐狸那样，大喊一声“喵喵！”他的飞行员们听到这一行动命令，就像一只只猎狗一样，一队队地俯冲下来，扑向敌机。这些轰炸机往往还未到达目标就被击落或赶跑了。

与往常一样，皇家空军第 11 大队的喷火式和旋风式战斗机，在 2 万英尺的高空盘旋，等待德国大型机队开始散开。

奇怪，德国轰炸机群毫无散开的意思。他们飞得比平时高得多，在 1，6 万英尺的云上飞行。护航的 MF110 紧挨着他们；在这些飞机的上面，ME109

战斗机以梯状队形迂回巡逻，准备对付皇家空军的战斗机。

毫无防备的皇家空军战斗机根本无法冲入密集队形的敌机群，只是在机群外围进行个别零星的战斗。泰晤士河两岸的防空炮开火了，火力越来越猛烈。但是德机飞得太高了，高射炮炮弹爆炸时的白色烟团对它们毫无威胁，倒像是在向他们鸣炮致礼。

德国机群像一列有条不紊，方寸不乱的前进队伍，在前进途中，只要上司一发信号，炸弹就会从天而降。后面飞来的轰炸机无需寻找目标，看见下面哪儿有火就朝哪儿投炸弹。

道丁紧急下令第 12 大队立即升空支援第 11 大队。两个大队的所有战斗机倾巢出动，很快撕开了由 ME109 和 ME110 组成的保护屏障。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们带着誓死保卫伦敦的决心，不顾一切地向那些轰炸机俯冲下去。几架“多尼尔”和“海因克尔”轰炸机起火冒烟，哀鸣着向那些被毁的街道废墟栽下去。

夜幕降临时，英国战斗机指挥部共击落 40 架德国飞机，其中大多数是战斗机；英国的地面防御部队只击落 1 架德国飞机。

然而，就伦敦而言，皇家空军打得太晚了。德国的轰炸使伦敦 9 处成为火区，近 1000 处火灾。伦敦东区化为火海。3 个主要铁路干线的终点站被炸得不能使用，430 人死亡，约 1600 人严重受伤。许多人无家可归。

晚上 7 时 30 分，还未等英国消防队员们把这些烈火全部扑灭，大约 200 架德国轰炸机又席卷而来。在这些火光的指引下，一批又一批的轰炸机呼啸而来，轰炸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雨点般的炸弹把灾难、死亡和恐怖播撒在伦敦这块土地上。

戈林通过电台向德国人民发表讲话，他的声调充满了狂喜，“我正在指挥着这场战役，伦敦就是靶子”，“我已一拳击中了敌人的心脏”。

## 第九章 英雄的伦敦人民

自从9月7日大开杀戒以来，德国空军每晚平均出动200架轰炸机，连续57个夜晚轮番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

在攻击者眼里，伦敦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大的目标”，不仅因为它的面积宽广，约有800平方英里，而且因为它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伦敦是英国首脑机构的所在地，是英国最大的交通枢纽和海运补给中心。泰晤士河上的桥梁随处可见，铁路终点站星罗棋布。数千英亩的公路纵横交错，地下隧道、下水道和电缆交织在一起。伦敦港口关系到这个岛国的生存伦敦约有700万人口。居民区对于使这个大都市运行的千千万万的人们来讲，是不可或缺的栖身之地。伦敦的一切都是那样重要，就像簇拥在一起的一群公中头上的眼睛，击中任何一只牛眼，都会导致炸群。

如果德国空军的轰炸将英国国王及其议院驱逐出伦敦，迫使银行关闭，将《泰晤士报》社从出版社迁到应急地点凯泰林，迫使英国广播公司撤离广播大楼，使伦敦铁路终点站无法使用……所有这一切都会从根本上动摇这个国家的必胜信念。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英国议会照常开会，虽然会议时常被空袭警报打断。当“杰姆乌鸦”向议长报告“危险来临”时，议员们便暂停辩论，绅士风度依旧。排队走进为他们准备好的十分拥挤而简陋的防空洞。这个会议厅被炸毁了，他们就把会址迁到另一个会议厅去，但议员们从来没有停止履行他们的职责。

《泰晤士报》等报刊照常发行；英国广播公司依旧从广播大楼播送节目。10月16日伦敦遭到空袭时，一枚降落伞雷命中英国广播公司大楼，炸掉了大楼整个一边的侧翼，当场炸死7名工作人员。当时正在播送简明新闻和对德广播的播音员们异常沉着冷静，纹丝不动，如同什么部没发生似地继续播送节目。英国听众们丝毫未觉察到有什么异常。

英国皇家王旗依然在白金汉宫上空飘扬。英王乔治六世全力支持丘吉尔。并以自己的行动团结、鼓舞着英国人民。1936年，乔治六世从他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哥哥手里接过了王位。在英国现代史上，还没有一个英王像他这样继承了如此复杂棘手、多灾多难的一副摊子。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位新国王对女王忠贞不渝的支持，赢得了英国人民的爱戴和内阁成员们的尊敬。

当战争危险逼近时，人们担心德国人会大规模登陆抓获英国王室成员，以此逼迫英国就范。五六月间，英国的黄金已运抵大西洋彼岸，儿童撤退工作业已开始。人们力劝英王及家人去加拿大：“英王不仅是英国国王，而且还是英属领地及整个大英帝国的国王。”但是乔治六世断然拒绝了人们的好意，就连把两个小公主送出英国的建议也婉言谢绝了。英王与女王坚持留在白金汉宫的举动，对于英国赢得这场战争具有十分宝贵的意义。

空袭伦敦开始后，内阁建议英王从伦敦这个危险区搬到巴尔莫勒尔堡或桑德林厄姆。乔治六世只是微微一笑，置于脑后。他和王后一如既往，在首都伦敦、英国东南部等地区频频露面，出席各种公共福利活动。

英王和他的王室成员们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温莎宫和白金汉宫度过的。当时，白金汉宫还没有什么防空设施，只临时把楼梯下一个仆人的住房弄成个防空掩蔽处。这个藏身之地又窄又小，很不舒畅，可保险系数却最低。白



金汉宫数次被击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9月13日。那天，天气阴暗，下着大雨，德国空军一架俯冲轰炸机低空掠过官顶，接连投下6枚炸弹，交叉击中这座建筑物，其中两枚炸弹落在前院，两枚炸弹落在四方院里爆炸起火，距离英王夫妇只有80码。当时，他们正与秘书亚历山大·哈丁先生商量这一天的安排。幸亏英王和王后所在的那间房屋的玻璃窗是敞开着，如果窗户紧闭的话，所有的玻璃都会被震碎，飞溅到他们的脸上。

除了白金汉宫之外，那天被敌击中的还有战时内阁及其他几座政府大楼。显然，这次轰炸是德国人蓄谋已久的。他们专门挑选了一些技术娴熟、富有经验的老飞行员对英国要害目标进行攻击。但是，他们在心理方面犯了错误，它使伦敦人民清楚地看到，英王和王后正与他们一起分担战争的危險。

当时，英王乔治六世、王后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公主死里逃生的新闻曾被审查机构删掉。后来，丘吉尔听说了这件事后勃然大怒。“笨蛋、傻瓜、白痴！”他吼道，“立刻把这条消息传出去！让伦敦的穷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国王和王后正在和他们一起共患难！”

3个月之后，丘吉尔致信英王：“这场战争使英王和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连结到了一起。”“在这些决定英国命运的年代里，能有这样好的国王和王后真是英国之福。”

恶劣的天气渐渐退去，接下来是一连串金色的夏日。9月中旬的10天，天天都是湛蓝的天空和光芒四射的太阳。英国东南部的天空每天都布满数百架飞往伦敦进行连轴轰炸的德国飞机。他们被皇家空军战斗机拦截得一会儿升高迎战，一会儿疏散躲避，一会儿集结进攻，一会儿又被硝烟吞没。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团的一位年轻士兵在日记里记载了他亲眼见到的一场空战场面：

盛夏时节，塞文欧克斯的星期天如同肯特、萨里、苏塞克斯和埃塞克斯的星期天，热得烤人，湛蓝的天空让阳光照耀得眼花缭乱。德国轰炸机的影子还没见，隆隆轰鸣的引擎声已把大地震得微微颤抖。皇家空军的战斗机赶到了，单调的轰鸣声被战斗机急转俯冲发出的咆哮声打断，雾化尾迹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我躺在玫瑰园凝观看飞机尾迹的组合变化，当它们拓展开时，新的尾迹就会覆盖到上面。这时，一只白色的降落伞打开，缓缓而坠，开始只有针眼那么大，随后渐渐变大。我数了一下，这次空战共有8个降落伞落下。

其中一些降落伞可能是皇家空军飞行员，因为从9月9日至14日，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损失严重，但他们却成功地减少了伦敦的损失。

9月11日，首相丘吉尔在广播中向全国人民发出警告：如果德国要进行入侵，他们不会“长期推迟下去，因此，我们必须把下一周左右的时间视为我们历史上很重要的时期，它可以同以下这些日子相比：西班牙舰队接近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德雷克正在打完他的滚球戏的时候，或者纳尔逊站在我们和拿破仑在布洛涅的大军之间的时候”。

首相所提到的德雷克和纳尔逊都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将领。1587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普率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德雷克正在同霍华德勋爵作木球戏，霍华德听到消息后立刻要出发，他阻止说：“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先打完这场球，再去打西班牙人。”

1805年，拿破仑在布洛涅集结大军准备进攻英国，纳尔逊率舰队扼守英吉利海峡阻止了拿破仑的进攻。后来这场海战演变为特拉法加战役，法、西联合舰队被英国舰队击败。

丘吉尔首相接着说：“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它的规模和对全人类的生活和未来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都远远不是过去那些勇敢的日子所能比拟的。”

在德国人的野蛮轰炸下，英国人民表现出了空前的勇敢、沉着和坚韧不拔。丘吉尔已把这个国家的精神锻造成一把胜不骄败不馁的利刀。

一位平民百姓在给亲人的信中描述了人们对即将来临的战争风暴的态度：

大多日子每天有两三次空袭警报。还有6天，我们就要为招待红十字会举办盛大宴会了。这天，我们正在忙着准备工作，突然，7架德国轰炸机在离我们屋顶只有几英尺的地方低空掠过，飞机引擎震耳欲聋，嗒嗒嗒……机关枪疯狂地扫射了一通，屋檐瓦片击得粉碎，墙壁上布满枪眼儿，树叶花枝折掉一地。现在我们对这闪电战可略知一二了。不过，星期六，招待会照样如期举行。席间穿插表演了杂耍，人们在草地上翩翩起舞。当太阳升起来时，我们大约有250人坐在草地上，有怀抱婴儿的母亲，还有二三十个孩子在嬉戏玩耍。当克芳恩唱起“走开吧，死神”之歌时，空袭警报大作，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走开，演出继续进行。我原以为至少会有一两位母亲带着孩子躲进隐蔽所。可是竟然没有一个母亲动。她们坐在那里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爬行，好像戈林和他的德国空军根本不存在似的。

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人民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显示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独特风貌。为了节省人力，陪审团人员从12人减为7人，只有当审判谋杀、叛国及其他严重罪行时才增加入数。文具商店出售各种大幅图片，上面印着：“我们绝不会战败，它根本不存在。”

就连婴儿的姓名也反映了战时的特色。一对英国夫妇的二女儿恰逢“解除空袭危险”的警报鸣响时出生，因而便给她取了一个与英文“警报”发音近似的名字：西丽恩。

当时，女士们的流行秋装是，上身穿一件用可洗濯的灯芯绒制作的躲避敌空袭的作战服，下面配条裙子，头戴一顶用轻细铁丝帽罩和防震充气橡皮细带加固的帽子，既潇洒美观，又能保护大脑和耳膜等敏感部位。生活在炮火威胁下的伦敦妇女仍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

伦敦动物园也没能逃脱德国鬼子的炸弹，但是各类动物的伤亡极小。在希特勒宣布攻击伦敦后的几小时之内，动物园管理人员就根据几个月前做出的决定，将所有毒蛇、毒蜘蛛和蝎子杀掉，以防它们跑出来伤人。空袭开始时，所有狮子、老虎、北极熊和大猩猩都被终日关在洞穴里。为防万一，动物园的防空人员还把一些受过训练的枪手组织起来。

空轰炸坏了几个鸟宠，跑出来三只鸟。不久，一只极乐鸟和一只仙鹤就被捕获归园了。唯一引人注目跑掉的动物是一只斑马。皇家动物园协会的主席带着十多个管理人员围追堵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总算把这只贵重的动物给抓住了。

猴山跟斑马房一样被一枚炸弹直接命中，这些猴子们勇气可嘉，居然无动于衷，没有一只吓得乱跑乱跳的。燃烧弹像雨点般落到花园里，所有猴子面对熊熊烈焰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像它们的管理员一样镇定自若。管理员喃喃自语地说：“太美了！要是再来点音乐，这里简直就像仙境一样。”

对伦敦长达一个星期的空袭，使这个城市满目疮痍，一派惨景。许多壮丽的古建筑和历史遗迹都被毁于一旦，令人痛心不已。伦敦东区成为一片废墟，许多人无家可归。2000多伦敦人丧生，1万多人受伤或被埋在废墟下面。

但是英国人民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团结。在战争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德国鬼子的炸弹是不认等级，不分贵族和平民的。使英国人民士气更为高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的表现不凡，他们已经开始在空中占上风了。

德国人对伦敦的空袭，使皇家空军指挥部获得一周时间来恢复元气。他们修复了前线机场，补充了兵源，重新恢复了发动反击并重创敌军的能力。

戈林确信，英国皇家战斗机指挥部已经濒临人机耗尽的边缘，而且对伦敦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打击也在扩大。他完全相信，伦敦人死得越多，英国其他地区要求讲和的愿望就会越强烈。

希特勒断定，“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攻击已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虽然可能主要是在精神上”，他欣喜若狂地期待着“歇斯底里病将会在英国蔓延”。

德国驻美武官的报告尤其使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忘乎所以。报告说，“德国对伦敦市中心的轰炸就像一场地震”，伦敦居民伤亡严重，损失扩大，意志消沉。最后，他们认为发起又一次大规模攻击的条件已经具备。

9月15日，德国最大的轰炸机编队出动了，200多架德国轰炸机在600多架战斗机的层层掩护下，遮天蔽日地向伦敦压来。德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感到胜利几乎是唾手可得了。

皇家战斗机指挥部道丁上将在雷达屏幕上注视着进攻者的聚集。命令第12大队派出几个中队支援第11大队的伦敦防御战。

道丁把他的全部力量都派上了天。第11和第12大队共24个中队，近300架飞机，一批一批地腾空，在伦敦以西的蓝天筑起一道钢铁般的防线。几百架喷火式和旋风式战斗机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银色的光芒，像一把巨型的利剑横在天空，等待斩下侵略者的头颅。

丘吉尔在阿克斯布里奇第11战斗机大队的指挥部观看了整个空战过程。显示板上的红灯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表明战斗机中队一个接一个地升空了……最后，下面一排表示留作预备中队的灯光也熄灭了，所有的战斗机都在空中了。一直默不作声的丘吉尔忍不住问帕克少将：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预备队吗？”“一个也没有了。”帕克简明地回答说。

这时，丘吉尔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不觉皱起了眉头，帕克的回答与法国战败前英法盟军司令甘末林的回答何其相似。

4个月前的今天，5月15日，丘吉尔飞赴巴黎了解战局。当时，德国军队已经突破法国色当以北至以南一条长约50—60英里的战线。

丘吉尔问甘末林将军：“战略预备队在哪里？”

甘末林将军摇摇头，耸一下肩膀：“一个也没有了。”

一个多月后，法国便宣告投降了。

此时的丘吉尔不觉为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暗暗捏下一把汗：英国战斗

机中队由于全力抢占高空，一般在70—80分钟后必须加油，或在作战5分钟后降落补充弹药。如果这时在地面受到敌机的袭击……他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了。

道丁的这一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非孤注一掷。这次，德国人的运气可设法与8天前相比了，他们刚一进入英国海岸上空，就迎头碰上皇家空军大约250架喷火式和旋风式战斗机的拦截。他们从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方向，像一把把匕首插入敌机群，顿时把德国机群搅成了“一锅粥”，溃不成军。两小时后，一支更为强大的德国机队来了，同样被打得落花流水。

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在地面上可以清楚地听到空中不时传来机关枪的扫射声、火炮的轰击声、飞机被击中后发出的爆炸声，引擎加快时发出的尖叫声和飞机急剧俯冲或转弯时发出的尖厉声。天空布满了横七竖八的白道道，久久散不开。

皇家空军飞行员成功地把800多架德国飞机拒之于伦敦城外，偶尔有几架漏网飞机慌不择路地抵达目标区，失魂落魄，丢下几个炸弹赶紧就往回跑，身后是七零八落的几声爆炸。

这一天，皇家空军大获全胜。第二天，一家伦敦报纸刊出“全歼185架”的大标题。实际上，只有56架德国飞机被击落，还有几十架德国轰炸机和ME109战斗机在回基地的途中油料耗尽，掉到了法国近海的水域里。皇家空军只损失了26架战斗机。

整个伦敦，家家户户都自发地挂起了米字旗，就连废墟上都插满了米字旗。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庆贺皇家空军的大胜，庆贺英国的胜利。

9月15日这一天后来被命名为“不列颠战役日”，载入皇家空军的史册里。

戈林不幸言中：“9月15日这场大规模的战斗将成为这次战役的转折点。”不过，它没有按照德国人的意愿转折，德国空军的威慑作用大大受挫，从此它们再也不能不受阻挠地长驱直入英国上空了；戈林夺取英吉利海峡制空权的诺言成了一纸空文；希特勒挫败英国抵抗意志的希望破灭了。9月17日，希特勒宣布无限期地推迟“海狮行动”，直至另行通知。

“海狮行动”的推迟并未导致“鹰袭计划”的结束。戈林从来都把这两个行动看成是毫无联系的。他固执地认为，无需一个德国士兵打到英国海岸，他的空军就能把英国人制服。另一方面，希特勒也希望继续保持对丘吉尔政府的压力。因而，整个9月份，德国空军都未中断对伦敦和其他目标的昼间攻击，有时还造成重大损失。9月26日，德国人对南安普顿喷火式飞机制造厂的突然袭击，使该工厂停产了一段时间。

但是此时德国空军已被打得焦头烂额，伤亡惨重，士气开始低落。轰炸机飞行员大喊英国人有通灵的本事，皇家空军在拦截他们时准确得让人不可思议；战斗机飞行员抱怨油料不够，到了英国上空打不了几个回合就得匆匆往回赶。两个航空队的司令极其坚决地请求戈林放弃这些代价高昂的白天空袭，改为夜间轰炸。

更糟糕的是，戈林开始在希特勒跟前失宠了。元首冲着他咆哮如雷：“为什么你那‘英雄的’空军还在磨磨蹭蹭？他们都在哪儿？他们都在干什么？！”

9月27日，加兰从英吉利海峡海岸被召回卡琳厅时，发现他的司令官戈林着装奇特，“特别幽默”：外套一件绿色的羊皮猎装，里面穿一件绸罩衫，

拖着两条长长的蓬松的袖子，脚踏一双高腰皮靴，腰间挎一把德国古剑式的猎刀。

戈林看着加兰惊奇的样子，咧咧嘴，故作轻松地说，“怎么？奇怪吗？”他干笑几声，接着话锋一转：“德国舰船和驳船正被悄悄疏散，‘海狮计划’被无限期推迟。”

加兰看出，这位刚愎自负、一贯春风得意的德国空军总司令的精神已经垮了。他满腹疑虑，怎么也搞不懂德国空军那天怎么会损失惨重，大败而归。日益增加的空战压力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得给他这位上司指点迷津，打打气了。

在赖兴哈尔山林的狩猎小屋中，加兰对他的上司说：“英国飞机的损失率要比德国情报机关估计的低，而他们的飞机产量却要比德国情报机关估计的高。我们应承认这点。”说到这儿，他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戈林，戈林沉默不语。加兰放开胆子说：“虽然我们重创敌人的战斗机，但是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飞机数量和战斗力有什么决定性的下降。看来，白天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只会使我们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夜间轰炸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同时还能继续打击英国的经济。”

好像是为了证明加兰所言的正确性，德国空军总部发来的一份当天空袭伦敦的战况报告，又使戈林大失所望。两个大队的 ME109 战斗机奉命飞抵伦敦上空，等待与多尼尔 17 和容克 88 进行会合后去炸伦敦。可是他们左等右等不见轰炸机的影子，直到燃料警灯闪红光了，轰炸机也没出现。原来，德国轰炸机出师不利。它们刚到海峡和英国南部上空就中了皇家空军战斗机的埋伏，毫无保护的轰炸机被喷火式和旋风式飞机赶回了老窝。

而那些 ME109 在伦敦上空为等轰炸机已经耗掉了大部分油料。在它们打道回府的路上，不断遇到皇家空军战斗机的纠缠，可它们只有逃命的功夫，哪还有心思恋战，不是被皇家空军战斗机击落到海里，就是油箱耗空坠落到法国海滩。

等这支机群先后踉踉跄跄逃回基地后一清点：损失了 21 架轰炸机，34 架战斗机，皇家空军只损失了 28 架战斗机。

## 第十章 智勇双全斗夜狼

从不列颠空战开始以来，德国空军已被英国皇家空军打下了 1600 架飞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戈林再也沉不住气了。10 月份，戈林改变了空战的方针，命令他的航空队指挥官们放弃全天 24 小时的进攻，以夜袭轰炸为主。这一个月中，德国轰炸机夜间投掷的炸弹吨数是白天的 6 倍。伦敦人把夜袭轰炸称为“闪电战”。11 月份以后，夜间轰炸——“闪电战”——完全取代了白天轰炸。

黑沉沉的夜幕成为德国轰炸机大发淫威的帮凶。一到夜晚，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就在敌人眼下暴露无遗；一到夜晚，德国飞机就在英国的上空大摇大摆、肆意横行。前面的轰炸机将燃烧弹投向目标区，后面的轰炸机便寻着烈焰投下各种炸弹。

夜间空战给皇家空军带来了种种新的难题，给英国人民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战争的天平似乎又朝着有利于德国人的方向倾斜了。

当时，皇家空军的夜间空战技术尚处于幼稚阶段。皇家空军 24 个战斗机中队中只有 8 个战斗机中队是用于夜间截击德国轰炸机的，其中有 2 个挑战式中队和 6 个布伦海姆式中队。而这两种飞机白天对敌作战都不得力，更甭说用于夜战了，可见，英国根本没有专门夜战的战斗机。当德国空军改变战术时，一种比布伦海姆和挑战式战斗机速度更快、更新式的勇士式战斗机才刚从英国工厂的流水线上装配出来。

迄今为止，伦敦的夜间防空战主要是依靠第 11 大队的夜间战斗机在空中随意拦截、追击敌机，因而安置在伦敦的高射炮和探照灯等防空武器的数量并不多：重炮兵连 32 个，轻炮兵连 22 个，探照兵连 14 个。这些防空武器的威力也有限，探照灯的光顶多能照到 1.2 万英尺的高度，重型高射炮只能打到 2.5 万英尺的高度，轻型炮只能打到 6000 英尺的高度。对于高空飞行的德国轰炸机只能是闻其声而乱打一通。

更为糟糕的是，一直在对空防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千里眼”——雷达网，也爱莫能助了。英国的雷达站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缺乏雷达站。深入英国内陆进行夜袭的德国轰炸机超出了现有雷达站的监视范围。而英国研制的夜间空战用的机载雷达，直到那年年底才开始广泛地用于实战。夜间轰炸使德国的飞机损失率明显降低。10 月份被击落的德机为 325 架，低于 8 月份（662 架）和 9 月份（582 架）。

夜间轰炸还给人们精神上带来一种特有的恐怖感。一连 3 个晚上，伦敦居民呆在他们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忍受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袭。

伦敦的码头都集中在东区，那里还有兵工厂、炼铁厂、汽车、坦克和卡车装配厂。一英里一英里长的仓库装满了武器弹药。这里显然是德国轰炸机的重点目标。

但这些厂房和附近的工人住房多为木质结构，见火就着。当炸弹落到韦平的滨河区和坎宁镇的工厂时，附近的房子马上像火柴一样着起了火。许多居民被困在里面活活烧死了。

突然，第 4 天晚上，整个防空火网打开了，强烈的探照灯光把伦敦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2000 多门轻重高射炮轰隆隆地对空齐鸣。一个德国轰炸机飞行员后来回忆说：“在伦敦上空飞行时都用不着戴手套，英国的高射炮火就能让你的手感到暖和。”虽然这炮火对敌人的损害并不大，但这震耳

欲聋的轰击声使居民们大为满意。原来是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迅速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撤回来，使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两天内增加了一倍多。为了振奋人心，丘吉尔特意命令把几门高射炮开进海德公园。

当探照灯光照亮夜空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空中搏斗的舞台。有时是高射炮弹齐发，从四面八方顶着火光怒吼着射向天空，编织出一张红光闪烁的罗网；有时是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冲上夜空阻击敌机。飞机格斗的雾化尾迹在夜空狂奔飞舞，不时从高空传来飞机被击中的爆炸声，化为火球的飞机发出刺耳的尖厉声从天而坠，跳伞的飞行员在空中若隐若现、飘然而下。

人们欢欣鼓舞、许多人情愿留在街上观战而不愿钻进防空洞。

温斯顿·丘吉尔也是位不听劝阻，爱在炸弹落下来时走出白厅地下防空洞到大街上来观战的人。有一次，他的侍从艾夫斯把他的鞋子藏起来，想以此阻止丘吉尔外出。丘吉尔生气地命令他把鞋子交出来。

“我要让你知道，”丘吉尔喊声如雷，“从我小时候起，当我想去格林公园散步时，我的保姆就从来没能阻止过我。而我现在是大人，阿道夫·希特勒也别想阻止我。”

一种新的夜生活在伦敦出现了。德国轰炸机搅得人们无法入眠；人们不再能去歌剧舞剧院观赏高雅的歌舞剧，也不能再去酒吧和咖啡馆消遣。加上伦敦普遍缺乏较深的地下防空洞，城市深处和泰晤士河下面的地铁成了人们躲避轰炸和进行娱乐活动的好场所。

一到夜晚，人们就带着食品、饮料、毯子和孩子来到地铁站，走道和站台上挤满了蜷缩在那里的人。政府由于来不及提供大型深防空洞，也默许了这种做法，还在地铁里增设了厕所、急救站和食品供应站等公共设施。许多街头艺人在地铁里为观众们演出，甚至连劳伦斯·奥利弗和费雯丽等大明星也时常到地铁下面来即兴表演小品和为大家演唱。地铁里那种友好平等的气氛使之成为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就连一些家里备有防空洞的人也都不甘寂寞，深深喜欢上了这块地方。

可是，德国人的炸弹不时造成一些地铁灾难。巴尔汉车站离街面只有 36 英尺，顶上布满煤气和自来水管，还有主干下水道和电缆。10 月 14 日，一颗炸弹炸断了水管、煤气管和下水道。当时有 600 人在下面的站台上躲避空袭。突然间灯灭了，水管和下水道的水倾盆而下，煤气也扑面而来。顿时，里面乱作一团，水很快淹没到成人肩膀高的地方，妇女的尖叫声和孩子的啼哭声响成一片。最后，只有 350 人脱离虎口，另外 250 人被活活淹死在里面。自那以后，英国政府明令关闭那些比较容易被击中的车站对一些车站进行了加固。在整个战争期间，地铁一直是伦敦人偏爱的安全庇护所。

丘吉尔和他的内间部长们时常驱车去那些被炸严重的地区进行视察，并为从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出来的、为在枪林弹雨中坚守岗位的、为信任和热爱他的英国人而感动不已。他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道：“这正是英国人，特别是享有光荣地位的伦敦人，表现得最英勇的时刻。他们又严肃又活泼，工作顽强，勤勤恳恳，坚信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人民。他们能适应这种充满了恐怖，充满了震荡不安和各种冲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生活。”

一次，丘吉尔在视察返回的途中，口述了一封给财政大臣的信，信中确定了一项原则：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他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时说：“当我在内地巡视，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小住宅或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

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痛苦……如果我们能够实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炸弹或炮弹而蒙受战争损害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我认为这将表明我们有信心，我们能采取这种方法度过战争。”

结果，英国财政部为这个战争保险方案足足付出 8.9 亿英镑。丘吉尔对此“很高兴”。当时，在伦敦的一些外国人深有感触地说：“那些各自为政的英国人从未有过现在这样的和睦和融洽。”

进入冬季了，浓雾和密云终日像一件披风似的遮住了英国这个岛屿，但这并没有阻挡德国空军对这个岛国的血腥轰炸。

戈林把空战胜败的赌注押在他们的无线电导航设备这一新发明上，他竭力使他的空军相信，不论是阴天、下雾或是黑夜，都能准确无误地对英国各种目标实行轰炸。

于是，在皇家空军与德国空军飞行员、高射炮队与德国飞机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英国的电子和伪装专家们也和德国的对手们展开了一场较量，究竟谁胜谁负，公众是无从知晓的，但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制约着整个战争的进程，最终导致英国取得反“闪电战”的胜利。

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之前，首先要确信自己是猫。当然，德国空军并不是无名鼠辈，但是早在 6 月份那些无关紧要的近乎嬉戏般的夜间攻击中，他们暴露了“利爪”，使英国人及时挫钝了他们的爪子。

英国人渐渐意识到，德国人这些无价值的夜袭小把戏似乎带有某种试验的目的。不久，真相大白。原来，德国人研制出一种称为“弯腿”的无线电波束导航设备。“弯腿”的原意是高尔夫球中的一种球线，在这儿是指一种从德国导航站发出的定向无线电波束系统。在德境内许多地方建立了几十个灯塔似的定向信标，每个信标都有不同的呼号。由两台宽分离无线电发射机发射窄波束，相交在英国境内的一个目标上。德国轰炸机飞行员顺着一条在耳机里听起来像是连续音调的波束来飞行。如果飞机航向偏左或偏右，音调信号即按误差的方向施放“点”或“划”的信号，警告飞行员必须纠正航线，音调降低则告诉飞行员，他正位于目标上空并可投放炸弹。

“弯腿”导航设备的出现，使德国空军可以进行全天候攻击，简化了飞行员夜间飞行技术的训练。

一旦这种设备的性质和目的被英国获悉，这种本领就从猫身上转到老鼠身上了。6 月底英国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英国皇家空军第 80 大队，目的是制服德国的无线电波束系统，大大减少德空军夜间攻击的命中率。

英国人很快发明了对抗措施。他们一是利用医院用于烧的疗法的热透疗机，将它调到德国波束的频道上。热透疗机发射出一种不和谐的噪音，淹没了德国空军飞行员耳机里听到的波束乐调。更为有效的是一种代号为“阿斯匹林”的大功率干扰机，它可施放类似“弯腿”波束的信号，但却只是“划”。德国飞行员收到这信号，便以为应向右修正航向，他只管向右偏主，因为他收不到正确的持续不断的信号。如果他向左飞行，进入“点”信号区，他会同时听到“点”、“划”信号，这就完全把他搞糊涂了。

波束的音调信号受到干扰，势必给敌飞行员造成错觉，他们不是提前，就是漫无边际地乱投炸弹。一名德国轰炸机飞行员在空中来回折腾了几圈，弄得晕头转向，竟误把德文郡当作法国基地降落下来，稀里糊涂地当了英国人的俘虏。



在夜间空战中，皇家空军又利用自己的无线电指向台冒充“弯腿”信号，指导德国轰炸机将大批炸弹丢到距离城市 15—20 英里以外的旷野里。

德国人似乎发现了英国人在捣鬼。8 月份，德国人在迪埃普和瑟堡附近新建一批“克因克拜因”中频定向电台，飞行员可以接收这两个电台发出的信号，从而算出自己的位置。

8 月 23 日，德国轰炸机在这两个电台波束的指导下对伯明翰发起了大规模的夜间空袭。

英国人找到德国这两个电台的频率，重复发射很强的电波，压过或改变原来的声音，结果，“克因克拜因”电台的射束被扭转或受到干扰。在最危急的 9 月至 10 月间，德国轰炸机不断在英格兰上空被引入歧途，绕来绕去，漫无边际地乱投炸弹。

在德国人开始对伦敦等城市展开“闪电战”后，英国国防部的克罗斯顿少校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乡下去。他们惊讶地看到三块田地以外的地方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地里布满弹坑，麦秸和麦穗被炸得漫天纷扬。他们数了一下，共有 100 多枚重磅炸弹。德国人搞什么名堂，他们怎么会田地里的庄稼这么感兴趣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少校返回伦敦后提及此事，仍是一脸的迷惑，可是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能够使他满意。只有极少数知情人会意地相视而笑。

英国的反电子措施使德国空军的轰炸方法受到很大干扰，再加上一般的误差，他们落到目标范围内的炸弹不超过 1 / 5。这对英国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胜利。

不久，德国飞行员便怀疑他们的射束受到了干扰。9 月份以后，德国人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无线电导航装置，叫作“X 装置”，并将这种装置专门装备了一个飞行大队，即“第 100 作战小组”。

每次夜间轰炸由第 100 作战小组带路，他们飞临目标地区上空投燃烧弹，起火的地方就成为后面飞机的轰炸目标。11 月 14 日，考文垂成为这种新式轰炸方法的第一个攻击目标。

11 月中旬，英国情报部门曾经截获一份“埃尼格马”情报，从中获悉德国空军准备实施一项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大规模夜袭。该计划欲对代号分别为“单价”、“雨伞”和“谷物”的三个目标中的一个进行空袭。英国情报人员根据该作战行动的代号分析，认为轰炸日为 11 月 14—15 日夜间满月时分；“单价”意指沃尔弗汉普顿，“雨伞”意指伯明翰，“谷物”则为伦敦康希尔地区。这个推测错了，“谷物”实指考文垂市。

11 月 14 日晚，月光皎洁明亮。毫无防备的考文垂市遭到 500 多架海因克尔 111 轰炸机的毁灭性打击，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第一批开路飞机投掷的燃烧弹把这个不幸的城市变成一个巨大的火把，然后，一批又一批的轰炸机接踵而至，将 450 吨烈性炸弹和燃烧弹倾倒下去。5 万多幢建筑物化为灰烬；865 名市民受重伤，380 人丧生。而德国轰炸机只有一架被击落，还是由地面炮火打下来的。

继考文垂之后，德国空军又如法炮制，对伦敦和伯明翰进行了类似的轰炸。

英国皇家空军第 80 联队对这种“X 装置”进行了研究，发现它与“弯腿”系统的原理一样，都是在目标上空使用交叉射束来引导轰炸机。但是，英国从开始研制新的干扰设备到投入实际应用，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远水解

不了近渴”。

但是，古老的伪装术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德国轰炸机见火光就投弹，英国的伪装专家便根据雷达人员所预测出的敌人的轰炸目标、时间及路线等情况，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点燃起许多诱敌的火光，把来袭敌机引入歧途。他们把这称作“海盘车”。

一天夜晚，近百架德国轰炸机朝着德比扑来，那里有正在为皇家空军战斗机生产引擎的罗尔斯-罗伊斯工厂。等德国人如雨般的轰炸结束后，德比却安然无恙，毫毛未损。原来是英国人用电子波束干扰再加上引诱敌人的火堆，使进攻的敌机把烈性炸药和燃烧弹都扔到了诺丁汉东部的贝尔瓦谷。

他们还针对敌机最爱打皇家空军地面设施的嗜好，修建了70个有照明跑道和灯光的假机场，敌机一来，他们就将灯打开，引得敌轰炸机就像扑火的飞蛾蜂涌而至。德国人对利物浦的两次空袭，炸弹都投到英国特意竖起的伪设施上了。当这些德飞行员洋洋得意地返回基地时，还不知道他们的作弹实际上都浪费在毫无价值的目标上了。

德国人未能及早觉察到一场“高频率战争”已经开始。他们的无线电射束导航装置反而成了为英国人效劳的报警装置。英国人能够根据敌人射束的方向和发射时间预测出他们的轰炸目标、时间、路线和高度，从而使有关地区的夜间战斗机中队和高射炮部队周密部署，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消防队和民间防空队得到有关情报后，可提前对居民发出特殊警报，并且集中到即将遭受轰炸威胁的地区。

到1941年后，英国的伯伦翰式夜间战斗机和勇士式战斗机都装备了名为“AI”的机载雷达。这种雷达能够使飞行员发现数英里以外的敌机，并根据雷达信号的引导追击几乎是毫无防御的德国轰炸机。

英国还将雷达用于防空炮火。10月份开始装备指挥射击的雷达，12月份装备了探照灯射束。与此同时，英国的高射炮数量也增加到2400门，其中重高射炮1400门，轻高射炮650门。

英国电子技术的发明和改进大大增强了防空炮火的威力。在德国夜袭开始后的最初4个月里，英国高射炮队一共击落大约70架德国飞机；到1941年5月时，仅头两个星期，就击落敌机70余架。

整个英国都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皇家空军的尽心尽职而自豪和骄傲，特别是皇家空军攻击柏林和德国港口的消息，更使英国人民欣喜万分。

英国轰炸机飞抵柏林的距离是德国轰炸机飞抵伦敦的5倍，因而载弹量较少，遭到气候和防空炮火袭击的危险性更大。对柏林最猛烈的攻击是9月23日至24日，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派出119架惠特尼、威林顿斯和汉普登斯式轰炸机袭击柏林。其中84架飞机抵达目标区域，唯一最成功的轰炸是在夏洛腾堡，燃烧弹炸燃了一个煤气储存罐。可是也有许多炸弹没有爆炸，包括一枚投到希特勒官邸花园里的炸弹，它把希特勒的卫队吓得魂飞胆散，可最终却是有惊无险。这次轰炸死亡22个德国人。

9月16日，皇家空军的轰炸机突袭了正在进行大规模入侵演习的德国部队，使人员和登陆舰只遭受到惨重损失。打死和烧伤的士兵整整运回柏林两长列救护火车。结果，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许多地方都流传开这样的消息：德国人确已试图登陆，但是被英国人打退了。

“敌人的港口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这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将领纳尔逊的至理名言。

9月5日 英国轻型轰炸机攻击了德国在法国的两个基地。9月7日夜里，英国皇家空军的重型轰炸机首次对德准备发动入侵的港口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皇家空军一个轰炸机飞行员战后写道：“当时的情景真壮观，令人惊叹不已！法国加来的码头燃起冲天大火，布洛涅的滨水区成为一片火海，火舌在风中跳跃狂舞着……整个法国海岸像筑起一道火的屏障，只是偶尔被炸弹密集爆炸的闪光和燃烧弹呼啸乱舞的曳光打断。”

皇家空军对从勒阿佛尔到安特卫普，从安特卫普到布伦的整个沿海各个港口的攻击，使拥塞在那里的德国船只遭到很大的损失。在敦刻尔克击沉击损 84 艘驳船；在瑟堡到登一赫耳德，炸毁一座 500 吨的军火库，焚毁一所军粮仓库，炸沉许多轮船和鱼雷艇。

从 9 月 7 日到 10 月 12 日希特勒宣布取消入侵为止，皇家空军共击沉击损德国运输舰 21 艘，驳船 214 艘，拖船 5 艘，汽艇 3 艘。这个数字约占德国为入侵英国而集结的船只总数的 12%。

一般人很难想象对集结在有高射炮和探照灯把守的现代港口深处的德国驳船和其他舰船进行轰炸有多难。皇家空军与其说是“摧毁”德国的侵英作战准备，不如说是“骚扰”更贴切一些。然而，它沉重打击了德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使之对仅有一峡之隔的英国望而却步了。

德国海军作战参谋部 9 月 17 日报告：英国皇家空军仍然丝毫未被击败，相反，他们加强了攻击海峡各港口和扰乱军事集结的活动。按原定规模进行登陆，在任何情况下都很成问题。

德国陆军参谋总部向希特勒报告，把军队留在海峡“遭受英国空军不断的袭击会造成连续的伤亡”。

在经过多年的辉煌成功以后，阿道夫·希特勒遭到了挫折，他从来没有想到，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能够在空中决定胜负。9月17日，他决定无限期推迟“海狮”计划。9月19日，他正式下令停止继续集结入侵的舰只，并疏散港内的船只，“以使船只遭受敌人空袭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10月12日，这位纳粹元凶正式承认失败，取消入侵，“到1941年春天或夏初重新考虑入侵”。

## 第十一章 地狱烈火的考验

整个冬天，空战变得更为频繁和激烈。除了伦敦之外，德国轰炸机还猛烈袭击了考文垂、利物浦、赫尔、朴茨茅斯、曼彻斯特以及许多其他城市，这些熊熊燃烧的城市成了德国轰炸机机组人员夺取胜利的决心的见证。布雷机一夜又一夜默默地把可怕的破坏性的货物投入大型港口和泰晤士河河湾。英国船只渐渐不能使用南部港口了。

德国人自9月7日开始攻击伦敦以来，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种新的武器——定时炸弹。这种炸弹长8英尺，重约一吨，英国民防部门和警察把它称作UXB，意为未爆炸弹。

这种炸弹给城市生活和居民带来很多麻烦。人们往往很难区分那些埋在地下的未爆弹体究竟是定时炸弹还是不能爆炸的普通臭弹。大段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往重要工厂和机场的道路和主要街道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因此而中断交通；大片大片的居民区、工厂和商业区不得不因此而一次又一次地陷于瘫痪。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德国空军投掷的定时炸弹数量之多令人难以想象，说它是对正常的平民生活和作战生产的最大威胁之一，毫不过分。”

英国皇家工程部队的未爆炸弹清除队应运而生，未爆炸弹清除队的成员要求必须具备非凡的勇气、沉着冷静和坚毅不拔的品格，能够同随时可能将人撕成碎片的战争机器进行英勇顽强的较量。他们唯一的排雷工具就是一把卸雷管的螺丝刀、一团从安全距离拉掉雷管的线和一双沉着细心的手。

这些年轻英俊的军官和士兵们幽默地戏称他们干的“是与死神亲吻的活儿”。清除队的军车上涂写着BDS字母（未爆炸弹清除队的缩写），汽车的挡泥板和保险杠都漆成红色。每当他们领受任务出发时，居民们都情不自禁地出来迎送他们。消防警铃发出的尖叫声与队员们蔑视死亡的神情融为一体，令人肃然起敬。

9月12日，一枚定时炸弹落在圣保罗大教堂西南塔楼的外面，深深地扎入地下。如果不能及时取出这枚炸弹，一旦它爆炸，就会炸毁圣保罗教堂的西门廊以及附近的居民区。

一支未爆炸弹清除队在一个年轻少尉的带领下，连续挖掘了几个小时，这枚巨大的炸弹终于在28英尺深的坑底现出了原形。然而，就在他们作业的附近有一条6英尺宽的煤气管道正在燃烧，而且无法扑灭。内行的人都清楚，排除炸弹时最忌讳的就是火，任何一星半点儿火星都可能引爆炸弹。

少尉拿起排雷工具包，从兜儿里掏出给恋人的信，交给清除队长。队长噙着眼泪用力地握了握少尉的手，看着他毅然转身下去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人们的心都绷得紧紧的，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几分钟过去了，突然，一个队员惊喜地叫起来：“好样的！”只见少尉手拿从炸弹上取出的雷管一步一步地攀着梯子上来了。队员们激动地跑上去热烈拥抱拍打着他们的少尉。

这支清除队苦干3天，终于把这枚巨大的哑弹从深坑里拽出来，装到车上，把它运到哈克尼沼泽地销毁了。

由于德国人投的定时炸弹越来越多，未爆炸弹清除队有些应接不暇了，而且清除队的队员们也在不断地献出生命。这时，民间清除队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和每一个地区都自发地成立了清除炸弹

的专业队和小组。

萨福克伯爵、他的私人女秘书和他那位年纪相当大的汽车司机也组成了“三位一体”清弹小组。他们连挖 34 颗炸弹都未出事故的纪录，连同他们的勇敢精神在当时广为流传。不幸的是，当他们像往常一样文质彬彬、面带笑容地起挖第 35 颗炸弹时，德国鬼子的炸弹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丘吉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特意颂扬了他们的事迹：“我们可以肯定，正如对勇于求真理先生那样，‘在那一边，为他们响起了所有的号角’。”

皇家海军水雷清除队也毫不逊色。他们的任务是清除德国轰炸机投下的降落伞雷，德国人在轰炸考文垂时首次使用了这种恐怖武器。这种降落伞雷脱胎于德国海军在战争初期用来对付盟军船只的磁性雷，它有 8 英尺长，直径为 2 英尺，装满烈性炸药，重达两吨半。一个个降落伞从高空把它们静悄悄地慢慢地送下来。只要你能有幸看到那个飘落下来的黑色圆筒，就难逃不幸被炸死的厄运。它一旦落地便发出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方圆半英里之内的整个地区都能感到它的威力。这种雷还装有音响、磁探等各种引信，实际上是一种专门设计的饵雷，往往在除雷人发现它的机械秘密的同时即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一次，德国人在袭击伦敦时投下了一些降落伞雷，炸毁了这个城市的金融区，还有一颗降落伞雷挂在了伦敦东区最大的煤气储存罐上。当海军未爆炸弹清除队赶到现场拆除这颗雷时，它还在风中晃来晃去。一个排雷专家说：“对付这种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到，如果你在取出雷管之前必须将它滚过来，这时你一定要一直仔细地听。如果听到了滋滋的声音，必须拼命跑开，你顶多只有 15 秒钟的时间躲开。”

1941 年 2 月，帝国元帅戈林在一大批随行人员的前呼后拥下抵达巴黎，目的是与凯塞林和斯比埃尔两位陆军元帅讨论今后对英国空战的方案。

在一种既招摇过市，又警戒森严的气氛中，会议在法国外文部所在地具有历史意义的钟表大厅内举行。戈林像往常一样，认为德国空军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对这一点表示不满。并且用极为激烈的言词训斥了他的两个航空队的指挥官和士兵。

“我们的目标太多了，要对英国港口、工业城市以及伦敦同时进行轰炸，力量分散，这就使轰炸机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在冬季这几个月里，我们的伤亡和取得的成果很不相称。”凯塞林小心翼翼地讲。

斯比埃尔似乎觉得凯塞林还没有把话说透，他看了看满脸不高兴的戈林，鼓足勇气说：“我们轰炸机机组人员训练有素，在投入战斗时他们绝不畏缩不前。但是首先我们缺少一种具有 1200 英里活动半径并能在 3 万英尺以上高度作战、装备齐全的四引擎轰炸机，这就是说，德国空军在技术上还不具备飞越海域进行远距离作战的条件。”

很明显，戈林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新的决定了。可是，他对两个航空队指挥官的直言相告置若罔闻，决定仍按过去的办法继续开展轰炸机的攻势。

大规模的空战仍在继续进行。这些摧毁性的轰炸没有任何战略意义，而德国轰炸机部队的损失却在不断增加。到那时，德国对伦敦共进行了 65 次大规模的空袭。在漫长的冬夜里，他们用一架飞机出动两次的办法，有时在一轮空袭中，轰炸机可达 800 架之多，在当时，可谓是惊人的业绩了。

德国军事首脑们不胜焦虑。他们发现，“把英国的城市夷为平地”，并

不像希特勒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一位年老的英国妇女说：“德国人的频繁攻击使我觉得，希特勒的内心要比他外表看起来焦躁不安得多。”

为了执行元首“保持对英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命令，德国空军几乎每天夜晚都把成百成千吨的炸弹投掷到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每一次大规模的攻击都使成百上千的无辜居民丧生，受伤的人是这个数字的5倍，失去家园的人是这个数字的10倍。

在满目疮痍的城市里，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刺鼻的焦糊味。为了抢救那些被埋在废墟下面、被困在瓦砾下的人，一种新的人材——“嗅人者”出现了，他们能够通过气味判断其座建筑下面是否埋着受害者以及此人死还是活。

每当德国人炸毁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救援队就马上开始挖被埋在废墟里的幸存者。他们不时地停下来听听下面有什么声音、动静或呻吟声。如果听不到什么，“嗅人者”就来帮忙，他们像狗一样在瓦砾中闻着气味，全然不顾煤气、废水和烟雾的呛人味道，直到告诉救护人员：“这里有血。”这时他们就会更加使劲地闻，然后说：“别费劲了，血不流了，是死的。”或者说：“下面的血是新鲜的，还在流。”这时救援人员就会接着挖下去，希望能及时挖到受害者。

英国历史上简短而辉煌的一页不知不觉地接近了尾声。德国轰炸机仍在不断地攻击，英伦三岛海岸防线仍在不断地加固，两岸的高射炮仍在不停地射击，但仅此而已。皇家空军在德国、法国和荷兰空投了许许多多的传单，上面诙谐地写着：“我们晕船。学会游泳要付多少钱？”“为什么元首还不来我们这儿？”

正值英伦空战打得不可开交，英国人疲惫不堪，纷纷猜测德国人究竟何时入侵英国时，这位元首却早已把贪婪的眼光瞄准了苏联：一年前，苏联进攻波兰；1940年夏天又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省。尤其使希特勒担忧的是，苏联对罗马尼亚的威胁危及罗马尼亚对德国的石油供应。他急不可待地要消灭这个“东方赤祸”。

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发布了代号为“巴巴罗萨”计划的第21号指令，命令武装部队准备发动一场“快速的战役击溃苏联”。

德国在西线的部队开始一个师一个师地向东部边境调动。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发出指示，大意是进攻英国的准备要假装继续进行。此时，“海狮”计划实际上已成为希特勒遮人耳目的大骗局——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目的是掩盖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略野心和战争准备。

5月初，戈林发出秘密命令，指示一直在进攻英国的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主力部队准备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去，为“巴巴罗萨”行动做准备。然而，就在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得知这一决定之前，他们奉命对英国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惩罚性的袭击。

希特勒的外交部长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对这次进攻最为热情的支持者。他把这场战争看成是对英国政府和人民报私仇的行动。这个狂热的纳粹党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曾任德国驻伦敦的大使。他坚持要在向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递交国书时行纳粹军礼，并高呼“希特勒万岁”，因此受到英国人民的痛恨。在他与英国政府和人民的交往中，他表现得既不懂策略又不可一世，而英国人也从不会放过指责奚落他的机会。

这会儿，泄私愤的机会到了。5月10日上午，里宾特洛甫走进他在威廉宫的办公室，告诉他的一位助手，“这是最后一次轰炸，将是这次战争中最

猛烈的一次。飞行员只有一个目标，”这时他容光焕发，暗淡的眼睛也闪闪发亮，大声喊叫着，“伦敦！伦敦！伦敦！”

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也变得越来越心狠手毒了。最初，希特勒撕下只攻击军事目标的伪装，命令他们袭击伦敦等大城市的平民目标时，他们大为震惊。长达8个月的血腥轰炸下来，他们的兽性大发，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了。

指挥官通知全体飞行员：第一个击中白金汉宫的人将荣获骑士十字勋章，由德国空军司令、陆军大元帅戈林亲自为他佩戴。

有一个名叫巴农·沃尔瑟·冯·西伯的飞行员雄心勃勃地跟同伴说：“我已选好了一个目标：白金汉宫。”

5月10日晚上，星稀月明，又是一个满月的夜晚，也是德国飞行员偏爱的夜晚，因为月光可使他们的炮手看清向他们进攻的皇家空军战斗机。

晚上11点钟，空袭警报响彻伦敦上空。半小时之后，507架德国飞机呼啸着在伦敦上空扔下了总重量为708吨的炸弹，全是致命的燃烧弹、烈性炸药和降落伞雷。空袭一直持续到翌日早晨5点37分。

皇家空军的夜间战斗机已成为德国飞机的真正的威胁，它们普遍装上了改良后的雷达，可以发现、追踪和拦截数英里之外的敌机。勇士式战斗机也已大量装备了部队。

英国战斗机在埃塞克斯海岸线上空拦截来犯之敌，共击落7架德国飞机，击伤了3架，自己只损失了1架。巴农·冯·西伯驾驶的海因克尔111轰炸机，再也无法实现他炸毁白金汉宫的夙愿了。他的飞机刚抵达英国海岸上空就被皇家空军1架喷火式飞机击中，3名机组成员命归黄泉，西伯自己跳伞后安全着陆，在英国的战俘营里度过了整个战争。

闯过皇家空军战斗机防线的德国飞机心神不宁地刚到伦敦上空，又遭到伦敦防空部队大面积火力阻击网的迎头痛击。2000多门轻重高射炮齐射，为了躲避高射炮的射击，德国飞机只好飞得高高的，随意把炸弹扔到首都的什么地方。

俯瞰泰晤士河的伦敦塔被击中，里面那些身穿传统服装的守塔人不得不拿起灭火泵和沙袋来灭火。

7颗烈性炸弹炸开了国会下院，楼上的走廊被炸塌在地上，与议员们坐的绿色皮面长凳和发言人有罩盖的椅子混在了一起。一颗炸弹击中了议院塔上的钟楼，大本钟被烧黑。但是这座古老的大钟主体结构没有被破坏，那著名的钟声从未间断过。

位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中心的一所建筑物的天窗屋顶被燃烧弹烧着了，屋顶砸在唱诗台和礼拜堂上。英国中世纪杰出的建筑样板——威斯敏斯特的主教宅邸也被摧毁了。

英国博物馆的绝大多数珍藏已被转移，但是燃烧弹烧坏了图书收藏室，博物馆的埃及展厅也几乎全部被毁。

当天晚上，伦敦有2200次大火，整个夜空都被照亮了。有7处大火烧掉了方圆一英亩的许多建筑。整个伦敦被大火吞噬了700英亩的地方，其面积大约相当于1666年伦敦大火焚毁面积的一倍半。那次大火使整个伦敦讨之一炬。

救火队员和防空消防队员们躲着德国人新扔下来的如雨似的炸弹，与熊熊的烈火进行着战斗，营救那些被埋在瓦砾下面的人和伤员，疏散那些被炸得无家可归的人。

伦敦现在只有 700 辆救火车，加上正从北部开回伦敦的 60 辆，要对付这么大的火灾面积和这么凶猛的火势，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即使有足够的消防力量，也没有足够的水。烈性炸药几乎破坏了所有的输水干线。

伦敦消防局的一位分区长官杰弗里·布莱克斯通在警报拉响后几秒钟里，就奔向了自已的岗位，亲自赶到灭火现场进行指挥。他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多得不能再多的消防队员、救火车和一个个火场，但是就是没有水。后来来了一个供水的单位，他们带来了长达两三英里的折叠水管。他们扔下了一个帆布水池，把它弄到了威斯敏斯特桥附近的泰晤士河边。4 条水管都放好了，等着注水。”

消防队员们冒着仍在往下落的烈性炸弹，在烈火燃烧的街道上跑来跑去铺设新的水管线，准备将它们与河里的水泵连接起来，把河水引到火场灭火。

这时，一颗烈性炸弹落到了一辆救火车上，车被炸毁，五名消防队员被炸死。他们躺在了血泊之中，一半在水槽里，一半在救火车上。

消防队员牺牲的人数不断增加。一串炸弹落在了斯珀吉翁礼拜堂附近，在一群消防队员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到处都是穿着蓝制眼、脚穿防火靴的尸体。

四周火光冲天的建筑物把街道烤得闷热，大火冒上去的热气把破报纸、火星、飞灰和燃烧着的破布翻卷得满天飞舞，随着炸弹不断呼啸而下的尖叫声，房屋一座座地倒塌，浓烟翻滚，出现一片片新的火区。

西尔弗镇有一家橡胶制品厂，这个镇还盛产化肥和肥皂。当炸弹落下来时，这里出现了一个恶梦般的可怕情景，成千上万透不过气来的人们在呛人的浓烟、烈火和废墟中摸索挣扎着，拼命想逃出这个地狱般的地方。

展现在布莱克斯通面前的简直是一座烈火地狱，他禁不住自语道：“我看伦敦再也受不了这些了，我看我也受不了了。”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这次大空袭将是一场更猛烈的“闪电战”的开端。实际上，丘吉尔首相已从破译出来的情报中得知，希特勒已放弃入侵英国的念头，德国的大队人马已从西欧撤到东欧开辟新的战场。但是，他没有告诉英国人民。他担心他的人民会因此而丧失斗志。

一星期过去了，两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进攻。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军队突然大举入侵苏联……

英国人民从战争重负下解脱出来了；英联邦依然如故，团结而又自由。人们惊喜若狂，奔走相告：“我们胜利了！”

希特勒失败了。在这场空战中，德国空军共出动飞机 4.6 万多架次，投掷炸弹约 6 万吨，损失约 1600 架飞机。英国皇家空军损失 915 架飞机和 500 余名飞行员。英国居民被炸死炸伤 8.6 万余人（其中约 4 万人被炸死），100 多万栋建筑物遭到破坏，许多城市被严重摧毁。但是，希特勒想迫使英国退出战争的主要目的未能达到。

时间将会证明，德国在英国遭到的失败带来的后果将有多么严重，而丘吉尔早已预见到这一历史的结局。6 月 18 日，他在英国下议院发表的著名演讲中预言：“希特勒知道他必须得征服我们英伦三岛，否则就会失去这场战争。”

当冬天临近欧洲时，希特勒掉转枪口，不再理会这个未被攻克的岛国。以后，他在对苏联的夏季攻势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但是，最终还是未能



摆脱失败的命运。

也有人说，德国人没有打输而是自行退出了不列颠战役。

不管怎样，英国保全了。在将近 1000 年的时间里，英国成功地用海上的力量保卫了自己。在不列颠战役中，2500 名年轻的战斗机飞行员用他们的智慧、勇气和生命，击败了比自己强大几倍的敌人，将不可一世的德国空中强盗阻挡于国门之外，在英国历史上开创了用空中力量保卫家园的奇迹。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

第三部铁甲黄沙——阿拉曼之战  
于江欣著

主要人物表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首相
富兰克林·罗斯福	美国总统
阿兰·布鲁克	英帝国总参谋长上将
黑斯廷斯·伊斯梅	丘吉尔的私人参谋长少将
阿奇博尔德·韦维尔	英军驻中东总司令，后任英印军总司令上将
克劳德·奥金莱克（奥克）	英军驻中东总司令兼任第8集团军司令，后被解职上将
伯纳德·蒙哥马利（蒙蒂）	英国第8集团军司令中将
理查德·奥康纳	英国西部沙漠部队指挥官，后被俘少将
艾伦·坎宁安	英国第8集团军司令，后被解职中将
尼尔·里奇	英军中东司令部副参谋长，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后被解职少将
弗雷迪·德·甘冈	英国第8集团军参谋长准将
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
本尼托·墨索里尼	意大利首相法西斯党魁
鲁道夫·格拉齐亚尼	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兼总司令元帅
阿尔伯特·凯塞林	德军南线总司令元帅
埃尔温·隆美尔	德、意非洲集团军司令元帅
路德维希·克鲁威尔	德国非洲军军长中将
齐格菲尔德·威斯特法尔	德、意非洲集团军作战部长，后代代理参谋长上校
弗里茨·拜尔林	德国非洲军参谋长上校
乔治·施图姆	德、意非洲集团军代司令，后死于心脏病猝发上将
李特·冯·托马	德国非洲军军长，后被俘中将

## 引 子

浩瀚的沙漠，犹如大海，天连着地，地挨着天，茫无垠际。广阔的天地为现代化装甲部队提供了理想的作战场地。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便是在这片烈日炎炎、黄沙滚滚的非洲沙漠中展开的。

战争狂人希特勒要在这里切断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而大英帝国的顽强斗士丘吉尔则竭尽全力保护他的地中海通道与石油。双方派出各自的精兵强将，在这片寸草不生的沙漠上兵戎相见，血流成河。地上坦克驰骋，空中战机搏杀，两军对垒，互不相让，争夺着这片即便是一贫如洗的阿拉伯人也不屑为之劳心费神的荒凉土地。

沙漠之狐隆美尔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先旗开得胜，直逼英军重港托卜鲁克。英国军队不甘示弱，“十字军”西征将隆美尔打得落花流水，迫其退至进入北非后的进攻出发阵地。然而，隆美尔以其狐狸般的狡诈，大胆反戈一击。不出半年时间，英军溃不成军，一路东撤，退守英军在埃及的最后一道防线——阿拉曼。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风头出尽的沙漠之狐，终于碰到了强劲的对手——蒙哥马利。于是，在埃及境内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车站上，一场震撼世界的决战拉开了帷幕，引出了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一曲曲催人泪下的悲歌……

## 第一章 托卜鲁克传噩耗

6月的华盛顿，气候炎热。初升的朝阳虽然不像正午时那样火辣辣的，却也发出明朗而可爱的光芒，清爽地照耀着大地。远处。一辆豪华轿车在各式警卫车辆的严密护卫下，疾驶而来，在美国总统官邸白宫门前嘎然而下。车上走下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新上任的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首相的私人参谋长伊斯梅将军及其他军方随行人员。

首相嘴里叼着那根全世界都熟悉的雪茄烟，迈着缓慢、沉重的步伐向白宫里面走去。他的身材还是那样矮胖，只是背驼得更厉害了，像是在昭告世人，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是如何艰难困苦、孤军面对希特勒德国的。他那略带倦容的脸上分明流露出喜悦的神情。是的，随着希特勒对俄国发起闪电战，日本偷袭珍珠港，英国终于结束了那令人心焦的孤军奋战的局面，同美国和苏联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此行是丘吉尔第二次访问华盛顿，主要目的是为1942—1943年的作战行动做出最后的决定。昨天，首相已在海德公园同罗斯福总统进行了初步会晤，并把自己对种种问题的看法以书面形式提出来，中心意思是要求美国暂且放下在法国组织登陆行动的计划，转而考虑“攻敌无备之处”——在北非实施“体育家”作战计划。但是，在美国军界一片“欧洲第一”的呼声中，罗斯福总统能否同意这种改变战略重点的做法，丘吉尔尚无十分把握。

首相一行在一个身穿常礼服的中年人的引导下，穿过铺着耀眼大理石的宽敞前厅，电梯把他们送上楼，来到罗斯福的办公室。

“哦，来啦！”总统笑着大声打招呼，嘴咧得很大，他那张亲切的脸庞容光焕发。他的嗓音有一种清脆、精力充沛的回响。总统坐着轮椅，从办公桌后面出来。他身穿一件柔软的绸衬衫，系着一条黑须带。这位未穿外衣的总统上身魁梧壮实，但是下身那辜青灰条花薄麻布裤子像口袋一样。可怜地下垂着，松松地贴在他那消瘦的胯骨和软弱无力的小腿上。

“你好！”总统很高兴地和丘吉尔握手，他的手很热而且湿。天气很热，尽管这个椭圆形办公室里的窗子都打开了，室内仍然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你们来得太巧了，正赶上喝头一轮。尝尝我刚调的马提尼酒，蛮不坏的哩。”

英国人这才看见，书桌上的配酒器具里盛着搅拌好的鸡尾酒。在这炎热的夏天，双方啜着清凉、香醇的马提尼酒，愉快地交谈着，伊斯梅在一旁打量着这两位世界头号强国的伟人，暗自思忖，他俩无疑是各自国家的第一号人物，可是凑到一起，他俩谁更出类拔萃呢？罗斯福站着要高出首相一头，然而他是撑在一副冷冰冰的金属架上。丘吉尔呢，是一个弯腰屈背的胖老头，他年龄更大，更严肃，更自信。不过，首相时不时地流露出敬佩对方的神色。看来还是罗斯福更胜一筹。难道真像人们所说的到了英美“换岗”的时候了？

一位副官轻轻地敲门后走进来，交给总统一张粉红色的活页纸。罗斯福扫视了一眼，这是一份写有简短消息的电文。总统稍有犹豫，一言不发地将电文递给丘吉尔。一排大字赫然映入眼帘：托卜鲁克投降，英军2.5万人被俘。丘吉尔粗短的双手抖动了一下，短促而痉挛地呼了一口气，他的心犹如被一条绳子捆紧了，疼得要炸裂一样。首相皱起眉毛，睁大了眼睛，发呆地盯着眼前这张纸条。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托卜鲁克，这是英国在

利比亚坚不可摧的阵地，英国坚强不屈的象征。5月份以来，在利比亚，隆美尔的向前挺进的德军和奥金莱克上将率领的英军正在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加扎拉之战。丘吉尔一直关心着这个战区，他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总是抱着乐观的态度。就在昨天，他还对罗斯福说，他预期这里会产生“重大的成果”，“或者一场不折不扣的决斗”。但他怎么也未料到，事态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首相，”耳边传来伊斯梅轻轻的呼唤。

丘吉尔像是从梦中惊醒，他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回身将电文交给伊斯梅，“打电话到伦敦去查证一下！”

几分钟后，伊斯梅带着地中海舰队司令哈伍德海军上将的电文进来了：“托卜鲁克已经陷落，情况恶化，亚历山大港可能即将遭到严重的空袭；鉴于月圆时期即将来临，我正调遣东方舰队到苏伊上运河以南，以防万一。”

丘吉尔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色，耳朵里只有一片嗡嗡声，仿佛一面铜锣在他脑子里轰鸣，血液在太阳穴里发疯似地悸动。他双手抱头，痛苦地抖动着身体。阳光从窗外射进，正好照在首相的脸上，只见亮晶晶的泪珠，在他的眼睛里滚动，然后，一颗颗顺着他那堆满了皱纹的脸上滚了下来。

总统那双充满友善的眼睛看着丘吉尔，没有说话。对于沉浸在悲痛之中的首相来说，此时的无言胜过任何安慰。此时此刻。丘吉尔不想对总统掩饰他的震惊，他的痛苦。失败是一回事，耻辱则是另一回事了。

托卜鲁克失守，大概是开战以来对丘吉尔的最大打击了。它不仅在军事上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它还影响到英国军队的声誉。前不久，在新加坡，8.5万名英军向数量处于劣势的日军投降了。现在，在托卜鲁克，2.5万名（实际上是3.3万名）久经风霜的士兵，向为数也许只有他们一半的敌人缴了枪。而且，这支军队在过去的一年里，曾顶住敌人长达33个星期的围攻，这一次却在敌人的一阵猛攻下，不到一天就土崩瓦解了。难道这就是骁勇善战的英国士兵吗？如果这是沙漠军队士气的典型，那么，非洲东北部所面临的灾难将更无法应付了。托卜鲁克悲剧是新加坡悲剧的重演，从全局的影响来说，其严重性可能还会远远超过那一场灾难。因为托卜鲁克既然陷落，就没有多少办法阻止隆美尔长驱直入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开罗及更远的地方了。德日会师的可怕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出现，甚至大有即将实现之势。

坐在一边不显眼的位置上的伊斯梅也显得闷闷不乐。今天，6月21日，星朝日，既是托卜鲁克投降的日子，也是中东英军总司令奥金莱克的生日，但这好像还不够似的，碰巧也是他伊斯梅本人的生日。

椭圆形办公室里死一般的沉寂。过了好一会儿，罗斯福慢慢地转过头来问丘吉尔：“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呢？”

丘吉尔立刻答道：“英国第8集团军需要坦克。尽可能地将你们能够拨出的谢尔曼式坦克给我们，尽快地把它们运到中东去。”

“好的，我马上让马歇尔将军来安排此事。”总统随即拿起电话，吩咐派人请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来一趟。

几分钟后，身材瘦高的马歇尔将军走进总统办公室。听了总统的要求后，马歇尔回答：“总统先生，谢尔曼式坦克刚刚投入生产。第一批几百辆已经拨给我们的装甲师了。”

罗斯福叹了一口气，用手向后抚平他那薄薄一层蓬乱的灰白头发，把轮

椅转到他的办公桌旁。“哎呀，今天可真够热的，”罗斯福讲话的声音突然显得疲倦了，“喝点马提尼酒好吗？将军？我配的马提尼酒还可以，”

“再好不过了，总统先生。”

“你看，从中东传来的坏消息，”说着，总统将那纸电文推到马歇尔眼前，“开罗和苏伊士运河受到了威胁，我们的英国朋友急需帮助。”

马歇尔吼着马提尼酒，略一思忖，说：“要从士兵的手中拿走武器，那是非常困难的事。”看着丘吉尔那焦虑的目光，马歇尔又补充道：“不过，我们可以派一个装甲师去埃及。小乔治·巴顿少将指挥的第2装甲师能够迅速启航，绕过好望角。”

“可是，将军阁下，要知道，运送包括步兵、炮兵和后勤部队在内的一个齐装满员师，花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的英国士兵正在争分夺秒，拼力守住埃及。”马歇尔看不大清这个被浓浓的雪茄烟雾包围着的老人说话时的表情，只见他大张双臂：“我们需要的是大批武器装备，尤其是坦克。”

马歇尔探询的目光投向总统。

罗斯福把冰凉的配酒器摇得嘎啦嘎啦响，然后斟起酒来。“你总该知道怎么办的，乔治，”罗斯福狡黠地说。

“当然，假如英国急需一批坦克，我们自当设法，”马歇尔立刻表态，“此外，我们还可以给英国100门105毫米口径的自行火炮。”

美国人在危急时刻慷慨解囊，将他们如此急需的训练装备送给英国，令英国人大受感动。布鲁克将军后来满怀激情地回忆道：“我总感到在总统办公室听到的托卜鲁克失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双方之间的友谊和谅解的基础。”丘吉尔也对他的美国朋友的同情心和侠义之情大加赞扬。

然而，这种感激之情并未动摇英国人要改变美国的“欧洲第一”战略的决心。当天夜晚举行的军4次会议，会谈完全集中在中东局势的恶化上。托卜鲁克的陷落，使英国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将美国人的思路从进攻法国西北部转到了援助北非地中海战区。去营救被困在中东的英国军队。困祸得福，这大概是丘吉尔始料不及的。是的，英国后院起火，美国人哪还会有心考虑渡海作战，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呢！

4天以后，丘吉尔最后一次同总统及其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在总统房间里共进晚餐。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黄色墙壁上挂着一幅镶在精致而沉重的金色画框里的海洋画：一艘英国军舰颠簸在海洋上，正全速前进，天空被暴风雨遮盖着，露出黯淡无光的月亮。就餐前，丘吉尔站在画前端详了半天。

“怎么样，这幅画很对你这位前海军人员的口味吧？”总统打趣道。

“何止是对我的口味，这简直是我的真实写照，”首相感慨万分，“不过，我现在已是一艘老朽的旧船了。不知道能否冲破这惊涛骇浪，顺利到达彼岸？”

餐桌上，总统和霍普金斯竭力谈些轻松的话题，想使气氛轻松起来。他们当然明白英国首相心绪不佳的原委。托卜鲁克守军的投降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首相连日来受到英国报纸甚至美国报纸的抨击。这些报纸使用了令人注目的标题：“英国一片愤怒”，“托卜鲁克的陷落可能导致政府改组”，“丘吉尔将遭到不信任投票”等等。首相已从美国报纸上看到来自伦敦的报导，说下议院要求他立刻回国“去回答议员的指责”，说这是“他当首相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些天，在马歇尔将军的盛情安排下，首相一行去

南方参观检阅了美国军营。尽管那里气候炎热得可同首相呆过的印度相提并论，但他过得很快活，暂时忘却了托卜鲁克事件带来的种种不快。现在，访问已结束，吃过这顿晚餐，丘吉尔就要离开华盛顿回伦敦，到控诉他的人的面前去回答问题了，这不能说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首相有充分理由把自己描绘成“自伯戈因以来，在美国最苦恼的英国人”。

天色渐黑，英国人在总统亲自安排的特工队的护送下，安全登上飞机回国。从飞机里向下望去，辽阔的天宇向四外延伸，显得格外宽广，整个大地沐浴着银色的光辉。夜幕的降临似乎给白日的忧虑蒙上了一层薄纱，首相的心境渐渐平息下来，难得有这样一个安静的时刻好好考虑一下北非的败局。事到如今，首相仍难以相信事态会如此急转直下。英国军队在北非明明是胜家嘛！首相忘不了西部沙漠大捷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这一切是从1940年6月7日开始发生的。驻守巴勒斯坦南部的英军指挥官理查德·奥康纳少将接到命令：立即前往驻埃及英军总司令威尔逊中将处报到。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说明。军令如山倒，奥康纳将军二话没说，立即打点行装从耶路撒冷飞往开罗。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奥康纳对于这次调动并非心中无数。6月5日，法国战役的第2阶段已经开始，德军猛攻所谓“魏刚防线”的左翼。仅两天的时间，索姆河下游防线已丢失，德军纵深突入至鲁昂；另一支部队已抵达埃纳。法军100个师都未能守住佛兰德战线，现在只剩下60个师，却要防守一条更长的战线，的确是勉为其难了。如果法国战败退出战争，就会改变北非的力量均势，因为当时只有法国是对付意大利对非洲的侵略的最好合作伙伴。要知道，英军在整个非洲战区仅有5万人的兵力，面对着的却是50万人的意大利军队。

第二天，在开罗英军总部，奥康纳同威尔逊会面了。这两位英国将军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照。“大象”威尔逊体大而笨重，大肚皮垂下来遮住了系在腰间的武装带，一副纠纠武夫的样子。奥康纳则身材矮小、匀称，蜷缩在椅子边上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谦卑的态度中略带一丝羞涩和学究气，从表面看毫无伟人的气概。

威尔逊亮开洪钟似的嗓门，开门见山地对奥康纳说：“你准备一下，立即去马特鲁港，”他用手一指地图上西部沙漠地的铁路终点，“就在这里，担任西部沙漠部队的司令官。任务是迎击意大利可能的进攻，保卫埃及。”

“明白了，阁下，”不善言表的奥康纳脸上泛起一阵红晕，他既吃惊，又骄傲，这一使命正是他盼望已久的。他一直认为，在战局如此严峻的情况下，英国将有限的兵力分散部署在巴勒斯坦、肯尼亚等地维持当地秩序，实在是一种浪费。看来，中东司令部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在埃及马特鲁港的要塞阵地附近集结兵力，准备痛击意大利的袭击。奥康纳隐隐预感到他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

“可是，你要知道，”威尔逊不无歉意地说道，“我们目前对于法国的未来命运和意大利人的意图一无所知，而且，我们在中东的军队组织得也很不完善，所以，我无法给你下达什么具体指示。”

“这我理解，您放心吧！”其实，奥康纳倒乐于落个不受管制。自作主张的境地。

意大利的30万军队到底会不会越过利比亚边界侵入埃及？奥康纳及其他军官牵挂的这个问题很快有了答案。两天后，开罗电告他们，墨索里尼已

于 1940 年 6 月 10 日正式对英法宣战。这个消息对于马特鲁港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对伦敦、巴黎或开罗，对于奥康纳本人来说，这意味着他在孤立无援地独自指挥着战场上的一支军队。这支势单力薄、装备低劣的军队要对付一支 10 倍于己的敌军。开罗总部的军官们关切地注视着奥康纳：他将怎么办？

罗马的初秋，天高气爽，浮云流逝。尽管正午的阳光还有点热，但毕竟柔和多了。阵阵微风送来一片清爽，空气中飘拂着一股淡淡的花草香。在这本应该舒心畅气的日子，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兼总司令格拉齐亚尼元帅却觉得仍像过炎热的夏季一样郁闷烦躁。刚接到领袖的电话，让他立刻去罗卡古堡——墨索里尼的夏宫，有要事商讨。不用说元帅也知道墨索里尼为何要找他。

早在 3 个月前，墨索里尼便想实现他的建立地中海帝国的美梦。法国已退出战争，英国退守本上自顾不暇，它们那一大片非洲殖民地就像摆在餐桌上的一盘美味佳肴，令墨索里尼垂涎欲滴。此时不采取行动，更待何时？难道等着那位已饱餐一顿的“下士”赶来瓜分他这一小份口粮吗？于是，领袖 6 月份即下令进攻埃及，7 月再次下令，但他的将军们两次均因缺乏足够的装备而拒绝行动。8 月份，墨索里尼听说德国即将入侵英国，马上向格拉齐亚尼元帅下达了第三道进攻命令。格拉齐亚尼是一个残酷无情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为他的领袖立下汗马功劳，因此被晋升为元帅。但作为一名军人，他深知这次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敌手，况且英军在埃及的防号也在不断加强，切不可轻举妄动。为了应付领袖的再三催促，他召开了高级军官军事会议，会上一致认为意军的力量远远不足，无法穿越沙漠发动一场进攻。

墨索里尼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太不像话了，堂堂一个陆军元帅，竟然与下属进行这种协商，简直有失体统！”

元帅低眉顺眼地听着训斥，未敢再申辩半句。待领袖怒火泄尽，他献计道：“德国人不是准备入侵英国吗？依卑职之见。不如等他们入侵发动之后，再实施领袖进攻埃及的计划。到那时，失去主心骨的埃及英军必定无心进行有力的抵抗，取埃及犹如探囊取物，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元帅摇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总算说得领袖动了心。进攻一事再次搁置起来。

然而，令元帅心焦的是，希特勒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一推再推，迟迟不得实现。转眼已到 9 月了，西边还是一点要入侵的动静也没有。领袖今日召唤他。少不了又要为此事痛斥他一番。转念一想，不管他，今天豁出去了，哪怕是杀头罢官，也要向墨索里尼力陈进攻埃及的种种不利之处。在沙漠中。一打败仗就必然会引起迅速而全面的崩溃。此事非同小可。

格拉齐亚尼一路想着踏进了领袖官邸。一抬头，只见墨索里尼两手插腰，怒目圆睁，弯眉倒耸，正在前厅过道等着他。

“怎么样？我亲爱的元帅，进攻准备是否已做好？这么长时间了，想必准备得十分充分了吧！”墨索里尼不无讽刺地说道。

格拉齐亚尼一路上打好的腹稿刹那烟消云散，不知从何说起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勉强唯唯喏喏地说，由于意军在北非接连失利，加上英国援军源源不断地从地中海运到前线，埃及防务已大大加强，这不是意军经过一朝一夕的准备便能克服的，而且，意军一点机械化作战的经验都没有，在这



方面绝非英军的对手。领袖也清楚，意大利拥有地中海上空制空权的种种说法纯属宣传，旨在鼓舞士气。另外，所需的许多摩托化装备都被积压在南斯拉夫边界，不能使用，意军力量分散，如果现在进攻，注定要打败仗……。格元帅语无伦次、絮絮叨叨地讲了半天。令他惊讶的是，领袖居然没有打断他，只是靠在他那宽大舒适的坐椅上闭目养神。格拉齐亚尼本来是准备挨骂的，这样一来，反而弄得他不知所措了。

过了半天，墨索里尼眼皮微抬，像是自语道：“看来，应该把任务交给那些希望提升一级的人去做，而格拉齐亚尼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他的元帅地位。”

格拉齐亚尼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说实在的，他可不愿冒降级或被编入非现役的风险。不过，元帅还是振作精神进行最后的努力：“我恳请领袖再宽限一个月的时间……。”

墨索里尼像是没听见他的请求，果断地打断他：“我下达最后命令：限你在两天之内发动进攻埃及的战斗，不管那个‘海狮’计划实行不实行，否则，就撤换你！”

就这样，在独裁者的横加干涉下，在司令官极不情愿的情况下，9月13日，意大利驻利比亚军队开始了拖延已久的行动。

在对英军空无一人的边境哨所进行了一阵猛烈轰击之后，意大利第10集团军的4个师和一队坦克隆隆开进埃及。他们乱哄哄地拥挤成一团，以一天12英里的缓慢速度向前推进。英军聚集在他们尘土飞扬的两翼，时不时地出击骚扰一下，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第4天，格拉齐亚尼在西迪巴拉尼停止前进，此地距离马特鲁的英军还有80英里。他将部队分散置于半圆形的防御营地内，开始修筑从边境延伸过去的碎石路，输水管道，并储蓄物资。他还在西迪巴拉尼公路一侧树立了一座纪念碑，纪念意大利军队的光荣战绩——突入埃及60英里。做完这一切之后，意军便呆在那片占地50英里的营地内，不肯再挪动半步，奥康纳早已布置好天罗地网，等待意军的到来。格拉齐亚尼元帅却执意建立一块坚固基地，按兵不动，令英军大为失望。中东司令部遂决定主动发起进攻，打乱入侵意军，将其逐出埃及。

奥康纳的司令部位于马特爵港以东挨着一条公路的巴加什沙丘上，公路一端通向大海，另一端是部队司令部的机场。司令部的条件比在耶路撒冷时简朴，但很舒适。办公室修建在沙丘下面，设有良好的防弹设施。这里还有两个美丽的港湾可供游泳。但此时此刻，西部沙漠部队的军官们无心赏景游玩，他们聚集在地下作战室里讨论着作战计划的可行性。屋内烟雾腾腾，作战军官七嘴八舌地发表着见解，唯有奥康纳一言未发。他手里不停地摆弄着一只铅笔，眼睛死盯着桌上的沙漠地图，旁边放着中东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发来的命令威尔逊和奥康纳准备进攻的指示，内容很简单：“……实施一次为期5天的袭击。进攻意大利军队两翼；踏上海岸公路，向南发展进攻。”说心里话，奥康纳对韦维尔的作战计划实在不敢恭维。从地图上看，这条公路很明显，但是，通向敌军阵地以南的地形坑洼不平，不适合坦克行进。此外，他也不想按韦维尔将军的建议分散使用兵力，因为这样一来，将很难进行部队间的协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一个成熟的计划已在奥康纳胸中形成。

“诸位，请静一静，”奥康纳用铅笔轻轻地敲了敲桌子，众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他，“请看地图，我们这次进攻取胜的关键在于意军这两个营地之间

的空隙，它既无哨兵把守，也没有巡逻兵，各营地相距甚远，无法互相支援。我的计划是，突破这两个营地间的空隙，将意军防线截为两段，然后转向北面，部分兵力从后面进攻图马尔和尼贝瓦营地，随后进攻西迪巴拉尼；另一部兵力进击海岸的布克·布克，切断意军交通线。”

军官们看着这位貌不惊人的新任指挥官，纷纷点头称是。

该计划得到了韦维尔的认可，但他仍坚持仅进行一次有限的进攻：5天后即撤回马特鲁港。进攻日期定在12月9日，代号“罗盘”。

无边无际的沙漠，就像一片海洋。天上没有一片云，空中没有一丝风。天边的尽头，一支长蛇般的队伍正在沙漠中蠕动。这些英国士兵身体瘦削，面目黧黑，一看便知受过严格的沙漠地作战训练。他们毫不费力地在沙漠中行进了40多英里，并于翌日一动不动地整日蜷伏在荒沙中，避开了意军的侦察。第3天早上，一声令下，2,5万人的队伍又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进。直到当夜部队才被告知，这不是沙漠演习，而是真要打仗。

1940年12月8日夜晚，一轮明月悬挂在空中，像是睁得又圆又大的眼睛，发出银白色的光芒。在月光的照耀下，英军开始对意军营地发起进攻。天气奇冷，坦克和卡车的引擎好不容易发动起来，投入战斗。尼贝瓦营地的意军似乎嗅出了不安全的气味，但他们什么也未发现，眼底只有一望无际的沙地和灌木丛。

在巴加什总部，奥康纳焦急地等待前线的消息。现在再怀疑战斗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太晚了。庆幸的是，他还不知道，5天后，不论战斗进展如何，他手下的军队将会大大削弱——韦维尔将抽调西部沙漠部队的第4印度师前去支援东非作战。

作战完全呈现为一边倒的局面，这不仅是一场成功的奇袭，而且是一次重大胜利。战略目标远远超过韦维尔的预定计划。开战仅3天，英军便扫荡了埃及境内的所有意军，攻占了西迪巴拉尼。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印度师被调走，仅剩一半兵力的西部沙漠部队是否应按原计划撤回马特鲁港？这是一个稳妥的办法，因为残存的意军兵力仍占优势，继续攻击危险极大。

当晚，奥康纳告诉他的下级指挥官，第4印度师将调离，与此同时，他发布了新的作战命令：“我决定，以剩下的兵力——第7装甲师继续追击敌人，直到获得全胜。”

就这样5天的奇袭战发展成为一场伟大的战役。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英军攻克巴尔迪亚，占领托布鲁克，夺取利比亚的昔兰尼加地区，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此战全歼意军9个师，仅俘虏就达13万人。奥康纳将军兴奋极了，他要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将撤往贝达富姆的意大利军队逐出非洲。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西部沙漠地的胜利引起的深远反应竟确定了中东和地中海今后两年的战争进程。1941年1月11日，巴尔迪亚陷落一周后，希特勒下决心派兵援助利比亚的意军，一支德国装甲部队不日即启程赴非。而另一个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伦敦战时内阁。

夜深了，战时的伦敦取消了一切夜间娱乐项目。不列颠之战已接近尾声，人们珍惜这没有空袭的夜晚，早早入睡了。大地沉静，万籁俱寂，只有首相府依然灯光闪烁。

丘吉尔批阅完最后一份公文：中东司令部要求继续进军的黎波利塔尼亚的报告。他摘下半月形眼镜，捶了一下后腰，艰难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窗前，点燃雪茄烟。外面是一片凄凉的灰雾，远处的教堂塔顶淹没在浓雾之

中。春天将至，伦敦的冬雾依旧恋恋不舍散去，莫非是在担心没有了它的保护，这古城会再次遭到德机的狂轰滥炸吗？

圣诞节过后，沙漠地区捷报频传，战果之大，连丘吉尔自己都有点出乎意外。新的一年到来了，看来这是一个好兆头。首相的思绪飘忽到希腊。墨索里尼的胃口太大了，在入侵北非的同时，又对希腊宣战。他是想来个一箭双雕。即有一天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雅典城，同时高奏凯歌进入开罗。首相被希腊人民的英勇抵抗所感动。在 1940—1941 年冬季英国竭尽所能，将原本用于支援奥康纳将军作战的空军中队转而支援希腊作战。尽管如此，内阁和中东司令部当时都一致认为，沙漠地区作战更为重要。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德国随时都会以它在罗马尼亚的兵力插手希腊战事，何不趁现在意大利在希腊的失败，从北非战场向巴尔干调兵，一举夺取希腊，建立反对德国扩张的新的巴尔干战线呢？当前线传来英军攻克托卜鲁克的消息时，丘吉尔终于下定决心，希腊的重要性已超过北非战区，要向希腊政府提供所有援助，包括西部沙漠部队的兵员。

但是，韦维尔对这个决定却抱怀疑态度。首相到现在想起来都颇感不快。这员老将冷静地要求英军统帅部认真考虑：“驻罗马尼亚的德军蠢蠢欲动，是否在故意吓唬我们，好让我们减轻对格拉齐亚尼的压力。”韦维尔意犹未尽地又补充道：“如果驻罗德军真准备进攻希腊，那么，无论我们向希腊提供多少援助都不能扭转败局。”现在他又递上这份请求继续进军利比亚的报告。看来到了最后下决心的时候了。

首相掐灭烟头，转身拨通帝国总参谋长迪尔的电话，要求他安排一下从北非向希腊调兵遣将的事宜，“情况紧迫，不能再拖了。”

首相的感觉是，迪尔像是刚从睡梦中惊醒，半天没缓过劲来。良久，话筒里才传来迪尔低沉的，一字一板的声音：“首相阁下，此事我已过问。中东的所有部队都担负着繁重的作战任务，实在无法抽调去支援希腊。”

“依我看，你所需要做的是在那里设立一个军事法庭外带一个行刑队。”首相的声音明显带有恼怒。

对于统帅部发生的这一切，奥康纳将军一无所知。他一心认为，只要他在贝达富姆获胜，韦维尔和伦敦方面就会批准他攻入的黎波利塔尼亚。前几次的经验告诉他，每次都是胜利成为事实后，最高统帅部才批准他的下一个战略目标；事到如今，即便首相也肯定会把资源和兵力用于利比亚的胜利上，而不会投入到失败的战场，如希腊。兵贵神速，但伦敦方面迟迟没有音讯，奥康纳等不及了，决定去找威尔逊将军谈谈意见。他刚被任命为昔兰尼加军事总督，再次成为奥康纳的顶头上司。

“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奥康纳将军，”由于情绪高昂，威尔逊胖胖的大脸闪着红光，“此时不夺取利比亚更待何时！来，我们给韦维尔司令起草个电文。不过，这个鬼地方连个信号机也没有。”“这没关系，我去托卜鲁克跑一趟，在那里发送电文。”奥康纳心里稍稍安稳了一些。

奥康纳度日如年，第 3 天，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亲自驱车前往开罗，于 2 月 12 日晚抵达驻埃及英军总部。他走进中东英军总司令的地图室，惊愕地发现，所有的沙漠地图都不见了，代之以巨大的希腊地图。韦维尔面带苦笑地在新地图上挥舞着胳膊。“你瞧，奥康纳，”他说道，“我正在筹划我的春季战役。”“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在沙漠打仗了？”奥康纳沮丧极了。韦维尔不动声色地递给他一张电文，说：“祝贺你，我的将军，首相亲自嘉

奖了你。”

只见电文上写着：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1年2月12日

你在最近这次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以出人意料之外的速度攻占昔兰尼加，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我已经按照你的愿望嘉奖了奥康纳将军。

……

我们对于在托卜鲁克已建立一道保卫埃及的侧翼应感到满意。我们并曾向你谈过，今后应以支援希腊和（或）土耳其为优先的任务，但是，如果你能轻易地攻下班加西而又不影响欧洲方面的需要，那就更好了。现在你已经比预期的时间提前3个星期获得了这项战利品，这使我们不胜欣慰。但是，这并不变更——实际上是确认——我们以前发出的指令，即现在你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希腊和（或）土耳其。这样就不必认真地部署兵力去进攻的黎波里了。但向那方面发动小规模的分攻会是一种有益的牵制行动。因此，你应该在班加西站稳，集结所有可资利用的部队于埃及三角洲，以备调往欧洲。

奥康纳只觉一阵头晕目眩，颓然坐到椅子上，唉，我的首相，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会为你的这个决定后悔的……

飞机在云层中颠簸了一下，似睡非睡的丘吉尔清醒过来，揉揉眼睛，摆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转身问伊斯梅：“到哪里了？”

“快到北爱尔兰了，首相。您这一觉睡得可真长啊！”

丘吉尔苦笑着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丘吉尔现在的确后悔不迭。援助希腊这一“壮举”的后果是鸡飞蛋打一场空：不出两个月，德、意军占领希腊全境，英国援军在伤亡1万余人之后，不得不再次演出了一幕敦刻尔克式的撤退。这边北非战役，由于德军的介入，也在无限期地延长，它牵制了英联邦军队的主要地面作战力量，致使在远东对日本几乎毫无防范能力。更可惜的是，沙漠作战的有功之臣、难得的将才奥康纳将军在升任驻埃及英军总司令后，被韦维尔再次派往利比亚对付德军的迅猛攻势，不幸在乘车撤退时迷失方向，被德国巡逻兵俘虏。首相一直在想，如果奥康纳能有机会再次指挥沙漠作战的话，英军也许不至于遭到如此惨败。

“唉，这倒霉的托卜鲁克事件……”

## 第二章 隆美尔欲展宏图

飞机徐徐降落，丘吉尔一行从机舱走了下来。早已等候在机场的首相私人秘书佩克夹着一大堆报纸，快步迎上来。

“国内情况怎么样？”丘吉尔劈头问道。

佩克略一犹豫，把报纸递过去：“主要情况上面都有，首相，我们上车细谈。”

他们边说边向停在一旁的首相专列走去，丘吉尔原先没有专门的列车，后来同罗斯福总统接触几次，发现他那辆总统专列舒适实用，很是方便，于是首相也给自己配备了专列。这是一辆由两节皇家列车包厢连接起来的火车，一节包厢是首相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另一节是首相休息室。车厢内最引人注目的摆设莫过于那一个个硕大的烟灰缸了。

上了列车，丘吉尔信手点燃一根雪茄烟，说道：“托卜鲁克失守的第二天，我在华盛顿和艾登通过电话。据他说局势还算稳定。当然，人们感到悲痛，不过，还不至于到推翻政府的地步吧？”

佩克面带难色，提醒说，“可是，首相，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还是把问题考虑得严重一些为好。”接着，佩克告诉首相，离丘吉尔自己的选区不远的埃塞克斯选区的议席，以前稳操在保守党议员马尔登手中，但现在这位被正式提名的候选人败下阵来，席位到了左翼元党派候选人汤姆·德雷伯格手里。

“此外，保守党有势力的议员约翰·沃德洛—米尔恩提出一项动议，表示‘对于中央有关战争的指挥工作不予信任’。您知道，在新加坡沦陷前不久曾经举行过一次信任投票。很难再要求下院举行另一次信任投票。这样，那些心怀不满的议员便能轻而易举地自行决定，在议程单上规定投一次不信任票。”佩克不无忧虑地说道。

丘吉尔把长长的烟蒂用力掸到烟灰缸里，轻轻地挥了挥手：“我明白，佩克。托卜鲁克的陷落促成了这两种对政府不满现象的出现。放心吧，我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应付议会的新挑战。”

英国议会大厦里人头攒动，议员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交谈着，议论着。人们都在拭目以待，且看政府将如何度过这一即将开始的、决定性的政治危机。

沃德洛—米尔恩议员早早地坐在后座席位上，这位保守党财政委员会主席对自己发起的这项不信任动议案信心十足。动议得到下院许多头面人物的附议，如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和前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而且，举国上下对丘吉尔指挥作战的不满情绪都十分强烈。迄今为止，英国已经遭到一连串的失利和溃败：马夹亚、新加坡和缅甸；沙漠之战的失败，尤其是未曾解释、也难以解释清楚的托卜鲁克战役；沙漠军队迅速溃退，又回到两年前的旧阵地——马特鲁，看这阵势还要继续退下去。如果阿拉曼防线再守不住，墨索里尼与隆美尔就会携手同进开罗，如果再不对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谁知道这种局面将如何发展呢？沃德洛—米尔恩坚信自己是代表国家利益的，他对这次发言作了充分的准备。

“女士们，先生们，尊贵的议员们：我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项动议并非攻击在战场的军官们，而是明确地攻击在伦敦的中枢机构。而且，我要指出，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伦敦方面，而决不是在利比亚或其他地方。我们在

这次大战中所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是让首相兼任国防大臣。”沃德洛—米尔恩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主要的问题，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过去了。议员们凝神屏气，仔细聆听着。

沃德洛—米尔恩注意到这一现场效果，不禁心中暗喜。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清了清嗓子。这是演说中的又一个技巧：欲擒故纵。

接下来，他详述了集中在这两种职务的主管人身上的“巨大责任”。“我们必须有一位有力的专职人员担当参谋长委员会的主席。我要求一个有魄力而不受任何方面牵制的人来任命陆军将领、海军将领等等。……他敢于让海陆空军将领们按自己的方案从事工作而不受上级不适当的干预。最重要的，我要求一个人，如果不能达到他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就应当隐退。……我们之所以遭受损失，既由于首相缺乏对国内事务的慎密的审查，也由于缺乏从国防大臣或其他掌管军队的官员那里得到应有的指示。……任何一位平民都很清楚，过去几个月来一系列的灾难，实际上是过去两年来的一系列灾难，都是由于我们战时行政中枢存在着根本失误而造成的。”

米尔恩爵士的这番话很尖锐。听众频频点头，发出一片嗡嗡的议论声。

爵士越发得意洋洋起来。很可惜，他接着又节外生枝说：“如果国王陛下和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同意，任命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出任英军总司令而无需担任其他行政职务，这将是一项颇合人意的动议。”

这话就像捅了马蜂窝，议会厅内一片哗然。一种令人惊慌和为难的浪潮席卷了下院，只听乱哄哄一片嘈杂的声音喊道：“这个家伙肯定是头蠢驴”。这句话人们喊了足足有一分钟。

米尔恩自知失言。他意识到，他的建议等于是把王室牵涉到引起严重争执的责任当中来。此外，享有无限权力的最高军事统帅的任命与王室公爵联系在一起，似乎有几分独我的意味，这是这个议会民主制国家所不能容忍的。米尔恩不禁汗流浹背，上颚骨同下颚骨呶呶的发起颤来。他打起精神，强自镇定，想让下院继续听他讲话，但他的愚蠢建议使他前功尽弃，影响力一落千丈。

罗杰·凯斯爵士接着发言，他附议这项动议。这位海军元帅是丘吉尔在加利波里战役时的老友。由于他动不动就发脾气，同参谋长们关系处不好，后被调离联合作战指挥官一职，为此他深感不快。与米尔恩不同，他在发言中认为，丘吉尔对作战计划人员的干预太少，而不是太多了。

独立工党的一位议员彬彬有礼地打断了他的发言：“对不起，元帅阁下，我想提醒您注意，原提案人以首相不适当干涉军事指挥为理由，建议举行不信任投票；而附议人您之所以加以支持，似乎是由于首相未能充分干涉军事指挥。您不觉得您的论调是不合拍的吗？”

元帅未加理会，白了他一眼，竟自说了下去：“我们希望首相安排好国内事务，再一次团结全国人民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另一位工党议员不夫时机地插了一句话：“动议是针对中央对于战争的指挥调度。如果这项动议实现了，首相必须辞职；但是，诸位听到没有，这位高贵而侠义的议员，却在向我们呼吁，让首相留任。”

元帅大怒道：“如果首相必须辞职，那倒成为可悲的灾难了。”

本是同一观点的人，却互相指责起来。就这样，辩论从一开始就闹翻了。

丘吉尔在前排座席正襟危坐，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这些自相矛盾的发言，让首相心中有了底。

第二天的辩论发言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一位议员甚至提议解除所有英国将军的职务，代之以捷克、波兰和法国人，“他们知道如何进行这次战争，而我们的人却不知道”。有人批评英国军队“被阶级偏见所支配”，如果隆美尔在英国军队服役，他顶多不过还是一个中士。

最后，丘吉尔开始答辩了，他沉着老练，胸有成竹，相信自己一定能闯过这道关口。因为他清楚地看出，在最终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替代措施方面，那些批评者们显得非常软弱。在答辩中，丘吉尔没有为托卜鲁克的陷落辩解，他承认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而是大量列举他的对手自相矛盾和错误的说法。在这里，首相又一次向众人展示了他那雄辩的口才和辛辣、机智、自信的风格：

……总之，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生存而战，为比生命本身更宝贵的事业而战。我们无权设想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只有我们尽职尽责，胜利才是必然的。严肃而建设性的批评，或者在秘密会议中的批评，均有很大的优点；但是，下议院的责任在于支持政府，或者更换政府。如果下议院不能更换政府，就应当支持它。在战时，没有什么中间方案可以执行。

……

……我是你们的公仆，你们在愿意时有权来解除我的职务。你们没有权力做的是要求我负起各种责任而又不给我有效行动的权力，要求我担负起首相的责任，却又如同那位尊敬的议员所说的，‘在各方面受到权威人士的钳制’。

……我可以证明，在全世界，在美国各地，在俄国，在遥远的中国，在每一个遭受敌人践踏的国家，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等待着，看看在英国是否有一个坚强团结的政府，英国的国家领导是否会遭到反对。如果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比数，而他们对联合政府所投的不信任票转变成对这一动议的制造者们的不信任票，毫无疑问，英国的每一个朋友和我们事业的每一个忠诚的公仆都会为之欢呼……

最后，下议院举行了表决。结果，沃德洛—米尔恩的不信任动议，以 475 票对 25 票而被击败。丘吉尔以自己的坦诚和威望安然度过了这危急的一天——1942 年 7 月 2 日。

首相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出下议院。天是那样的蓝，阳光是那样的明媚，这在英伦岛的夏日，可是难得的一个好天气。一群一拨的议员们不断涌上来，向首相表示祝贺。但丘吉尔的心思此刻却已经集中在埃及存亡攸关的战役上了。他很清楚，他的首相地位完全取决于战场上的胜利，至少不再出现失败。

但是，军事局势看来比政治形势更为严峻。就在政府面临政治危机的这几天，中东局势在继续恶化。里奇将军的第 8 集团军进入埃及边界以东 100 英里的马特鲁港进行的抵抗又受挫，被迫再次后撤 100 英里，直到阿拉曼，又折兵 6000 人。丘吉尔眼前浮现出那个导致中东英军一败再败的“沙漠之狐”——隆美尔，耳边回荡起自己对下院说的那番无奈之言：“目前与我们作战的对手是十分大胆而又精通战术的人，如果撇开战争的浩劫来说，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

是啊，为什么在我们大英帝国的军队中就找不出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干将？想起这一点，首相的心便隐隐作痛。

隆美尔，这员希特勒手下的骠悍将领，于 1891 年出生于符腾堡的海登海

姆。童年时的隆美尔体质孱弱，在家读书读到9岁才转入当地的公立学校，其父在这所学校任校长。隆美尔儿时的愿望是长大当一名工程师。他在但泽军官学校受训时，成绩平平，智力并不出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率领其步兵排中的3个人击退挡住其进路的20名法军。从此以后，在他一生的军事生涯中，只要有机会，不论作战规模大小，他都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战术。他当装甲师师长时，曾一边指示他的摩托车驾驶员驾车前进，一边命令士兵用机枪对着任何活动的物体扫射。他的信条是，在遭遇战中，哪一方先开枪，往往就是哪一方获胜！

隆美尔在当了12年上尉之后，于1939年担任希特勒近卫部队指挥官。1940年2月，由于在波兰作战有功，他被提升为德军第15军第7装甲师师长，从此，隆美尔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这个师绰号“鬼怪”，以行动神速著称。1940年5、6月间，德军向法国长驱直入，隆美尔率部首先突破法军马斯河防线，沿塞纳河直奔鲁昂，俘获大批英法士兵。在闪击战中，隆美尔所部又最早进抵英吉利海峡沿岸地区，迅速攻占瑟堡，迫使掩护敦刻尔克撤退的法军4万余人投降。隆美尔由此成为纳粹德国最著名的坦克将领，受到希特勒的器重。

“元首，第5轻装甲师师长冯·丰克少将求见。”秘书的话音未落，丰克少将顾不上保持他那贵族派头，脚步慌乱地闯进希特勒办公室，脚下在红绒地毯上绊了一下。

希特勒不满地皱皱眉头：“慌什么！什么事这样急。”

丰克赶紧赔罪，接着向希特勒报告了他奉德军总参谋部的委派，去利比亚进行实地调查的情况。丰克将军显然是被沙漠英军势如破竹般的攻势吓坏了，前言不搭后语地大谈意军的溃败。最后他说道：“我的元首，无论如何必须挑选一支狙击部队帮助意大利人防守的黎波里。我认为，原计划派出的部队太少，无法挽救利比亚的局势。您知道，意大利人实际上已完全垮了，英军一旦对的黎波里发起进攻，等于是进入无人之境。”

提起意大利，希特勒便气不打一处来。早在去年9月格拉齐亚尼元帅刚发动侵入埃及的漫长攻势时，希特勒就表示愿意提供一个德国装甲师的兵力以示支援，但是被墨索里尼无礼而傲慢地拒绝了，他说他们自己能胜任这次进攻。紧接着在10月28日，墨索里尼又事先不打招呼就从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把希特勒的全盘计划都打乱了。

到12月，傲慢的意大利人在奥康纳指挥的英军的打击下受到严重挫折，不得不请求德国提供援助：还是把那支装甲师派来吧！对此，希特勒一直未作答复，哼，让墨索里尼去自食其果吧！但是，希特勒也没想到，北非局势会迅速恶化，巴尔迪亚陷落，重要军港托卜鲁克亦被英军包围。看来，不向利比亚派兵是不行了。为了在欧洲获得全胜，不管是在哪一个战场坐视意大利崩溃于德国自身也是很不利，毕竟这个无能的伙伴还能抵挡一阵英国的海上攻击和来自南方的威胁。

听了丰克的介绍，希特勒内心震动也很大，但他表面上显得很冷淡。“意大利人尽干蠢事，”他平静地说，“一方面，发出惊慌失措的喊叫，把自己军队和装备上的弱点完全暴露给敌人；另一方面，他们过于妒忌和幼稚，认为一旦投入德国士兵，就有损于他们这一行动的光彩。如果德军能穿着意大利军服作战，那墨索里尼是最喜欢不过的了。”



“好啦，将军，你的建议值得考虑，你可以走了。”希特勒说着，疲倦地挥挥手。

此刻，希特勒的第一个反应是，必须派出一支更大规模的德国部队前往非洲。英国军队经过长期的推进之后，在人力和物力方面肯定已消耗殆尽。如果他们碰到精神饱满、装备精良的德国部队，就会处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混乱状态。想到这儿，希特勒伸手拿起话筒：“传我的命令，让总参谋部在原定的狙击部队第5轻装甲师动身后，立即再派一个完整的装甲师前往北非。”

放下话筒，希特勒转身望向窗外丰克走远的背影。看来这位将军要撤换了，他对北非局势过分悲观，显然是意大利军队的崩溃影响了他的情绪。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挥作战呢！需要另找一位有名望的将军指挥第5轻装师。此外，这两个装甲师还需要一个总司令来指挥，选谁呢？曼施泰因吗？不行，这样一个军事天才要用在更重要的战场上。那么，古德里安？也不合适。突然，一个响亮的名字闪入元首脑海：埃尔温·隆美尔。对，就是他了。隆美尔职位虽不高，但由于他在法国战场上的战绩，在德国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战败的战场上需要他的显赫名声，而且，隆美尔知道怎样激励部下。这对一位必须在诸如北非或北极这样的特别艰苦的条件下作战的指挥官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1941年2月12日，一架德国轰炸机在黎波里机场着陆。一名德国将军从机上跳了下来。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额头宽阔匀称，鼻梁挺直，紧绷的嘴唇时时现出轻蔑和狡诈，那双碧蓝的眼睛里含有一种清醒、敏锐、善于判断并能看穿一切的气质。他的言行举止异常敏捷，没有丝毫虚伪造作。

德国派驻在意军北非总部的联络官黑根莱纳中尉迎过来，举手敬礼：“是隆美尔将军？欢迎您的到来。”

隆美尔回礼，下巴一点路边成群结队的衣衫不整、神情沮丧的意大利士兵：“这就是那些撤下来的意大利残兵败将？”

“是的，将军。意大利人仍继续以全速向黎波里撤退。大部分意大利军官都已捆好行李，以便抢在英国人到来之前，赶上能把他们带回意大利的船只。”中尉告诉隆美尔，格拉齐亚尼元帅已被免职，遗缺由他的参谋长加里波蒂将军继任。接着，他又谈到意军在败退之中是如何的溃不成军：“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军械和弹药，拼命爬上载重过度的车辆，不顾一切地向西逃走。秩序极为混乱，甚至互相开枪射击。士气已降落到了最低点……。”

隆美尔一言不发地听着，沉思着。看来，丰克的慌乱，元首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一星期前，正在休假的隆美尔被火速召到总理府。元首满脸倦容，一撮长长的头发耷拉在眉眼间，深凹的灰眼睛无精打采地下垂着，隆美尔心中很是怜悯。

希特勒详细说明了非洲战局后，对隆美尔说道：“统帅部、陆军部都向我推荐你担任非洲军总司令。我思前想后，也只有你最合适了。你作战勇猛，意志坚强，可以很快适应非洲战场上的那种完全不同的环境。”

元首说着，站起身拿来一摞美、英两国的画报，“看看吧，你的对手都在这上面。”

画报上登满了英军在沙漠地大捷的照片；奥康纳将军站在装甲车上，正指挥部下冲入利比亚，天上的飞机，远处海岸边的舰炮都在实施掩护。隆美尔一页页翻了过去：“我的元首，英军的作战指挥与陆海空军之间的配合确

实严密，这是意大利人望尘莫及的。”

“你说的很对！将军，这也正是我要告诫你的，”希特勒的双臂在空中挥舞着，仿佛又进入了他在演讲时的歇斯底里的状态，“我们宝贵的兵员物资不可能都投入北非去解救墨索里尼这个小丑，我们要把它们用于更重要的战场。记住，你只有这两个师的兵力，不会再有增援了。所以，你务必谨慎从事，不要把德国部队投入毫无意义的战斗。你的对手相当强大！”

碍于对元首的尊敬和情面，隆美尔把他的不同意见咽回肚里。毕竟，元首如此信任自己，把这样一个伟大而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是令人十分兴奋的。

现在，隆美尔站立在沙漠上，公文包里装着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为他拟定的行动方案，除了指示他该如何对付意大利人之外，还要求他仅实施防御战，因为兵力有限。此外，意大利总部也给德国空军下达了一道糊涂命令：不得轰炸班加西，因为那里有意大利官员。尽管有层层束缚，在隆美尔心里却已经燃起尽快发动攻击的念头，这可以说是他的一种天生的性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个人战绩上记载着，隆美尔所部连续前进了 50 小时之久，在山地中前进了 12 英里的垂直距离，海拔 7000 英尺的高峰已被越过，俘虏军官达 150 人，士兵达 9000 人，缴获火炮 81 门。而这一切都是在他接到不要攻击的命令之后的战果！

隆美尔到达北非 12 天后，在他的装甲部队尚未到齐的情况下，便在的黎波里以东 470 英里处，与英军发生第一次小规模战斗，结果大获全胜。此战更增添了隆美尔的信心，英国人也不过如此。他当时并不知道，大批英军，而且是最精锐的部队已从利比亚撤走，前去支援希腊。

3 月底，由于第 15 装甲师仍未抵达，隆美尔便以第 5 轻装甲师的部分兵力发动了侦察性反击，获得了比预期更大的成功。隆美尔果敢地扩大战果。结果，英军被迫退至埃及边界。

轻而易举的胜利不免让隆美尔有点飘飘然了，他开始以伟大的征服者自居。“我的第一个目标，”他宣称，“是夺回昔兰尼加，第二个目标是埃及北部和苏伊士运河。”运河在的黎波里东侧，离当地有 1800 英里之遥。他决定跨越昔兰尼加这个沙漠半岛，实现他的第 1 个目标。他不顾沙漠的恶劣天气和地形像驱赶羊群一样驱赶着他的装甲部队，“快！快！给我快走！”遗憾的是，他的下属似乎不那么听使唤。在这里，这位英勇无畏的将军忘了，坦克车像人一样，需要补给燃料，需要维修保养。

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隆美尔的部队艰难地跋涉在沙漠之中，穿行在闪烁跳跃的热浪里。发动机里的汽油由于温度过高而变得稀薄，坦克只好暂停前进，一切无线电通讯联络都已失灵。隆美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副官，马上给我准备轻型飞机，我要去沙漠地巡视！这帮铁甲蜗牛，到底要多久才能到达那边的海岸，截住逃窜之敌呢？！”隆美尔大声喊叫道。

副官知趣地照办了，尽管他知道乘机在沙漠上空飞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果然，隆美尔两次忙乱地撞进英军阵地，误把敌军当作自己的部队，差点降落下去对他们喊话了。亏得驾驶员还算敏捷，发现苗头不对，迅速逃离敌阵。还有一次差点被意大利人打下来，他们以为是英军飞机来骚扰了。

飞机轰鸣着从第 5 轻装甲师先头部队头顶上飞过，指挥官施维林不由得咒骂道：“那肯定是催命鬼隆美尔！”

“混蛋，那支摩托部队竟敢停下来休息，给我冲上去，”隆美尔命令道，“低飞！”

于是，飞机几乎擦着士兵的肩膀掠过，紧接着一张纸片飘到地上，上面写着：“如果你们再不立即行动，我就下来！——隆美尔。”

凌晨，隆美尔的飞机距离海岸港口只有 15 英里了。此时，他有了新的进攻目标——梅奇尼要塞，但他的非洲军仍旧困在沙漠里。他派人把第 5 轻装师师长施特莱彻将军找来当面布置任务。

在炎热的沙漠里，施特莱彻穿着土黄色的短衣裤，隆美尔却全身披挂，穿着马靴、马裤和厚实的灰色紧身短上衣。施特莱彻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了一眼他的司令，这人大概有毛病，他心想。

隆美尔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同时为他的下属不慌不忙的态度而气恼，口气生硬起来。“看见没有？我的将军，”隆美尔手指地图上的梅奇尼要塞，“这是进入沙漠的关键——在它的中心有 7 条沙漠小道通向海岸和遥远的内地。那里的防御一定很薄弱。我命令你下午 3 点钟进攻要塞。攻克了它，占领昔兰尼加易如反掌。”

“这不可能，司令，我无法执行这个命令，”施特莱彻毫无顾忌地拒绝了，“我的坦克、运输车机件损坏，发动机温度过高并且缺乏汽油，因而至今仍分散在后面 100 英里之遥的沙漠上。”

“混蛋！”隆美尔在灼人的酷热中暴跳如雷，咆哮着骂道：“你是个懦夫！”

施特莱彻猛地扯下胸前的骑士十字勋章——这是他 1940 年因作战勇敢而获得的——怒气冲冲地说道：“从来也没有谁敢对我说这种话，把你的话收回去，否则我就把这枚勋章扔在你的脚下！”

隆美尔无可奈何，他没有再说什么。没办法，只好先试用一下和平攻势，他想。

第二天，隆美尔两次派一名中尉带着最后通牒到要塞去威胁英国人，这位军官两次都被蒙着眼睛给送了回来。第二次还带回一封字迹潦草的条子，上面写着“决不投降”。

又过了两天，在梅奇尼要塞的院子里，师长施特莱彻向隆美尔报告说：“梅奇尼已攻克。我们俘获 1700 多名敌军，其中包括 70 名军官和一位将军。缴获了大批武器、汽车和粮食。”

隆美尔这次跨越半岛的突然进攻确实出乎英军意料，因为他们从“超级机密”情报获悉，德军统帅部给隆美尔下达的命令是固守班加西。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隆美尔竟敢违抗上级指示，进攻昔兰尼加。英军毫无防备地败退了，只剩下托卜鲁克港还在坚持。此刻，温斯顿·丘吉尔已从伦敦发来命令，必须死守托卜鲁克，决不允许产生撤退的念头，于是，从昔兰尼加撤退出来的澳大利亚军队主力到达托卜鲁克，并按照丘吉尔的命令开始加强该港的防御。

隆美尔对此一无所知，他断言英军会一直退下去，因而把攻击下一个目标苏伊士运河的指令通知给每一个士兵。并且，在这关键时刻，出于对施特莱彻将军的成见，将其先头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冯·普里特威兹少将，他指挥的第 15 装甲师刚到达利比亚。

茫茫荒原被夜的黑幕遮盖住了。断裂的山谷、多刺的灌木连一点轮廓也显现不出来。夜风在空旷的沙漠地上呜咽，远处传来阵阵枪炮声。这是德军

的机枪营试图攻破托卜鲁克，可是远在后山指挥所的指挥官们都不知道，英军势不可挡的反坦克炮火和机枪火力封锁了整个路面。

在后山的柏油公路上，新来的第15装甲师师长普里特威兹正向第5轻装师先头部队指挥官施维林的指挥所走去。他对隆美尔的举动实在感到困惑不解，怎么回事？司令为什么要把负责进攻的任务转交给我？我可是一个初来乍到的门外汉，以前从未在沙漠地作战过。

普里特威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施维林的门：“对不起，上校，隆美尔派我来接管进攻的指挥权。不过，我刚到非洲，关于部队和地形我一无所知。”

施维林同情地点点头，把他让进屋里，向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

普里特威兹喃喃地说道：“你对情况很熟，我看，还是向隆美尔建议一下，不必更换指挥官了。战场上更换指挥官乃兵家大忌，想必他会理解的。”

“不必了，司令做出的决定只有执行，说也没用，”施维林当然清楚易人的原因，只是不便向这位师长明说。

“天不早了。你刚到此地，一定很累，早点歇息吧。”施维林劝道。

太阳升起的时候，隆美尔已经站在这位新来的将军帐篷前敲门了：“将军阁下，这里是非洲战场，不是柏林，该起床办点正事了吧！”

“快去查一下，为什么向托卜鲁克发起的进攻停顿了，”隆美尔怒气冲冲地说，“英国人正在逃跑，快去拦截他们！”

普里特威兹困惑地红着脸，不知如何是好。上旁的施维林拍拍他的肩头，向路边一瞥，他自己的汽车正停在那里。

师长明白了。他钻进汽车飞也似地向托卜鲁克方向驶去。惊惶的德国机枪手们看到插着将军三角旗的小轿车从后面疾驶而来，靠近公路的一个机枪手尖声叫着警告说：“停车！停车！前面危险！”

普里特威兹在飞驰的汽车里站起身向后高声喊道，“跟我来，前进！敌人正在逃跑！”

霎那间，一发英军的反坦克炮弹猛然落进他的小车里，把他整个地撕裂开来，他和司机当场一命呜呼。

四分五裂的小车夹杂着肢体在空中转了几圈落了下来，鲜血沿着公路湍湍而淌。施维林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径直走进隆美尔的指挥部。隆美尔站起身来，不耐烦地看着他。

“您刚才派往前线去的那位将军已经死了，司令阁下。”施维林一字一句地缓缓说道。

隆美尔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一言未发，转身出去了。他带了一队汽车和一门20毫米的大炮，驱车亲自前往托卜鲁克。

路上，监视哨发现两辆小车颠簸着尾随他们，迅速追了上来。隆美尔拿起望远镜，看见一辆是英军的指挥车，另一辆看上去和他的德国车相似，隆美尔虽然英勇无畏，但也十分谨慎。“准备射击！”他命令道，于是所有的卡车都停了下来。

不一会儿，两辆奇怪的小车驶到他们的前头刹住车，从一辆车里跳出施特莱彻将军：“报告司令，”他大声喊道，“第15装甲师师长普里特威兹阵亡。”由于气愤，施特莱彻的脸涨得通红。

隆美尔冷淡地打断了他：“你怎敢在我身后驾驶一辆英国小车？我已经准备向你开火了。”

施特莱彻也毫不示弱：“要是那样，你是想在一天之内把你的两名装甲师指挥官都整死，将军阁下。”

隆美尔再次无言以对。

托卜鲁克港是利比亚沿海的一个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港湾。它封锁着一条32英里长的海岸公路，迫使隆美尔的给养运输队不得不开往埃及边境，然后再绕过一条长50英里且变幻莫测的沙漠小道。如果托卜鲁克控制在英军手中，隆美尔不敢轻易发动对埃及和尼罗河流域的进攻，因为托卜鲁克的驻军随时可以冲下来切断他的补给线。所以，隆美尔决意要攻破这个堡垒，而英军决意要在这里决一死战。

隆美尔的军队对托卜鲁克屡攻不下，一场陷入僵局的拉锯战开始了……

初夏，天已放亮，四下里仍然静悄悄的，树叶在晨光中轻轻颤抖，一抹朝阳洒进中东英军总部。韦维尔将军坐在办公桌后宽大的扶手椅上，收音机里正广播着最新消息：“今天凌晨4时，德国以300多万军队、3000辆坦克和近2000架飞机，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军全体将士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正在奋起反击……”

办公桌上摊着副官刚送来的一纸调令：首相致韦维尔将军：奥金莱克将军将接替你的职位，担任中东英军总司令，而你是一名无与伦比的优秀人才和十分杰出的军官，将填补英印军总司令的空缺。

韦维尔一直在想，为什么德军入侵苏联和他调离的消息会同时到来呢？调令日期是6月21日，按惯例是应该当天抵达开罗的。这种巧合预示着什么？

看着“优秀人才”“杰出军官”这样的字眼，韦维尔心里苦笑着，个中甜酸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好运早已结束了，而这张调令则给他的厄运划上了句号，去印度？韦维尔脑海里突然蹦出一句谚语：摇动印度榕树。相传这是一种能产金币的树。意思是说在印度会发财走运。不管这是真是假，韦维尔将军对此可不感兴趣，他目前所需要的只是在家休息几天。

年近花甲的韦维尔将军是英国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他身体粗壮，沉默寡言，被人们称为军事思想家。他的敌手隆美尔总是随身带着韦维尔的著作《将军与将才》。1940年秋、冬季，他指挥西部沙漠部队狙击格拉齐亚尼作战有功，一夜之间成了英国杰出的战斗英雄。

但是，当隆美尔的非洲装甲军到来时，韦维尔却奉命将其主力部队派往希腊，后又派往克里特岛。补给线拉长了，精锐部队没有了，部队消耗甚大，结果被德军逐回埃及边境。

为挽回败局，丘吉尔不顾兵员、补给方面的困难，一再令他发起反攻。韦维尔遂于6月15日发起“战斧”战役，旨在减轻托卜鲁克的压力。此刻，韦维尔在同时进行着3个不同方向的战役（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实在没有分身之术。“战斧”计划在3天后宣告失败，英军约90辆坦克被击毁。韦维尔于战役最后一天不顾危险，亲自乘机飞临前线部队视察。当他发现败局确已无法挽回时，竟然老泪纵横。前线将士无一不被感动。

将军所能做的，只是返回开罗给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发送了一封电文：“我十分抱歉地向您报告‘战斧’计划已告失败。全部责任在我……。”将一切过失归于自己是韦维尔的一贯作风。将军一夜之间老了10岁。

迪尔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唐宁街10号，将韦维尔的电文交给丘吉尔：“首相，知道参谋部的人怎么说吗？他们说‘隆美尔已经把韦维尔刚赢得的桂冠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在沙漠中了’。”

丘吉尔大口大口地吐着烟雾，沉思着。半晌才慢腾腾地说道：“这不过是那些人一时出于悲痛说的话。不过，我认为，事已如此，应该进行一次人事调整了。”

“你是说将韦维尔撤职？”

丘吉尔没有正面回答，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一掠而过：“我自己就像一个渔翁，抛出两根钓鱼杆。一个鱼钩上是一条活蹦乱跳充满生气的鱼，另一个鱼钩上是一条疲惫不堪死气沉沉的鱼。我想把他们调换一下。”

迪尔马上明白了首相的意思：“是啊，任何人都不能在一个地方，而且是条件极为恶劣的地方呆上太久。他太疲倦了……”

### 第三章 “十字军”小试锋芒

深秋时节的一个夜晚，地中海刮起了阵阵劲风，泛着银光的海水被一片片泡沫盖住。一架“惠灵顿”式轰炸机低吼着从布满灰色云片的天空中疾驰而过，穿越地中海之后，向汉尼巴尔的古老城市昔兰尼加飞去。飞临陆地上空时，机长放下起落架减速，机上一名30岁上下的壮汉整理好跳伞装具，飞身一跃，消失在黑暗中。

他就是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阿拉伯语专家哈兹尔登，他讲伊斯兰塞努西教会的方言就像说英语一样流畅。

哈兹尔登将降落伞掩埋在沙漠的灌木丛中，穿上塞努西教徒的长袍，把皮肤染成栗色。黎明时，他跟着长长的骆驼队来到贝达利托里。据报告隆美尔的司令部就在此地。哈兹尔登装扮成驼鸟皮毛商，一连数周呆在这座巨大的白色别墅附近。这显然是一个德军指挥部。他看见隆美尔乘坐着他那辆防弹篷式汽车出出进进，别墅周围重兵把守，还有大量电报发送信号。这一切都表明这里是隆美尔的司令部。哈兹尔登用无线电将情报报告开罗。

两天后，情报交到军事情报局局长弗朗西斯·吉冈将军手中。

“太好了，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吉冈将军一拍大腿，对中东突击队队长莱科克说，“让我们来策划一下这次行动。”

他们最后决定，选派6名军官和53名突击队员乘坐两艘潜艇在贝达利托里附近登陆，他们担负4项任务：暗杀或捕捉隆美尔；攻击并摧毁昔兰尼加的意大利军队司令部；攻击亚波罗尼亚的意大利情报总部，夺取文件和密码并杀死情报官员；切断同上述目标相联的所有电话、电报通讯。

英军“战斧”计划失败后，隆美尔沾沾自喜地向柏林报告了这一难忘的胜利。他声称自己的部队摧毁英军180—200辆坦克，几天后又把数字增加到250辆。尽管这个数字明显是夸大的，但德军仅损失20辆坦克，这的确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英军尽管拥有400辆重型坦克，并且在兵力上大大超过我们，而我们又没有能与之匹敌的重型装甲，但我们德、意军队的战斗部署和顽强抵抗却使我不致把我的全部机动部队投入严酷的战斗。”这就是隆美尔夸大战果的最好理由。现在，他的声誉在国内已达到顶点，甚至已经有人张罗给他写一部完整的传记了。

希特勒不顾总参谋部的坚决反对，把隆美尔晋升为坦克兵上将，而在两年前，他仅仅是一名中校！现在隆美尔已成为“非洲装甲集团军”总司令了。提升速度之快令人膛目。

一个只有49岁的人成了一名上将，这说明希特勒并没有记恨隆美尔未攻下托卜鲁克之过。此刻的隆美尔对元首只有感恩戴德、效犬马之劳的心思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自己的肩章上添上更多的星，”他这样想。

要添星晋级，就要夺取更大的胜利，实现他的第二个目标：夺取埃及北部和苏伊士运河。现在，隆美尔已站在埃及边境了，元首却转向东面，发起入侵苏联的战争。非洲将士们都不免大吃一惊。据说施维林甚至对部下说：“没什么可说的，这场战争我们是输定了。”

隆美尔可没有这样悲观，他认为，凭着元首的英明和洞察一切的能力，德国一定能赢得这一仗。只是这样一来，苏联战场必定牵涉了元首的全部精力，非洲兵团更不可能得到什么兵员武器及给养补充了。没有补给，怎么发展进攻？

趁战事暂停这一阶段，英国紧锣密鼓地开始策划下一阶段的进攻战役——“十字军”行动。其首要任务是收复昔兰尼加，摧毁德军装甲部队。如进展顺利，就攻克黎波利塔尼亚。丘吉尔对这次战役寄予极大希望，他希望“十字军”行动能成为同布莱尼姆和滑铁卢之战相媲美的战斗。

奥金莱克将军已经仔细考虑过了：双方兵力大致相等，隆美尔的装甲力量占有优势，因为最近又新补充了第90轻装甲师；而英军则拥有空中优势。奥金莱克唯一的希望是以突袭的方式赢得这一新的滑铁卢之战。如果能够暗杀隆美尔，就能在轴心国司令部引起混乱，英军可以趁机发动突然进攻。

就这样，一个暗杀隆美尔的计划形成了。它成为“十字军”行动的序幕。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汹涌的海浪咆哮着撞击着礁岩，发出巨大的响声。离贝达利托里海岸不远的海面上，慢慢升起两艘潜艇。海滩上的哈兹尔登在夜暗中打亮了信号灯，指引着突击队的橡皮艇驶向海岸。雨水和浪花打湿了他们的衣服。他们上岸后整好队形，很快向俯视着那白色别墅的一个崖顶爬去。在那里，他们稍事休息，一个队员切断了联接别墅的电话线，此时是夜里10点30分。

突击队队长杰弗里·凯斯中校看了一眼手表，时针指向12，“好，我们该行动了。”凯斯一挥手，3名突击队员会意地跟随他向别墅奔去。他们跳过别墅后面的树篱，来到花园，轻手轻脚地迅速绕到正面。

真是老天爷有眼，多年不见的暴风雨让我们赶上了。在这雷声大作，风雨怒吼的掩护下，德国人就是专门在这里等候，也未必能发现我们。突击队员马杰森心里正美滋滋地想着，猛听一声大喝：“什么人？口令！”

糟了，德国哨兵！凯斯中校故意用含糊不清的德语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

德国兵借着屋里射出的微弱灯光，看见这些人衣冠不整，衣服被雨水淋得透湿，看不出是什么军服。大概是迷路的德国兵，他心想。

说时迟，那时快，中校猛然拔出手枪，一枪撂倒了哨兵。几个人飞速奔上台阶，一脚踹开房门，正同一个头戴钢盔，身穿外套的德国军官打个照面。凯斯用冲锋枪抵住他：“不许动，叫就打死你！”

德国人用力抓住枪口，试图夺枪，凯斯抽出匕首结果了他。

突击队员们冲进昏暗的大厅，只见另一个德国人正从楼上冲下来。马杰森抬枪打了一梭子弹，没打中，德国人返身跑回楼上。

凯斯发现边门下透出光亮，他猛地推开门，十几个德国兵正在戴钢盔，凯斯向他们打了两枪，一个突击队员扔进一颗手榴弹。但就在这时候，一个德国兵开枪了，一颗子弹正好击中凯斯的心脏。中校倒下了。队员们急忙抬着他出了前门，将他放在湿漉漉的草地上。

“他不行了，”马杰森伤心地说。话音未落，只听“啪”一声枪声，马杰森“哎哟”一声捂着腿跪倒在地。

“你他妈瞎了眼了，往哪儿打！”马杰森愤怒地大叫道。

原来是在门外担任掩护的一名突击队员在黑暗中不慎误伤了自己人。此时是1941年11月18日凌晨，距“十字军”行动开始不到10小时了。

暗杀隆美尔的突袭行动失败了。在白色别墅中，德国人死伤3名军需官和一名士兵。攻击昔兰尼加和亚波罗尼亚的目标也落空了。唯一成功的破坏行动是炸毁了德军的油料库，马杰森同击伤他的队员躲藏在一个干涸河道里，直到“十字军”行动的先头部队将他们搭救。

至于这幢白色别墅，隆美尔的确曾经把它当作司令部，他自己住在二楼，



副官、卫士等勤杂人员住一层。哈兹尔登打探到的显然是过去的事实。几星期前，他已经把司令部挪到离前线更近的甘布特。即便在那里，突击队员也逮不住这只沙漠之狐；当“十字军”反击开始的时候，他正在罗马同妻子和朋友庆祝自己的生日。

对当场死亡的凯斯中校，隆美尔后来表现出一种宽宏大量的骑士风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把他同那些德军官兵同葬一处。他的随军牧师奉命赶了36小时的路途专程来主持葬礼。最后，隆美尔下令将葬礼盛况和凯斯的墓碑拍照，寄给中校的父母。

在1941年夏天，驻东非肯尼亚英军司令艾伦·坎宁安将军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奥康纳。1941年2月，他率领4个步兵旅从肯尼亚进入意属索马里，大败意军6个旅，3天内行进200英里，占领意属索马里首府摩加迪沙。接着，他一路无阻前进740英里，进抵埃塞俄比亚的吉吉加，威胁意军后方。到4月6日，坎宁安已进至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8个星期内他率部横跨半个非洲，其速度之快，攻势之猛令英国公众大为振奋。坎宁安在东非的胜利被看作奥康纳在利比亚之胜利的补充，但其知名度却在奥康纳将军之上。

坎宁安的光辉战绩深深打动了中东英军的新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他正需要一名得力干将担任新组建的沙漠军队——第8集团军司令。

坎宁安鼻梁挺直，相貌英俊，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像奥康纳一样，坎宁安也是身材矮小；和奥康纳不同的是，他给人第一眼印象是充满活力，果断坚定。他谈吐轻松自如，讨人喜欢，但性情也有点暴躁，他会仔细掂量别人告诉他的一切，不过开始他可能发脾气，但经过冷静思考之后就决不会这样做了。

接到奥金莱克的任命书，坎宁安于8月飞赴开罗，见到奥金莱克这位严厉而可怕的上司。

“知道我选中你的原因吗？”

坎宁安兴奋而自豪地点点头。

“想必你已经知道，我们目前在北非的处境十分艰难，”奥金莱克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北非的恶劣局势。之后，他满怀希望地看着坎宁安：“你在东非打得不错，特别是你那种快速机动的战法，我很欣赏。希望你的到来，能改变那里死水一潭的局面。”

“东非同这里的条件不大一样，对手也不可同日而语，司令。不过，我想我会尽力而为的。”坎宁安沉稳地说道。

奥金莱克露出笑容，他显然很满意坎宁安这种不以常胜将军自居的谦虚态度，“你放心，北非战场现在是英联邦战争的中心，伦敦方面对我们大开绿灯，尽全力支援我们。首先我们自己要树立必胜的信心。”

“你要知道，”奥金莱克在给坎宁安打气，“你指挥的第8集团军是英国唯一与敌交战的地面部队，且装备精良。你可以得到空军少将科宁海姆指挥的强大空军的支援，还有你的兄长安德鲁·坎宁安指挥的地中海舰队的支援，你身后的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你的补给是不会短缺的。”

作为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这个任命对他的前途意味着什么，坎宁安当然很清楚。天时、地利、人和，这正是他需要的。

奥金莱克告诉他，11月将发动一次反攻。这就是说，他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来组建并训练一支军队，其中有些师尚未到达。除了第4印度师和第7装

甲师外，大部分部队未经训练。时间如此短暂，对部队，对坎宁安自己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坎宁安抵达沙漠时，集结兵力实施“十字军”计划的工作已经展开。这样，坎宁安面临的便是如何跨上奔腾的骏马并且驾驭它。这对他来说并非易事。首先，他以前从未见过沙漠，更不用说在上面驰骋作战了。其次，他在东非指挥的兵力从未超出过4个步兵旅，而在第8集团军，他拥有2个军，每个军有3个装甲旅和2个以上的步兵师，他对指挥部和参谋组织的规模及复杂性同样很陌生。他就像是一个乡村小店经营有方的老板，突然要负责伦敦百货公司一样手足无措。再者，他对装甲战知之甚少，与他同级的英国军官都存在这个问题，但奥康纳有6个月的时间去熟悉，了解，而他坎宁安只有两个月。他初到沙漠时甚至不知道无线电技术为何物，竟然试着像用普通电话一样去使用无线电。

尽管有诸多不利因素，坎宁安仍在尽力。

1941年9月26日，第8集团军正式成立了。两天后，坎宁安将军拿着他同其参谋人员制定的“十字军”作战计划，来到开罗总部。

奥金莱克看着作战计划，心里不禁暗自叫好，月初，他曾交给坎宁安两个方案，命令他研究一下其可行性。可是，就连他自己也对这两个方案不太满意。一个太保守，即进攻控制着海岸公路的敌军固定防线，然后再沿着埃及、利比亚的边界向内陆伸展；第二个方案颇具进取性，即在沙漠中向敌人的侧翼挺进，以在班加西以南切断隆美尔的交通线为目的。但是，奥金莱克同意坎宁安和他的同僚的意见：第二种方案在后勤条件上几乎不可能实现，战略上也很危险，因为长距离的交通线常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眼前的这份计划显然稳妥一些，也比较可行：英军装甲兵力由敌人防线的南端迂回，然后向西北挺进，直趋托卜鲁克。“我相信，”坎宁安在一旁补充道，“隆美尔为了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和维持对托卜鲁克的围攻，将被迫接受挑战，在以后的会战中，英国装甲兵凭数量上的优势就可以击败他。”

“很好，”奥金莱克进一步指出，“这就是说，用迂回行动迫使敌人离开阵地，在并非他选择的地区进行战斗。”

德军在苏联战场的一连串胜利，使呆在北非无所建树的隆美尔既羡慕又自责。我不能在那里战斗，却在这里消磨时光，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他这样感叹道。仅仅为了个人的威望，他现在也必须尽快攻占托卜鲁克，只有拔掉这个钉子，才好向埃及发展进攻，于是，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如何攻克托卜鲁克这一问题上。

9月，德军从无线电窃听中便获悉英军的南非师和新西兰师已从尼罗河三角洲开入马特鲁。不过，隆美尔的第21装甲师（原第5轻装甲师）9月进行了威力侦察，并未发现英军有即将进攻的迹象。10月，德国和意大利的情报曾多次提出警告，英军正在埃及集结大批部队及作战物资，很可能不久就发动大规模进攻。隆美尔却毫不介意，这不可能，眼下英军发动进攻还有顾虑。

隆美尔早已把11月里的日程安排满了：第一个星期将飞回罗马和妻子露西在那里见面，顺便将进攻托卜鲁克的计划上报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以便获得首肯；第二十个星期庆祝他的50岁生日；第三个星期摧毁托卜鲁克。他不允许节外生枝，不允许有任何干扰。

有关英军战备的情报不断送到隆美尔的司令部。隆美尔的参谋长阿尔弗

雷德·高斯犹豫再三，还是挑选了一些重要情报送到正在罗马度假的隆美尔手中。

隆美尔拆开写着“绝密”字样的公文袋，一打航空照片散落出来。隆美尔胡乱翻看着：一张照片上是英军在新机场上停放的100多架飞机，还有一张是表明新修建的从马特鲁直抵前线的军用铁路。隆美尔抓起照片，怒不可遏地扔在地板上，大叫道：“我拒绝看这些东西！他们太神经过敏了，英国人绝对不会发起什么进攻。”

11月17日，进攻日前一天，一份来自德军无线电侦破连的情报被扔在隆美尔司令部的一角，“经查证，一支南非师确已离开马特鲁港开进了沙漠”。司令部的人忙前忙后地准备着预定3天后开始的进攻托卜鲁克的战斗，无人理睬这份情报。

入夜，电闪雷鸣，狂风乱舞，瓢泼大雨下了个通宵，那声势，那动静，仿佛战斗已经打响了。第8集团军官兵们烦躁不安地等待黎明的到来。他们全都意识到这场进攻战的重要意义，丘吉尔首相的电文向他们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不列颠和英帝国的军队将第一次以充足的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与德军周旋。这个战役本身将影响到战争的整个进程。现在是为最后胜利、祖国和自由而进行最猛烈的一击的时候了。驻在沙漠地带的军队也许会为历夫增添同布莱宁和滑铁卢战役并列的一页。各国人民都在看着你们。我们所有的心都与你们在一起。愿上帝支持正义的一方！

坎宁安将军此刻紧张极了，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着：假若德国人不在我们设计好的战区——加布尔萨拉作战怎么办？假若隆美尔避重就轻，攻击我们的步兵师怎么办？此时此刻，坎宁安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为了这宝贵的第一次联合作战的胜利，为了这些匆忙纠集到一起、仓促进行了训练便走上战场的数万士兵的生命安全，为了英国在全世界面前的声誉，也为了夺取这像滑铁卢一样伟大的胜利，坎宁安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雨水冲击在卡车和坦克铁甲上的砰砰声，像炮轰一样的炸雷声，令坎宁安不断想着这场战斗，战斗……

凌晨6时，第8集团军以装甲车为先导，浩浩荡荡地向利比亚德军后方开去，“十字军”作战开始了。到晚上6时，坎宁安发布了第二天的行动命令：确保预先布置的作战阵地，并向比尔古比和卡普措派出强大的侦察部队。这条苍白无力的命令，反映出坎宁安的困惑。“怎么回事？部队已经行进一整天了，德国人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第30步兵军军长诺里打破了指挥部的沉寂。

“不急，再等等看，”坎宁安说。他在上午已从集团军总部赶来。

嘴上这样说着，坎宁安心里比谁都急。没有顽强的抵抗，没有局部的反击，迄今英军已突入利比亚纵深50英里，还没碰上德军装甲兵的影子。

“我怕别不是我那预言不幸而被言中，”诺里忍下住又说道。

坎宁安当然不会忘记制定计划时，诺里说的这句令他心惊肉跳好长时间的预言：“占领加布尔萨拉未必会吸引隆美尔投入战斗。”

部队已将营地设好，士兵们三三两两地在周围散步，在闪着火星的汽油灶上野炊，甚至有人在荆棘当中踢足球，不时地传来一阵欢笑，一阵哄闹。

坎宁安真羡慕他们，他们不必为这种事操心。尽管作战对他们来说是残酷的，但毕竟还有战斗间隙，还有闲暇，因而他们还能保留一份闲情逸致。

德方死一般的沉默掀起了阵阵不安……

此刻隆美尔在什么地方？由于暴风雨和飞机故障，隆美尔在从罗马返回的途中耽搁了两天，18日刚回到利比亚，第二天上午，他坐在自己的司令部里，带着轻蔑，阅读着有关英军发动进攻的报告：“这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英军的一次小规模侦察袭击。不要大惊小怪的。”他随手将报告置于一旁，对前来报告战况的非洲装甲军新任军长克鲁威尔说道。

“司令阁下，各种可靠情报和迹象足以表明，这是英军的一次大规模反攻，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克鲁威尔试图说服总司令。

“那么好吧，既然是大规模反攻，请你说一下，英军的进攻方向在哪儿？”隆美尔依然带着轻蔑的神情。

“报告司令，可能在南面。”昨天一天，含糊不清的报告和谣言四下飞，军长实在搞不清进攻方向在哪。

隆美尔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我的军长，你干这一行时间不短了，难道不知道军语中不允许有‘可能’‘大概’这样的字眼吗？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不是靠打哑谜、猜谜语能取胜的。”

“不管怎样，空军已发现1650辆敌军坦克在前线一带集结。侦察袭击不可能动用这么多兵力。”克鲁威尔在做最后的努力。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我们不能排除敌军从南面侧翼包围我们的可能，我已和我的参谋长拜尔林商量过了，决定让第15装甲师处于待命状态，把腊芬斯坦第21装甲师的一个坦克团派往加布尔萨拉。”

“我们决不能惊慌失措，”隆美尔怒气冲冲地说道，“不能让腊芬斯坦把坦克团派往南线，我们不能过早向敌人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

隆美尔这一招真是歪打正着了。仅仅由于他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英军的下一步行动开始偏离计划了，诺里少将决定插入加布尔萨拉纵深地带，派一个装甲旅进攻离德军后方仅10英里的重要高地锡迪—雷日弗，这一下不愁隆美尔不进行抵抗；另外两个装甲旅则进攻位于加布尔萨拉和古尔古比之间的目标，按计划，这3个装甲旅是作为主力布署在加布尔萨拉一带，迎战出现在那里的德国非洲军的，现在却被分散使用了。

“报告总司令，前线有消息说锡迪—雷日弗已被英军一个装甲旅占领。”副官手持文件夹进来说道。

隆美尔不耐烦地摆摆手：“这类消息你可直接转达克鲁威尔将军。我现在主要策划进攻托卜鲁克的事宜。”

“可是，司令，”副官犹豫了一下，“这样一来，英军有可能完成对我们的合围。到那时后果不堪设想。”

“我早说过，敌军的插入目标有限，并非为了解救托卜鲁克。”

副官快快地退下了。

英军发起进攻的第三天，克鲁威尔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决定把非洲军的全部兵力集中用来轮流对付英军的3个装甲旅。他向两个坦克师的指挥官——贵族气派十足的冯·腊芬斯坦将军和精神抖擞的纽曼—西尔科将军进行了简单的部署：“我命令你们全力进攻加布尔萨拉，决不能眼看着敌人顺利推进到托卜鲁克。”

当天下午，在加布尔萨拉的第4装甲旅孤军奋战，同德军第15装甲师展开激战。到下午6时半英军第22装甲旅赶来时，第4装甲旅已被迫向南撤退。随着夜幕的降临，战斗停止了。德军按照他们的惯例，就地宿营，英军也按自己的习惯撤离战场。

这一仗使坎宁安振奋起来。克鲁威尔既没有摧毁第4装甲旅，也没有向第8集团军的交通线进击。另一方面，坎宁安此刻已在加布尔萨拉附近集结了2个装甲旅，他认为决定性的坦克战已经发生了，他已赢得胜利。经过头两天的焦虑和失望之后，一股成功的喜悦涌上心来。他轻松而果敢地下达了第二天的作战命令：第4和第22装甲旅拂晓以后尽快进攻德军装甲部队，如对方撤退便实施追击；托卜鲁克驻军实施突围，同锡迪—雷日弗的第7装甲旅相连接；第5南非旅前去支援锡迪—雷日弗。

铃……，一阵电话铃声，把睡梦中的克鲁威尔吵醒。听筒里传来隆美尔焦急的声音：“是克鲁威尔将军吗？我刚收听到开罗BBC广播电台的广播，英军的确是在西部沙漠展开了一次总攻，目的在于消灭驻非洲的德意军队，情况很严重……。”

克鲁威尔听着，哼、哈地答应着，心想，这只老狐狸，总算清醒了。

“我命令非洲军的两个装甲师天一亮即沿着英军原来的行进路线，从加布尔萨拉向北开往托卜鲁克。你们的目标，”隆美尔在电话中焦躁地喊道，“是占领锡迪—雷日弗的机场。”

英军第7装甲旅在这个机场上已有部署，目的是打破隆美尔的包围圈，进入托卜鲁克。

根据隆美尔的指示，克鲁威尔下令，第21装甲师连夜行军加入第15装甲师，然后，两师向北和西部移动，从后方攻击第7装甲旅。德军这次调动，正好同坎宁安的命令相吻合，成全了英军司令的“胜利”心愿。

天刚亮，两支德军装甲师动身去摧毁第7装甲旅。第4和第22装甲旅追击了一阵，便兴高采烈地报告说，德军装甲部队已全面撤退，上午8点45分，诺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坎宁安。坎宁安感到一阵轻松和喜悦，他立即下令第8集团军全线出击，追击“逃敌”。

胜利的幻觉越来越令人愉快了。当天晚上，前线联络官来到坎宁安司令部报告说，已击中170辆德军坦克，德军装甲部队七零八落地向西逃窜，英军装甲兵正在追击，将其切成两段。4小时后，坎宁安看到一份第8集团军战况报告：德军60辆坦克在锡迪—雷日弗被包围。

实际上，那一天的战况是，隆美尔亲自率领一支临时拼凑的部队，阻止了托卜鲁克驻军的突围；锡迪—雷日弗的第7装甲旅在两支德军装甲师的攻击下，仅剩28辆坦克。

第二天，英、德双方在锡迪—雷日弗机场展开一场大厮杀。德军密集而猛烈的炮弹不断向机场倾泻。英军第7装甲旅仅剩10辆坦克了。非洲军的坦克趁机冲进机场的环形防线，并在2000码的距离内开炮。骤然迸散的灰尘和火焰比比皆是，英军顽强地坚守着，炮手射出的可怕的炮弹，准确无误地落入敌人堆里，击退了德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事后，德国官兵也以敬佩的心情赞扬道：“英国炮兵是陆军中训练最棒，指挥最好的一个兵种，这些炮手的优秀素质在锡迪—雷日弗一带的殊死战斗中得到了充分证实。”

下午，英军第4和第22装甲旅匆忙赶来援助，混乱中无法统一协调作战目标，只能透过硝烟和尘土看见一辆德军坦克就打一辆。德军的反坦克炮给

英军造成重大损失。

天黑了，英军被迫南撤。锡迪—雷日弗机场落入隆美尔手中。在燃烧的车辆和火堆的闪光中，英军损坏的火炮倒在一边，突然爆炸的炮弹闪现出的火光，隐隐映出德军装甲部队那巨大而奇异的幽影，正向后撤的英军延伸过去。

英军失败的消息终于传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坎宁安不安地读着这份令人沮丧的报告：开战时拥有129辆坦克的第7装甲旅现在一个坦克手也不剩了；最初有158辆坦克的第22装甲旅仅剩30辆；第4装甲旅情况不明，德军趁其主力投入混战之际，摧毁了它的司令部。

坎宁安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落下来。他知道，他实际上已输掉这场决定性的装甲战，而这正是“十字军”计划的基础。

“司令，我们下一步怎么办？”站在一旁的准将参谋盖洛韦问道。

半晌，坎宁安没答话。最后他像是在自言自语：“主要任务是摧毁隆美尔的装甲部队。我们带着这个目标投入战斗，后来却发现没有完成任务的手段了。我们只剩30多名坦克手了。”

“司令，事情还没有到那么糟糕的地步，我们并不是一点取胜的希望都没有了。我们可以重整旗鼓。”盖洛韦显然不仅仅是在安慰他的上司。参谋人员纷纷点头称是。

坎宁安不语，只是摇头叹气。

一封注有“急件”字样的电文送刊奥金莱克手中，请求他立即前来讨论战局。说白了，就是让总司令来决定，第8集团军是继续进攻，还是重新整编组织防御。

翌日中午，英军第8集团军各路指挥官聚在诺里的司令部开会，他们已经议论了一会儿了。这些将军们在打击侵略者的战争中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但也难免有失策的时候。他们认为根源在那“20年的休战”中。他们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将才。他们欣赏勇敢和果断，认为这比智慧与才华更重要。他们决心要像他们的祖国在1940年期间那样，以顽强的意志力战胜目前这场灾难。

盖洛韦直言不讳地讲明了集团军的处境和坎宁安的态度。

“看来坎宁安已经在考虑中止战斗了，”第13军军长戈德温—奥斯汀少将，一个性格直爽的将军，从盖洛韦的介绍中得出结论。

“那么，你对撤往埃及是怎么看的？”盖洛韦问道。

奥斯汀亮开他那著名的洪钟般的嗓门，极度厌恶地回答：

“我根本不会让弗赖伯格和他的新西兰师取消他们的进攻——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奥斯汀对于坎宁安的状态一点都不感到吃惊。开战初期他们相遇时，他就感觉到坎宁安对肩负的沉重担子闷闷不乐，特别是首相发来的那篇告别祝辞和对“十字军”的专注更加重了他的负担。奥斯汀还得出印象，坎宁安只要在司令部就不会高兴起来，除非在家。

盖洛韦坚持继续战斗的决心，感染了众将军，诺里的态度是轻松而冷静的，他保证，他至少能再坚持一天。然后，奥斯汀致信新西兰师长弗赖伯格：

今天我听说有人提到撤退的问题，但我拒绝考虑这一点。同敌人相

比，总的来说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而敌人的机动部队规模如此之小……

指挥官们打定主意，千方百计坚持到总司令奥金莱克的到来。他们切断了电话线，这样，他们就收不到撤退或停止前进的命令了。

新的恶讯传来了：第4装甲旅溃不成军，第5南非旅被德军装甲部队消灭了。

晚上，奥金莱克将军终于到了。这是一位体高肩宽的汉子，严肃、沉稳、自信心强。他那突出的下颌，那双蓝眼睛射出的严峻目光，更显出他的严厉。他头脑灵活，性格坚强，表里如一。他最杰出的思想是对正统和传统观念的强烈反叛。1940年夏季，他在英国南部担任军长时，曾给当时的帝国副总参谋长写过一封私人信，他说，“如果我们始终抓着那些老古董不放，我们就永远不会赢得战争的胜利。我确信这一点，那些蜘蛛网必须立即予以扫除！”他的这种反叛精神与他的家庭教育有关。奥金莱克8岁丧父，全靠母亲将他一手带大。母亲是一个具有反权威精神的爱尔兰人，所以，她的教诲对儿子的影响也就特别强烈。这位平民出身的职业军人后来又在印度陆军中任职，这使他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格格不入，也决定了他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难怪丘吉尔要把这条“生气勃勃的鱼”放到艰难的北非战场。

坎宁安满脸愁容，向总司令描绘了这场败局，据此得出结论：“我认为第8集团军必须脱离战斗向后撤退，这样才不致于使剩余的坦克也被摧毁，也使埃及不至于受到威胁。”

“双方坦克对比情况怎样？”奥金莱克简洁地问道。

“英国坦克只有44辆还能行动，而据估计隆美尔手中可能还有120辆，如果继续作战，我们会连一辆坦克也剩不下，拿什么保卫埃及？”

“可是，我们刚刚打了5天，现在下结论未免过早。”奥金莱克话锋一转：“部队官兵士气如何？他们是怎么看的？”

盖洛韦早已等不及了，急忙插言道：“大家都在摩拳擦掌，等待新的进攻命令的下达。”接着，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军、师级指挥官主张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

两相对比，总司令不得不重新审视面前这位集团军指挥官了。当然，他作为一名战场主官，有充分理由为他的装甲部队的崩溃而担忧，换了谁都会这样。可是，坎宁安给人的印象不是情绪上的低落，而是明显的精神上的高度紧张，由于战斗没有按计划实施，由于作战的变化多端。

“很遗憾，坎宁安将军，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

盖洛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坎宁安着急地要张嘴说什么，奥金莱克不慌不忙地摆了一下手，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你要说，第8集团军，乃至英军在整个中东战区都没有装甲预备队。但是，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他的直觉和判断有时要超越所谓失败的事实——坦克状况，作战地图，混乱的战斗，看到敌人自身的处境。我想，隆美尔很可能像我们一样狼狈，尤其是我们在托卜鲁克的军队仍不屈服地站在他的后面。所以，我命令继续攻击！”

奥金莱克心里很清楚，他是在下赌注，继续作战，很有可能全盘皆输。但他必须试一试！

他对于隆美尔的判断是正确的。11月23日晚上，隆美尔只剩下100辆

坦克，其军队混乱不堪。在他们作战的锡迪—雷日弗以南的空旷地域已成为灰尘与烟雾的海洋；晚上，数百辆燃烧着的车辆、坦克和大炮将战场照得通亮。

隆美尔这只沙漠之狐，仿佛看透了他的对手，心烦意乱的坎宁安的心思。他决定率领全部装甲部队脱离锡迪—雷日弗战场，前去打击坎宁安在埃及奥马尔地区的后勤补给线，消灭肯定会在那里集结的英军，然后再横跨英军集结处入侵利比亚，第8集团军将在那里彻底完蛋！这正是坎宁安最害怕发生的事。

隆美尔在午夜前一小时发布了第一道命令。他通知部下：“我将站在非洲军的前列并开始追击，可能直到明天晚上我都不会在这里——或者至少到后天早上。”

11月24日日出时，刚从战场返回的克鲁威尔听到这个消息愤怒了，这老狐狸简直是心血来潮，孤注一掷，他当即擅自闯入隆美尔的会议室：“司令阁下，我反对您的这项冒进计划。我建议应按照常规首先打扫战场。我们必须在敌人有时间清理和收拾大批战利品之前打扫战场。”

“我已经决定了，不能再改变！”隆美尔冷冷地说道。他转身告诉腊芬斯坦：“今天夜里是你结束这一战役的机会。”

“我今天晚上回来！”随着耳畔萦回着隆美尔这一喜气洋洋的话语，装甲兵团司令部惊惶不已的成员们目送着隆美尔远去了，他甚至没有带上自己的牙刷。此时是上午10点钟。

这一天，坎宁安像往常一样来到司令部，经过昨天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现在心里稍稍安稳一些了，毕竟有中东总司令在这里亲自坐镇。

奥金莱克交给他一份指示，上面详细写明了他对局势的判断和继续作战的命令。结尾处他重申了前一天晚上的决定：“因此，你要运用你的所有手段继续不懈地进攻敌人，直到最后一辆坦克。”奥金莱克认为，第13军和托卜鲁克守军牢牢掌握雷日弗社达山脊是这场战斗的关键。

下午，坎宁安乘飞机去视察奥斯汀所部。在飞机沿前线铁丝网上空返回时，坎宁安漫不经心地向下看去，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场坦克战正在进行中，隆美尔正向第8集团军的水源及补给基地挺进。他停在离基地15英里的地方，还不知道基地就在前面。那是4个师所依赖的水源基地。

司令部的人员几乎不相信坎宁安的这一见闻，他们吵吵嚷嚷，议论纷纷。只有奥金莱克平静地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他安然地呷着威士忌，听着大家的议论，或许他根本没听。

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提到人们最关心的这个问题——隆美尔的进军：“他在作拼死的努力，但他走不了多远。那支坦克纵队根本得不到补给，我敢肯定这一点。”

3天后，中东司令部参谋长阿瑟·史密斯同副参谋长尼尔·里奇少将乘飞机来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史密斯将奥金莱克的亲笔信交给坎宁安，大意是说，由于坎宁安开始考虑防御，他不得不决定撤销他第8集团军司令一职，由里奇将军接任。

在史密斯将军的劝说下，坎宁安住进了医院。医生发现，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紧张症。

奥金莱克将军的判断又一次证明是对的。隆美尔的部队缺乏油料和补给，叫苦不迭，根本无心恋战。而英军第30军趁隆美尔远离前线之机，加强



补给，养精蓄锐，再次与托卜鲁克守军里应外合，发起强攻。11月27日，新西兰师与托卜鲁克守军终于冲破敌阵会师。

这下可难为了留守德军装甲兵团司令部的作战部长、年轻的齐格菲尔德·维斯特法尔上校，他发疯般地力图与隆美尔取得联系，期望得到他的指示，但一次次落空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上校不得不绕开总司令，直接给随同隆美尔一道打击英军补给线的第15装甲师拍发了密码电报：“目前还一时找不到总司令，装甲兵团司令部命令你立即返回，增援我们的托卜鲁克战线。局势十分危急，留神！”

隆美尔的士兵提前返回意味着他孤注一掷突袭的告终，同时，他也未能挽救托卜鲁克的败局，他的几员大将——克鲁威尔、纽曼—西尔科、腊芬斯但不是病倒、战死，便是被俘。在英军的强大压力下，隆美尔开始了在他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次撤退。新年前夕，隆美尔撤至他进入非洲后的进攻出发阵地——阿盖拉。

英军在沙漠对德作战中，第一次赢得了胜利。而在11月23日晚上奥金莱克作出的继续作战的决定，确定了“十字军”作战的战局。德国非洲军参谋长拜尔林称：“这当然是战争中的一个最伟大的决定，奥金莱克的战斗精神和敏锐的战略洞察力挽救了‘十字军’作战。”丘吉尔首相则高兴地赞扬道：“奥金莱克挽救了这次会战，并证明了其作为野战指挥官的杰出素质。”

但是，沙漠之战远远没有结束，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英军。1942年1月，英军在新占领的地盘上尚未立稳脚跟，便让隆美尔的一个反击打得败退下去，于2月初退至加扎拉防线挖壕固守。3个月之后，致命的打击降临了……

## 第四章 阿拉曼阻敌前进

“水，水……”一阵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呼声在下士弗朗索瓦的耳边回荡着。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天空漆黑一片，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不知道是乌云太厚了。还是战场上的烟雾，尘土把它们遮挡住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下士伸手摸索了一下，想找到那个呼唤水的战友，结果是徒劳的。他知道，即便找到又能怎样？他们——这些坚守加扎拉防线最南端的支柱比尔哈希姆防线的 5000 多名自由法国旅的官兵，缺粮断水已经有一星期了。

从 5 月底开始，德、意军便加紧了对这个防线支柱的攻击，炮弹频繁地落在阵地上。法军没有担架，没有医药，周围躺着 200 多名受伤的战友。他们的痛苦呻吟充满了沉静的夜空，简直使人惨不忍闻。法国士兵只有 50 加仑水，其中一支犹太人队伍只得到 10 加仑。敌人的猛攻，他们尚有勇气对付，只是酷热令人难以忍受，士兵们忍受着干渴的煎熬。开始，自由法国旅的士兵们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在作战，当防线东面的英军被击溃之后，他们便完全是为了法兰西的名誉而英勇抗敌了。他们忘不了战争爆发仅 8 个月后，法国便不光彩地退出了战争，他们的戴高乐将军正是抱着洗刷法兰西的耻辱，在这场伟大战争中争取法兰西的一席之地决心，在伦敦竖起了自由法国的大旗，拉起了他们这支队伍。这是法国败降后，他们参加的第一场战斗。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决不能给祖国抹灰。他们要向世人证明，法兰西的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尽管德国人轻蔑地把他们称之为“20 个不同民族的戴高乐主义者、流氓和罪犯”。

比尔哈希姆防线由一个用弹药箱、地堡和散兵坑组成的复杂的防御系统构成。要塞里共有 4000 名法国士兵和 1000 多名犹太旅志愿兵，法国军队最优秀的军官比尔·柯尼希上校任指挥官（后来他成为法国驻德国占领区的司令官）。要塞坚韧顽强的抵抗令隆美尔感到惊异和无所适从，这给整个地中海战役带来许多问题。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正等着他的飞机能从这场战斗中解脱出来，他急需这些飞机参加突袭马耳他的战斗。可是，隆美尔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派更多的轰炸机，因为要塞周围层层布满地雷，他无法把坦克投入进攻要塞的战斗。最后，他们一致决定，集中兵力 3 天内尽快歼灭法军，于 9、10 日冲向海岸，从 18 日到 22 日进攻托卜鲁克。

6 月 8 日晨，对比尔哈希姆的残酷进攻开始了。45 架轰炸机在 3 架容克 88 型飞机和 10 架双引擎麦式 110 型飞机的掩护下，由 54 架单引擎战斗机护航，呼啸在要塞的上空。轰隆轰隆，巨大的炸弹倾泻在要塞阵地上，爆炸开的黑色烟柱子在直径有一英里宽的、已被打得坑洼不平的沙土地上，像旋风一样向空中卷去。要塞的壕沟和墙壁坍塌了，许多士兵被埋在里面。

法国守军毫无惧色，用步枪和大炮回敬着德国人……

空中布满了硝烟，炸弹爆炸的呛人气味和尸体腐烂的恶臭混在一起，令人窒息。在这窒息灼热的空气里，士兵们渴得要死却找不到一滴水。伤员痛苦的呼号声在残破的要塞四周回响，他们乞求着要水喝。弗朗索瓦难受地将头扭向一边。

轰……，又一批炸弹落在阵地上，弗朗索瓦感到动静不对、抬头一看，只见几架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正在头顶上盘旋。“妈的，”下士骂道，“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些英国人大概要使这个倒霉的日子变得更为可憎，这就是他们许诺的要给我们的帮助！”

当晚，德国非洲军司令部的参谋记录道：“比尔哈希姆明天仍旧是我们的一顿美餐，那些家伙真他妈的太顽固了。”

于是，又是一天的狂轰滥炸……

晚上，德国空军指挥官冯·瓦尔道的电话铃响了，是隆美尔打来的。他请求轰炸机在明天发起最后一次进攻。

“尊敬的隆美尔将军，”瓦尔道大声抗议道，“请记住，10天来我已经向要塞出动过1030架次的飞机了。结果怎么样？你的装甲和步兵部队并没有以同样顽强的突袭去配合轰炸机发起的卓有成效的进攻。知道吗？空军一直被阻碍着去执行别的更为重要的任务。凯塞林元帅对此已极为不满了。”

瓦尔道不容隆美尔插话，一口气把怨气吐个干净。

话筒里一阵沉默，一会儿，传来隆美尔疲惫的声音：“我明白了，我去找凯塞林元帅面谈。”

6月10日晚，隆美尔接到了凯塞林的一个类似最后通牒的指示：“我希望明天空军的大规模进攻必须由强大的装甲部队配合，一劳永逸地解决比尔哈希姆。”

隆美尔不知道的是，这项命令已经没必要执行了。几乎在这同一时刻，柯尼希上校也接到了第8集团军司令里奇将军的命令：“你部奋战10日，成功地狙击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现命令你们于今晚突围，撤离阵地。”

第二天上午，隆美尔亲自来要塞。只见阵地满目疮痍，惨不忍睹。隆美尔这个自称为步兵阵地防御的能手也不禁感慨万千：“这是我在非洲沙漠中的第一场苦战。”显然，这个要塞的顽强抵抗给他留下了一点苦涩的滋味。

比尔哈希姆被占，意味着整个加扎拉防线的陷落。两天后，英军全线撤退。德国非洲军掉头直扑托卜鲁克……，一场灾难终于发生了：

仅一天工夫，托卜鲁克英军投降了。其速度之快，连隆美尔都感到吃惊。在这轻易到手的胜利的刺激下，隆美尔取消了屯兵埃及边境，转而夺取马其他的原计划。他说服德、意最高统帅部同意消灭埃及边境为数不多的英军，向埃及的心脏进击。之后，隆美尔率兵越过边境进入埃及，直指马特鲁。这时候，隆美尔已晋升为陆军元帅。

太阳快落山了，红色的余辉穿过银光闪烁的沙丘，投出长长的影子。一架军用飞机在巴古什皇家空军的机场降落。中东英军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同他的新任副参谋长多尔曼—史密斯走下机舱，上了一辆灰尘满身的黄色指挥车，向第8集团军司令部驶去。两年前，就是在这个司令部，奥康纳制定了消灭格拉齐亚尼及其20万大军的计划。

奥金莱克下了汽车，站到沙地上，军官们向他敬礼。他们注视着这位身材高大、两肩宽宽的总司令，他独自向里奇的房间大步走去。

总司令内心十分痛苦。他面对的局势比其他任何一位指挥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遇到的要更加令人绝望。更糟糕的是，他个人对里奇怀有深深的情谊，然而却要处罚他。他知道，他必须做出决定，而且是迅速的决策，是否撤换里奇。在危机中间解除一位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种事情可不能成为惯例。但是，在他视察了巴古什第8集团军司令部以后，他就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

那是在3天前，托卜鲁克失守的第二天，奥金莱克来到巴古什。令他惊讶的是，面对灾难，里奇和他的司令部的其他成员已变得麻木不仁了。笼罩着他们的失败情绪就像燃烧在城镇上空的黑烟，久久不散。里奇当时建议，

把一切赌注押在马特鲁港的最后一仗上，就好像他想让这一切都结束并完蛋一样。如果他真的连胜利的可能性都不相信了，还能指望他指挥打胜仗吗？那么，换谁呢？形势极为严峻，从英国调人来，时间不允许，同时也不能把这副重担让数周来疲劳不堪的下属来承担。于是，奥金莱克打定了主意。

在屋里，奥金莱克和里奇，这两位大个子将军面面相视着。里奇外表仍没有疲乏或紧张迹象。这真是一个强壮而不易激动的家伙，总司令暗想。他发现整个司令部都在正常工作着。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里奇将军，我想告诉你，形势如此严重，只有我能承担这副担子。因此，从现在起，由我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一职。”奥金莱克郑重地宣布。

“明白了，总司令。”

里奇没有紧张不安，没有指责和不满，他冷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他又成为一个称职的参谋官，把他所知道的局势作了一番介绍，尽管没有什么新东西。

简短的谈话结束了。里奇独自走出屋上了车，向尼罗河三角洲驶去，随后，身兼第8集团军司令的奥金莱克走下奥康纳曾经使用过的地下作战室。已在那里等候着的多尔曼一史密斯和参谋人员们看着他。总司令经常受到别人的注视——他们在观察“头儿”是否累了？生气了？或者，更难得的是，是否带来了什么好消息？但是，这一次，在司令部，他们是在看他指着地图讲解敌情。他们庄严地听着，看着，说着，他们知道，能否挽救中东，在于他们这些决策者能否很好地行使职权。

“报告，第10军军长霍姆斯前来报到，请指示。”军长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道。他显然是一路快马加鞭赶来的。

“情况怎么样？慢慢讲。”总司令示意他坐下。

“迹象表明，隆美尔肯定会在明日一早进攻第8集团军。士兵们个个摩拳擦掌，誓与敌人决一死战。”新来的军长还不知道什么叫失败。

众人的目光转向奥金莱克，只见他一板一眼地说道：“是的，我们当然要在马特鲁同敌人交战，但不是死战，仅仅是牵制。战斗结局难以预料，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说着，总司令的声音变得沉重了，“我最担心的是，马特鲁的部队会被包围。因此，我命令你，霍姆斯将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围困在马特鲁，里奇将军下达的在马特鲁坚持到底的命令作废，如果马特鲁之战进展不顺，第8集团军即向阿拉曼撤退。”

“是，司令，我明白了。”霍姆斯满怀信心地回答。

在座的众军官不禁为总司令捏了一把汗。他们在沙漠中作战已久，知道退守阿拉曼继续战斗，是需要极大勇气才能做出的决定。1941年，韦维尔的参谋人员经过论证后提出，如果轴心国军队进抵马特鲁，英军便不得不放弃埃及了。当时韦维尔将军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可是现在……

军官们交换着眼色，似乎在问：他能行吗？

无穷无尽的辎重车、卡车、坦克在海岸公路上隆隆行进，扬起的滚滚沙上，把一切都笼罩起来，车辆两旁，三三两两的士兵跟随前进，他们灰头土脸，衣衫不整，但秩序还算井然，只是神情黯然，精神不振。列兵古迪夫身旁的一辆指挥车上传来伦敦BBC的广播：“……英国第8集团军已放弃马特鲁，向阿拉曼防线撤去。”

“嘿，中尉，听，在说我们呢，”古迪夫兴奋地拍了拍马斯中尉的肩头，

紧跑几步，竖起耳朵听下去。

“该防线起自地中海，延伸 40 英里至卡塔腊洼地的盐碱滩，堪称沙漠马奇诺防线。在这种独一无二的沙漠地带，没有开阔的翼侧可供隆美尔迂回其装甲部队。‘沙漠之狐’隆美尔必将在阿拉曼这个铜墙铁壁面前碰个头破血流……。”

指挥车开远了，古迪夫稚气的脸上满是欢乐。“听见了吗？中尉？阿拉曼战役肯定是我们沙漠里的最后一仗了。多好啊！战争一结束，我就要回苏格兰看妈妈去。我到这里甚至没来得及和她告别。”

马斯听着，默然一笑，没有答腔。

“哎，中尉你说，阿拉曼防线是不是很坚固壮观？条件能好一些吧？”古迪夫显然还沉醉在幻想中，不住嘴地问道。

“小伙子，不要太天真了，”中尉一撇嘴，“那里同我们以前的几道沙漠防线一样，不过是一片贫瘠不堪、空无一人的沙漠而已。”

“可是，我们的广播不是这样说的……，”古迪夫还要争辩下去，被马斯打断了：“那是宣传，知道吗？宣传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武器，目的是给公众一个持久深刻的假象，保持国内士气高涨。懂吗？”

看着古迪夫一脸茫然的样子，马斯笑了，友好地拍拍他，说：“好啦，不要多想了，你的任务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其他是头儿考虑的事。”

伦敦这篇广播宣传稿的另一个听众是隆美尔。他对此深信不疑，英军肯定要在阿拉曼决一死战了。于是他将进攻推迟了 24 小时，以便准备更充分一些，这样就使奥金莱克赢得了一天时间。此刻他对时间比对坦克更需要。他用这点时间加强了阿拉曼的阵地工事，调来了更多的部队。

与此同时，奥金莱克也在准备应付可能的失败。6 月 30 日，他命令霍姆斯去后方组织尼罗河三角洲的防御；第二天他发布命令：必要时从阿拉曼撤退。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条件下，在阿拉曼下达“不许撤退”的命令，既残忍又愚蠢。毕竟，他除了担任第 8 集团军司令外，他还是中东英军的总司令，必须从全局考虑问题。第 8 集团军必须保留下来，因为为了赢得战争胜利，波斯湾的石油比埃及更重要。

部队部署停当，奥金莱克在他紧靠前线的司令部里等待着隆美尔的进攻。6 月 30 日晚，他电告伦敦，预料敌人主攻方向将在阿拉曼与巴布尔卡塔腊之间的地带，因此英军配置在中央靠右的地域对付进攻。与此同时，他给部队发报指出：“集团军司令估计，今晚敌人如未进攻，它也必定会在清晨一早发动攻势……兹命令所有部队从今晚半夜起即准备应战。”

德国非洲军作战命令将开战时间定在 7 月 1 日凌晨 3 点。

“乖乖，我们的司令简直是料事如神，”战斗打响后，古迪夫对他的总司令佩服得五体投地。

7 月 1 日，午夜过后 3 小时，德国步兵、机枪手和第 90 轻装甲师的士兵重新爬进自己的卡车，编成宽阔的队形，向阿拉曼发动了进攻，目标直指英军防线右翼。他们计划突破这一地段之后，第 90 轻装甲师便向北扑向海岸，截断阿拉曼英军。然而，一场沙漠风暴使他们迷失了方向。德军像没头苍蝇一样，慌乱中正好闯入英军的防御阵地，右翼南非旅的猛烈火力铺天盖地而来，打得第 90 轻装甲师抱头鼠窜，溃不成军。隆美尔不得不投入仅有的一点后备队，并亲自驱车上阵，重新组织进攻。在隆美尔的威逼下，德军向阿拉曼以东发起了冲锋，英军的猛烈炮火从四面八方袭来。只听一声凄厉的呼啸

声，一颗炮弹刚好在离隆美尔小车 6 米的地方爆炸，猛烈的气浪将他们掀出车外，他的随从在密集的炮火下，发疯似地挖着坑。在以后的 3 小时里，隆美尔一行一直躲在这坑里动弹不得，无法前进，也无法下达命令。

夜幕降临，炮火也渐渐稀疏下来，拜尔林探头探脑地爬出坑外，回身一招手：“可以了，司令，出来吧。”话音未落，只听空中一声炸雷，拜尔林本能地一缩脖，怎么？又开炮了？接着一场大雨倾盆而下，泥泞的道路使他们的车辆无法开动。不久，无休无止的空袭也随之而来了。

非洲军只剩下 37 辆坦克，而第 90 轻装甲师只有正常兵力的 1 / 6。隆美尔仍命令这个师重新发动起进攻。天亮前一小时，第 90 轻装甲师疲惫不堪的步兵们在没有任何炮火掩护的情况下，又恪尽职守地开始了一次新的进攻，但仅仅前进了 2000 码就被英军势不可挡的炮火和机枪扫射阻止住了。他们简直是乐不可支地往回撤去。这些士兵此刻最想要的不是食物，更不是胜利，而是睡眠，香香甜甜的一次睡眠。

7 月 3 日，隆美尔在各地的进攻都遭到了挫折。自加扎拉之战以来，隆美尔的部队已连续作战 5 个星期，其间没有休整，没有补充，战斗力不断减弱。而英军开到阿拉曼之后则补充了两个师的兵力，运达前线的坦克和大炮也越来越多，其抵抗没有垮下去，而是变得强硬起来。据此，隆美尔决定暂停进攻。战场的主动权就这样落到英军手中。

当晚，奥金莱克给部队发了一封电文予以鼓励：“从总司令到第 8 集团军全体将士，干得好！这是令人愉快的一天。坚持下去。”

从此，德、意军与英军展开拉锯战。奥金莱克不断向敌人发起进攻，尤其是进攻意大利人，取得了可观的战果，气得德国人大骂：“意大利人应该尝一尝皮鞭的味道，6 辆英军坦克就围歼了特兰托师的整整一个营。这个该死的民族应该全部枪毙，而我们仍旧得为他们打仗。这些家伙在完蛋之前全部变得很胆怯。这真是一个奇耻大辱，我们为总司令不得不和这样的部队合作感到遗憾。”

英军的这些有限进攻给隆美尔带来极为严重的战术后果。它使德军装甲军团失去平衡，并把隆美尔计划用来作为进攻用的库存汽油和弹药也耗尽了。

“俾斯麦将军，我不能让意大利这头蠢驴把我的家当一点点耗尽。不能再等了！我命令你部——第 21 装甲师于明日中午向英军防线发起进攻。你过来看，”隆美尔将俾斯麦领至巨大的阿拉曼地图前，继续布置道：

“你的任务是切断阿拉曼那个防御坚固的‘盒子’，然后加以突破，继而将其全部摧毁。有什么问题吗？”

“恐怕英军的大炮是我们难以通过的一关，”师长小心翼翼地說道。

“这你放心。这就是我选定正午发动进攻的原因。这时沙漠上一切东西的轮廓都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和高热中闪烁和融化，再好的炮手也无法瞄准目标。此外，我已同空军指挥官瓦尔道说好，进攻发起的同时，轰炸机也将轰炸英军炮兵，为你扫除障碍。”

“是，司令。”隆美尔的一番话，增添了俾斯麦的勇气。他感觉到了司令的一片苦心，同时也意识到，德军的境况确实很危急。

7 月 13 日中午，进攻开始，一切按计划进行，轰炸机一顿打击，英军的炮兵真的哑巴了。俾斯麦的坦克开始摇摇晃晃地前进。隆美尔手持望远镜，一直目送他们远去。突然，一阵古怪的旋风在灌木丛之间旋转，转瞬间就变

成时速 70 英里的狂飙，搅起几百万吨滚烫、细小的黄沙，铺天盖地地卷过沙漠，队伍很快被吞噬了。

“这该死的风暴，又来了。副官，马上备车，我要去前线。”隆美尔大叫道。

小车开出很远了，依然是遮云盖日的漫天黄沙，能见度只有 3 码远。隆美尔什么也看不见，不得不返回司令部等待消息。

“报告司令，第 21 装甲师已抵达卡萨巴以南的一个高地，俾斯麦在等待奇令的指示。”下午 5 点，副官向隆美尔报告着作战进程。

“混蛋！还等什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

“他们说没有空军的掩护无法前进。瓦尔道说，需要有司令的进一步的命令，空军才能行动。”

隆美尔气得两眼直冒金星，这帮白痴，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兵贵神速这个浅显的道理吗？捱到天黑，就更无成功的希望了。

最后，6 点 30 分，瓦尔道第二次派轰炸机发起攻击，坦克这才又向前推进。不久，俾斯麦收到隆美尔措辞坚决的电文：争取在今天夜里到达阿拉曼以东的海岸公路。俾斯麦苦笑着，唉，司令，谈何容易哟。

第 21 装甲师的一个步兵营在坦克的掩护下，进至英军的铁丝网面前。靠着工兵的几把钢丝钳，好不容易清出一条狭道。这时差不多已经天黑了。突然，德军坦克掉转了方向，它们的弹药和汽油都消耗完了。只见一名上尉一跃而起，跑到离他最近的一辆坦克旁边，企图阻止它后撤。一发反坦克炮弹飞来，击中他的脖颈，他倒下了。深夜，这个营原路撤回。

天黑了，隆美尔颓丧地抱头而坐，两眼失神地望着前方。墙上的挂钟

地敲了 10 下。参谋长拜尔林推门而入，轻轻走到他身旁：“司令，第 21 装甲师来电，请求撤迟。”说着，将一份电文放到他面前。隆美尔无精打采地瞥了一眼：……进攻终于失败……

隆美尔的表情越来越严峻，终于，从紧绷的嘴里蹦出几个字来：“我对这次进攻所抱有的全部希望都令人悲痛地幻灭了。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却让他们吹了！”

轮到英军反攻了，很快，两个意大利师崩溃了，英军的战术十分清楚，隆美尔 17 日摸黑给他的妻子露西写道：“敌人正在把意大利军队一个接一个围歼掉，这样一来，我们德国军队的力量将会变得极为单薄，从而无法抵御他们的进攻。为此我真想痛哭一场。”

隆美尔对阿拉曼防线的进攻确实是失败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承认奥金莱克“对于兵力的运用颇有技巧，从战术水准上来说，是要比里奇高明得多了”。奥金莱克以他的战略头脑，大将风度以及出色的指挥技艺终于在阿拉曼站稳了脚跟。尽管他在 7 月的苦战中损失了 1.3 万人，但毕竟达到了阻止德军前进的目的。

奥金莱克此刻成为唯一的敌友双方都大加赞赏的英国将军了。然而，正当奥金莱克率领第 8 集团军与隆美尔展开血战并获取胜利的时候，有一个人对奥金莱克大为不满。他在伦敦唐宁街 10 号狭小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激动地对接替迪尔的新任帝国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大声喊着：“中东的 75 万士兵现在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不作战？”

他就是刚在议会受到不信任动议的抨击、好不容易才将自己解脱出来的丘吉尔首相。

布鲁克艰难地替奥克辩护着，指出他目前的困境。他严肃地告诉首相：“目前奥克的任何一点草率从事，都会使我们失去埃及。望首相冷静考虑。”

丘吉尔停住脚步，拿出雪茄烟，用颤抖的双手将它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他这样恼怒奥克，原因很复杂。议会里的危机虽然过去了，但他这时的政治地位极其虚弱，公众的不满仍在增长，此时他急需一场辉煌的胜利抹去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不佳形象。在他看来，第一次阿拉曼战役的胜利，抵不过在加扎拉的惨败和托卜鲁克投降的耻辱；隆美尔毕竟还站在埃及的大门口，北非局势并未发生决定性改观。

7月中旬，丘吉尔态度十分强硬地坚持要美国人在北非发动一场大规模作战，以代替原来的横渡海峡的欧洲作战。这引起美国军方的不满。亏得老友罗斯福能理解丘吉尔所处的地位，总统只坚持一点：美军必须在1942年与德国人交战，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非洲，以致于坚持要在欧洲作战的马歇尔将军不满地在背后发牢骚：“总统‘欧洲第一’的概念不仅包括英吉利海峡，还包括北非。这样的话，不如把美军部署到太平洋去对付日本人。”罗斯福听说后，大为光火，他在给马歇尔的一份措词严厉的备忘录中排除了把部队调到太平洋的可能性。尤其是他最后的签名，特地冠以“三军总司令”的头衔，其寓意不言自明。

对于罗斯福的苦心，丘吉尔自当不胜感激。但同时，首相也发现在英美合作当中，英国日益处于下风。他个人要想与罗斯福的威望相对抗，就非常需要一个纯粹由英军获得的胜利。即将实施的“火炬”计划，已确定由英美共同作战，联袂完成。英军不可能指望在这场战斗中独出风头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在阿拉曼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可以说，这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独摘桂冠的机会了。

可是，奥金莱克却表示无法在短期内创造这种胜利，他需要时间。首相愤怒了，必须撤换他。

这些出于政治因素和个人私利的考虑怎好同布鲁克明说？首相暗自下定决心，要亲自去开罗走一趟，改组中东司令部。

1942年8月5日清晨，奥金莱克和他的参谋人员站在第8集团军的机场上，迎接丘吉尔的到来。

“他来了。”人群中有人说了一句。

一个胖胖的身影出现在机舱门口，他向人们挥挥手，浑身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一步一晃地走下飞机。

一会儿，他们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一个是在伦敦的地下室里指挥着这场战争的身材肥胖、面色红润的政治家，一个是在沙漠中连续作战的身材瘦削、面容疲倦的军人。接着，两双手亲切地握在一起。丘吉尔和布鲁克都没有流露出一点要撤换他的意思。奥金莱克开始下意识地、机械地向他们介绍他的军队和计划。

早餐前，丘吉尔同奥金莱克就其未来计划又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探讨。他再次要求尽早发动进攻。站在地图面前，他滔滔不绝地发表着意见，随着他把想象中的师投入到这里那里，他那圆圆的手指在地图上不断地戳戳点点。

奥克半晌不语，最后说道：“可是，首相，第8集团军经过长期奋战，急需补充休整，新换防的部队也需要训练。在没有做好准备之前，我不能拿士兵的生命去冒险。”

“那么，你说个时间吧，什么时候能做好准备？”首相已经面带愠色了。



“9月中旬以前我拒绝采取行动。”这硬梆梆的一句话最后注定了他个人的命运。

在第8集团军享用的早餐也令首相不快。用餐地点是围有电网的露天场地，吃的是食堂的普通饭菜。首相形容这地方是一个“遍处是苍蝇和重要军事人物的大笼子”。难怪他中午一进空军宽敞明亮的餐厅，面对专门为他从开罗大饭店订购的精美佳肴，不禁感叹道：“这是我们在心事重重之中的一个愉快时刻——在浩瀚沙漠中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绿洲。”

在前去享受空军的盛情招待的途中，首相会见了第13军军长戈特中将军——他亲自决定的第8集团军司令的人选。他同这位“感觉疲乏”、“只希望到英格兰去休假3个月”的军长交谈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担任这一新职。

第二天晚上，丘吉爾的重大决策终于出笼了：

我在这里经过了解，并在同史末资元帅、帝国总参谋长和国务大臣再三商议之后，已决定必须立即采取断然措施，改组最高司令部。

……

将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为近东总司令。

……

将任命戈特将军为第8集团军司令，受亚历山大指挥。

不幸的是，首相的爱将戈特将军第二天就在乘飞机飞往开罗的途中被敌人击落。布鲁克马上推荐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补上空缺，指挥第8集团军。就这样，一次偶然的机会，把一代名将蒙哥马利推上了历史舞台。

奥金莱克将军对人事变动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他认为，丘吉爾的来访很成功。他同首相的初次会面是热情真诚的。他同布鲁克探讨了中东司令部的未来，蒙哥马利的任命，两人都认为蒙蒂比戈特更合适。就在8月7日，他还派多尔曼——史密斯去同布鲁克商讨整编集团军各师的问题。布鲁克表演很出色，一点马脚未露。史密斯绝没有想到，他同他的总司令此刻已被解职。晚上，奥金莱克同新来的第8集团军准将参谋德·甘冈一边散步，一边兴高采烈地谈着自己的计划。

8月8日一大早，雅各布上校便从开罗动身，一路乘飞机、坐汽车直奔阿拉曼，怀里揣着丘吉爾首相给奥金莱克将军的亲笔信——一封宣布解除他职务的亲笔信。雅各布上校此时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一个杀手，前去谋杀一个毫无戒备的朋友。

真倒霉，怎么偏偏选中我去干这种事情？上校曾试图说服首相：“此事非同小可，我想还是由首相或帝国总参谋长亲自同他面谈为好。”

“哈哈，我的上校，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一类不愉快的事写信通知比口头通知为好。就辛苦你跑一趟了。”首相打着哈哈回答道。你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这个狡猾的老温尼。

当雅各布上校像做错事的孩子似的被带到第8集团军总部时，奥金莱克从他那不安的神态中似乎猜到点什么。

他从上校手中接过信，打开，默默地读了两三遍。他内心承受着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但外表冷静、安详，毫不动容。雅各布对奥金莱克的这种惊人的自制力深感佩服。要知道，这是在打了胜仗之后被撤职的一位将军啊。他实际上成为政府的替罪羊，这不公平！

那天晚上吃晚饭时，奥金莱克一直默不作声。晚饭后，他邀德·甘冈去散步。路上，他挽住甘冈的胳膊，不动声色地说：“弗雷迪，我要离开这儿了。”

第二天，他将第8集团军的工作移交给代理司令、第30军军长拉姆斯登之后，便离开了这所他曾经筹划了胜利的作战司令部。从此，奥金莱克将军再也没有回来过。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隆美尔对他的评价：“奥金莱克是许多英国将领中唯一具有大将之才的人，其才能远在蒙哥马利之上。”

## 第五章 第8军枕戈待旦

蒙哥马利将军这几天的心情可以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不知何故，他的职务两天之内两次变动。先是顶替亚历山大，担任英国第1集团军司令，参加登陆北非的“火炬”行动；接着，又让他飞赴北非，指挥英国第8集团军作战。自敦刻尔克撤退后，蒙哥马利就一直呆在国内，没有打过仗。现在，一下子这么多的重任委任于他，真有点受宠若惊了。喜的是，他终于可以脱离美国统帅艾森豪威尔的管制，独立指挥自己的部队，干自己想干的事了。当初，首相把联合作战的指挥权拱手让与美国人，他就颇感不快：这老头子，无非是美国人答应帮他攻打非洲了，他就让出点蝇头小利收买人家，难道我们英国将军都死光了吗？那位参谋出身的美国大兵根本就没指挥过战斗。在他手下干，还不把人憋气死了。至于他在北非的顶头上司亚历山大，他可是太了解了：他不光脾气平和，而且从来都是放手去让下属于的。

汽车轰鸣着向机场疾驶而去。蒙哥马利又想起这几天由于频繁换将，就连性情温和的艾森豪威尔也恼火了。也难怪，在这样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两天之内出现两次重大人事变动，他自然会感到莫名其妙。此时，艾森豪威尔又要迎接第三位英国指挥官了。他责问专程来接蒙哥马利赴开罗的伊斯梅将军：“英国人是不是认真对待‘火炬’计划？这走马灯似的更换指挥官是什么意思？”

想到这，蒙哥马利不禁笑出声来，这些，就认艾克自己伤脑筋去吧！我可要去干我的大事业去了。

身旁的伊斯梅看到蒙哥马利喜形于色的样子，也受到感染，他打开话匣子，把这些人事变动的背景、原因告诉了蒙哥马利，并向他介绍了两年来北非的战况。

这些情况，蒙哥马利在国内已有所闻，但他还是听完了介绍。之后，他不禁感触万端，谈到了一个军人一生所遇到的考验与风险：“这个人毕生从事军务，长年累月孜孜不倦，克己奉公，不久，命运之神向他微笑了，成功的光辉照到他的身上，他得到提升，机会来了，他指挥起大批军队了。他赢得了胜利，世界闻名，每一个人都在谈论他。然而，突然间又背时了。一次战斗使他一生成就化为泡影，这也许不是由于他自身的过失，但他的名字也列进了无尽无休的军事失败的史册之中。”

伊斯梅想，这还得了，还没上阵，就已经考虑自己的下场了，得给他鼓鼓劲，于是劝慰说：“但是，你不应当把所有情况都看得那样糟啊！中东正在集结一支优秀的军队。可以肯定地说，你是不会遇到灾难的。”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谈的是隆美尔啊！”蒙哥马利坐在汽车里大声喊道。

蒙哥马利身材矮小结实，长着狐狸一般的面孔，他的嗓音高昂还带点鼻音，听起来刺耳而不友善。他孤僻、专横而傲慢，敢于抗上和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敦刻尔克撤退时，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指定第1军军长巴克中将负责监督最后阶段的撤退。蒙哥马利当时只是一个刚上任的新军长和资历很浅的少将，但他却单独找戈特谈话，对他的上司在这样一个极其重大问题上的判断力表示怀疑。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巴克不适合担任这种指挥职务，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必须镇定自若、头脑清醒。他向戈特推荐了当时的第1军第1师师长亚历山大。戈特接受了他的建议。事实证明，亚历山大的殿后工

作做得果然十分出色，许多英国士兵得以保全性命，这应当归功于蒙哥马利的这个明智而无礼的行为。

有的时候，他的言行又怪僻得让人无法理解。有一次，他给国民警卫队军官讲完课后，告诉大家下面将上演一部他自己编写的短剧。军官们好奇地瞪大眼睛看着，只见4个身穿德国军服的士兵手持雨伞上场了。随着他们将雨伞撑开，一声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大厅。观众恍然大悟，噢，这表示德国伞兵在英格兰实施空降了。再往下看，4名“德国兵”在舞台上排成一行，一本正经地宣布：“我们要卡断那狗杂种蒙哥马利的喉咙。”台下一片哄笑声。

在突尼斯战役中，美国将军比德尔·史密斯同蒙哥马利开玩笑说，如果蒙哥马利在某日抵达某城，他就送他一架美国飞机，蒙哥马利在“规定期限”到达那座城镇后，便找史密斯将军要他的那架飞机去了。美国人生气了，告诉他那只是开个玩笑。蒙哥马利却不依不饶地坚持要得到这架飞机，而且配备清一色的美国飞行员。最终他如愿以偿，但他怎么也弄不懂美国人为什么要对他大发雷霆。

奇怪的是，这位思维古怪、性情乖戾的英国将军在讲课和布置作战任务时却表现出惊人的清醒头脑、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敏锐的洞察能力。他能够用简单的语言十分清晰地说明复杂的情况，具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并明确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本领。这使得从他那里受领任务的下属受益匪浅，因为他只用很少几句话就把整个计划讲清楚了。

蒙哥马利被公认为是一个虚荣心很强、难于与人相处的人。这也许同他不幸的童年多少有点关系。他虽然有一位圣贤般的当主教的父亲，但他的母亲却十分苛刻、严厉，经常对他——7个孩子中唯一的一个性格倔强的反叛者——以棍棒管教。从小到大，他耳边老是响着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去看看伯纳德在干什么，叫他停下来！”这种被监视、被干涉、被剥夺了权利的感觉是令他无法忘怀的。他深深感觉到自己童年的不幸，感到爱的缺乏，感到一种永恒的折磨……而制造这一切的竟是自己的母亲。不断的惩戒不仅未能制服他，反而刺激了他的那种尖刻、固执、刚愎自用的个性，同时，也培养了他的独立、自信和献身精神。

8月13日一大早，蒙哥马利便离开开罗英军总部，驱车前往第8集团军。驶过亚历山大港时蒙哥马利放慢了车速。前边十字路口站着一位军官，正向这边眺望。他身材消瘦，相貌英俊，特别是那双深邃的眼睛，闪烁着聪慧的光芒。

“嗨，弗雷迪，你好吗？我们又见面了，”蒙哥马利高兴地打着招呼，“等我很久了吧，快上车。”

德·甘冈举手敬礼：“您好，司令阁下，我代表第8集团军欢迎您的到来。”

看得出，德·甘冈也想表现出热情，但仍掩饰不住他的忧容和略微紧张的情绪。

汽车向左转弯，沿着海岸公路继续前进。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弗雷迪，好像有二三年了吧。”

“是在1939年，司令，那时我在陆军部给霍尔—贝利沙当军事助理。”

“是的，是的，看我这记性。干得不错，伙计。必须是你这种头脑敏捷、足智多谋的人才能胜任那种职务。我一直认为你是一名杰出的年轻军官。”

“司令过奖了。”

“噢，我想起来了，1933年，我们在埃及还见过面。当时我指挥皇家沃里克郡团的一个营。记得吗？我们在开罗与基勃恩大使共进晚餐……”

德·甘冈扑哧笑出声来：“是的，席间，侍卫长禀报说有电话找您。”

“还记得电话内容吗？弗雷迪？”

“当然。大使因为受到打扰，很恼火，让侍卫长问清谁打来电话，要干什么。侍卫长回来后郑重其事地禀报说，是X中尉来的电话，他想问问上校，他是否可以去找一个女人。”

汽车里传来欢乐的笑声。

德·甘冈强忍住笑，问道：“当时我就很奇怪，这样的事他竟然会打电话追到开罗征求您的同意。”

“是的，这是我给他下的命令，不经我的批准不得与另一个女人交往。这位军官与姑娘们外出的次数太多了，我认为这对他自己没有好处。不过，如果我认为有必要的话，我会批准的。就像在开罗那次，电话打到餐桌上，可见他事情紧急，不能延误，你说我能不批准吗？”

又是一阵笑声，气氛变得轻松了许多。

“说真的，弗雷迪，看来你们这些家伙在这里把事情弄糟了。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蒙哥马利很快转入正题。

德·甘冈取出他整理的一份材料，开始介绍情况。蒙哥马利打断了他：

“弗雷迪，别傻了！你知道，我在有关人员亲自向我报告之前，是从来不看任何文件的。别理那份报告，别有负担，敞开讲。”

德·甘冈笑了。于是，他们并肩坐着，膝盖上铺着地图，德·甘冈谈了作战形势，最新的敌情，各个战区指挥官的情况，奥金莱克关于今后行动的命令，以及他自己对这一切的看法。

这真是个难得的参谋人材，观点清楚，叙述有条不紊。几年未见，他更老练成熟了。此外，还有他那难能可贵的忠诚，他认为集团军里有人“对事物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蒙哥马利知道，他这是对他以前的长官表示忠诚，尽管那位长官现在已落魄失宠。蒙哥马利一边听着，一边暗自打量着对方。他没有打断他，只是偶尔提一两个问题。

最后，德·甘冈谈完了。沉默了一会儿，蒙哥马利问道：“官兵们的士气如何？”

“不太好，第8集团军需要明确的领导和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控制。军里悬而未决的事太多了。”

果然不出所料。一贯关心部队士气的蒙哥马利知道他应该从哪里入手了。

汽车离开沿海公路，折向正南，驶入浩瀚的沙漠。蒙哥马利在默默地思考着。

看来第8集团军的确是个烂摊子。面对一大堆毫无头绪的工作，单靠主官一人是处理不了的；必须找个人来帮助我，一个头脑敏捷而清醒的人，让他来处理所有参谋业务方面的细致复杂的问题，使我能集中精力指挥作战。

“听着，弗雷迪，我想好了。你具有第一流的头脑，工作效率极高，而且，了解我和我的作风，这些都令我十分满意。所以，我让你当我的参谋长，授予你必要的权力。”

“可是，”德·甘冈面露难色，“陆军里不设参谋长这一职务。虽然司令配有若干高级参谋，可他还得亲自协调他们的工作。”

“我怎么能协调沙漠战役的全部参谋工作呢？别人都是这样干的，结果是他们看不清主要问题。知道戈特将军吗，”这是蒙哥马利有机会观察的唯一的一位集团军司令官，“他的头脑全都用来考虑琐碎事情了。他在树林中逛来逛去，忙着剥树皮，你怎么也无法让他走出树林，看一看整个森林。”

德·甘冈不禁笑了，这个蒙蒂，还是像以前那样风趣幽默，他好像具有一种天生的挖苦人的本事。不过，应该承认，他看问题的确很准，德·甘冈很愿意在一位头脑清楚的指挥官手下干。

快中午时，汽车到达第8集团军的沙漠司令部。代理司令拉姆斯登中将立即前来晋见新任司令。听他介绍完形势之后，蒙哥马利不紧不慢地说，“很好，你可以立即回你的军部去了。”

拉姆斯登显然颇感惊讶，怎么回事？我还在代理第8集团军司令，他不是要到两天后——8月15日才正式走马上任吗？现在让我回军部去，他在这儿不伦不类算个什么角儿？

拉姆斯登犹豫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转身要走。

“请等等，午饭后我先去你们30军转转，熟悉一下情况。请你做好准备。”蒙哥马利又吩咐道。

“是，司令。”“司令”二字拉姆斯登有意无意地说得很含糊。

蒙哥马利在露天骄阳之下吃着午饭，一只手不停地轰赶着苍蝇。他也享受到丘吉尔首相曾享有的待遇。

“司令，您刚到此地，不休息一下，就要下部队吗？”德·甘冈在饭桌上关切地问道。

“你听说过这样一个关于我的传说吗，弗雷迪？”蒙哥马利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眯起双眼，狡猾地笑道。

德·甘冈知道蒙蒂在饭桌上有爱闲聊、讲笑话的习惯：“什么传说？”

“敦刻尔克撤退时，我和拉姆齐海军中将同乘一条船。当我们离船上岸时，两人都掉到海里去了。拉姆齐不会游泳，我们是被人用吊钩给钩上岸的。拉姆齐恳求我说：‘看在基督的份上，请不要告诉海军人员我不会游泳。’”

“那么，您是怎么回答他的？”

“我说：‘好！只要你也不告诉陆军人员我不能在水上行走。’”

饭桌上的警卫、副官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蒙哥马利的脸色却变得严肃起来，他制止住大家，转身对德·甘冈说道：“请不要问我是否确有其事，关键是这个故事包含着一点真理：如果要让士兵们竭尽全力，就必须使他们绝对信任指挥他们投入战斗的人。知道士兵们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想知道，领导他们的军官可否信赖，而不是会不会宠爱他们。”

蒙哥马利往嘴里填了一块罐头肉，挥手撵走一只苍蝇，继续说道：“第8集团军的官兵肯定想看看我这个从英格兰新来的指挥官是个什么样的人，本事如何。隆美尔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抓紧时间到士兵中间去，让他们认识我，了解我。”

说罢，蒙哥马利一抹嘴，站起身来，目光一扫，只见周围都是司令部的军官们在那里头顶烈日、冒着热汗吃着饭，不停地重复着挥手撵苍蝇的动作。蒙蒂眉头一皱：“真不知道你们是如何适应奥金莱克这种苦行僧的生活的？听说他睡觉都睡在帐篷外面的土地上。笑话！和士兵同甘苦不在于这些形式，重要的是尊重他们，爱惜他们的生命，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生

活不舒服，那么司令部中谁也不会有高昂的斗志。传我的命令，将司令部挪到海岸边，吃饭、睡觉一律在帐篷里。”

蒙哥马利身穿刚买来的沙漠军服——崭新的短裤和雪白的袜子，去了拉姆斯登的第30军，后来又去了第13军，整整呆了一下午。也许是因为担任了沙漠部队指挥官，蒙哥马利兴致勃勃，充满活力，甚至带点孩子气的欢悦。

“看见这块手表没有？是专为在沙漠地区使用而设计的新式手表！”他得意洋洋地举着胳膊让拉姆斯登看他那块新手表。

一会儿，他又拿出一个精美的野餐篮子：“我买了它好在沙漠里用！”

拉姆斯登先带他去视察第9澳大利亚师。一名澳大利亚联络官向他敬礼并对他说，“天气很热吧，长官。”

头戴镶红边的将军大沿帽的蒙哥马利回答说：“可不是吗，天气很热，非常热。这种帽子戴着不好，太暖和了。”

“您应该戴我们这种帽子，长官。”

“好主意，这是一个好主意。”

他们拿来一堆澳大利亚的阔软边呢帽让他试戴。最后，他选中一顶，但他又说：“没有帽徽，我不能戴没有帽徽的帽子。”

于是他们给了他一枚澳大利亚的帽徽。以后，蒙哥马利就经常戴一顶澳大利亚军帽出入第8集团军。后来他又戴上坦克部队的黑色贝雷帽。帽上的一对帽徽最初是坦克团开玩笑送与他的。蒙哥马利便由于这不同寻常的双徽贝雷帽而被所有人认识了。他发现了帽子的特殊作用，并愿意利用它炫耀自己的战场指挥官的身份。

回到第8集团军总部时，天已黑了。蒙哥马利除了头上戴的澳大利亚帽子，手里还拿着从南非师、印度师搜罗来的帽子和帽徽。

傍晚6时30分，蒙哥马利对他的新班子发表了“施政演说”：

“诸位，我叫伯纳德·蒙哥马利，刚从英格兰来，担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我希望同大家见一次面，并谈些事情。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已经发布了一些命令，并且将继续发布。‘决不后退’的命令意味着作战方针的改变。你们必须明白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是什么，因为你们要处理具体的参谋工作……”

他谈到他要把所有零星的装甲部队组成一个强大的第10装甲军，类似隆美尔的那种装甲军，实施机动作战。取消分散作战的方针，而是以师为单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作战。

他还提出了改善官兵生活的具体措施。

最后，他宣布了对德·甘冈的任命：“我任命德·甘冈为第8集团军参谋长。他所发出的命令应该被看作是由我发布的，并应立即执行。他已经取得了我的全部信任，我授权他管理整个司令部。”

整篇讲话干脆利索，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场内一片寂静，没有吸烟，没有咳嗽。指挥官们、参谋们完全被他吸引住了。

“哇，拉姆斯登，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你不觉得吗？”蒙哥马利调来的第13军新军长布赖恩·霍罗克斯赞叹道。

“是啊，他的伟大简直是无与伦比。”

霍罗克斯一怔，怎么？拉姆斯登话里有话啊！

“你没发现吗？蒙蒂的讲话自信得过头了。”

“他一贯如此，你应该知道的。”

“我是指他对隆美尔即将发起的进攻时间发表的评论，”说着，拉姆斯登尖着嗓门学着蒙哥马利刺耳的腔调说：“如果他来得很快，事情就比较棘手，但是，如果给我们两周时间准备，隆美尔就尽可为所欲为，到那时，我们为他的败退送行。”

“是啊，两周时间。他为什么对两周以后取胜的把握就这样大呢？”

“我敢打赌，蒙蒂掌握了确切的情报，至少他也得到了某种暗示。不然，他一个新来乍到的生手，不会如此口出狂言，”拉姆斯登肯定地说道，“不信，咱们等着瞧。半个月后，我们要打一场恶仗。”

隆美尔矇矇眈眈地睁开眼睛，我这是在什么地方？白色的墙壁，白色的窗户，白色的窗帘，都是白色的，啊，多么恬静的地方，真想在这天国一般的仙境好好休息。他只觉得疲劳，四肢软软的，酸痛得很。

“元帅阁下，感觉好点吗？”隆美尔的私人医生霍尔斯特教授俯下身轻声问道。

隆美尔记起来了，他正在看妻子露西的来信，突然一阵天旋地转，便什么也不知道了。这在一周内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这一段他一直患流感，但还不至于晕倒吧。

“医生，我得了什么病？”

“您血压偏低导致了昏眩。这是由于长期的胃病和肠功能紊乱造成的，再加上最近几个星期体力和脑力的过度疲劳，尤其是不利的气候影响，使得这一病情加重了。您现在需要好好休息，不要多考虑问题，这对身体的恢复有好处。”

“知道了，医生，你去吧。”隆美尔疲倦地闭上眼睛。

不考虑问题，这怎么可能呢！露西的来信说，奥金莱克已被革职，代替他的是一个名叫蒙哥马利的将军。这名字以前从未听说过，想必他不会比奥金莱克更强了。问题不在于他们换什么人，而在于换人本身说明英国人正在千方百计从指挥系统、编制、装备、后勤补给等各方面加强力量。是啊，我们夺取了托卜鲁克，肯定会促使他们竭尽全力阻止我军再向亚历山大港进攻。根据航程计算，英军的大量增援、补给将在9月中旬到达。先下手为强，我必须赶在他们做好准备之前，一举突破阿拉曼这最后一道防线。

可是，我们的汽油不足，火炮实力也远远不如英军，英军防线还有精心设置的雷场，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实施正面突击，只能对英军实施包围或迂回，从南端——据说这是英军防线的薄弱点——突破，这需要有充足的汽油。但愿预定8月底抵达的大油轮能平安到达，否则我们几乎没有胜利的希望。

这该死的头又痛得像要炸裂一样。最高统帅部为什么不同意我的要求，派古德里安将军来替换我？看来并不像是由于什么健康原因，这个炮筒子大概又把元首得罪了。但愿我的身体能好起来，坚持到这场战斗结束就能回国好好治疗了。更重要的是又能见到我的露西和曼弗雷德了……

蒙哥马利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的车厢里，脑子里回想着亚历山大的秘密信使专程来传达的绝密情报。蒙哥马利抑制不住一脸得意：隆美尔这只狐狸终于出洞了，可他想不到我们早已牢牢地捉住了他的尾巴。在我们俩下的这盘棋中，一开局他就输定了。

蒙哥马利收到的这份情报正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秘密：破获德国艾尼格马密码机的“超级机密”，这个机密直到战后还保密了几十年。在战时，只有内阁和军方少数几个决策人知道此秘密。在中东战区，只有亚历山大和蒙



哥马利能阅读“超级机密”情报。

隆美尔在8月初制定了进攻阿拉曼防线上的哈勒法山的计划之后，便开始将非洲装甲军从北向南秘密调动。他的计划简洁大胆：突破防线南端，进击北面海岸，在阿拉曼的“盒子”内围歼英军，然后向东进攻尼罗河三角洲。假使保密工作做得好，油料补给又能跟上的话，该计划颇有成功的希望。

隆美尔趁黑夜将部队南调，留下伪装的坦克和卡车作掩护。同时，所有部队保持无线电静默，以防英军无线电情报机构侦破其南调行动。但是，隆美尔却犯了两个大错：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空援，他将计划通知了空军；为了从意大利获得尽可能多的油料、弹药及其他补给品，他将作战意图通过无线电告诉了罗马和柏林。此刻，蒙哥马利从亚历山大那里获悉的就是这两份情报。

知道敌方的意图后，蒙哥马利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过几天首相将访问莫斯科返回，途中要再次视察第8集团军。蒙哥马利相信自己会让最高首脑人物大吃一惊。

8月19日傍晚，一行声势浩大的旅行车队披着夕阳的金辉，在蒙哥马利的总部停了下来。丘吉尔走下车来马上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里不再是半个月前鲁威塞特山脊背后那个简陋的司令部了。当时首相曾听人发牢骚说，这个司令部离什么都远，就是离前线近；什么东西都得不到，只能得到空袭。但是现在，离司令部几百米远，浩瀚的大海连着天日，海边浪花起伏，闪闪发光，一队队士兵在海边洗完澡，躺卧在海滩上，好不惬意。咦，他们怎么都穿着白色游泳裤？在首相记忆里，军服中并没有此项开销。再定睛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他们什么也没有穿，那个特定部位不过是全身唯一没有被晒黑的地方。

首相在蒙哥马利的盛情相邀下，住进了他的“房屋”——一节带有办公室和卧室的铁路专车。他们畅快地洗完澡，吃过晚餐，来到蒙哥马利的作战车厢内。

在“承蒙首相等人特来视察不胜荣幸”之类的开场白后，蒙哥马利介绍了形势和他的应战计划：

“诸位，所有迹象都表明，隆美尔将先于我军发动进攻，以此作为夺取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的最后尝试，其目标是攻占尼罗河三角洲。他的主攻方向很显然会在南翼和内陆方面，接着向右转弯以便插入我集团军背后。为此，我的计划是，加强北翼第30军的正面，用布雷区和铁丝网加强阵地的防御，力争以最少的部队固守阵地。南翼阵地是尤其需要重视的，由第13军固守。而整个阿拉曼阵地的关键在于哈勒法山脊，请诸位看这里，”蒙哥马利指着地图，“它位于阿拉曼战线后方几英里处，在鲁瓦伊萨特山脊东南方。我以新调来的第44师牢牢地扼守这里。德军一旦攻破哈勒法山，亚历山大港、尼罗河、开罗统统都会落入他们的手中。所以，我的作战方针是，我军将据守阵地不出击，让隆美尔自己撞上来。”

丘吉尔的眼里似乎露出不解的目光。

蒙哥马利解释道：“我觉得隆美尔希望我们使用装甲部队对他发起进攻，而他却把自己的装甲部队部署在他的反坦克炮后面，以便消灭我们的坦克，最后占领战场。他的88毫米两用反坦克炮相当厉害，我决不能上当。我们的坦克主力要留待下一步的反攻中使用，哈勒法山之战仅仅是防御战，消耗隆美尔兵力及补给，守住阵地就是胜利。”

丘吉尔大口大口地吸着雪茄烟，好像一直在等着从蒙蒂口中吐出“反攻”二字。

“那么，你的那个反攻什么时间实行？”首相挟着烟头的手一指蒙哥马利，迫不及待地问道。

“首相，我必须要有6个星期的时间才能使第8集团军准备就绪。”

“噢？要那么长时间吗？早在7月，你的前任奥金莱克就已经着手准备了。”

“是的，我并没有完全走我前任的路子，”蒙哥马利完全不为之所动，“我要把师改编成为完整的战术单位，还要有时间挑选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官来指挥3个军。在我的师团开到前线并熟悉谢尔曼式坦克的操纵技能之前，我们必须等待。最重要的是，要使大炮发挥在沙漠战区过去未能发挥的威力。”

“可是，时间呢？我问的是反攻的具体时间。”首相追问道。

“执行这项计划要到9月底。”

天啊，竟然比奥金莱克定的日子还要晚。

“但是，即使这个日期，也要看隆美尔行动如何来决定。当务之急是全力对付隆美尔的进攻。阿拉曼进攻战的准备工作暂且放一放。”

首相没有再说话，他默认了。毕竟，这个新司令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出色，无可挑剔。布鲁克也有同感：“蒙蒂刚来几天啊，成绩就如此显赫。”

第二天上午，首相一行视察了主要阵地后，更加感觉到第8集团军的实力所在，感觉到“蒙哥马利出任司令官以后，什么都变了”。

两天后，在开罗总部，丘吉尔、布鲁克、亚历山大、蒙哥马利以及包括德·甘冈在内的参谋军官们，对即将到来的德国非洲军的进攻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面前摊着阿拉曼防线南翼的拉吉勒洼地地域的地图。

“干得不错，我的将军。不过，别忘了，我们要从最坏的情况着想，”首相语重心长地说道，“隆美尔随时会以大批装甲车辆发动一场进攻。他可能通过金字塔附近打进来，他除了进抵尼罗河时会遇到一条运河的障碍以外，几乎是一无阻拦。所以，哈勒法山之战事关重大，切不可掉以轻心。”

“你们快来看，”德·甘冈指着从隆美尔处缴获的一套地图，惊喜地喊道。

众人围拢过去。

“隆美尔根本就不知道拉吉勒一带地形的实际情况。”

果然，地图上的拉吉勒未做任何标记，而实际上，该地域的某些地方沙土极深，松软且有变位现象，这种地形肯定不适合装甲车行走。

“有了，我们将计就计。我们不去阻挡隆美尔的进攻，而是诱使他通过拉吉勒进攻。弗雷迪，这个任务就交由你去办了。”蒙哥马利兴奋地说道。

随着开战日的临近，蒙哥马利突然变得紧张不安起来。这毕竟是他来沙漠之后打的第一场硬仗。

“唉，弗雷迪，昨晚又久久不能入睡，万一他进攻北翼怎么办？”

“这不可能。我们的侦察、情报都表明他的主攻点在南翼。”德·甘冈安慰道。

“可是，他有可能临时改变计划，这是有过先例的。我尤其担心他进攻新西兰师的两侧，将该师逐出战线。”

一阵沉默……

“你的诱使隆美尔上钩的计划安排得怎么样了？”蒙哥马利转移了话题。

“一切顺利，司令。我们先利用已被我们破获的康多尔小组密码给隆美尔发送了一份情报，告诉他我们准备在阿拉曼防线南端迎战他，但那里的防御尚未完善，很薄弱，如进攻必然马到成功。”

“很好，很好。隆美尔相信了吗？”

“当然，他拍着大腿直叫好，称赞他在开罗的这个间谍小组是英雄，并向最高统帅部请功，授予这些间谍铁十字勋章呢。”

蒙哥马利高兴得笑了起来：“还有什么措施吗？”

“此外，我还让绘图员绘制了一幅表明拉吉勒‘地面坚硬’适合坦克行走的地形图。”

“噢？怎么送到隆美尔手里呢？”蒙哥马利十分感兴趣。

“我们让出卖我军情报的史密斯少校驾车驶入德军防线，然后引爆他的车辆。最后德军发现的便是少校的尸体，还有这份假地图。”

“太妙了，想不到我的参谋长还是一个出色的情报专家。”

大病初愈的隆美尔又摇摇晃晃地坐到了他的司令部里。此刻最让他心焦的便是补给。他的两个身经百战的装甲师的汽油只够行使 100 英里，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距进攻日只有 3 天了，可 10 天前意大利及德国方面许诺在 30 日给他送来的 6000 吨汽油，至今连影子还没见到。

一场大病似乎将隆美尔往日的锐气和自信磨掉不少。他开始怀疑自己在攻下托卜鲁克之后没有掉转头去攻克马耳他岛，是否是一个明智之举？非洲军的补给主要依赖海路运输，但是英军控制的马耳他基地一直阻挠着德、意的海上运输，给隆美尔的补给造成威胁。满载汽油和弹药的运输船总是未抵达便被击沉，有的甚至冲破层层火力封锁蹒跚着到达港口卸货时遭到英国空军的袭击，因而前功尽弃。8 月初，英军空军在一天内就一连炸沉 3 艘沿海的运输船只。8 月 8 日，托卜鲁克港又受到英军的猛烈轰炸，主要码头被炸毁，吞吐量减少了 20%。照这样下去，非洲军非困死在沙漠中，更别提去同英国人打仗了……

门外传来一阵熟悉的斯托奇飞机的轰鸣声。隆美尔快步冲出去，果然是凯塞林元帅走下飞机。

“我的部队现在急需燃料和弹药，没有这些东西，要执行原来的计划是不可能的，”隆美尔急切地说道。

“意大利统帅部的卡瓦莱罗元帅了解你们的情况吗？”

“当然。这位意大利元帅倒是时常访问前线，每次来都一口允诺设法改善一切条件。可是到了他下次来访的时候，他又会哈哈大笑地说，因为他所做的诺言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无法使其一一兑现。这个可恶的意大利佬，打仗的时候一个劲儿往后退，糊弄自己人倒满有两下子。”隆美尔忿忿地一气道来：“进攻日取决于运送汽油的船只能否按规定日期明天到达，我的最后期限是 30 号，到那时月亮已经开始亏缺了。”

“好啦，好啦，”凯塞林安慰地拍拍他的肩头说，“如果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我就用飞机给你空投 700 吨汽油。”

“虽然最后期限仍定在 30 号，但一切还要取决于燃料的供应情况。我怀疑你那 700 吨汽油是否解决问题，我们现在一点储备也没有了。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究竟能走多远，将由后勤来决定——由燃料和弹药来决定。”隆

美尔沉重地说道。

29日，隆美尔决定他不能再等待了，第二天将发动进攻，这是最后的期限，否则，一推就是二三个月，那时，双方实力对比将更加悬殊。也许，他就永无发动进攻的机会了。

第二天一早，隆美尔的私人医生霍尔斯特看见元帅的脸色很不好，疲惫、憔悴，满是忧郁。

“你没事吧？元帅？这几天都按时吃药了吗？”霍尔斯特担心地问。

“没有什么，医生，恐怕又是思虑过度了。知道吗，今天发起的进攻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做出的一项决定。要么是我们设法到达苏伊士运河，同时，我们在俄国的军队也成功地占领高加索的格罗尼兹，要么……”说到这里，他做了一个失败的手势。

医生好生奇怪，元帅今天是怎么了？同过去那个趾高气扬的隆美尔简直判若两人。

当然，作为一位统帅，隆美尔在他的士兵面前仍然保持着他那勇往直前的形象。

“今天，”他向自己的士兵宣布，“我们的大军又一次向敌人发起进攻了，我们要消灭他们。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时刻。我希望军团里的每一名士兵在这富有决定性的日子里，奋勇前进，尽力冲杀！法西斯意大利万岁！伟大的德意志帝国万岁！我们伟大的元首万岁！”

忽然，副官将刚收到的电报递到他手中：“今晨，6艘运输船中的4艘，被英舰击沉……”隆美尔觉得自己好像随船一道沉入大海，下沉，下沉，一直在下沉。他无望地伸出双手，好像要抓住点什么，但是落空了……

## 第六章 哈勒法山剑出鞘

1942年8月30日晚上10点钟，一轮苍白的月亮照耀着卡塔腊洼地起伏不平的沙漠。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开始朝东向着英军的布雷区推进。奈宁将军指挥的非洲军的左翼是意大利的两个装甲师，右翼是第90轻装甲师。

在惨淡的月光下，这些装甲兵官兵的脸是严峻的，平静的，没有一丝慌乱和不安。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跟随隆美尔无往而不胜，确实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而且，今晚他们要突破的南翼，据信是布雷和防御都很薄弱的地域，他们的指挥官是这样告诉他们的。

但是他们想错了。当他们毫无防备地突然闯进密集的布雷区，同时，配备有重机枪、大饱和迫击炮的英军突然向他们开火的时候，才意识到情报部门欺骗了他们。

德军工兵奉命在雷区打开通道。这时，英军飞机投下的降落伞照明弹把整个阵地照得通明透亮，随后，大编队的轰炸机对德军装甲纵队开始了无休止的空袭。装甲军先头部队被死死挤在布雷区动弹不得，成为飞机轰炸的目标。卡车、运兵车和坦克纷纷被炮弹击中，燃起熊熊烈火，爆炸声、叫喊声和枪炮声响成

“奇怪，蒙哥马利显然一直在等待着我们的这一进攻，”奈宁的话音未落，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枚炸弹落到他的指挥车上。片刻，被气浪掀出车外的拜尔林抬起头，晃掉碎片和灰土，抬眼望去，指挥车翻倒在一边，电台被炸毁，两名参谋官显然已死。

“军长，军长，你怎么样？”拜尔林扶起中弹的奈宁，喊叫着。

奈宁抬起眼皮，艰难地指了指前方，头又歪向一边。

拜尔林跳上从身旁驶过的一辆汽车，大喊道：“你们都听着，我现在是非洲军的指挥官，一切听我的指挥。沿着工兵开辟的通道，向前冲！”

上午8点，隆美尔驱车疾速赶到前线。

“情况怎么样？”他问先行到达的副官。

“很糟糕，司令。英军的雷区出乎意料的既深且密。一夜间，我们的先头部队仅越过雷区8英里，距原计划的趁夜暗前进30英里的目标相差甚远。暗，这是前线刚送来第二、三份报告。”

隆美尔接过报告，上面写着：非洲军司令官身负重伤；冯·俾斯麦将军阵亡。

隆美尔大惊失色，痛苦地低下头。他对这一仗的艰难是有预感的，但没料到情况会如此严重。计划的基础是奇袭。可是，突击的兵力为意想不到的坚强雷阵所阻，消耗了太多的时间，完全丧失了突然性。是进是退？

“通知各部队，停止战斗，等待新的命令。”隆美尔大声命令道。

“我不同意！”随着话音，风尘仆仆，满面黑烟的拜尔林上校闯了进来。

“非洲军代理军长拜尔林前来报告，两个装甲师都已经突破到了布雷区的尽头——他们面前是一片开阔的沙漠。”上校兴奋地宣布。

“好，回去待命吧。”

拜尔林急忙争辩道，“眼下放弃进攻，对那些为突破雷区而牺牲的士兵是一种嘲弄。无论怎样艰难，我们毕竟已冲过来了，应该一鼓作气继续进攻才对。”

隆美尔沉思片刻，说道：“你说的有道理。但我们时间不多了，进攻计

划要略作改变，不再绕道迂回哈勒法山，让全部兵力此时尽快转为横跨山脊。目标：哈勒法山！”

中午，刮起了沙漠风暴，这给进军增添了困难，但也使他们十分侥幸地避免了英军空袭的威胁。直到下午4点，东进的装甲部队进展很顺利，接着便开始转向北进。

“嘿，他们上钩了，”拿着望远镜的德·甘冈高兴地喊道：“马上要进入拉吉勒洼地了，等着看好戏吧！”

德军部队终于踏进松软的沙漠。坦克、装甲车、卡车等车辆在沙土中挣扎着前进，既费时又耗油。下午6点，他们不得不停顿下来，正前方就是山脊上的据点——132高地。天放晴了，集结在山脊上的英军坦克和大炮立即开火。接着，轰炸机也飞来了，对准困在沙漠里的德军猛烈轰炸。

隆美尔面对非洲军的报告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我军被困，必须于今夜送来燃料，否则无法继续前进。

两天前，意大利人再次许诺给他们送来5000吨油料。可是紧接着便传来两艘油轮在托卜鲁克港外沉没的消息。而开战前凯塞林许诺的那700吨汽油也没有兑现。看来，由于燃料严重短缺，不得不放弃继续进攻的打算了。

开战3天后，隆美尔命令装甲军团逐步撤回8月30日的出发阵地。

“蒙蒂，祝贺你，在同隆美尔的交锋中旗开得胜。”说着，亚历山大一举杯，一饮而尽。

“是啊，我与隆美尔的初次交锋是饶有兴味的。值得庆幸的是我获得了收拾这个摊子的时间，因而毫无困难地把他解决了。”

“据部队官兵们反映，就间接性、欺骗性和机动性而言，这是你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少有的以防御制胜的典范。”

“这还不能算最好的，哈罗德，这一轮是他发的球，下次该轮到发球了，现在的比分是一比零，真正的好戏是在我发球的时候。”

哈哈……，二人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

“哎，说正经的，蒙蒂，我还有件事要同你商量。你看看怎么回话好。”亚历山大转身拿出丘吉尔的电报交给蒙哥马利，“今天才收到的。”

你部来电提到10月23日发动进攻一事，经与内阁及帝国总参谋长商议确定，进攻必须在9月，以配合俄国人的攻势与盟军于11月初在北非海岸西端的登陆，即“火炬”作战行动。

“如果9月份进攻，我们各项准备工作来不及，攻了也要失败。9月份动手简直是发疯。怎么，你的意见同首相一样吗？”蒙哥马利慢条斯理地说道。

“当然不。我一直认为，具体进攻时间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要从军事角度考虑，不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这样吧，如果延至10月，我保证可获全胜。你就这样答复他们，假如伦敦命令我9月行动，那么他们就叫别人来干好了。”

亚历山大笑了：“你啊，说话还是那样无所顾忌。用不着火药味这样浓。哈勒法山战役之后，你的身价不同了，没有人会逼你的。你现在主要是抓紧时间，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尽量做到万无一失。至于伦敦那边，由我去说。下一步工作你打算从哪入手啊？”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当然是从指挥官开刀，然后就是抓装备与训练。”

“不过你要注意照顾第8集团军老人的情绪，别都换成你们英格兰那边来的弟兄了。”

蒙哥马利淡淡一笑，显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这你就放心吧！”

早上，天空晴朗，阳光灿烂，第30军军长拉姆斯登将军迈着矫健的步伐向集团军司令部走去。他的心情像这天气一样开朗，很久以来他没有这样高兴过了。因为很久以来他的部队就是在撤退、防御，防御、撤退，明明是打胜了，最后却又都以失败告终。不知道是哪根筋别住了，就是不通畅。这次的哈勒法山一仗打得太过瘾了，看来这位新司令确实有两下子。

“蒙哥马利将军，我有个要求，不知妥当否……”

“说吧，说吧，没关系的，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蒙哥马利笑容可掬。

“刚打完仗，我想请4天假去亚历山大休息一下，如果有紧急情况可随时叫我回来。”

“当然可以，拉姆斯登。养足精神回来参加新的战斗。去吧，去吧。”蒙哥马利一脸的真挚。

36小时之后，拉姆斯登接到让他去集团军司令部报到的紧急命令。他火速赶回第8集团军，碰见德·甘冈，急忙问道：“是不是要打仗了？”

“不是。蒙哥马利将军想见你。”参谋长平淡地说。

拉姆斯登走进司令部。

“哈，回来了，休息得好吗？”蒙哥马利迎上来。

“司令，找我有何事吗？”

“啊，是这样的，没什么大事。我考虑你在沙漠地已呆了9个月了，我决定由奥刊弗·利斯来接替你的职务。”

拉姆斯登目瞪口呆，半天回味过来，急忙说：“可是，一天半以前，你还让我养好精神回来参加战斗啊。”

蒙哥马利厉声喝断他：“这是战争，是战争！你懂吗！战争是什么，就是变幻多端。”

拉姆斯登没有罢休，他提到他在第一次阿拉曼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走。”

“这只能说明你不走运，拉姆斯登。”

军长惊愕了，他知道，这类的话是蒙哥马利那特有的古怪而不讲情理性格的自我流露。他垂头丧气地走了。

“司令，您这样做是否仓促了，让他毫无思想准备。”门外进来了德·甘冈。

蒙哥马利笑而不答，最后说：“我只能对你再重复一遍，这是战争。”

随后，他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说：“我的第13军、第30军都有合适的指挥官了。那么，我的精锐部队第10军该让谁来指挥呢？”

“要让我说，司令，我看赫伯特·兰姆斯登少将比较合适。”

“这人是谁？我怎么从未听说过他。不过，亚历山大将军也曾向我推荐过他。”

“他曾经在沙漠指挥过第1装甲师，在中东享有盛名。您已经从英国调了两名新军长来了，别让第8集团军官兵们认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高级军官是适宜于提升的。”

“有道理。好吧，我们就让兰姆斯登任第10军军长吧。另外，第7装甲师师长也要换。我已向开罗总部把约翰·哈丁少将要来了。”

德·甘冈很惊讶：“为什么要换掉伦顿？他可是大名鼎鼎的“沙漠之鼠”啊。从利比亚战役开始，他的师就是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铁甲师。”

蒙哥马利转过身喝着他的白开水，没有搭话。有些事情，他不愿意让下属知道，即便是他亲密的参谋长。

那是在哈勒法山战役开始之前，他去视察南翼阵地，第一次同伦顿见了面。他们就隆美尔即将发动的攻击交换了看法。伦顿提出唯一需要决定的问题是：由谁率领装甲部队向隆美尔发起攻击。他显然认为他本人将担此重任。蒙哥马利的回答是，我们的装甲部队将不发动攻击，而是让隆美尔自己撞上来。伦顿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带着轱辘的装甲车、坦克就是机动用的，怎能用它们死守阵地？他为此同他的上司争论良久……

怎么说呢？蒙哥马利本能地感到，伦顿思想有点僵化，也不那么听使唤，这是未来战斗中之大忌。

还有那个炮兵指挥官，也是一个不开窍的家伙。蒙哥马利已同他谈过，希望能够像使用“一个由800门炮组成的炮连”那样使用整个炮兵部队，能够根据需要大幅度地转换炮击目标，但是那个炮兵指挥官不能理解这种集中火力的办法，而是固执地想把炮兵分散在各处使用，像过去在沙漠作战时那样。

“听着，弗雷迪，假如我们要顺利地隆美尔防线上打开缺口，以便我军通过，那么炮击计划将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的司令部里一定要有一位称职的炮兵军官。”

“据我所知，司令，目前倒是有一个，这是个乐天派人物，也是一位高尔夫球冠军。”

“我赞成他是一个乐天派人物，”蒙哥马利又补充道，“不巧的是，我们要玩的并不是高尔夫球。我只好另选高明了。柯克曼准将，怎么样？我准备将他从英格兰调来。我认为他是英国军队中最好的炮兵军官。”

德·甘冈看着他的上司指手划脚，侃侃而谈的样子，心想，他真像大刀阔斧整顿医院的那个著名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他不停地在各部队转来转去，任何懒散、消极、不负责任的行为都逃不过他那双阴冷的眼睛，他操着刺耳的嗓音，不停地提出问题，下达命令，斥责下属，将某人解职。德·甘冈还记得前两天一名部队指挥官向他诉苦，说那小老头是如何不近情理地将他撤职。原来，蒙蒂在视察他的部队时曾问及部队军官训练状况，这个指挥官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已把这个任务交给副手了。他寻思这小老头新来乍到，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不过是随便问问而已。没想到当天下午，蒙哥马利恰好碰到他的副指挥官，而他又不是随便问问则已的人。蒙哥马利问道：“据说是你训练本部队的军官，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就这样，大难临头了，这位副手回答，他不管此事，此事由指挥官负责。很清楚，谁也没有训练所属军官。蒙哥马利将这名指挥官解职后，又狠狠训斥了他一顿。

德·甘冈只好安慰他：“你要是了解这小老头脾气禀性的话，也不至于撞到他枪口上。”

德·甘冈的车厢办公室坐落在地中海旁边的伯吉勒阿拉伯沙滩上。此刻，他正焦急不安地站在门外张望着，不时地低头看表。跟随蒙哥马利一个月了，时间虽不长，但分派给他的各项任务完成得的确不错。蒙蒂不会轻易赞扬某



人，但从他那温和的目光中，从他那充满笑意的脸上，他知道蒙哥马利对自己的评价不低，他的自信心也与日俱增。但是这一次让他完成的任务分量却不轻，它关系到阿拉曼战役能否成功。可是完成任务的主动权又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让德·甘冈着急的一个原因。

“哎呀，我的上校，你总算来了，快进屋谈。”

“我接到你的电话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什么事，这样急！”

来人是伦敦控制处在中东的分机构 A 部队首脑达德利·克拉克上校。该部队先是英国、后来是英美两国专门负责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搞伪装欺骗的组织。克拉克上校 40 出头，精明干练，是专门从事秘密战的专家。他原来是一名陆军炮手，热衷于研究英布战争时期的战术。早在 1940 年，他就从伦敦来到中东，协助韦维尔将军对意大利入侵军队实行欺诈战术。在哈勒法山之战，也是他帮助德·甘冈完成了情报欺骗。

“喏，你先看看这个。”德·甘冈递来一张兵力、装备统计表。

“嗯，兵力 22 万人，坦克 1200 辆，火炮 2311 门，卡车数千辆……。怎么，你是想让我像变戏法一样把他们都变得无影无踪，开战时再把他们变回来吗？”

“差不多吧。别忘了，这里还有成千上万吨战争储备物资。”德·甘冈笑了。

“你们这些沙漠部队是怎么回事？韦维尔任职时是让我把无中生有的士兵变出来，现在你们又让我把已有的大军变回去。好吧，具体讲讲你们的作战计划吧。”上校严肃起来。

“请看地图，阿拉曼防线全长 40 英里，北起地中海海岸，南至卡塔尔洼地，这洼地是一大片无法通过的内海沙地。进攻这道防线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北部地域实施正面突击，隆美尔当然知道这一点。这样，就增加了我们进攻的困难性——只能正面进攻，无法从南面迂回。整条战线上都有步兵的坚强防守，足以打击正面来犯者。因此，在阿拉曼采取守势要比进攻更有利，守方可以构筑坚固工事，并且利用地雷来保护自己。而进攻一方却暴露在守方火网面前，除了向前硬冲以外，没有其他办法攻克敌方阵地。”

“看来的确困难很大。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

“很简单。蒙哥马利将军准备从北部进攻，但是他希望隐瞒在那里的作战准备活动，而在南方，则要有意识地显示我们准备发动进攻的假象。但是由于北部的集结无法做得不露马脚，他还希望缩小其表面规模。这样，当一切进攻准备就绪的时候，要让隆美尔觉得我们尚未做好准备，他还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总之，诈敌计划的目的是有两个：一是不让敌人了解我们发动攻势的意图，愈久愈好；二是如瞒不住时，要使敌人对我们的进攻日期和主攻地带摸不清楚。”

德·甘冈介绍情况的时候，克拉克上校眼睛盯着地图，头脑在飞快地运转着：阿拉曼一带的沙漠是沙土坚硬、岩石突出、灌木矮小的平原地，隆美尔尽可一览无遗。而我们却要在隆美尔的眼皮底下把蒙哥马利的庞大兵力装备伪装起来进行调动，谈何容易。

“上校，我们总共约有 15 万人和 1 万台车辆，要人不知鬼不晓地穿过空旷的平原实施机动，一切活动都要根据计划的需要进行隐蔽或泄露。有把握吗？”

“难啊。你想，隆美尔也是个很精明的人，他一旦怀疑到进攻准备是在

北方进行，他只消把一个转筒放到岩石上贴上耳朵听着便真相大白了。”克拉克面带难色地说。

“是的，尽管如此，你也必须在一个像台球桌一样平坦而坚硬的平原上做到这一切，”德·甘冈的口气不容商量，“一定要瞒过德国人，尽管他们会注视着每一个行动，听着每一点动静。还有该死的埃及人也会监视你们，为了得到一包茶叶而把你们的行动告诉德国人。你们当然有困难，但必须要上，为了实现“捷足”战役——就是即将到来的阿拉曼战役——的突然性，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了这场胜利，伦敦方面，还有第8集团军已经苦苦等了两年了。”

“那么好吧，我尽力完成便是。好在我手下有一批“乌合之众”，化学家、布景师、剧作家、魔术师等等，我同他们商量一下，总会有办法的。”

克拉克找他的两位伪装专家——电影布景设计师巴卡斯中校和魔术师马斯基林少校——商量后，便在阿拉曼火车站的三等候车室里的一台破旧的打字机上搞出了一份代号“伯特伦”的欺骗计划。受电影艺术的启发，他们认为隐蔽军队调动的唯一办法是在伪装之下逐渐向前移动，这样敌人便觉察不出来了。

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将6000吨储备补给品悄无声息地隐藏在战线方圆5英里的地方。巴卡斯在那里发现了一年前修建的纵横交错的石砌掩壕。他那双经过训练的眼睛马上看出，如果将油桶堆放在里面，不会有光线或阴影方面的变化。拍出的航空照片果然证实了他的判断。只用了3个晚上，2000吨汽油便安全地藏在了掩壕里。他们又用了3个晚上将另外4000吨作战物资堆积成10吨卡车的样子，并且修了顶盖，看上去好像兵营一样。

下一步该隐蔽火炮了。蒙哥马利计划要在北部以1000多门大炮的齐射，拉开“捷足”战役的序幕，他要求对这些集中在一起的火炮进行两次伪装：先是伪装集结地域，然后伪装发射阵地。由于火炮轮廓突出，伪装它很困难。但专家们还是想出了简单易行的办法：把它们藏在假的3吨卡车下面，仅用了一晚上时间，包括牵引车、前车和火炮在内的3000件装备便伪装成1200辆卡车的样子。开战前夕，火炮进入发射阵地后，1200辆假卡车要迅速装配起来，以掩饰已经撤走的火炮。

在北方隐瞒进攻意图的同时，伪装专家们还要在南方装成要发动进攻的样子。在南部地带，他们建立了大型模拟补给仓库，建造加油站和燃料库，铺设油管，而且故意放慢速度，为的是让德国人相信，11月以前不会竣工。

“哇，干得太漂亮了，简直难辨真假。”在德·甘冈的陪同下视察伪装措施的蒙哥马利不禁为眼前这一件件杰作而赞叹。

“噢，这些装甲部队怎么大白天公开向北部地域集结呢？”蒙哥马利发现了“问题”。

“是的，司令，我们早在3周前就这样做了，敌人将会对这种集结习以为常。当他们等了很长时间却什么也没发生的时候，就会放松警惕。我们在南部加强战备的做法已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会认为这些卡车上装的是给前线步兵的补给品。”

蒙哥马利暗自窃笑，是啊，他和隆美尔就好像是球坛对手，但在公平条件下竞争。隆美尔对他的一切意图全然不知，甚至还要受到欺骗和愚弄；而他，在“超级机密”的帮助下，隆美尔的所有行动都暴露在他面前：非洲军的编制及部署，作战计划，补给状况，运输船出发的时间、行走航线及其

货物清单，航空兵状况，甚至隆美尔的健康情况和思想动态。蒙哥马利知道，德国非洲军刚从哈勒法山之战退回到进攻出发阵地就收到希特勒命令隆美尔回德国休假治病的电报。隆美尔现已不在非洲，他离职期间由东线调来的施图姆将军任代理司令。所以，在南部修建仓库、铺设输油管的英军才奉命一再“磨洋工”，为的就是让隆美尔能在国内“多疗养几天”。

就在昨天，10月19日，蒙哥马利还收到“超级机密”情报，表明隆美尔的坦克燃料仅够用一周：以目前每人每日一磅面包的配给制计算，非洲军的口粮只够吃3个星期；轮胎和零件也十分缺乏，约三分之一的待修车辆放在修理车间已有2个星期了，现有的各种弹药只能打9天的仗，此外，病号也大大增加。

不过，让蒙哥马利感到担心的是隆美尔设计的十分全面的阵地防御系统。看来他已经估计到英军的主要攻击目标将是连绵的德军布雷区战线，所以，那里虽无人驻守，却布下了成千上万的地雷和陷阱。在布雷区后面大约2000码处是步兵主要防御阵地，后面有布局巧妙的大量反坦克炮。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作为机动后备力量部署在防御阵地后方。显然，隆美尔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机动力量薄弱，缺乏燃料，没有制空权等等，决意要打一场步兵防御战。而主要的防御地带便是敷设了50万颗地雷的“魔鬼的乐园”，这些地雷的威力足以炸断坦克的履带或摧毁一辆卡车，其中还有部分地雷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或通过电线引爆，或是一触即响，接着这些地雷就会像仙女散花似的飞向空中爆炸开来，无数的钢球向四面八方飞溅。

针对德军防御工事的特点，蒙哥马利训练大纲中最重要的项目是扫雷训练。在第8集团军工程兵指挥官基希准将的监督下，工兵连长穆尔少校负责具体训练工作，这是一个机智勇敢、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年轻军官。就在几天前，蒙哥马利听工兵连的士兵讲述了他们连长的历险记。

那天早晨，工兵们刚清除完一个地雷场上的地雷，突然，对面的德军机枪哨向他们开火了。几名工兵卧倒在鲁韦萨特山脊上还击。穆尔问道，为什么不把那个机枪哨也清除了呢？说完，他就拔掉两个手榴弹上的安全栓，命令一个士兵开车把他径直送往那个机枪哨。途中，这辆吉普车碰上了地雷，穆尔被炸飞到了空中，士兵们都以为他被炸死了。没想到，几分钟后他背着那个受伤的司机返回来了。敌人的机枪哨火力还没有压制下去，穆尔却笑嘻嘻地说，他们就要完蛋了。原来，他被地雷炸飞到空中的时候，手指一直按住两个手榴弹的栓。落地后，他把这两个手榴弹插到吉普车的后轮里，它们会炸死出来抢吉普车的德国兵的。

蒙哥马利认为，能在炸飞到空中的生死关头，依然不忘按住手榴弹的人，必定是个艺高胆大、心理素质极好的人，由他来负责训练扫雷这样一项艰难危险的工作，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果然，他制订出一套完整的训练方法，并建立了第8集团军的扫雷学校，迄今为止已训练出56组扫雷人员。蒙哥马利相信，依靠这批扫雷骨干，英军定能通过“魔鬼花园”。

在视察完前线阵地返回司令部的途中，德·甘冈兴致勃勃，话也多了起来。也难怪，这样一项庞大复杂的伪装欺骗计划居然获得了成功，得到了司令的认可，德·甘冈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但是，没多久他就发现，蒙哥马利有点心不在焉。经验告诉他，司令又在考虑重大问题了，而且，一会儿就要向他发问了。

“弗雷迪，我改变了作战计划，把原来的先消灭隆美尔的装甲力量改为

先消灭其步兵，对此，下面是不是颇有微词？”

德·甘冈很清楚这事。那是在两周前的一次师以上指挥官参加的会议上，蒙哥马利突然宣布，他改变了作战计划，提出要首先消灭敌步兵师，同时阻滞或牵制敌装甲部队。以“粉碎性”作战行动消灭防御区内步兵的做法，刺激隆美尔用其分散配置的坦克部队来进行孤注一掷的反突击，这时便出动坦克，封锁通向布雷区的通道。及早组织坦克屏护队显然是这种作战方针的关键。因此蒙哥马利要求第10装甲军在地雷场通道清扫完毕之前，就进入并通过这些通道。

“是的，司令。我在下面又进一步了解了一下，”德·甘冈字斟句酌地说道，“特别是第10军召开的军事会议给我的印象是，兰姆斯登对执行新的作战计划并不是很坚定。他和他的师长们都认为，按这个计划打，步兵很可能受阻，而坦克在地雷场打出一条通路则很可能遭到巨大损失，因为坦克部队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噢？那么，步兵军是怎么看的？”蒙哥马利又问。

“据第30军军长利斯反映，他的新西兰师长、澳大利亚师长和南非师长都对坦克执行任务的能力缺乏信心，他们怀疑坦克能否及时堵住敌装甲部队，从而保证步兵能放手在防御区内实施‘粉碎性’作战行动。”

汽车在遍地碎石的沙漠中行驶着，光秃秃的突起的干裂岩石和偶尔可见的一片片骆驼食用的灌木丛从车旁一闪而过。蒙哥马利似乎是在漫不经心地欣赏着这片荒瘠的景色。

“我觉得，他们的看法似乎不无道理。”德·甘冈审慎地补充了一句。

良久，蒙哥马利开口了：“我考虑再三，觉得我的集团军负担过重。诚然，训练正在尽快地进行着。但是，装甲部队的训练水平还不足以保证干净落地迅速突破，并在原来计划所要求的坦克大决战中取得优势。我统计了一下，第8集团军自组建以来已经伤亡了8万人，而自“十字军”作战行动以来一直没有充分时间进行训练，因此，”蒙哥马利作了一个果断的手势，“我提出了现在这个违反常规的计划，先打敌人的步兵，以后再收拾它的装甲兵。”

“可是，当大多数下级指挥官的意见同您的计划相左的时候，恐怕难以在实战中很好地贯彻您的意图。”

“我的态度是不理会这些无端抱怨。对命令吹毛求疵地提意见一向是沙漠作战部队的一种坏习惯，在装甲部队中尤其如此。弗雷迪，我提醒你，当人们对重大问题有疑问的时候，不应当让多数人的意见占上风，在这种场合，数量没有什么意义。本司令既然发布了命令，就决心不折不扣地加以监督执行。希望你也能助我一臂之力。”

德·甘冈注视着他的面孔，沉着、冷静、刚毅，他要打赢这场战斗的决心都写在脸上。他知道，蒙哥马利向来不允许自己的僚属随便提意见，尤其是在即将开战前，虽说这有点主观、武断，但大敌当前，一名指挥官确实也应该具备这种果敢、自信、勇往直前的精神。

1942年10月23日傍晚，夕阳斜下，金色的余辉涂抹在西部天际，给沙漠笼罩上深深的紫红色雾蔼。像往常的黄昏一样，阿拉曼防线寂静无声，只是偶尔传来一阵野狗的叫声或照明弹升空的滋滋声。

位于特莱埃萨峡谷的德军司令部平静如常，施图姆将军正和他的参谋人员一同吃晚饭，那天他们刚好打到一只羚羊。这在贫瘠的沙漠里算得上一顿

丰盛的晚餐了。饭后，施图姆给德军最高统帅部发了一份情况报告：“敌情无变化。”他当然料想不到，头一天晚上，英军突击部队已经秘密移至防线以外的前沿集结地域，在堑壕里埋伏了一昼夜，正等待着月亮升起时发动进攻。他们心里默念着蒙哥马利司令致全体官兵文告：“我们即将要打的仗将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它将是战争的转折点。全世界都注视着我们，关心着这一战役的进展。我们可以马上回答他们，胜利必将属于我们！你们训练有素，眼下正是杀敌之时，向坦克开火！向德军开火！”

夜里 21 时 40 分整，“轰隆隆……”一阵空前猛烈的炮声震耳欲聋，响彻整个战线，“捷足”行动开始了。闪电般的炮火把东部天空照得通明透亮，茫茫苍穹就像有许多巨人高举明晃晃的战剑在月光中旋转。1000 发重型炮弹飞向敌炮连和前哨阵地，巨大的声响和滚滚沙土就像刮起阵阵龙卷风。22 时，炮火目标移向隆美尔的“魔鬼的花园”，地雷、炮弹竞相爆炸，阿拉曼阵地很快变成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的地狱。零时，英国第 30 军的 7 万余名步兵和 600 辆坦克，借助探照灯光和轻高射炮对固定战线发射的曳光弹，开始向轴心国防线靠左边的中央地域发起攻击。与此同时，霍罗克斯的第 13 军在南部发起佯攻。一时间，整个战线成为一片火海。

“司令，司令，快醒醒。”酒足饭饱的施图姆正在酣睡，被一阵急切的呼声唤醒。

“前线来电，英军发起强大的炮火攻势，其意图尚不清楚。”代替负伤离队休假的高斯担任参谋长职务的威斯特法尔上校手里攥着一纸电文，向施图姆报告着。

威斯特法尔的话像一剂清醒剂令施图姆睡意全无：“怎么，英军已经发起总攻了吗？”

“从炮火的强度来看，不像是普通炮轰，估计每分钟发射炮弹达数千发。”

像是要证明威斯特法尔的估算，远处闷雷似的炮声滚滚连成一片，几乎听不出间断。施图姆和他的司令部军官们深感震惊和意外。英国人是何时集结并藏匿了如此强大的炮兵部队？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泄露？虽然他估计英军有可能提早发动总攻，但怎么也没想到会在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的情况下发生这一切。施图姆有点茫然不知所措。

乔治·施图姆将军是一位坦克战专家，原在苏德战场任军长，1 个月以前奉命调任德、意非洲集团军代理司令，接替回国休养的隆美尔。他个子高大，脾气随和，一开始就完全适应了沙漠的气候，并且善于调解德国和意大利部队之间的摩擦，颇得凯塞林的赏识。到任后，隆美尔详尽地向他介绍了情况，谈到自己的基本战术是让英军的进攻部队陷入布雷区，然后德军再从战线的北端和南端发起反攻，使蒙哥马利的精锐部队落入圈套；并把自己请求在英军总攻之前调拨增援部队和给养的信件给施图姆过目。

1 个月前的今天，隆美尔动身回德国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求施图姆必须继续加紧阿拉曼战线的防御工作。“一旦战斗开始，”他向施图姆保证说，“我将放弃治疗，返回非洲。”

施图姆当时心里还挺不高兴，这位元帅对我颇不信任啊。隆美尔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又补充说，在阿拉曼战线，平时和战时情况差别极大，即便是位高明的装甲指挥官，如果从未同英国人交过手的话，也很难做到随机应变。现在看来，隆美尔的话是有道理的。

“那么，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哪里呢？”施图姆稳了稳神儿，问他的代理参谋长。

“根据炮声判断，有可能是在北部。不过，还需要前线的报告加以证实。”话音刚落，电话铃声响了，威斯特法尔急忙上前拿起听筒。

“将军，是第21装甲师师长的电话，说他们驻守的南部也遭到猛烈炮轰，主攻点可能在南部。他请示您是否动用我们大炮进行还击。”

“告诉他，在搞清真正的主攻点之前，严禁进行炮击，以免浪费炮弹。”

“是，将军。”

德军司令部一片忙乱，电话呼叫声，电传打字声夹杂着叫骂声此起彼伏。开始，来自前线的报告就支离破碎、数量很少，越往后就几乎没有报告送回了。显然，在英军的猛烈炮击下，德军通讯网已被扫平了。午夜已过，施图姆仍未摸到头绪。

“报告，地中海海岸观察哨来电。”一名作战参谋匆匆进来递上一份报告。

施图姆一目十行地看着：在强大的轰炸机力量支援下，英国军舰正在炮击位于达巴和西迪阿布代拉赫曼之间地域的第90轻装甲师。在此之前，英国重炮已对我阵地实施了炮袭。英国鱼雷快艇正沿海岸施放烟幕。透过烟幕可见一场大规模两栖登陆战即将发生：马达声响和汽油味，抛锚索链的格格声，通过扩音器发布的命令声，并发射照明弹照亮海滩。

“将军，快下命令吧，如果英军登陆兵从我军后方登陆包抄过来，后果不堪设想。”作战参谋催促道。

事不宜迟，施图姆果断地命令轰炸机和战斗机投入战斗，并指示第90轻装甲师的后备团进入作战地域，粉碎英军在德防线后方登陆的企图。大炮和坦克开始扫射海面。

两个小时后，又一份报告送到施图姆手中：“烟幕已散，我军上当。海面只有几个木筏在飘动。引擎发动的气味系木筏上的霰弹所致，照明弹为自动发射升空。此外，在海滩发现一台带有扩音器的录音机。”

施图姆气得脸色铁青，他被哄骗得把他的精锐师的一支重要部队调出了主要战斗。“该死的英国佬！”他低声咒骂道。

天已破晓，德军司令部忙了一整夜，依然一无所获，不明战况。施图姆坐立不安。

“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上校，给我准备一辆车，我要亲自去前线跑一趟。”

“将军，带一辆车是不够的，”威斯特法尔劝道，“您还是照隆美尔元帅过去的老办法，带着护卫车和通信车一同走，这样安全些。”

“不必了，我最远走至预备阵地的第90轻装师师部。布赫丁中校随我一同去即可。”

走到门口，施图姆像是想起了什么，转过身对代理参谋长说：“你最好给统帅部发电，要求隆美尔尽早返回非洲，因为我的经验有限。英军实力如此强大，而我方的补给情况又如此的恶劣，我感到我个人实在没有胜利的把握。”

看着施图姆高大的背影消失在朦胧之中，威斯特法尔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之感。他总觉得将军这最后一段话沉重得像是在交待后事。

## 第七章 帅无情兵困敌阵

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的一片松林中，一幢精巧的白色木房若隐若现。深秋的太阳矍矍眈眈的，远处的群山，近处的松林和房子都涂抹上一层秋天才可以见到的神秘的透明色彩。偶尔，小鸟在山林中啾啾叫一、两声，仿佛不愿惊动这山林中的宁静。

隆美尔身穿宽松的便服，信步走上阳台。儿子正在门口快乐地玩耍着，一会儿就要同爸爸一块儿去森林打猎，这是昨天就说好了的。门旁边草坪的凉篷下，妻子在忙着准备午茶。年近半百的露西仍像当年在舞会上第一次见到时那样小巧玲珑，别有风姿。在一起生活快30年了，隆美尔好像总也无法忘怀初恋时对露西的那股柔情。虽然他身处炮火连天的战场，但每天必定给露西写一封情意绵绵的家书，在残酷的非洲战场尤其如此，即使为作战所羁，只能草写数语，甚至让卫士代笔一句“我很好，勿念”，然而从不间断。现在，他终于又回到妻儿身边了，多好啊！

元帅完全在这田园般的景色中陶醉了，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大自然的清新空气，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油然而生。沙漠的酷暑干燥，无所不在的蝎子、毒蛇和苍蝇，还有那永远在耳边回荡的隆隆炮声，此时此刻都成了一场恶梦。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那种环境中坚持了一年半的时间。他真想永远不再回到那个鬼地方去。

叮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隆美尔的遐想。他有点诧异，谁会把电话打到这里——他的西梅林山庄呢？

“是隆美尔元帅吗？”话筒里传来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焦急的声音，“蒙哥马利昨夜开始向阿拉曼防线进攻了！施图姆将军已经失踪，不知去向。”

“这不可能，”隆美尔脱口而出，“我的情报机构告诉我，英军日前尚无能力发动总攻。是否为一次骚扰性攻击？”

“不，不是的，元帅。他们动用了强大的炮兵和轰炸机支援，显然是一次全面进攻。”凯特尔略一踌躇，问道，“你身体恢复得怎样？能否再回非洲指挥作战？”

“是的，我可以回去。”

“那好，我会告诉你事态的发展，并通知你是否回任。你等消息吧。”

“是！”

隆美尔放下电话。我该怎么跟露西说呢？她盼望这次团聚已经很久了，还有我的儿子曼弗雷德……虽说离开非洲已有一个月了，但由于公务在身，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满打满算还不足20天。

隆美尔缓缓地转过身，“啊，露西。”只见妻子倚在门框正望着他。“我……”隆美尔不知说什么好，她那幽忧的眼神告诉他，她都知道了。

“又要回去吗，埃尔温？什么时候？”她想向他笑一下，但没能笑出来。

“是的，露西。最迟不超过明天早上。”

露西垂下黑黑的眼睛，把头扭了过去。

“别这样，露西，”隆美尔把妻子扶坐到沙发上，轻轻拭去她眼角的泪水，“统帅部仅仅是让我做好这个准备，如果局势没有严重到那一步的话，也许我可以继续休假。”

露西抬头望望他，似乎想说什么。

“要不，我跟元首说，等我一个疗程完后再返回非洲？”隆美尔试探地说道。

“别说了，埃尔温。元首如此器重你，不该让他为难。你去吧，别担心我。非洲需要你。我去给你收拾一下行装。”露西站起身。

隆美尔惊奇地发现，妻子已经平静如常，又恢复了往日的那种仪态端庄、性格坚强的元帅夫人形象。是啊，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生离死别，她早已不是昔日但泽舞厅里的那个娇滴柔媚的纯情少女了。

隆美尔陷入深深的沉思。他长期以来认为罗马隐藏着奸细的怀疑加剧了。在哈勒法山那一仗中，他就明显感觉到英军早已知道他的进攻意图，从俘获的英军俘虏口中证实了他的怀疑：英军司令部是从一位意大利高级官员的手里获得了德军准备进攻防线南端的计划。虽然参谋长拜尔林认为这有待于进一步查证，但隆美尔却对此确信无疑。他同意大利人长期打交道，对这个民族的劣根性太了解了，他们就会唱歌，吃冰淇淋，只喜欢享乐，在战场上就会挖沟，不会打仗。意大利飞行员护送德国轰炸机时，老是指东打西，击不中敌机，反而会把自已人给揍下来。他们的坦克缺乏战斗力，大炮的射程打不出5英里，此外连个战地伙房也没有，常常看到他们向德国士兵讨吃要喝。这是一帮废物，是挂在我脖子上的一块磨石，即使英军步兵仅凭刺刀发起进攻，他们也对付不了。他们干得最出色的就是向英军泄露情报，否则英军怎么会知道我在患病？油轮一艘接一艘被击沉，肯定是意大利叛徒把船只的动向报告了敌人。

他同意9月中下旬回国休养，主要是因为德国国防军中最重要的情报机构——西方国家陆军处提供的一份情报表明，英国第8集团军在11月或12月以前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然后，随着冬季雨季的来临，有可能将进攻延迟至来年春天。如果他知道英军会提前进攻的话，无论如何是不会离开他的非洲集团军的。

不知不觉黄昏已至，夕阳沉下去，带走了山顶最后一抹余辉，屋里暗了下来。隆美尔伸手打开灯，几乎就在同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

“喂，是我。”隆美尔急忙抓起话筒。

“隆美尔，非洲的情况很不妙，”话筒里竟然是希特勒那略微沙哑的声音，“施图姆将军下落不明，估计不是阵亡就是被俘。”

“元首，我马上动身飞往阿拉曼。”

“你的身体支撑得住吗？”

“我想没问题。”

“那么你先到维也纳诺伊施塔特机场待命吧。”希特勒又补充了一句，“除非英军的攻击已到了十分危急的程度，你再动身去非洲不迟。因为我不想让你中断治疗。等我的最后命令，隆美尔。”

“是，元首。”一股暖流涌上隆美尔的心头，还是元首关心我，想得周到。

事实上，希特勒犹豫不决的是，与其在隆美尔身体痊愈之前将其匆匆派回非洲，不如留住他，日后用于俄国战线。这样对德国岂不更好。当晚，他命令驻罗马的德军高级将领冯·林特伦将军收集当天的最新战局分析报告，以便他能最后做出决定。

夜深了，嘈杂的机场安静了许多，只有偶尔的飞机起飞或降落的隆隆声划破这寂静的大地，这声音把隆美尔带回到炮火纷飞的前线。他倚靠在机场



贵宾休息室的松软大沙发上，眼前浮现出妻子娇小、可爱的面容。在他离家同妻子吻别之际，他注意到一丝被抑制的担忧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又深又黑的眼睛里和紧抿的朱唇间掠过。他读懂了这一切。他的每日家书就像给最高指挥官汇报战况一样，她对北非战局的了解一点都不亚于他。他知道，他们夫妻二人此刻的心态是一样的：这一次回去是凶多吉少，而根源就在于那该死的补给供应远远达不到最低需求量。

隆美尔这次回国，除了养病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亲自找罗马和柏林落实补给事宜。他在归国途中，先在罗马稍作停留，见到了墨索里尼。这次隆美尔也是毫不客气，直言相述非洲军的种种补给困难，最后表达了一种无异于最后通牒式的态度：“除非补给数量至少能够满足我所要求的标准，否则我们就会被迫撤出北非。”墨索里尼尽管不以为然，但总算答应在最近的将来调用相当数量的法国船只来为非洲军服务。

当隆美尔向卡瓦莱罗元帅告别时，这位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长官忧容满面地问：“如果蒙哥马利发起进攻，意大利能够指望您立即返回吗？”

隆美尔转身问他的飞机驾驶员：“如果英国兵进攻了，我们需要多长时间飞回非洲？”

“直接飞行需要8小时，途经罗马用10小时，我的元帅。”

“你满意了吗？”隆美尔问道。

卡瓦莱罗点点头，双手用力握住隆美尔的手，说：“谢谢你。”

就在那一刹那，隆美尔突然觉得这些意大利人很可怜。

之后，隆美尔来到在俄国文尼察的希特勒大本营晋见他的元首。他到达时正碰上希特勒在怒气冲冲地宣布解除某些将军的职务，因为他们在高加索战役中没有执行他的命令。正像英国人在阿拉曼阻滞了德国人一样，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顶住了他们。

一年多不见，元首显得苍老了许多，面庞也明显消瘦了。据说希特勒患有高血压症，还忍受着腹泻的折磨。隆美尔怜惜地看着他的元首，他知道，随着严冬的到来，“红军就要完蛋”的信念已开始破灭了。尽管如此希特勒见到隆美尔还是表现出由衷的热情。他对非洲装甲军团的印象非常好。

希特勒戴上他的远视眼镜，一边听隆美尔讲阿拉曼的局势，一边查看着地图。隆美尔很快转入补给问题，详细谈了他的汽油，弹药和兵员状况，坦言相告说：“我已濒于绝境，只有提供足够的、不间断的补给才能挽救北非局势。”隆美尔特别强调了英国人在空中的绝对优势以及英国空军有效的轰炸战术，例举了英国飞机在用美国造的40毫米炮弹击毁他的坦克。站在一旁的空军司令戈林听到他的对手的卓越战绩，脸上挂不住了，马上高声喊叫道：“这不可能，美国只会制造刮胡子刀片！”隆美尔冷冷道：“帝国大元帅先生，我倒希望我们也有那样的刀片。”

隆美尔原以为希特勒会为属下在他面前争执不休而大发脾气，没想到这一次元首倒是相当冷静。他对隆美尔说道：“别担心，我准备竭尽全力支援你。我们一定会拿下亚历山大港！”说着，希特勒拿出一种新式自动推进炮的样品给隆美尔看，这是架在装甲车炮架上的口径为105毫米的火炮，暴露的部分很小。他还向隆美尔介绍了新式虎型坦克的情况，并保证尽早将这些坦克和火炮以及他所需要的全部汽油运往北非战场。此外，最近就可以给隆美尔派去一个“多管火箭炮”旅，共装备有500门火箭炮。

隆美尔当时听了不禁喜出望外。可是，当他在家静养了半个月之久，不

见有什么补给运输的动静的时候，疑虑便越来越大了。他不无忧虑地对露西说道：“我怀疑，元首一反常态地给我做出这么多的许诺，只是为了堵住我的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隆美尔想着，那么，这场阿拉曼战役还未开始打，我们就已经输定了。

这一夜在隆美尔看来是那樣的漫长。希特勒已给机场来过电话，他告诉隆美尔，装甲军团判断英军将在阿拉曼战线展开全面进攻，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艰苦鏖战。因此，希特勒令他刻不容缓地赶回前线，重掌指挥权。隆美尔焦急地盼着天亮，他盘算着先去罗马落实他的补给问题。

“元帅，您回来了，身体恢复得好吗？”第二天上午，在罗马机场迎候隆美尔的冯·林特伦将军关心地问道。

“谢谢你，林特伦。前线情况怎么样？”

“英军经过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之后，已在北部防线突破了一个缺口。第164师和意军的几个营已被歼灭。施图姆将军仍不见踪影。非洲军新任军长冯·托马将军已接过装甲集团军的指挥权。”

“战场油料供应怎么样？”

“很不好，元帅。所存的油料只够3天之用。”

隆美尔不由得火冒三丈，咆哮道，“怎么搞的？我离开非洲时部队的汽油还够用8天，这么多天了，难道就没运进来一吨油吗？”

林特伦抱歉地干咳一声，“您知道，几天前我才休假归队。在我休假期间，后勤补给工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那么你的副手呢？他也休假了吗？”

“当然没有。据说，在过去几个星期当中，一滴油也没有运过地中海，一方面是因为意国海军不肯供给船只，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人击沉的船只数量实在太多了。”

隆美尔不禁仰于长叹，唉，果然不出所料，罗马、柏林给我开了一大堆空头支票，到头来，一张也未兑现。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从的黎波里到最前线，每一辆车只剩下300公里的燃料，即便是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要想作长期的抵抗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作战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参加这样一场战斗，暂且不说能否打赢，至少也得有30天的汽油才行。

“林特伦将军，请你转告意大利当局，必须使用一切可用的潜艇和军舰，把给养物资迅速运给非洲装甲集团军。现在就开始行动。”隆美尔态度坚决地命令道。

黄昏时分，隆美尔回到了装甲集团军司令部。人们暗自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总司令总算又回来了。此时，阿拉曼战役已经进行了48个小时。前线依然炮声隆隆，听起来战斗十分激烈。

“报告司令，英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轻而易举地冲过前沿阵地，占领了我军的布雷区。”托马将军报告说。

“为什么当英军集结进攻时你们不用炮火轰击？”隆美尔厉声问道。

托马看了一眼身旁的威斯特法尔上校。代理参谋长上一步解释说：“施图姆将军下令严禁进行炮击，以免浪费炮弹。”

隆美尔扯开嗓门大叫道：“你们这样做铸成了致命的大错，知道吗！缺乏弹药不等于在关键时刻也不用。这个施图姆……，”元帅像是想起了什么，压低声音问上校：“施图姆将军有消息吗？”

“是的，施图姆将军的尸体已找到。死亡原因是心脏病突发。”

“像他这样一个毫无沙漠作战经验的指挥官怎么能单枪匹马地去前线呢。你应该让他多带些人，或者劝阻他。”

“我跟他说了，但他说他只是去预备阵地上的第90轻装师那里。实际上他是走偏了路线，途中突然遭到第21号高地的英军步兵的打击。同行的布赫丁中校头上中弹，立即殒命。司机旋即掉转头，全速疾驶，企图逃离射击网。慌乱中司机未发现施图姆将军已从车上掉下去。估计就是在那时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

隆美尔沉默了，看得出，他心里很沉痛。

威斯特法尔小心翼翼地汇报说，“司令，我们只剩下了最后3座油库，其中一处位于500英里外的班加西港。”

“我知道了。”隆美尔挥挥手，“你们听着，我们今后几天之内的目标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逐出我方主阵地，重新恢复我们的原有阵地，以避免敌人在我们的防线中间构成一个西向的突出地带。”说着，隆美尔飞快地写下一行字，交给代理参谋长：“马上下达给全体官兵。”

字条上写着：“我再次担任全军总指挥。隆美尔。1942年10月25日夜11时25分。”

一阵激烈的、惊天动地的炮轰之后，沙漠地带刹那间变得异常寂静。明晃晃的月亮高挂在空中，睁大眼睛看着这不寻常的夜景。

“哇，好大的炮声，真是震耳欲聋。我还从来没听到过这种排山倒海式的炮声呢。”英军地雷工兵比尔·肖把捂着耳朵的手放下来，感叹道。

“小伙子，不要说你，就连我也是头一回听到呢。”地雷工兵连连长穆尔少校接话道。

“我跟你们恰恰相反，”刚从远离主战线的鲁韦萨特山脊赶来的工程兵指挥官麦克米康中校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柔和的炮声。那颤动的声音，就像1000只飞蛾在拍翅一样。”

地雷工兵第3连的开路队正在离地雷带500码远的地方待命。他们负责清除北部靠中央地域的埃尔萨山至米泰里亚岭一带的雷区。在他们的北侧，是第9澳大利亚师和第51苏格兰师投入进攻，以开辟另一条北走廊。这一带是威胁性最大的雷区——“魔鬼的花园”，纵深5000—9000码，其中交叉设置着拥有相当兵力的防御点。工兵第3连没有步兵保护，真有一种孤零零的感觉。一发蓝色信号弹腾空升起，穆尔少校一挥手；“出发！”这时，枪炮声又响了起来，这是继炮火压制射击之后的拦阻射击，英军新西兰步兵师进攻的时候到了。

比尔·肖驾驶着装载有沙袋的引导车驶向地雷场边缘。“哒哒哒……，”敌人的机枪扫射过来，引导车被打中，爆炸了。“快趴下，注意隐蔽！”穆尔大声命令道。敌人向他们射击了约有10分钟之久。20分钟后，他们又开始前进了。

“哎呀，不好，通信工具被打坏了。”麦克米康中校惋惜地摸着被子弹打断的电话线和弹孔累累的无线电报话机。

“现在，我们可真是在独立作战了。下面就听你的指示了，我的最高长官。”穆尔不无幽默地笑道。

工兵连进入第一布雷带，紧张的排雷工作开始了。起初，德国人的防御火力不太猛，工兵进展顺利，但夜深后，敌人的抵抗加强了，越来越多的大

炮向着正在布雷区摸索前进的英军士兵、车辆和装甲车射击。开辟通道的工兵处境艰难。布朗利·霍奇基斯的工兵班在第一布雷带遭到猛烈射击，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霍奇基斯只身开辟通道几千码，来到下一个布雷区。不行，已开辟的通道必须及时标示出来，好让部队使用。可是，运送电线和标示杆的卡车还没有到达，怎么办呢？有了！霍奇基斯找到一些电线并从前面的新西兰师那里找来一些标示杆。然后，他在机枪的曳光弹下弯着腰，像猴子一样敏捷地跑到标示杆旁，在通道安全的一侧挂起绿色管制灯。战斗结束后，他从母亲寄来的《伯肯黑德新闻》的一则消息中得知自己获得了军功勋章。

在下一个地雷场，作战更加激烈。地上满是新西兰人和德国人的尸体和重伤员。这个地雷场布置得更加精密，到处是地雷陷阱和绊脚的铁丝。穆尔少校匍匐前进，试图绕过去，突然，他本能地感到事情不妙，他慢慢地抬头望去，借着探照灯光，只见双手离一个S型地雷的触角不到一英寸了，好险啊！他使出浑身的解数，小心翼翼地清除着地雷。按计划要打通两条走廊，一条通往腰子岭，一条越过米泰里亚岭。坦克将于凌晨4时通过这两条走廊投入战斗。届时不论走廊是否打通，第10军的坦克都要夺路而过，在战线以西那一边的开阔地带占据阵地。凌晨3时，穆尔的地雷工兵实际上已经走在步兵的前面了。但是德军的雷区太大了，形势不容乐观。

英军第30军的4个步兵师在宽6—8英里的正面上，向前面3个主要目标地带进攻。第一个目标地带叫做“酢浆草”，它沿米泰里亚山脊的西斜面延伸，然后向西北转向腰子岭（即28号高地）的边缘，接着转向正北。“捷足”计划规定于凌晨3时10分占领这个目标。其次是“皮尔逊”目标地带，该地带从腰子岭的西端向东南延伸，规定于拂晓时由3个装甲旅占领。最后是“小气鬼”目标地带，它在“皮尔逊”目标地带的正西，是装甲部队夺取的目标。

战役打响这天晚上，蒙哥马利早早便睡了。这是他的习惯，与其帮不上前线部队什么忙而只能担惊受怕，不如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第二天指挥作战。

“报告司令，前线战报已陆续到来。”德·甘冈在早上7时准时来到蒙哥马利面前。

“讲！”蒙哥马利精神抖擞。昨夜显然睡得不错。

“到凌晨5时30分，两个重要的走廊基本打通。按照您的命令，第30军各师和第10军的第1和第10装甲师正尾随于步兵之后，分别开入北走廊和南走廊。”

“很好。那么进展如何？”

“不太妙，司令，”德·甘冈又抽出一份情报，“据最新报告，步兵先头部队遭到越来越猛烈的炮火袭击，受到阻滞。虽然第9装甲旅和第2新西兰师越过了米泰里亚岭，但是第10装甲师却被阻挡住，第1装甲师也无法前进。我军坦克被迫停留在米泰亚岭背后，在最大射程距离上与敌交火。”

“我们的谢尔曼坦克的火力难道不足以压制敌人吗？”蒙哥马利不满地皱了皱眉头。

“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我军的进攻场地已成为屠宰场。由于我们大规模的进攻部队拥挤在狭窄的战线上，就像一个剑手在人群中一样，没有施展武艺的地方。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下，步兵迟迟突破不了德军防御区西

边，工兵也没有为装甲部队开辟一条一通到底的通道，装甲部队只好陷在雷区步兵之后的死胡同里等着挨打。德军的炮火封锁了通道的出口。”

难道真的验证了第 10 装甲军军长兰姆斯登的说法——坦克不适于进行这种作战吗？蒙哥马利马上否认了这个说法，不，这只能说明指挥官缺乏旺盛的进攻意志，看来该敲打敲打他们了。

“南翼的助攻怎么样？”蒙哥马利又问。

“一句话，已走入歧途。第 7 装甲师和第 44 师都未能通过敌方布雷区，在那搁浅了。第 13 军的步兵部队已在各布雷区之间您的‘粉碎性’战术展开了血战。”

“听着，弗雷迪，”蒙哥马利果断地命令，“告诉兰姆斯登，让他督促他的师长，如果再畏缩不前，我就撤他们的职，代之以更有力的指挥官。”

“是，司令。”

“今天的作战目标是：一、彻底打通北部走廊；二、新西兰师从“酢浆草”目标地带和米泰里亚岭向南扩张战果。第 10 军的装甲部队紧紧跟上，打出南部走廊。”

德·甘冈转身要走。

“等一等，要命的是装甲师动作缓慢。你直接找第 10 装甲师师长盖特豪斯，命令他必须在第 30 军全部炮兵的支援下，于今晚打到新西兰师的战线之外，进入开阔地带，以便为新西兰师的作战提供保护。”

在步兵尚未完全打通地雷通道的情况下，蒙哥马利规定的坦克投入战斗的时间到了。第 10 装甲军不得不踏上一条长 5 英里、宽如 2 辆坦克的通路。一旦领头的坦克被德军反坦克炮火击毁，狭窄的通路就变成了瓶颈口，后续坦克将进退两难，动弹不得。

第 10 装甲师在南走廊奋力冲杀，冒险冲向德军密集的炮火。行进间多辆坦克触上地雷，发出阵阵爆炸声，接着油箱爆炸，升起团团火焰。离敌人防线越近，德军反坦克炮火就越是密集凶猛，坦克一辆接一辆被炸成碎片，烈焰轰然而起，黑烟滚滚翻腾，坦克乘员即便不被炸死，也会被烧死。

“师长，这打的是什么仗？这不明摆着往敌人炮口上撞吗！”第 8 装甲旅旅长卡斯坦斯忿忿地冲着盖特豪斯嚷道。

“少废话。第 2 装甲旅已在北部走廊杀开通路冲过了布雷区，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勇猛突进，这是蒙哥马利将军的命令，不得违抗。”盖特豪斯气鼓鼓地说。

晚 22 时，敌机的炸弹击中了第 8 装甲旅的“舍伍德游骑兵”。坦克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拥挤在一起。运汽油和弹药的卡车在熊熊烈火中燃烧，成了敌人炮火的极好目标。英军的掩护炮火越来越远离这支被阻滞的装甲部队。卡斯坦斯于 25 日凌晨再次找到盖特豪斯建议说，为了避免更多的伤亡，进攻应当取消。盖特豪斯向军长兰姆斯登作了汇报。兰姆斯登是唯一留任的沙漠老将。经验告诉他，这样使用装甲部队如同送死。他同意下属的意见，并上报了德·甘冈。

德·甘冈听着第 10 军的报告，抬手看看表，时间是凌晨 2 时 30 分，正是蒙蒂酣睡的时候。怎么办？这位司令有一条严格的命令，睡觉时不准人叫醒他。他不止一次地对他身边的参谋人员说：“明智的指挥官应当只看很少的文件和书信；他不应为了处理他的军队的事务而熬夜；在晚上，他应当吃完晚饭后就回他的帐篷车，以便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问题。保持头脑清醒是

十分重要的。”他刚来第8集团军时，下属不了解他的脾气，曾在拂晓叫醒他，报告各种情况。蒙哥马利为此大发雷霆。对于总司令的这条“戒律”，德·甘冈不敢苟同，要知道，在战争中大多数紧急情况都发生在夜里。”

德·甘冈很清楚，第10军的报告事关重大，必须当机立断，立即解决。这次对不起了，司令，我可要破一回例了。

“立即通知第30军军长利斯和第10军军长兰姆斯登，务必于凌晨3时30分之前赶到司令部，蒙哥马利将军将亲自同他们面谈。”德·甘冈下达了命令。随后，他来到司令的卧室，唤醒他，将情况作了简要汇报。从蒙哥马利那满意的神态上，德·甘冈知道自己做得很对。

两位军长准时来到蒙哥马利的篷车里。在昏暗的灯光下，蒙哥马利正在仔细地审视着墙上的地图。

“二位辛苦了，请坐吧。”司令平静地同军长们打着招呼，并让他们先谈谈情况。蒙哥马利认真听着，偶尔提一两个问题。

兰姆斯登，这位平日英俊潇洒、快乐迷人的装甲将军此时显然不大满意他的装甲部队所承担的任务：“装甲部队必须撤下来，它不适合于进行这种作战，伤亡太大了。”

“可是我说过，我准备接受重大伤亡，只要部队能冲出走廊，到达开阔地。”蒙哥马利毫不理会兰姆斯登的意见。

“你知道前线作战指挥官盖特豪斯的意见吗，司令？”兰姆斯登针锋相对地说，“他早就说了，即使他手下的坦克能够成功地突过布雷区到达米泰里亚岭南麓，它们也会被德国反坦克炮炸个稀巴烂。隐蔽在工事里的德军反坦克炮正等待着这样的射击目标呐。暗，就是那种威力无比的88毫米两用反坦克炮。”

“那么你们的意思是想退出战斗？不干了？”

“当然不。我们想办法将坦克从危险的走廊地带撤回，并在米泰里亚岭背后重新编队。待到第30军的步兵和工兵突破德军防线打通道路之后，装甲部队再投入战斗。”

“噢，保存自己的力量，让步兵去冲锋陷阵，流血牺牲。”说着，蒙哥马利意味深长地看了利斯一眼。

“你……”

“我是说，我的计划必须贯彻执行，绝不允许撤退。”

“那请司令亲自打电话同盖特豪斯说吧。”

蒙哥马利当即拨通了第10装甲师师部电话。

“什么？你在什么地方？”蒙哥马利一声尖叫，把在场的将军们吓了一跳。

司令的手指在地图的某个位置戳点着，一旁的德·甘冈全明白了，盖特豪斯的指挥部距前线10英里之遥，难怪司令要发怒了。

“不像话！你这个懦……”

德·甘冈急忙拽拽蒙哥马利的衣袖，不让他骂下去。凭他对这位师长的了解，他知道他绝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盖特豪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坦克部队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他就担任英国远征军唯一的坦克团的指挥官，在欧洲作战。就是这位亚历克·盖特豪斯，在“十字军”战役里，坐在坦克顶上指挥火力极弱的蜜蜂型坦克，在西迪—雷日弗一带与敌交战。这位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英

雄，由于作战英勇曾 4 次荣获勋章。这一切，蒙哥马利当然不知道。尽管他把那个刺激人的字眼咽了回去，但仍然怒火未消地命令盖特豪斯：“立即赴前方指挥战斗。你必须从前面，而不是在后面，带领你的师打出去！”

“不知司令此话怎讲？”师长的口气不那么恭敬，“我的确在前面。我刚从我的前线战地司令部赶回来接电话。我正想告诉您，司令，我拒绝盲目消耗自己手下的兵力。我的这支精锐部队的任务应是在地雷排除后穿越雷区，前去摧毁隆美尔的坦克部队。”

“不必再说了，”蒙哥马利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我已告诉你的军长，既定的计划不能改变。你还是想想如何执行吧！”

蒙哥马利放下电话。“我再重复一遍，”他冲着两位军长说道，“我的命令不变，我的计划也不准变动！回去执行去吧。”

“是，司令。”

“你等一下，兰姆斯登将军。”

蒙哥马利走到桌旁，倒了一大杯白开水，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镇定了一下情绪。

“军长阁下，”蒙哥马利缓缓地，然而却不容分说地说，“我决心让各装甲师从布雷区打出去，进入开阔地带，以便机动作战。当前任何迟疑或动摇都会使整个战局毁于一旦。恕我直言，假如你本人，或第 10 装甲师的指挥官不为此奋战，那么我将任命他人来指挥这场战斗。”

“明白了，司令。”兰姆斯登不动声色地回答，然后咔嚓一个立正，转身走出门外。这个小老头儿的确厉害，他想，看来，我们这些沙漠装甲老将们过去习惯于对上级命令评头品足的做法可以休矣。在这样的司令面前，只有服从，没有抱怨的份。

黎明时，英军先头装甲旅已设法穿过布雷区，突进到 2000 码外的阵地上。接着又传来捷报：新西兰师的第 9 装甲旅也已冲过雷区，到达指定目的地，占领了腰子岭，并在付出极大的代价后粉碎了德军妄图摧毁其突出部的企图。由于装甲先头部队楔入敌军防线后建立了对付其装甲部队反攻的阵地，蒙哥马利现在可以集中全力指挥步兵部队实施“粉碎战”了。一支又一支英军部队投入进攻。战场上人山人海，越来越混乱。数以千计的炮弹和炸弹不断爆炸，滚滚的浓烟和迷雾笼罩着整个战场西南面。担任“粉碎战”主攻的新西兰师陷入了异常激烈的苦战，最后终于失败了。于是，蒙哥马利便把上攻任务转交给北面沿海附近的澳大利亚师。该师于 10 月 25 日晚出击，实施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进攻，逼近了海岸公路。除此之外，英军在这一天未取得什么重要进展。第 8 集团军的进攻势头逐渐减弱了。

“哎，我说参谋长，咱们司令怎么啦？那副神情简直令人可怕。局势很严重吗？”一名作战参谋神秘地向德·甘冈打探道。

蒙哥马利下达命令从不用书面形式，总是亲自面谈，所以，司令部的参谋军官一天到晚都能与他见面。

“伙计，不该知道的就别去打听。快去忙你的吧。”

德·甘冈当然比谁都清楚“那副神情”：那双冷酷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失神地瞪着，狐狸般的面孔拉得更长了，说话语调也更加狂躁了，还有那对待不断增长的部队伤亡的“外科医生的无情”，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10 月 26 日整整一天，蒙哥马利在他的司令部里闭门苦想，他该怎么办？局势不妙啊！开战 3 天来，部队损失了 6000 多人，被摧毁的坦克约有 300

辆，超过隆美尔拥有的坦克总数。坦克手只剩下 900 多名。成问题的是步兵，由于打得是一场步兵消耗战，蒙哥马利实际上已没有步兵后备队，所有的步兵师都部署在前线了，特别是新西兰师和南非师，几乎没有得到兵员补充。最糟糕的是，尽管付出如此代价，仍然未达到预定在 24 日要实现的目标。怎么办呢？蒙哥马利似乎真有点江郎才尽了。



## 第八章 欲破僵局再“增压”

“轰隆隆……”，巨大的炮声将隆美尔从睡梦中惊醒。好一会儿他才醒悟过来，这是他返回阿拉曼后度过的第一个夜晚。他看了看手表，此时是凌晨4时1刻。昨晚，英军加强了对德、意军防线的炮击，密集的炮火打了整整一夜。记得最后一次看表已是凌晨1时，他强迫自己入睡，不再考虑问题。炮声汇集成一阵持续不断的雷霆般的轰鸣，隆美尔再也睡不着了。他翻身下地，回到指挥车上。

“立即开往前线。”隆美尔命令道。

“报告司令，英军在整个夜里凭着炮兵的掩护，一直在向我军实行突击。有些地方他们打了500发炮弹，我们才回敬一发。‘魔鬼的花园’已被炮火摧毁。装甲师的主力都早已开上最前线。我们暂时阻止了敌人，但无法击退他们。英国人的夜间轰炸机也不断地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非洲军军长托马将军汇报着。递过来一架望远镜。

“告诉瓦尔道将军，就说是我的命令，让他立即派大批俯冲轰炸机支援陆军作战。”隆美尔拿起望远镜观察英军的调动和布署，他清楚地看到英军正在28号高地——腰子岭挖筑工事。

“怎么，28号高地已被英军占领了吗？”

“是的，司令，午夜过后不久，英军就攻下了这个高地，援兵也已陆续集中在这里。”

“看这阵势，英军要以此为基地，很快继续发动进攻，以便扩展他们在雷阵以西的桥头阵地。不能让他们的企图得逞。我命令你，现在就派第15装甲师和部分意军，在炮兵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第28号高地反攻。”隆美尔下达了命令。

到前线转了一圈，隆美尔确信，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战线北部。于是，下午他就开始将后备队从南部防线调集过来，包括第21装甲师和炮兵主力部队。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如果他的判断失误，部队就再也调不回去，因为装甲部队的汽油已快耗尽。

下午3时，隆美尔亲自在阵地北部指挥非洲军对腰子岭发起一系列凶猛的反攻，但未能得手。英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开到腰子岭28号高地，隆美尔命令炮兵加强火力，阻止英军的调动，可是由于缺乏炮弹，炮兵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为争夺每一寸土地，双方展开了残酷的拉锯战，战场上血流成河，尸积如山，黄昏时，隆美尔盼望的俯冲轰炸机终于飞临战场上空，企图攻击向西北方向运动的英军汽车纵队。突然，60多架英国战斗机飞来，对这些低速轰炸机实行拦截射击。意大利飞机慌乱中将炸弹投到自己部队的头上，然后急忙逃走。德国飞机则冒着密集的高射炮火力，继续作战，结果损失惨重。数不清的英国曳光炮弹，在空中狂飞乱舞，纵横交错，天空变成了一片火海。

天黑了，隆美尔垂头丧气地回到指挥所。经过一整天的战斗，虽然收复了腰子岭东、西两侧，但高地仍在英国人手里。不过，隆美尔也看出，蒙哥马利行动谨慎，进攻势头不是很猛烈，只要集中所有的装甲部队，很可能一举挫败英军的进攻。因此，尽管燃料补给情况不佳，他还是把第21装甲师全部从南边调到北部。隆美尔很清楚，即便就在北边打一场歼灭战，以他现有的补给状况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能零星派出坦克部队分别向英军的突出部进攻。这种分散兵力的危害隆美尔不是不知道，可是，油料不足，他没有别

的办法。晚上，又一封告急电报飞向元首大本营：“若不立即改善补给情况，我们就将失败。”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隆美尔对补给状况的改善并不抱希望。

这一整夜，英军的轰炸机一直在攻击，投掷炸弹的呼啸声，落地后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德军司令部营地被震得尘土飞扬，房屋摇摇晃晃，好像随时都会倒塌一样。半夜两点钟的时候，英军在北部地区又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炮弹同炸弹交织在一起，仿佛演奏一曲和谐的奏鸣曲。夜空被照得通亮，许许多多巨大的铁块崩裂开来，纷纷落下，只觉得沙漠在摇晃，下沉，融解，广阔的空间像大海一样在翻腾。

天亮之后，隆美尔下达命令：所有部队应尽量利用一切可用的火炮，把英军的攻击兵力钉在原地。同时，第90轻装甲师向28号高地发动逆袭；第15和第21装甲师以及部分意军，则分别向两雷区之间的英军阵地攻击。

从拂晓到黄昏，战斗又持续了一整天，德军进攻达5次之多，均遭到英军火力的强大反击。英军依靠坚固防御阵地和性能优良的坦克及反坦克炮，一次次击退了隆美尔亲自督战的进攻。

晚上，隆美尔端坐在他的办公桌旁，面前摊开了信纸，准备给他“最亲爱的露”写信了。他心情沉重，头一次感觉到自己肩上的压力之重。给妻子写些什么好呢？连续两天亲临战场指挥作战，隆美尔深切感到他的对手从各方面都要胜他一筹。英军的夜战能力及娴熟的扫雷技术表明，他们在开战之前受过严格的训练，否则决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还有他们那使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弹药补给、空军配合作战的技能，特别是第一次出场的谢尔曼坦克的优良性能，都是德军望尘莫及的。据说谢尔曼坦克是新近从美国运抵非洲的。实战证明，它比德军所有型号的坦克都好。它射程远，可在2000—2700码的距离上对德军的反坦克炮、高射炮和坦克射击；装甲厚，德军火力无法穿透它。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一推，进来了威斯特法尔上校。

“好消息，司令阁下。”他兴奋地举起厚厚的一份电文。

“哪来的？”隆美尔伸手接过来。

“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

隆美尔疑惑地拆开电文，是关于补给事宜。

原来，林特伦在罗马机场见到隆美尔之后，即找凯塞林元帅作了汇报。元帅马上着手办理。他见了墨索里尼，让他给意大利海军总司令下命令：集中所有可用船只给非洲军运送油料和弹药，不得延误。

凯塞林在电报中通知隆美尔：“满载油料和弹药的一支小型船队（5艘船）可望在72小时之内抵达你处，而且不会再遭到船沉海底的厄运。因为从西西里到北非的整个地中海海面大雾弥漫，英军无法发现船只动向。”

“电报昨天就发出了，”威斯特法尔提醒道，“这样我们最多再等两天。”

“真是天助我也！”隆美尔一拍桌子。只要我的装甲部队加足了油，备齐了弹药，对北部英军展开一场大规模坦克反攻战，给它狠狠的一击，不愁扭转不了败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再坚持二三天，顶住敌人的进攻，同时，抓住机会痛击敌人。传我的命令，上校，将南部地段的剩余德军和另一半炮兵主力全部调往北部，在那里集结所有机械化部队，准备明日发动反攻。”

“可是，这样一来，南部就剩意大利阿里提师的部分兵力了。这个师早已在北段防线被打垮了，靠他们这些残兵败将防守南段，能行吗？”威斯特

法尔有些犹豫。

“记住，英军的主攻方向在北部。当务之急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英军挡在我们的主防线之外，并扫平他们在腰子岭时刻威胁着我们的突出阵地。在补给船抵达前，我就必须做好部队调动准备。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执行去吧！”

第二天上午，英军又在北段发动了3次进攻，均被德军装甲部队击退。但德军也损失了很多坦克。中午，隆美尔接到前线报告，英军已将大量装甲兵力集中在第1雷区前，估计是要在这里进行决定性的突击。

不行，不能等着挨打，必须抢先进攻。隆美尔决定，马上集结所有兵力，选择英军薄弱部分，于下午背着落日的余辉，发动猛烈反攻。正当德军企图集结兵力发动最后攻势之时，英国皇家空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再度加入战斗。在两个半小时内，出击的轰炸机在3英里宽、2英里长的德军部队集结地区共投下80吨炸弹。德军进攻还未开始就已被击溃。

消息传来，隆美尔简直绝望了。他已完全丧失主动权，再无力量进行一次集结了。他想，下面就看这支船队能否顺利到达了，否则连撤退的油都没有了。怎么？撤退？看我这脑子，怎么竟然想到了撤退。不！不能撤，我们还有希望，运输船很快就要到了，到那时……

夜已经很深了，丘吉尔首相还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沉思。桌上放着刚送来的“超级机密”情报，团团烟雾几乎遮掩得看不清电文了。不过，首相可以把它倒背如流：满载油料和弹药的一支小型船队（5艘船）可望在72小时之内抵达你处……。这正是隆美尔收到的那同一份电报。军情6处空军情报部主任温特博瑟姆那焦虑的声音还在首相耳边回荡：“哪一个更重要些？打败隆美尔还是保护‘超级机密’？”是啊，哪一个更重要呢？丘吉尔也在犹豫。

保守“超级机密”一直是英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最重视的问题。为此，保密部门专门做了种种规定，并一直得到严格遵守，例如“超级机密”情报不准形成文字，只能由专人口头传达给英军战场指挥官，而且大多数指挥官并不知道情报来源；此外，由于德国人有可能从英国对抗措施的有效程度上推断其密码已被破译，因此，所有“超级机密”情报都要伪装成来自其他渠道，如间谍，德国和意大利的叛徒、俘虏，缴获敌方文件，纳粹人员的疏忽轻率等等。如果没有合适借口，宁可不使用“超级机密”！

现在，“超级机密”透露，意大利就要给隆美尔运去补给品了，而阿拉曼之战正打得胜负难分，这对于非洲军无疑是雪中送炭。显而易见，必须阻止他们。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次的截击行动有可能暴露“超级机密”。往常除了从“超级机密”获悉轴心国运输船情况以外，还必须派侦察飞机现场侦察之后，再采取攻击行动。目的是让敌人相信，英军通过空中侦察，而不是密码破译来频繁而准确地袭击德、意船只的。当然，这一次是行不通了，5艘船在浓雾重重的大海上，又是航行在5个不同方向上，却同时遭到截击，这无论如何也让人难以相信是空中侦察的杰作。那么，就让这些船只顺利抵达非洲吗？隆美尔得到这批物资，即便没有粉碎“捷足”行动，也会减弱其效果，开战3天来的僵局已经够让丘吉尔心焦的了。

丘吉尔反复权衡利弊，终于定下决心：为了北非战役的胜利，冒一次风险。地下令击沉这些运输船。

一小时后，作战指令下达到马耳他岛英国空军基地。10月27日黎明，英国20架“博福茨”和“比斯利”飞机从马耳他岛机场起飞，在大雾笼罩的

托卜鲁克沿海海面截住了第一艘意大利船“普洛塞皮纳”号。在强大的护航队的打击下，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了6架飞机，但“普洛塞皮纳”号也被击沉了，在托卜鲁克西北部雾气腾腾的海面上空，英国“惠灵顿”轰炸机借助照明弹发现了“的黎波里诺”号油轮，并将它击沉。随行的“奥斯蒂亚”号船于28日凌晨被鱼雷击中。同时，“博福茨”飞机在托卜鲁克以北60海里处发现“扎拉”号船，用鱼雷击沉了它。同行的“布里奥尼”号船设法抵达托卜鲁克港，但在它卸货（燃料）之前，也被击沉了。

“什么？”隆美尔怒气冲冲拍案而起，“这怎么可能？5艘船在一昼夜之间全部被击沉？我倒想知道在浓雾弥漫的情况下，英国人是怎么发现这些船的！”

隆美尔满腹狐疑，想了想，转身对威斯特法尔说：“马上给凯塞林元帅发电报，要求他调查一切可能的泄露渠道——无线电通讯，意大利的叛徒，文件失密，”隆美尔迟疑了一下，补充道，“还有，艾尼格马系统是否安全。”

电报很快被“超级机密”截获，并送到伦敦温特博瑟姆的手中，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必须转移德国人对艾尼格马密码的怀疑。温特博瑟姆马上找到军情6处处长孟席斯将军，向他建议，让开罗的情报人员用德国人已破译的密码给虚构的意大利间谍组织发送电报，感谢他们提供的船运活动的情报，并许诺给他们加薪。

“司令，罗马方面已回电，”威斯特法尔向隆美尔报告，“经查证是一伙意大利人干的。调查审讯已经开始。”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隆美尔的情绪已低落到极点，甚至懒得多说一句话。他寄予极大希望的运输船已经全完蛋了，甚至用飞机从克里特岛空运燃料这种万不得已的办法，也因为从马莱迈起飞的“容克”52式运输机遭到攻击而受阻。德军等待的英军的主攻还没有开始，可是德军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机动能力。看来我们只得听任英军一点一点地把我们蚕食完毕。

隆美尔长叹一声，随后，向指挥官们发布命令：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必须绝对服从命令，每一个人都必须战斗到底。凡临阵脱逃或违抗命令者，无论其职位高低，一律军法论处。

开往北非的意大利船队沉入海底了，“超级机密”也保住了，可是丘吉尔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起来。“捷足”行动开始5天了，强大的英军仍在打消耗战，伤亡几近1万人，进攻似乎并未超过原来的战略突破点。这些都是丘吉尔始料未及的。他满以为经过对中东司令部的一番整顿，换上了精兵强将，又有强大的空军及物资支援，打败强弩之末的隆美尔军团应该是十拿九稳的。所以，战役一打响，他马上给罗斯福总统发了一封信心十足的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埃及战役于伦敦时间今晚8时开始。陆军全部兵力将投入此次战役。我将随时向你报告战况。在埃及打一次胜仗对我们的主要事业将极为有利。你在托卜鲁克那个黑暗的早晨给我的那些“谢尔曼”式坦克和自动推进炮，均将在这次战役中大显身手。

可是仗打成现在这个样子，让他拿什么向总统报喜庆功？首相越想越气恼，狠狠地掐灭了烟头，拿起电话通知帝国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明天

中午召开参谋长会议，讨论有关北非阿拉曼战役情况。另外，告诉中东司令部，让他们立刻去第8集团军了解战况。”丘吉尔好像怕布鲁克不明白，又补充道：“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采取措施。”

军政要员参加的这个军事会议气氛沉闷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前线有消息传来，蒙哥马利已从火线上撤走几个师，这引起伦敦的一片恐慌：怎么，这一仗我们又要输了吗？

“蒙蒂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已经停止战斗了？”丘吉尔叫着蒙哥马利的爱称，但口气已明显不满了。

“这不可能。昨晚22时他们还向德军发起进攻。我们的空军也一直在战斗。”布鲁克解释道。

“就是那个‘一会儿突击这里，一会儿突击那里’的进攻吗？”不知是谁不无讽刺地插了一句，引起窃窃笑声。

“我了解蒙蒂，”布鲁克像是没听见人们的嘲笑，“他不是那种轻举妄动的指挥官。不打仗则已，要打就打胜仗。”

“可是，这几天他什么事也没有干成，”首相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了，“现在却从前线撤走他的部队。如果他打算使一场战役半途而废的话，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他能在7天内突破敌人的防线呢？”

“是啊，今天已是第6天了。”会场一片附和声。

布鲁克辩解说：“蒙哥马利正在策划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在这之前，会出现相对的平静。因为他需要准备，需要重新部署。”

然而，这纯粹是自圆其说，连布鲁克自己也不相信。

“难道我们就找不出一个能打赢一场战斗的将军来了吗？”丘吉尔满面通红地说。

身为最高军事长官，布鲁克当然知道战场出现僵局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这种原以为胜券稳操的战斗。在会上，布鲁克针对丘吉尔以及其他内阁成员的责难为蒙哥马利作的辩护，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他消沉地回到办公室，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被一种绝望的孤独感折磨着。

两天了，没有接到蒙蒂的信。这是孤寂而又焦虑的时刻。我的蒙蒂，你可从来没向困难低过头，也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你，这一次要出现例外了吗？布鲁克忘不了英国远征军赴法国作战期间，蒙哥马利的出色表现。

那是在1940年5月28日，严重的事件发生了。由于比利时国王向德国投降，布鲁克的第2军扼守的防线左翼与法国的重机械化师之间（原由比利时军防守）出现了一个缺口。这是唯一有防御工事的战线，如果被德军突破，其灾难性后果将远比后来隆美尔攻占托卜鲁克要严重得多。因此，布鲁克命令当时的第3师师长蒙哥马利立即带领在鲁贝处于危险境地的第3师脱出身来，前去堵住这缺口。

这在当时任何人看来都是一道无法执行的命令。因为这是一种战争中最难以实施的战术机动，即绕过进攻正面实施翼侧强行军。在一夜之间，蒙哥马利心须把第3师从鲁贝当面的阵地上撤出来，搭乘运输工具，在黑暗而狭窄的道路上向北转移约25英里。然后，在拂晓前挖好战壕，准备迎击预计德军将要进行的旨在冲过约瑟河、切断通往敦刻尔克的道路的大规模强攻。

这次转移要在岌岌可危的战线后方仅几千码的地带进行，确实让人捏一把汗。布鲁克整整一夜都在不安地注视着蒙哥马利的进展情况。拂晓时，布鲁克来到原比利时军防守的战线，惊讶地看到蒙哥马利已经占领阵地，布鲁

克如释重负，蒙蒂已经像往常一样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在 1940 年能够如此有把握地、无懈可击地完成这种机动的少将，在英军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要归功于蒙哥马利在平时注意对部队进行训练，而这是英军某些军官所不屑一顾的。

也就是从那时起，布鲁克开始把蒙哥马利看成一个具有非凡前程的高级军官。

敦刻尔克撤退开始后，布鲁克奉伦敦的命令先行一步回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蒙哥马利来代理军长一职，尽管蒙哥马利在他属下的 3 个少将中是年资最浅的一个。告别时的情景令他终身难忘。布鲁克当时情绪很激动，部队尚未撤退完毕，要丢下他所珍爱的部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他们面对面地站在沙丘上，布鲁克抑制不住自己，佝偻着肩背，老泪纵横。蒙哥马利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劝慰着，设想着他们胜利时重逢的那一天……。

正是在那战火纷飞的法国战场和险象环生的敦刻尔克撤退中，布鲁克同他麾下的两个师长——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结下了生死之交。正是由于他在那些关键的日子里对这两位将军的赏识，才导致他在中东司令部改组之际，力荐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担任重要职务，并且总是十分坚定地支持蒙哥马利。

可是现在，他的蒙蒂到底在干什么呢？

“报告司令，中东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他的参谋长麦克里里少将，还有国务大臣凯西一行前来视察。”德·甘冈推门进来说道。

“噢？怎么事先没打招呼？”蒙哥马利正在审阅一份写着代号“增压”的作战计划，对此事他有点诧异。

“事情明摆着，对于我们重新调整部署，伦敦感到惊惶不安。”

蒙哥马利一拍后脑勺：“唉，我真是太大意了。真想不到，我自认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军事行动，竟会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上司面前。”

接着，他又显出善解人意的样子：“也难怪，他们远在伦敦和开罗，对前线局势只能凭印象作出判断。快把他们请到作战室去。”

在那个阴郁的日子里，经过一整天的周密思考后，蒙哥马利的头脑清醒了，行动计划明确了。26日中午，他即发布了第一组命令：命令高地师继续在第一目标地带内扫荡；命令澳大利亚师准备在 28 日夜间向北作第二次进攻；在此期间，第 30 军除了协助第 1 装甲师推进到腰子岭以外，将不进行任何重大战斗；第 7 装甲师则继续休整。后 3 天行动的主要精神是，各部队养精蓄锐，只进行小股部队的袭击战。因为此时蒙哥马利正在酝酿一个新的大规模进攻。他决定实施一次机动，并通过重新部署部队，建立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便于实施猛烈的最后打击。

蒙哥马利笑容满面地走进作战篷车。

“看他的样子不像打了败仗。”凯西咕嘟了一句。

亚历山大正襟危坐，含笑不语。这是他早已料到的。

蒙哥马利先介绍了作战形势，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战斗的进展情况，我已于 27 日开始抽调一些师留做后备队。具体做法是，让开战以来一直担负主攻的新西兰师撤到休整区域，把本战役中尚未参加过激烈战斗的南非师和印度师从侧翼调往北边补缺。由于隆美尔已将其全部装甲部队调到我们的北部走廊对面，为减少伤亡，我已把该地区作为防御正面，那里的第 1 装甲师也抽出来作为预备队。诸位想必急于知道，我重新部署部队加强后备力

量的目的何在。”

凯西死死盯着蒙哥马利，生怕漏掉一个字。

蒙哥马利皱了皱眉头，咳嗽了一声，麦克里里赶紧知趣地掐灭了烟头。

“这就是，实施决定性的最后打击。我把这个新计划称作“增压”作战行动。在澳大利亚师占领北面更多的地盘后，派出经过加强的新西兰师来突破海岸上的，也就是原来的北部走廊稍偏右处的德军防御工事，从而打开一个缺口让第 10 装甲师开进，穿过开阔的沙漠，绕到德军阵地的后面并将其消灭。”

来访者们瞪大的双眼顺着蒙哥马利的手势在地图上移动着，一个个露出满意的微笑。

“我看，突破点可以再往南一些，避开敌人组织严密的防御阵地。”麦克里里提出自己的见解。

“是的，是的，可以考虑。我们的参谋官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北部雷区既深又密，德军的准备也更充分。”蒙哥马利点头称是。

凯西清了清嗓子说道：“你知道，蒙哥马利将军，我们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向你转告伦敦的有关意见，并从你这里了解到真实情况。”

“请讲吧。”蒙哥马利不动声色。

“伦敦方面确实有些担忧，认为‘捷足’行动进展不够快，有点迟缓误事。”

“我一直预计要打 10 天的混战，现在刚过了一半。”

“那么请问，你的下一个“增压”作战要打几天呢？”

“4 天，”蒙哥马利毫不犹豫地答道，“4 天足够了。而且，它将大获全胜，并带来我们所需要的决定性胜利和转折。”

亚历山大将军频频点头：“很好，蒙蒂，就按你想的去做吧，我们都支持你。伦敦方面由我去解释。”

凯西向德·甘冈招招手，把他叫到一旁问道：“你对于战局如此发展，是否感到很满意？”他显然是想从政治角度了解德·甘冈的看法。

“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先生。”德·甘冈却未能领会上司的意图，只是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他。

凯西稍加沉思，又说道：“尽管如此，我们需要给首相发封电报，使他在思想上对失败有所准备。”

“如果你发那种电报的话，我敢说你的政治生涯就会结束。”德·甘冈一点也没客气。目送着客人们满意离去的背影，蒙哥马利意味深长地对德·甘冈说：“有一些关于隆美尔部署的新情报，这意味着一个变化。”

“是什么，司令？”

蒙哥马利看看他的沙漠专用手表：“这样吧，吃过午饭你到我的作战篷车来。”

“情报处处长威廉斯刚给我送来情报，德军第 90 轻装甲师已调到北部。”蒙哥马利一脸的喜悦。

“确实可靠吗？”德·甘冈有点不放心。

“没错。澳大利亚师在昨夜的进攻中发现，与之交战的德国部队为第 90 轻装甲师的第 155 战斗群。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弗雷迪？”

“这说明隆美尔的全部精锐部队已投入了北面作战地段，更重要的是，这表明隆美尔现在手头已没有德军预备队了。”德·甘冈不假思索地回答。

“完全正确。噢，不，我纠正一小点，更重要的是你所说的第一点，全部德军已调往北部战区。还记得威廉斯原来提到过的德、意部队“交叉部署”的问题吗？”

“当然记得。”

那是在修改“捷足”作战计划期间，威廉斯曾向蒙哥马利提到，由于隆美尔不信任意大利部队，因而将德军与意军交错地配置在一起。如果能把它们分隔开，那么突破纯由意大利部队构成的正面就不成问题了。

“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蒙哥马利接着说道，“你看这里的地图，他们之间的分界线恰恰在我们原来的北部走廊的北端。因此，我决定立即改变计划，像麦克里里建议的那样把“增压”作战的出击线向南移动，让新西兰师进攻德、意部队的接合部，同时进攻战线正面的意大利部队。你认为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司令。我马上打电话告诉麦克里里将军。”

“另外，你通知第30军，让澳大利亚师仍加紧进攻海岸，给敌人造成我们要沿着海岸公路线发动决定性进攻的假象。”

“是，司令。”

夜色朦胧，淡淡的月光投洒到海岸公路上，十几辆大小汽车正轰鸣着沿公路向西驶去。隆美尔坐在他的指挥车上，浓眉微耸，双唇紧闭，嘴角边的线条更深了，显出一副严厉的神态。坐在一旁的威斯特法尔上校知道，元帅的心绪很乱。

自昨天中午起，隆美尔就获悉英国装甲部队在腰子岭一带集结。他估计，蒙哥马利再次企图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可是，整个下午没有动静。隆美尔想先发制人地发起反击的企图也被英国空军的一通轰炸给粉碎了。晚9时，来势凶猛的英国炮火开始轰击腰子岭以西地段，紧接着数百门火炮又集中轰击腰子岭以北地区。一小时后，英军沿海岸线的进攻开始了。据前线部队报告，进攻部队是澳大利亚师，这是曾死守过托卜鲁克的作战英勇的英军精锐师。隆美尔把剩下的所有火炮都集中起来使用，才暂时打退了这次进攻。然而，异常激烈的战斗持续6小时后，德军被打垮了。与此同时，隆美尔同他的集团军司令部不得不踏上西撤的道路。

这一夜，隆美尔和他的司令部官兵是在海岸公路度过的。这里离前线已有一段距离了，但仍能看到炮口连续不断地发出闪光。炮弹在黑暗中爆炸，雷鸣般的炮声不断在耳边回响。英国夜航轰炸机编队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把炸弹扔到德军头上。降落伞照明弹照亮了整个战场，就像白昼一样。

司令部一行抵达原作战指挥部旧址已是午夜过后了。隆美尔全无睡意，一个人来到海岸边踱步，他要好好理一理思绪。战局会如何变化？下一步该怎么办？在英军进攻的压力下，能否继续抵抗一阵，对此隆美尔是有疑问的。何况英军真正的大规模进攻还未开始，压力会继续增加，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吗？当然不行，要寻找一条生路。那么，主动向西撤退？

隆美尔头脑中第一次想到撤退，他试图想点别的办法，但是，撤退这个字眼的诱惑力太大了，无法把它从脑子里驱逐出去。

不过，撤退势必要丧失大部分非机动化步兵兵力，其原因一方面是摩托儿部队战斗力有限，另一方面，所有的步兵本身又都已经卷入战斗，难以迅速脱离战场。那么，就打消这个念头，再试着以顽强的抵抗迫使英军自动放弃攻击？唉，成功的希望渺茫啊。



又是一阵沉闷的炮声传来，将隆美尔的思路拉回到眼下面临的实际情况上来。如果今天上午他们就发起大规模强攻呢？所以还是做两手准备为好。撤退时要尽量把坦克和武器装备撤出来，以利于再战。

权衡再三，隆美尔决定，假如今日上午英军压力过大的话，就要趁战斗尚未达到高潮时，向西撤往富卡防线。

此时东方已经破晓，隆美尔不觉一阵倦意袭来，可是他不能睡了，谁知道白天等待他的是什么呢？

上午，英军在强烈炮火的掩护下，继续进攻德军阵地，并取得小范围的胜利。但隆美尔所预料的主要攻势在 29 日这一天并没有来到。于是，隆美尔抓紧时机，小心翼翼地瞒着他的意大利上司，开始策划西撤的计划。

下午，隆美尔把威斯特法尔召到他的司令部内，一言不发地用红笔在地图上圈了一道。

威斯特法尔马上心领神会：“您是说我们将撤到阿拉曼以西 60 英里处的富卡防线？”

“是的。因为眼下阿拉曼战线北部已经不在我们手中了，所以，我们必须富卡为部队准备另一条防线，以便伺机撤到那里。你看怎么样，上校？”

“我看是可行的。富卡像阿拉曼一样，也是一个理想的防御地域。特别是南边的卡塔腊佳地的倾斜度较大，英军绝不可能从侧翼突破。”

“对，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另外，所有非作战部队可以撤到富卡以西更远的地方，比如马特鲁地区。”

威斯特法尔惊讶地看了一眼元帅，他是怎么了？准备更远的撤退，要一撤到底吗？这在无帅的经历中可是前所未有的事，他的信条一直是“前进，前进，勇猛前进”啊。

“撤退的事宜是否需要向最高统帅部或元首本人报告？”威斯特法尔小心翼翼地提醒道。

“不必了，”隆美尔手一挥，坚定地说，“作为战场指挥官，我完全有权力根据战局的发展做出进、退的决定。你拟定一张撤退时间表吧。”

“是，司令。”

也许是由于这两天前线相对平静无事，也许是由于安排好了退路，也许是由于一艘意大利船历尽坎坷，终于运来了 600 吨燃料，隆美尔精神状态好一些了，也能睡着觉了。但愿我能渡过这个难关，他这样想着。

## 第九章 横扫千军如卷席

11月2日凌晨1时，“增压”行动开始了。500门英军火炮轰击隆美尔的主阵地达3个小时之久，成群的英国轰炸机对德、意军部队展开地毯式轰炸。接着，大批英国步兵和坦克在移动弹幕掩护之下开始向西进攻。

战役发起之时，“魔鬼的花园”已完全落入英军之手，德军北部战线已向后移，且多处被英军突破。新战线仅由少量的部队及火炮和装甲车防守。英军两个步兵旅在第23装甲旅的支援下，很快在德军新阵地打开一条长达4000码的通道，第9装甲旅穿过步兵队伍疾速向前挺进，力图在日出之前楔入隆美尔的炮兵屏障阵地。

不久，隆美尔即接到报告：大批英军已突破著名的28号高地西南面第15装甲师的防线，四五百辆坦克从缺口蜂拥而入，直向西面挺进。另据炮兵观察所报告，在地雷区以东，另外还有400辆英军坦克正在严阵以待。

“我们怎么办？司令？”威斯特法尔担心地看着隆美尔。

隆美尔失去了往日的坚定神色，一缕麻木不仁的神态模模糊糊地从他眼中一掠而过。他全身微微一震，似乎刚从梦幻中回到现实中来。

“准备反击，”他命令道，“集结所有剩余装甲部队，掷弹兵团，炮兵以及包括工兵、参谋人员和后备队在内的作战分队。”

“是，司令。”

上校转身布置任务去了。隆美尔伸开攥得微微出汗的拳头，掌心里是一封卡瓦莱罗对他两天前的一次反击“胜利”表示祝贺的电文，电文恰好是在英军的“增压”作战开始时收到的：

隆美尔元帅勋鉴：

领袖授权我对于你这次亲自领导的反攻成功，深表欣赏之意。领袖也要我向你表示，他对于你具有极大的信心，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会战，在你的指挥之下，一定可以获得胜利的结果。

这每一句话都像鞭子一样抽打着隆美尔的心。电文与其说在赞赏他，不如说在嘲讽他。看来，罗马和柏林方面对于非洲的战况都是一知半解。隆美尔深深感到负有盛名其实是一种痛苦。他深知自己的能力限度，但是元首却希望他是常胜将军，能创造奇迹。如果这一仗他彻底输了呢？他不敢再想下去。

“司令，先吃饭吧！”隆美尔的翻译官阿尔布鲁斯特端来一份鸡丁盒饭。

隆美尔仿佛又恢复了充沛的精力，他匆匆往嘴里扒了几口饭，饭碗一推，吩咐道：“你先照料一下这里，中尉，我马上去前线。”

中尉目睹着他仓促离去，暗想，今天大概是决定命运的时刻，也许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指挥沙漠坦克大战了。上帝啊，保佑我们平安无事吧！

德军第104装甲掷弹团第10连连长拉尔弗·林勒中尉打了一个寒战，被冻醒了。他探头从散兵坑向外望去，东方的天色已经开始发白。天快亮了，炮声也稀疏了一些，中尉裹紧了大衣想再睡一会儿，可是，他感到又冷又饿，怎么也睡不着了。同他在一个坑道的下土弗兰肯已被炸得粉身碎骨，那是昨天上午英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之后发生的事。

第10连防守的电报大道的战线极其薄弱，每隔20码部署了几名掷弹兵掩蔽在散兵坑里，还有两门反坦克炮，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实力。第9连部署

在他们的左翼，兵力也不过如此。8 英里外是大海，在他们的后方，一无所有，在南面，也是空空如也。而他们面对的则是英军成群的坦克。它们是昨天开到电报大道的。2 辆、4 辆、8 辆、10 辆——注意！它们进攻了。

林勒中尉清楚地记得，千辆坦克直冲他的阵地驶来。中尉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反坦克炮为什么不开火？快呀！他拿起望远镜，看见他的炮手正在拼命地挖掩体。

4 辆坦克驶到他们身边。中尉在北非打过几次大仗，还没有碰到过同装甲车近距离混战这种情况。手头既没有炸药，也没有榴散弹，怎么办？

第一辆坦克驶抵机枪哨位，从两个孔眼上压了过去，履带轧轧地打着滑，坦克停了下来，接着转过来将机枪手活活碾死。

又一辆坦克摧毁了炮兵掩体，朝着中尉压过来。他害怕极了，蜷缩在角落里，默默祷告着。但愿从我头顶上压过去的那个庞然大物能完蛋。它会不会停下，转过身将我压得粉碎？

听着那轧轧的声音刚一过去，中尉立即跳起身，只见第三辆坦克正从他右边过来。车长很自信，竟然从顶盖上观察着。中尉从腰带上抽出手榴弹，拔掉引信扔了出去。手榴弹撞在炮塔上爆炸了，坦克丝毫不损。英军坦克车长冲中尉咧嘴笑着，他仅仅沾上了点灰尘。车长就像在靶场上挥着双臂喊道：“靠近弹，投得不够理想！”坦克开了过去。

中尉想着，不觉天已大亮，阳光刺透烟雾，发出强烈的光芒。中尉不觉得冷了，但仍然很饿，现在又觉得嗓子渴得冒烟。不知道今天又会发生什么不测之事。听团长说，昨天下午北部战线极度危险，所以，隆美尔元帅不得不抽调南部的意大利师，命令他们沿着电报大道向北增援。这样一来，整个南部防线就一点兵力也没有了。看来局势不妙啊！

昨天在阵地的左翼，中尉看见连里的 5 个人高举着双手向一辆英军坦克跑去，并爬了上去。他发现那是来自俄国战场的—一个军士和他手下的 4 个兵，他们刚到北非不久。头一天晚上他们就精神崩溃了。投降——这就是他们的归宿。今天，我也会走这条路吗？不过，跟随隆美尔元帅在沙漠中作战多次，几乎没有失败过，这一次我们大概也能逃脱厄运。不管怎样，还是做两手准备吧。中尉抓紧战斗间隙时间，叽哩咕噜地背着有关投降的英文语句。

一整天，隆美尔几次立在一座山巅上审视这场大战，目睹了英军数百辆从未见过的美制谢尔曼式坦克在遥远的距离上开火，而口径 88 毫米的德国两用反坦克炮连它的装甲都穿不透，元帅心中万分懊丧。他曾经正确地估计了“增压”行动的意图并且做了相应的部署，没想到英军竟会杀个回马枪，选择他最薄弱的接合部打。如果意大利部队被击溃，整个防线就会像连环索一样垮下来，这意味着德军末日的来临。不过，他似乎还有一根救命稻草可捞，这就是筑有坚固防坦克战壕工事的拉赫曼铁路沿线及泰勒阿卡基尔阵地。相信英军坦克肯定会在这里受阻，即便没有击溃英军的进攻，也能赢得向富卡撤退的时间。

“集团军司令刚文给我部一项艰巨的任务，”新西兰师师长弗赖伯格将军在召开进攻前的军事会议，“向泰勒阿卡基尔阵地进攻。我们将在这里冲垮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并摧毁所有的反坦克炮。然后，第 1 装甲师的 270 辆坦克冲过走廊，紧随其后的是第 7 装甲师。最后，第 10 装甲师作为强大的追击部队，开入被冲垮的德军要塞防线后方那片开阔的沙漠之中，战役到此即可告胜利。”

弗赖伯格的目光落在了第9装甲旅旅长约翰·柯里准将身上，“集团军司令指定拥有123辆谢尔曼式和十字军战士式坦克的第9装甲旅执行这项任务。”

会场发出一片嗡嗡议论。

“师长，这是一道反坦克炮屏障，其中包括多道威力强大的88毫米炮列阵。让装甲部队硬冲，这行吗？”有人提出疑问。

弗赖伯格心情沉重地说道：“是的，我们全都明白，用坦克去攻击一堵由火炮构成的墙壁，听起来多么像另一次巴拉克拉瓦战斗啊。这应当是步兵干的事，但我们再没有多余的步兵可供调遣，只好由装甲兵来干。”

“我的旅这样打可能遭受50%的损失。”柯里发话了。

弗赖伯格回答道：“这实际上是一次自杀性的冲击，损失可能比这要大得多。集团军司令说，他准备承受100%的损失。”

大家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只听柯里声音不大但十分坚决地说道：“那好，我将亲自率部出击，保证完成任务。”

第9装甲旅经过11个小时的接敌行军后，开始发起总攻，这时只有94辆坦克可以使用。坦克不顾一切地向德军炮群冲去，触雷后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燃起的火焰染红了半边天。但是，第9装甲旅依然在火光闪闪的夜色中继续向前推进，坦克后面的步兵平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随时准备拼杀，他们的指挥官早已给他们下达了死令：一刻不停地向前冲击，拼死也要杀出一条血路！

天亮了，团团烈焰、滚滚浓烟吞噬了沙漠地带优美的黎明景色，第9装甲旅加速向前挺进。冲过走廊，进入开阔的沙漠之后，英军坦克遭到德军反坦克炮密集凶猛的炮火袭击，坦克接二连三被炸得粉碎，坦克手伤亡惨重。经过几小时的残酷战斗，94辆坦克中有74辆被打坏，400名官兵中有230名阵亡。然而残存的坦克终于到达了既定目标，并英勇地支撑着生死攸关的桥头堡，保证第1装甲师得以冲出走廊，在开阔地上展开。在第1天的战斗里，英第9装甲旅摧毁了敌防线上的35门大炮和70辆坦克。接着，第9装甲旅同第1装甲师一道，投入了泰勒阿卡基尔附近的战斗。整个战役中最凶猛残酷的坦克战开始了，谢尔曼坦克将再次大显神威。

失败的消息和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隆美尔的指挥所。屈指算来，英军的“增压”作战刚打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德军已经支撑不住了。元帅认为撤到富卡防线已刻不容缓。当天晚上，非洲军军长冯·托马将军打电话汇报战斗情况，促使隆美尔下了最后的决心。

“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将防御线连成一体，”托马说，“战线现已稳住，但很薄弱。明天能够作战的坦克只有30辆，至多不会超过35辆。后备队已经全部出动。”

隆美尔对托马说：“我的计划是要全军边打边撤，退到西线。步兵今天夜里开始运动。非洲军的任务是坚守到明天早晨，然后撤出战斗，但要尽量牵制住英军，给步兵赢得逃脱的机会。”

20分钟后，隆美尔的参谋人员用电话通知进一步撤退的命令：“鉴于敌军优势兵力的压力，我军准备在战斗中逐步后撤。”截至11月2日晚上9时零5分，装甲集团军的所有部队都接到了这项命令。

隆美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有个着落了，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如何向

他的元首报告了。迄今为止，元首大本营一直放手让他独自指挥作战，未曾干涉过，估计这次也不会反对他的撤退决定。不过，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太了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了，这两位都认为撤退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下午他在给希特勒的战况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到撤退的打算，只是反复表明部队的危险处境，希望能引起元首的足够重视，意识到撤退的必要性。但是，不可指望从元首嘴里说出“撤退”二字，何况他们远在2000英里以外的“狼穴”，怎么可能认清北非的局势？他决定再给元首拍发电报，透露一下已成事实的撤退行动，先斩后奏，效果可能好一些。现在，隆美尔愈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他不仅仅考虑是否应撤往富卡或的黎波里的老阵地，而且在想非洲是否能守住。

此时的希特勒正独自坐在他的位于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里。由于东线战事吃紧，昨天他刚从文尼察迁至此地组成前线大本营指挥作战。巨大的混凝土内室在严寒冬季显得格外阴冷潮湿，熊熊炉火映在希特勒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上，他正在一动不动地沉思，仿佛一尊石像。

这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阴冷的冬天。尽管他把全部精力和实力都放在东线，但仍未能最后攻破苏联这个顽固的赤色堡垒。祸不单行的是，非洲战线又频频告急。面对英军使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弹药补给，隆美尔等于是在赤手空拳地与之作战，想到这点，元首便感到愧对他的爱将。在金字塔遥遥可望之际，隆美尔却被迫转入防御。说实在的，希特勒一直就没怎么看重北非战场，只把它作为一个牵制性的作战行动。没想到隆美尔凭借自己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作战技能，在缺油料少弹药的情况下，竟然大败英军，不能不令人对他刮目相看。但同时这也使大本营对这位“沙漠之狐”的超常能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幻想终于破灭了。今天下午，最高统帅部收到北非前线临时补发的报告：

虽然我军在今天的防御战中获胜，但面对占绝对优势的英国空军和地面部队，经过10天的艰苦鏖战，全体将士已筋疲力尽。预计强大的敌军坦克群可能于今晚或明日再次突破战线，我军部队确实已鞠躬尽瘁。由于缺乏运输工具，无法将意军的6个非机械化师和德军的2个非机械化师顺序撤出阵地。大批部队将被敌方的摩托化部队牵制。目前，我军的机械化部队正在浴血奋战。预料仅有一部分兵员能摆脱敌军纠缠……尽管我军部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显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鉴于此种形势，全军覆没的危险依然不可避免。

陆军元帅 隆美尔

一贯坚定自信的隆美尔，在这份报告中表现出沮丧而焦虑不安，希特勒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到万不得已，隆美尔不会如此泄气。

已是午夜11时了，希特勒亲自给最高统帅部作战局的参谋军官克里斯蒂安上校打电话：“隆美尔还有消息来吗？”

“没有，元首阁下。”

“那么，马上向驻罗马的林特伦将军了解情况。给我回话！”

“是！”

一小时后，希特勒接到了答复：“隆美尔的例行密码报告已送抵罗马，

正在破译，随后将电告我们。”

“例行报告”几个字让希特勒如释重负，他回地下避弹室睡觉去了。隆美尔，你可一定要顶住，我将命令增援部队——致命的虎式坦克、大炮、军火、燃料，来自俄国的两个战斗机中队，来自挪威的一个轰炸机中队火速赶往北非解救你，只要你坚持住……希特勒默念着，进入了梦乡。

“元首，元首，”凯特尔急切地叫着，“隆美尔正在撤退。”

仿佛一声炸雷，希特勒睡意全无。

“你说什么？”希特勒看看表，已是第二天上午9时。

“少校值班军官未注意到报告中的关键性措辞，将电文作为日常公文报告处理了，刚送过来。”凯特尔一边解释着，一边气急败坏地把隆美尔夜间的报告交给希特勒。

这是一份长长的、表面看来确实是例行公事的报告，但在结尾部分却闪烁其辞地宣布迫于敌人的力量，次日即11月3日，他要从阿拉曼撤退：“步兵师今晚（11月2日至3日夜）已经撤出防线。”

“电报是什么时候从罗马送过来的？”希特勒阴沉着脸问道。

“凌晨3时。”

“可是你们现在才送到我手里！”

“这是因为……”

“够了！不要把责任推到什么下级军官身上。你，凯特尔，要负全部责任。你们最高统帅部的工作态度一贯懒洋洋的，你，作为统帅部长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希特勒的嗓音突然变尖了，他大喊大叫道：“我怀疑你们最高统帅部蓄意扣压隆美尔的报告，好给我来一个既成事实的非洲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隆美尔求助于我，我们本该给他鼓励，给他力量。如果早把我叫醒，我会负起全部责任，命令他坚守阵地。可就在隆美尔向我呼救时，你们却在呼噜大睡！”

“值班少校认为元首过于劳累，想让您多休息……”凯特尔喃喃解释道。

“少校认为——，”希特勒模仿着凯特尔的口气，冷笑道，“那是个什么家伙？又一个愚蠢而麻木的典型。立刻把他送交军事法庭，严加处置！”

“我要制止他们，制止他们撤退！”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大叫着，声音传遍每一个房间。

又是一个彻夜不寐的夜晚过去了。一大早隆美尔便驱车沿海岸公路赶往前线指挥所。一路上只见向西的公路被大队车马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意大利装甲师的车辆和坦克运载着部队各自后撤。人人都在仓惶逃窜，步兵也已溃不成军了。撤退大军不断受到英军猛烈空袭的骚扰，公路上车辆拥挤不堪，互相冲撞，乱作一团。

“情况怎么样？”隆美尔问威斯特法尔。

“还好，阵地上已平静下来。英国人显然尚未发现我们正在撤退。”

隆美尔举起望远镜看着。果然，英军炮兵仍在朝着德军几小时前就已放弃的希梅迈特山脊阵地猛轰。

威斯特法尔一眼看出元帅的精神状态大不如前，一身军服松松垮垮，皱巴巴的，眼圈一片黑晕，紧锁的眉头，呆滞的目光，一副凄楚的样子。

“据托马将军报告，英军正布成一个半圆形的圈子，位置在非洲军的前面。迄今英军只是在作局部性的攻击，他们显然是在等待兵力和补给调整完

毕后即发起全面进攻。”威斯特法尔继续汇报。

“非洲军还有多少坦克？”

“可使用的坦克仅剩30辆了。”

“必须加快撤退速度，否则只会被一网打尽。”

威斯特法尔犹豫了一下，问道：“关于撤退问题，元首大本营有回话吗？”

隆美尔摇了摇头：“最高当局对北非战场似乎是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看来，单靠报告文书不可能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

“那么，我去腊斯登堡走一趟，当面向元首汇报。”威斯特法尔自告奋勇道。

“元首不会听从你的任何意见，”隆美尔意味深长地说，“我决定派我的副官伯恩特中尉去见元首，让他认清北非败局已定，并请求获得完全的行动自主权。”

看着威斯特法尔茫然不解的神情，隆美尔淡淡一笑，未作任何解释。他当然不便同他的参谋长明说，希特勒极不信任参谋总部的军官。这种时候还是派一名政治军官完成这个使命为好。

“你留守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威斯特法尔。我去炮兵指挥所看看。”

隆美尔转身跳上指挥车：“有情况马上通知我。”

中午1时许，威斯特法尔在司令部一大堆电话报告、地图和汽油桶中间埋头吃午饭。突然，随从参谋冯·黑尔多夫上尉手里拿着一张纸闯进来，高声宣布：“元首的命令，上校先生。”

“说什么了，黑尔多夫？”

“这是军队的死亡书。”

“什么？”威斯特法尔咆哮着，抓过电文。看完之后，他将纸扔到桌子上：“大本营的人全都疯了。”

这时，隆美尔回来了。他从指挥车上跳下来，威斯特法尔将电报递给他。

“来自元首的命令。”他简单地说。

隆美尔眉峰一挑，但是威斯特法尔再未说一个字。隆美尔摊开电报纸看着。前线的隆隆枪炮声衬托出司令部的一片寂静。军官们默默地注视着隆美尔，他看着电文，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之后，他将电报放到桌子上，转过身走到窗户边向外凝视。参谋军官们悄悄地走上前看了看这个命令的内容：

我和德国人民正注视着你们在埃及的英勇保卫战，并由衷地信赖你的领导才能和你所指挥的德、意军队的大无畏精神。就你目前的处境而言，除了坚守阵地，不能心存他念，不能放弃一寸土地，要把每一支枪和每一个士兵都投入战斗。强大的空军增援部队将于近日调给南线总司令。意大利领袖和最高统帅部也将尽全力给你们提供坚持战斗的一切有利条件。尽管敌人处于优势，他们的精力终将用尽。坚强的意志可以战胜强大的敌人，这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所以，对你的士兵，你只能引导他们走向胜利，或是成功，或是死亡，此外别无他路。

阿道夫·希特勒

司令部的成员面面相觑，他们有一种被判死刑的感觉。

“我们需要的是兵器、燃料和飞机，而不是一纸空文的命令！即便是最

英勇的军人也还是会被炸弹炸死。”隆美尔大叫起来。

威斯特法尔示意大家退下。

“我们应该想个办法，司令，不能就这样等死。”

“你说怎么办，上校？我们对元首的命令置之不理？还是给他发个电报说，我们将执行命令，但需要向他指出形势万分危急云云？”隆美尔完全失去了往日的沉着冷静，焦躁地走来走去，“可是，如果我们死守在这里，部队就活不出3天。”

“我的意见是不执行！发电报说撤退已经在进行中，无可挽回了。”

隆美尔沉思了好一会儿，说道：“作为一个总司令，甚至作为一名士兵，难道我有权违抗这项命令吗？迄今为止，我一直要求我的士兵无条件服从，即便他们不理解我的命令或认为是错误的命令。我个人不能违背这条原则，我必须服从命令。”

“这意味着全军覆灭。”威斯特法尔提醒道。

“我是一名军人。”这是隆美尔唯一的回答。

威斯特法尔还想说服隆美尔，但被打断了：“立刻给司令部的每一个成员发放手榴弹和冲锋枪，准备同敌人展开肉搏战。”

看着隆美尔异常严峻的脸色，上校把话咽了回去。就在他转身出门时，听到隆美尔第一次破天荒地说：“元首简直是发疯……”

下午2时30分，隆美尔和非洲军军长冯·托马将军通了电话。

托马报告说：“我刚巡视过阵地。第15装甲师还剩10辆坦克，第21装甲师剩14辆，利待里奥师17辆。我们什么时候撤出战斗？”

“不撤了，你要不遗余力地继续战斗。”隆美尔简短地答道。

“什么？昨天你还说……”

“这是元首的命令，”隆美尔打断了他，向他宣读了希特勒的来电，“你必须把这项命令传达到士兵中去，告诉他们，必须战斗到最后—枪—弹，—兵—卒。我授予你直接指挥意大利坦克部队的权力。”

“我知道，司令，我们不能不执行这项将导致灭顶之灾的命令。可是，我还是要建议，能否撤下坦克，重新进行编组？”

隆美尔对着话筒吼道：“不能撤！元首命令我们竭尽全力坚守！不能撤退！”

“遵命。不过那是总的策略。我们还得作一些小小的撤退。”

“我再说一遍，元首的命令已排除任何机动防御的可能。你们不能建立新防线。我要你们守住现在的阵地！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隆美尔已经在咬牙切齿了。

天色渐暗，隆美尔的司令部笼罩着一片悲哀的气氛。

“伯恩特中尉，全靠你了，”隆美尔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副官说，“你回去对元首讲清楚，我们的步兵、反坦克兵和工兵的伤亡已达50%左右，炮兵近40%。非洲军现在只剩下24辆坦克。第20军的两个意大利坦克师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放心吧，司令，我会把我们这里的一切都如实向元首汇报。”

“你要特别向元首强调，假使一定坚持他的命令，那么德意两国的非洲部队只不过几天之内就会同归于尽。还要告诉他，由于他的命令，我们已经吃了很大的苦头了。”

“是，司令。”



副官关切地望着元帅忧郁的眼睛，问道：“您给夫人有什么要带的东西吗？”

“你等等。”

隆美尔拿出纸笔，匆匆写了几行字，“最亲爱的露：战斗还是非常的激烈。我不相信，几乎也不再相信我们会有成功的希望。我们的生死全操在上帝手里。别了，露西，别了，我的孩子……”接着，他把所有的积蓄——2.5万意大利里拉塞进信封。

“请你一定平安地转交给露西，这大概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了。”

“我一定！”伯恩特哽咽道，将头转过去。

11月4日早晨，德国非洲集团军的残余部队和第90轻装师在德尔·马姆普斯拉的宽广的沙丘两边筑起薄弱的防线。这座沙丘约12英尺高，是一个制高点，延至铁路以南约10英里处，与同样遭到削弱的意大利装甲军防守的战线连接起来。战线南段由意大利军队防守。

冯·托马将军迎着初升的朝阳站在阵地上，眼前是一片狼藉的战场：焚毁的坦克，破残的装甲车和炸坏的大炮。这里已成了不可一世的德军装甲师的葬身之地。他目光呆滞，满面倦容，瘦削的身体在寒风中瑟缩发抖。英军的进攻在即，而他手头只有20余辆坦克，却要为维护元首政治上的面子，不惜拿士兵的生命作抵押，罪过啊……

“军长，拜尔林上校有事找您。”身后传来副官哈特德根中尉的呼唤。

托马慢慢转过身，步履沉重地回到指挥所。

参谋长拜尔林正在打点行装，看到军长急忙迎上来：“将军，情况危急，我们不能恪守元首的死令，耐心地等着英军把我们吃掉，很可能就在今天。”

看到军长鼓励的目光，拜尔林继续说道：“我马上出发到达巴南部地区去设立后方指挥所，准备退路。”

“去吧，拜尔林。希特勒的命令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我不能再唯命是从了。到达巴指挥所去吧！我将留在此地亲自指挥德尔·马姆普斯拉的防御战，”接着，他无可奈何不无讽刺地补充道，“既然腊斯登堡下了命令。”

看得出来，托马完全丧失了信心。这时拜尔林才发现，托马将军第一次穿着整齐的制服，佩戴着将军的领章、勋章和绶带。以前他在沙漠中从不佩戴这些东西的。拜尔林预感到结局不妙。他把托马的副官哈特德根中尉拉到一边，轻声嘱咐：

“带上你的无线电发报机，留下来和将军在一起。记住，寸步不离，保护将军的安全。”

“是，参谋长。”

拜尔林同托马握手道别，返身出门的时候，看见将军穿上大衣，拿起一只小帆布袋，拜尔林念头一闪，他是不是想寻死啊？时间紧迫，他顾不上多想，驱车驶向后方。

上午8时，英军经过一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发起进攻，目标直指德尔·马姆普斯拉。非洲军投入全部力量进行殊死抵抗。很快，隆美尔接到托马打来的电话：

“英军已突破我防线南部地段，意军第21军正向西仓皇退却。”

隆美尔大怒道，“这不可能！迄今为止我并未接到意军的任何有关报告。在此关键时刻，你身为战场指挥官，切不可误听谣传，动摇军心。”

“那么，我马上去南部战场查核事实。”托马的声音出奇的冷静。

隆美尔一怔，刚要说什么，对方已将电话挂上。

快中午时，烟灰满面、破衣烂衫的哈特德根中尉一头闯进拜尔林的指挥所，说：“冯·托马将军派我带着这台无线电发报机到后方来，他说他不再需要我了。”

“德尔·马姆普斯拉防线怎么样？”拜尔林着急地问道。

“警卫连防守的中央部分已被突破。我们所有的坦克、反坦克炮和高射炮都被击毁了。我不知道将军怎么样了。”

“混蛋，”拜尔林忍不住骂了起来，“为什么不劝将军一道撤回来？”

“我劝了，他不肯。他给我下了最后命令……。”

拜尔林不等中尉说完，冲出门外，跳上一辆小型装甲侦察车向东开去。炮火越来越密集，一发发穿甲弹在他四周呼啸，拜尔林来回躲避着向行驶着。

突然，透过浓浓的烟雾，他看见前方远处有一大片黑色庞然大物。他看出来那是英军的坦克。为了缩小目标，拜尔林从装甲车中跳出来，快步朝防线跑去。一路上到处都是尸体、燃烧的坦克和毁坏的高射炮，偶见几个重伤员躺在地上呻吟。

拜尔林跳进一个沙洞里，四处观察寻找着，只见在 200 码外的地方，一个人直挺挺地站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坦克旁边，猛烈的火焰在他身旁窜动跳跃，他显得无动于衷。这正是冯·托马将军。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在滚滚黑烟的衬托下仿佛一个鬼魂。

拜尔林急得大喊：“快跑呀！将军！”他那微弱的喊叫声淹没在隆隆枪炮声中。一辆辆谢尔曼坦克向托马逼近，围成一个半圆形并停下来。

拜尔林痛苦地闭上眼睛，不忍再看下去，托马将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曾负伤 20 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勇无畏的表现使他荣获了最高荣誉勋章。这样一个勇敢的军人，就这样了结一生了吗？”

突然，射击停止了。拜尔林睁开眼睛，看见坦克已经开走，托马仍然像个石雕一样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个帆布袋。一辆吉普车向他驶去，后面跟着两辆谢尔曼式坦克。车上一名手持冲锋枪的英军上尉大声叫唤，将军抬头看了一眼，慢慢向吉普车走去……与此同时，150 辆英军坦克像洪水般地涌过德尔·马姆普斯拉。

拜尔林跳出沙洞，发疯般地向西跑去。他的小型装甲车已经不见了，不知是被英军缴获了，还是被炸毁了。也许拜尔林根本就未想起找他的车，他只是不顾一切地跑着。跑着……

## 第十章 胜利钟鸣遍英伦

陆军元帅凯塞林身穿整齐的军制服，大踏步地朝隆美尔的司令部走来。威斯特法尔喜出望外，急忙迎了出去。

“我一接到你们的信就从罗马动身了。唉，不顺的是飞机机械发生故障，我在克里特岛耽搁了一夜。”一见面，凯塞林便抱歉地解释道。

“来了就好，元帅。当然，如果能早一天就更好了。”威斯特法尔有些心神不定。

从昨天中午接到元首的命令之后，他们几个参谋便商量请南线总司令凯塞林亲自来一趟，让他看看非洲军团的实际状况，能否寸土不让地同英军护争到底。凭以往的印象。他们觉得凯塞林还算是一个通情达理、讲究实效的上司。然而，这毕竟是个印象。谁知道这次他会怎样？而且，隆美尔并不知道他们请凯塞林来的事，他会接受他吗？

果然，隆美尔的态度十分冷淡。这一定是元首大本营派来的监督官，看看我们是否不折不扣地执行元首的命令。

“元首的命令我们已经全面贯彻下去了。您需要检查一下吗？”隆美尔冷冷说道。

“哦，不必了。我相信你们会很好地贯彻执行的。我们就是要这样坚定不偷地服从元首的命令。”凯塞林似乎丝毫未觉察隆美尔的不满，“诚然，元首正全神贯注于俄国战场上，对你们的关注少一些，但不等于地下看重你们这个战场。”

“你也认为元首的命令是最佳上策吗？”隆美尔的话语露出挑衅的意味。一旁的威斯特法尔急得直给他的司令使眼色，但隆美尔看都不看他一眼。

“当然。俄国的经验已告诉他，坚守现有的牢固阵地一直是最好的策略。”凯塞林仍然一脸真诚。

“他不能盲目地把他在俄国的经验无条件地应用在非洲战场上，他应该把这里的决定权交给我个人负责。”隆美尔气愤他说道。

威斯特法尔打岔似地递给凯塞林一杯威士忌，趁着短短的间歇，拿出一份表格材料请凯塞林过目：“这是我们刚整理好的关于集团军兵力武器装备的材料。”

“什么？你们仅剩 22 辆坦克了？！这怎么能抵抗得了英军的强大攻势！”凯塞林的态度马上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把元首的电报看作是呼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命令。”

隆美尔脸上的冰冻立刻消融了。他愁眉苦脸他说：“我认为元首的指令是绝对不能更改的。”

“但必须随机应变，”凯塞林反驳说，“根据目前的形势，已没有理由再执行这项命令了。何况元首并不愿意你和你的士兵葬身此地。”

“我一向认为元首信得过我，”隆美尔苦恼他说，“所以，我在采取边打边撤的办法的同时，向他作了汇报。没想到他这一次如此武断。但愿元首对自己的命令能做出明确的修正。”

“这样吧，你立即电告元首，就说部队损失惨重，人员剧减，不可能再守住防线。要在非洲立足的唯一机会完全系于此次撤退战。”

“希望你也能向元首进言。”隆美尔还是没把握。

“我会向元首电告此事的。”

同凯塞林会面后，隆美尔阴郁的心情稍微缓解了一些。他给希特勒拍了电报。他做了一个集团军司令官所能做的一切，尽管在元首再次发话前，他只能坚守阵地。

上午 11 时，他得知意大利机械化部队正在没命地溃逃，于是命令其指挥官强行将部队拉回来投入战斗。空军的侦察报告说，意大利步兵第 10 军也在后撤，隆美尔又重复了一遍命令。然后，他不得不提醒第 20 军“尽最大力量守住阵地”。接着，他赶往非洲军指挥部，从那儿，他瞥见南面和东南方向一片尘土飞行，在灰沙弥漫的沙漠中，意大利的坦克师正在作垂死的挣扎。

在达巴指挥部里，隆美尔疲惫地靠在椅子上。一上午过去了，耳闻目睹的战场实况使他得出结论：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没有任何军事价值。你可以命令一个士兵去死，命令一支军队去牺牲自己。但是，难道能命令士兵毫无意义地去死，命令军队毫无理由地牺牲吗？不！决不能！

“砰”的一声，门被撞开了。拜尔林跌跌撞撞地进来了。他一把抓起桌上的水壶，一仰头灌进好几口，抹抹嘴，瘫到椅子上。

“发生了什么事，上校？”隆美尔不满意地皱皱眉。

“托马将军……他……。”拜尔林上气不接下气。

“将军怎么了？快说！”

“他谴责元首固守的命令是发疯，他挂上自己所有的勋章，乘坦克赶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了……”

听着拜尔林的叙述，在场的人心照不宣：托马是有意投降英国人。

威斯特法尔终于忍不住了，惊叫道：“天啊，拜尔林，别再说下去了，否则托马一家要遭殃的。”

众人的目光转向隆美尔，他却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凝滞的眼睛出神地望着窗外。在指挥部的南面和东南面，烟雾腾腾，黄沙飞舞，意军第 20 军的坦克正在作殊死战斗。性能极差的意军坦克已被 100 多辆英军重型坦克从右翼方面包围起来。据前去填补德意两军之间空隙的卢克少校报告，意军这一次打得非常英勇。面对英军的炮轰和进攻，意军的坦克一辆接一辆被击成碎片，燃烧起火，但他们没有退却，隆美尔很清楚，意大利坦克师是非洲集团军目前最强大的一支装甲部队了。尽管如此，他一点也没抱希望。凭着他们那样恶劣的装备，对他们的要求已经超过其能力限度了。

通讯官走了进来，递给隆美尔一绺电报，轻声道：“这是意大利坦克师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

电文是：“敌军的坦克已经透入到阿里提师的南面。阿旱提师现在已经受到了包围，位置在比尔艾阿布德西北面 5 公里处。阿里提师的坦克正在作战中”。

“他们已销毁一切文件命令。电报通讯，他们在按照元首的旨意，战斗到最后—枪—弹。”通讯官补充道。

隆美尔的大脑像过电影一样，将目前处境迅速筛选一遍：在非洲军的右方，强大的英军装甲兵力已把意军第 20 摩托化军摧毁，德、意军防线已被撕开一个 12 英里长的裂缝，英军大批坦克从这里向西滚进。结果使北面部队受到包围的威胁——敌我坦克实力之比为 20 比 1。第 90 轻装师虽拼命苦战，守住了阵地，但非洲军还是被英军突破了。没有预备队，没有兵力武器。

现在的时间是 11 月 4 日下午 3 时 30 分。隆美尔的目光变得犀利了，紧抿的嘴角重又现出往日的果敢、坚定。是时候了。

他把拜尔林拉到一旁，说道：“拜尔林，我们想尽量避免的事现在已经发生了。我们的防线被摧毁了，敌人正涌向我们的后方。元首的命令已毫无意义，不再存在是否服从的问题了。我们撤到富卡阵地去吧，尽可能保住我们的部队。”

拜尔林不断点着头。

“上校，”隆美尔继续说，“现在我让你来指挥非洲军。我不能把这个军交给别人。如果以后元首果真因为我们不服从命令，对我们进行军法审判，我们两人就得毫不含糊地对今天的决定承担责任。尽力履行你的职责吧。你可以用我的名义向部队颁布一切命令。如果有高级指挥官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可以把这一点告诉他们。”

一阵短暂的沉默。隆美尔决定违抗元首，他完全清楚此事的后果，但他还是决定走这一步。

“我将尽力而为，长官。”拜尔林回答。

然后，隆美尔上了他的装甲指挥车，去视察惨败的部队并命令他们撤退。

“司令，第10骠骑兵团发来一封电报，”德·甘冈笑嘻嘻地进来对蒙哥马利说，“您大概会感兴趣的。”

“哦？是吗？”蒙哥马利淡淡一笑，“给我念念。”

“我们俘虏了一名德国将军。他供认自己是李特·冯·托马。”德·甘冈一字一顿地念着。

蒙哥马利眼睛一亮，“就是那个非洲军军长吗？”

“正是他。”

“嗯，已经下午了，这样吧，他来了之后暂时在这里住上一夜，明早押送开罗。”

“是。”

“还有，这是我们的‘贵宾’，难得来我们第8集团军走一趟，要好好款待，给他单独准备一个小帐篷，还有洗漱用水。派一个懂德语的军官看管他。”

夕阳斜照，沙漠中的一切——岩石、荆棘、帐篷、汽车重又盖上一层淡淡的金辉。托马坐在那辆向东疾驶的吉普车上，耳边的炮声越来越小。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多好啊，没有枪炮轰鸣，没有隆隆坦克，没有无休止的电后电报，只有宁静、和平。哦，不，身边这位英国上尉和一个军士，一路上一直手持冲锋枪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这可不大和平，不过，他宁愿这样。从今天早晨他站在防线阵地上起，他就再也没有紧张不安过。他平静地送别拜尔林去后方开辟指挥所；他平静地冒着枪林弹雨指挥作战，承受着一个又一个恶讯；他平静地听着隆美尔的训斥，平静地乘坦克开往作战最激烈的战场，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横竖是完蛋——不是被俘就是阵亡，反正他是横下一条心，要从这场早已令他厌倦的战争中解脱出来，无论是以什么方式。现在，他终于当了英军的俘虏，也许很快就会见到那位大名鼎鼎的蒙哥马利，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哦，来了，来了，那个瘦小的将军一定是他。

德·甘冈上前介绍道：“这是我们的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将军。”

冯·托马将军啪地立正，行了个军礼：“德国非洲军军长李特·冯·托马中将。”

“久闻大名啊，”蒙哥马利显得十分高兴，伸出手来，“欢迎你亲临第

8 集团军。”

托马心中苦笑着，不知如何是好。他机械地握住蒙哥马利的手，然后跟随其后进了屋。

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布置简朴，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就是墙上挂的一张沙漠地图。面前的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不大——当然是指个子。他衣着随便，穿一身军便服，没有戴帽子，没有挂肩章。相比之下，他身旁那位参谋长倒是穿着更正规一些。

蒙哥马利一开口说话，托马便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威严与自信。他谈到希特勒的狂妄，隆美尔的盲从，谈到这场战役将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门开了，一名副官进来对蒙哥马利耳语了几句。

蒙哥马利抬手看表：“时间不早了。我请你在我们这里吃晚饭，歇息一晚。明早去开罗。”

同蒙哥马利的一席谈，显然让托马放松许多，兴致也高昂起来。在饭桌上，他描述了最近的几次作战情况，以及德军对英军行动的反应。蒙哥马利和他的参谋军官们饶有兴趣地听着。

“司令阁下，我非常推崇你们的顽强作战，尤其是你们的轰炸机十分可怕，严重影响了我们部队的士气。还有你们这种集中强大的炮火进行轰击的做法也值得效法——嗯，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拥有这么多的大炮。”

托马边说边往嘴里填着久违了的肉块，又喝了一大口罐装啤酒，接着说：“你们的大炮把我们大部分反坦克炮都摧毁了，所以我们简直没有办法阻挡你们的装甲部队。”

“那么，你们就没有想出什么好对策吗？隆美尔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蒙哥马利的作战参谋插言道。

托马警惕地眨了眨眼睛，谨慎他说：“目前的作战的确让我沮丧，但我希望隆美尔将从阿盖拉实施反击。战略退却这一步骤在战争史上并不少见。”

蒙哥马利同他的德·甘冈对视了一眼，会心地笑了，这个家伙，他在注意着不泄露其主子的未来计划和部署呢。

“喏，你讲得很好，将军，可你知道吗，”蒙哥马利说着，用勺子蘸着果酱在桌布上画了一幅最新的形势简图，“我们的装甲车此刻正向富卡全速前进。”

托马显得很震惊：“如果是那样的话，长官，我们的部队的确处境危急。”

第二天一早，德·甘冈来到蒙哥马利的帐篷。蒙哥马利说：“弗雷迪，我们也该办正事了。部队行动和士气怎样？”

“没得说了，大家都急得嗷嗷叫，迫不及待地要迫击逃敌，可是，由于事先准备不够，迫击速度受到妨碍。在昨天拂晓到黄昏这段时间，”德·甘冈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翻看着，“新西兰快速纵队的前进速度为：第4轻装甲旅，35英里；第9装甲旅，12英里；第5旅，28英里；第6旅，2.5英里。速度还应该加快。这一次，可不能再让隆美尔的装甲军团从我们掌心中逃脱了。”

“我们当然要追击，但切忌鲁莽。别忘了，过去两年里，有多少次我们本来在乘胜追击，但转眼又被隆美尔反脚踢回。记住，隆美尔是很善长打防御中的反击的。我总觉得这只老狐狸可能创造另一个奇迹，可能作困兽斗。记得吗，一位老沙漠军官曾对我说过，我们过去常到班加西度圣诞节，然后

回埃及过新年。我决心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告诉部队，不可操之过急。”

德·甘冈似懂非懂地看着他的司令。怎么回事？我们胜利了，他难道看不出出来？战役开头打得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现在胜利了，怎么反而畏畏缩缩，驻足不前？

相比之下，蒙哥马利麾下的指挥官似乎更有远见。其中最具有洞察力的大概是印度师师长图克。11月3日那天，他就命令部队做好准备，一俟突破成功即进行追击。因为他知道，眼下印度师是唯一精力充沛的有沙漠作战经验的部队了，追击任务非己莫属。他甚至把追击计划都拟定好了：11月6日一早就到达250英里以外的哈勒法耶隘口和萨卢姆，堵住德军撤退的后路。可是，他们并没有进行追击，他们受领的任务仅仅是把运兵的车辆移交给希腊旅，然后开始收容伤病员。第一阶段的追击任务据说交给了第10军。可是一路上没有什么心急火燎的紧迫感，在拥挤不堪的道路上，重型坦克和大量步兵沉闷地行进着，与其说是在进行追击，倒不如说是在列队游行。而且路上常常发生堵塞。许多地方缺乏有效的交通管制，各个向前推进的师只好依靠自己的宪兵分队来维持交通秩序。

像图克一样，新西兰师师长弗赖伯格也闻到胜利的气息了，因此他也在11月3日那天要求士兵带上够用8天的水和口粮，够行驶约500英里的汽油以及足够的弹药。这些有经验的沙漠战老手颇有预见，其中还包括第1装甲师师长雷蒙德·布里格斯。他预感到战役就要结束，请求司令部把该师车辆所装的补给品换成追击所需要的东西，当时他的车里还装着实施突破作战用的弹药。布里格斯估计他能够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做好追击的准备，因为他的三种不同型号的坦克需要三种不同的燃料，而他的火炮也需要不同型号的弹药。但是，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在11月4日那天，为新西兰师和第10军规定的最初追击任务是：弗赖伯格应以第4轻装甲旅和第9装甲旅为先导，指挥他的两个机动步兵旅向西横穿沙漠，然后向北转弯直奔富卡；第1装甲师应向泰勒阿卡基尔西北面的埃尔哈拉什挺进；而第7装甲师的前进目标则是加扎拉。然后，第1装甲师应在第10装甲师的跟随下沿着一条与海岸平行的路线前进到富卡。可见，计划中的追击是一个大规模的向北包抄运动，其中关键是尽快占领富卡以西的一个据点。海岸公路由此登上陡坡。如果能及时封锁这个隘道，退却的德国坦克军团就可能遭到两股火力的夹击。可惜，由于推进速度迟缓，这个计划目标迟迟未实现。英军尤其未能利用11月4日一整天的时间，这是德军最难以逃脱的一天。

幸运又一次光顾了隆美尔。就在4日黄昏过后，这只沙漠之狐已率领装甲部队及其司令部安全撤离了。

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德军的撤退大军避开危险的公路，穿越无垠的沙漠，艰难地向富卡撤去。一个颠簸，隆美尔冷不防往前一扑，指挥车停了下来。接着，许多人拥至车前后，嗨嗨地前拉后推着。隆美尔知道，车辆又一次跑出车辙之外，陷在沙丘里，隆美尔抬眼望去，右面的海岸公路上，燃烧的车辆喷着烈焰，火光冲天，英军的照明弹把公路照得雪亮。后面的沙漠里，长长的车队蛇状般地慢慢蠕动，点点车灯像鬼火一样在黑夜中闪烁，英军的炸弹不断落在卡车纵队头上。隆美尔仰坐在车座上，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在托卜鲁克大胜之后，他本来希望长驱直入，一口气攻入亚历山大港。部队虽然久战疲劳，但士气旺盛，决心打好非洲战场这最后一仗。可是由于

补给跟不上，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沦为现在这个仓皇撤退的境地。隆美尔的心中真犹如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

天亮时部队到达富卡。原驻守此地的意大利部队早已逃逸无踪。隆美尔开始按原计划部署防御。

“司令，元首回电，同意我们撤退。”威斯特法尔报告。

隆美尔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伸手接过电报，上面写着：“鉴于局势的发展，我同意你们的决定。领袖已通过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发布了必要的命令”。

隆美尔随手将这封迟到的电报扔到一边，“意大利领袖对此有什么具体命令吗？”

“是的，”威斯特法尔低声答道，“他要我们负责把那些非摩托化的单位全部撤出，并且要求我们最远不得撤出埃及边境。”

“笑话，”隆美尔耸耸肩膀，“等到他们的命令到达这时候再撤退，不仅会把步兵丢光，而且所有的装甲部队也保不住。现在只有听天由命了，看看我们能在富卡坚持多久，步兵是否来得及赶过来。至于撤退界限当然要由我视情况而定。”

威斯特法尔很清楚，由于车辆不够，撤退时他们强行把意军的全部车辆及淡水储备抢过来留作己用，搞得意大利官兵怨声载道，扬言要掉转枪口，投奔英军。现在墨索里尼发来电令，不知是否听到了什么风声。

外面稀稀拉拉的枪炮声渐渐变得密集起来，英军先头追击部队已抵富卡同德军展开激战。英国飞机的轰炸一直不断，给德军造成极大恐慌，有两次，飞机飞临隆美尔司令部进行轰炸，显然是从无线电中测定出其位置。隆美尔及其参谋人员不得不躲在壕沟里。这时，又刮起了沙漠风暴，能见度降至零。很快，前线送来报告，一支强大的英军迂回纵队，正迅速向德军开放的南面侧翼上挺进，有几辆谢尔曼式坦克已冲了过来。

“司令，怎么办？还能再守下去吗？”威斯特法尔担心地问。

隆美尔眉头紧锁，良久，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向马特鲁退却。”

这样一来，尚在退却之中的许多德、意部队肯定就完蛋了，上校想。但他没有别的办法。

这又是一个黑夜里的狂奔。德军乘坐大大小小的各式车辆，慌慌张张地驱车逃跑。黑暗中依稀可见的阿拉伯村庄很快被抛在后面的夜幕中。

11月6日上午，德军第15装甲师和第90轻装师安全到达目的地。第21装甲师由于缺乏汽油无法行走，在半路被英军第7装甲师的先头部队截住，但由于英军后续部队缺乏汽油未能及时赶到，致使第21装甲师损失一些大饱和坦克之后冲出了包围，加上汽油向马特鲁逃窜。

英军第1装甲军在天还没亮时就出发了，准备拂晓后在查林十字路口截击敌人，这个十字路口是马特鲁港南面的一个道路交叉点，隆美尔的部队必定要经过这里。但是，英军在行进16英里后汽油用完了。这足以让师长布里格斯捶胸顿足。因为他在阿拉曼曾要求卸掉多余的弹药而多带一些汽油，但遭到拒绝。

下午开始下起暴雨，沙漠变成了一个泥塘，英军装甲车沉到齐车轴深的泥沙中去，无法行走。7日一整天，蒙哥马利的3个装甲师都没有继续前进，它们搁浅在沙漠的泥滩中。等待着运输车来加油。直到第二天清晨英军赶到马特鲁港后才发现，隆美尔已于夜间再次离开此地，撤往哈勒法耶—萨



卢姆。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德·甘冈在达巴的英军司令部里几乎一夜未睡，焦急地等待着来自马特鲁的消息。

从前天下午起，天气突变，厚厚的乌云遮盖了整个天空，天黑得像黑夜一样，云层很低，简直是罩在了沙漠上。不一会儿，倾盆大雨从变黑了的天空中倾泻下来。这不是雨，而是狂呼乱响的叫入站不住脚的瀑布，是狂暴的充满了旋卷的黑暗的水旋风，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这雨一下就是两天，司令部的人都十分着急，看来不可能对马特鲁之敌实行合围了。

天还没亮，德·甘冈终于得到消息，马特鲁已被英军占领，隆美尔大部队再次逃窜。

“参谋长，我认为有必要先派侦察小组去马特鲁港选择司令部地址，让我带上狄克·卡弗去吧！”作战参谋休·梅因沃林建议道。

德·甘冈欣然同意了。梅因沃林经验丰富、办事干练，由他带上蒙哥马利的继子一同去，再放心不过了。

“好的，你们先去，我和司令随后赶到。”

不久，德·甘冈和蒙哥马利带着人数不多的警卫队出发了。他们沿着梅因沃林的车辙印向西行驶着。

“前边就是通向‘走私湾’的路，看样子作战参谋把司令部地址选在海岸边了。”德·甘冈说道。

就在这时，前边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一名先遣部队军士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使劲挥着双手让车停下来。

“出了什么事？”德·甘冈问。

“前面有德军的后卫部队，与我们发生了遭遇战，他们企图在撤离马特鲁港时阻拦我军。请你们暂且避一避。”军士说道。

车队徐徐后撤了。

“要不是这场该死的暴雨，我们本来可以围捕这支敌军的。”蒙哥马利气愤他说。

中午时分，蒙哥马利一行抵达马特鲁新司令部，立刻获悉梅因沃林和卡弗不幸遭到伏击，落入敌手。马特鲁城镇及主要公路的德军已被肃清，但他们没想到还有一小队德军盘踞在海岸附近的地方。他们在前往“走私湾”的路上被俘。

德·甘冈倒吸一口冷气，好险啊，我们的总司令差点重蹈覆辙。

蒙哥马利始终一言未发，但可以看出，他为继子的不幸遭遇感到悲痛伤心。自从他的爱妻去逝以后，他一直像亲生父亲一样关照着她的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他们之间建立了根深的感情。德·甘冈开始恼恨自己下该让卡弗去执行这项任务。

“司令，梅因沃林机警过人，他很可能带卡弗一同越狱逃脱的。在意大利战俘营很容易做到这点。”德·甘冈试图劝慰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似乎没听见德·甘冈的话，他镇定地走到桌旁：“马上把各部队的追击情况报告拿来。”

隆美尔心绪不宁地再度坐上西撤的指挥车。此刻，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德国已经输掉了非洲的这场战争，但他的对手蒙哥马利似乎并未意识到英军打赢了这场战争。英军的追击行动显然是在一个缺乏决断果敢精神的人的指挥下，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他们有强大的兵力兵器，充足的补给，而且掌

握制空权，他们到底担心什么呢？难道是怕我这跛足军队杀个回马枪吗？隆美尔露出得意的笑容，照这样下去，我们逃出蒙哥马利的迫击不是没有希望。尤其是这场暴雨，下得太及时了。

“你好吗？司令阁下。”

一声放肆的呼唤打断了隆美尔的遐想。他扭头一看，大吃一惊：“是你？兰克将军？”

“对，是我！”兰克倚靠在隆美尔的指挥车旁，粗鲁地行了个军礼。

赫尔曼·兰克是3个月前刚派归隆美尔指挥的空军精锐部队第1伞兵旅旅长。他手下的伞兵装备精良，身体强壮，他本人则参加过克里特战役。兰克部队到达时没有自己的运输工具，是骑着自行车来的，由于他们是空军部队，隆美尔很少关心他们。

在阿拉曼撤退时，兰克的伞兵旅担任后卫，隆美尔一辆车也没给他们留下，这让兰克大为光火。此时，他尖酸刻薄地宣布：“我和我的那些在11月4日被弃之下顾的800名弟兄，伏击了一支英军运输队，缴获到汽车和汽油，从而得以闯过敌阵与司令阁下会合。”兰克讥嘲的笑脸上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大雨滂沱，沙漠变成一片泽乡，从而阻止了英军的追击，为隆美尔赢得了宝贵的24小时。他率领着这支长达60英里，由坦克、大炮以及各种载人车辆拼凑的队伍，冒着呼啸的炸弹，沿着泥泞堵塞的道路，穿过雷区继续不停地撤退。

隆美尔的情绪坏到极点，究竟还要撤多远，他也说不上……这场战争还不知怎样收场。答案很快有了。在向利比亚边境撤退的途中，威斯特法尔告诉他，“今天，11月8日，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同盟国军队已在阿尔及尔和摩洛哥登陆，突尼斯是他们的目标。”腹背受敌，两面夹攻，这正是隆美尔长期来担心会发生的局面。不过他预料的是英国在黎波里或班加西大规模登陆。现在问题更糟：美国军队直接参加了对德作战。隆美尔颓丧地在日记中写道：“这表示非洲军团的末日已到”。

不久，他们再次回到利比亚境内，身后是埃及沿海平原，4个月前，他们乘坐缴获来的英军坦克，携带英军的补给品，快速穿过这片平原向东面的尼罗河三角洲驶去。后来，他们便一块一块地丧失在沙漠中赢得的地盘……他们还将继续丧失巴尔迪亚、托卜鲁克、班加西，等等。德国非洲军团将最后一次穿过两年内4次易手的昔兰尼加，直奔突尼斯——决定他们最终惨败的命运的地方。

蒙哥马利放下手中的笔，伸了伸懒腰，站起身推开窗户。天空万里无云，太阳高悬在当顶，四周一片寂静。真是一个绝妙的沙漠气候，已是初冬季节，竟然感觉不到什么凉意。

蒙哥马利回到桌旁，欣赏着刚完成的杰作——告第8集团军全体将士书：

10月23日我们发动埃及战役时，我说过我们要打败德国与意大利军队，把他们赶出北非去。

我们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天，11月12日，在埃及土地上，除了俘虏外，再也没有德国和意大利士兵了。

在这3个星期里，我们击溃了德国和意大利军队，追击了约300英

里，到达并越过了边界，把残敌逐出埃及。

……

我们共击毙击伤敌人 2 万余人，俘敌 3 万名，包括 9 名将军。

……

我们的任务尚未完成。德国军队被逐出埃及，但北非还有残敌。至于再往西，在利比亚，我们还大有可为，而我们的先头部队现已准备在利比亚动手。我们此次到班加西及其更远的地方，将不再回来了。

再接再厉，祝你们成功。……

蒙哥马利满意地看了一遍，最后签上自己的大名：第 8 集团军司令、陆军上将伯·劳·蒙哥马利。

是的，在阿拉曼战役之后，蒙哥马利因战功显赫而被提升为上将，同时被授予巴思骑士勋章。

“弗雷迪。”司令唤道。

参谋长应声而入。

“你可以给亚历山大发电报了。告诉他，阿拉曼战役大获全胜，并将此讯转告首相。鸣钟吧！”蒙哥马利喜气洋洋地吩咐道。

1940 年 6 月底，在那最黑暗的时刻，丘吉尔曾下令将教堂钟声作为德军入侵在即的报警钟。自此，教堂钟声久已卡响。两年半以后，欢庆阿拉曼大捷的钟声在英国响彻云霄，人们激动万分，奔走相告：“我们打败了隆美尔！”“我们赢得了北非的胜利！”

“”，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率先敲响，别的教堂在四周遥相呼应，钟声有的清脆，有的浑浊，有的响亮，有的沉闷。

丘吉尔站在首相府，听着这阵阵久违而又熟悉的钟声。不禁泪流满面。在这欢庆胜利的时刻，他想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沙漠将军，韦维尔、奥金莱克、奥康纳、坎宁安、里奇……，他们都是英国杰出的将领，他们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这场胜利的基础正是由前几位将军不懈的努力所奠定的。特别是奥金莱克，若不是他手下那些奋战已久的第 8 集团军的英雄们在当年 7 月将隆美尔阻截于阿拉曼一带，隆美尔的非洲军心然早已取得胜利，也就不会有现在的蒙哥马利的阿拉曼大捷。

阿拉曼战役将永远成为英国战史上光辉的一页，首相默念着，它是我们转折的标志。我们可以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胜；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将战无不胜！

## 第四部雾海激浪——西西里登陆战

于江欣 著

### 主要人物表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首相
富兰克林·罗斯福	美国总统
乔治·马歇尔	美国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
阿兰·布鲁克	英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
哈罗德·亚历山大	盟军第 15 集团军群司令英国陆军上将
伯纳德·蒙哥马利	英国第 8 集团军司令上将
乔治·巴顿	美国第 7 集团军司令中将
奥马尔·布莱德雷	美国第 7 集团军第 2 军军长中将
特里·艾伦	美国第 7 集团军第 2 军第 1 师师长少将
卢西恩·特拉斯科特	美国第 7 集团军第 2 军第 3 师师长少将
霍伯特·盖伊	美国第 7 集团军参谋长准将
弗雷迪·德·甘冈	英国第 8 集团军参谋长准将
盖伊·西蒙兹	英国第 8 集团军加拿大第 1 师师长少将
莱尔·伯纳德	美国第 7 集团军第 2 军两栖登陆特遣队指挥官
中校	
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
本尼托·墨索里尼	意大利首相法西斯党魁
阿尔伯特·凯塞林	德军南线总司令陆军元帅
阿尔弗雷多·古佐尼	意大利第 6 集团军司令上将
汉斯·胡伯	德国第 14 装甲军军长上将
埃伯哈德·罗特	德国第 15 装甲师师长少将

## 引 子

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地中海上空风卷云集，海上波涛怒吼，满载英美盟军部队的庞大特遣舰队，顶着狂风恶浪，驶向意大利半岛南端的西西里岛，拉开了代号“爱斯基摩人”的西西里岛登陆战的序幕。

围绕此次作战，盟军最高决策机构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美国虽然一直渴望尽快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但由于条件尚不成熟，只好同意英国的计划——1943年继续发展北非战役的战果，跨越地中海，直捣南部欧洲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将首当其冲。

“爱斯基摩人”作战是盟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首次在敌人的领土上实施打击，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两栖突击。战役目的是保证地中海海运安全；转移苏联战场的德军兵力；将意大利逐出战争，从而打开进攻欧洲的南大门。

西西里之战从1943年7月9日盟军空降登陆开始，到8月16日进驻墨西拿为止，历时38天，盟军总共投入13个师47万余人的地面部队和空降部队，以及3000余艘各式舰船和4000余架飞机。盟军采取空降突击、两栖登陆、空中轰炸、山地攻坚、长途奔袭、沿岸“蛙跳”等多种作战样式，一举摧毁德、意军近30万守岛部队的顽强抵抗，占领了西西里全岛。

该战首次表现出美军和英军之间的激烈竞争，各路将军大显身手。布莱德雷崭露头角，蒙哥马利再度辉煌，尤其是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巴顿将军，更是声威显赫，名扬四海。他以好勇斗狠的强悍风格，指挥美军奇袭巴勒莫，苦战特罗伊纳，抢占墨西拿，气势和速度远在蒙哥马利之上，成为令德军闻风丧胆的传奇将军。

尽管轴心国军队利用西西里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赶在盟军进占墨西拿之前，将其近10万人的主力部队撤回意大利本土上，但是，盟军还是达到了预期目的，消灭岛上德、意军达16万余人，其中俘虏13万人。盟军不仅在军事上获取了直接进攻意大利本土的跳板，而且在政治上强烈震撼了已经动摇的意大利政府，导致墨索里尼垮台和意大利投降。为盟军下一步的作战行动铺平了道路。

## 第一章 摩洛哥巨头聚首

1943年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天空漆黑一片，凛冽的寒风呼呼作响，依稀可见的星星在低云中时隐时现。在大西洋上空，一架英国改装的C—46型轰炸机低吼着穿过云层，向卡萨布兰卡飞去。机舱里，身体健壮、矮胖秃顶的丘吉尔像个孩子一样蜷缩在床铺上酣睡。他双目紧闭，发出均匀而深沉的鼾声。他翻了一个身，突然“哎哟”叫了一声，睁开眼睛，坐在椅子上打吨的飞行安全首席顾问波特尔急忙来到温斯顿·丘吉尔面前，关切地问道：“怎么啦？首相？”

“喏，那个暖气片，”丘吉尔冲床头的汽油引擎“暖气片”一努嘴，“烫了我的脚趾头。恐怕再过一会儿就会燃着我的毯子了。”

波特尔巡视了机舱，发现另外两个暖气片也烧得滚烫。他同首相来到后面的炸弹舱，只见两个机组人员正在拼命地给汽油加热器烧火。

“你们怎么搞的，这太危险了，”波特尔责备道，“汽油暖气片可能引起一场大火，而周围的汽油就会立刻爆炸。马上关掉暖气设备。”

“是啊！我的决心是，宁可挨冻，也不愿被烧死。”丘吉尔诙谐地发表着意见。

机舱渐渐凉下来，丘吉尔回到床铺上，试着在8000英尺高空的寒气之中入眠，但是不行。看看表，刚刚凌晨2点，看来今夜的这一觉给搅了。首相点燃一支雪茄烟，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不知此行能否像以前那样，说服美国盟友同意英国的边缘战略观点：继续在地中海战区作战，逐步接近欧洲战场的中心。

早在1941年，丘吉尔及其参谋人员便因联盟战略问题同美国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英国人竭力劝说美国于1942年在西北非采取登陆作战行动。这一两栖进攻战在英国的利比亚攻势的配合下，将在1942年底肃清北非之敌，使盟国地中海海运畅通无阻，这要比绕道好望角节省大量的载重吨位。控制了这个关键的海上环节，美英两国就可以把全部注意力转向欧洲大陆，彻底击败希特勒德国。

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英国的建议，但是，以马歇尔为首的一批军方人员却持反对意见。马歇尔认为，登陆西北非对于局势严峻的东线战事无济于事，不会减轻苏联的压力。此外，如果把兵力都投入到不起多大作用的北非作战中，会无端地消耗兵力。与其这样，不如将这些宝贵的作战力量用于1943年有可能开辟的欧洲第二战场作战中。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则更倾向于将兵力投入太平洋对付日本的扩张。这位海军上将极为傲慢，态度生硬近乎粗鲁。对日作战是他毕生研究的课题，因此他对于将美国资源用于其他目的而不用来摧垮日本一直心存不满。

就这样，双方争执不下，直到1942年7月，罗斯福总统亲自出面协调两国战略目标和方针，英美两国这才趋于一致，决定于1942年秋季实施北非登陆战役（代号“火炬”）。

第一个回合是英国占了上风。丘吉尔当然明白，这多亏美国总统的支持。可是下一步呢？

到1942年年底，蒙哥马利在阿拉曼大败不可一世的隆美尔军队后，继续追击向突尼斯方向退却的残敌。“火炬”登陆计划成功后，盟军也在向突尼

斯挺进。据守突尼斯桥头堡的轴心国军队受到两面夹击，已成瓮中之鳖，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至于盟军的下一步战略目标，英国人早已成竹在胸——在突尼斯击败轴心国后即进攻意大利西西里岛，言外之意是要在攻克西西里之后进攻意大利，这一决定是对马歇尔的又一次打击，这位一贯温文尔雅、顾全大局的美军高级将领也在发牢骚：“这地中海简直是一个无底洞，什么时候能填满？”

金海军上将这时也想停止在地中海作战，转而进攻法国。他咆哮着说，进攻西西里“仅仅是为了干活而干活”。

对于美国人来说，确实是如此，就像罗斯福总统自美国参战以来一直抱定的信念那样：美国军队必须在1942年参加对德作战，无论在何地。对德作战，对美国人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而英国人则自始至终将地中海视为其生命线而为之奋战。早在战前英国高层将领便断言，地中海战区是英国可以打赢或输掉这场战争的最重要的战区，也是英国可以发动地面攻势的唯一战场；德国只要占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就可望赢得一场短期战争。

盟军地中海战区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倒是倾向于同意英国人的意见。他认为，盟军应该利用他们在阿尔及尔建立的庞大基地。来扩大地中海的行动。他为美国军方的态度感到不安，他担心反英的思想情绪会对进行战争产生不良影响。

看样子，是到了召开一次同盟国会议，统一思想，确定下一个战略目标的时候了。1942年12月3日，罗斯福致电丘吉尔：“我反复考虑过了同俄国人举行联席会议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制定令人满意的军事战略决策的唯一办法，就是你与我亲自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此外，总统还提出，他和丘吉尔首相最好带上一个主要由各自的三军参谋长组成的小组，这个小组应属于军事性质。罗斯福还建议，会议最好能于1月15日左右“在阿尔及尔以南，或喀土穆城内或其附近某个安全的地方”举行。总统不同意丘吉尔提出的在冰岛或阿拉斯加举行会议的意见，因为这两处都靠北，离莫斯科也太远。最后他选定了“蒂尔西特一个舒适宜人的绿洲”。和丘吉尔商定之后，罗斯福向斯大林发出了邀请电。

不久，斯大林回电拒绝了罗斯福总统的邀请，并表示虽然他赞成召开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但由于冬季战役进展迅速，在1月份腾不出手来，因此他本人不能离开苏联。最后他补充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要求盟军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

12月11日，因斯大林对召开三国首脑会议不感兴趣，罗斯福放弃了这个计划，开始考虑和丘吉尔进行双边会谈的问题。他将开会地点选在卡萨布兰卡附近。

丘吉尔一直弄不明白，世界之大，总统为何偏偏选中这个既危险又偏僻的地方。该不是因为卡萨布兰卡这个字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白宫”吧？就在3个星期以前，德国人还对卡萨布兰卡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空袭。也许那只是一次盲目的攻击，可是也说不定那是有目的地想炸毁巴顿将军的巨大的汽油库。尽管炸弹都掉在毫无军事价值的目标上，作死许多阿拉伯人，可是空袭本身却足以使美国负责保安工作的迈克·瑞莱担心的了。他调来大批高射炮部队，部署在卡萨布兰卡周围和城内，结果引起德国纳粹分子的胡乱猜测，有一次竟然接近事实的真相，他们向柏林报告说马歇尔将军准备不久到那儿去和英方的参谋长们举行军事会议。

不愉快的旅程终于结束了。当丘吉尔一行抵达卡萨布兰卡时，他们欣喜地发现，会址——摩洛哥首都卡萨布兰卡南郊安法不仅环境优美宜人，准备工作也非常出色。安法离大西洋有 1 英里远，坐落在一座小山上。这里有豪华的安法饭店，可为大型会议提供房间。饭店周围有高级别墅，院墙高垒，铁丝网林立，并由美军严密警卫。附近的机场可供大型飞机起降。

尤其让丘吉尔感到高兴的是这里的气候。和煦的阳光与英格兰严冬的刺骨寒风判若两重天地。高耸的岩崖和舒适的海滩是散步的好去处。在安法海滩上观山望景，静听惊涛拍岸，眼观青山入云，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赏心悦目之时，丘吉尔不忘重任在肩。据可靠情报来源透露，美国军方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马歇尔将军专门提出了一份于 1943 年夏季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的详细计划，草拟这项计划的是新任作战计划处处长艾尔·魏德迈将军，其实，首相心里很清楚，在 1943 年实施这些计划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据说，就连魏德迈将军也向马歇尔进言道，即便登陆成功，其结果也将是一场浩劫。他指出，纵然能够集结足够的兵力，训练不足的美国步兵也敌不过身经百战的德国军队。但是，马歇尔坚持认为，美军已从北非战役中积累了经验。他厉声命令魏德迈去制定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详细作战方案，完不成不要再来见他。

“方案一定要搞好一点！”马歇尔最后补充道。

魏德迈一连苦干 72 小时，搞出了一个顶呱呱的作战方案。参谋长读完后，十分满意。

“我们在卡萨布兰卡把它拿出来让英国人吃一惊，效果一定不错。”他说。

“不过，我建议不要把方案细节透露给任何人，以防传到不友好人士耳中。”魏德迈显然不放心。

马歇尔明白，这个“不友好人士”意指何人。他们很清楚，英国人还是同过去一样，坚决反对横渡英吉利海峡，尤其反对在 1943 年进行登陆作战。他们担心，如果英国人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前获悉这个作战方案，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找出方案的弱点，然后加以扼杀。

不管怎样，英国代表团在效率方面胜过美国人，丘吉尔对此信心十足，因为他们的意见统一，目标明确；而美国人则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马歇尔的兴趣在欧洲，金的注意力在太平洋，他反对在欧洲投入过多的兵力。美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中将对战略问题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加强美国的空军力量。他有时也赞同英国人的边缘战略，因为他对于在地中海建立一个空军基地很感兴趣。

尽管如此，丘吉尔不敢太乐观。他知道，美国人虽然内部意见不一，但对外有可能会变得很顽固，并一致反对英国人提出的任何建议。

丘吉尔和他的军方顾问们一致认为，马歇尔是他们必须说服的人。一个月以前，英国驻华盛顿代表团团长约翰·迪尔爵士（他是马歇尔的好朋友）曾警告英国的参谋长们，马歇尔打算如果可能的话，在非洲打了胜仗以后就减少地中海方面的作战行动。这一次，在卡萨布兰卡，迪尔将军向他的英国同僚详细阐述了马歇尔的立场：他担心盟军被拴在地中海，可能引起德国人向西班牙推进，而且盟军会损失大量舰只。马歇尔坚决主张 1943 年秋季在法国北部采取作战行动，以便为在 1944 年对欧洲大陆进行全面攻击开辟道路。

看着英国代表们愁云满面的样子，迪尔又给他们打气道：“不过，尽管



美国人坚决认为德国是主要敌人，但他们并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对付它，尤其是他们感到在缅甸和太平洋还有重要而迫切的任务需要他们去完成。”

“说得对！”首相向其参谋人员重申了谋求美方同意的要点，“关键是要在 1943 年进攻西西里岛，这是当前既实际又可行的作战行动。此外，目前形势还需要我们在 1943 年秋季进行收复缅甸的战役，并在法国采取初步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承担了我们的战争重任。”

沉思了一阵，丘吉尔又嘱咐道，“你们应当小心行事，决不要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凡事一定要充分讨论。”

参谋长们纷纷点头称是，并竞相献计献策。

“我觉得美国海军上将金比较好说话，不会持偏见，只要他能就太平洋问题吹上一气并且真正把心里后抖出来。”这是海军大臣达德利·庞德在说话。随着由于身患重病，庞德变得越来越不活跃。他常常打盹儿或似睡非睡，但是，一涉及到他心爱的海军，即便是别国的海军，他顿时精神焕发起来。

“需要争取的关键人物是马歇尔。”人人喜欢的丘吉尔的私人参谋长伊斯梅爵士说话了，“我们可以刺激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中国的感情，让他讲缅甸的局势。”

1 月 14 日，盟军代表团抵达卡萨布兰卡的第二天上午，两国参谋长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全球战略问题。

不出所料，双方在战线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美国要把 70% 的兵力部署在欧洲，30% 的兵力部署在太平洋。英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极力反对这一点。他强调轰炸德国和鼓励纳粹统治下的国家进行抵抗，可以瓦解敌人士气。他乐观地认为盟军只需要在欧洲大陆进行扫荡战即可。如果存在这种可能，那么盟军在英国已驻有足够的部队。因此他建议，盟军眼下的目标应该是打垮意大利并使土耳其卷入冲突。

在马歇尔看来，这些议论是 1912 年那种不对德国正面进攻的论调的变种。他攻击英国是要在地中海方面扩大作战行动。

第二天，布鲁克强按怒火，态度冷静地继续发言：“诸位，经过思考，我提出 2 项可供选择的办法，第一，将主要力量集中在英国；第二，在地中海方面采取作战行动，辅以最大限度地对德国进行空中攻击，加上对瑟堡进行小规模作战行动。我个人认为，第二个方案显然有较大的灵活性。我们在地中海可以攻击的目标有：撒丁岛、西西里岛、克里特岛以及佐泽卡尼索斯岛。其中西西里岛是最值得夺取的目标。”

马歇尔将军和其他美军参谋长仍然希望不久就集中全部的人力和物力越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的某个地方，最好在诺曼底，实施一次孤注一掷的、全面的进攻。如果像许多美军参谋计划人员最终推断的那样，后勤补给上的困难使盟军不可能在 1943 年发动这样的进攻，那么，马歇尔希望盟军能占领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半岛，以此牵制住德军。

马歇尔以为这一下英国人说不出什么来了。设想到他们强烈反对美军的上述观点。他们根据大量的统计数字，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他们指出，到 1943 年中期，德国人在法国可以投入 44 个师抗击英美的登陆，而英美两国那时所能集中的兵力不超过 25 个师。英国人认为，在兵力的对比有利于同盟国之前，在法国海岸实施突击只会导致失败，英国人将再一次在遭受惨重损失的情况下被不体面地赶出欧洲。

英国人再次表示他们愿意从法国登陆，但只有在极大地削弱了那儿的德

军力量之后才能进行这种作战。英国参谋长们坚持认为，目前，削弱敌人而又援助俄国的最好办法是继续实行外围战略。他们说，从地中海对南欧实施牵制性的进攻可以把大量德军从法国和东部战线吸引过来，从而使希特勒用以保卫其第三帝国所需的总兵力减少 55 个师。

英国的计划人员还认为，在地中海接连不断地实施外围作战，不仅可以击败意大利，使之退出战争，而且可能争取土耳其人参战。如果上述情况真的发生，即使盟军不越过英吉利海峡实施进攻，希特勒也将面临失败；即使盟军预定要实施越峡进攻，盟军若能首先在其他地方攻击德军，从而使德军在西方遭到削弱，那么，他们在法国登陆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虽然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对于英国人的观点并没有完全心悦诚服，但他们却提不出任何有力的反驳论据。马歇尔不禁暗暗气恼，显然有人已把美国代表团准备提交会议的方案，包括他的 1943 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计划，详细地透露给了英国方面，英国三军参谋长对美国的方案作了充分研究，并征求了专家的意见。现在，他们就着手要把这个方案变为废纸——马歇尔心爱的渡海作战计划被英国人嘲笑一番后抛在了了一边。

说实在的，马歇尔不希望让更多的同盟国军队陷在地中海战区。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在战略上偏离了主要目标。然而，他又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人不愿意在 1943 年冒险打回法国；而没有英国的全力支持与合作，越峡进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一连 5 天，召开了 6 次盟军参谋长全体会议，双方一直各抒己见，互不相让。到 1 月 18 日上午，双方的立场似乎变得强硬起来。马歇尔在争论中采取了攻势，他对布鲁克说：“英国似乎只满足于在地中海与敌交战，而把大量兵力留在英国，等待德国的垮台。我看你是宁肯让部队在英国无用武之地，也不愿派往太平洋去作战。”

布鲁克惊讶地瞪大眼睛，这话本该金海军上将说呀？怎么会出自马歇尔之口？这位英国将军忧心忡忡地警告说：“如果我们试图先打败日本，那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同盟国已同意先战败德国。现在的问题是进军法国北部，还是打入地中海。我认为后者是盟军 1943 年保持对德压力的唯一办法。”

“我不同意把全部预备队都投入地中海或法国，”马歇尔毫不示弱，“盟军不能坐视日本巩固其在太平洋的地位，我对于这种要求太平洋战区的美军勒紧腰带继续战斗的做法，早已感到厌烦之极。”

马歇尔表示，在太平洋方面继续进行无计划地作战可能完全打乱盟军的战略部署。太平洋方面如果失败，就需要从其他战区调拨军队和武器。

英国人坚持认为盟军在太平洋的行动应到占领拉包尔为止。

“可是我认为，一旦攻占拉包尔，同一部队或许必须进而攻打马绍尔群岛。”金插话道。

“就像我们英国人坚持盟军必须在占领西西里岛以后向意大利进军那样吗？”布鲁克没好气地回敬了一句。

最后，马歇尔概括说明美方要求的一项可能的修正方案。他提出在“占领吉尔伯特、马绍尔和加罗林诸群岛，甚至包括特鲁克岛在内”的建议前面，添上“以该战区可供使用的力量”的话。

之后，与会者休会进午餐。布鲁克步出会议室时，脑子里仍想着金的那句话，他对迪尔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永远也不会同他们达成协议。”

“恰恰相反，”迪尔答道，“你们已经在多数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你没

听出金的口气并不强硬，他甚至打算在今年不进攻特鲁克基地吗？最重要的是马歇尔最后那段话，也是做出了让步。至少双方距离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远。现在剩下的只是找出协调其他分歧的办法。午餐后我们开个碰头会，把这个问题议一议。”

迪尔在华盛顿工作过很长时间，对美国人的性格了如指掌。布鲁克相信他的判断。饭后，经过商议，英国人很快草拟了一项作战行动的协议，在下午开会时交给了美国人。

马歇尔和金一起从头到尾看了这份文件。文件要求，以业已分配的兵力继续太平洋和远东方面的作战行动，条件是，这些作战行动不超出以下范围：“在联合参谋部看来不至危害联合国利用一切有利机会……在 1943 年决定性地打败德国的能力。”在符合这些保留意见的条件下，将为以下工作制定计划进行准备：（1）1943 年开始收复缅甸（“安纳金”行动）；（2）“如果时间和力量不至对‘安纳金’行动不利”，在攻克拉包尔以后对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采取军事行动。

马歇尔和金对视了一眼，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我认为我们两国的基本立场已经趋于一致。我们同意，稍作更改便通过这项协议。”马歇尔发话了。

英国人紧绷的神经这才松弛下来。盟军未来战略计划的宗旨终于得到认可，在午饭前似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情，现在却已实现了，真是不可思议。布鲁克感激地看了一眼迪尔爵士，多亏了这位老英雄啊。

随着这种折衷方案得到接受，其他军事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当天下午，英美参谋长们同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起，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马歇尔主持会议，首先要求布鲁克说明已经达成的协议内容。

这种时刻实在是太微妙了。布鲁克镇定了一下紧张的情绪，不慌不忙地概述了协议的要点：“据确认，我们的总目标是击败德国，粉碎德国舰艇的军事行动应占据优先地位。在北非肃清敌人以后，盟军下一个作战行动将是进攻意大利。然后让土耳其卷入战争。”

布鲁克解释说，这些协议实质上是一项交易，英国建议攻陷突尼斯后尽快出兵西西里岛，美国同意了，但条件是英国同意进军南太平洋，当年下半年攻占缅甸。无论哪种情况，继续实施的攻势都下再分配更多的人力、物力。

汇报结束了，布鲁克提心吊胆地等着两国首脑的首肯。估计罗斯福总统问题不大，据美国人讲，总统一直是放手让其军事顾问们制定军事决策和计划的，常常几个星期，甚至半年都不召见他们一次。布鲁克听了感叹不已，我的首相如果能有 6 个小时不召见我，我就谢天谢地了。

还好，总统和首相都同意了军事协议，即使惯于干涉军事计划的丘吉尔，也默认了。他看出英国已达到了预期目的，进一步利用突尼斯战役的胜利成果，他还看到，美国人已做出了重大让步。

1 月 23 日晚，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作了最后的汇报。其战略计划概要如下：

同盟国的物力和财力必须首先用于打赢潜艇之战。必须最大限度地向苏联输送给养。

欧洲战场作战行动的目标是在 1943 年打败德军，为达到这一目的，同盟国必须全力以赴。

进攻的主要内容是：

地中海战区：

1. 攻占西西里岛，达成以下目的：

- (1) 确保地中海战区的交通线。
- (2) 牵制德军，减轻对俄国战线的压力。
- (3) 加强对意大利的压力。

2. 创造一种使土耳其成为真正盟国的形势。

在英国：

3. 对德国作战力量实施最沉重的空中打击。

4. 使用现有的两栖部队实施有限的进攻作战。

5. 集结最强大的兵力，保持战斗状态，一俟德军抵抗力量被削弱到预期程度，就立即进攻欧洲大陆。

协议允许仍对日本施加压力，但必须限制在不影响 1943 年打败德军的条件下。协议批准于 1943 年开始实施重新占领缅甸的作战计划，如果人力物力许可，就开始实施夺取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特鲁克）的战役行动。

马歇尔知道，他所希望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是办不到了，美国人得到的比原来想要的少得多。这个结果，在来卡萨布兰卡以前马歇尔便料到了。

“我们再不能让他们这样钻空子了。”会议结束后，魏德迈向马歇尔递交了一份语气激烈的备忘录，马歇尔没有作答。毫无疑问，作为一名军队高层首脑，马歇尔更明白应该如何顾全大局。他对失望的军方人员解释说，他之所以接受攻打西西里岛的军事行动是“因为我们在地中海有足够的军队进行这个攻击，是因为这将有利于节省作为先决条件的船舶吨位。据估计，掌握了非洲北岸和西西里，将会腾出大约 225 艘船来支援缅甸、中东和太平洋等地的作战”。占领西西里，不仅可以夺去敌人借最狭窄的海面在地中海袭击盟国船只的基地，而且可以使盟国获得一个基地，为地中海的航运建立更加宽阔的空中保护——盟国迄今为止的唯一基地仅仅是一个小小的马耳他。马歇尔说，主张对西西里作战的另一个考虑，是有可能“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

正是由于马歇尔顾全大局，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英国人非常喜欢马歇尔。他们也知道，这是英国人最后一次左右盟国会议，而且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应归功于马歇尔本人甘愿寻求谅解与协议。

“他在战略观点方面并不固执或僵化，这是令人宽慰的事。”英国人如是说。

“马歇尔将军为美国人干了一件极其动人的事。他条理分明而又光明磊落，令人疑虑尽除。”美国人对马歇尔的贡献同样感到钦佩。

## 第二章 订计划见仁见智

时间过得飞快，自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转眼4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形势发展很快，突尼斯的轴心国军队惨遭失败，已停止抵抗，非洲战争结束了。尽管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两国一致同意突尼斯战役胜利后盟军立即进攻西西里，但除此之外，会上没有明确任何具体的做法。现在离实施西西里登陆战的日期只有两个月了，必须不失时机地遵照上次会议的决定，就其具体实施方案达成某种协议。

据英国人所知，在阿尔及尔指挥非洲作战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突尼斯战役结束前，就在考虑进攻西西里的作战计划。让他们感到不放心的是华盛顿上层领导。尽管美国人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几乎作了全面让步，但是布鲁克将军总觉得美国人并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他个人又不能强迫他们去干。早在2月份，他就对美国人的态度表示忧虑：“我十分担心美国人不能恪守卡萨布兰卡协议。他们正在彻底抛弃派美国陆军师前往英国的诺言。”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有同感。英国人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胜利了，接下去该做些什么呢？胜利的果实只以突尼斯顶端地带为满足呢，还是应将意大利逐出战争圈外，并把土耳其拉到盟国方面来？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同总统亲自会谈才能解决。更何况英美两国还隐藏着严重分歧，如果不加以调整，便会导致困难重重，行动无力。丘吉尔遂于4月11日向罗斯福提议，双方军政要员在阿尔及尔举行一次会议，决定西西里战役后的行动方案。罗斯福却不同意举行这种庞大的会议，因为这太引人注目了。丘吉尔于4月29日又提出他将率团再次访问华盛顿。这一次，罗斯福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双方商定于1943年5月12日在美国召开第三次华盛顿会议，代号“三叉戟”。

会议在白宫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并不多，除了首相和总统以外，只有英军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以及迪尔元帅；美国方面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霍普金斯。

首相的私人参谋长伊斯梅将军再次坐在罗斯福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感慨万分。这间屋子对英国人具有特殊意义。一年前，就在这间屋子里，首相和总统获悉托卜鲁克沦陷的不幸消息，在总统的授意下，马歇尔将军毫不犹豫地两个美军装甲师里抽调300辆“谢尔曼”式坦克，支援惨遭失败的英国第8集团军。这些新式坦克在北非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丘吉尔在发言中重提这一感人的事情时，美国人却反应冷淡。是啊，不提则已，提起来美国人就恼人，那次会议是美方首次谈判失败，它关系到以后一连串谈判的失败。不过，首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施展着他的雄辩口才，大谈意大利垮台的意义，重申他对于“最后”横渡海峡进攻的忠诚态度，当然，目前首先迫切需要在地中海采取进一步行动。

丘吉尔发表了一通议论之后，原以为这次会上仍可以再一次争取罗斯福同意他的观点，没想到美国总统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他带头论证他的军事顾问们提出的主张，坚持要为了有利于在1944年春进攻欧洲大陆而制定一项明确的决策，并且要求立即为此承担义务。

会议召开一星期了，同卡萨布兰卡会议开始时一样，“三叉戟”似乎陷入了僵局，美方代表并未集中讨论以牺牲地中海行动为代价而在英国集结部队的问题，而是力求得到英方在1944年春季执行进攻法国的“围捕”计划的坚定承诺。

布鲁克则机敏地提出，只有首先进行地中海行动，才能在 1944 年发动攻击。这些行动牵制德军不能向登陆地区增援，在法国的攻势才能得以顺利进行。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将成为耗尽德国后备力量的“最重要的因素”。

5 月 19 日是一个决定性的日子。双方终于为未来在欧洲的军事行动寻求了一个折衷的方案。英方同意在 1944 年 5 月 1 日进行一次以 29 个师为基本数量的跨越海峡的攻击。在美国方面，他们也同意在攻克西西里岛之后，在地中海继续作战。但是美方又保留了一项强有力的否决权：“每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均须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在马歇尔看来，他最大的收获是从那些不情愿的英国同事手中挤出地中海战区的 7 个师的部队，准备用于来年的法国作战。会议最后还确定了在西西里岛登陆的时间和地点。

在美国人当中，唯一赞成英国的地中海战略的人物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位盟军地中海战区司令被公认为是美国人的典范。他相貌堂堂，衣着整洁，但不好时髦。他为人热情爽朗，正直坦率，具有博人好感的个性和明显的才华。他的讲话通俗易懂而富有特点，深得士兵甚至报界的爱戴和上司的信任。他的那种宽容、体谅、豁达的性格，在调解英美将领之间的矛盾、协调英美联合作战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从 1942 年 8 月被任命为盟军远征军总司令、指挥北非登陆战（“火炬”计划）以来，作战参谋出身的艾森豪威尔也算是一名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了。在北非和地中海战场的作战经验告诉他，由于兵力有限，1944 年夏季以前不可能进行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攻击，而在 1943 年盟军无所行动是无法忍受的。因此，他一直考虑在地中海地区继续作战的问题。早在 1943 年 4 月，轴心国军队被逼到突尼斯东北一隅，艾森豪威尔就将未来的行动计划电告马歇尔，特别强调下一步攻打西西里岛是比较容易的。他利用地中海现有的部队就能完戈这一任务。他认为，若轴心国突然解体，他就应当准备立即转向其他有价值的目标。在他看来，“有价值的目标”便是意大利本上。

卡萨布兰卡会议作出下一战役将是夺取西西里的决定之后，1 月 23 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爱斯基摩人”作战行动的最高统帅，英国将军亚历山大为副统帅，兼任地面作战总指挥官，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为海军部队指挥官，英国的特德将军为空军部队指挥官。2 月 11 日，艾森豪威尔任命了他属下的指挥官：蒙哥马利指挥英国第 8 集团军，巴顿指挥美国第 7 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加在一起，统编为第 15 集团军群，司令官是亚历山大将军。

艾森豪威尔深知，进攻西西里是一次极其困难的战役，甚至登陆北非的“火炬”计划也不能与之相比，西西里岛的形状大体上像一个等腰三角形，近乎东西走向的北部海岸为一个长边，约 125 英里；另一个长边南部海岸大致上是西北—东南走向；三角形的底边东海岸大致为南北走向。在该岛的东北角是墨西拿，距靴子形的意大利“脚趾”仅 3 英里。墨西拿以南，深入内地 20 英里是可怕的埃特纳火山，它扼守着岛上唯一平坦地区的卡塔尼亚港。靠近东南角是锡拉库萨。岛上的其他港口有大约在南海岸中间的利卡塔—杰拉港和北部海岸偏西的巴勒莫港。这一战役要在包括 8 艘战列舰和 2 艘航空母舰在内的 1200 艘军舰的护送下，用 2000 多艘船只运送首批 16 万人的登陆部队以及 1800 门火炮、600 辆坦克和 1400 辆其他车辆上岸。为了支援登陆部队，必须尽早夺取至少两个港口及港口间的海滩。

让艾森豪威尔感到为难的是，1 月份开始拟定“爱斯基摩人”作战计划

时，非洲作战正处于最后的关键阶段，亚历山大、蒙哥马利、巴顿、恃德等人正全力以赴进行非洲战役，无暇顾及“爱斯基摩人”计划。诚然，艾森豪威尔可以委托代理的参谋人员去计划下一次战役，但一般来说，在制定一个战役计划时，即将指挥这个战役的人应该尽量早地参与计划的制定工作，否则，战场指挥官可能会要求更改计划，从而把一个周密制定的计划给打乱了。

这些优秀的指挥官尽管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对于这种两栖登陆战却不甚熟悉，这次战役乃是自加利波利战役以来的第一次将遭到强大抵抗的两栖作战。登陆艇驾驶员必须在有拍岸浪的条件下进行紧张的登陆训练，这大概是他们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登陆艇。还必须仔细计划空降部队的使用，拖曳飞机和伞兵搭载机的驾驶员必须提高技术熟练程度，因为这类飞机的大多数驾驶员平常都只是执行其他方面的任务。不过，盟军新补充的美国水陆两用卡车对在开阔的海滩上卸载物资会起巨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盟军加以仔细调查，这就是确定西西里岛大约300英里的海岸线上哪些海滩适宜登陆。调查表明，适宜登陆的海滩一共有36个。据认为，只有两个海滩具有一切必要的设施。因此，需要计划人员考虑的两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夺取一个或几个港口以及如何实施有效的空中掩护。

好在盟军的计划人员并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计划这次战役的。早在1941年英军就认真研究过能不能在“十字军”进攻战中扩张战果时进攻西西里，结论是不能。然后，1942年11月，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提出一个进攻西西里的概要计划。艾森豪威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后被任命为总司令的同时，接到了这份陈述了各种考虑的备忘录以及构成这次研究的基础的作战概要计划。该计划成为供有关各方进行讨论的一个临时蓝本。

“爱斯基摩人”战役计划于1943年1月在伦敦开始起草，工作时断时续，照这个速度，盟军当初预定6月10日发动进攻是难以实现的。于是，计划工作转到北非，由艾森豪威尔亲自来抓。地点在阿尔及尔圣乔治饭店第141号房间，工作开始时步子迈得不够大。此后，参谋计划人员被命名为“141小组”。小组人员不断增加，饭店的一套老房子不够用，便迁到阿尔及尔郊区波扎利亚的师范学院。至此，计划工作才有了一点进展。

“141小组”的参谋长是个英国少将，名叫查尔斯·盖尔德纳。他喜爱打马球和驾游艇，在皇家骠骑兵里服过役。1941年在中东因善于制定作战计划而出了名，他指挥过第6装甲师，有实战经验。在他的领导下，计划小组夜以继日地奋战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西西里进攻日渐渐临近。“141小组”手忙脚乱地拟出了一系列计划，从“爱斯基摩人”1号计划到7号计划，但一于也不能为各有关单位接受，只好又一个个放弃了。原定6月开始的进攻已来不及实施，于是整个战役推至7月10日。

4月中旬，“141小组”终于完成了“爱斯基摩人”8号计划。在与这次行动有关的高级将领看来，这个计划很出色。计划小组的确是下了大功夫的，他们周密思考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总算拿出了这份作战计划。

制定西西里作战计划难度很大，存在许多问题。这是盟军第一次向强敌坚守的滩头发动大规模两栖进攻，登陆兵力多达47万余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登陆突击阶段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甚至超过了一年以后的诺曼底登陆。计划人员无先例可循。西西里岛地形崎岖不平，平地较少，山地多而险

恶，登陆部队还要克服滩头陡坡和海潮等一系列障碍。计划人员要把这些情况全考虑进去，而且需要兼顾参战的各军、兵种的战略和战术要求，这使作战计划的拟定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经过全面考虑，计划人员认为，要想取胜，从攻击一开始，就至少要夺取两个重要港口，以便为在纵深地区作战的部队提供给养。从西西里地图上可看到3个主要港口区域：东北面海峡处的墨西拿港，日进口量为4000—5000吨；东南面的锡拉库萨—卡特尼亚—奥古斯塔港口区，日进口量总计为2500吨；西北面的巴勒莫港，日进口量为2500吨。

墨西拿不单是西西里的一个主要港口，由于它位于三角形的西西里岛的顶端，距意大利本土只相隔3英里宽的海峡，所以，它也是西西里战役中的战略要地。这次作战的最终战术目的是尽快夺取墨西拿海峡，从而可以切断敌人的主要补给干线，并将德意军队困在西西里岛，阻止其撤回意大利本土。

然而，盟军不能直接在墨西拿登陆，因为有重兵防守，而且距意大利本土太近，敌人可以迅速得到大量的支援。此外，那里也超出了盟军战斗机的有效掩护范围。

能够得到岸基航空兵充分支援的唯一登陆地点是在利卡特和锡拉库萨之间的西西里东南角沿岸地区。但这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在该地区仅有3个港口，而其中只有锡拉库萨港具备较大的停泊能力。陆、海军的计划人员都担心，从这些港口和海滩运送上陆的补给品满足不了攻占西西里岛的大批盟军部队的需要。因此，最妥善的办法是：首先攻占西西里岛上那些盟军战斗机能够实施空中掩护的登陆场，然后建立机场，以扩大战斗机的掩护范围；几天之后，再在巴勒莫和卡特尼亚的主要港口附近实施登陆。

为此，“爱斯基摩人”8号计划规定，蒙哥马利的英军部队攻占东面的锡拉库萨，巴顿的美军部队夺取西北角的巴勒莫。然后，两军继续向墨西拿推进。

“乔治，我觉得现在该让布莱德雷接替你了，你应该回头去搞‘爱斯基摩人’战役。”艾森豪威尔在4月的一天出乎意料地来到突尼斯加夫萨美国第2军军部，向巴顿将军宣布了他的决定。这使巴顿大吃一惊。怎么？他担任第2军军长刚刚1个月零7天，部队刚刚有了起色，原来未能取得的重大胜利现在已开始形成，这个时候又要中途退场吗？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尤其是巴顿这样的视打仗为生命的指挥官，谁不希望享受一下胜利的喜悦呢？

那是在1943年3月7日早上，突尼斯杰贝尔克伊夫村庄，美国陆军第2军军部面对的广场上，一队装甲车和卡车轰鸣着隆隆驶进。

在先头装甲车上，巴顿如同罗马时代驱着战车的勇士，昂然挺立。他头戴铜盔，上面闪耀着3颗醒目的将星。在他自称为“战争面孔”的脸上透着威严。他那充满攻击性的微微突出的下颚紧绷在钢盔带子后面，更显示出他的勇猛与不屈不挠。

车队开进了那个满是土屋的破烂村庄。高高的天线在车顶上不停地摇晃着，车辆喇叭的尖叫声，吓得阿拉伯村民四下躲藏，就连那些当兵的，怕泥水溅到身上，也急忙躲进屋里。卷起一大片灰土之后，装甲车队停了下来。车门开了，身材高大的巴顿将军英姿焕发地跨下车，他那剪裁合体的将军服，擦得锃亮的长筒靴，在灰黄破烂的村落里格外引人注目。他的腰间系着一根手工雕花的皮带，配有发光的钢带扣，两边各佩一支手枪，枪柄上嵌有珍珠和标志着中将军衔的3颗金星。他这身耀眼的装束似乎在向人们宣告：“世



世界上最杰出的军队的司令巴顿将军在此！”

巴顿以尖锐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手持马鞭往自己的皮靴上一抽，发出清脆的声响，然后，大踏步地向第2军军部走去。他带来了艾森豪威尔亲笔写给该军军长弗雷登多尔的一封信，这小小的一张纸通知了这位自负的军长，他在突尼斯的使命已告结束。

3个星期前，突尼斯德军向卡塞林的美国第2军发起进攻，突入阵地纵深约18英里。由于指挥失当，美军在北非同德军首次交锋便一败涂地，后撤50英里，丧失了宫里亚奈、卡塞林和斯贝特拉，损失兵员3000余人。为此，美军遭到久经沙场的英国兵的嘲笑，他们专门给美军战友们编了一首歌，叫做“太嫩了，我的盟友”。

巴顿自去年11月率部参加“火炬”作战攻占摩洛哥后，便一直担任摩洛哥总督，这对生性勇猛好动的巴顿来说，算不上美差。现在能够被委任以作战部队指挥官实在是三生幸事。他耳边回响着艾森豪威尔的临别指示：“你的使命，就是要重振第2军的士气，使其斗志昂扬。”

没问题，我的长官，你，还有那些狂妄自大的英国人就等着瞧吧！

巴顿到任3天后，比起德国兵来，第2军的官兵们更憎恨这位军长。在他们看来，巴顿的做法只不过是“一个狂暴急躁的严厉军官的小动作”而已；那些愤慨的第2军随军记者给巴顿扣上“不民主和非美国式作风”的帽子。这种情况巴顿多少是预料到的，而且正是他需要的。他同意亚历山大的意见：第2军的状况“可怕而混乱”，至少是“意志软弱，缺乏训练”，因而特别需要严格纪律。而这也正是巴顿决心要做的。

为了杜绝参谋人员上班迟到的现象，巴顿严格规定早饭要在7时30分完毕。接着，他制定了最严格的军容风纪条例，规定每个军人都必须时刻戴钢盔、扎领带、打绑腿。后勤部队亦不例外，包括护士和军械修理兵。

军内官兵们皆认为巴顿不过是嘴上说说，不至于如此冥顽，因此依然是一副我行我素、吊儿郎当的样子。

巴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跳出屋外，亲自四下搜寻那些衣冠不整的官兵，对他们进行列队训话：

“各位听着，我对任何一个不立刻执行我的命令的免崽子都不会容忍的。我给你们最后一个选择机会：要么罚款25美元，军官加倍；要么送军事法庭。我可告诉你们，送军事法庭是要记入档案的。”

结果，违纪官兵们交出了罚款，背转身对他们新来的长官咒骂不已。

不管怎样，巴顿的改革震动了第2军，迅速改变了它原先的软弱状况。每当士兵们扎绑腿和扣上沉重的钢盔时，他就不能不想起现在指挥第2军的是巴顿，卡塞林战役以前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一个艰苦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尽管这些改革并没有使巴顿赢得众望，但是却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怀疑的印记：第2军的头儿是巴顿。

巴顿说，正常人没有不怕打仗的，但纪律可以在人的心中建立起各种勇气，加上男子汉的气概，就可以取得胜利。

此后，巴顿便带着他这支整顿过纪律的部队走出低谷。在10天后的马斯战役中，美军第2军尽管只是配角，辅助蒙哥马利的部队在舞台中心唱大戏，但他们打得英勇顽强。“硝烟一散，我们看到没有一个美国士兵放弃阵地一步。”巴顿自豪地指出这一点。

不过，在担任第2军军长期间，巴顿自认为，第2军充当英军的支援部

队去牵制敌军，扮演后备角色，这对他是一大打击。另一个打击来自敌人方面：他最大的对手隆美尔告病辞职，从非洲战场上消失了。他此时面对的只是一名无法与隆美尔相提并论的意大利元帅。这样一来，战争的乐趣大为逊色。

所以，巴顿对自己从第2军调走一事并不埋怨。也许就像是艾森豪威尔所说的，自己已经完成了去第2军的使命，给这个没有生气的军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后在制定“爱斯基摩人”战役计划方面，自己可能会起更大的作用，但愿能从中夺回在突尼斯战役中失掉的奖酬。

巴顿也知道自己急躁而轻率的毛病，在军旅生涯中三番五次地冒犯神明，以致于几次差点儿丢掉指挥权。现在，他终于得到大显身手的机会，可不敢贸然行事。去年登陆北非时，他只有一支特遣部队和一个纸上装甲军——这是美国当时能给他的全部兵力。即使在突尼斯，他手下也只有一个受英国人严密控制的第2军。

这次则不然。

西西里战役将是美国集团军首次参战。虽然这个集团军仍然要受亚历山大将军的指挥，并且要和英国蒙哥马利将军的第8集团军协同作战，但是，巴顿希望多少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对一个军人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他居然有幸率领第一支训练有素的美国集团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即便是25年前美国大名鼎鼎的潘兴将军开始远征欧洲时，手下也没有这么庞大的兵力。巴顿想起这点，便感到受宠若惊。

听说定下打西西里一仗颇费周折，英美两国的战略目标总是矛盾重重，无法统一，而巴顿对此却实在没有什么兴趣——这些战略貌似玄妙，在他看来却是可笑之至。因为他是讲究实效的人，主要兴趣是打仗；至于在什么地方打——在意大利，在法国，还是在太平洋，这在他看来都无关紧要。

让巴顿担忧的一点是，这次又要和既冲动又自负的蒙哥马利相处，什么麻烦事都可能发生。他可不愿意卷入关于战略问题的争吵，也不愿意因为得罪处于顶峰时期的蒙哥马利而使自己参加“爱斯基摩人”战役的作用蒙受损失。他下决心等待时机，暂时保持缄默甚至圆通。他既然已经等了那么长时间，也能再等一段时间。

4月14日，巴顿奉命离开突尼斯的加夫萨，前往阿尔及尔参与策划“爱斯基摩人”战役。8号计划已得到肯定，按亚历山大将军的话说，这是个最完美的计划。根据该计划，巴勒莫是巴顿进攻的目标，部队抢占该港后，以此为补给基地，一鼓作气向东推进，在墨西拿与蒙哥马利的部队会师。但是，巴顿还没来得及着手拟订自己的作战计划，“爱斯基摩人”8号计划就被推翻了。什么原因呢？原来是蒙哥马利不喜欢这个计划。

由于阿拉曼大捷，蒙哥马利在1943年已成为举世闻名的一代名将，成为英国人交口称誉的英雄。英国人为本国英雄的诞生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蒙哥马利终于实现了自己从小立下的志愿：他要给对他总是不满意的严母拿出个样子看看。正如他自己说的：“我的童年生活教我要有本事……也教我要相信天命，而我的确这么做了。”

蒙哥马利是个至善主义者，他严于律己，洁身自好，不近女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扑克，近乎于一个完美的军人。然而奇怪的是，除了他自己的部队把他当偶像崇拜外，英国其他部队对他并没有好感。从执行“火炬”计划以来，他进入英美军联合作战的环境，开始同美国人打交道。他的傲慢、

自负、虚荣和刻薄得罪了联军中的美国将军，包括那些在军事上非常尊敬他的美国将军。他们看不惯他那副颐指气使的样子。他生性好指挥人，即便在他最圆通的时候，也要行使他的权威，这在他看来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他高高在上的做法，比如他总是派参谋长德·甘冈代表他参加各种高级指挥官会议，使其他英军和美国人都是很恼火。

蒙哥马利知道自己个性乖僻，他也知道自己的个性得罪了他的上司和同级。但是他相信这么做很得体，问心无愧，而且这也正是他的美德所在。一个在他手下服役的士兵称颂第8集团军是个“兄弟大家庭”，他对蒙哥马利赤胆忠心，并为他带兵的本领所倾倒。蒙哥马利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称呼，他说：“我们是武装的兄弟大家庭。我们做我们爱做的事，我们穿我们爱穿的衣，我们最关心的是胜利，以最少的伤亡去赢得胜利。我是这个大家庭的头头，对待错误，特别是造成生命损失的错误，我是非常严厉的。我不允许背离总体计划的基本原则。但我准许下级军官按自己的想法去处置具体事宜，做错了我也不介意。”

随着非洲战役的结束，盟军逐步转向西西里，蒙哥马利一方面体会到在沙漠里自由自在作战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要学会与人共事，为了整体利益要放弃自己的许多观念；另一方面，他还是决心保证第8集团军决不打计划不周的仗，决不能让官兵作无谓的牺牲。他带领部队驰骋非洲战场，转战2000英里，大获全胜，靠的就是这一条。

“关于进击西西里，我们已经有7个计划了，第8个计划也已出台。”这是在开罗机场迎接蒙哥马利的德·甘冈少将见面后说的第一句话。

4月23日专程从战火纷飞的突尼斯前线飞抵开罗商议“爱斯基摩人”计划的蒙哥马利听后不禁哑然失笑。

有二、三项计划，蒙哥马利原先倒是听说过，像1月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伦敦搞得那项计划，和4月份亚历山大手下的参谋人员提出的另一项计划。这些计划各有短长，不失为一个基础。但蒙哥马利没想到，短短3个月左右的时间，“爱斯基摩人”计划竟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噌噌往外冒，多达七八个。

“上帝啊！我们用不着这样多的计划，”他笑道，“一个就够了，最好的一个。”

“……第8号计划规定，我第8集团军将在西西里岛东南部登陆，登陆地带是一个很宽的弧形，从锡拉库萨正南的一点开始，向南绕帕基诺半岛，朝西到杰拉为止……。”第二天，德·甘冈在一幅西西里岛地图前向蒙哥马利详细介绍着第8号计划。

“喏，好，”蒙哥马利点头听着，问道：“那么，第7集团军的登陆点呢？”

“在这里，”德·甘冈手指地图，“在该岛西北端的特腊帕尼地区登陆，目标是夺取巴勒莫。”

蒙哥马利的目光顺着巴勒莫向东移去，“一条平坦而畅通无阻的路线啊！”他像是在自语。

德·甘冈跟随蒙哥马利数月，加上以前多年来的了解，因此揣摩这位上司的心思还是相当准确的。第8号计划要求英、美两军登陆后，一个向北、一个向东，进击墨西拿。比较而言，英军面临的困难更大些，因为它必须克服埃特纳火山这一障碍。如果说墨西拿是意大利的大门的话，那么，布满丘

陵和大山群的埃特纳火山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槛了。这座火山耸立在卡塔尼亚平原的北面，俯视着西西里这个三角形岛屿的东南角，恰好是英军的登陆点。如果要从南面或西面接近和占领墨西拿，就必须经过埃特纳。很明显，首先进抵墨西拿的荣誉将属于巴顿的美军，这是蒙哥马利无法容忍的。况且，巴勒莫在人们心目中是一块亮晶晶的宝石，它是古代西西里王下榻的地方，又是西西里岛的首府，从心理战上说，是个重要的目标。拿下巴勒莫，会使蒙哥马利自己在西西里岛东端的战绩受到影响。

完了，这第8号计划也要付之东流了，德·甘冈暗忖。

果然，蒙哥马利没有片刻的犹豫，果断他说道：“不管你们是怎样的感觉，弗雷迪，我判定这个第8号计划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个好计划，执行起来很复杂。这样分散兵力的安排，其根据显然是认为登陆时遭到的抵抗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还需要依次突击而不是同时突击，这样做很冒险。我始终相信实力，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在该岛的东南部投入重兵。”

“那么美军呢？还在西北角登陆吗？”德·甘冈关心地问。

蒙哥马利狡黠地一笑：“关于美军的登陆行动，我有我的考虑，但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不便提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马上给亚历山大打电报，表示我们不能接受对第8集团军所作的安排，我们另提出一个新计划，英军的登陆范围缩小，地点是在锡拉库萨以南与帕基诺半岛之间的适当地带。”

当天，一份长长的电报发给了亚历山大。电报要点有3条：1.所有的计划都有毛病，因为每一个人都想从自己制订的永远不可能获得成功的计划中获得好处；2.蒙哥马利坚决要求制定他自己的集团军的计划；3.第8集团军必须在锡拉库萨以南和帕基诺半岛之间登陆。

### 第三章 施谋略真假难辨

一周后，大病初愈的蒙哥马利从突尼斯乘飞机前往阿尔及尔，参加全面讨论“爱斯基摩人”计划的盟军首脑会议。

3天前，在阿尔及尔曾开过一次会，卧病在床的蒙哥马利仅派了一名代表去参加。据说会议未达成任何决议。这样也许更好，蒙哥马利想，我可以亲自出面，说服艾克和亚历山大修改“爱斯基摩人”计划。通过前一次会议，他对反对派的意见也有所了解。

空军上将特德激烈反对采纳蒙哥马利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未涉及部队在杰拉海湾登陆，以夺取那一带的飞机场，所以，特德强调指出，“这会使13个机场落入敌人之手，使我们无法以空中行动来有效地压制敌人”。特德直截了当地对亚历山大说：“除非能尽早控制这些机场为我方所用，不然我反对全盘作战计划。”

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第二个起来反对。他的措词更激烈。他坚持认为：“为了确保滩头一线航运的安全，关键是尽早取得这些机场的使用权。”更重要的是，坎宁安指出，蒙哥马利的新计划会把美国人送入虎口，并且由于没有港口作依托而使他们的作战行动受到危害。

巴顿牢记离开第2军前，新任军长布莱德雷的忠告：少说为妙，特别是不要抨击艾森豪威尔和英国人，因此他在会上一言未发。但这不等于他没看清会议的目的。一来到会场，他就发现，他和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阿瑟·内文斯准将是与会的仅有的外国人，参加西西里战役的美国海军指挥官休伊特将军和地中海美国陆军航空兵指挥官斯帕茨将军都未受到会议邀请。巴顿心里不免有些酸溜溜的。他认为这纯粹是一次英国人把持的会，目的太明显了，就是要把“爱斯基摩人”战役中一切有利的条件都留给第8集团军，让美军听从蒙哥马利的摆布。

会议经过将近3个小时的激烈争论陷入了僵局。尽管亚历山大认为，从陆军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的基本概念是正确的，即集中兵力夺取卡塔尼亚，尽早占领墨西拿，但他无法使各兵种之间达成一致意见。会议不了了之。

5月2日，蒙哥马利到达阿尔及尔，发现亚历山大未能到来，因浓雾低云，飞机不能起飞。蒙哥马利心中有些焦急。2天前，亚历山大专程到突尼斯蒙哥马利的司令部，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他。两位将军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不仅同意按蒙哥马利的心意来安排“爱斯基摩人”计划，而且也商定了迫使美国人接受这个计划的办法。现在，地面作战总司令没来，蒙哥马利不免感到有些势单力薄，因为他面对的不仅是美国人，英国的海、空军指挥官也不赞同他的计划。他该怎么办呢？

对，去找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通过他取得艾森豪威尔的支持。盟军总司令点头了，不愁下面的作战指挥官不服从。

蒙哥马利转了一大圈，最后在厕所找到了史密斯将军，当即在那儿讨论这个问题。听着蒙哥马利滔滔不绝地申诉自己的理由，史密斯面带难色地说：“你的计划确有可取之处，但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必须达成最后决议才能着手去做。”

“不妨说更重要的是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你指的是占领机场的问题吧？我能就这问题立即提出解决办法。”

史密斯眼睛一亮：“请讲！”

“美军在巴勒莫附近的登陆行动应予以取消。美军的全部兵力应投到南海岸，横跨杰拉与帕基诺半岛的西部，以夺取我空军所必需的机场。接着第8集团军与美国第7集团军便可并肩登陆，使得整个进击结合成一个整体。”

“我看，照你的提议去做，不会有什么困难。”史密斯被说服了。蒙哥马利心中暗喜，有门！

俩人随后走出厕所。史密斯去和艾森豪威尔商量，蒙哥马利静候佳音。

最后，史密斯转告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表示赞同，空军认为也是可行的，唯独海军的计划制定者有点犹豫。他们对美国军队在滩头上能否长期获得补给表示怀疑，因为在登陆的正面阵地或附近地区没有良港。

蒙哥马利思忖片刻，提议道：“我们可以召开一次参谋会议，我列席参加，向各位指挥官详细阐述我的计划。这样，亚历山大明天到达时，参谋们便可向他和与他同级的总司令们提出一个一致的计划。”

“就这样做吧！而且我认为无须照亚历山大的做法请巴顿来参加会议。”

这话正中下怀。但蒙哥马利不好明说什么，只是嘿嘿一笑，默认了。

蒙哥马利完全控制了会场。他但然自信，口若悬河，毫无保留，甚至谈了自己对美军登陆的看法。他声调谦和地说：“我很清楚，不少人认为我这个人讨人嫌。我想这或许是实情。我努力使自己不惹人厌烦，可是我发现这场战争中的错误太多了，造成的灾难也太多了，因此我迫切想使我们今后不要再犯错误。而这样做往往意味着惹人讨厌。如果我们在西西里失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突然，他话锋一转，尖锐地指出：“我必须在这儿把话说清楚，毋庸置疑，在这次西西里战役中，我决不会把我的部队‘分散使用’。”

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指的是，他在锡拉库萨登陆，而巴顿在巴勒莫登陆。

他继续侃侃而谈：“分散地面部队的兵力，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地面部队必须结成整体、军与军、师与师一定要处于能相互支援的距离之内。……第8集团军最理想的登陆地点是在锡拉库萨和帕基诺之间。”

鉴于特德和坎宁安的反对意见，蒙哥马利急于把他们争取过来，于是他解释道：“这项计划符合每一个要求，只有一个条件除外。可是这个条件却十分重要，这就是，我们没有拿下为空军所需的足够的机场，也未能阻挠敌空军去使用这些机场，以致敌空军可干扰我海运和军事行动。这里所指的机场便是科米索至杰拉一带地区的机场。”

蒙哥马利显出善解人意的样子说：“据我理解，空军的观点是，这些机场必须立即设法不让敌方使用，并迅速地夺过来为我们所用。若不能做到这一点，空军就不能保证在进攻开始阶段之后，即48小时之后，提供空中掩护。因而很明显的是，这些机场一定要拿下来。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来实现这一目的。”

与会人员全神贯注地倾听蒙哥马利的意见，应该承认，他的集中兵力作战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时，他感到使巴顿就范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认为，”蒙哥马利以平静但异常坚定的语调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美军从巴勒莫调到杰拉湾，从杰拉两侧登陆。”

会议一结束，蒙哥马利便返回突尼斯的司令部，等待结果。5月3日午夜，亚历山大通知他，艾森豪威尔已批准了他的提议。巴顿在巴勒莫登陆计划被撤销。第7集团军少了一个可以依托的港口，而且被指令在杰拉东西两

侧的滩头开阔地带登陆。这正是蒙哥马利的主意。

德·甘冈把蒙哥马利叫醒，给他看了亚历山大的电报，蒙哥马利的第一个念头是，为制定作战计划之事而斗争比打德国人还难，真不明白德国人在制定他们的军事行动计划时是否也是这样。随即他又倒头呼呼入睡了。

艾森豪威尔对第8号计划并不十分满意，显而易见，分散兵力的战法有被敌各个击破之风险，而任何一次突击的失败都将导致取消以后的突击。所以，他听亚历山大介绍了蒙哥马利的计划后，立即表示同意。不过，他俩心里完全明白，派给第7集团军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隐藏着风险灾祸。亚历山大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坦率。

“风险没有平均分担，差不多全部风险都落在第7集团军头上。”亚历山大满怀歉意地对艾帅说道：“从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出，美军的任务出力大，得名小。他们登陆的滩头比第8集团军登陆的滩头暴露得多，而且其中有些地段还有沙洲障碍。他们只有一个小港可以利用。第8集团军得到的是美差：夺取锡拉库萨、卡塔尼亚、墨西拿这些引人注目的目标。名字登在报上，标题比杰拉、利卡塔或西西里中部其他无名小镇的字体要大。我和我的参谋们都觉得，这种分摊任务的做法可能会引起某些不满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一个美国人，艾森豪威尔的感觉当然更深刻。他一听到这个计划，便本能地感到，这个正确的计划似乎是在一个傲慢的头脑里产生的。它把美国人在战役初期阶段的努力降低到次要地位。这次战役本来应当是一个证明美军已经成熟并且已经吸取了突尼斯战役经验的大好机会。但是，艾森豪威尔并不太清楚亚历山大没有明说的另一个原因。这位英国将军对于美军在卡塞林隘口吃败仗一事记忆犹新。在他的印象中，美军经验不足，作战能力不强，他总觉得把主攻任务交给经验丰富的蒙哥马利更为稳妥一些。

“我了解巴顿，”艾森豪威尔缓缓说道，“他不是个甘居次要地位的人，因此，这必然会伤害他的感情。不过，我们忠诚于共同的同盟国事业，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利益，这是基本出发点。我曾对巴顿讲过这个意思。我不把自己看成是美国人，而看成是同盟国的人。我想，巴顿将军应该能理解这一点。”

话虽如此，可现在该由亚历山大把计划变动的情况告诉巴顿，这并不是件愉快的事。将心比心，要美国将领一古脑儿放弃他呕心沥血制定的计划，照英国上司的命令承受他已经了解的更艰巨的任务，美国人会作何反应？

不过亚历山大从亲身经验晓得，巴顿和蒙哥马利不同，尽管他的性格与蒙哥马利一样古怪，而且更好出风头，但却没有引起人们像对蒙哥马利那样的反感。他的言行举止使他在上层不得人心，但没人怀疑他搞独裁。在公众面前，他摆出一副美国西部的铁汉子的架式，臀部挎着两支枪柄上镶有珍珠的左轮手枪。虽然他总喜欢装成铁石心肠的样子，实际上他是个很重感情、心地慈软的人。每当深受感动时，他很容易流泪。而且，他的一举一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是在显示个人的强硬，而不是在卖弄权威。通过突尼斯战役，亚历山大愈发认识到，巴顿是个遵纪守法的人，不会抗拒他的命令。

当亚历山大怀着窘迫不安的心情向巴顿传达了新修改的“爱斯基摩人”计划后，巴顿平静得近乎冷淡，亚历山大反而惴惴不安起来。

“喏，乔治，你也可以谈谈你的意见。你同意为你的第7集团军定的新计划吗？”

巴顿碰了一下脚跟儿，敬了个礼，只说下一句：“将军，我不搞计划——我只服从命令。”

事实上，巴顿怒火中烧。他返回自己的司令部后，对参谋人员咆哮道：“这就是你们的总司令不做美国人要做盟国人而使你们得到的东西。”

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在巴顿面前直言不讳地指责蒙哥马利的计划：“毫无疑问，他的计划无异于让你们去送死。3个美国师的补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这涉及滩头地带的补给，每天至少要输送3000吨补给品，连续几星期，靠一个小小的港口，海军根本做不到这点。你们美国人应该对此作战计划提出抗议啊！”

想不到巴顿却如此回敬道：“去他娘的！我已经吃了30年的军粮，对于上司的命令从来都是回答‘是，长官！’然后尽力去完成。既然命令我在那里登陆，我就照办。”

“好样的！如果不发生意外，我担保全力支持你们。”坎宁安似乎也被打动了。

尽管如此，没人怀疑巴顿这员猛将会在作战中占上风。就在大家议论蒙哥马利要在“爱斯基摩人”战役中毁掉第7集团军之时，艾森豪威尔麾下的计划官员、英国准将塞西尔·萨格登却对一位美国朋友轻蔑地说：

“我说，老兄，你不必担心。照那样部署法，巴顿很快就会让可怜的蒙哥马利陷入重围之中！巴顿这家伙，肯定会大获全胜！”

英国海军情报处第17M组的伊温；蒙塔古少校从事情报工作几年来，一直以足智多谋而见长。对于这位前王室法律顾问来说，搞情报工作简直是轻车熟道，游刃有余，因而被英国主管“双重间谍”的决策机构——双十委员会看中，成为该机构的海军部代表。得益于律师职业的训练，蒙塔古善于了解敌我双方的观点以及揣摩对方的反应，这一素质使他成为担任情报工作的理想人物。他善于蒙骗德国秘密机关和德军参谋部情报局，使他们失算，有时是致命的失算。蒙塔古在这一领域中纵横驰骋，大展宏图，完成了一项又一项欺骗活动，而且从未失算过。

可是这一次，蒙塔古可真有点犯难了。

经过一番周折，“爱斯基摩人”计划最终敲定了。这是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两栖战役，出其不意的袭击被认为是战役成败的关键。因为盟军当时并不太清楚西西里守岛部队的实力，根据情报分析，敌人的抵抗将是很猛烈的，这将是一场艰苦的硬仗。德军就不必说了，意大利军队虽然战斗力低下，但是，在这次即将来临的军事行动中，他们是保卫自己的国土，这就不可低估他们了。因此，必须想方设法掩饰盟军的进攻目标，转移轴心国军队的视线。

早在1942年夏季盟军准备实施北非登陆计划之机，双十委员会便开始考虑如何掩饰下一步行动了。

蒙塔古整日面对地中海地图苦思冥想。地中海的形状像一只计时的漏钟，腰部紧束，南有突尼斯的尖角，北有意大利的“脚趾”和西西里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也由于经常受到以西西里岛为基地的轴心国飞机的袭击，所以盟国马耳他护航船队付出了重大代价。基于这样的背景，盟军攻占非洲后要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是显而易见的。蒙塔古耳边又回响起首相那焦躁不安的话语：“除了该死的蠢货，每个人都知道下一步是西西里。”

是啊，涉及战略方面的问题，德国最高统帅部是不需要我们来指点的。如果我们能看清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他们也一定能看清的。我们怎么才能迷



惑他们呢？

想想自己能干上这一行，真是有点阴错阳差。战争爆发前，年近不惑的蒙塔古报名加入了海军。由于他具有5年的驾船经历，因此加入皇家海军志愿辅助后备队之后，平时不需操练，也没有年度集训。从此，他就不再是王室法律顾问蒙塔古，而是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临时试用少尉蒙塔古了。受训之后他升任中尉并被派到舰艇上。蒙塔古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隐瞒他的律师身份，为的是能够出海以便施展他的驾驶技能。他以为自己总算逃过了陆上工作的厄运，不料没几个月就被海德中校找去。

“我看了你的档案材料，”中校开门见山地说，“你为何隐瞒自己是王室法律顾问这一事实？海军中尉的差事有许多人可以担任，而你却不能领了公家薪俸来驾艇出游——你得去担任一个与你资历相称的适当职务。”

于是，蒙塔古接受短期培训后，被派到旗舰上当情报参谋助理，不久升任情报参谋。在这个岗位上，他以律师的严谨性和画家的艺术性来处理情报工作，干得十分出色。本来混乱不堪的情报处理变得井井有条，情报量也日益增多，这引起了海军情报处处长的注意。他不顾舰队司令的反对，坚持把蒙塔古调到他麾下。

情报处长慧眼识珠，在海军情报处和后来的双十委员会，蒙塔古的情报天才日趋显露。他证明自己不光是位英明的法官，能一眼看透事物本质，而且还是欺骗、掩饰的艺术大师。他很快担任了战争中最为迷人的职务，为海军部掌管那些“最机密的情报”，其中包括原子弹机密。

这次掩盖西西里作战意图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他的肩上。

“怎么样？我的少校先生，想出点眉目了吗？”同蒙塔古共同负责统筹此事的空军代表查尔斯·乔芒德莱问道。

蒙塔古若有所思地说：“我反复考虑了，我们无法使德国人相信我们根本不打算进攻西西里，但我们有可能使他们相信，我们打算出奇制胜地先拿下撒丁岛，然后才挥师南下西西里岛。做得成功的话，我们甚至有可能使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专家认为，我们莽撞得不仅想吃掉这两个岛屿，而且还想同时进攻巴尔干半岛。”

“是啊！既然无法指望德国间谍的报告能使其统帅部改变它对西西里岛这样一个明显目标所进行的战略部署，我们不妨伪造一份‘货真价实’的文件，明白无误地告诉德国人西西里并非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蒙塔古笑了：“你是说采用古老的间谍战术，通过把假文件交到敌人手中来蒙骗敌人？”

“问题是怎么交付这些文件！”

屋里一片沉默……

最后，乔芒德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唉，放弃这个想法吧！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传递给他们，”

渐渐地，蒙塔古脑海里出现了一幅清晰的图画：那是在登陆北非前不久，盟军有一架飞机失事，上面的一具尸体被德国人在西班牙海岸附近发现，他们把他弄回去研究……

蒙塔古猛地一拍大腿：“有了！为什么我们不弄一具尸体来，把他装扮成一名参谋部军官，给他携带一些高层官员的文件书信。以此来清楚表明我们将要进攻其他某个地方呢？”蒙塔古越说越兴奋：“对，对，就这样！我们可以从某个合适的海岸把这具尸体抛入水中，使之能漂到岸边，并且看起

来好像这个人是空难落海的牺牲者。”

“我看我们可以先这样干起来，”乔芒德莱精明地预见说；“因为即使采取实际行动的一切准备都就绪了，也很难说服参谋长们相信这值得一试。如果我们事先请求批准，他们会举出上千条理由，说明为什么不可能炮制一封信并且搞到一具尸体，唯一有希望的是把既成事实摆在他们面前。”

蒙塔古高兴极了，和乔芒德莱共事的时间虽不长，但相处愉快，思路一致，不同意见很容易得到解决。两个人都在尽心尽力完成工作。

蒙塔古给他的计划起名为“肉馅”行动，他立即开始做第一件事：寻找一具合适的尸体。战争时期，伦敦等地不乏尸体，可是大多数的死因与因飞机海上失事而死亡的情况不相符合。更为困难的是，出于安全起见，蒙塔古不能对失去亲人而悲痛欲绝的家人讲述他的真正目的，不管他怎样含糊其辞他说明这事对国家有多么重要，家人们也不愿意亲人的尸体用于什么秘密目的。好几天一无所获，蒙塔古简直懊丧地要放弃计划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最后他们从一名伦敦验尸官那里得到一具合适的男尸：30岁出头，死于肺病，他的肺叶里充满一种液体，能使人误认为是海水。德国人会发现他在落水前就死了吗？为此，蒙塔古专门请教了著名的病理学家。

“漂到哪个国家去？”专家简洁地问了一句。

“西班牙。”

“唔，那行啊。虽然这个人不是溺死的，但他肯定会灌进大量的水。人体肺部总有胸膜积液，而要辨别出它不是海水，就需有像我一样优秀而仔细的病理学家——西班牙一个也找不出来。”专家很自信，蒙塔古大受鼓舞。

下一步该伪造信件了。蒙塔古将要点告诉帝国副总参谋长阿奇博尔德·奈上将，由他拟写了一封给亚历山大将军的信。他以漫不经心的方式，在信中某个段落里“不小心”泄露出盟军的计划，表明撒丁岛、科西嘉岛和希腊是进攻的目标，并打算利用西西里岛来掩护对上述岛屿及希腊的登陆作战。

蒙塔古还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是给这具尸体起个名字和授个军衔以及赋予一项使命。他决定用皇家海军陆战队威廉·马丁少校这样一个极为平常的名字和中级军衔，使之不致于引起过分的注意。他把这个少校任命到联合作战参谋部工作，这样，他可以作为一名登陆艇专家前往北非加入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坎宁安的参谋部。

“马丁少校”随身携带了联合作战总部指挥官蒙巴顿将军写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坎宁安的，信中提到这名少校带有奈将军写给亚历山大将军的一封“非常紧急”的信，这封信“太重要了，不能用电讯发出”。蒙巴顿强调说，他将乐于“在这次进攻结束后”静候马丁的返回，又补充说“他也许会带一些沙丁鱼回来”。蒙塔古对最后一句话格外得意，因为按正常推测，德国人会吧沙丁鱼认为是对撒丁岛的一种暗喻。另一封信是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提到蒙巴顿写了一本关于联合作战的书，想请他为该书写个序言。蒙塔古相信，这三封重要人物的信件肯定会引起德国人的极大兴趣。

下面就该把马丁少校装扮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这比光是一个军官的尸体更令人可信。这也只能由他携带的物品和文件来完成。他们把他装扮成订了婚的样子：他随身带有一张从珠宝店购买钻石戒指的帐单，两封姑娘的情书和一张姑娘的玉照。这个少校显然爱好娱乐逍遥（证据是伦敦一家电影院的两张电影票和一张参加卡巴苹歌舞酒吧俱乐部的请柬），并且花钱有些

大手大脚（埃劳德银行来函通知他，他已透支 79 镑 19 先令零 2 便士）。少校的父亲和家庭律师来信确认了少校的婚约并商讨了立遗嘱的可取建议。

比较困难的是给少校弄一张身份证上的照片。有人提出从死者身上拍一张照片并且使它看上去就像活的一样，蒙塔古认为不可取。后来，他碰巧在一次会上发现一个“也许是这具死尸的孪生兄弟的人”，并且劝说这个酷似少校的人坐下来拍了照。。

“肉馅”行动准备就绪并得到丘吉尔的最后批准。1943 年 4 月 18 日，蒙塔古小组从停尸室的冷藏器里取出冰冻的尸体，放在特制消毒罐内，运到苏格兰格里诺克以北，装上“六翼天使”号潜艇。潜艇随即驶向西班牙西南部的韦尔瓦。4 月 30 日清晨 4 点半钟，潜艇在韦尔瓦河口外 1 英里处浮出水面。少校从罐子里被抬了出来，给他穿上飞行员救生衣，看上去好像这个人落水时还在渴望被救上来，然后把那些重要文件装在一个结实的带锁的公文箱内，并按照银行传送员的方式用链子拴在军服上衣的腰带上。牧师进行了简短的祈祷之后，马丁少校被抛入海中。

当天晚上，英国驻马德里海军武官便电告英国情报机构：一名英国军官的尸体被西班牙一位渔民发现。不过，这个武官对事情内幕一无所知。在伦敦方面的敦促下，海军武官赶紧向西班牙人说明，这个少校带有一只黑色公文箱，必须迅速而完整无损地归还。西班牙当局以办理手续方面存在官僚主义作风为借口，拖了两个星期。当它最后被交还伦敦时，英国情报官员满意地发现，箱子里的东西已被翻过。尽管装有重要信件的信封是密封的，但显微镜检查表明，信的皱痕与原来的折痕不相称。英国人肯定，这些信已被当地德国特务拍照并将复制品送到了柏林。

“下面我们就等着从德军的调防行动中来判断我们的骗局是否有效吧。”蒙塔古胸有成竹地说道。

## 第四章 急备战秣马厉兵

5月的柏林，天空像湛蓝的大海一样，没有一丝云彩。刚刚下过一场春雨，呼吸起来令人感到格外清新爽快。一个身材结实灵活的中年人穿着一件轻便大衣，把灰色礼帽拉得几乎贴近眼睛，漫步走进柏林著名的提尔卡顿公园。

“那不是隆美尔吗？”有几个行人看到了他，收住脚步转过头来说。

“不可能是他，据报上的消息说，隆美尔还在突尼斯指挥作战呢。”

隆美尔嘴角掠过一丝苦笑，快步走了过去。他们一定相信了报纸上的话，希特勒下令必须千方百计使敌人相信隆美尔还在突尼斯。

但是，突尼斯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了。就在昨天，轴心国的抵抗崩溃了，德、意军接连举手投降。轴心国在非洲的冒险行动转眼间便全部化为乌有。

从3月被解职以来，隆美尔仍惦记着非洲——这块他为之浴血奋战、耗尽心血的土地。他一直和他的副手阿尼姆保持着联系。阿尼姆向他汇报每日的形势，可是后来他歉意地写道，陆军元帅凯塞林禁止他再给隆美尔汇报情况，隆美尔对此极为苦恼，他知道，凯塞林曾公开对他的离职嗤之以鼻。自己日前即便还不致于声名狼藉，但确是一名已被人遗忘的陆军元帅。现在，他这面大旗只能当虎皮吓唬敌人了。

然而，更让他苦恼的是，在非洲明明已是心败无疑，元首仍然固执己见、为了他那点可怜的政治面子，白白牺牲了15万德国精兵强将。这些部队如果及早撤出来用于东线战场或意大利，效果肯定好得多。可是，元首偏听了凯塞林的话，命令“必须千方百计守住突尼斯”，部队必须战斗到最后—枪—一—弹。

隆美尔不知道的是，早在阿拉曼战役结束后，希特勒便镇静自若地断言非洲注定要丢失了。他把这番话告诉了德军统帅部作战军官瓦尔利蒙将军。他接着又说，在非洲继续作战，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尽可能不让盟军入侵西西里海峡。只要能迫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绕道好望角，从漫长的海路而不是从地中海到达非洲，就可以拖住他们100万吨的船舶，这样就能防止盟军从海上过早地入侵北欧。

在希特勒看来，只要在突尼斯做出的牺牲能推迟对西西里的入侵，那就是值得的，“拖住突尼斯，我们就能使他们对南欧的入侵推迟半年，而且能将意大利留在轴心国里。如果我们不坚守突尼斯，敌人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在意大利登陆，由于俄国人突破了斯大林格勒，我们抽不出一兵一卒，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越过勃伦纳打进帝国”。

突尼斯战役失败了，德军所有的作战会议都集中在这样一个令人忧虑的主题上：意大利遭到入侵时德国将采取什么步骤？

希特勒在5月15日的作战会议上发表了两小时的秘密讲话，分析了盟军可能采取的行动。希特勒警告说：“在意大利，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领袖本人。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是他可能被赶下台，或者被迫采取中立态度。皇室和军官团所有的领导成员，教士、犹太人以及广大的市民阶层不是对我们怀有敌意，就是和我们背道而驰……墨索里尼正在他周围安置法西斯卫队，然而真正的权力却掌握在其他人手里。”他继续说，如果盟军一旦开始入侵，他就把东线的8个装甲师和4个步兵师迅速调往意大利；不管意大利政府高兴与否，他一定要把这些部队开进意大利本土。由隆美尔担任这支部队的指

挥官。“今后的一两个星期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希特勒宣称。

隆美尔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这就等于准备武装入侵意大利。终于到了同意大利人算总帐的时候了。通过3年的非洲作战，隆美尔自认为将意大利人卑鄙懦弱的本性看得一清二楚。在他看来意大利人分文不值，一旦英、美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意大利人将不会作任何抵抗。那个墨索里尼已是风烛残年，精力不济，自身难保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隆美尔起草了4个师秘密渗入意大利北部的计划和时间表，只等接到希特勒的命令，他就亲自指挥至少16个师以上的兵力打进去。而目前他的任务是坚守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山口。尽管墨索里尼控制着意大利，但是意大利人却一直不断地在构筑防御德国的边境工事。隆美尔每次乘火车经由勃伦纳山口时都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构筑了地堡，在铁路关卡和公路桥梁上安装了爆破设施。要是意大利人或别的什么人把守这些山口的话，那就决定了在意大利土地上的德国士兵必遭厄运。为此，希特勒命令调遣德国防空高炮部队去保卫这些山口。如果意大利人拒绝，就佯装“英军空袭”，使用缴获的英军炸弹进行轰炸。

可以说，为防范意大利投降，希特勒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但是隆美尔总觉得在1943年德国地中海战略方面，元首的决策未必高明。

隆美尔一直认为，意大利人毫无价值，盟国一旦从非洲采取进一步行动，德军应该放弃撒丁岛、西西里岛、希腊大部以及比萨—里米尼一线以南的所有意大利领土，将节省下来的兵力投入到苏联战场，那里才是德国的战略重点。

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则持反对意见。他不愿意将这一带的空军基地拱手让与盟军，因为这样一来，德国的工业区和罗马尼亚油田都将暴露于盟军空军的打击之下。他相信，防守意大利不费什么事，意大利人将会为保卫祖国而战，只需少量的德国部队及装备，意大利人就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凯塞林头脑里经常会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对此隆美尔一点儿也不觉奇怪。可是，希特勒偏偏赞同他的意见，决心不放弃巴尔干领土。他下令向巴尔干再派驻6个师，从而使那里的驻军总数达到13个师，他在撒丁岛重新组建了第90师，在西西里重组了第15装甲师（这两个师均在突尼斯被摧毁），并向意大利南部派遣了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和第16装甲师。

隆美尔大惑不解的是，元首并非不了解凯塞林的为人，他曾亲口说过，“凯塞林是一个极端乐观主义者，必须谨慎，别让他的乐观主义迷住他的眼睛，看不到那冷酷的时刻”，可是，为什么还要照他的意见办？难道突尼斯战役的悲剧又要重演吗？照此下去，德国还能坚持多久呢？

隆美尔曾直言不讳地向希特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列举了一些可怕的数字和迹象来说明这一问题：“意大利的崩溃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东线的局势也不容乐观。据邓尼茨海军上将说，我们每个月都要损失30多艘潜艇，这样长此以往是不行的。当然，德国从1943年起对劳动力实行了总动员，兵器和弹药生产数量有所增长。即便如此，我们能够赶得上全世界的产量吗？特别是英、美的物质力量已经联合起来了！”

希特勒目光呆滞地听着，突然间他扬起头来说：“我也意识到赢得战争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我的元帅。不过西方国家决不会同我媾和的——至少现在当政的那些政治家不会。我从来就不想和西方打仗，既然西方国家硬要挑起这个战争来，那么就让他们打到底好了。”

说到最后，希特勒好像又充满了自信。看着隆美尔不解的神情，希特勒忍不住笑出声来。他得意洋洋地说：“我现在掌握有同盟国极端重要的情报，以后暂且不说，但巴尔干、意大利这一仗我是赢定了。”

前两天，希特勒收到了最高统帅部转来的参谋部情报局的一份报告，称西班牙当局发现了一具英军信使官的尸体，估计是飞机失事遇难。他们巧妙地取出了信使携带的文件进行拍照，将它们送交德国情报机构。经过仔细研究这些文件和这个马丁少校的身份（连他身上的戏票存根都仔细研究过），他们确认这些文件是绝对真实的，里面的情报具有巨大价值和高度的准确性。希特勒对这些情报的准确性当然也深信不疑，甚至由于它们成为他对敌情判断的佐证而洋洋自得起来。

突尼斯失守后，在希特勒的指令下，德军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名为《意大利退出战争后的形势概貌》的文件。该文件以德军大本营中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为依据：巴尔干地区及其防御薄弱的海岸线、正在闹事的人民、丰富的地下宝藏以及由东南方对“欧洲要塞”实施突破的战略和政治企图，都是盟军将在地中海地区作战的理由。文件指出，意大利的各大岛屿很可能是盟军首批登陆目标，盟军将这些岛屿，以及意大利的南部甚至中部，作为越过亚得里亚海向北推进的跳板和桥梁。对此，必须予以重视，必须加强本国西部地区陆海空三军的防御力量，并希望战争尽可能在远离欧洲中心，即远离德国边境的地方进行，至少要加强亚平宁和巴尔干半岛的防御。作为紧急措施，必须充分利用西线的兵源，补充利用来自“突尼斯桥头堡”的兵力而组建的突击集群，因为盟军主力将由西线和地中海地区转移。

希特勒赞同这种判断，并基本同意其中提出的建议，但是有一点他与其参谋部和墨索里尼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盟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西西里岛，而希特勒则认为是撒丁岛，并且除了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也是盟军在巴尔干半岛上最有可能的攻击目标。

在5月7日的作战会议上，一名副官宣布了令人吃惊的“马丁少校”事件，并指出英国人的文件暴露了他们在占领突尼斯以后最秘密的计划：要发动两个入侵行动，一个在地中海西部，一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将分别对西西里和佐泽卡尼索斯群岛发动佯攻以作烟幕。这个情报同希特勒的判断简直毫无二致，惊喜之余他未免有些心存疑虑。会议结束时，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约德尔的参谋官说道：“克里斯蒂安，这会不会是他们故意送到我们手里的尸体？”

话虽这么说，几天后，当邓尼茨说意大利预料英国下一步入侵西西里时，希特勒显然忘记了他先前的怀疑。

“英国人尸体上的信件表明目标将是撒丁岛，”希特勒傲慢地回答，“西西里防守极为严密，光扫除我们在直布罗陀海域布下的水雷，就得花4周时间。而且，有一点已成为事实——敌人已经开始大规模轰炸撒丁岛、西西里和科西嘉的海港与铁路网。所以，我命令增援部队，包括从西西里岛抽调的部分部队，火速调往科西嘉岛、撒丁岛和希腊。德国第1装甲师急速穿越欧洲从法国开赴希腊特里波利斯城驻守，准备从那里阻挡对希腊半岛的登陆进攻。”希特勒显出果敢的神色。

然而在罗马，无论是凯塞林还是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谁也没有上盟军的当。为防止盟军把西西里岛作为真正攻击目标，凯塞林在6月按原计划把2个德军装甲师派往西西里岛。这两个师是赫尔曼·戈林师和第15装甲师，它

们虽然只有 120 辆坦克，但训练有素，并带有足够 20 天之用的战斗给养。

守卫西西里岛的意大利第 6 集团军司令古佐尼将军对盟军登陆地点的估计准确得丝毫不差，他主张把这两个装甲师部配置在该岛的东南部。但凯塞林认为西西里岛西部是薄弱环节，坚持把第 15 装甲师大部分部署在西部，把赫尔曼·戈林师和意大利王牌“机械化”师留在东南部。

“司令，从最近一段的情报分析和迹象来看，我们的欺骗计划和保密措施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参谋长史密斯在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战役准备情况，“比如‘肉馅’计划诱使敌人的防御力量平铺在整个欧洲。他们不仅把兵力调往希腊，而且连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等大批器材也都运往希腊。我们假装对特拉帕尼进攻的欺骗计划，促使西西里岛守军进一步分散兵力，布雷区和防卫重点已改变到西北方向上。”史密斯的语调突然变得不甚流利了，“可是……”

“是不是还有什么漏洞？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新闻记者问题。”艾森豪威尔冷静地说出自己的推断。

“正是这样，司令，”史密斯放心了，接着说道，“北非是我们准备进攻西西里的基地，沿海滩头的每一个可能利用的地点，我们都在进行演习。港口堆满了必需的物资，海港和海湾在接纳登陆艇。看样子可以确定，如果那些记者们为了给他们的报纸和广播网搜集重要材料而继续报道整个战区的活动，那么，即使我们对进攻的地点严加保密，敌人对我们进攻的兵力和时间也能很快作出相当准确的预测。”

这个情况，艾森豪威尔早就有所觉察。

德国人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视着盟军的一举一动。作战参谋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当然很清楚，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参谋，把报刊广播中的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零星情报收集起来，就能勾划出对方作战计划的轮廓。

在停战期间，记者们习惯于用推测来充实他们的报道，而且由于有了数月的战地经验，新闻记者们都有很强的判断力。艾森豪威尔并不担心国内那些远离战场自称为军事分析家的人所作的推测，他们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简略的情报作出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在作战战区中，情况就不同了。

“要不，”史密斯试探地说道，“我们对所有的新闻报道进行严格的检查控制？”

“不！我决定召开战区内的记者招待会，将实情告诉他们！”

“啊？！”史密斯大惊失色，保密还来不及呢，怎么还主动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秘密？

艾森豪威尔似乎看透了参谋长的心思，解释道：“当一名记者把保密当作首要职责的时候，他在披露消息时就会谨慎得多。”

战地记者招待会很快便举行了。记者们三三两两入座后便开始交头接耳，战区从未举行过这样的记者会，有什么重大新闻要宣布呢？

“尊敬的记者先生们，希望你们对我下面宣布的消息不要吃惊，更不要当作戏言。我只是想让你们了解事实真相后，配合记者们全神贯注地听这位总司令讲下去。”

“我们将在 7 月初突击西西里，巴顿将军率第 7 集团军攻南部滩头，蒙哥马利将军率第 8 集团军攻锡拉库萨以南的东部滩头。”

话音未落，全场哗然，议论声、感叹声响成一片。如此重大的机密怎么就这样轻易说出来了呢？

艾森豪威尔解释说：“亚历山大将军将指挥这两个集团军。目前，我们为了摧毁德国空军，切断它的海、陆交通和削弱它的抵抗，已经进行了试验性的空袭……”

此时，会场寂静无声，气氛沉闷得令人窒息，人人息声屏气，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我们进行这样的空袭，是要使敌人误认为我们将从该岛西端进攻……我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使用的空降部队其规模要比过去战争中使用的大得多。……”

盟军总司令的声音在继续，记者们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庄严、自豪的感觉，这是一种怎样的神圣使命感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就像是盟军司令部的一员，亲身参与了这项机密计划的制定工作。

一个月后，盟军发动了攻击。其间，从这个战区没有发出过任何带推测性的消息，也没有记者试图送出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任何资料。很多记者告诉艾森豪威尔，他们唯恐一时疏忽而犯下泄密之罪。在这次战役准备期间，他们甚至情愿彼此不讨论这个问题。

巴顿的第7集团军的主要作战力量是第6军。军长欧内斯特·道利少将是炮兵专家，毕业于西点军校，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道利在美国指挥第40师，后升任第6军军长，在布莱德雷接手第2军时率部赴非作战。

在进攻西西里岛的战役中，究竟是用布莱德雷的第2军，还是用道利的第6军，艾森豪威尔为此颇伤脑筋。第2军尽管走过麦城，但经过实战锻炼大有长进，不仅收复了失地，而且连战皆捷。况且非洲战争已经结束，第2军可随时调过来投入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没有作战经验的第6军去攻击西西里岛，委实与情理不通，艾森豪威尔与巴顿研究商榷之后，于5月15日电告马歇尔，决定令布莱德雷第2军加入巴顿第7集团军序列，道利第6军则编入在摩洛哥的第5集团军。艾森豪威尔继而在电报中解释说：“布莱德雷的指挥非常出色，有必胜的把握。我决不能拿没有实战经验的军长和部队去碰运气……”

盟军统帅部决定派6个美军师约8万人参加第一阶段的“爱斯基摩人”登陆突击行动。3个加强步兵师将担任突击滩头的任务，其中2个师（4.5万人）由布莱德雷指挥，即特里·艾伦的第1师（“大红师”）和特洛伊·米德尔顿的第45师。另外一个师是卢西恩·特拉斯科特的第3加强师（2.7万人），这个师将独立执行任务，直接向巴顿负责。第82空降师第505团将空投到滩头后面第2军地域，与第1师取得联系。在岸滩后面担任第7集团军预备队的是休·加菲指挥的第2装甲师和其他一些步兵部队。

美军抓紧战役开始前1个月的时间，紧锣密鼓地在非洲海滩进行登陆训练演习。此外，他们还进行西西里岛诸城市的攻坚战和巷战等新科目的训练。

“听着，小伙子们，我们的总头儿马歇尔将军今天要来视察美军部队。好好表现一下，也为我争口气！”巴顿扯开洪钟般的嗓门，对他的下属训话。

当天，美军在奥兰海滩为前来阿尔及尔同丘吉尔会晤的马歇尔举行登陆演习，第一梯队“大红师”部队上岸的地方离观众很近。该部队自恃为“比塞大的征服者”，演习中行动懒散，枪也没有上刺刀。巴顿见状，立即跑到水边，对士兵们大发雷霆，骂出的话不堪入耳。陪同前来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站在一边窘迫得无地自容，布莱德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看了一眼



脸色铁青的马歇尔，暗想，唉，乔治的这个脾气要把他毁了，他的前程会变得黯淡了。

在突尼斯，身为第2军副军长的布莱德雷同军长巴顿的关系是不错的。巴顿钦佩布莱德雷。这个密苏里州乡村教师的儿子，他精通战术，能将情报、作战和后勤熟练地协调起来，执行计划全面彻底，具备一个高级将领应有的才干。性情暴躁、说话不干不净的巴顿敬重布莱德雷高尚的为人，他看出他的副军长是一位富有忘我精神、极端忠诚老实和勤勉的人。

另一方面，布莱德雷则钦佩巴顿突出的战术天才，但他认为除此之外巴顿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他对巴顿奇特的凭印象打仗的方法，尤其对他明显忽视后勤工作的作风，感到吃惊，对他的那些粗俗举动、满口脏话和粗暴的态度也看不惯。巴顿强烈的表现欲，贪图权力和表彰等过火行为，在沉稳的布莱德雷看来，如果不是神经错乱，也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他们在北非第一次共事时，布莱德雷就认为，巴顿不管指挥一个军有多么成功，但并没有学会指挥自己。

布莱德雷很清楚，自己能在不长的时间里提到高级指挥岗位上来，全靠他昔日的西点军校同学艾森豪威尔的扶植，艾克相信这位老同学能在战争中干一番大事，并有意为他创造这种条件。但另一方面，布莱德雷也明白，自己还肩负另一个使命：制约性格暴躁的巴顿。艾克吃够了巴顿动辄发怒的个性的苦头，所以他把布莱德雷放在幕后，以阻止巴顿的某些越轨行为。

现在，他担负了突击西西里岛的主攻任务，肩头担子愈发重了，不仅要密切注视巴顿的举动，还要做好他手下的两个师长的工作。尤其是那位艾伦师长，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固执倔强，惯于自作主张，他竟然在堂堂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面前，不把演习当回事。

第2军参加主力突击的两位师长艾伦和米德尔顿各有长短。说实话，布莱德雷不喜欢特里·艾伦，他曾几次在艾森豪威尔面前表明他对艾伦的看法，说对他不放心。占领突尼斯后，美军各部队都补充了一些英勇善战的老兵，别的师都采取了适当的纪律手段和领导措施，而艾伦对他的部队却放任自流，撒手不管。“大红师”在从比塞大到奥兰的整个北非海岸横冲直撞，胡作非为，甚至发生了械斗枪战事件，布莱德雷不得不将艾伦的部队立即调到城外去。

另一位师长特洛伊·米德尔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的老兵，曾赴法作战连晋两级，成为美军中年纪最轻的团长。战后，他进了利文沃思堡指挥与参谋学校，曾与巴顿同窗。1937年，他退出现役，随后出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校长。1942年，海外战事吃紧，他再度应召服役，任第45师师长。布莱德雷对米德尔顿并不太了解，但他知道，第45师是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国民警卫师。按照官方陆军史学家的说法，这个师训练有素，是美国陆军中最好的师。对于这一点，布莱德雷毫不怀疑。

然而，第45师毫无作战经验，美军安排西西里岛战役所使用的兵力时，该师还驻扎在美国。它将携带作战装备从美国登船，几天后在奥兰附近下船，上岸休整，然后再乘船驶往西西里岛。这次作战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大规模两栖登陆，一开始就把毫无作战经验的第45师投入登陆作战，在布莱德雷看来简直是开玩笑。

米德尔顿第45师从美国登船出发，按计划在6月下旬第2军的演习接近尾声时便可到达。也许是为了检验一下该师的作战素质，也许是为了说明点

什么，布莱德雷命令这个师在航渡中进行演习，按战斗编制直接突击北非的滩头。布莱德雷和他的参谋长站在岸边，望着夜幕中停泊在阿尔泽湾外的这支庞大的护航舰队。只有一个团被送到预定的海滩，其他两个团上岸后都离目标几英里。“我的天哪！要是在西西里岛也偏离目标这么远，那该如何是好？”布莱德雷暗自叫苦。

巴顿可不像他的军长那样悲观，这有什么！我们的许多弟兄在1943年以前都未曾尝过海水的咸味，不就偏离目标几英里嘛，训练几次就行了。

对于艾伦这个傲慢的家伙，巴顿也不喜欢。第1师从突尼斯回来后就成了这个样子，个人主义表现太强，纪律太差，整个师都像艾伦一样难以驾驭。可是，巴顿又觉得缺了艾伦不行。论指挥打仗，没人比得上他，而且，他与士兵的关系也很融洽。这样的指挥官打着灯笼也难找。因此，当巴顿听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将这个师暂时搁置不用，另以新建的步兵第36师参加“爱斯基摩人”战役时，立即闯进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大声吼道：

“我要那些狗娘养的！没有他们，我不干！”他终于留住了艾伦第1师。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巴顿在整个战争中所做的最精明的决定之一。

为实施“爱斯基摩人”作战，美军部队编为西部特混舰队，由美国海军中将亨利·休伊特指挥，负责运送巴顿将军的第7集团军在斯科利蒂与利卡塔之间的海滩登陆。西部特混舰队划分为3个登陆突击编队：

第86特混编队（J编队），负责运送第3加强师及两个别动营在利卡塔登陆。

第81特混编队（D编队），负责运送第1师、第2装甲师中的1个团以及1个别动营在杰拉登陆。

第85特混编队（C编队），负责运送第45师在斯科利蒂登陆。

乘船预备队（K编队）负责运送美国第2装甲师的2个团和第1步兵师的1个团。该编队与D编队一起行动。

步兵第9师作为总预备队，已在非洲作好准备。

整个登陆滩头地区长达69英里。

巴顿将军随D编队在杰拉登陆。

德、意军知道“爱斯基摩人”战役即将付诸实施吗？德、意军战斗序列的实际情况与盟军的判断有多大差距？这是巴顿将军唯一担心的，如果蒙哥马利对敌情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第7集团军在蒙哥马利指定的那片开阔海滩登陆必定会蒙受重大损失。

实际上，巴顿对英国人的敌情分析完全持怀疑态度。他更相信自己的情报处长柯齐上校，这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把敌人的战斗序列清楚地标在作战室的大地图上，因而他判定英国人在说瞎话。7月1日，柯齐向巴顿作了最后一次汇报：“我们估计，德国和意大利在西西里的驻军有20万人。意大利有6个驻防师分布在500英里长的海岸线上，有4个野战师作为预备队集结在后方。各海防师的兵力不足，装备很差，战斗力不强。野战师的情况好一些。至于德军，有2个师，其一是装甲部队，很难对付，但缺少坦克。我们估计1个师只有85辆坦克。”

“空军情况不明，”柯齐说，“但是我们相信敌人的飞机不超过800架。”

“我说上校，你的估计也有点过于乐观了吧？”巴顿对柯齐提供的偏低数字亦不放心。

不过，总体来看，巴顿和布莱德雷认为美军胜负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

事实上，敌军的兵力情况比英国人估计的要薄弱些，比柯齐估计的要强大些。意大利海岸防御守备师战斗力极差，不值一提。空军有 350 架战斗机，其中能投入战斗的仅 209 架，分散在 12 个而不是最初估计的 32 个永久性机场。

然而，德军有两大主力：西面有第 15 装甲师，东面有赫尔曼·戈林装甲师。意大利有两个军（4 个野战师），一个军担任西西里西部的防御，另一个军负责守卫岛的东部。意大利军只有 50 辆轻型坦克，而赫尔曼·戈林师拥有 100 辆中型和重型坦克，还有 60 门大炮。在西西里，德、意军总兵力大约有 30 万人，在 7 月 10 日那天，德军只有 2.3 万人。但是在战役结束前，德军投入西西里防御的总兵力已达到 6 万人。

这就是盟军渡海时敌人兵力的大致情况。

## 第五章 风雨夜美军抢滩

1943年7月5日，巴顿从阿尔及尔秘密乘坐休伊特将军的旗舰“蒙罗维亚”号，率领他的8万士兵启航，直奔西西里。

连日来天气晴朗，海上风平浪静。到7月8日傍晚，部队集结准时完成，没发生任何意外。那天傍晚，夕阳西下，红霞满天，微风徐徐，看来是发动进攻的好时机。不料，第二天拂晓后，当大军集结在马耳他南面准备向滩头进发时，突然刮起一股强烈的北风，一霎间海啸怒吼，波涛翻腾，几乎达到天穹。下午，风力从3级增大到6级，狂风恶浪从侧面穿过登陆输送队的航线。在这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水兵们竭尽全力操纵舰艇，实施难度极大的机动……

在马耳他岛的盟军司令部，本来信心十足的军官们一下变得垂头丧气起来。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办公室里焦急地来回踱步。怎么办？地中海意想不到的坏天气使进攻西西里的作战越来越危险了。风速已加大到每1时40海里。

“报告！风力4级！长官。”

“风力5级！长官。”

气象人员穿梭般地不断前来报告天气情况。

“应该说时速多少海里！”艾森豪威尔心情烦躁，不耐烦地吼道。

他实在不习惯说“风力等级”，对于海上作战来讲，这是一个极模糊的概念。不过，只要看看身旁坎宁安将军愈发严峻的脸色，他就会明白问题的严重性：风力5级肯定比4级更糟糕！

艾森豪威尔走出屋外，怀着几乎是祈求的心情看了风力计，风力还在继续加大！登陆时间预定在7月10日，即次日凌晨2时45分，若要取消这次进攻，必须在当天晚上10时半以前作出决定。召回早已开往海上的庞大的攻击舰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进攻计划有可能因此而全盘暴露。

“报告，马歇尔将军的急电。”参谋人员递过来一纸电文，内容再简单不过了：

“攻击是进行还是停止？”

“天啊！但愿我知道！”艾森豪威尔仰天长叹，满脸沮丧。

接着，伦敦也发来了询问同一问题的电报。

艾森豪威尔冷静下来，沉思片刻，对坎宁安说道：“不要指望延期登陆。巴顿会使劲催促休伊特，他决不会让休伊特延期的。巴顿会顶着飓风登陆！”

“那么，我们该如何答复华盛顿和伦敦的询问？”

“就说天气不好，行动仍在继续。”

艾森豪威尔和坎宁安的经历大不相同——一个是来自堪萨斯州的美国陆军军官，另一个是来自苏格兰的英国皇家海军上将；一个性情随和，平易近人，另一个果敢坚定，大胆自信，但两个人之间的战斗友谊日趋加深，他们彼此信任，互相尊重，都为有对方这样一个合作伙伴感到高兴。

一个月前，他们俩人曾乘坐坎宁安的旗舰仔细观察了盟军轰炸潘泰莱里亚岛的结果，这次空袭引起盟军指挥官的争议。

潘泰莱里亚岛位于西西里和突尼斯东北海岸之间，号称“地中海中部的直布罗陀”。轴心国的飞机能从该岛起飞袭击盟军，更重要的是盟军迫切需要这个机场，以便为进攻西西里提供更多的空中支援。

但是，很多人认为该岛是无法攻克的。它的地势完全不适宜于空降部队，

而海岸线又峭壁重叠，部队只有通过岛上一个小港的入口才能登陆。于是，艾森豪威尔决定，对该岛进行连续几昼夜的猛烈轰炸，再加上强大的海军炮火的支援，迫使守岛意军不战而降。

许多有经验的司令官和参谋军官关切地劝告说不要实行这次军事行动，因为任何失败都会挫伤进攻西西里海岸的部队的士气。然而坎宁安将军支持他的观点，认为用微小的代价便可拿下这个地方。

他们于6月8日安全返航。3天后捷报传来：没有进行登陆作战，岛上驻军就投降了。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强大的空军部队进抵该岛机场，进攻西西里更有保障了。艾森豪威尔和坎宁安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坎宁安的镇静自若的坚定信心感染了艾森豪威尔，在令人焦急的时刻，只有这位苏格兰海军上将能向盟军统帅提供安慰了。

地中海风力在继续增强，气象人员预报，太阳落山时风力会大大减弱。他们确信，到午夜时分，风力将减弱到可以出航的程度。

“司令官，你来看，”坎宁安指着风向图说，“攻击东岸的英军部队处于背风，风力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

艾森豪威尔最后终于下定决心，说道：“我看只有这样了。即使进攻南岸的部队觉得有必要推迟登陆，攻击东岸的部队仍可以安全登陆。这与企图停止整个舰队行动的后果相比，可以减少混乱和损失。”

“唯一不利的是，英军部队显得势单力薄了。”

艾森豪威尔没有再说什么。他两眼望向窗外，除了默默地祈祷，简直一筹莫展。

傍晚，风速仍在惊人地增强，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

在狂风巨浪中颠簸蹒跚的“蒙罗维亚”号船上，休伊特将军四处寻找巴顿将军。

“乔治，”他说，“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想由我电告艾克和坎宁安，请求推迟登陆时间。”

“请等一下，亨利，”巴顿说，“你和船上的气象学家斯蒂尔少校谈过没有？”

在去年从大西洋到摩洛哥实施登陆时，巴顿乘坐的也是这艘旗舰。途中风暴骤起，是斯蒂尔使巴顿恢复了对气象学的信心。

“谈过了。”

“他说这场鬼风要刮多长时间？”

“噢，”休伊特说，“他认为，到进攻那天风就会平息下来。”

巴顿派人把斯蒂尔请来。

“我说，胡迪尼，”巴顿叫着他为斯蒂尔起的绰号，“你有什么意见？”

“将军，这是从法国南部海岸刮来的北风，”这位气象学家说道，“风势猛、来得快。我敢担保，到晚上22时，风就会平息下来。到进攻之时，天气就会好的，将军。”

“最好是这样。”巴顿说。

“我有把握，将军。”斯蒂尔干脆地说。

晚上10时30分，风势减弱，比斯蒂尔计算的时间只晚30分钟。

与此同时，巴顿接到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作战行动将如期实施……我们全体人员都盼望听到好消息……就在明天”。

当晚风势趋于平和。临到午夜，正当“蒙罗维亚”号船上的雷达接触到

西西里岛海岸线时，风几乎停了。

参谋人员集合在甲板上，巴顿发表了简短讲话。

“诸位，”他说，“现在的时间是1943年7月9日午夜12时过1分，也就是7月10日零时1分。我荣幸地奉命指挥美国第7集团军。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午夜投入战斗、天亮前接受战斗洗礼的集团军。”

西部特混舰队的运输舰和坦克登陆舰终于平安地在预定位置锚泊，各编队悄悄占领了阵位。这时，各舰的水兵都来到主甲板上，无论是在“蒙罗维亚”号拥挤的舰桥上，还是在舰舷最低的猎潜艇上，部队官兵们都好奇地凝视着岸上的火光和闪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这是盟军轰炸机和伞兵部队造成的。

按照计划，攻击西西里的战役由空降兵打头阵，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第一次实施空降。1941年5月，德军在克里特岛成功地实施了空降作战，但是夜间空降，这还是第一次。

空降计划是由盟军统帅部的英国著名专家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制定的。空降部队是从英军第1空降师和美军第82空降师抽调伞兵编成的。1500名英国伞兵乘滑翔机空降；3400名美国伞兵用运输机空投。这次行动使用了366架飞机，其中331架是美国C-47型飞机，35架是英国“阿尔比马尔斯”式飞机。英国空降部队将在锡拉库萨以南着陆，夺取一座重要公路桥；美军空降部队在杰拉东部的内陆空降，其任务是夺取美军第1师登陆滩头的当面公路和制高点。

7月9日夜幕降临时，空军部队从突尼斯登机起飞，在地中海上空沿复杂多变的航线飞行。366架飞机的驾驶员都是第一次参加作战的新兵，缺乏空投和水上飞行经验。大风使飞机偏离了航线，有的被迫返航，有的下落不明，还有的驾驶员过早地投放滑翔机，大约有50架掉进了大海，54架降到西西里岛上，只有12架（载100人）接近了目标。美国伞兵的情况同样不妙。其中25架飞机错误地加入到向东海岸飞行的英军空降部队，并在诺托附近伞降。其他的飞行员被他们的前导轰炸机在西西里造成的火光搞迷惑了。规定在杰拉空降的伞兵，结果散落在沿海岸50—60英里长的地区内，只有一个营的一部分部队按原定计划在115号公路和尼谢米公路之间的交叉点着陆。另有100名左右伞兵组成的一个组，在尼谢米城南的一个大别墅周围构筑了一个坚固支撑点，控制了从该地通往杰拉的公路。

西西里岛上的人从未见过军队从天而降。在落月的余光里，空中似乎布满了伞兵，把意大利守军吓得魂飞魄散；而着陆点如此分散，反而在敌人的后方引起了普遍的惊慌和混乱。

1943年7月10日凌晨2时45分，西西里战役开始了。这是一次宏伟壮观的大规模两栖作战行动，许多初次参战的美国兵不免有胆战心惊之感。他们不敢离艇进攻，只是躲在舷侧射击。有的士兵还得哄着上岸。登上滩头以后，还得一步一步告诉他们怎么行动。

步兵第1师的一艘登陆艇在沃尔特·格兰特少校的指挥下，在杰拉东面的滩头靠岸并放下了舰首门板，但是没有一个人动。格兰特大声嚷着命令他们下船，但还是没人敢上岸。

“跳下去，”少校喊道，“你们想在这儿等死吗？到滩头上去！”

说着他自己先跳上岸，一个士兵随后也跳上岸，但其余的人仍踌躇不动，等着看看格兰特和那个士兵会发生什么事，看看是否比在船上安全。结果，

什么情况也没发生，于是他们也跳上了岸。

上岸以后，谁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他们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德国佬和意大利人在什么地方。格兰特的小队未遭到任何袭击，滩头也没有一个敌人进行抵抗。看来无事可做，于是士兵们聚在一起四处转悠。最后，格兰特高声喊道：

“向前挺进！不准停！跑步！”

士兵们挤在一起向内地挺进。格兰特少校和他的副手跑前跑后，不断驱散扎堆成群的士兵。

幸亏巴顿不在场，没有见到士兵们的这副狼狈样，也幸亏他们没遇到什么抵抗，要不还不都成了缩头乌龟了。格兰特转念一想，又有点犯嘀咕，不对啊，德国人、意大利人怎么不见踪影呢？

在利卡塔的登陆也出乎意外地顺利：在美军攻打海滩防线之前，意军就已放弃了其海滩指挥所。随美国第7集团军为国际新闻社撰稿的战地记者迈克尔·奇尼戈走进空无一人的指挥所。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用意大利语含糊地问：

“喂，谁呀？”

“呵，是你呀！”他听见对方抱怨的声音：“我想一切都安然无恙吧？我刚才得到报告说，美国人已经在你们那边登陆。”

“噢，没有的事，没有的事，”记者答道，他那因劳累而显得无精打采的脸，立时露出了喜色，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清脆有力了，“这儿很平静，根本没有登陆这回事。”

“是啊，像这样的天气，敌人是不会来的。”

双方挂断了电话。

打电话的是一位意大利将军，第206海防师师长艾奇尔·戴哈夫特。他被美军正在他防区内登陆这一扰乱人心的报告从睡梦中叫醒，他希望这不是事实，也不相信登陆能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进行。记者的回答令他满意。

轴心国军队对这次登陆并不感到突然，看来“马丁少校”只骗过了希特勒，其他人都认为盟军的进攻目标是西西里岛，只是不知道确切的登陆点。

早在7月8日，意大利海军副参谋长桑森内蒂就告诉在意大利的德国潜艇司令，盟军随时可能在西西里登陆。7月9日3时20分，在潘泰莱里亚岛以南，盟军的一支登陆输送队被发现了。意大利海军参谋长估计，这支登陆输送队可能去马耳他加入其他登陆输送队，在风暴停息后，他们将实施登陆。7月9日16时30分，意大利的一架飞机发现了从马耳他朝北航行的5支登陆输送队。19时35分，一架德国飞机在果佐岛西北33海里处发现一支登陆输送队，并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在20时以前，意大利空军参谋长已命令鱼雷机从撒丁岛各机场起飞，攻击这些舰船。每隔20—30分钟，就有新情况上报，这说明盟军可能在安佩多克莱港到锡拉库萨的整个地区进行登陆。

7月10日零点50分，即在美国登陆艇离开运输舰之前，西西里岛守军司令古佐尼将军命令所有部队处于紧急状态，同时下令使利卡塔和安佩多克莱港的港口障碍物处于待爆状态。此时，他更坚信自己以前的判断：盟军不会在利卡塔以西登陆。他果断地将驻守西西里西部的快速部队迅速调往东部。

幸运的是，敌人的兵力调动和宣布紧急状态并没有扩展到巴顿将要进攻的长达69英里海岸线的第一道防线上。更幸运的是，尽管轴心国统帅部根据

一系列情报提出了警告，但这些警告根本没有传达到第一线防御部队，或者传达到了也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德军预备队接到警报后一小时就戒备起来，但守卫海岸的意大利部队因连续几夜戒备而疲乏不堪，9日的恶劣气候使他们大喜过望。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狂风怒涛至少会保证他们再过一个太平无事的夜晚。

德、意军当局的一个失策之处是，海岸防守部队大多是西西里人。他们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这些西西里人一定会勇敢地战斗到底，但他们没想到，意军中大多数人对战争已厌倦了，像墨索里尼那样的好战狂毕竟是少数。长期以来，他们对德国人的憎恶感不断增长，他们意识到，作战愈卖力，留给他们家园的东西就愈少。

所以，盟军一登陆，意大利守军就成群结队地投降，或作鸟兽散，潜入山中、乡间，海滩防线很快就被摧毁。进攻杰拉的美军突击队报告说，该部已于上午8时夺取了杰拉。内地的敌人还蒙在鼓里，利卡塔就被迅速攻下。在最右边，米德尔顿的第45师在斯科利蒂登陆，尽管遇到了沙堤和岸边岩石等障碍，但到上午9时，他们也占领了斯科利蒂。在第7集团军战区，夺取滩头的战斗似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哈，哈，这些意大利佬也太不经揍了，我还一枪未发呢！”突击队队长威廉·达比中校快乐地大叫道，“广播员，快去宣布，一切危险已经解除！”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隆隆的坦克声。达比抬头望去，一批意大利坦克正向这边开来。

糟了，达比一阵焦急，那些坦克倒算不上什么新式坦克，不过是意大利人于1940年缴获的一些法国轻型坦克。问题是，美军目前手头连一门反坦克炮也没有！它们还没有运上岸。

意大利老将。66岁的古佐尼反应非常迅速。天还没亮，古佐尼便命令守在尼斯切米和卡尔塔吉罗内的意大利坦克部队和德国装甲部队向杰拉登陆的盟军发起反击。这一次，德国人的行动慢慢腾腾，倒是让意大利的坦克部队捷足先登了。

“马上隐蔽！撤到楼房里去！”达比高声命令道。

街上的美军突击队员一下子都消失了。他们躲到楼房里，从二楼窗口朝街道上的意军坦克射击，但是收效甚微。不过，意军对躲在楼里的突击队员也无可奈何，因为坦克上唯一的武器机关枪不能高射。达比朝一辆坦克打了300发30毫米口径的子弹，但未能阻止它。于是，他下楼跳上自己的吉普车赶回码头，把刚刚运到岸上的一门反坦克炮搬到车上，然后开回杰拉，并立即开始射击。

轰的一声，一发炮弹直向意军坦克飞去，意军坦克手一看情况不妙，赶紧倒退坦克撤走了。

达比长舒了一口气，开始怨恨起英国人来，就是那个蒙哥马利，坚持把第7集团军放在没有港口依托的开阔滩头，给美军的武器装备补给带来困难。

敌人的坦克是两栖登陆的最大障碍，为了对付岛上的坦克，盟军的坦克和反坦克炮必须紧跟登陆部队上岸，这项任务要靠坦克登陆舰艇来完成。这些登陆舰艇可以靠上海滩，放下舰首跳板，使坦克、火炮和车辆经过跳板开到岸上。

但是，美军登陆的西西里南面的海滩不适宜军舰登陆。这里的海滩前面



多有“假滩”，即沙洲上面有相当深的水，而且，在“假滩”和真滩之间有“水沟”，这种水沟像小泻湖，水深足可以淹没一辆坦克或一辆车。因此，必须要有预制器材在水沟上架桥，否则坦克登陆舰就不能将物资直接卸到海滩上去。

为此，美军采取了苦干解决办法，如使用舟桥码头，把若干个标准钢制浮箱连接起来，达到适当的长度，构成一个轻便的活动码头。

此外，美军在登陆中首次使用了新式的2.5吨水陆两用汽车，它从坦克登陆舰上驶入海中，用推进器航行上岸，然后用车轮驶入内地。这种车不大，不能装载一辆坦克，但可装载一门105毫米火炮。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管这种汽车叫“舟车”，美国士兵管它叫“水鸭”。这种汽车如同坦克登陆舰一样，在沼泽地上通行无阻，行驶不需要堤道，可以把物资从船上直接运到滩头的任何地方，甚至可以运到设在内地的补给品堆积站。

“若没有‘舟车’这家伙，我们可要吃苦头了。”巴顿对休伊特说。

达比相信，若没有“水鸭”，进攻第一天美军在滩头地区的补给便根本无法进行。不过，如果这种新式装备没有及时生产出来，艾森豪威尔也不会同意蒙哥马利这项“利己”的计划。人们都记着这样一条古老的训诫：“在条件很坏的海岸上，即使一个微不足道的港口也比最好的海滩好。”

拂晓时，轴心国的飞机出现在美军战区上空，开始对水面舰只进行轰炸，美军“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和1艘扫雷艇被作沉，英军“旅行”号信标潜艇受重创。下午，杰拉的运输舰停泊区遭到两次轰炸，驱逐舰“墨菲”号中弹受损；俯冲轰炸机对登陆海滩也进行了一次攻击，但没造成伤亡。黄昏时分，一架德国战斗机攻击滩头，炸毁了“313”号坦克登陆舰。22时，敌高空轰炸机攻击美海军舰艇，但未造成严重损失。

幸好轴心国的大部分轰炸机都是打了就跑，作战目的不明确。在登陆突击的头3天，西部特混舰队实际上是没有空中掩护的。多少次部队眼巴巴地盯着天空，希望空军来解救，可是空中没有盟军飞机。

早在6月21日，巴顿与空军支援“爱斯基摩人”战役的负责人威格尔斯沃思少将和布朗宁少将会晤时，便已经要求他们提供“他认为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空军支援”，但他怀疑最终能否得到这种空军支援。

登陆战役开始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了巴顿的怀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

当时，同盟国在使用战术航空兵问题上存在分歧。空军固执地坚持其作战原则，即以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的方式，封锁登陆场，使敌人不能出入登陆地域。与此同时，他们将对敌机场实施攻击，以保证部队登陆时少受敌人的空中威胁。盟国空军认为，由于他们实行这一作战原则，就没有必要再按照舰上或岸上的对空观察人员的召唤，为登陆部队提供近距离的战术空中支援。因此他们没有参加拟定联合计划的工作，而且也不允许飞行员未经在北非的空军司令部的批准，擅自按照舰上或地面观察哨的要求提供空中支援。

空军坚持在“爱斯基摩人”战役中不顾别的兵种而独立行动，结果使步兵的作战受到很大限制。在急剧发展的战局中，这不能不说是危及巴顿胜利的一个威胁。因为，古佐尼已经纠集了一支装甲部队准备进行反击了。

“报告，赫尔曼·戈林师在距我第1师阵地只有几英里的地方集中了100辆中型和重型坦克。”师长艾伦在岸上指挥所向旗舰“蒙罗维亚”号报告。

敌人的这支力量威胁着第1师。

面对敌人的反攻，艾伦师长迫切需要更多的坦克、车辆和重型火炮来支

援他的部队，但是，这些装备绝大多数还在坦克登陆舰上，沙堤和岩石把许多登陆艇阻隔在海上，侦察组未发现假滩有缺口，也未找到便于构设浮桥码头的地点，因此坦克登陆舰无法抢滩。即使杰拉码头可以使用，也只有3个浮桥码头，远远不够用的。由于这些障碍，艾伦未能把大炮和装甲车辆运上岸来。另外，由于一个团被留作预备队，加之伞兵着陆分散，未能取得联系，第1师上岸后没有后续部队。艾伦的战区显然已成为薄弱环节。

现在一切都要看“大红师”那些骄横的家伙了。

7月11日清晨，进攻日的第二天，第1师副师长西奥多·罗斯福准将同他的副官马库斯·史蒂文森中尉从师司令部驱车到步兵第26团的指挥所视察。

罗斯福的性情类似艾伦，生性粗野，喜爱喝酒，两人经常顶牛，但在指挥打仗方面也是一把好手。

早晨6时25分，他们走进离杰拉不远的团指挥所。

“情况怎么样？”副师长问。

“平安无事。昨晚部队全部上岸，损失不大。”团长约翰·鲍恩上校回答。

“注意观察！德、意军在我当面集结了大批装甲部队。看样子有一场恶战。”

一丝诧异从鲍恩脸上掠过，他并不知道这个情报。

似乎要证实罗斯福的话，10分钟后，意大利的俯冲轰炸机开始向杰拉登陆地区海上集结的船只发起了攻击。

紧接着，电话铃响了。

“步兵第3营报告，德军的中型坦克刚刚突破我营防线。”

“撤至第二道防线，拼死守住！”鲍恩嘴上命令道，心里知道这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他们没有反坦克武器，用什么击退敌人的坦克，守住防线？

第1师担心的敌人装甲兵反击开始了。赫尔曼·戈林师午夜刚过便离开了卡尔塔吉罗内，兵分两路，直向杰拉逼来，力图把第7集团军赶回海里。冲破第3营防线的坦克属于赫尔曼·戈林有缺口，也未找到便于构设浮桥码头的地点，因此坦克登陆舰无法抢滩。即使杰拉码头可以使用，也只有3个浮桥码头，远远不够用的。由于这些障碍，艾伦未能把大炮和装甲车辆运上岸来。另外，由于一个团被留作预备队，加之伞兵着陆分散，未能取得联系，第1师上岸后没有后续部队。艾伦的战区显然已成为薄弱环节。

现在一切都要看“大红师”那些骄横的家伙了。

7月11日清晨，进攻日的第二天，第1师副师长西奥多·罗斯福准将同他的副官马库斯·史蒂文森中尉从师司令部驱车到步兵第26团的指挥所视察。

罗斯福的性情类似艾伦，生性粗野，喜爱喝酒，两人经常顶牛，但在指挥打仗方面也是一把好手。

早晨6时25分，他们走进离杰拉不远的团指挥所。

“情况怎么样？”副师长问。

“平安无事。昨晚部队全部上岸，损失不大。”团长约翰·鲍恩上校回答。

“注意观察！德、意军在我当面集结了大批装甲部队。看样子有一场恶战。”

一丝诧异从鲍恩脸上掠过，他并不知道这个情报。

似乎要证实罗斯福的话，10 分钟后，意大利的俯冲轰炸机开始向杰拉登陆地区海上集结的船只发起了攻击。

紧接着，电话铃响了。

“步兵第 3 营报告，德军的中型坦克刚刚突破我营防线。”

“撤至第二道防线，拼死守住！”鲍恩嘴上命令道，心里知道这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他们没有反坦克武器，用什么击退敌人的坦克，守住防线？

第 1 师担心的敌人装甲兵反击开始了。赫尔曼·戈林师午夜刚过便离开了卡尔塔吉罗内，兵分两路，直向杰拉逼来，力图把第 7 集团军赶回海里。冲破第 3 营防线的坦克属于赫尔曼·戈林

## 第六章 埃特纳英军受阻

就在第1师的长官们为得到坦克和反坦克武器而忙得团团转的时候，巴顿收拾好行装，准备离开休伊特将军的旗舰去看望第1师。

这两天，他忙着处理空军支援的混乱情况和协调各进攻部队的行动，无法离开军舰一步。到现在为止，他对第1师的危险处境还一无所知。

巴顿神气十足地从旗舰登上汽艇，向岸边疾驶而去。即便在这炮火连天的战场，巴顿仍然打扮得光彩照人。他脚穿锃亮的高统皮靴，身着紧身马裤和漂亮的毛料衫，上面佩带3条勋表，腰挎装在敞开的皮盒子里的手枪，一架大号望远镜和一块地图板挂在脖子上，头戴铜盔，带子系得很牢，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

汽艇在离岸边不远的地方搁浅停下，巴顿涉水前进，海浪拍打着他的大腿，枪炮声一声紧似一声。走在前面开路的是副官斯蒂勒和一名手执冲锋枪的士兵，跟在后面的是巴顿的参谋长、身背卡宾枪的独眼将军霍伯特·盖伊。看着海滩上被炸毁的“舟车”和登陆艇的残骸，巴顿的心情沉重起来，看来部队打得十分艰苦。

突然，轰的一声，炮弹在离巴顿背后30码的水中爆炸了。

“没关系，霍伯特，”巴顿对盖伊将军说，“有前面这个城镇给我们遮蔽，那些杂种们是打不着咱们的。”

巴顿一行乘车进入杰拉市，首先视察达比突击队的指挥所。巴顿跳下车，爬上三楼去见观察所里的达比中校。达比正在用他昨天缴获的一门意大利野战炮向沿蓬特奥利弗公路开来的德军坦克射击。巴顿也投入了战斗。

坦克接二连三地开来，似乎总也斩不尽，杀不绝，巴顿气得连声大骂。突然，他发现下面有一名带着步话机的海军少尉。

“喂，小伙子，你是哪儿的？带着无线电呐？”巴顿朝下面嚷道。

“报告长官，我是海军岸上火力控制组的。有什么吩咐吗？”那个少尉机灵地问。

“快同你们的海军联络，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他们向前面公路上的坦克开炮。”

少尉很快同巡洋舰“波伊斯”号联络上了。一会儿，巡洋舰上6英寸的炮弹像雨点般地袭来，很快便击毁了那些坦克。

巴顿高兴地大叫道：“想不到海军也能打反坦克战。舰炮火力支援还真不简单！”

由于步兵严重缺乏坦克和反坦克武器，海军和师属炮兵便承担了击溃德国坦克的重担，上午8时30分左右，步兵第一次召唤舰炮火力。美轻型巡洋舰“萨凡纳”号第一个应召射击，向离杰拉只有2英里的蓬特奥利弗公路上的几辆德国坦克发射了24发炮弹；9时零2分又转向射击前夹支援的离公路不到1英里的另一坦克群。然后，“萨凡纳”号又转向射击布特拉公路，当时敌步兵正沿着公路源源而来，因此该舰一直向那条公路射击到17时，驱逐舰“格伦农”号接到命令，要求在8时47分进行舰炮火力支援，命令说：“敌人反攻。需要全力支援。”该舰向尼谢米公路发射了193发5英寸炮弹，完成了任务。

这一天仍没有空中掩护。陆军航空兵的战斗机以潘泰莱里亚岛上清晨有雾为由，没有在拂晓起飞。艾森豪威尔命令马耳他岛的英国“喷火”式战斗

机给西部海军特混舰队提供空中掩护，但是两天后飞机才出动。

如果能有飞机校正弹着点，舰炮可能发挥更大的效力，随着战斗的进展，地面观察哨有时被从燃烧的麦田和建筑物腾起的烟雾挡住视线，而且观察的范围也经常受到限制。巡洋舰搭载的水上飞机虽然能很好地完成校正任务，但它们是登陆场上空德国“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极易猎击的目标，因此很快都被击落，西西里盟军急需的是那种高速战斗机，但他们却得不到。

德国人仍在节节逼近。

上午 10 时 30 分，艾伦接到鲍恩上校的电话：他的团指挥所正在疏散，他准备用团部的连队和第 1 营的一部对付敌人的坦克。

“我批准你的计划。你要尽量守住防线。我派师炮兵给予你们最大援助！”文伦镇静地下着命令。

第 1 师的炮兵把每门火炮都架设在沙丘上。炮兵指挥官克利夫特·安德鲁斯准将在炮队之间来回奔跑，吸着烟斗，亲自指挥火炮的配置。火炮向 500 码以内的目标射击，一直打到炮弹用完为止。

快到中午时，第 1 师的其他两个团也告吃紧。赫尔曼·戈林师左战斗群的 40 辆坦克突破了第 18 团的防线。在尼斯切米公路上，第 16 团也似乎被打散了。

“我们正在遭到坦克的袭击！”他们向团长詹姆斯·泰勒报告。

“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谁也不准后退。避开坦克！不准放过敌人步兵！团炮连正在增援途中！每人必须坚守在现有的阵地上！”泰勒斩钉截铁地发出命令。时间是上午 11 时零 5 分。

这时，滩头作战达到高潮。许多德国坦克小分队成扇形越过了平原，正向 115 号公路接近。显然它们打算跨过公路，扫荡登陆海滩。

团炮连没有赶到，德国坦克密集成小股队形从平原上冲杀而下，摧毁了美军的前哨阵地，并冲到连接海滩的沙丘地带。美军部队似乎就要被赶下海去了。但是，第 16 团不愧为“大红师”的部队，士兵们一个个急红了眼，那股顽固倔强的劲头上来了，在舰炮火力的支援下，他们拼死守住了阵地。

中午过后，利卡塔步兵第 3 师派来 10 辆坦克，第 2 作战司令部又派来 2 辆坦克。巴顿随后来到第 2 装甲师，命令师长加菲封锁杰拉和步兵第 1 师之间的空隙地，并要求派坦克支援达比的突击队。

战斗仍在继续，但巴顿松了口气：最危急的时候过去了。被击毁的敌坦克在熊熊燃烧，巴顿确信，杰拉的滩头阵地终于守住了。

巴顿驱车去艾伦的指挥所。

“你认为有把握打赢敌人吗，特里？”巴顿盯着艾伦那布满血丝的眼睛，问道。

“我希望如此，”艾伦说，“不过我们需要反坦克武器。”

谈话被一阵枪炮声打断了。14 架德国轰炸机凌空轰炸，高射炮奋起反击。远处依然是声隆隆。

在下午和黄昏，火力支援舰提供了大量的火力援助，主要目标是杰拉河以西的一片起伏地。13 时 16 分，驱逐舰“巴特勒”号向敌坦克集中地发射了 48 发炮弹（这些敌坦克是在上午被击退后重新部署的）。轻巡洋舰“波依斯”号一面用水铳测深，一面驶向海滩，向蓬特奥利弗公路周围的目标进行射击，最后向内陆 8 英里处的尼谢米进行了齐射。17 时，轻巡洋舰“萨凡纳”号协助别动队员击退了从布特拉沿公路南下的意大利步兵的进攻。“格伦农”

号在支援右翼的第 16 团的过程中，发射了 165 发炮弹，直到 20 时 57 分，该舰岸上控制组发出停止射击的信号为止。

舰炮的射击迫使赫尔曼·戈林师撤退。该师共损失 30 名军官，600 名士兵，40 至 50 辆坦克，但是仍有 45 辆坦克完整无损。

这是海军对单纯陆上作战的部队第一次提供及时而有效的舰炮火力支援，致使陆军的高级将领放弃了长期以来对这种支援样式的偏见。舰炮虽然常常被用来掩护登陆，但在此以前，陆军总认为敌步兵和坦克不是舰炮射击的合适目标。实践证明，巡洋舰和驱逐舰上的现代火炮仰角大，能向山坡的反斜面及内陆目标进行射击。舰炮支援火力比上陆的炮兵火力要强，而且舰艇机动性大，可以在登陆最初阶段集中比陆炮更多的舰炮火力。

在北非时第 1 师师属炮兵便和 D 编队指挥官霍尔海军少将的参谋拟定了海陆军密切协同的详细计划。霍尔对他的参谋说：“这项任务就是，陆军要打到哪里，就打到那里，陆军要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而且我们能支援多远，就支援多远。”舰炮火力岸上控制组和陆军炮兵一起在岸上练习。每当岸上的陆军一发出召唤，舰炮就不再射击临时发现的目标，一切按计划办。周密的计划，辛勤的演练，终于使杰拉平原上的反坦克战成为舰炮火力支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德、意军坦克反攻的威胁被消除了，第 1 师的骁勇善战使美军在滩头堡站稳了脚跟，但是，这一天的不幸似乎并未结束，原因便在于空军部队没有参加制定联合计划。

在登陆之前，美国伞兵部队已在杰拉后方进行了伞降。按预定计划，在 7 月 11 日夜间还将派出 144 架运输机进行伞降，把 2008 名伞兵空降到杰拉附近的法莱洛应急简易机场。但是，西部特混舰队中没有一个人了解此事，时间太短，也无法通知到每支部队，因而无法及时让飞机改变飞行路线，以便避开舰艇所在的海域。而盟军舰上和陆上的高射炮兵经过两天的空袭，一看到飞机就想射击。如果运输机到达时，敌人正在空袭怎么办呢？

事实上也是那样。7 月 11 日杰拉的夜景好似地狱一般。燃烧的舰艇冒出的滚滚浓烟笼罩在海面上，成为敌轰炸机躲避高射炮火的最好屏障；船上燃烧的火光映照出其他停泊舰艇的轮廓。21 时 50 分至 23 时，德机进行了最猛烈的空袭，好像是白天的地面败退而进行报复。曳光弹划破长空，伞降照明弹也在发光，炸弹纷纷落下，没有片刻停息。

正在这时，美国运输机来到作战区域上空，为了规避岸上陆军猛烈的防空火力，美国飞行员低空飞行，到达锚地上方时正好处在德机轰炸之下。识别信号在充满烟雾和曳光弹的夜空中已毫无用处。

“看！那是我们的飞机！”驱逐舰“杰弗斯”号的一名水兵正要瞄准射击，突然发现了什么，大叫道。

海军少尉帕尔抬头仔细观察，一拍那水兵的肩头：“没错！小伙子，好眼力。你的识别飞机训练完全合格了。”

帕尔是俄亥俄州哥伦布飞机识别学校的毕业生，极端喜爱自己的专业。他每天都对水兵进行识别飞机的训练。他们付出的辛劳在实战中得到了报偿。

只可惜“杰弗斯”号是唯一没有向己方飞机开火的舰船。其他舰船和岸上防空部队一个个都打红了眼，飞机来一架打一架，根本没想到半路会杀出美军伞降部队飞机。结果，23 架运输机彼岸上和特混舰队的防空火炮击落；

返回的飞机也大半损伤惨重，除了 318 名伞兵阵亡之外，还损失了 60 名驾驶员和机组人员。

7 月 12 日早上，第 26 团夺取了 D 编队的主要登陆目标蓬特奥利弗简易机场，并在意大利军官食堂设立了团指挥所。第 18 团向北推进，占领了 1300 英尺高的乌尔西托山；第 26 团占领了俯瞰里埃西公路的一座更高的山。同日，盟国空军也开始提供充分的空中战斗巡逻。甚至天未破晓，轻巡洋舰“萨凡纳”号便观察到己方飞机不断地在其上方飞行，以后又看到许多“喷火”式战斗机在其周围飞行。9 时 36 分，敌机再次来轰炸，被盟军的战斗机和高射炮驱散。这是敌人对西西里南岸美军登陆地段和登陆部队进行的最后一次空袭。

与此同时，德军第 15 装甲师的 2 个战斗队经过急行军从西西里西部抵达杰拉平原美军战线，而赫尔曼·戈林师这时已调往东面英军作战区域了，其任务是扼守卡特尼亚平原，阻止英国第 8 集团军的进攻。

蒙哥马利这两天兴奋异常，想不到西西里岛开局一仗打得如此顺利。看来战前自己把敌人的战斗力估计过高了。不过蒙哥马利一点也不觉得后悔，不打无把握之仗嘛，宁可谨慎从事，也不能拿着士兵的生命去冒险。战略上重视了敌人，战术上才好获胜。

在一次视察部队时，蒙哥马利问一个刚入伍不久的新兵：

“知道吗？作战中对你最宝贵的是什么？”

“是枪，长官。”

“不，是你的生命。这是胜利之本。”

这是蒙哥马利的一贯信条。他相信这是赢得胜利的基本要素，并把它点点滴滴地灌输到士兵脑子里，从而激发士兵对指挥官的信任感，鼓舞他们的士气。

据说巴顿鼓舞士气的做法是整顿军容风纪，不分时间、场合一律戴钢盔、扎绑腿。对此蒙哥马利嗤之以鼻。只要士兵仗打得好，他是不在乎服装的。

第 8 集团军是在热带地区呆惯了的，又是由英联邦多国军队组成，所以官兵的衣着都很随便。从北非转战到西西里，气候条件好多了，但毕竟是盛夏酷暑季节，在偏僻的地方士兵们几乎是赤身露体。蒙哥马利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他乘着敞篷车到前线去，一辆卡车迎面驶来，驾驶员是个士兵，身上居然一丝不挂，头上却戴了一顶丝质礼帽。驾驶员从旁经过时认出了蒙哥马利，脱下帽，做了个怪脸，逗得他哈哈大笑。身旁的德·甘冈不满地皱了皱眉头：

“司令，凡事应该有个限度。”

一句话提醒了蒙哥马利。返回司令部后，他立即发布了一个命令，“在第 8 集团军里，不准戴礼帽。”这是他在第 8 集团军里关于着装的唯一命令。

第 8 集团军的官兵们不负他的厚望，在西西里战役中打得不错。

英国海军中将伯特伦·拉姆齐指挥的东部海军特混舰队负责运送英军在西西里岛南部的帕基诺半岛上陆，其任务是夺取锡拉库萨和诺托湾沿岸地域。英军兵力是在北非作战的原班人马第 13 军和第 30 军。海浪同样妨碍了英军突击艇的吊放和下水。尽管英军的登陆点处于背风处，但在东部海滩操艇，困难也相当大，因而大部分登陆艇的行动落后于原定计划。幸亏这里敌人的火力很弱。此外，英军利用天气、情报等有利条件，达成了战术突然性，意大利野战炮兵的全体炮手尚在熟睡之中就被英军俘虏。那些开炮抵抗的敌

岸炮连很快就被同盟国军舰或迅速向前推进的突击队消灭了。大批意大利岸防部队溃不成军，迅速投降。

到 10 日日终，第 8 集团军已控制了 40 英里的海岸线，并占领了重要港口锡拉库萨。两天后，蒙哥马利上岸了，他还在锡拉库萨海水里高兴地游了泳。

当天，他给第 15 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拍了电报：“我的作战情况非常好。一切顺利。不需要你来此地，除非你想来。”

他在当天的作战日记中写道：“空降旅的大部分士兵掉入海中，因而对该战未做出贡献。”而事实是，攻占锡拉库萨是由于第 1 空降旅在该城南面阿纳波河上的蓬蒂格兰德桥周围空降了伞兵才取得成功的。该空降旅于 7 月 9 日夜间起飞时，其实力为 2075 人。飞行途中，有 69 架滑翔机掉到海里去了，还有 56 架散落在诺托湾附近 25 英里的地面上。只有 12 架落在它们的目的地锡拉库萨附近的蓬蒂格兰德桥。从 7 月 10 日 6 时 30 分开始，8 名军官和 65 名士兵便扼守这座桥梁达 12 个小时，待援军开到时，他们只剩下 19 名幸存者。当天夜里，英军未遭抵抗就占领了锡拉库萨，这是空降部队不惜牺牲建立的功勋。

在登陆头 3 天内，英军就肃清了西西里岛的整个东南地带。在胜利的形势下，蒙哥马利显然又犯了骄傲自大的毛病，他接连给亚历山大发去一封乐观的电文。但是，古佐尼及时调来德国装甲部队，阻止了英军向卡塔尼亚的进军，在这种情况下，蒙哥马利迫切需要占领卡塔尼亚南边数英里处的锡美托河上的普利马索莱桥。他命令在 7 月 13 日晚发动一次进攻，夺取这座关键桥梁。

按照蒙哥马利的命令，1900 名英国伞兵连同其反坦克武器一起被空投到普利马索莱桥。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德国伞兵竟然也摇摇晃晃地空降到同一地区。原来这是德军第 11 空运军所属部队。

当盟军于 7 月 10 日在西西里登陆时，第 11 空运军军长施图登特将军立即向希特勒建议，用驻扎在法国南部的两个师在那里发动一次空降反攻，但被希特勒拒绝了。他要静观一下事态发展再作决定。盟军的这次进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就在 7 月 6 日，凯塞林还认为用德军部队加强意大利海岛的防御，定会使盟军推迟进攻日期，没想到他们还是如期开战了。这对希特勒的战略部署很不利，除非在西两里岛上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几个师在没有新的增援的情况下，就能把盟军赶回大海。所以，当时希特勒仅允许第 1 伞兵师从法国南部飞注意大利——一部分去罗马，另一部分去那不勒斯，而第 2 伞兵师仍同军长施图登特留在法国尼姆。

很快，关于西西里岛上意军官兵的拙劣表现的报告送到了希特勒手里。据该地区德军旅长威廉·施马尔兹上校报告，盟军一登陆，这些意大利保卫者立刻将自己的枪炮军火炸掉，把燃料库也点着了。奥古斯塔和普里奥洛的高射炮群把全部炮弹都射进海里，并且炸毁了大炮，一副放下屠刀，洗心革面的样子。“7 月 11 日下午在本旅所在地区，无论哪位将领指挥的意大利士兵都逃得一个不剩。早晨，军官们都抛弃了自己的军队，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径直向卡塔尼亚逃走。意大利士兵或单个、或三五成群在旷野里像没头苍蝇似的四处乱撞。很多人已扔掉了武器，有些人连军服也扔掉了，穿起了蓝色斜纹粗布衣。”

希特勒气得咬牙切齿，破口大骂。凯塞林急忙飞往西西里岛视察。他的



结论是，轴心国在西西里岛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他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拖延时间，然后设法使德军渡过墨西拿海峡，撤到意大利本土卡拉布里亚。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牵制尽可能多的盟军，他建议把卡拉布里亚的德军第 29 装甲师和驻法国南部的第 1 伞兵师调到西西里岛，希特勒批准了他的建议。到 7 月 13 日，德国已向西西里岛运去了 16 万人的部队和 600 辆坦克。

第 1 伞兵师是作为地面部队去增援西西里人数不多的德军的。该师乘飞机分批空降在德军战线后方的卡塔尼亚南部东边地段。施图登特原希望把他们空投到盟军战线后方，如果这样的话，英军伞兵或许会顺利占领那座桥。可是，德军第一个分遣队恰恰在其战线后方约 3 公里的地方空降，与空投在德军战线后方去打通普利马索莱桥的英国伞兵部队不期而遇。

着陆后，只有 250 名英军官兵聚集在空投地域，他们抢先占领了桥梁。但一天后，他们粮尽弹绝，德军把桥梁从他们手中夺了回来。

空降失败，对于蒙哥马利不啻于挨了一记闷棍，打开通向卡塔尼亚平原之路的希望落空了。显然，德国人也充分认识到阻止盟军穿过平原抵达埃特纳火山与大海之间的那条狭窄小路的重要性：这是保卫西西里的关键，因为从这条小路可直扑墨西拿。

蒙哥马利的目光停在了地图上平坦的卡塔尼亚平原，也许这里才是我们理想的空降地域。占领了整个平原，卡塔尼亚和那条羊肠小路将迅速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这样一来，10 天内便能赢得西西里战役。

可是现在……

“唉”，蒙哥马利长叹一声，头两天的喜悦心情一扫而光。

为了阻止蒙哥马利沿东海岸公路向墨西拿的推进，轴心国调兵遣将，包括赫尔曼·戈林师、从西西里岛西部开来的第 15 装甲师和第 29 装甲师在内的各路人马云集埃特纳山西南，从卡塔尼亚至恩纳构成了一道堵击第 8 集团军的坚固防线，阻挡了英军的前进。

看来必须另辟蹊径了！

在断裂多山的西西里岛作战必须拥有可供使用的良好的公路。地图上清楚地标出，只有两条良好的公路可供第 8 集团军使用。一条是经过埃特纳火山的东翼侧大致向北延伸的 114 号公路，蒙哥马利准备让第 13 军来使用这条公路。另一条是向西北方向延伸，经过卡尔塔吉罗内—恩纳—莱昂福泰的 124 号公路，如果他的部队占领这条公路，就能够迂回驻守在卡塔尼亚平原上的德军。

可是，124 号公路位于美军的作战地域内，而且据蒙哥马利所知，美军也准备把这条公路用作进攻轴线。怎么办？

蒙哥马利默默思索着，一种回天无力的感觉紧紧地攫住他的心……唉，想不到作战计划采纳的是我的意见，在实施过程中却又不尽如我意，这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啊！

“爱斯基摩人”的战略目标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于西西里岛上，而不是仅仅占领意大利的一城一地。为此，蒙哥马利制定了他的总计划：“两个集团军在西西里南岸一起登陆，迅速向北推进，把西西里岛分割成两半。然后，面对西面侧翼建立防线，使两军主力集中起来向墨西拿迅速挺进，阻止敌军渡海逃跑。”他的这些高见一一得到上峰的首肯。艾森豪威尔和巴顿甚至屈尊俯就，甘愿让美军充当第 8 集团军的配角。尽管如此，蒙哥马利总觉得自己的计划贯彻得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如果整个“爱斯基摩人”战役的

指挥权都归自己的话，如果自己成为该战役唯一的主人的话，那情况将会大大改观。

他曾宣言不讳地向亚历山大表明了他的态度：“很明显，应当由一位集团军司令和一个联合参谋部来承担军队的协同、指挥和管理。”亚历山大真是一个好上司，他接受了这个意见，甚至已经准备好交出自己的实际指挥权。设想到最后却被一贯支持英国人的艾森豪威尔否定了。他对这位心地善良的第 15 集团军群司令官说：“计划里有两个集团军，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英国的。这两个集团军要由你亚历山大来指挥，而不是由蒙哥马利来指挥。”

当初是我提出来将巴顿的第 7 集团军从巴勒莫调到英军左翼打掩护，如果再提出要占用他们的进攻路线，他们会怎么想呢？巴顿那个炮仗脾气会同意吗？他已经屈尊一次了，会再有第二次吗？如果我是总指挥的话，绝不会有这许多麻烦。

蒙哥马利思考再三，一个新的战略计划渐渐明朗起来。他决定让里斯的第 30 军沿埃特纳山西侧绕过去，再向墨西拿推进，突破轴心国对海岸公路的封锁。然后，第 8 集团军的 2 个军在墨西拿会师，合围轴心国守军。里斯的第 30 军完全可以代替第 7 集团军，沿 124 号公路向北直插埃特纳山西侧。至于第 7 集团军嘛，它可以掩护英军的后方和左翼。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干！我可以来个先斩后奏。只要亚历山大将军同意我的计划就行。

## 第七章 巴勒莫奇兵天降

天刚蒙蒙亮，一艘英国驱逐舰从马耳他岛启航，劈波斩浪，飞快地向西西里岛驶去。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甲板上倚栏而立，脸上挂着人们熟悉的微笑，双目炯炯有神地盯着远方，任凭海风吹拂着他的头发。然而，尽管他貌似平静，内心却焦的不安。战斗已经打响两天两夜，却很少接到巴顿关于战斗进展情况的报告，艾森豪威尔简直无法向盟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汇报战况。他实在放心不下这个鲁莽的战将，所以亲自来了解情况。6点30分，他来到停泊在杰拉港外的旗舰“蒙罗维亚”号上。

正准备向岸上转移指挥所的巴顿见到总司令亲自来访，十分高兴。

“嗨，艾克，你来啦！我正要写报告向你汇报战况呢。”

巴顿把艾森豪威尔引进作战室，简要汇报岸上的情况。他没有注意到上司的满脸愠色，在汇报过程中，免不了自我炫耀了一番，绘声绘色地叙述自己如何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用火炮击毁敌坦克。

“你认为自己很勇敢，是不是？”艾森豪威尔冷冷地问道。

“当然。在这次战役中，我第一次感到我尽了军人之职。”这一次，巴顿发现了艾克对他的报告并不感兴趣。于是，他转变了话题，开始汇报战役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如缺乏飞机的支援，某些指挥官及部队不够勇敢等等。

“我想说的是，你的某些行为不是勇敢，而是鲁莽。”艾森豪威尔发话了，“你不必在我面前夸耀你勇敢。你是一个集团军司令，而不是士兵。我十分清楚，在战斗中，你必须了解每一个部队及其所在阵地上的情况，然而切不可忘记，在战役过程中，一个指挥员只有在指挥所里才能掌握全面情况，才能同他的指挥官及部队保持密切联系。”

“不过，我认为，我上岸有助于扭转战局……。”巴顿还想争辩，艾森豪威尔气愤地打断了他：“可是，在西西里登陆最关键的时刻，你离开指挥岗位‘蒙罗维亚’号长达10小时之久。在岸上，你有时好像不是集团军司令官，而是一个勇猛的连接排长。这样，我们总部怎么了解第7集团军的进展情况？”

艾森豪威尔非常气恼，越说越激动：“你向总部报告战况太少。我们对你的情况不明，当然无法知道你需要什么支援，尤其是空中支援……知道吗？第8集团军几乎每小时发一次新闻公报。”

“我截获过许多这类公报，但都是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打仗，在打仗的是我们……。”巴顿满腹牢骚，一脸怨气。一见面，艾克不仅没有祝贺他的成功，反而怒斥他。

“你回答问题太快，至少应该像蒙哥马利那样三思而后答。”

巴顿一怔，这个艾克今天怎么了？抓住一些细微枝节的问题进行批评，这未免太伤人了。

艾森豪威尔狠狠地训斥他，气氛很紧张。在告别时，艾森豪威尔仍在生气。

望着总部一行人离去的背景，巴顿怔怔地发呆。参谋长盖伊将军过来安慰道：“司令，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以后我们多加汇报便是。”

巴顿喃喃地说道：“我感到我无可指责……也许是艾森豪威尔在找借口要撤我的职……我们整天挨炸的人却招来了麻烦……。”

巴顿的恶劣心情持续时间并不长，很快他便全神贯注于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巴顿和布莱德雷曾经设想，盟军在岸上站住脚之后，蒙哥马利沿东部沿海公路经卡特尼亚迅速向墨西拿推进，从而切断轴心国部队逃往卡拉布里亚的退路。美第7集团军从滩头阵地经恩纳和尼科西亚迅速向北推进至北部沿海公路，然后挥师东进，直逼墨西拿。在盟军的分进合击下，轴心国守军势必成为瓮中之鳖，被迫投降。

但是，当巴顿按照这个设想，准备进攻墨西拿的时候，他接到了亚历山大的指令：“命你部迅速撤离124号公路，调往西边，以使第8集团军有机的余地。”

巴顿接到命令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一道蛮不讲理的命令，显然是以牺牲美军来使蒙哥马利摆脱困境，把美军再次排斥在主要作战行动之外。巴顿强忍怒火，心里一再告诫自己，要冷静，一定要冷静，免得授人以把柄。艾森豪威尔在突尼斯就严厉地警告过他，要他控制自己的仇英心理，“要像执行我的命令一样，不折不扣地执行亚历山大的命令”。就在前一天，艾森豪威尔还批评他擅离职守，后来又为空运失败一事打电报责备他。这一切使巴顿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要是这时再同亚历山大发生龃龉，艾森豪威尔定会解除他的职务。

巴顿下意识地盯着那几张第8集团军的战况公报，突然，心头渐渐豁亮起来。他看到，由于英军在向墨西拿进军中行动迟缓，他巴顿的机会不期而至了。欣喜之余，巴顿也为他的英国盟友深感惋惜，他们怎么会落得如此境地呢？

英国第8集团军于战役开始的第一天便进占了完好无损的大港——锡拉库萨。两天后，英国皇家海军又驶入了奥古斯塔港。至此，蒙哥马利得到了两个补给港，而巴顿却一个也没有，全靠从滩头得到支援，其中至少有一个滩头遭到德军的猛烈攻击。

然而，蒙哥马利却被敌人拖住了。由于不能实现他自己的以闪电般快速度向北推进的豪言壮语，致使敌人得到重新部署部队的时间。到7月14日，一支数量少但精锐的德国部队挡住了蒙哥马利去墨西拿的通道，钳制住了蒙哥马利的行动。

这显然是由于蒙哥马利指挥上优柔寡断造成的，因为他手下的将士是很有魄力的。按照他们登陆时的那股势头，早就该打到前面去了，至少这是他们留给美军官兵的印象，可是现在，这位一心想当整个西西里战役主将的英国将军的计划落空了。他非但没有按预期的速度前进，更糟的是，他似乎连突破敌人防御的办法也找不到，不得不去占用美军的进攻路线……

巴顿这么一想，心里坦然多了。他点燃了一支大雪茄，开始考虑自己的计划。对不起了，英国盟友，是你们把我挤出这个战区的，我只有向西突破了。你不让我夺取墨西拿，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巴勒莫。

巴勒莫这个港口城市位于西西里岛的西北角，离环绕埃特纳山的德军防线甚远，没有明显的战略价值，但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带有传奇色彩，夺取这座城市定会轰动新闻界，从而给美军带来渴求已久的荣誉。在这座城市和第7集团军立足的滩头阵地之间，守军力量薄弱，所以夺取巴勒莫会轻而易举。从那里再往东，直捣墨西拿更是易如反掌。

巴顿正在遐想，布莱德雷气冲冲地来到指挥所。

“太不像话了，乔治。昨天上午，蒙哥马利的第30军连招呼也未打，就

穿过我们第2军的战线，上了124号公路。可是，我的第45师正沿公路北进！他没有得到艾克和亚历山大的同意，怎敢擅自改变进攻路线……”

巴顿不紧不慢地打断了布莱德雷：“非常遗憾，我的军长，我刚接到集团军群司令的指令，蒙哥马利需要占据维齐尼—卡尔培吉罗内公路，以便穿过恩纳向前推进，完成对卡塔尼亚和埃特纳山的翼侧包抄。”巴顿的话语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腔调，可惜布莱德雷并没有听出来：“这就是说你和步兵第45师要向西移动，让出公路。”

“什么？”布莱德雷又惊又怒，“我们离通往恩纳的主要道路已经不到1000码，现在却要把公路让给英国人。这意味我得把整个步兵师撤回原来的地点，实际上得一直撤到海难，然后再挤入第1步兵师的左翼。这样一来，我们第2军的进展将被拖延好几天。”

但是巴顿似乎并不在乎，一反常态地平静，布莱德雷惊讶地瞪大眼睛。他再次强调：“敌军正在仓惶后退，我不能放松压力，让他们重振旗鼓。”

“对不起，布莱德，”巴顿心平气和地说，“立即交换阵地。蒙哥马利马上就需要这条公路。”

巴顿非常明白这样做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心中已有了计划的腹稿，对外却十分谨慎，讳莫如深，不同任何人商量。他不愿使计划还未出笼就被亚历山大否决掉。他自认为可以效仿蒙哥马利的做法：先斩后奏，开始行动之后再通知亚历山大。

巴顿发现，要实现向西突破，就得先攻占意大利在这一线的抵抗中枢阿格里真托，这是通向西西里西部的门户。而它附近的安佩多克莱港距美军战线仅25英里，攻下它，巴顿就可以得到一个补给港口。第3师师长卢西恩·特拉斯科特早就催促巴顿批准他发动进攻。他通过侦察知道那里的敌军防守比亚历山大所想象的要薄弱得多。可是亚历山大似乎已预料到第7集团军会不甘心打掩护，在指令中特意规定第7集团军不得在西线擅自采取重大行动，不得进攻阿格里真托。这种限制实在令巴顿恼怒，必须想个办法。

垂头丧气的布莱德雷刚离开集团军指挥所，巴顿就驱车前往第3师指挥所，向特拉斯科特转达了亚历山大的指令。看着第3师师长沮丧的脸，巴顿笑着问道：“不能想个办法吗，卢西恩？能不能绕过集团军群？”

特拉斯科特听出了巴顿的鼓动意味，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自己的主意：“你不同意我们就不能发动重大攻击，而且根据集团军群的指令，显然你不能答应。但我可以——对不起，我可以自己作主——发动一次‘火力侦察’。”

巴顿心中大喜，这个卢西恩，还真行。照书本的解释，“火力侦察”是一种严格的局部攻击，其目的有限，纯粹是为了摸清不确切的情况。

“在这次火力侦察中，”特拉斯科特说道，“需要摸清情况的地方就是阿格里真托。你说呢？”

巴顿笑得更厉害了：“我什么也不说，卢西恩。没有他妈的什么好说的。”

这正中巴顿的下怀。第3师的计划使他处于超脱的地位，同时又能实现向西突破。他开始偷偷做准备工作，为巴勒莫之战临时组编了一个军。其中包括第3师、第2装甲师、第82空降师重建的2伞兵团、达比的突击队和第9步兵师的1个团。他命令集团军副司令杰弗里·凯斯少将指挥这个军。

正当巴顿自鸣得意的时候，亚历山大则站在整个西西里战役的高度，为消灭墨西拿半岛之敌的种种问题而忧心忡忡。显而易见，西边的德军已全部集中在墨西拿半岛，构成了一道强大的防线，不知道第8集团军能否赶在德

军部署完毕之前，从埃特纳山两侧冲过去。

为此，亚历山大将军于7月16日发布命令，进一步说明最后征服西西里岛的战略。蒙哥马利将军应沿3条主要进攻轴线突入墨西拿半岛。如果第30军能抵达北海岸，将该岛截为两段，蒙哥马利便不必担心其左翼侧遭到攻击，从而集中全力向墨西拿挺进。

这样，第7集团军的主要任务，也是唯一的任务，便是保护第8集团军的后部。为此，巴顿应确保恩纳环状地区通畅，掩护英军左翼并向北海岸前进。

亚历山大显然还不知道第3师已夺取了阿格里真托和安佩多克莱港，他命令巴顿，只要不引起重大战斗，而且只要可能，就拿下先前禁止夺取的阿格里真托和安佩多克莱港。至于巴勒莫，亚历山大只字未提，甚至不允许美军超越阿格里真托一步。

这一次巴顿忍无可忍了，他像一个泼妇一样破口大骂。激怒他的不是因为英国人承担了夺取墨西拿的任务（为此，4条通向墨西拿的主要公路当中的3条分给英国人使用），而是因为美军承担的任务——保护蒙哥马利的后部，巴顿认为这是对美军的轻视。从北非打到西西里，难道美国人只配给英国人当保镖吗？更重要的是，这一部署必然迫使巴顿取消夺取巴勒莫的计划。

第二天，巴顿便乘飞机去突尼斯见亚历山大。尽管他接到命令时气得脸色发紫，但他在突尼斯还是心平气和地向亚历山大陈述他的理由。

“鉴于敌人已被击退，”他宣称，“进一步采取进攻行动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也是全面保护蒙哥马利的左翼和后部的唯一办法。将军，我来请你解除对我的束缚，并把你的命令改成‘第7集团军应迅速向西北和北面挺进，攻占巴勒莫，割裂敌军兵力’。”

亚历山大这才知道，美国人对于只让他们担任配角怀有强烈的怨气。对于巴顿这样一个烈性汉子来说，能克制到今天，并且以一种还算委婉的口气说出来，实在是好不容易了。

那么，同意他的要求？亚历山大知道，他只能暂时限制他的进攻行动，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如果等的时间太长了，这个愣头将军大概会说“去他娘的”，然后不顾一切地出击。

可是，如果第7集团军主力西移，就会坐失良机，不能全力以赴在岛上穿插分割，同第8集团军一道实现突破埃特纳山、夺取墨西拿这一最终目标。

巴顿似乎看出了亚历山大在犹豫，在一旁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不让第7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享有同等的荣誉，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

“那么好吧，可以照你的意见办。但一定要保留一定数量的部队完成你们的主要任务——配合第8集团军的进攻。”亚历山大的态度很勉强。不过，这两天英军在东西两侧的攻击都减弱了，他们不仅打得疲惫不堪，而且开始染上疟疾，战斗力大减。看来，打通埃特纳一线的任务对蒙哥马利来说过于艰巨，不妨让巴顿在西面造点声势，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亚历山大这样想着。心中稍感释然。

有这道口头允诺就够了！7月18日，巴顿兴冲冲地赶回西西里岛，命令凯斯指挥他的暂编军第二天开始攻击巴勒莫。该军将从美军占据的南部和西南部滩头阵地向西北挺进，第2装甲师作为该军预备队，跟随暂编军前进，准备利用突破口并向西面的墨西拿进军，第2军则担负双重任务，部署在西

西里岛中部到恩纳一线。其中第1师负责支援第8集团军，沿艾里米纳—佩特拉里亚—塞法卢一线与其军第30军并行向北部海岸进击；与此同时，第45师向西北方向进军，抵达北部海岸之后，如有必要，便进攻巴勒莫。巴顿实际上把第7集团军的主力引上了错误的方向。

7月19日，巴顿下令进攻巴勒莫。进攻初期一切顺利，盖伊将军松了一口气，连日来巴顿一直因为没有硬仗打而愁眉不展，现在他总算如愿以偿了。盖伊深信，巴顿这一仗必能大获全胜。

“报告，集团军群的书面命令。”一名副官递给他一份电文。

这大概是亚历山大进一步确认两天前的口头许诺的正式命令，盖伊想着，拆开了电报：

“命你部继续前进，扩大战果，但是首先要占领佩特拉里亚，然后从该地向北部海岸派遣部队，在塞法卢以西11英里处的坎波菲利斯切断该岛的交通。此项任务完成后，第7集团军全部人马应向北挺进，直插海岸，从南到北建起一道横贯西西里岛的坚强防线，以便在第8集团军绕过埃特纳山时，为其后部提供保护。只有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后，第7集团军才能向该岛的西端进击。”

盖伊大为震惊！这些命令与亚历山大在突尼斯所作的口头许诺截然相反。不行，这道命令暂时不能交给巴顿，他会气疯的。再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部队已踏上进攻巴勒莫的征途，不可能再将其拉回来了。可是，美军又不能冒违抗上级命令之大不韪，该怎么办呢？

有了，将命令的头半部分传达给第2军，将其任务稍加改变：第1师通过佩特拉里亚向北海岸前进，在坎波菲利斯，而不是原来的塞法卢，切断该岛的交通。

于是，亚历山大分配给第7集团军的任务便全部压在了第2军的肩上。这项任务十分艰巨，要同在许多孤立地区顽强固守的德军进行殊死战斗。德军目前正在有计划地边打边撤，退守埃特纳防线。

布莱德雷将军对于第2军承担的任务很失望，他本来想同第8集团军一道加入夺取墨西拿的战斗。他完全误解了巴顿于17日拜访亚历山大的动机，他以为巴顿会提议让第7集团军担负攻占墨西拿的任务。在他看来，集团军参谋长盖伊将军19日给他的命令，意味着最坏情况的到来：第7集团军被限制在该岛的西半部，那里没有什么可攻击的目标，占领那里的小山，俘获那些驯良的农民和士气低落的士兵毫无光荣可言。布莱德雷同意巴顿的一名参谋军官的说法：第7集团军抵达北部海岸之后，“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闲聊天，看着蒙哥马利结束这场该死的战斗”。亚历山大的命令证实了布莱德雷早先的疑虑，只有蒙哥马利才会被允许去进攻墨西拿。况且，同蒙哥马利这种人打交道共事，会出现无穷无尽的烦恼。

果然，在两军并肩作战过程中，蒙哥马利不通知布莱德雷就命令利斯缩小对埃特纳山的包围圈，把恩纳留给了第2军，这就更加重了布莱德雷的负担。由于布莱德雷不知道计划突然改变，第2军一直不断地向前推进，结果其左翼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受到了很大损失。

也难怪，蒙哥马利在这火烧眉毛的当口，一心想打出一条通路，确实顾不上事事同他的美国盟友商量了。正如战争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美军交出124号公路没有产生预想的那种效果，蒙哥马利的希望并没有成为现实。

随着盟军在岛上的突进，希特勒的战略方针逐渐有了变化。希特勒最初

的想法是乘盟军立足未稳，一举将其赶下大海，为此，他将两个德国师和强大的空军及防主部队迅即派往西西里岛。希特勒声称，登陆的敌人将被赶入大海；墨索里尼则断言：“敌人在首次袭击欧洲中遭到的失败所造成的道义上和军事上的不利后果，将是难以估量的，”

在这个自欺欺人的计划破灭之后，希特勒马上于7月13日下了一道命令，亲自接管了西西里岛的指挥权，并决定，捍卫西西里的任务只能交给德军。他甚至反对凯塞林关于现在只能是为赢得时间而战的意见，把“阻止敌人向埃特纳推进”作为主要目标。由于这一天还看不到英国人有猛攻的迹象，加上第15装甲师击退了美军在卡尔塔尼塞塔以东的一切冲击，并空投了伞兵第1师的部队，轴心国军队的处境似乎略有改善，但是仅仅两天过后，德军统帅部便认为，“一切迹象均表明，西西里岛是保不住了”。不管盟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撒丁岛还是科西嘉岛，是意大利本土还是希腊，德国当局必须首先注意将意大利南部作为保卫巴尔干半岛的前沿阵地而坚守不放。德国人最后决定，在西西里东北部保持一个桥头堡，以便掩护德军及意军向意大利本土撤退。

就这样，地中海战场连同轴心国的未来命运，或许还有更多的东西，似乎都集中在埃特纳这个小小桥头堡上。轴心国部队正在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并把兵力集中在一个十分适宜于防御的地区。在这样一个地区，英军的装甲部队是没有用武之地的。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巧妙部署在山坡缝隙阵地上的德国部队而束手无策。

蒙哥马利本来打算以一个军在埃特纳火山以东沿海岸进攻，另一个军在火山以西通过莱昂堡，然后，两个军尽快前出至墨西拿海峡。但是，在敌军的坚固防御面前他一筹莫展。伞兵部队在普利马索莱桥失守，随后，英军主力部队开到，进行了3天激战，终于夺回这座桥梁。通往卡塔尼亚平原的道路是打通了，但为时已晚，英军向北推进的意图由于德军预备队不断加强抵抗而未能如愿以偿。7月17日以来，第8集团军停滞在卡塔尼亚平原上，前面是敌人重兵防守的埃特纳山棱堡，突入北上各山口的希望渺茫，蒙哥马利被迫把第8集团军的主力西调，以便穿过内地山区和埃特纳山周围迂回前进，这是他直捣墨西拿的唯一希望。

不料平原上疟疾流行，英军因病减员人数高达1万多，第8集团军还从来没有因疾病而遭到如此大的损失。7月21日，蒙哥马利被迫定下在东翼转入防御的决心，等待北非援军的到来。

蒙哥马利的缓慢行动给巴顿留下了笑柄。“对美军的实力和速度，亚历山大一点儿也不了解。英军昨天用一个整师攻打卡塔尼亚，结果只前进了400码。”巴顿这样嘲笑道。

作为一个优秀的战术家，巴顿在指挥战斗时总是清楚地估计到速度的价值。神速的行动常常能将敌人暂时的优势减小到最低限度，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充分利用每个有利战机并防止敌人重新调整兵力抵挡连续的进攻。这样，只要争得速度和下定决心，每一次连续进攻就会比前一次更容易获得胜利，就能从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巴顿将这一原则坚定不移地应用于巴勒莫之战。

7月18日早晨，巴顿电告特拉斯科特：“我要求你在5天之内进入巴勒莫。”这是一个苛刻的命令。该城远在100英里之外，特拉斯科特的部队得完全靠步行前往。但是巴顿相信他的部下的训练、体质、信心、斗志和熟练



的指挥技能，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点。

当天下午，暂编军做好了进军巴勒莫的准备。傍晚，凯斯将军在会上宣布：进攻将于明天早晨（7月19日）5时开始。

这100多英里路程的头50英里是崎岖不平的山乡，然后要穿过40英里的高低起伏的内地高原地带，最后通过在西面和南面封锁着巴勒莫的多岩的高地。美军推进速度之快就像是在公路上行军。侦察部队在前面开路，几乎不费什么枪弹，就可以让意军部队放下武器投降。第一天晚上，暂编军已占领25英里的地盘了。第二天又前进了20英里，并占领了西亚卡。

经过两天的进军，凯斯将军确信不会遭到敌人的重大抵抗，这是使用装甲部队的好机会。于是，他决定将第2装甲师投入战斗。征得巴顿的批准后，凯斯命令该师师长加菲将散布在里贝拉至阿格里真托方圆25英里地区的装甲师集中起来，同时，他组成一支包括两个突击营的X特遣队，由达比上校指挥用于攻占卡斯特尔维特拉诺。该特遣队一方面应保护暂编军的左翼和后侧，但主要是为参加决战的第2装甲师打开缺口。7月21日，特遣队占领了卡斯特尔维特拉诺，第2装甲师迅即开往城西北，准备利用这一突破口。

7月22日是决战的日子，特遣队沿海岸线挥师西进，第2装甲师也投入行动，它向东北迅速推进到巴勒莫郊外。与此同时，特拉斯科特的第3师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从科列奥奈步行赶到城东南的阵地。

美军犹如神兵天降，突然抵达巴勒莫城门口，使守军惊慌失措。他们对战争早已厌恶之极，根本无心抵抗。第2装甲师很快进入城内，第3步兵师负责保护该城重要设施。当晚7时后，美国军官在皇宫正式接受了意大利守军的投降。

巴顿到达城中心的四角广场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他同凯斯、加菲一道接管了所谓的皇宫并将其作为司令部。

“将军，你并不打算真住在这儿吧？如果你让我去找找，我能找到比这鬼地方强得多的现代化的漂亮房子。”讲求实际的副官斯蒂勒上尉劝阻道。

但巴顿决定住在这“鬼地方”，这更像个征服者的样子。

第二天，巴顿接到亚历山大将军发来的电报。“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电文写道，“干得漂亮。向你和你的全体优秀官兵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当攻克巴勒莫的消息传到阿尔及尔时，艾森豪威尔兴高采烈。尽管夺取巴勒莫毫无战略价值，但政治上的意义却极为重大。进攻西西里岛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毕竟是美国人夺取的，这使东线的蒙哥马利黯然失色。

随后，巴顿向记者们公布了这次闪电战的统计数字：俘获敌军约4.4万人，打死打伤6000人，击落敌机190架，缴获大炮67门。美军仅损失200余人。

“巴勒莫战役是使用坦克的典范，”巴顿得意洋洋地宣布，“我把坦克远远地放在后面，这样敌人就不知道我们将在什么地方使用坦克；而后，当步兵打开缺口时，坦克便迅速地蜂拥而入。这种方法能保证胜利，减少损失，但要成功地使用这种方法，则要有优秀的领导……”

正当巴顿在该岛西部春风得意之时，东部的蒙哥马利仍在原地踏步，既未绕过埃特纳山，也未向墨西拿前进一步。登普西的第13军在卡培尼亚受阻，里斯的第30军在阿德诺地区陷入困境，蒙哥马利不得不从北非预备队里调来英军第78步兵师投入战斗。这样，他以近6个师的优势兵力攻击德军的3个师和一些意大利部队。但是德军占据着有利地形，易守难攻。

在西部获胜、东部受挫的情况下，亚历山大被迫改变战略，又回到占领西西里岛的原计划上来，即美军在巴勒莫登陆，而后沿北部海滨公路向墨西拿推进，与沿东部海滨公路推进的蒙哥马利的部队遥相呼应。7月23日，亚历山大向巴顿发布命令，要第7集团军以巴勒莫为补给基地，全力向墨西拿进击。

“英美军的待遇终于平等了！”盖伊兴奋地大叫道，“看着吧，只有这个战略才能使蒙哥马利摆脱困境。”

巴顿此刻却显得异常平静，也许，修改战略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向参谋长吩咐：“立即解散暂编军，第82空降师去北非另有任务，加菲第2装甲师留在巴勒莫执行占领任务。其余部队返回原部归建，目标——墨西拿！全力前进！”

## 第八章 离轴心罗马政变

希特勒收到西西里战线的告急电报后，急忙乘飞机从他的大本营“狼穴”飞往伯格霍夫。自从西西里战役打响后，他便穿梭于这两地，同他的军事首脑们共议战事，指挥两线作战。

此刻，他坐在座舱后边，折叠桌上摊放着一堆文件，还有刚收到的墨索里尼拍来的电报。没有哪个月份像 1943 年 7 月这样富有戏剧性和挑战性了。“城堡行动”——库尔斯克战役开始了，苏军突然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盟军侵入了意大利领土，闹不好墨索里尼被赶下台也就是这个月的事了，这正是他不愿在东线过早发动攻势的原因。他没有三头六臂，他的双手同时还得忙于解决南方的事情。真够让他焦头烂额的了。

对于西西里战局，希特勒已经想好了。他现在的战略是：无论如何必须诱使盟军向西西里岛上投入大量的援军，然后，德国空军把他们的给养供应舰炸成碎片，用饥饿迫使入侵者屈服；以这种手段让形势倒转。所以，他决定带着最后通牒和墨索里尼见面，要求他：或者有效地保卫西西里——旨在以后从该地开始反攻，或者放弃它，而在意大利大陆上进行决战。不过，这位意大利领袖首先得加强对意大利人及其武装部队的控制。

可是，他行吗？希特勒对于这位轴心国伙伴实在不敢恭维。从今年以来，墨索里尼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有一段时间几乎卧床不起，只能进流食，靠镇静剂止痛。在 4 月的那次会晤中，希特勒看得出，墨索里尼精神不振、意志消沉，在体力上已濒于崩溃。他忍受着剧烈腹痛的折磨，几乎不能讲话。看上去他活像一具僵尸。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患了什么病。希特勒不止一次地试图说服他请德国专家诊治，这样治疗成功的把握更大。但希特勒的建议遭到拒绝。他多半是心病，精神压力太大所致，希特勒这样想。他的感觉迟钝，反应迟缓。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不断地推动他，鞭策他。

更让希特勒头疼的是墨索里尼的那种消极态度。希特勒一直希望意军能在保卫家园的战斗中打得好一些，表现英勇些，这样，他可以把大量德国师保存下来用于关键时刻。但是，意军的表现令他失望。他曾命令把施马尔兹上校关于意海军上将伦纳第在奥古斯塔所作所为的报告拿给墨索里尼看，希望能对他有所震动。墨索里尼也答应立即进行调查；不过，看得出来，他在竭力把西西里的失败归咎于德国，说德国没能满足意军统帅部的物资供应。他们自己则缩头缩脑地不肯出面同盟军拼仗。

7 月 13 日，在德国人的一再催促下，13 艘意大利鱼雷艇还真的突然出击，攻击锡拉库萨沿岸的盟军舰艇。可是返航时舰艇居然都完好无损，他们解释说根本没发现同盟国的舰艇。见鬼去吧！这种解释只能骗 3 岁的小孩。德国空军官员嘲讽道：“不出所料，意大利舰队真是厚脸皮，一点也不顾及脸面。”海军方面要求立刻接管意大利海军，迫使其驱逐舰和潜水艇投入战斗。

在这方面希特勒不是没有考虑，他认为在必要的时候，不仅要接管某一部分意军，而且要全面占领意大利，解除其军队武装。不过此时此刻他还不想搞得太过火。他已经派了一名少校前往西西里，带去绝密的口头指示，命令德军第 14 装甲军军长胡伯将军全面接管这次战役的指挥权，“审慎地获取”对意军的控制权。另外他还为墨西拿海峡任命了一名德国司令官；如果需要，还可以向那里的意大利炮群提供德国人员。14 日，德军最高统帅部要求作好准备，以随时发动对付意大利和意大利占领的巴尔干诸国的紧急闪电

行动。如果意军真要向后转，德军将用武力夺取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山口要道，斯图登特将军的伞兵也将夺取勃伦纳山口。

但是现在……希特勒瞟了一眼桌上那封墨索里尼的冗长的电报，不禁眉头紧锁。在电文中，墨索里尼根本不承认意军部队没有作战，反而批评德军派遣增援部队延缓误事；在结尾部分，他以一种不祥的口吻指出：

“敌人在意大利开辟了第二战线，美英军将在这儿集中力量展开巨大的攻势，他们不仅要征服意大利，而且要趁德国全力投入俄国战线之机，打开通向巴尔干之路。

我的国家作出牺牲，并不能延缓对德国的直接进攻。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比意大利强大。我的国家在进行了两场战争之后，于3年前参加了这场战争，在非洲、俄国和巴尔干国家将自己的资源耗竭一空，逐渐使自己筋疲力尽。

我认为，元首，我们应该共同审时度势，以便找出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各自利益的办法。”

他说的对，双方是该会晤一下了，更重要的是，又需要给这位意志消沉的领袖鼓劲打气了。

在1943年的初夏，墨索里尼的希望和计划全部以成功地抵抗盟军入侵意大利为基点，但他自己也明白，这实在是难以实现的。从北非失败后他就确信，轴心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他考虑过和俄国人单独停战，也曾向西方列强作过试探，然而，在希特勒坚持战斗的信念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下，他感到自己处于两难之中。特别是他听说盟国只愿同他的继任者谈判时，他便只有说服希特勒放弃战争这一条路了。

但是，墨索里尼太惧怕希特勒了。4月下旬，在一些身居高位的德国人的鼓励下，墨索里尼打算在拜访希特勒时，再次提出与俄国人单独讲和的可能性，但一见到希特勒，他的决心顿时化为乌有。的确，在严肃重大的问题上，他从不敢与希特勒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结果，会谈时照例又是一连串希特勒的独白，他根本无法插话，甚至不能对任何问题持独立见解。只是在回到罗马以后，他才敢鼓足勇气责骂希特勒，并说他再也不愿像小学生一样去听那个“悲剧小丑”的训斥。

尽管如此，由于西西里战役的压力，墨索里尼不得不再次要求同希特勒会晤，并且提出多开几天会。他一定要告诉元首，他的国家不能再打下去了。

希特勒很快决定于7月19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费尔特雷与墨索里尼会谈。名曰会谈，实际上又是希特勒一人垄断了会场，他滔滔不绝他讲了两个小时，主要列举意大利在战争中的一系列缺点。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强打精神听着。希特勒明确指出，意大利地面部队要为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飞机损失负全部责任。

“由于地面部队的无能，有一天27架飞机在地面被摧毁，而另一天被摧毁了25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希特勒大喊大叫道，“如果五六百架飞机当中有三四百架都是在地面被摧毁的，那么这支地面部队一定不怎么样！”

墨索里尼一声不吭，看上去似乎默认这些指责是实情，实际上由于没有翻译，他显然听不大懂希特勒在讲什么。和以往一样，他要求德国人事后送一份摘要给他。

“关于西西里的战局嘛，我有两点意见。”希特勒切入了正题，“如果能确保补给线，就应该保卫西西里，并且，在适当的时机，这种防御应转变

为进攻。我们准备在墨西拿集中大批的高射炮部队。在西西里打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要比在意大利本土打强得多，不知领袖意下如何？”

“哦！当然，当然，在西西里打更好。”墨索里尼干巴巴地回答道。

“如果你作出这种决定，德国就要向那里派遣大量的部队，以便于建立一道防线，随后，还应建立一道适合于进攻的阵线。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也应该派更多的师去那里。此外，”希特勒加重了语气，“意大利的全部军队将由德国人指挥，整个意大利从高山一直到波河河谷必须由陆军元帅凯塞林接管。”

“我——我得同议会谈谈。”墨索里尼结结巴巴他说着，显出一副狼狈相。

突然，他的秘书闯进会议室。

“罗马来电！”他将一封电报送给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看后顿时大惊失色，他猛然站起身来，焦虑地在会议室里踱着步子：“罗马！罗马从今天上午11时开始，一直遭到猛烈的空袭！”

这是罗马第一次遭到空袭。整个战争中，墨索里尼一直把大本营设在罗马，他深信盟国决不会攻击圣城。出于同样原因，罗马的人口不知增加了多少倍。这次轰炸实在出乎他意外。

“罗马！”他悲伤地说，“他们竟敢轰炸罗马！”

“这有什么！战争中什么事也会发生。说不定这会使你得到国外天主教徒的同情，进而帮助意大利赢得胜利。”希特勒显得无动于衷，甚至略带嘲讽。

墨索里尼只觉得头脑嗡嗡作响，希特勒又夸夸其谈了些什么，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只看见元首在虚张声势地挥舞着臂膀，小胡子随着嘴巴的一张一合不停地蠕动着……。

他们连圣城罗马都敢轰炸，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完了，完了，法西斯完蛋了，意大利完蛋了！墨索里尼感到自己的意志力在逐渐崩溃，神经愈发麻痹，他开始怀疑是否他俩都有点发疯，在大难当头的关口，他们竟然还坐在这儿高谈阔论，胡言乱语。

会间休息时，意大利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责备墨索里尼消极被动，沉默不语，提醒道：“领袖，将意大利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是你的责任。你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将意大利的真实情况告诉元首。意大利不能继续打下去了。”

墨索里尼满脸病态，只是呆呆地听着。他赞成安布罗西奥的意见，但他实在没有勇气向希特勒提出。

直到会晤结束，在仅有的一小时的乘火车旅行中，他才壮着胆子告诉希特勒：意大利现在承受着两个帝国——英国和美国的全部压力，的确有被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压垮的危险。对意大利城市的轰炸不仅损害公众士气，破坏了抵抗力量，而且也毁掉了主要军工生产。国内的紧张情绪现在已达极端危险的程度了。

尽管墨索里尼还是不敢提“媾和”这个字眼，但他已经在提心吊胆地等着听希特勒的训斥了。没想到元首的口气很温和：“我的领袖，我要向你指出的是，意大利的危机主要是领导危机，因此是人为的。你们的空军力量不是不行吗，我愿意为你们派遣空军援军，并再派几个陆军师保卫西西里。要知道，捍卫意大利也是德国的最高利益所在。放心吧，英国人不会坚持太久。”

恍恍惚惚间，墨索里尼似乎又听信了希特勒的劝说。说来也怪，元首的话对他仿佛独具神奇的功效，每次会晤归来，他就恢复了些元气和信心。有朝一日我将从德国人手里脱身，但现在时机来到，他这样安慰自己。

正当盟军上下为巴顿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布莱德雷则为亚历山大指挥上的软弱和混乱、巴顿和蒙哥马利之间的勾心斗角感到悲哀。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后果已远远超过了举世瞩目的攻克巴勒莫的胜利。诚然，夺得了港口，消灭了一支敌军，这是值得庆贺的。但由于授权巴顿挥师向西，亚历山大也使他自己的部队瓦解了，从而给德军以充裕的时间最后巩固了埃特纳防线。

巴顿的那种快速推进的战术是十分宝贵的，只可惜他前进的方向错了。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要不是偏离了原来的路线，他完全可以在两天之内到达西西里岛的北岸。然后他就能挥师向东，在德军加强防线以前一举攻陷墨西拿。

如果说巴顿这名勇将对战役的总目标不感兴趣、视而不见的话，那么蒙哥马利这名思维严谨、工于心计的军事家则在3个月前制定计划时便预见到，德军为保存实力，有可能通过墨西拿撤回意大利本土上。当时他建议盟军在西西里攥成一个拳头，集中火力，迅速插向墨西拿。但是，他那种谨小慎微的作风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设想采取有效的行动，结果坐失良机，陷入困境。

然而，囿于自己权力所限，布莱德雷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把劲使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第2军在中部进行一场苦战之后，迅速向北部运动。一方面从西侧加入对巴勒莫的攻击，协助巴顿攻占该城，一方面在北面稳住阵脚，以便调头向东直取墨西拿。布莱德雷命令米德尔顿第45师从西西里岛中部向西北进军巴勒莫。7月22日，即巴顿开进巴勒莫的那一天，第2军第45师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巴勒莫郊外，与第3师取得了联系。该师主力于7月23日到达巴勒莫以东约20英里处的特尔米尼海岸。与此同时，第2军主力部队一直向北岸推进，其右翼第1师在恩纳地区面对险峻的地势，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战斗残酷，伤亡甚大，因而进展稍慢。7月23日，该师攻占了佩特拉里亚。

之后，第2军接到亚历山大和巴顿的向墨西拿进击的指令，立即掉头东进，把进攻矛头指向墨西拿。米德尔顿第45师沿海滨113号公路前进，艾伦第1师在15英里以南，沿与113号平行的120号公路同第45师齐头并进。德军逐步退到一条狭长防御地带掘壕固守。

巴顿为自己的部队感到自豪，他们一直在行军打仗，没有片刻停留坐待。尽管新闻界说什么“美军突破了意军象征性的抵抗，而英军则担负了在卡塔尼亚一带作战的重任”，巴顿却对此不屑一顾。目的正确不择手段，关键看谁最先抵达墨西拿，更何况美军的进攻路线是蒙哥马利挑剩下的。照这个势头打下去，西西里战役的桂冠必然属于美国第7集团军。巴顿对此深信不疑。

可是，从转入对墨西拿的进击以来，美军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前进速度越来越慢，就连艾伦第1师在浴血奋战一星期后也陷入了困境。巴顿原以为攻陷巴勒莫后，对轴心国的士气是一个重大打击，往后的仗越来越好打了。事与愿违，德军的防御显得越发强大起来，怎么回事？这时，前线英勇奋战的将士还不知道，7月25日墨索里尼被赶下台，德军全面接管了意大利防御，其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墨索里尼 7 月 20 日从费尔特雷返回罗马后，立刻精神振奋起来，头脑好像也清醒了，毕竟，只要不同那个疯子希特勒在一起，他便能恢复自我。他根据若干证据，权衡再三之后，郑重其事地对安布罗西奥说：“我已经决定了，给希特勒写信，要求解除同德国的联盟关系。”

说完，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像是放下一个沉重的包袱。

安布罗西奥的反应很冷淡。墨索里尼在费尔特雷的可怜样使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领袖不会脱离德国的。他尖锐地反驳道：“在费尔特雷就已经丧失了口头表达的最后机会。没有用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墨索里尼满脸恼怒。

“是的，我再也不能参与这种危害意大利的政策了。这是我的辞呈，领袖。”

墨索里尼颓丧地栽倒在椅子上，似有万箭钻心，他手一挥道：“你出去，你给我滚出去！”

也许，事到如今，我真该退下台了。或者体面地脱离柏林，或者自己引退，让别人来做出我不知道怎样做或不敢做的决定？我曾公开讲过，法西斯党的党员到了 60 岁必须辞职，而我已经年近 60 了，是时候了。墨索里尼还在胡思乱想着。

说意大利的危机是人为的。是的，正是那些德国佬人为的，他们的魔爪越伸越长，居然想控制我的国家。不行，如果我引退，法西斯主义一定会灭亡，再也不会会有第二个意大利人有足够的能力将革命继续下去。

也许有人对我在处理战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但他们决不敢推翻我，暗杀事件更不会发生，法西斯党内部根本不存在像德国那样使希特勒头痛的派别、集团或铁腕人物。在意大利人人都会绝对服从我。

墨索里尼没想到的是，在国内，甚至在他的法西斯党内，已经出现一股强大的反对他的势头。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过去被他们视若神明的领袖，将他们拖入无休止的战争不说，而且越来越体力不支，智能下降，甚至失去最起码的判断能力。在他们看来，政府似乎已不存在。整个国家充斥着不安的情绪，一场潜伏的叛乱在酝酿中。甚至连那些忠于法西斯主义的记者们都公开报道说，几乎没有一个人感到还有继续战争的任何理由。墨索里尼在新闻短片中出现时，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欢声雷动的场面。人们只是默不作声地观看，毫无反应，而嘲弄墨索里尼的滑稽歌剧《乞丐之歌》上演时，观众却报以热烈的掌声。有些工厂发生了破坏性的罢工，规模之大为 20 年来所未有。

至于在战争准备和指导方面，墨索里尼更是一团糟。随着盟军进攻意大利的日期愈来愈近，墨索里尼声称，他正以大部分时间组织整顿全国的防御，但实际上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6 月 11 日，盟军进攻意大利的第一块领土潘泰莱里亚岛。墨索里尼亲自批准守岛部队投降，事后又否认自己该负的责任，指责指挥那场战斗的海军上将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号称固若金汤的潘泰莱里亚岛沦陷的消息，对意大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内阁大臣们提议，要求墨索里尼准许他们参与更多的机密。墨索里尼却故弄玄虚，不作回答。

7 月 4 日，墨索里尼的保证刊登在各报显著位置：计划业已制订完毕，一定要把在西西里强行登陆的一切敌人歼灭在海滩上。实际上，这样的防御计划并不存在。一星期后，盟军已经上陆并迅速向意大利内地挺进。即便如此，墨索里尼仍在打肿脸充胖子，声称他对此并不感到特别担忧，重申他已一切安排就绪，要把入侵者抛入大海。

不久，一切便已十分清楚，政府犹如一艘没有舵的船，随波逐流。墨索里尼再次拒绝回答大臣们的问题，而且心不在焉，懒散冷漠，好像精神失常似的。

盟军轰炸罗马，对意大利人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相信有人会来轰炸这个圣地，数百架盟国飞机天天轰炸意大利的各工业中心，破坏粮食供应，炸毁工厂和公路，给全国造成了极大混乱。成千上万的罗马市民也一窝蜂地逃离了这座城市。随后全国各地爆发了要求和平的示威游行。

意大利上层人士十分清楚，墨索里尼当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以司法大臣狄诺·格朗迪伯爵为首、包括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内的法西斯党反对派认为，无论如何必须推翻墨索里尼，或至少说服他交出军事指挥权。他们向墨索里尼提议召开自1939年以来一直未开过的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希望该委员会能履行其职能，再度成为法西斯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

墨索里尼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会议定于7月24日召开。法西斯大委员会成员们满脸严肃，三三两两地来到威尼斯宫，气氛紧张沉闷，有几个准备提批评意见的人甚至在口袋里装着手榴弹，以备发生最坏的情况。他们以为会场一定是戒备森严，没想到威尼斯宫的警卫队人数比往日少得多。怎么回事？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有的聪明人立即猜到了，领袖是想创造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环境。这样，他就能知道究竟批评他些什么，谁是批评者。

听着人们的议论和猜测，格朗迪淡淡一笑，胸有成竹地步入会场。他们是国内阴谋推翻墨索里尼的3个集团——持异议的法西斯主义者、地下反法西斯主义集团和军方反对派——之一。3个集团在是否保留法西斯主义体系方面存在分歧，而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要推翻墨索里尼，断绝与德国的联盟关系。

格朗迪集团与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的私人秘书关系密切，并通过他与国王保持联系，因此很了解国王对领袖的态度，而这是墨索里尼能否下台的关键。国王早就有意撤换政府首脑，但他又不愿意一下子推翻法西斯主义，所以一直没有下决心对墨索里尼采取行动。7月20日，墨索里尼在费尔特雷会谈失败，以及盟军对罗马的轰炸，促使国王下了决心。他对自己的副官说：“必须不借任何代价撤换他了。不过，这并非易事，原因有二，第一，我们的军事形势很糟糕；第二，在意大利有德国人。最好的办法是由他本人提出辞呈。”两天后，国王找墨索里尼谈话，暗示他辞职，墨索里尼却不理解国王苦心，或许他故意不去理解。“犹如对牛弹琴”，国王事后哀叹道。

了解到国王有罢免墨索里尼的意图后，格朗迪当即密谋策划大部分法西斯大委员会成员在会上反对墨索里尼。他起草了一份决议，要求国王担任武装部队总指挥，有的成员认为这仅仅是让领袖交出自战争开始以来他所掌握的军权，因而签了字。而格朗迪和其他人的算盘是，一旦大多数人投票赞成这项决议，就说明大家对墨索里尼的领导缺乏信任，这将促使国王撤换墨索里尼。

会议于7月24日下午5点开始。墨索里尼先致开幕词。他面色灰白，精神不振，东拉西扯，言之无物。有人在想，领袖兴许准备辞职了。但是，他越说越激愤：“此时此刻，我很容易成为全意大利最不受欢迎，最遭人恨的人。是的，这场战争是不受欢迎的。可是哪一场战争受过人们的欢迎呢？这场战争是我墨索里尼的战争，我对此要负全部责任！但是，难道别人的过错



也得让我来承担吗？”他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以往一样，他主要是指责军队，根本不提这场战争的总战略方针始终有误。

法西斯大委员会成员们相继发言，有的表面恭恭敬敬，表示愿意将战争继续下去，有的直截了当地批评墨索里尼。他们向他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极其重要的问题：到底有无胜利的可能？如果没有，是否可以实现和平以及怎样实现？

格朗迪泰然自若，在对墨索里尼进行了一系列攻击之后，向大会提出他的议案，要求墨索里尼全部交还被他篡夺的、由法律和宪法规定属于国王，议会，大臣和大委员会的合法权力。

齐亚诺发言表示支持格朗迪，但碍于岳父大人的情面，尽量表现得温和些，把责任主要归咎于“德国人的背信弃义”。墨索里尼气得双眼冒火，极其轻蔑地厉声说道，“现在我可明白准背信弃义了！”

争论持续了近9个小时，7月25日凌晨3时左右，墨索里尼竟鬼使神差迷迷糊糊地同意就格朗迪的要求进行表决，也许他事先已知道，他过去的崇拜者们想要他交出部分权力，把军事问题交给内行的人去处理，也许，他也准备放弃一点点权力，但他决没有想到一切要比他想象的走得更远，表决结果以19票对7票通过了格朗迪的决议。

宣布结果的一瞬间，墨索里尼和格朗迪都没有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墨索里尼只知道自己败下阵来，他的支持者已经寥寥无几了。他什么也不愿意想，什么也不愿意干，跌跌撞撞地出了会议厅。

真是墙倒众人推啊，墨索里尼感慨万分，这些败类，翻脸不认人，看来唯一值得信任的人是国王了。国王一直深深地卷入法西斯革命，法西斯若是垮台，国王也不可能幸存。他一定会保护我的。25日下午，墨索里尼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萨伏亚别墅晋见国王埃马努埃尔。

“国王陛下，请您允许逮捕这些叛国者，他们竟然背叛了我这个政府首脑。”墨索里尼气愤地向国王怒斥大委员会的做法。

埃马努埃尔冷冷地打断了他：“鉴于战争似乎已注定失败，军队士气低落，我看你还是辞职吧。”

“可是，大委员会投票并不是要求我辞职。”昔日不可一世的领袖力图想挽回些什么。

“没有用了，墨索里尼，一切都完了。”国王的口气不容分辩，“现在不仅法西斯大委员会反对你，你也失去了意大利人民的信任。此时此刻，你就是全意大利最遭怨恨的人。现在，你只剩下唯一一个朋友了，那就是我。你不用担心个人安全，这由我来负责，我接受你辞去政府首脑的职务。我将授权巴多格里奥元帅组成新的过渡时期内阁。”

墨索里尼脸色苍白，他设想到国王也会抛弃自己，他似乎突然变得非常渺小而苍老。

“这么说全完了，”他喃喃自语道，“法西斯主义就这么完蛋了吗？不可能吧。”

他摇摇晃晃地走出皇宫，甚至找不到自己的汽车。一名警卫队人员走过来举手敬礼道：“为了使您免受暴民的袭击，国王特命我来保护您，请跟我来。”

墨索里尼跟着他上了一辆救护车，坐在待枪的几名军人中间。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远了。直到这时，墨索里尼还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被捕了，他

在意大利实行了 21 年的法西斯专政已宣告结束了。

## 第九章 生死斗特罗伊纳

从费尔特雷返回后，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深信这次会晤再次使他们的意大利盟友完全恢复了正常。随后几天，罗马多次向希特勒保证，为了保住西西里，意大利“将使用一切手段”，“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并向意大利南部又投入了4个师：1个师在西西里，2个师在普利亚，还有1个师在卡拉布里亚。希特勒对意大利的形势又感到确有把握了，他决心满足意大利统帅部关于继续向意大利派遣德国军队的要求。准备全国占领意大利的命令取消了，原定在占领计划中任德军总司令的隆美尔于7月21日被派往希腊担任最高指挥官。德国大本营上上下下都是一片乐观气氛。

7月25日晚上，墨索里尼“辞职”的消息传到德国，希特勒大叫道：“我们的最黑心肠的敌人！”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德军大本营除了认为意大利准备放下武器以外，还做不出其他的评价和决定。

希特勒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他提出：党卫军警卫师必须立即从东部战线奔赴意大利；在西西里岛的7万德国部队必须调回大陆，必要时，放弃重型装备。“他们只带手枪，用手枪也可以迅速解决意大利军”；在西西里应搞一次像1940年的“敦刻尔克一样”的撤退；第3装甲师必须夺取罗马，逮捕政府官员，绑架国王，作为保证意大利执行对德协约的人质；不论死活，必须捕获巴多格里奥；务必救出墨索里尼，如果死了，也一定找到尸体，以免敌人陈尸示众。还有隆美尔，要查出这位赴希腊的将军现在在何地，让他立即返回元首大本营。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德国军政要人陆续来到“狼穴”，德国人渐渐恢复了理智。他们看出来，盟军同样被意大利的政局突变弄得不知所措，目前局势显然对德国人有利。新派去的德军部队在意大利已站稳脚跟，更重要的是，7月中下旬以来，德军在西西里打了一场漂亮仗。成功地阻止了盟军向墨西拿的推进。此外，希特勒最担心的问题也多少有了着落：巴多格里奥表示仍同德国站在一起，他曾亲口问凯塞林：“你知道，陆军元帅，这个问题搞得我几夜不能入睡，怎样才能转败为胜呢？”也许他是在装模作样，但至少他不敢马上反戈一击。就凭在意大利境内驻有诸多德国驻军，他也不敢掉转枪口。

不过，希特勒很清楚，巴多格里奥的背叛只是个时间问题，一旦这一天来到，从军事上看，德国人是保卫不了意大利大陆的。

7月28日，希特勒终于为解决意大利问题做出决定：武装部队从现在起将源源不断地注满意大利南方，像往轮胎里压气一样，迎击真正的敌人和对付其他意外的事变，我们现在的目的是拖延时间，尽快将西西里部队撤回意大利本土。与此同时，德国师一个个地越过勃伦纳山口进入意大利。

在前一天，凯塞林已命令西西里德军进行撤离准备，尽可能快地、尽可能安全地撤离西西里是德军的当务之急，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在于埃特纳狭窄的桥头堡能守住多长时间。就这样，从7月26日起，西西里的德国人完全站到前台来了，他们接管了一切，加强了防御，以阻滞盟军向墨西拿——德军唯一的生路——进击。

此刻，德国人在西西里有3个得到增援的师——赫尔曼·戈林师、第15装甲师和第29装甲师。此外，第1伞兵师的两个团并入了戈林师，4个意大利机动师当中，有两个齐装满员，完好无损，另两个则已被歼灭。

汉斯·胡伯将军率第14装甲军司令部于7月15日抵达西西里，奉命“打一场迟滞战，为意大利本土防御赢得时间”，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德国师解救出来”，他还接到指示，秘密接管该岛整个防御指挥权。8月之日，胡伯正式掌管了西西里所有轴心国作战部队的指挥权。

美军7月27日占领了圣斯特凡诺和尼科西亚，而从南面开上来的第30军加拿大师则占领了阿吉拉。第15集团军群终于到达敌人主要防线的边缘了。但是，从此时直到8月6日，美军便再也未能前进一步。8月1日，第45师和第1师分别在圣斯特凡诺和特罗伊纳转入防御。

初次与德国人交手，巴顿算是有所领教了。德军善于打山地阻击战，他们过河炸桥，在盟军必经之路埋下数以万计的地雷。美军来到第8集团军正西的特罗伊纳，竟遭到德军激烈的抵抗，不得不完全停止进攻。到了这般地步，巴顿才领悟到蒙哥马利面对的德军是多么强大了。

从亚历山大赋予美军进攻墨西拿的任务之后，巴顿便决心抢在蒙哥马利之前完成这一任务，但美军的缓慢进展及至停滞不前使他心急如焚。此时，他想到了艾伦的第1师。本来第9师的两个团奉命在巴勒莫登陆，去接替第1师，但巴顿决定让这个能打仗的师夺取了特罗伊纳之后再撤出战斗。

在第29装甲师被赶出圣斯特凡诺之后，胡伯将军便将其一部派往特罗伊纳，加强那里的防御，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阵地，其支撑点位于弗拉特洛山，该山高达2400英尺，控制着海岸公路和塞萨洛公路。据守特罗伊纳防线的是德军第15装甲师，它是希特勒亲自下令留在西西里的一个精锐师，他们作战顽强机智，能够出色地利用有利地形进行有力的反击。巴顿要直捣墨西拿，必须拿下这道防线。

到7月底，第1师已果敢地推进到塞拉米和特罗伊纳之间的一片洼地。7月31日，巴顿下令进攻，在南翼，第1师迅速攻占了塞拉米，到达距特罗伊纳5英里的地区，第1师猛攻德军的这一抵抗中枢，其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该市近郊。但随后即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

在这一仗中，艾伦骄傲自大的毛病妨碍了他对敌情的判断，由于他错误地低估了敌人的实力，未战先失一着，结果损失惨重。

日落时分，巴顿听到了令他烦恼的坏消息。

“艾伦遭到猛烈的反击，被迫退回进攻出发线。”布莱德雷报告道。

“该死的，”巴顿勃然大怒，艾伦不服从命令的粗暴个性已使巴顿对他越来越反感，“艾伦就是这样，不可救药！”

“不，将军，”布莱德雷为他的师长辩护道：“受挫折不能全怪艾伦。特罗伊纳的防御比我们预想的要坚固。那里的德国佬在拼命抵抗。”

这一天，坏消息接踵而至。第45师在圣斯特凡诺依然寸步难行；空军部队对美军第7集团军的支援很不协调，常常轰炸己方部队。美军伤亡惨重，减员严重，有的部队没有军官替补，只好由军士充当排长指挥战斗。伤亡人数直线上升，却得不到补充人员。

8月2日形势仍然没有好转，沿海岸公路东进的第3师师长特拉斯科特报告，地雷和轰炸使第3师前进速度减慢；艾伦再次报告，在德军顽强抵御下，第1师包围和攻占特罗伊纳的努力已宣告失败。

看来德国人决心坚守特罗伊纳，这大概是西西里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了。艾伦在作战中的表现令人失望，据布莱德雷讲，在如此紧张激烈的战斗中，艾伦旧习未改，仍目无纪律，擅自行动，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有时甚

至公然违抗。身为军长的布莱德雷有时不得不直接过问该师的战术计划，也许，把艾伦师留下来是个错误？巴顿不免有些自责。不过，在战役初期的登陆阶段，这个师打得还是不错的。也许，次次作战当主力冲锋陷阵，部队会出现疲劳过度、士气不振的状况，该把他们撤下来休整了，还有那两个成荡不羁的师指挥官，也该考虑撤换了。不过，目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渡过这个难关，攻下敌人的堡垒。还是从提高士气入手吧，巴顿认为自己的伟大之处便在于具备领导和鼓动的能力。他曾不无得意地对布莱德雷说过，“我是美国军队里最会在别人屁股后面推一把的人。”

8月3日战况仍不见好转，巴顿在他的司令部里再也呆不住了，必须打破这个僵局。他离开巴勒莫，在紧靠塞拉米的地方建立了他的前线司令部，第1师的指挥所就设在塞拉米的一所旧校舍里。

巴顿来到特罗伊纳前线第1师的官兵们中间。他雄心勃勃、信心百倍。可是，当地在前线度过了第一天之后，便开始怀疑自己最自鸣得意的“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推一把”的本事了。

“布莱德，第1师的情况真是很糟呢。”巴顿忧心忡忡地对布莱德雷说，“他们对过去的战绩自命不凡，对眼前的逆境则悲观失望。可能是因为他们 在突尼斯和西西里这两次战役中都首当其冲，吃够了战争的苦头，现在已经变得感情冲动，甚至不听指挥了。知道我今天一天得出的观感是什么吗？纪律松弛，不服从上级。”

“责任应该说在于艾伦。他太突出个人，在战争这个群体活动中不能合群。他的士兵对艰苦的斗争感到灰心丧气，各自考虑自己的命运，这同艾伦放任自流的做法不无关系。”布莱德雷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不错，我很敬佩艾伦的勇敢和能力，所以说服艾克让他参加西西里战役。他在特罗伊纳战斗之前取得的那些胜利，说明他没有辜负我对他的信任。可是，我实在不能容忍他的个性和喜欢顶嘴的脾气，我决定了，找个机会把他调走。”

布莱德雷心中暗喜，急忙补充道：“副师长罗斯福应该和艾伦一起调走，他的毛病也在于过分宠爱这个师，他和艾伦之间的纠葛，加剧了全师的混乱。”

“就这样定了。我授权你处理这个问题。”

看着巴顿一脸不快的样子，布莱德雷知道，他在为目前的僵局犯愁，很”以来，美军一直受到英国人的轻视和奚落，抢在蒙哥马利之前进入墨西拿，无疑是大长美军志气的一次行动。可是照现在这个局势，美国人的希望肯定要落空了。

与此同时，英军战线则在稳步地向前推进。在蒙哥马利等待其预备部队第78师到来期间，加拿大第1师沿艾伦师南面的另一条公路发起了第三波攻击。这道攻击线的地势是整个西西里最崎岖不平的，德国人防守也很严密，但加拿大师作战勇猛，于7月22日占领了莱昂福泰，27日占领了阿吉拉，并且在第231旅的援助下，于8月2日从赫尔曼·戈林师手中夺取了雷加布托，7月25日抵达西西里的第78师也于当日占领了森图利普，到8月5日，第13军推进到了埃特纳火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地带，第30军也推进到了火山另一侧的丘陵地带。

第8集团军的进展真是来之不易，对此蒙哥马利最清楚。他尤其赞赏加拿大第1师的优秀作战技能。该师过去从未打过仗，师长盖伊·西蒙兹少将

也是个没有实战经验的青年军官，这是他第一次指挥一个师作战。为了让他的这位年轻师长不受外界干扰，指挥部队全力以赴对付第一流的德国军队，蒙哥马利还把西蒙兹的顶头上司得罪了。

那是在英军登陆后不久，驻英国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司令麦克诺顿将军同他的参谋班子于7月中旬前后抵达马耳他。这位司令官十分关心他的下属，想访问正在西西里作战的加拿大第1师。蒙哥马利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要求，甚至威胁说，如果他登陆西西里，就将他逮捕。麦克诺顿将军气愤极了，加拿大政府也被激怒了。无奈亚历山大却支持蒙哥马利的决定，他说：“由于缺乏运输条件，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于是麦克诺顿去找艾森豪威尔抱怨了一番。而艾森豪威尔所能做的只是不无歉意地告诉这位加拿大将军：“我无法干涉英国与其联邦国之间的内部事务。”

为此，麦克诺顿一直耿耿于怀，不肯原谅无礼的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并不后悔。部队怎么能一边奉命作战，一边应酬他们的总司令毫无意义的探视呢？更何况西蒙兹也不愿在这种时候见他的本国上司。蒙哥马利用这种方式逐走了好几个与作战无关的钦差大臣之类的人物了。总之，在作战期间，他决不能容忍任何外界干扰。

蒙哥马利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回报，加拿大师在西西里战役中打得十分出色。由于他们训练有素，很快就学会了战场上至关重要的作战经验，成为第8集团军中一个富有作战经验的师。

英军的进展大大刺激了美国第7集团军。

“布莱德，蒙哥马利已经渡过了萨尔索河，正向北追击赫尔曼·戈林师。我们却还在这里停滞不前，不能总这样下去。”巴顿阴沉着脸说道。

“我考虑过了，将军，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妨一试。”

“快讲，是什么？”

“我们可以使用在巴勒莫的小型海军部队，对北部沿海公路之敌的防御阵地实施‘蛙跳’式两栖攻击。”

“好！好！这个主意好！陆路行不通，我们就改由水路，这是我们的优势。”

“可是，这种行动是要担风险的啊，”布莱德雷担心巴顿会命令部队去实现力所不及的目标，提醒道，“我们必须严格控制行动的规模，否则部队会受到灾难性的挫折。”

“没有那么严重吧。”巴顿果然大大咧咧，仍然沉浸在热情之中。

布莱德雷离开后，巴顿立即把罗斯维奇中士叫来，像往常一样，向他口述日记。

通过长期共事，中士已经摸透了巴顿的脾气，他能根据上司在口述日记时的举手投足、一笑一颦，判断出他的心情变化。

巴顿开始叙述这两天的所见所闻。话题突然转到访问前线野战医院之事，谈及伤兵勇猛作战，情绪乐观的表现。

罗斯维奇中士只顾埋头快速记录着，屋子里回荡着巴顿洪亮的嗓音和笔尖触纸的沙沙声，突然，中士觉得巴顿的声音不对劲了，他的语气转为愤懑：

“竟然有人假装负伤的样子。我问他哪儿负伤了，他回答说怕死了，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不觉怒从中来，骂了他一声‘混蛋’，用手套打了他耳光，把他赶出了医院。各连都应该处理这类士兵，如果他们贪生怕死、玩忽

职守，就要受到审判并枪毙。明天我要为此发布一项命令。”

罗斯维奇木然地望着司令官的脸，难道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过分了吗？巴顿全然不觉，仿佛还不过瘾似的，又补充了一句：

“为了使一个婴儿成长，有时要打他一个耳光。”

“好啦，你可以走了。”巴顿冲着目瞪口呆的中士挥挥手。

第3师前进受阻，他已经决定进行“蛙跳”登陆，为它解围。并且，艾伦部队的作战结果只是在几个制高点上站住了脚，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打士兵的事一眨眼已被他扔到脑后。

特罗伊纳之战打得如此艰苦，是艾伦始料未及的。该地区地形之坎坷，德军防线之坚固，都是他头一回遇到。加上美军内部经常出现盲目乐观情绪，以及情报上的误差，“大红师”在进攻的头3天连吃德军的几记闷棍，艾伦真有点发懵了。

经过艰苦战斗，艾伦的部队好不容易在8月3日占领了关键制高点巴西利奥山。中午时分，德军便开始反扑，企图夺回这一制高点，先是猛烈的炮火袭击，接着德军步兵发起进攻。美军步兵和机枪手在密集炮火有效支援下，进行顽强的抵抗，粉碎了德军企图重新夺回这一关键山头的反攻。但是巴西利奥山的两面都易于遭受纵向射击，艾库托山和特罗伊纳地区的德军不断猛轰巴西利奥山的美军。

占据巴西利奥山的美军营尽管成功地守住了阵地，但他们已无力再发动进攻，切断特罗伊纳以北的公路。艾伦觉得必须在其他方向采取行动，便命令第39步兵团先头营进至距迪塞索山800码处。团长弗林特一口答应了，说道：“那里现在无人防守，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占领它。”

然而，美军一个连傍晚开始向该高地进发时，突然遭到德军炮火袭击，接着德军步兵进行反击，击溃美军部队，将其逐回出发线。

实际上，德国人曾在电文中谈到他们的意图，但是第1师司令部的情报人员已关机睡觉了，未能截获该情报，在战斗发生的一个半小时前，美军第26步兵团觉察到德军正在其右翼渗透，团长波温上校当即向师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但师部显然未能把这一情报告诉第39团，更为奇怪的是师长艾伦也不知道这一变化。

到进攻发起的第4天，第1师尽管没有占领特罗伊纳，但还是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第16步兵团和第39步兵团曾一度被德军的反击击溃，但他们牢牢守住了威胁着特罗伊纳城的阵地。而占据巴西利奥山的第26步兵团可以对特罗伊纳以外的第120号公路实施远距离拦阻射击，从而破坏德军的交通运输。

8月3日晚上，艾伦命令已投入战斗的部队连同从南部调来的援军再次发起进攻。他指示第18步兵团团长史密斯上校将其第2营前调，负责右翼地区，这样，史密斯不仅指挥他自己的两个营，同时还指挥已在该地作战的第16步兵团第1营。艾伦希望，通过在两翼部署2个团来实施钳形攻势：第18步兵团在南面，第26步兵团在北面，中央以第16和第39步兵团对该城实施正面进攻。

由于不知道这次进攻能否奏效，艾伦心中忐忑不安。攻占特罗伊纳对这次战役太重要了。德国人从战役一开始就表明，他们必须要坚守的一道防线是沿埃特纳山南部底座延伸的防线，而特罗伊纳位于120号公路边，将这条防线从埃特纳一直延续至北部海岸。特罗伊纳无法迂回，只有占领了它，美

军才能突破德军防线，直奔北海岸。换言之，攻克了特罗伊纳，整个埃特纳防线将岌岌可危。

艾伦如果知道这几天的进攻给德军第 15 装甲师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增加一些必胜的信心。德国部队至少损失了 1600 人。此外，在 8 月 3 日夜，德国第 14 装甲军已将其最后一支预备队派给了第 15 装甲师。

第 14 装甲军军长胡伯将军不仅密切注视特罗伊纳的局势，他还十分关注紧挨南面的地段，英军加拿大师正在那里沿 121 号公路前进。早在 7 月 30 日，在一阵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加拿大部队便猛打猛冲渡过了迪泰诺河，为新近抵达的英国第 78 师提供了一个桥头堡。接着，英军对左面的雷加布托和右面的森图利普发起进攻，德军这两个在阿德诺防区的主要前哨分别于 8 月 2 日晚和 8 月 3 日早上落入盟军手中。

如果英军越过雷加布托施加压力并切断特罗伊纳—阿德诺公路，胡伯便面临加拿大师向北转，切断特罗伊纳以东 120 号公路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第 15 装甲师的撤退便是势在必行了。不过，胡伯实在舍不得放弃特罗伊纳堡垒，只要德军能保留一条东撤的路线，他就打算坚守下去。尽管盟军到 8 月 4 日已严重地威胁到埃特纳防线，但并没有攻克它。德军撤离西西里取决于尽量长时间地守住埃特纳防线，胡伯决心尽全力做到这一点。

在特罗伊纳之战的第 5 天，艾伦师的处境仍然不妙。德军在 120 公路以北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反击，美军损失惨重；公路以南的德军也顶住了美军的进攻，守住了阵地。到中午，艾伦师进攻受阻，后劲全无，迫切需要援助。

应布莱德雷将军的要求，午后，36 架盟军飞机出现在空中，对德军实施大规模空袭。下午 5 时，第 2 批 36 架飞机再次支援步兵作战。整整一下午，美军飞机和大炮重创特罗伊纳及其周围高地的敌人，不过，阿库特山逃脱了，飞行员没有发现这个目标，但这已经足够了。盟军的空袭及强大的炮兵火力轰击压得德国人几乎抬不起头来，德军的抵抗被大大削弱了。

艾伦 4 个团的部队利用德军瘫痪之机迅速推进，猛攻几个俯瞰全城的高地，并且在南面取得较显著的战果，第 18 步兵团一部消灭了当面之敌，直捣南面的特罗伊纳通路；同时，加拿大师越过雷加布托发起攻势，渡过特罗伊纳河，牢牢控制了特罗伊纳—阿德诺公路的一段。

然而，艾伦师的优势保持时间很短。至此，布莱德雷已命令正向尼科西亚开进的埃迪第 9 师准备接替第 1 师。

至 8 月 5 日，德军的防御战还是成功的，不过，第 15 装甲师师长罗特将军知道，他在特罗伊纳坚持不了多久了。由于部队损耗严重，人员疲惫不堪，他请求胡伯批准他撤至 5000 码外的一条新防线上，但遭到拒绝。罗特最担心的是特罗伊纳的以北美军部队的威胁，尤其是巴西利奥山上的第 26 步兵团，他们正在攻击该城以东 120 号公路。为阻止美军切断他撤出特罗伊纳的唯一逃路，罗特竭尽全力对付公路以北的第 39 步兵团。他还担心同左翼的赫尔曼·戈林师失去联系，该师在英军第 30 军的打击下，正缓慢地向埃特纳山退去。尽管英军对罗特左翼只作出微小的突破，但德国人在岛上已经没有后备部队了，罗特怀疑赫尔曼·戈林师能否长时间地顶住英军的攻击。

胡伯接到罗特要求后撤的电报后，曾一口回绝了他。他要遵照元首的指示，待更多的部队撤到东北部之后，再考虑撤退问题。他担心后退一步，就会再也顶不住盟军的推进而一路败退下去。可是现在来看，形势十分严峻，不退不行了。



到8月5日晚，德军整个战线局势紧张：第15装甲师的作战效能大大降低，没有后备队，盟军已突破塞萨罗地区的埃特纳防线，有可能在德军的后部实施登陆。于是，胡伯接受了罗特的建议，决定撤到一条较短的防线去。这条防线从埃特纳山后东海岸的加利延至北海岸的奥兰多角，胡伯命令部队边打边撤，他希望在新防线能再坚守一星期的时间。8月5日夜，德军战线东部和中部地段的部队开始奉命撤走。东海岸的赫尔曼·戈林师实际上在8月4日晚间便开始从卡塔尼亚撤退，只留一支后卫队在第二天上午抵御英军。

8月5日晚，罗特开始将其部队从特罗伊纳撤走，沿120号公路向塞萨罗移动。8月6日夜幕降临时，罗特的部队在塞萨罗西部占领防线，而大部分重型装备已经上路前往墨西拿，准备撤离西西里岛。

尽管盟军巡逻队已发现德军的撤退迹象，但艾伦吃够了苦头，仍小心翼翼地制定了8月6日的进攻计划。计划人员详细规定了骚扰和火力准备的任务；参谋人员要求至少派72架轰炸机轰炸特罗伊纳东面最后半英里的公路，并对远至兰达佐的公路进行扫射。不过，艾伦还是将进攻时间延至中午，如果德国人真的在撤退，那就最好让他们走。

进攻计划确实已没必要实施了。8月6日拂晓，德国人已撤退一空。8点以后，第16步兵团巡逻队进入特罗伊纳，只遇到了零星抵抗。

特罗伊纳遍地尸体，满目疮痍，只有几百名市民出来迎接美国人，大部分人已逃到山里。空气中充满灰土和尸体的恶臭，碎砖烂瓦堵住了一条街，一枚200磅的炸弹躺在教堂中央，尚未爆炸。

当天下行，艾伦将该地区移交埃迪将军，之后，第47步兵团绕过特罗伊纳前往塞萨多。艾伦也交出了指挥权，他和他的副手罗斯福将“大红师”交给了许布纳少将和怀曼上校。艾伦将军将返回美国指挥第104步兵师，后来他率领该师在西北欧打得十分出色；罗斯福将军先是在意大利担任第5军联络官，后来任第4步兵师副师长参加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获荣誉勋章。

特罗伊纳之战结束了，留给艾伦的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它足足花费了得到1个团加强的第1师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消灭最初以为仅用1个团就能消灭的德国人，如果7月底的情报估计能更准确的话，如果艾伦在首次失利后能抓紧时间投入更多的兵力，而不是等待观望的话，仗也许不至于打得如此艰苦，部队消耗也不会如此之大。这个缺憾只有留待以后去弥补了。

## 第十章 墨西拿美英会师

在德军开始撤离特洛伊纳的那一天，巴顿将指挥所移到海边的一片橄榄树林，这里离前线更近了，已处于敌军炮火射程之内。指挥所刚安顿好，德军就开始炮击。弹叶呼啸着从头顶上空飞过。盖伊有些着急：

“将军，我们是不是太靠前了？这太危险了。”

“不！只能这样。我必须尽可能地接近‘蛙跳’进攻地点。”巴顿眼皮都不眨，但他内心并不平静。他焦虑的不是自己的危险处境，而是特拉斯科特的第3师进展缓慢。

特洛伊纳之战打响后，第3师抵达圣斯特凡诺，占据了处于第2军北部进攻轴线上的第45师的阵位。像艾伦一样，特拉斯科特也面对崎岖的山地和顽固的敌人。从利卡塔到巴勒莫，第3师基本上是在地势平坦的地区作战，有机的空间，有补给的公路铁路以及可供选择的前进路线，现在一切都变了。113号沿海公路状况良好，地面坚硬，可以容纳两路军车并行，不像西西里其他公路那样狭窄。但是，它的转弯处很多，适于设置路障，在公路的内陆一面，有几条横向公路，它们通常截止在群山里，是死路。这样，特拉斯科特将军只能让其主力或者沿公路前进，或者穿过卡洛涅山北坡，迂回德军沿海防线。

另一方面，德军则具备几个有利条件；他们可以通过火力射击、破坏道路和敷设地雷等手段阻止美军使用公路；他们还可以沿山峡深处的若干山脊线，布置几块防御阵地，迟滞美军的内陆运动。为此，特拉斯科特决定，第3师主力穿过山峦前进，其余部队沿公路推进，从而对敌人不断实施压力，但是，几天来第3师的进展并不顺利。

尽管有种种不利因素，但特拉斯科特将军有一张艾伦所没有的王牌：可以实施两栖登陆，北海岸沿线的敌人无论在哪儿立足，都容易受到这种作战的打击。早在7月30日，巴顿和布莱德雷便打算实施这种两栖作战，协助第45师攻克敌人的圣斯特凡诺阵地，但敌人先撤退了，他们只好取消了这项计划，8月3日，巴顿决定利用海军第81特遣队运送部队登陆，援助第3师。考虑到船只有限，一次只够运送一个加强营，第7集团军选择了4个登陆点，均位于预想的敌防线之后。

“司令，我想具体登陆时间交由我们第2军来决定，因为这涉及到小型登陆部队与第3师主力能否尽早会台。”布莱德雷显然担心巴顿在实施这一计划时过于急躁鲁莽。

“好吧，那你就全权指挥参战部队，注意与特拉斯科特协调。”巴顿表示同意。

第3师师长受领任务后，选择莱尔·伯纳德中校的第30步兵团第2营实施该作战。两栖部队预定在罗斯马里诺河以东的特拉诺瓦附近登陆，然后进击内陆，夺取巴布佐山，切断沿海公路，使守卫圣弗拉特洛山脊的德军陷于困境。

8月8日凌晨1时50分，海军特遣队运载登陆部队离岸。得到2个炮连，1个中型坦克排和1个工兵排加强的伯纳德第2营部队于2时30分开始登陆。半小时后已有两个连向内陆1英里外的高地挺进。到4时15分，所有登陆部队及车辆装备都已送上岸。

这次登陆达成了突然性，德国兵正在熟睡中便被抓获。4时30分，滩头

阵地得到巩固，先头连开始向内陆他们认为是巴布佐山的高地前进，这时，伯纳德中校才意识到，他们的登陆点错了，不是在罗斯马里诺河以东的特拉诺瓦附近，而是在该河以西，靠近圣阿加塔，这样，他们就无法同第3师主力会合，于是，伯纳德及时改变计划，决定占领该河两岸的高地，一方面占据有利的防御阵地，另外也可以为在岛上发起正面进攻的主力部队提供掩护。

由于这次登陆突击发动太晚，未能切断德军第29装甲师的退路，在美军登陆时，该师已经撤退了。当晚，第3师接近罗斯马里诺河，重新恢复了沿北岸的推进。

巴顿获悉此讯，不免对布莱德雷的小心谨慎生出一丝不快。这个布莱德雷，总是那样谨小慎微，如果这次登陆能早些发动，德军肯定会成为瓮中之鳖，还有这些德国佬，不是一贯强硬得不肯后退一步吗，这次怎么脚底抹油溜得那么快！第二次“蛙跳”作战必须尽快实施，再不能耽搁了，一定要赶在德军逃走之前将其消灭！巴顿下定了决心，要插手此事，不能让布莱德雷“全权”负责了。

凯塞林一直在密切关注西西里战局的发展，他知道轴心国军队在那里坚持不了多久。他担心由于希特勒迟迟不下达撤退的命令而导致突尼斯战役的悲剧重演，于是，他决定自行解决这个问题。

7月26日，凯塞林接到德军统帅部要求逐步撤离西西里岛的指示，第二天便召集德军指挥官开会，将未来岛上作战计划通知了他们。

“如果意大利断绝同德国的联盟关系，”凯塞林说，“第14装甲军就立即脱离与敌人的接触，将所有部队撤出西西里。各司令部经过协调后即开始做撤退准备。”

当天晚上，胡伯便批准地面部队从尼科西亚撤退。第二天，他通知古佐尼，德国军队将不再拼死守卫西西里岛。

8月2日，凯塞林批准了第14装甲军提交的详细的撤退计划。第二天他报告德军统帅部，撤退计划已制定完毕，将部队和装备运往意大利本土需要5夜的时间。

8月8日，圣弗拉特洛陷落；同日，美军第9师进入塞萨罗；英军第78师夺取了布隆特；而东海岸的英国第13军已越过卡塔尼亚8英里，正奋力突破赫尔曼·戈林师在114号公路的防线。

形势越来越严重，凯塞林当即命令胡伯实施撤退计划。他没有就撤退事宜直接请示希特勒，而是让自己的参谋长威斯特法尔将军同意军统帅部打交道。8月9日，德军统帅部得知凯塞林的命令后，希特勒无可亭何地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

德军撤退的消息传到古佐尼耳中，他仔细审查了意大利部队单独保卫西西里的可能性，认定是行不通的。意大利守岛部队可能会使盟军推迟几天占领该岛，但在人力物力方面将付出重大代价。他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意军统帅部。8月9日，统帅部命令他接管卡拉布里亚防区，并开始将意大利部队撤出西西里。

8月10日傍晚，胡伯正式下达撤退命令，指定8月11日夜是将部队运过墨西拿海峡的5个夜晚的第一夜。预定每晚运送约8000人。

巴顿将第二次“蛙跳”进攻安排在8月10日夜。这次行动在德军后方12英里的布罗洛展开，从侧翼包围德军在扎普拉河设置的下一个沿海公路屏

障，敌人正在逃跑，一定要堵住他们的后路。特拉斯科特将军最初是同意这个计划的，他的第 15 步兵团正从翼侧进攻，估计在 10 日晚可占领纳索山脊，这样，该团就能迅速与两栖部队会合。但是，在敌人的狙击下，该团未能在 10 日抵达预定目标。因此，特拉斯科特将军想把登陆行动推迟 24 小时。他认为这不成问题。当初成立伯纳德特遣队时，凯斯将军向他保证说，这支部队完全归特拉斯科特指挥，他有权决定这支部队的作战时间。

如果推迟一下登陆时间，就可使第 7 和第 15 步兵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迅速接应登陆部队。特拉斯科特将这个意见告诉了前来视察第 3 师的凯斯将军。

凯斯将军面露难色地说：“我想巴顿将军不会同意推迟的，他急于实施这一行动。你知道，他对‘蛙跳’行动寄予很大希望，已安排了许多记者采访这次战斗，他不会对记者说战斗要推迟，这会造成对第 7 集团军不利的舆论。”

“可是，如果岸上部队不能迅速靠拢，两栖进攻就要陷入绝境。他不能为了在报上登一条好新闻，就拿士兵的生命当儿戏。”

“你最好把意见反映给布莱德雷，由他出面与集团军司令交涉。”

布莱德雷完全支持他的师长的意见，当即给巴顿拨通了电话。

“不行，”巴顿叫喊道，“登陆不能推迟，不要再跟我争辩了。”

巴顿一肚子气没处发泄。两天前第 3 师情况刚有点好转，拿下了圣阿加塔，到今天又是一团糟。第 7 步兵团遭到德军的猛烈抵抗，炮火阻滞了他们的前进。敌人到处设置观察所，对第 3 师的情况一目了然，而特拉斯科特连烟幕弹也没多少了。第 15 步兵团需要一队牵引车才能通过这一带“险要的山谷”，夺取纳索山脊。推迟登陆吗？情况瞬息万变，敌人显然已开始有组织地向墨西哥退去，过一天谁能料到又会是什么样子？等条件具备了再登陆，还有什么速度可言！如果推迟一天，第 15 步兵团仍未抵达纳索山怎么办？再推迟下去吗？显然不可能。只有按计划办！可是，布莱德雷和特拉斯科特会不会搞小动作，拖延登陆呢？不行，我要当面同他们讲清楚。

巴顿放下一切事情，立即驱车前往第 2 军指挥所。途中，巴顿的目光无意中一瞥，恰好看到竖在山谷里第 93 后送医院的路标。

“中士，把车开到医院去。”巴顿低沉着嗓音命令他的司机。

每当巴顿情绪低落时，他总要去附近的医院看看，使自己获得安慰和鼓舞。看到伤员，他就仿佛看到士兵在英勇作战，精神立即振奋起来。

可是这一次的探视，却差一点毁了他的军人生涯和他的整个前程——在这里发生了著名的巴顿打士兵耳光的事件。

巴顿走进第 93 后送医院的收容病房，里面有十几名伤员。在医院院长柯里尔上校的陪同下，巴顿从一副担架走到另一副担架，与伤员们交谈，询问他们的伤情，称赞他们作战勇敢，不停他说：“你们辛苦啦！希望你们早日康复，继续为国效力。”

细心的医生注意到，巴顿这次探视神经紧张，态度也不像以往那样和蔼亲热。

“什么病把你弄到这儿来了，小伙子？”他在一名既没戴夹板又没系绷带的士兵面前停下来，神情冷酷地问道。

“我在发烧，长官，”那个士兵回答。

医生插话说：“是的，长官，39 度多一点儿。”

巴顿皱起眉头，没有吭声，走了过去。

“你又怎么了？”巴顿对蹲在出口处的一个年轻士兵厉声喝道，他对发高烧的士兵未发泄出来的恼怒一股脑儿都倾泻在这个瑟瑟发抖的小伙子身上。

小伙子答道：“我的神经不大对劲。”说着便哭了起来。

“你说什么？”巴顿对他大叫起来。

“我的神经有病，我再也忍受不了炮击。”他放声大哭。

“他妈的，你的神经有病，你完全是一个胆小鬼，你这个狗娘养的。”巴顿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吼道：“省着点你的眼泪吧！我不愿让这些负伤的勇敢战士看着一个狗杂种坐在这儿哭哭啼啼。”

说着，巴顿又举手打了他一巴掌，把他的钢盔打落在地，滚进旁边的帐篷里。然后，巴顿对管理病房的军官大嚷着：“你绝对不能收留这个狗杂种，他根本没有病。我不允许医院里塞满了这些怕打仗的胆小鬼。”

说罢，巴顿又瞧了一眼全身发抖的士兵，他正竭力保持坐姿端正。巴顿训斥他道：“不要忘记，你一定要返回前线！也许你会负伤或被打死，但是你要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要是你不去，我就让你站在墙跟前，叫行刑队枪毙你。”他边说边伸手摸枪：“我真该亲手毙了你，你这个哭鼻子的胆小鬼！”

巴顿临走前仍在喊道：“把那个狗杂种送回前线。”

柯里尔上校异常激动。巴顿一离开，他马上奔回办公室给第2军的军医阿内斯特上校打电话：“迪克，我是第93后送医院的柯里尔。请你最好到我这儿来一趟，越快越好。”

看来巴顿这次闯了大祸，下级官兵不会善罢甘休的。

巴顿在医院发泄了一通，情绪似乎好多了。他轻松自如地来到第2军指挥所，轻描淡写地提到他在途中医院里不得已打了一名士兵的事。然后便同布莱德雷讨论登陆的问题，再一次以不容争辩的语气告诉他，必须按预定日期发动登陆，不得延误。布莱德雷和特拉斯科特别无选择，只有服从命令。

从海上进攻可以说是盟军目前唯一较有效的制胜手段了。只有沿北岸撤退的德军才随时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美军再实施一次两栖攻击，整个北部和中部地段的德军差不多都会被包围，至少也能在短期内破坏胡伯精心制定的撤退计划表。

美军第二次海上行动按计划实施了。8月10日下午6时，伯纳德的部队在卡罗尼亚附近上船启航。第二天凌晨1时，650人的小型特遣队袭击布罗洛海滩，守军丝毫未察觉，美军的作战计划很简单，1个步兵连和海军滩头标记队于2时30分作为第一波上岸，步兵连的任务是摧毁滩头抵御，清除车站和高地之间的柠檬园之敌，封锁东、西方进入海滩的入口处。15分钟后，坦克排和工兵排登陆，支援步兵作战，并准备迎接第4波上岸的炮兵。第三波次预定3时上岸，包括伯纳德的指挥所和其他3个连。两个连直逼西波拉山，占领离海滩最近的丘陵。最后，3时15分，两个炮兵连、海军炮火联络官和15辆牵引车上岸。两个炮连将进入柠檬园，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开炮。一旦达到目标，登陆部队便挖壕固守，阻止德军从纳索山东撤，并坚守阵地直到第3师主力到来。

会合！这是特拉斯科特最担心的一件事。8月10日晚，如何迅速同两栖部队接上头是第3师指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当伯纳德的部队攻打海滩的时候，特拉斯科特的步兵还在10英里以外的地方。沿海公路是德军第29装甲

师向东撤退的主要路线，特拉斯科特知道，德军将对伯纳德的登陆作出迅速而有力的反应。可是，在巴顿执意要部队按时登陆的情况下，特拉斯科特只有将第3师的每支力量都投入战斗，尽快突破纳索山防线，接应登陆部队。

这次海上登陆一度确实遇到了危险。

部队于凌晨4时全部登上海滩，上午7时，伯纳德报告：“情况不妙。”

原来，部队上岸后一直未被敌人发觉。就在他们踏上公路直奔制高点时，突然有一队德军摩托车队轰鸣着沿公路驶来，显然是去纳索。美军原地停下，让车队过去，没有惊扰敌人。就在这时，一辆德国半履带车从西面驶来，看见了路上的部队。司机将车停下，站起身来想弄清是什么队伍停在路边。美军部队的20多支枪一齐开火，司机倒在车里死了。不一会儿，一辆德国轿车随后开来，一名德国军官走下车察看。美军发射了一枚反坦克炮弹，炸毁了汽车。

巨大的枪炮声惊动了附近的德国部队。德国人很快意识到，他们的部队面临被切断的危险，便立刻组织力量进攻美军部队。

上午9时30分，伯纳德报告：“德军开始反击。”

接着，9时45分，伯纳德发电询问：

“多克和哈里在那里？”“多克”是第15步兵团约翰逊上校的代号；“哈里”是第7步兵团谢尔曼上校的代号，这两个团正在前往援救伯纳德的途中，但是，与登陆部队相隔还很远。

11时40分，伯纳德发电报告急，“敌军猛烈反攻，请援助。”

伯纳德非常担心德军再发动反击，打电报要求师部提供空中打击和舰炮轰击布罗洛，这个请求让特拉斯科特大为吃惊，他还不知道，运送伯纳德部队的特遣舰队已经撤走。他立即让几名参谋军官紧急电告第7集团军司令部提供空中和海上支援。

电文刚发出，伯纳德又要求远程炮火支援。特拉斯科特命令师属155毫米火炮以其最大射程向布罗洛开炮。集团军司令部的空中支援很快有了回话，但海军支援迟迟没有消息。

很快，通讯联络中断，伯纳德音讯全无。特拉斯科特将军焦急万分，他的前沿部队还在缓慢地向纳索山前进，要同伯纳德部队会合还需要几小时的时间。他知道，伯纳德力量微薄，无法击败德军的强大反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下午6时30分，伯纳德的电台又通了：“给海军让路，让他们……”接着又突然中断了。

原来海军舰队正要进入巴勒莫港，便接到了第7集团军要求舰炮支援的电报。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立刻掉头向东，沿海岸火速赶往布罗洛一带。下午2时刚过，海军舰炮便开始炮击布罗洛及其周围的德军部队。这时，空中和火炮支援也及时到来。

美军的海空火力支援非常强大，德国人四下逃散，试图躲避雨点般的炮弹。遗憾的是，岸上火力控制组的无线电发生故障，海军收不到指示，又见形势好转，舰队第二次返回巴勒莫。伯纳德部队又陷入新的危机之中……

到夜间10时，通讯联络恢复了，电讯说：

“‘多克’和‘哈里’已到……谢天谢地！”

这两个团夺取了纳索山，从东坡下去与伯纳德会合。德军被迫放弃从加利到奥兰多角的新防线，迅即向东撤去，结果给兰达佐罗特将军的撤退造成混乱。第29装甲师急忙在罗特从兰达佐逃往北岸的必经之路——帕蒂的正前

方构筑阵地。依托有利地形，德军不仅赢得了时间，而且保证了其撤退路线的畅通。

第二次两栖登陆行动就这样结束了，美军付出了高昂代价，伯纳德的650人损失了177人。战果是迫使德军提前一天放弃纳索山。实际上，这次作战差点将德军第29装甲师大部围歼，仅仅由于伯纳德部队规模大小，并且未能得到海上和空中的持续支援，胡伯部队才未被切断。这次作战再次疏通了第3师的前进道路，打击了德军的士气。

特拉斯科特将军不敢有半点延误，敦促部队立刻追击第29装甲师。然而，第3师官兵在纳索山一战中消耗极大，难以恢复其东进的快速势头。在最后5天的迫击战中，速度明显减慢，并付出重大代价。第7步兵团报告，损失军官15人，士兵400人，各团大致都是这个数字。布莱德雷再次将经过休整的第1师投入战斗，与埃迪第9师协同作战，并肩攻击墨西哥之敌。同时，巴顿命令第45师的一个团准备进行第三次“蛙跳”式两栖进攻。巴顿这次扩大了登陆兵力的规模。

英国第8集团军在东部打得也不大顺利，在通过兰达佐的公路直接进军墨西哥的途中受到德军的阻击。蒙哥马利不得不花费时间重新集结部队，以便沿东部海岸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击。应该说是蒙哥马利的谨慎使他又一次失去了夺取墨西哥的机会。

第78师于8月7日占领阿德诺之后，蒙哥马利将加拿大师撤出战斗，留作预备队。第78师转向北面的布隆特，援助美军第9师夺取兰达佐。但是，德军在马勒托一直坚守到12日，第78师无法配合美军行动。7日，第51师穿过迪泰诺河谷进入边卡维拉。上述部队均未对撤退之敌施加有效的压力。15日，轴心国军队已同盟军脱离了有战斗接触，正在有组织地撤回意大利本土。

8月15日，蒙哥马利终于决定第8集团军也发起两栖作战，派第40皇家海军突击队于8月16日在阿利角和斯卡莱塔附近登陆，尽可能切断德军部队，加快进入墨西哥的速度。

但是，到那一天，敌人已将其大部分部队运过海峡。15日晚，赫尔曼·戈林师的后卫部队开始撤出圣特莱萨，向胡伯在斯卡莱塔的第3道防线撤去，它在阿利角的3英里以外。

8月15日和16日，盟军加强了空袭，但未能阻止德军部队及装备的撤退。16日凌晨5时30分，胡伯和第29装甲师师长弗里斯渡过海峡撤至卡拉布里亚。在离开西西里之前，弗里斯将其不到200人的后卫部队部署在两个独立的宽阔阵地上：一半在阿奎拉罗涅封锁西西里东北端一带的公路；另一部分在墨西哥以西4英里处的卡萨扎十字路口，以保卫海峡渡口。

到8月16日中午，美军第3师第7步兵团已经踏上通往墨西哥的公路了。当大夜里，美军发起第三次两栖登陆战，第157步兵团在比沃萨利卡附近冲上滩头。除了因登陆艇故障损失11人外，登陆一帆风顺。特拉斯科特命令第157团上陆后派一个营随第7团前进，援助其占领墨西哥。

该营赶上第7团后，后者已经消灭了卡萨扎十字路口的德军后卫部队，并控制了俯瞰墨西哥的山岭。第30步兵团则越过第7团沿该岛东北端公路前进。这时，特拉斯科特命令155毫米炮连向海峡对面的意大利本土开火。

在东海岸公路，蒙哥马利的登陆部队赶上了德军正在撤退的后卫部队的尾巴，该部队将英军阻于斯卡莱塔正北。直到8月16日晚，德军再度开始向

墨西拿撤退，英军两栖部队才得以前进，于 17 日白天抵达墨西拿以南两英里处，再次受阻。这次是因为桥梁被毁，深谷挡路。此时天已大亮，突击队队长决定乘坐吉普车绕过这个障碍，向墨西拿开进。他决心赶在美国人之前到达这个城市。

这位英国军官不知道，头一天晚上，美军第 7 步兵团的一个加强排已经进入该城市区。第二天一早，又一批美军部队进抵墨西拿，除了偶尔的一阵步枪火力，他们未遇到任何抵抗。

最后一批德军在两小时前渡过海峡撤走。8 月 17 日早晨 6 时 35 分，胡伯在卡拉布里亚宣告，撤退行动结束。从西西里岛经墨西拿海峡撤向意大利本土的德军官兵达 5 万余人，包括大量重型装备。

特拉斯科特将军于 8 月 17 日上午 8 时 25 分到达市中心，占领了市府大厦，墨西拿正式宣告被攻克。10 时，巴顿乘坐指挥车率领一队摩托车驶进城。他身着漂亮的华达呢军服，胸前佩带着第二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前一天授予他的；指挥车的三颗银星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巴顿来到一个公园里举行了正式受降仪式。一小时后，一队英国人也吹吹打打地进了城。一名英国准将走到巴顿面前，颇有骑士风度地同他握了握手说：“这是一场有趣的竞赛，我祝贺你的成功。”

就在巴顿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时候，接到了艾森豪威尔怀着痛苦的心情写来的信，内附军医官控告巴顿打士兵的信件副本。

艾森豪威尔在信中写道：“我十分明白，在战场上，严厉和硬心肠是必要的，有时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但这不能成为打骂病人的理由。我不打算作正式调查，不过，如果那些说法是确实的，我就要重新考虑对你的评价，这难免在我心目中产生对你的不信任，甚至影响将来对你的使用。”他要求巴顿认真检讨自己的行为，写出报告，保证今后永不再犯，并要求他向“有关的人”赔礼道歉。

巴顿这下可有事干了，他利用战事暂息的这几天时间，到各师巡视，向部队发表讲话，表示道歉。他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是巴顿一生中感到最难堪的时刻。有的部队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欢呼雀跃。但当他向第 1 师官兵讲话，对打人事件表示歉意时，全体士兵默然肃立，无动于衷，没有人鼓掌，更没有人欢呼，最后他们默默地走散了。这使师长感到尴尬，巴顿感到懊悔。

“亲爱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答复你 1943 年 8 月 17 日的来信时，首先让我向你表示感谢，因为你用你个人的名义写信给我，再次说明了你的公正和宽厚。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悔恨和痛心。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本应为你赴汤蹈火，然而却给你惹了麻烦，我万分内疚和痛苦。”

看着巴顿用第 7 集团军司令部的公用信笺规规矩矩写的悔过信，艾森豪威尔感慨万端。

8 月 17 日那天，艾森豪威尔几乎同时收到两份报告。一份是报告巴顿的士兵比英军抢先进入墨西拿，以及美军官兵在西西里崎岖山地作战的出色表现！另一份是军医官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巴顿在医院打士兵耳光的事件。那天，由于美军捷报传来，艾森豪威尔对巴顿充满善意，他为美军抢在蒙哥马利之前占领了墨西拿而暗暗高兴。他和颜悦色地对交给他报告的军医说：“我想我必须批评巴顿将军，”接着便称赞巴顿在西西里“干得很出色。”他要军医到西西里去，进行全面调查，但是不要声张。巴顿明显触犯了禁止殴打



士兵的法令，肯定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制裁，这样，他在这场战争中就干不下去了。艾森豪威尔简直想象不出这场战争没有了巴顿会是什么样的。尤其是经过西西里战役，巴顿的威名大振，连德国人都敬畏这名敢打敢冲的猛将。战争正打到激烈的关口，他需要像巴顿这样的将领帮他把战争进行到底，赢得最后的胜利。

艾森豪威尔想方设法终于保住了巴顿。在后来的进攻欧洲大陆的作战中，巴顿以他的魄力，坚定果敢和不屈不挠的进取心，迅速完成了横跨法国的使命。

历时 38 天的西西里战役结束了，盟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伤亡 2 万余人，而德军仅损失 1.2 万人。然而，盟军在这次战役中的收益也是巨大的。他们首次尝试了两栖作战和伞兵空投或机降的作战方式，学会了实施大兵团作战，为以后在欧洲大陆举行的大规模登陆作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该战达到了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目的。

此刻，盟军已站到欧洲大陆的南大门前，它的下一步计划是，立即出兵意大利本土，夺取从南面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的空军前进基地，准备 1944 年实施进攻欧洲大陆的“霸王”计划，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

## 第五部幽洋角逐——大西洋海战

于江明 著

### 主要人物表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首相
坎宁安勋爵	英国大不列颠舰队司令，后任英国海军大臣兼总参谋长
约翰·托维	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司令海军上将
庞德	接替托维上将任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海军上将
亨利·哈伍德	英国皇家海军南美巡洋舰分队司令海军准将
萨默维尔	英国皇家海军 H 舰队司令
多林海军	英国驻美国供应委员会主席少将
富兰克林·罗斯福	美国总统
诺克斯	美国海军部长
安德鲁斯	美国东海疆区司令海军中将
考夫曼	美国墨西哥湾海疆区司令海军少将
阿道夫·希特勒纳粹	德国元首
埃利希·雷德尔	德国海军总司令，后辞职海军元帅
卡尔·邓尼茨	德国海军潜艇舰队司令，后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兼潜艇舰队司令，纳粹德国最后一任元首
冈瑟·吕特亚斯	德国“莱茵演习”舰队司令海军上将
汉斯·兰斯多夫	德国“斯比上将”号巡洋舰舰长海军上校
冈瑟·普里恩	德国 U47 号潜艇艇长
修尔杰	德国 U48 号潜艇艇长
奥托·克里奇默尔	德国 U48 号潜艇艇长

## 引 子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陆军势如破竹，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几乎与此同时，羽翼未丰的德国海军也披挂上阵，在浩淼无垠的大西洋上兴风作浪，搅起一场破交与反破交的大海战——大西洋战役。

在这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海战中，德国潜艇部队异军突起，在其魁首卡尔·邓尼茨的领导下，从最初只有56艘U艇的“狼患”迅速发展成为拥有1162艘潜艇的“狼群”。它们四处袭击英、美等盟国的商船队，妄图切断盟军的海上交通线，阻止盟军在欧洲大陆登陆。它们时而潜入敌港偷袭军舰，时而在公海上袭击盟军商船，时而深入内陆大河“偷鸡摸狗”，时而配合水面舰队争夺海上要塞，给盟军造成极大的威胁，牵制住盟军的大量兵力。

但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同仇敌忾，痛打“狼群”。它们建立护航制度，研制新技术反潜设备和武器，布下海空协同反潜网，将猖獗一时的德国潜艇逐出家门口，撵出大西洋，挫败了德国海军妄图以潜艇战赢得大西洋海战的美梦。

大西洋海战从1939年9月开始，到1945年5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时结束，历时69个月；战场涉及北海、挪威海和北大西洋等海域。战役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伤亡人员之多，都堪称二战之最……

## 第一章 “皇家橡树”遭厄运

1939年10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刚刚5个星期，一艘德国潜艇“U47”号悄然无声地驶出基尔运河。

艇员全然不知将驶向何方，但是，他们感觉到这次行动不同于以往执行的常规巡逻任务。途中，“U47”号潜艇一反常态，几次遇到敌人的舰艇都回避了，根本无意进行阻拦或是攻击。相反，它一味四平八稳地行驶在令人难以捉摸的航线上。

只有艇长冈瑟·普里恩上尉深知这次任务的份量。

两天前，普里恩刚刚出海归来，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卡尔·邓尼茨上校便在“维斯杜拉”号潜艇供应舰上召见了她。一进军官舱，普里恩便看到上校办公桌上方挂着一张奥克尼群岛的大海图。不用说，他的上司对这里发生了兴趣。

普里恩和其他德国海军军官一样，对这儿是再熟悉不过了。奥克尼群岛位于苏格兰东北，英国皇家海军最大的基地——斯卡帕弗洛港便座落在这里。斯卡帕弗洛港四周群山环抱，是一个面积为340余公顷的深水良港。它东临北海，西通大西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锚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斯卡帕弗洛港就是皇家海军的主要基地。在德国海军眼里，斯卡帕弗洛港是一个耻辱的标志。1916年，英国舰队曾从这里出发，赶到日德兰和德国舰队决战。1918年，德国战败。第二年，德国海军的舰只被全数囚在港内，后一同自沉。这里曾是德国海军覆灭的坟墓。

可是，邓尼茨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看着心事重重的邓尼茨，普里恩心里直犯嘀咕。

邓尼茨出身于普鲁士名门望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德国最能干、最勇敢、并且具有各种学识的高级将领之一。战争开始时，他才47岁，颇有魄力，博得了下级军官的信任。

他精力充沛，但也残酷无情，因而颇受希特勒的青睐。然而，在他接替雷德尔任海军总司令之前，他甚至连直接晋见希特勒的资格都没有。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邓尼茨越来越得到希特勒的器重。到战争后期，希特勒穷途末路，决定自杀之际，居然选定邓尼茨继任他的德国元首一职。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邓尼茨曾是一只德国U艇（潜水艇）的艇长。在地中海的一次海战中，他的艇遭到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队的猛烈攻击后，急速向海底下沉。为了保全性命，他下令把所有压缩空气全部注入空气箱里，并让轮机保持全速后退。当他的U艇像开启的香槟酒瓶一样从深海里跃出水面时，他和他的艇员们便成了英军一艘驱逐舰的俘虏。

后来，他被押送到英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基地马耳他岛监禁。在俘虏营里，他潜心思考和研究有关U艇作战的问题。谁能料到，当人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和平欢欣鼓舞时，这个德国海军青年军官却在期盼着未来战争中如何使德国海军重振雄风。他认定潜艇这种在当时还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海战武器具有极大的潜力，有可能成为德国海军的一支重要力量。他提出了一套有关潜艇作战的理论，对日后德国重整军备大有裨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获释回德仍留在海军服役。在随后的17年里，他官运亨通，担任了“艾姆登”号轻巡洋舰的舰长。

1935年夏季，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元帅任命他为德国海军新增的U艇部

队的指挥官，从而圆了他的潜艇梦。从此，他便白手起家，建立潜艇学校，大兴潜艇工厂。他为德国海军潜艇部队的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因此被誉为“德国U艇之父”。

此时此刻，邓尼茨神情忧郁，愁眉不展。一个月前，当希特勒侵犯波兰，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时，他曾为之大为振奋，这下，德国海军又要重振威风，和老对手英国皇家海军决一雌雄了。但没过多久，他的兴奋度就降到了零点。

早在战前他就曾算计过，如果德国海军要确保大西洋海战的胜利，至少得有300艘潜艇，100艘用于攻击英国船队，100艘往来于战场与基地之间，另外100艘则在基地整修。

可是，希特勒否决了他的计划。这个一战时的德军下士与偏爱海军的宿敌罗斯福和丘吉尔相反，他推崇拿破仑“大陆致胜”的理论，认为这是窒息英国，达到统治世界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也是空战的拥护者，由于他在战前年代里全力建立强大的空军，从而迟缓了其他兵器的发展速度。

希特勒对海军的巨大作用及其战略意义缺乏应有的了解，对海军兵器，他只认“俾斯麦”号这类大型水面战列舰，对潜艇这种小玩意儿根本就没放在眼里。因此，到战争打响时，邓尼茨手里只有56艘U艇，其中，能够参加作战行动的有46艘，可以进行远洋作战的仅有22艘，而能够用于破坏英国大西洋通商航路的只有7艘。这对英国舰船构不成大的威胁，充其量只能“刺几下”而已。

希特勒为了稳住美国，使其保持中立，以便腾出手来对付英国和苏联，严令邓尼茨不得轻举妄动，必须按照战前国际条约规定的条款作战。

1930年所签订的伦敦海军协定第22款规定：水面军舰或潜水艇如不事先对乘客、船员和船舶文书做好安全保障，便无权击沉或击伤商船。如果附近没有其他足以收容旅客和船员的船只，舰上的舢舨不能认为是保证安全的工具。这就是说，潜艇只能在检查完毕、安排好海员离船之后，才能击沉那些运送作战物资的商船。可邓尼茨偏偏在这点上阴差阳错地犯了大忌，就在战争的第一天，这个条约就被德国破坏了。

1939年9月4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12个小时之后，德国“U30”号潜艇在距爱尔兰北部多尼果耳海岸200海里处，发现一艘船只离开通常航路，以“Z”字形航行，且没有按规定点燃灯火。林普艇长确认该船为英国船之后，当即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就下令用鱼雷向该船发起攻击。实际上，这是一艘驶往美国的13500吨的“雅典娜”号英国客船。可怜这艘既无警戒又无武装的英国客船，顷刻间被击中沉入海底。船上118名乘客全部遇难，无一生还，其中有妇女和儿童，还有22名美国人。

德国人的暴行几小时内便传遍全世界。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德国公然违反国际法；美国人也大为震惊。

希特勒暴跳如雷，大骂邓尼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为掩盖事实真相，邓尼茨忙不迭下令“U30”号潜艇艇长林普少校立即销毁当天的航海日志，全体艇员必须守口如瓶。撒谎成性的德国政府担心美国借口参战，竟然一口咬定这不是德国潜艇所为，而是丘吉尔下令将一个炸弹放在船上，以此来破坏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为了给他的潜艇部队挽回面子，邓尼茨萌发了袭击斯卡帕弗洛港，打击皇家海军军事目标的念头。

邓尼茨站起来，目光炯炯，直视着他亲自挑选来完成这次特别任务的合适人选。

“普里恩，你技术高超、胆大心细，是难得的人才。我想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德国的潜艇不是吃素的。”

普里恩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任务险如虎口拔牙，成功的可能几乎等于零。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偷袭斯卡帕弗洛军港的先例，但均以失败告终。1914年11月，德国“U18”号潜艇尾随英国一艘供应船，试图通过大门，溜进港内，结果很快被发现击沉了。1918年10月，“UB116”号潜艇又故伎重演，结果还没进港就被岸控水雷场炸毁。

邓尼茨像是看透了普里恩的心思，他停顿了一会儿，指着地图说：“据我们侦察飞机拍摄的照片以及德国间谍网提供的情报，皇家海军本土舰队的大小舰只全部在港，各出入口布防严密。斯卡帕弗洛基地共有7个出入口，其中6个出入口都是坚不可摧的，设有防潜栅和水雷场。但是第7个出入口——柯克水道却是有空可钻的。英国人只在这里安置了3艘用一根钢缆连系着的抛锚沉船。他们以为这里峡口极窄，水浅流急，潜艇不是与沉船钢缆相撞，就是搁浅，绝对进不来。可我不这样认为。”邓尼茨抬起头，看了一眼沉思不语的普里恩，接着说：

“你看，南边沉船和海岸之间的航道宽约15米，深6米；中间沉船和北部沉船之间的航道稍宽，只要导航准确无误，借助夜幕的掩护从沉船船首钻过去还是有把握的。”

说罢，邓尼茨站起身来对普里恩说：“你把这些资料拿回去研究一下，行还是不行，两天之后再答复我。但要注意保密，不许同其他任何人提及此事！”

第二天，普里恩便向邓尼茨做了肯定的答复：“我看完全可行，长官。”

邓尼茨眉开眼笑，拍着普里恩的肩膀：“好小子！这次就看你的啦！”

“U47”号潜艇横穿北海，日夜兼程地向奥克尼群岛驶去。

当时，德国的U艇远不能与现在的潜艇媲美，更不能与核潜艇相比了。按邓尼茨的话说，U艇实际上只是“能够潜入水中的船”。通常情况下，U艇都在水面航行，只有在躲避敌方飞机及舰艇的攻击，或是在白天对敌展开鱼雷攻击时，才潜入水中。

U艇有两个柴油推进器，是在水上高速航行时使用的。柴油推进器必须供给氧，但当时的U艇没有专门的供氧设备，潜入水下后，空气的来源只有舱内空气，而这些空气也仅够维持艇员的生命。因此，当U艇潜入水下时，必须关闭柴油推进器，改用以二次电他转动的电动机。最初设计的这种二次电他，能够使U艇在水下的时速达8海里。一旦电他耗尽，U艇必须再度浮到水面，用柴油推进器运转电动机，给二次电他充电。每次充电费时两三个小时。

U艇是耐压构造的舰艇，形状像一个细长的钢铁制的圆筒。艇的外侧设有压载空气舱，下方有海水活门。将空气充到箱内，就会把沉重的艇体托起来，也就是说，艇就浮起来了。如果打开空气活门，将舱内空气排出，然后再打开海水活门，海水就会涌进舱内。这时，U艇浮力便减小，逐渐开始下沉。

“U47”号潜艇长66.5米，宽6.2米，可以在30秒内下潜，最大下潜深度为183米。如果超过这一深度，外板就会吃不住每平方米180吨的水压，

从而产生裂纹，使海水进入艇内。如果此时氧气用尽的话，艇员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U艇的攻击武器主要是鱼雷。“U47”号潜艇艇首装有4个鱼雷发射管，艇尾有1个鱼雷发射管，艇上有9枚鱼雷。此外，在指挥台前边和尾甲板上，还有一门88.9毫米饱和一门20毫米高射机关炮。

U艇的艇员编制为35—45人。艇内的空间非常狭小，每个艇员只有一个铺位的地方。虽然铺位挺舒服，但是非常窄，连一英寸多余的地方都没有。唯一可以贮放个人行李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贮藏箱。铺位四周的墙壁通常布满各种各样的管道或阀门，连挂一张全家照片的地方几乎都难找到。

每次出海时，艇内所有能够利用的空间都装满了生鲜食品、食用罐头及各种干燥性的食品。可是，在海上漂泊3周以后，黑面包就会发霉长毛，艇员们把这种面包戏称作“白兔”。每次食用这种面包时，艇员们都得先把这层长满白毛的皮剥去，只吃面包心。

尽管如此，志愿到U艇服役的德国年轻人仍然络绎不绝。U艇对人员素质的特殊要求，它所担负的独特任务、艇员间所具有的特别凝聚力，甚至它所具有的冒险性，吸引了众多的优秀青年。直到战争末期，德国潜艇的成员都还保持着旺盛的士气。

当普里恩接近他的目标时，海浪越来越大，但是夜幕降临了。普里恩下令潜艇浮出海面，在滔大海浪和夜幕的遮掩下快速向前行驶。

尖尖月牙，将缕缕清光洒向大海。但普里恩没有闲情逸致来欣赏这海上美景。他暗自盘算，今天是10月13日，U艇驶离基尔已经5天了。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几分钟后，远处奥克尼群岛的轮廓依稀可见。这时，普里恩下令潜艇掉头重新朝公海驶去。

没走多远，“U47”号潜艇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卧到奥克尼群岛东侧的海底。水下90米深处，与海面简直是两个世界。这里，没有风浪，好似进入平静的海港，只有海流偶尔轻轻摇动着潜艇的钢铁壳体。

艇首鱼雷舱里，普里恩向艇员们宣布了这次出航的秘密使命：目标为英国皇家海军基地斯卡帕弗洛港，主攻目标为敌航空母舰，其次为战列舰和巡洋舰。说完，他扫视了一圈，他的话没有引起手下任何反响，好像全在意料之中。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帝国海军传统的熏陶下，满脑子都是为德国称霸立业卖命的怪诞想法。

普里恩回到了艇长室。这是一个小得可怜的单人住舱，里面只能搁下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他和衣倒在铺位上，可是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那几条通入斯卡帕弗洛的航道在他脑海里反复出现。他很清楚，只要湍急的洋流使潜艇偏离航道几英尺，那些锯齿状的岩石和沙洲就会把潜艇变成残骸。即便躲过了岩石和沙洲，要想在柯克水道那些警戒艇的鼻子下偷偷溜过去而不被发现，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而且，即便他们奇迹般地穿过水道，到达斯卡帕弗洛，逃离皇家海军反击的希望也很渺茫。一旦他们的鱼雷发射出去，停泊在港湾里的所有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艇都会像饿狼扑食一样，把这艘入侵的U艇撕成碎片。

30余名艇员呆在狭小的雪前形壳体内，不见天日，甚至不看表就分不清黑白昼夜。为了省电，不必要的照明灯和辅助设备都关闭了；为了减少氧气消耗，休更的艇员一律躺在铺位上。艇内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人说话、走动，

只有管路和板壁上凝结的水珠下落时的滴嗒声。他们要在这狭小的天地里耐着性子等候 15 个小时，然后按计划到傍晚 19 时浮上海面。

14 时，厨师起床，走向艇尾，通道里很快传来了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叮当声响。

16 时开饭，艇员们坐在铺沿上，个个如狼似虎，将送来的汤、牛排、土豆泥、洋白菜和甜咖啡一扫而光。他们打趣说，这才是一顿真正的“最后的晚餐”。

晚饭罢，全艇开始进行战斗准备。艇长普里恩接二连三地下达着命令。人人各就各位。

鱼雷舱里，鱼雷兵揭开下层甲板，放下吊杆吊起鱼雷，送进一号和二号发射管。普里恩命令把炸药装在 U 艇的要害部位，一旦 U 艇被发现就炸艇自沉，以免落入英国人手里。

无线电通讯兵把导航本、信号本和密码本全部放在定时炸弹上方，准备万一被俘，就让它们炸成碎片，否则这些密码万一被英国人拿到，后果不堪设想。

潜艇逃生口塞满了食品、雪茄和巧克力。军帽上的潜艇部队标志也一概撕掉。

19 时 15 分，普里恩命令：“上浮到潜望镜深度！”

“U47”号潜艇腾离了海底。它头部微微翘起，深度计的指针向反时针方向跳动，电动机嗡嗡作响，推着潜艇缓缓上浮。

当“U47”号像水鬼一样从大西洋底钻出水面时，普里恩登上了舰桥。这个夜晚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是漆黑一团。北海的天穹，在北极光的映照下，仿佛抹上了一层透亮的油彩，红绿色带状彩色射光熠熠生辉。好一幅美景，可是这对德国潜艇来讲却是极为危险的。但此时此刻已不容他有丝毫的犹豫了。

“继续前进！”

“U47”号潜艇在水面上缓缓前进。不一会儿，柯克水道豁然在目，海岸一片朦胧，山颠上的灯光像星星在眨着醉眼；沉船横卧在水道口内，暗影绰绰。

3 艘沉船模样依稀，它们桅杆折断，壳体内灌满了水泥，只有上层建筑露在水面。3 船互为依托，成鼎足而立之势。一根 30 厘米粗的绳索和数根 15 厘米粗的钢缆串联其间，像死神手中的长鞭，横扼在海峡的咽喉。

普里恩下令直驶两船之间宽 30 余米的水面。操舵手技术娴熟地操纵潜艇在两船之间穿插。艇借助上涨的潮水正欲从钢缆上越过，突然，潮水打旋，将艇猛向右推，艇体触地颤抖起来。潜艇随时都有搁浅的危险。

普里恩当机立断，下令左舵停机，右舵低速运行，以使艇向左转，脱离开浅岸，恢复原航位。

引擎发出猛烈的噼噼叭叭的响声。当潜艇努力想从打旋的潮水中挣脱出来时，艇员们可以清楚地听到钢缆刮擦艇身的声音。

终于，潜艇渐渐地离开海底，回到它狭窄的航道上。艇身再度缓缓朝前移动，当它终于轻巧地跃过钢缆时，艇上的人都深深松了一口气。

“U47”深入到斯卡帕弗洛港——皇家海军基地的心脏。普里恩看了看表，时间是 10 月 14 日 0 时 27 分。

普里恩小心翼翼地指挥着他的潜艇朝前蠕动。“U47”号潜艇极为缓慢地



在水中移动，在这寂静的夜里，它在水中的滑动声竟然微弱得几乎听不到。

普里恩对他的目标位置十分熟悉。德国的间谍网已给他提供了有关英国本土舰队舰只所在位置的准确情报。可他没想到，皇家海军本土舰队的主力已于 10 月 7 日离港，向苏格兰西海岸的埃韦湖港转移。港内舰艇所剩无几。

大约走了 3.5 海里，普里恩还没见到皇家海军航空母舰、战列舰和巡洋舰的影儿。他心里不免有些着急，下令转舵向左，驶向梅茵兰岛。

蓦地，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舰影，露出英舰独特的三脚桅和大炮塔。普里恩大喜过望，这显然是“皇家橡树”号战列舰，而在它后面的那艘舰肯定是“反击”号了。

他决定先对远处的“反击”号发射一枚鱼雷，然后再把鱼雷发射管对准近得多的“皇家橡树”号战列舰。

“皇家橡树”号战列舰排水量 29000 吨，装有 8 门 381 毫米主炮，装甲厚达 330 毫米。它虽已历经沧桑，但仍不失为是皇家海军的一艘主力舰。

普里恩低声下达的一连串命令传到指挥塔下面。“U47”的操舵手把艇首直接对准了它的第一个目标。

“一号管发射！”

鱼雷飞出发射管，艇身随之微微颤动了一下。艇员们默数着一秒，二秒，三秒……还不到 30 秒，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动了宁静的夜晚。

不过，“反击”号并未被击中，鱼雷提前爆炸了。

普里恩还没搞清楚是否命中，匆忙下令“U47”掉转艇首，面朝附近的“皇家橡树”号战列舰。

“二号管发射！三号管发射！”

两枚鱼雷像两把锋利的暗剑，划破冰冷的海水，刺向英舰。

不一会儿，海港里又是两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皇家橡树”号跳动起来。这两枚鱼雷，一枚击中舰首，致使通气管破裂，一舱进水；另一枚鱼雷在舰身旁的水中爆炸，一根水柱冲天而起，瞬时又跌碎在舰首甲板上。

首部住舱里，不少人被震落下床。慌乱中，英国水手们有的喊“德国鬼子空袭了！”有的喊“我们碰上漂雷啦！”

w·G·本舰长和几名军官登上甲板，草草巡视了一番，认为一舱进水也不会引起纵倾。他们既没采取任何措施，也未搞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又都各自回舱休息了。

第一次攻击完毕后，普里恩下令潜艇后撤一段距离。待鱼雷兵把各鱼雷发射管都重新装上鱼雷后，普里恩马上命令潜艇再次进入发射阵位。

第一次攻击后 12 分钟，三枚鱼雷又穿过海水，射向受伤的“皇家橡树”号。这次比前次来得更加凶狠惨烈，似乎整个舰体都从海水中腾空跃起。水柱喷射到上空，黑烟烈焰在空中狂舞。主桅、烟囱和主桥等战舰的碎片四处飞溅，纷纷散落在“U47”艇的周围。

一枚鱼雷击中了“皇家橡树”号的弹药库。燃烧的烈焰窜出甲板，舔食着夜空。一枚鱼雷炸穿了右舷机舱，紧接着，舰员餐厅下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

“皇家橡树”号呈 40 度大倾斜，桅顶坍塌，本来威力无比的大炮无精打彩地低下头，将炮口扎进苦涩的海水里。船员们六神无主，四下逃生。

此时，整个抛锚地才从睡梦中惊醒。巨大的探照灯光来来回回胡乱地扫探，从四面八方冲撞汇集到半空，然后又匆匆分开。

一只只驱逐舰像水果刀般在水中穿梭，不时丢下深水炸弹。“U47”号潜艇被炸弹激起的波浪冲击得上下颠簸，左右摇晃。

在这一片慌乱中，只要看到U艇的一点影子，这些驱逐舰纤细锋利的舰首眨眼间就会把它撞成几截。

突然，咣啷一阵巨响，“皇家橡树”号如同一个装满铁钉的锡盒，猛地颠翻过去。瞬间，海面上出现了一个明晃晃的旋涡，毫不留情地将它一口吞没。

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惨烈。在U艇发起第二次鱼雷攻击后的两分钟之内，这艘巨大的战列舰就被击沉了。舰上许多人来不及逃生，共有24名军官和809名士兵丧生。准备随舰出海的第二战列舰分舰队司令亨利·布莱格罗夫海军少将失踪。

普里恩冷静地下令全速返航，向柯克水道退去。U艇的引擎“嘟嘟嘟”重新发动，推进器以最高速度旋转起来。

“U47”号潜艇不敢有丝毫松懈，沿海岸拼命朝公海急驶。普里恩很清楚，这是他唯一生还的希望。

当地接近柯克水道口时，那些抛锚的警戒艇似乎正咄咄逼来。普里恩指挥着潜艇极其谨慎地在一艘沉船与一道防波堤之间一条狭窄的水道中穿行。艇身两侧与沉船和防波堤的间隔不到一英尺，随时都有碰撞的可能。

然而，它安然通过了。

从它发射第一枚鱼雷到重新回到公海，仅用了1小时15分钟的时间。

当“U47”号艇回到基地时，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和刚被晋升为少将的邓尼茨亲自前来迎接。雷德尔向普里恩颁发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并颁给全体官兵二级铁十字勋章。

码头上，军乐队奏起了凯旋曲，少女们将一束束鲜花抛向潜艇，抛向这些“国家级的英雄们”。

希特勒大为满意，亲自在柏林接见了艇上的所有官兵。一时，普里恩在德国简直成了风云人物，纳粹电台称他是一头征服了“斯卡帕弗洛的公牛”。

邓尼茨的潜艇也因此而身价百倍。希特勒对这种原本不屑一顾的小玩意也刮目相看了，一夜之间，潜艇便成为他手中的一张王牌。

希特勒当即批准邓尼茨建造潜艇的计划。潜艇造船厂由3个发展到16个，潜艇建造速度由每月4艘增加到20—25艘。根据这一计划，到1942年，德国将有300艘潜艇（大部分的排水量为500和750吨）编入现役，到1943年底，则应有900艘潜艇编入现役。与此同时，希特勒还让邓尼茨放手大干，同意他采取“先发制人，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的战术。

从此，希特勒放出来的这只“野狼”便不顾任何国际法则，事先不发警告，肆无忌惮地随意杀戮商船，在广袤浩淼的大西洋上挑起了一场历时近69个月的空前规模的商船袭击战。

## 第二章 “巡洋战”论的破产

英国位于欧洲西部，四周环海，是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海上运输，对于英国的安危，对于英国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工业发达的英国，绝大部分的原材料都要靠海运进口。战时，英国所生产的武器、军舰、飞机、大炮和坦克可以把战时总动员的人员全部武装起来，剩余的军备武器还可以把波兰、捷克和自由法国的流亡部队都武装起来，并向苏联出口。但是，生产这些武器军备所需的大量有色金属、全部石油和部分机器设备都必须经海上输入。而且，占英国国民年需要量 67% 的食品都要靠海上运入。如果英国得不到北美的大麦，用不了几个月就会耗尽国家战略储备面粉。海上交通线像血脉一样，将“营养”、“氧气”源源不断地输入不列颠诸岛。

正因为如此，英国历届政府都把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置于首位。数百年来，正是大舰巨炮保卫着英国的生命线，维系着“日不落帝国”的神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皇家海军拥有战列舰 15 艘，巡洋舰 64 艘，驱逐舰 230 艘，潜艇 58 艘，航空母舰 7 艘。而德国只有战列舰 5 艘，巡洋舰 8 艘，驱逐舰 30 艘，潜艇 56 艘。兵力如此悬殊，德国海军远远不是皇家海军的对手。

英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商船队——3000 艘远洋货轮和 1000 艘大型沿海航船，总吨位为 2100 万吨。通常保持 2500 艘商船在海上行驶。为了确保海运安全，皇家海军派出 220 艘装有潜艇探测器的舰艇护航，其中有 165 艘驱逐舰、35 艘小型护航舰和小型护卫舰以及 20 艘拖船。商船与护航舰艇的比率约为 14：1。

9 月 4 日，英法对德宣战的第二天晚上，当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主持召开了战时海军部的第一次会议。

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曾担任过海军大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再度出任海军大臣，后来又接替张伯伦，主持英国内阁。像他这样对英国海上运输线了如指掌，具有丰富海战经验，并且深谙海军战略的“海军老兵”，深信切断德国的海运不会太费力气。可德国潜艇在大西洋击沉“雅典娜”客船的事件使他感到不安，这预示着雷德尔将派他的舰艇和潜艇到大西洋攻杀商船，这一战法使他大为头疼。看来，皇家海军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就是确保英国的海运安全。

他暗暗思忖，凭皇家海军的实力，对付德国的水面舰艇易如反掌，可以依旧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办法——“关门打狗”。皇家海军只要将重兵屯于本土，封死北海，就能捆住德国海军的手脚。可这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虽然它们数量不多，但就像水中的泥鳅，你捉不到它，它却能看到你。如果让商船碰上，可就只有被动挨打了。

当希特勒对他的潜艇部队的重要性还全然不知的时候，丘吉尔却从战争一开始就意识到了 U 艇对英国大西洋生命线的威胁。战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战争中，我唯一感到担忧的就是 U 艇的威胁。它不是以耀眼的战争和显赫的战果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数字、图示和曲线图表证明了自身的价值。我们的生命线横越辽阔的大洋，英国的近海航线则更是完全暴露于危险之中。对我来说，这方面的战斗要比英伦本土航空决战更加令人担心。”

“对我们来说，U 艇的攻击是最大的灾难。德国人真聪明，竟然对 U 艇下了最大的赌注。”

这次会议作出恢复英国商船航行护航体制的决定。当时护航制度也正在建立。所谓护航制度，系专指反潜艇护航而言。所有关于对抗在海上从事袭击的巡洋舰或重型军舰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范围以内。

护航运输队就是指有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和护航军舰护送的远洋商船队。战争一开始，英国海军就与加拿大海军组成联合护航运输队。在蒙特利尔、魁北克、哈利法克斯、锡德尼和圣约翰等地组建了海上运输指挥部。

运输队分为慢速护航队（航速 7.5 节以下）、快速护航运输队（航速 9.5—10 节）和运送军队的护航队（航速 12—15 节）三类。固定航线的护航运输队，大多以起驶点的第一个英文字母作为代号，如从哈利法克斯开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的代号力 HX，从直布罗陀开往英国的代号为 HE。

到 9 月 8 日，英国开往国外的商船护航队已组建就绪，由利物浦，泰晤士河驶往西方的三条主要航线——大西洋航线、英吉利海峡航线和北海航线——开始通航。在泰晤士河与福思河之间还成立了沿海护航队。

9 月 16 日，第一个 HX（哈利法克斯——英国）护航运输队出航了。以后每隔 8 天由哈利法克斯出航，在西经 20 度与从英国前来的护航军舰进行交接班，即由加拿大出航的护航军舰接过从英国出航的商船队，并把它们护送到哈利法克斯；英国出发的护航军舰接过哈利法克斯商船队，将它们护送回英国西海岸。

在战后看到德国海军部的文件之前，几乎所有英美军事专家都认为，敌人实施潜艇战争的计划早在战争以前就拟定和准备好了。但实际上却是截然相反。希特勒轻视潜艇舰队，大力建设公海舰队。

他的海军首领雷德尔元帅在这点上与地不谋而合。雷德尔早在 1928 年就发表了“海上巡洋战争”一文，提出海上交通线是英国的生命线，不仅其军事与海军威力，甚至其经济命脉及国家存亡都与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与巩固休戚相关；德国海军的基本兵力应用于破坏对方的海上交通线；实现这一任务的决定性手段之一，是开展巡洋战，也就是说在远离驻地的海区，大量使用互无联系的巡洋舰单独作战，袭击对方的运输船，破坏其海上交通线。

战前，雷德尔制定的加速发展海军的“Z”计划规定，到 1944 年，德国将拥有 8 艘大型战列舰，8 艘袖珍战列舰，5 艘重巡洋舰，44 艘轻巡洋舰，2 艘航空母舰和 249 艘潜艇。他自信，凭这样的兵力，再加上日本和意大利海军的配合，打垮英国皇家海军根本不在话下。可他没想到希特勒竟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实现其独霸全球的美梦。在他的海军力量尚蹒跚学步时，战争就打响了。

然而，雷德尔别无选择，他只能硬着头皮跟着他的元首玩火了。可此时，他手中的水面舰只少得可怜：

新式战列舰（包括已开始建造的）4 艘（“桑贺斯特”、“格纳森脑”、“提皮兹”和“俾斯麦”号）；

袖珍战列舰 3 艘（“德意志”、“谢尔上将”和“斯比上将”号）

重巡洋舰（包括已开始建造的）5 艘（“布里赫尔”和“黑别尔上将”号等）

轻巡洋舰（包括已开始建造的）10 艘（“欧根亲王”、“赛德利茨”号等）

雷德尔对海战目的——破坏英国海上交通线——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以何种手段达到目的的问题上却犯了错误。

当时，英国、法国和美国无论在水面舰艇的实力还是在其训练方面，恰好比与潜艇斗争方面强得多。而雷德尔偏偏以“短”击“长”，拿一战后才刚刚起步的数量有限的德国水面舰艇去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居世界海军实力之首的英美法海军相拼，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就在战争前夕，雷德尔和希特勒都没能采纳邓尼茨关于立即加速建造潜艇的要求。

1939年9月1日，雷德尔下达了建造战舰的命令：

“撤销和平（建造）计划。新的建造计划包括下列紧迫的任务：

1. 建造新的潜艇，其型号按潜艇司令的建议。
2. 继续建造五艘大型舰只：战列舰“俾斯麦”号和“梯比兹”号，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和“赛德利茨”号以及航空母舰“齐柏林”号。
3. 建造新的驱逐舰、鱼雷艇、探雷艇和扫雷艇，以及控制沿海海路所必需的捕鱼船；此外还要建造快艇。”

希特勒同意了雷德尔的海军建造计划，并将优先顺序做了相应调整，把潜艇建造计划降至次要地位。

1939年12月8日，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奉希特勒之命对海军作如下通知：

1. 元首同意海军的计划：
  - (A) 继续建造五艘大型舰只；
  - (B) 限制轻型舰只的建造计划；
  - (C) 执行已提出的潜艇建造计划。

.....

德国的出海口不畅，为了避免大型水面舰只被英国皇家海军堵在门前出不去，雷德尔赶在战前先走了两步棋。一是将“德意志”号和“斯比上将”号派到了大西洋上，伺机截杀英国及其盟国的护航运输队；二是充分做好出兵占领挪威的准备。

1939年8月21日，“斯比上将”号战列舰从德国威廉港隐蔽出航，径驶大西洋南部，尔后活动于巴西沿岸、大西洋沿岸的英国交通线上和莫桑比克海峡内。这些地区是当时德国潜艇难以达到的地方，也是英国运输活动频繁的海区。

1939年9月3日，非洲佛得角西北大约700海里的水域上，“斯比上将”号战列舰悠然行驶着。东方红日升起，蓝蓝的洋面上，轻轻掀动着浪花。舰长汉斯·兰斯多夫上校口叼雪茄，走出舰桥，来到了前甲板。

“斯比上将”号战列舰是以一战时一位德国海军上将的名字命名的。1914年11月，格拉夫·冯·斯比海军上将率领德国分舰队，在智利科罗内尔岛附近海面击沉了两艘英国军舰。为了纪念这位将领，德国海军将1936年建成服役的一艘袖珍战列舰命名为“格拉夫·斯比海军上将”号。该舰是作为袭击商船的战舰设计的。标准排水量12500吨，最高航速26节。以15节航速行驶时，续航距离10000海里。它装有两座三联装279毫米主炮，可发射300公斤重炮弹，射程15海里。另外，它还装有8门150毫米副炮和6门104毫米炮。可以说，任何一艘单独的英国巡洋舰都不是它的敌手。

“报告！柏林来电。”

兰斯多夫赶紧转过身，接过他的副官送来的电报。上面写着：“元首拒绝从波兰撤兵，英法已对德宣战。”这就是说，从这一天起，他的战舰便成为一艘海上袭击舰，其任务是进行破交战，可以随意攻杀英国及其盟国的商船。

兰斯多夫像注射了一剂吗啡，精神大振，急步回到舰桥，下令“全速向南大西洋行驶！”

“斯比上将”号在南大西洋一连转悠了几周，可是连个商船的影儿都没见着。兰斯多夫心里不免有些暗暗着急，莫非这里是海上“荒野”？看来得另换猎场了。

9月30日，“斯比上将”号掉头向西，驶抵巴西的伯南布哥附近水域。舰桥内，兰斯多夫喝了两杯咖啡后，来到舰桥窗口前，透过挡风玻璃向外张望着。

朝阳的余辉之下，蓝天和海洋连为一体，他几乎可以看到远处弯曲的地平线。突然，空中一个小黑点映入他的眼帘，越飞越近。噢，原来是舰载侦察机回来了。

飞机降下高度，晃了晃机翼，然后在舰上指挥员的引导下平稳地滑向舷侧。飞行员打开座舱盖，走下飞机。吊车把飞机吊上了尾甲板。

飞行员兴冲冲地向舰桥跑来，兰斯多夫立刻意识到他一定是发现了目标。

“长官，正西面50海里有一艘向南行驶的货船，航速15节，周围没有其他船只。”

“很好。”兰斯多夫快步冲进了驾驶室，在海图上几笔勾出拦截航线后，下令战列舰全速行进。

很快，“斯比上将”号就看到了目标。这是一艘单独航行的英国多用途货船“克莱门特”号，5051吨。

“克莱门特”号货船的船长远发现逼近的德国舰艇后，当即下令把通讯密码本和其他文件销毁扔进大海。随后，他镇定地指挥全体船员离开船，乘救生艇驶向巴西海岸。

“斯比上将”号朝着货船猛烈炮击，顿时，货船燃油四溢，燃起冲天大火，不一会儿就沉入了大海。

德国海面袭击战的帷幕就此拉开了。在这之后的3个月中，“斯比上将”号竟频频得手，大开杀戒，接连击沉英国9艘商船。穹此同时，“德意志”号战列舰在大西洋上也截杀了3艘英国商船，并于11月中旬返回德国。

雷德尔“海上巡洋战争”这着棋一开局就将了英国一军。

英国海军部立即派遣若干支水面战斗舰编队分赴美洲和南美洲沿岸，搜索反击德国水面军舰。

11月下旬的一天，英国海军司令部接到万吨货船“多里克明星”号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附近拍发的急电：“德国‘斯比上将’号战列舰正朝我船全速驶来！请求紧急支援！”德舰的位置已暴露无遗。

亨利·哈伍德海军准将奉命率领南美巡洋舰分队前往出事水域拦截德舰。“阿哲克斯”号、“亚几里斯”号轻巡洋舰和“埃克塞特”号重巡洋舰浩浩荡荡驶出福克兰群岛。

哈伍德准将冷静地沉思，在浩瀚如烟的大海上搜捕狡猾的德国“斯比上将”号战列舰，犹如大海捞针一般。它现在会在哪儿呢？它的位置暴露后会

作何处置呢？毫无疑问，它必然会转向西行，以躲避英国舰队。而且，求功心切的德国舰艇一定会拿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的拉普拉塔河口开刀，因为那里吞吐量最大，英国商船正云集那里，忙着装运粮食和肉类。

哈伍德准将当机立断，命令“阿哲克斯”号在前，“亚几里斯”号居中，“埃克塞特”号殿后，排成单列，以14节航速向东北方向行驶。

12月13日清晨6时14分，分舰队抵达蒙得维的亚海域。一名了望哨发现距离舰队北面10海里的地方升起缕缕青烟。“埃克塞特”号奉命离队前去侦察。不久，它即拍回报告：“目标为一艘德国袖珍战列舰。”

哈伍德心想：“好小子，我给你来个左右开弓，看你这回往哪儿溜！”

他即下令“埃克塞特”号向西行，绕到战列舰的右舷；“阿哲克斯”号和“亚几里斯”号向东驶，在战列舰的左舷占领有利阵位。这样就可以夹击敌舰，同时迫敌分散火力。

兰斯多夫正在餐厅里细细品味着早点。话筒里突然传来监视哨的惊喊声：“前方发现英国舰队！”

兰斯多夫扔掉刀叉，朝舰桥奔去。他举起望远镜，3艘英国舰艇正向他的两舷驶来。“阿哲克斯”号和“亚几里斯”号英舰距离稍远，其152毫米炮的威胁不大。相比之下，“埃克塞特”号的舷侧重炮火力令人生畏。他立即命令将6门279毫米的前炮全部掉转炮口，集中火力轰击英国这艘重巡洋舰。

一阵猛烈的齐射，炮弹在“埃克塞特”号近舷爆炸。炮塔被炸飞，靠近右舷的鱼雷兵在雨点般的弹片中全部阵亡。但是，“埃克塞特”号尾炮射出的一颗203毫米炮弹也恰好击中德舰的首楼。

这时，“阿哲克斯”号和“亚几里斯”号像雄狮一样朝德舰猛扑过来，炮弹猛泻到“斯比上将”号的主甲板上。德国战列舰上的飞机被击毁，火控系统瘫痪，38毫米厚的装甲舰舷被撕开好几个口子。

“斯比上将”号赶紧调整火力，一门279毫米主炮和一门150毫米副炮转向左舷，迎击两艘英舰。“埃克塞特”号趁机向德舰右舷连射4枚鱼雷。

兰斯多夫左右受敌，被炮弹击中的首楼，黑烟卷着火蛇漫天乱舞。舰的主通道和食品库被炸得一片狼藉，36名官兵丧生，尸首横卧，血水浸泡着碎片烂铁……舰员们神情黯然，已无心恋战。

兰斯多夫匆忙下令施放烟幕，转舵逃跑。它边打边撤，“阿哲克斯”紧追不舍，又朝德舰发射了4枚鱼雷，可自己也中了一弹，主桅被炸断，只得退出战斗。“埃克塞特”号的舰体朝右倾斜，歪歪斜斜地掉头回驶。

这场海上炮战，双方打了个平手。两艘英舰受创，德“斯比上将”号破损严重，已无力再战。哈伍德准将眼瞅着德舰缓缓驶入蒙得维的亚水道，显然，它想去中立国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港躲避。

哈伍德准将决定：停上昼间战斗，跟踪监视敌舰、瞅准机会于夜间接近敌舰干掉它。同时，他命令英国“坎伯兰”号重巡洋舰立即从福克兰群岛赶来。

英国海军部派遣载有60架飞机的“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和装备有6门381毫米大炮的“声望”号战列舰赶到蒙得维的亚助战，封锁拉普拉塔河口，阻击德舰出航大西洋。

德国政府代表和兰斯多夫本人多方与乌拉圭政府交涉，希望能延长在蒙得维的亚港停留的时间。倾向英国的乌拉圭政府断然拒绝了德方的要求，表

示严守国际条约规定，“交战国的舰只在中立国港口停留的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

“斯比上将”号必死无疑。舰员们的情绪骤然恶化，修理工作停止了。兰斯多夫完全绝望了，与其让舰毁于英舰之手，不如自己炸沉它。

12 月 17 日晚，“斯比上将”号不得不离开港口，徐徐地向大海驶去。

兰斯多夫和舰员们放好炸药后，弃舰登上了拖轮。兰斯多夫望着渐渐变小的“斯比上将”号战列舰，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酸楚，设想到这艘为帝国屡立战功，赢得“王牌袭击舰”殊荣的战舰竟会毁在他的手上。他闭上双眼，揪动了起爆按钮。

接连两声惊天动地的巨爆，只见“斯比上将”号舰体猛烈晃动，熊熊烈焰挟裹着浓烟直冲天空，很快吞噬了整个上层建筑，整个舰体。舰艇慢慢下沉，周围的海水翻滚着黑红的浪涛，前呼后拥地扑打到烧得通红滚烫的钢板上。据说大火烧了四天四夜，船体烧得滚烫，两三天都上不去人。

兰斯多夫泪流满面，转过身去。

拖轮载着兰斯多夫和他的舰员们直驶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兰斯多夫原以为阿根廷政府会把他们当作沉船的幸存者，以礼相待。不料，刚一靠岸，他们就被指控偷渡国境而被捕，全数押往一家海军工厂。

19 日晚，夜深人静。兰斯多夫想到自己将要在俘虏营里度过战争，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忍受的。“不成功，毋宁死”，他给德国驻阿根廷大使写了一封诀别信：

“我现在只能以自己的生命来证明第三帝国的战斗人员是准备为国旗的荣誉而牺牲的。炸沉袖珍战列舰‘斯比上将’号的行动，应该由我一个人负责。我非常愉快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洗刷任何可能沾污我们国旗的荣誉的耻辱。我对我的国家与元首的事业和未来，抱着坚定的信念，我将以这样的心情，面对我的命运。”写罢，他便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斯比上将”号的自毁和兰斯多夫的自毙，对雷德尔来讲，如当头一棍。这一噩耗实际上宣告了德国海军巡洋作战理论的破产。

下一步棋，雷德尔该如何走呢？

柏林，德国海军总司令部大楼上卐字旗低垂，门前两个德国哨兵像木头人一样持枪站立，两眼平视，一动不动。

一辆轿车由远而近驶来，嘎然停在门口。邓尼茨钻出车门，急匆匆地踏上石阶。大楼顶层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埃利希·雷德尔海军元帅站在一幅巨大的大西洋地图前，凝视着大不列颠岛国，沉思不语。

他中等个子，身体粗壮，虽已 63 岁，看上去倒还硬朗。他的天庭宽阔，不苟言笑，一副纳粹军人倔强冷酷的典型面孔。

雷德尔聪颖敏锐，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但却是一个孤僻的个人主义者。他不善于和别人周旋，也不喜欢与人争论。他发布命令前从不与任何人商讨，但在希特勒面前却唯唯暗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德国海军的参谋长。尽管在日德兰战场吃了败仗，官场上却是青云直上。1928 年，他登上了海军总司令的宝座后，暗下决心，要建立一支能向英国海上霸主地位进行挑战的德意志大舰队。

1933 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执政。从此，雷德尔便将海军的铁锚牢牢地挂到了这个法西斯元凶的战车上。在希特勒的德国最高统帅部里，只有雷德尔一名海军军官。起初，希特勒格外器重他。但这位元帅不知为何总是尽



可能地躲着希特勒。正因为如此，他没能把海军战略“教”给他的元首。

凡尔赛和约规定，战败的德国只能拥有6艘战列舰、6艘轻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雷德尔无视和约的限制，大刀阔斧地兴建大型战舰。

1939年4月1日，雷德尔晋升为海军主帅。此时，他手下的德国海军已初具规模，分为三个舰队：战列舰队，侦察舰队和潜艇舰队。战列舰队有4艘新式战列舰、3艘袖珍战列舰、5艘重巡洋舰和10艘轻巡洋舰；侦察舰队有8艘巡洋舰、16艘“马次”型驱逐舰和6艘“娄迪尔”型驱逐舰、20艘旧式驱逐舰、8艘小型护航舰、32艘扫雷舰、40艘扫雷艇和20艘鱼雷快艇；潜艇舰队有56艘潜艇。但是这离他与最大的海上强国——英国进行较量的实力相差甚远。而且，其中有许多战列舰和巡洋舰只是上了计划，还没有造好。能够开往大西洋执行任务的仅有两艘袖珍战列舰和23艘潜艇。他万万没想到战争会来得这么快。

“报告！元帅。”

邓尼茨的喊声把雷德尔从沉思中唤醒。他毫无表情地抬头看了看，示意邓尼茨坐下。阿尔布里奇和施尼文德几位海军要员也都不吭气，坐在一边。屋里的气氛很压抑。

邓尼茨非常了解自己的上司。雷德尔从不向下属流露出自己的犹豫，他把忧虑藏于内心深处，只有邓尼茨和他身边极少的几个亲近的人才偶尔可以隐约地觉察到他的心思。

德国军队吞噬波兰后，希特勒盲目认为英国和法国不会因波兰而积极参战。他曾打算并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与英国发生战争。雷德尔元帅更不希望在德国海军羽翼尚不丰满时与英国皇家海军发生冲突。

英国对德宣战的当天中午，在德国威廉港潜艇司令部设在那里的一个指挥部里，无线电通讯队队长，海军上校梅克尔走进作战室，将一份从英国舰船发报电波中截获的电报交给雷德尔，上面写着“全德”的字样。雷德尔瞥了一眼，顿时脸色煞白。这是英国表示对德宣战的密码字。

英德战争就此开始了。雷德尔手里拿着这份电报，在作战室里踱来踱去，完全陷入了沉思。他好像忘了屋里还有别的人，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地说：“我的上帝！这么说，又要和英国打仗了！”

作战室里的所有人都把目光注视着他，屏息静候，屋里安静得连根针落地都能听到。

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突然从沉思中醒悟过来，快步走出作战室，“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约莫过了半小时，雷德尔重新踏进作战室，神态简直判若两人，犹豫彷徨一扫而光，显得异常冷静。

重新恢复了纳粹面孔的雷德尔，环视了一圈下属，一板一眼地说：

“我们面对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一个敌人。但是我们有着一有利之处，那就是我们从历时四年的战争中已经充分地认识了这个敌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拥有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我们本来是可以用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这个敌人的。依据这些经验，我们能够用新型的潜艇部队有效地攻击敌人，迫使敌人下跪。战争将是长期而十分艰巨的，我们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坚定地说：“作为一个军人，我们必须使战争在军

事上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

“知道我叫你来做什么吗？”

雷德尔的问话打断了邓尼茨的思绪。

“我们现在的形势很严峻。英国人对我们实行了极其严密的封锁政策，妄图把德国的贸易往来从海上驱逐出去，阻止德国的一切输入。现在我们的航运几乎要在公海上绝迹。大部分商船在中立国的港口内躲避，有的在中途被阻截时自行凿沉，还有的被英国俘获。可我们有限的战舰又无力与英国皇家海军抗衡来保护它们。”他停顿了一下，沉痛地说：

“你知道，‘斯比上将’号战列舰已经阵亡了。”

邓尼茨早就憋着一股劲，这会儿总算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元帅，你知道，英国的经济和工业，英国人的生存，以及英国同欧洲大陆的敌人进行战争，全都依赖数量庞大的海上输入。海上运输对于他们比对于我们更为重要，至少我们的粮食等农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变被动为主动，把对英国商船的进攻放在优先于其他一切战事的战略地位，因为我们在大陆上的胜败最终也取决于能否消灭这些运输船只。

“但用我们有限的战舰来干，好比以卵击石。虽然它们的行动也牵制了敌人的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击沉敌方的商船。事实证明，潜艇是袭击商船的最有效武器。9月份，我们的U艇击沉英国商船41艘15.3万吨，10月份27艘13.5万吨，11月份21艘5.2万吨，12月份25艘8.1万吨；而我们的潜艇只损失了两艘。”

邓尼茨言谈之中不由得流露出一股得意。说罢，他顺手拿起雷德尔办公桌上的一支铅笔，摆弄着说：“如果我们能越快越多地击沉这些商船，使我们的击沉吨位超过英国商船的建造吨位，那么，英国的生命线就会像它一样……”他话音刚落，只听“咔嚓”一声，铅笔在他手中折为两截。

雷德尔的眉头舒展开来，他用赞赏的目光看了他的下属一眼，“可是我们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潜艇，只有22艘可到大西洋作战。”

“所以，我建议，我们一方面加快建造潜艇的速度，一方面尽可能经济地使用潜艇，这就是：将潜艇派到最易击沉敌方商船的地方去，以及使每艘潜艇和每个出航日能达到最高击沉率。当然，来回航程的长度和距离在此是起着作用的。”邓尼茨不失时机地说。

这次会面，邓尼茨的收获不小，雷德尔终于大开绿灯，允许他在大西洋大展身手，进行一场以潜艇为主的战争。

### 第三章 挪威战中打哑炮

在大西洋海战的第一阶段（1939年9月—1940年3月），邓尼茨主要将德国潜艇部署在北大西洋东部直布罗陀和赫布里底群岛之间进行单艇作战，攻击的重点指向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以西，因为同盟国的大西洋海运航线在此开始汇合。

在1940年以前，德国U艇一直受到地理的限制，就像一战期间德国公海舰队一样，得在靠近基地的海域活动。它们把波罗的海作为训练基地，在北海攻击英国商船队。由于英国在多佛海峡布的雷障，它们不能经这条海峡出去，只有绕行苏格兰北部才能驶抵大西洋。

当时，德国具有远洋能力的潜艇为数不多。只有8艘IX潜艇具有12000英里的续航能力，可以进行远洋作战。18艘潜艇最远可至直布罗陀。其余的U艇则望洋兴叹，只能在北海活动。而且，潜艇得定期回原基地补充食品和燃料等，还有的潜艇需要进行修理，所以同一时间里在作战地区的潜艇很少超过6—8艘，通常是3—5艘，有时甚至更少。U艇在这一阶段，一般都是单独行动，各自为战。

尽管受地理和潜艇性能的限制，德国U艇的战绩还是值得他们大吹大擂的。9月17日，U艇在英国内海布里斯托尔海峡击沉英国皇家海军“勇敢”号航空母舰，之后，“U47”又潜入皇家海军斯卡帕弗洛基地击沉了“皇家橡树”号战列舰。从战争爆发到法国沦陷，德国U艇在北大西洋击沉的商船总数为141艘75万吨。

邓尼茨放出的这些“独狼”，虽然数量不足，但是狠毒有余。它们一丝不苟地奉行邓尼茨的潜艇战原则：尽量又多又快地削减敌人的具有潜在作用的舰船吨位。它们相互竞争击沉商船的吨位数，并且以此为荣，以此论“英雄”。每当U艇返航时，艇员们便在一面面三角旗上书写他们在海上击沉盟军船只的吨位。当潜艇驶入港口时，便从指挥塔上升起这一串串炫耀战功的小旗，在人群和鲜花的欢呼声中耀武扬威地入港。

U艇尤其喜欢截杀那些单独航行或是掉队的商船。它们通常埋伏在商船频繁出没的航线上，即使U艇艇长漏过了一艘商船，他还可以等待另一艘船的出现。

虽然英国海军部严禁商船单独行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战争初期，许多商船仍抱着侥幸心理独自驶离港口。

这些单独行驶的商船为U艇提供了一次次成功的机会。他们形影相吊，孤立无援，就像离群掉队的小羊羔，一旦碰上恶浪般的德国U艇，只能任其宰割，而U艇却不必冒任何危险。英国被击沉的商船，大多是单独航行的商船。

但要碰上有护航队保护的商船队，U艇的经历就要惊险得多了。

德国“U48”潜艇已总共击沉10万吨商船，艇长修尔杰少校因此而第一个获得骑士勋章。

一天，一支有25艘舰船的英国护航运输队驶入“U48”的伏击圈。修尔杰下令对其中两艘货船进行攻击，一只货船当即被鱼雷击沉。

英国护卫驱逐舰立刻展开攻击，皇家海军的“姗达兰”号飞艇径直朝U艇飞扑过来。

修尔杰跳下舰桥，兔子般地蹦到甲板升降口，大喊一声：“潜航！”

潜艇的指挥塔刚没入海水，便传来深水炸弹的爆炸声。震得艇首下栽，屁股翘起，艇员们身不由己地被推向前方。

潜艇还没恢复水平状，驱逐舰的引擎声又由远而近逼来，接着是舰上潜艇探测器碰到 U 艇而弹回的音波声 P—l—N……艇员们紧张得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出，只有默默祷告上帝保佑。

潜艇探测器是英国于 30 年代发明的一种超声波的水下回音装置，相当于德国的“水听器”和美国的“声纳”。但这种装置在离潜艇 900 多米以外就无效了，而且只能对潜艇的距离方位进行探测，探测不出潜艇的深度。但是这种探测器在当时仍不失为是对付德国潜艇的十分有效的仪器。德国潜艇艇员在受训的时候就被告知，“在水下进攻时，至少要与敌舰保持 3000 米的距离，否则，就会被探测出来，继而遭到深水炸弹的攻击”。

艇员们惊魂未定，第二枚炸弹就投下来了，离潜艇更近了。整个潜艇像大地震一样剧烈地摇晃起来，艇内的深度计和通信装置被破坏。

皇家海军驱逐舰大有不找到它誓不罢休的架势，在海面上来来往往，穿梭不停。深水炸弹在 U 艇的前后左右接连爆炸，艇内，陶瓷脸池和厕所的台座被震裂，指挥台的回转针被震断。

修尔杰急令 U 艇沉到海底，关闭柴油推进器和一切发音装置，以减少噪音。

“U48”艇像缩头乌龟一样，在海底静悄悄地坐等到入夜。直到再也听不到英国驱逐舰的引擎声，修尔杰才下令启动噪音较小的电动机，上升到 60 米深的水域。然后，艇员用手操舵，将艇开到安全水域。

修尔杰在那天的航海日记中写道：“我们脱出了重围。”

这些德国 U 艇虽然历经险境，但那表示商船击沉吨位的曲线图上不断上升的箭头，却抵销了它们的恐怖感。它们就像是上了瘾的吸毒者，明知有生命危险，依旧视毒如命。它们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击沉一只又一只的商船，就能使英国早日投降。1940 年 1 月份，U 艇击沉商船 40 艘 111 万吨；2 月份击沉商船 45 艘 17 万吨。正当邓尼茨豢养的“狼崽”在北大西洋神出鬼没、大打出手时，不料，3 月 4 日，希特勒下令 U 艇停止对商船的袭击，前往挪威海域，以援助和保护德国在挪威的登陆作战。

至此，德国 U 艇对英海上补给线的作战中断。

挪威位于欧洲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濒临大西洋，虽然靠近北极，但由于有大西洋暖流经过，沿海气候比较温和，大部分海面冬季不结冰。挪威有斯塔万格、卑尔根、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等港口，还有可成为舰船理想锚地的众多的峡湾。

显然，挪威于德国好比是进入大西洋的咽喉，德军一旦占领了挪威，就可以摆脱囿于北海的“笼子”，进而拿到大西洋入场券。对于德国 U 艇来说，有了挪威的港口作为前进基地，可以大大缩短它们到大西洋的航程。

然而，德国 U 艇在挪威海战中的表现却令希特勒大失所望。在这场海战中，31 艘德国潜艇统共对英国战列舰、巡洋舰和运兵船发起攻击 36 次，却无一次成功。主要原因是鱼雷上的定深装置精确度差，磁性引爆装置失灵，造成发射出的鱼雷不是打下中目标，就是整个一个“哑炮”，连个响都听不到。

4 月 15 日日近黄昏时，在挪威海岸附近游大的“U47”号潜艇，上升到潜望镜的深度寻找猎物。忽然，普里恩发现在这狭窄的海湾海面停着 6 艘大

型运输船，旁边还有几艘驱逐舰，看来英国部队正准备从这里登陆。

普里恩立即下令潜入海底，等夜幕降临时再开火。

艇员们异常兴奋。自从击沉“皇家橡树”战列舰后，他们主要是跟英国商船打交道。这次，“U47”的功劳簿上又要添上光辉的一笔了。

晚上10时，“U47”艇悄悄浮上海面，离运输船和驱逐舰大约700米到1400米的距离，正好在鱼雷攻击射程内，普里恩喃喃说了句：“你们是在劫难逃了。”

4枚鱼雷朝着排列密集的船队直冲过去。艇员们竖起耳朵，静候那熟悉的爆炸声……

奇怪，一点声响都没有，英国船队根本就没有觉察到U艇的存在。

莫非是鱼雷的航路太深了？普里恩下到鱼雷舱里，仔细检查了鱼雷的航深度。之后，他下令发起第二次攻击，几枚鱼雷接连发射出去，深度离水面3—5米不等。好歹有一枚爆炸了，遗憾的是，它是在偏离了航路以后撞上断崖才爆炸的。

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这次攻击不仅失败，还引起了皇家海军驱逐舰的注意。两艘英国驱逐舰掉头朝U艇驶来。

“U47”慌不择路，转身就跑。驱逐舰紧迫不舍。普里恩急令下潜到深水处，关闭所有马达，只听头顶水面上驱逐舰的引擎“隆隆”作响，不停地施放深水炸弹。“U47”的柴油引擎被炸坏。眼看潜艇就要成为“活棺材”了，普里恩沉住气，指挥潜艇一动不动。

驱逐舰攻击了一阵，悻悻然退回去了。

事隔三天，“U47”艇又碰上了皇家海军“威斯派特”号战舰。两艇间只相距800米，普里恩不失时机地下令发射了两枚鱼雷，结果一枚都没打中。英国驱逐舰又匆匆赶来。这次，“U47”艇逃身有术，一看大势不妙，早早地就跑掉了。

艇员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些“窝囊透顶的鱼雷”白白错过了两次机会，功没立成，还差点让他们丢了命。

4月20日，“U47”发现一支向北航行的英国船队。可是，普里恩已经对鱼雷完全丧失了信心，他眼睁睁地看着这支船队渐渐消失在地平线，怏然返回了基地。

邓尼茨闻讯大发雷霆，他拍着桌子冲着普里恩大喊大叫：“为什么不出击？难道你来挪威观风景吗？！”

普里恩哭笑不得地说：“难道让我用木枪来打仗吗？”“这些鱼雷不是哑弹就是‘飞弹’，如果我发射这些只会‘报警’的鱼雷，就会引火烧身！”

德国“U56”艇遇到一支护卫严密的英国舰队，它发射的3枚鱼雷都准确地撞击上“尼尔逊”号军舰，却没有一枚爆炸。艇长兹安少校因此而变得喜怒无常，有些神经质，不久即被解职，调回潜艇学校。

据德国调查委员会分析，在挪威海战中，鱼雷之所以屡屡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主要是由于北方海域蕴藏着大量的矿石。德国海军作战局局长断定，如果挪威作战期间所发射的鱼雷都能精确命中，那么受到攻击的4艘战列舰中至少有1艘、12艘巡洋舰中至少有7艘，10艘驱逐舰中至少有7艘，均应被命中。

最终，挪威落入德军之手。事实上，这只是德国陆军和空军的胜利，对德国海军来讲却是一个大败仗。英国皇家海军将德国的30艘舰船全部歼灭，

其中包括 10 艘驱逐舰。德国舰队只剩下一艘 8 英寸口径大炮的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和 4 艘驱逐舰。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挪威海战作了如下评价：“德国人在和英国海军展开孤注一掷的战斗中，就这样断送了他们自己的海军，从而无法应付即将来临的战争高潮。”

猖獗一时的德国 U 艇毫无建树，反而损失 6 艘潜艇。这场战役下来，他们吃尽了哑巴亏，真有一股有苦说不出的味道。更糟糕的是，邓尼茨潜艇人员的士气和决心受挫，情绪降到了极点，从此一蹶不振。

从 5 月份挪威战役结束到 7 月初，德国潜艇暂停活动，有的回港进行检修和改装，有的发配给了潜艇学校作训练船。整个潜艇部队花了两个月时间，重新装备了触发鱼雷。

1940 年 6 月以前，英国护航运输队中航行的船只损失极少，英国似乎已有一切可能取得保卫大西洋战争的胜利。

可是到了 1940 年夏天，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德国对法战争迅速结束，法国北部地区沦陷于德国之手，从而使德国的海上战略形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崭新而有利的局面。德国因此从一个大陆国家变成了一个大西洋沿岸国。

德国海军占领了比斯开湾，法国的大西洋港口——布雷斯特、圣纳泽尔、拉罗歇尔和洛里昂港都被改建成 U 艇作战基地，使 U 艇抵达大西洋的航程整整缩短了 800 公里。这大大缩短了 U 艇到达作战地区所需的时间，同样也缩短了 U 艇修理和检修所需的时间，弥补了现有潜艇数量的不足，使德国在大西洋西部行动的潜艇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可以说，邓尼茨的潜艇到了英国贸易航线的门槛。

邓尼茨眉开眼笑，忙不迭地把他的潜艇部队司令部一气从威廉港搬到了比斯开湾的洛里昂。只要德国 U 艇通过了比斯开湾，就可以发现自己已身处从英国到非洲角的海上交通线的两翼。英国商船沿该航线将尼日利亚石油和南非的有色金属矿石运入英国。只要德国潜艇再向大西洋深入一点点，就能攻击运送阿根廷肉类和美国小麦的英国商船护航队。

英国皇家海军在对付德国水面舰艇方面堪称“无敌手”，但在反潜战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护航队是英国皇家海军对付德国 U 艇攻击的主要防卫措施，但这只为大西洋生命线提供了部分防卫。由于敦刻尔克撤退期间大量驱逐舰被击沉，担任警戒的军舰在挪威战役中又遭到严重损伤，造成英国护航军舰的不足，因而对 U 艇的直接威胁不大。

用水压引信发射的深水炸弹是皇家海军攻击 U 艇的主要武器。这种炸弹必须在潜艇跟前爆炸时才能折断它的艇身，但是，深水炸弹一般都是根据指挥员对 U 艇位置的估计进行投射，因而误差率较大。

对于经常在夜间出没的 U 艇，潜艇探测器也毫无作用了。德国研究了从法国军舰上缴获的英国潜艇探测器，结果发现这种声纳只能在 400—600 码的距离才能发现水面状态的潜艇。因而，邓尼茨拟定了潜艇新的战术方法，要求 U 艇艇长们主要在夜间从水面状态攻击护航运输队。

在夜间的海面上，驱逐舰很难发现 U 艇低矮的指挥塔，如果打开探照灯，反而会暴露自己的位置。而夜空却可以把油轮和货船高耸的船身清楚地反衬出来，成为 U 艇的活靶子。

邓尼茨提倡的“夜间水上攻击”战术，提高了潜艇的使用效力，使它们

可以借着夜幕这一天然的保护屏障，在大西洋上突袭商船，连连得手。

1940年7月—1941年5月进入大西洋海战的第二阶段——U艇的“黄金时期”。德国潜艇舰队的士气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而大大上升，出现了不少掠杀商船有功的“英雄”。德国参战的20艘潜艇中，两艘击沉了4万多总吨位的敌船，5艘击沉了3万总吨位的敌船，6艘击沉了2—3万总吨位的敌船。其中战果最大的是“U47”号潜艇，它击沉了5577总吨位的敌船。

虽然邓尼茨下达了对英国商船船员“格杀勿论”的命令，但是，有的德国潜艇艇长还是尽量使他们的行为符合人道。袭击商船后，他们或是搭救船员驶往安全港口，或是向英国发电，通知击沉的英国商船的位置。

7月8日，德国“U99”号艇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北海海峡浮出水面，监视哨像一对狼眼来回扫视着海面。

夜空布满了浮云，把星星利月亮遮挡起来，水天之间一片昏暗。

艇长奥托·克里奇默尔少校斜靠在指挥台围栏上，抽出一根雪茄烟点燃，深吸了一大口。他的神情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出海都快一个星期了，怎么连个商船的影儿都没见着？这些英国“约翰牛”到底搞什么名堂？

原来，由于船只的损失和护卫军舰数量的不足，英国海军部改变了护航运输队的航线。根据新航线，英国护卫军舰在西经17度线地区内与由加拿大向英国航行的横渡大西洋的护航运输队会合，并从这里护送到西经8度线。之后，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护航运输队经北叫奇海峡和彭特兰湾向英国东海岸航行；另一部分由驻在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飞机掩护，经北海海峡向格拉斯哥和利物浦航行。

与此同时，由于在哈利法克斯港和谢达巴克托湾等待编入护航运输队的船只过多，海军部决定在哈利法克斯港仅编成快速护航运输队“HX”。慢速运输队自行到克普布雷顿岛的锡德尼，在这里组成代号为“SC”的护航运输队。

“U99”在原伏击圈空等了几天都不见运输队的影子，像只饿狼似的耐不住性子了。今天，它又转悠到北海海峡来碰运气。

突然，了望哨向奥托低声报告：“有情况！”

奥托扔掉了雪茄，举起双筒望远镜。果然，远处地平线上，一支英国护航运输队分作两行，正在3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向西行驶。

奥托命令“U99”号潜艇全速行进，两小时后赶到了护航运输队的前面，占据了阵位。奥托命令U艇下潜到潜望镜深度，等候船队的到来。

“嗡嗡嗡……”，一艘驱逐舰迎面驶来，紧接着，商船队分左右两翼，驶到了U艇的上方。这时，“U99”已在船队的中间，只要鱼雷射出，90度扇面以内都是极好的目标。

“嗖嗖”，两枚鱼雷飞出发射管。可海面上风平浪静，一丝声响也没有。奥托的眼珠子瞪得溜圆，气得直冒蓝烟，“真晦气！又是他妈的哑弹。”

他贼心不死，下令尾发射管发射鱼雷，目标是一艘大货船。这次勉强击中了目标，可潜艇本身也暴露了；一艘驱逐舰掉头朝“U99”冲来。

奥托下令：“停止战斗，紧急下潜！”

潜艇刚下潜到45米处，四周就响起一片深水炸弹的爆炸声，潜艇被震动得猛烈摇晃起来。一颗深水炸弹在近舷爆炸，艇内氧气补给中断，奥托命令艇员躺倒，以减少氧气消耗，同时戴上呼吸罩。这种呼吸罩在一段时间内可

以通过一种化学碱净化艇内污浊的空气。

坐沉 100 多米的海底深处，连续 6 个小时纹丝不动，艇内环境越来越恶化。厕所冲水后粪便漂起来，臭气熏天。艇员们又都改用马桶，可是这样一来，各舱内的空气更加恶化。英国舰艇连续攻击了两个多小时，接二连三的爆炸把艇体晃得东倒西歪。马桶大多都被掀翻，屎尿横流，四处飞溅。往日不可一世的 U 艇整个成了个下水道堵塞的公共厕所，臭得简直令人窒息。

12 个小时过去了。艇内空气的二氧化碳含量在迅速上升，有的艇员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英国舰艇声纳发出的 PING—pING 声和螺旋桨的轰鸣声交织到一起，令人心惊胆战。艇员们仿佛预感到死神就要来临。

又过了两个小时，驱逐舰的螺旋桨发出的轰鸣声渐渐远去，U 艇慢慢恢复了平衡。奥托大松了一口气，浑身已被汗水浸个透湿。

9 日凌晨，“U99”号艇在海底苦捱了 18 个小时之后急冲冲地钻出了水面。艇员们争先恐后地钻出升降口盖，歪七竖八地躺倒在湿淋淋的甲板上，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夹杂着海水咸味的空气，好像要把满腔的晦气都倾倒出来似的。

真是狼改不了吃羊的本性。就这副狼狈样，“U99”在返航的途中还接连吃掉了希腊、苏联和英国的 3 艘货船。

洛里昂基地码头，鲜花摇曳，鼓号齐鸣。奥托的嘴都乐得闭不拢，他已被邓尼茨捧成继普里恩后的第二个潜艇英雄。

可是，邓尼茨的眉宇间却流露出一丝愁容。奥托这一仗已经暴露了单艇作战的弱点。首先，单艘潜艇在大洋上难于搜索和发现英国护航运输队；其次，单艘潜艇难以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护航军舰相抗衡。“U99”号潜艇倒是发现了护航运输队，可是，它只击沉了一艘商船，就被护航军舰追得东躲西藏，险些丢了小命。

看来采用潜艇群战术势在必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邓尼茨就曾萌发过这一想法，但是，当时实施“狼群战术”的条件尚不具备。一是无线电通讯水平低。潜艇之间，潜艇与司令部之间，不能迅速沟通联络，组织有效的配合；二是潜艇数量不够，在某一海区不可能同时部署几艘潜艇活动。

在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而不得建造潜艇期间，邓尼茨用水面鱼雷快艇作实验，演练了替艇群战术。结果证明，如果在一个海区部署一个潜艇链，就可以在广袤浩瀚的海洋增大与护航运输队的遭遇概率；分散敌防潜警戒兵力；实施连续突击。

第二天，邓尼茨在法国洛里昂的德国潜艇舰队司令部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艇长们到齐后，邓尼茨拉开墙壁上的帷幕，露出标有敌方舰船动向的地图。

“自从我们占领法国后，英国护航队已避开比斯开湾，改走爱尔兰北部海域。我们不妨来个将计就计，组成‘南方潜艇群’，把潜艇配置在英伦三岛附近，待机出动。”

接着，他拿起指挥棒，在图上边比划边说：“待机队形有三种：排成一队来回搜索某片水域；组成一条固定的巡逻线，各艇间距约 25 海里；根据艇数布成一个或大或小的长方形，封死一片水域，每艘艇负责一块水面。”

艇长们点头表示赞同，“早该这样干了！”有的说，“这下，我们不必再孤军奋战了。”

“不过，这潜艇群由谁统一指挥呢？”“U47”艇长普里恩问。



邓尼茨笑了，他说：“这盘棋当然由我掌握了。你们好比棋盘上的棋子，随时把你们的位置和发现的护航队的位置报告给我，由我来调兵遣将，组织攻击。必要的时候，我会指定某一位艇长为现场指挥官。”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潜艇群战术，邓尼茨打了个比方：“诸位听说过阿尔卑斯山的狼吗？它们通常分开觅食，一旦有谁发现了羊群，它并不急于攻击，而是一面盯住羊群，一面唤来同伴，然后选择最佳时机群起而攻之。因而，用‘狼群战术’来形容我们的潜艇群战术，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经此一点拨，艇长们茅塞顿开，都兴奋起来。个个磨拳擦掌，大有一副跃跃欲试的劲头。有的说：“这下，我们的潜艇可就不仅是‘刺’英军几下子，而是攥成拳头，狠狠打击英国船队了。”

邓尼茨又不失时机地补充了一句：“再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元首已下令：为了对英国周围的各岛展开全面封锁，U艇艇长有权击沉中立国的船舶。”

艇长们高兴地欢呼起来，他们很清楚，这一道令意味着希特勒彻底给U艇松了绑，从此，它们不必再受战时追捕船只规定的束缚，只要是“羊”就可以放口大吃，而不必再管它是谁家的“羊”。

## 第四章 山姆大叔伸援手

1940年9月以后，邓尼茨放出的“狼群”在北海海峡附近海域大施淫威，卷起了一阵又一阵袭击商船的浪潮。9月20—22日，HX—72护航队遭到德国5艘U艇的攻击，11艘船被击沉，2艘被击伤。刚组成的第一支SC护航队也未能逃脱“狼群”的魔掌。

10月16日夜里，一轮弯月在云中穿梭，时隐时现。空旷无垠的大海笼罩在夜幕下，显得更为幽深叵测。英国SC—7护航运输队的35艘商船在罗克尔岛西北洋面上蹒跚东行。远远望去，只见波涛中30多个黑点上下颠簸，缓缓而行。有3个更小的黑点在它们的前方和两翼追前跑后地照护着，就像牧羊犬守护着羊群一般。

绝大多数船员和护卫舰的水兵们都已进入梦乡。连续几天的飘泊和对德国U艇的提防已使他们疲惫到了极点。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德国“U48”号潜艇早在上午就发现了他们的船队，并通报给德国潜艇司令部情报室。

情报室里挂满标明潮汐状况和天气状况的图表。邓尼茨接到“U48”艇的报告后，喜出望外，立即在图上标出SC—7护航队的位置、航向、航速、船数和护航兵力，随即命令无线电通讯兵通知“U38”号艇、“U46”号艇、“U99”号艇、“U100”号艇、“U101”号艇和“U123”号艇迅速赶赴作战水域，围歼英国船队。

“U48”号艇艇长布莱克劳特少校求功心切，不等伙伴们赶到，就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靠近商船，眼前出现的3个目标彼此重叠。他暗暗叫好：“啊哈，这下闭着眼睛都能打中。”他下令：

“一号管发射！”

两枚鱼雷如离弦之箭，直朝百米外的目标扑去。接着，U艇就掉头撤离。

“轰轰”两声巨响打破寂静的海空。一艘油轮起火，把夜空照得通亮；一艘货船中雷，浓烟卷着火焰舔食着夜空，堆积在舱面的货物被震得全部抛落到水中。顷刻间，两艘船便沉入水底。

船队像炸了群的羊，惊恐得四处奔逃。惊醒的护卫舰在海面四处搜索，寻找攻击者。忽然，一艘护卫舰捕捉到“U48”艇向司令部报告战况的无线电信号。不等U艇潜到水下，就怒气冲冲地朝它追来。

“U48”慌忙紧急下潜，水听器里传来护卫舰螺旋桨可怕的噪音。深水炸弹接二连三地在它的上方海水里爆炸。此时，“U48”已潜到200米的深水处，而深水炸弹的爆炸深度只有120米，因而有惊无险。

待英国船队认为U艇已被赶跑，恢复队形，继续向前行驶后，“U48”像只贪婪的大灰狼，又恋恋不舍地跟在船队的后面，等候“狼群”的到来。

17日黄昏，“狼”们先后抵达作战区域，张开了血盆大口。“U99”号艇溜到船队中间；“U46”和“U123”等4艘潜艇分头从船队的两翼包抄，准备左右夹击；“U48”号艇则紧咬着船队的尾部。

“U46”号艇找到猎物，率先发射了两枚鱼雷，瑞典货船“康瓦拉里亚”号不幸命中，船朝一边大倾斜。船员们幸运的，跳到两条救生艇里，不幸的，在海水里挣扎呼救。护航舰在海面上来回穿梭搜索潜艇，可惜，当时舰上还没有装备雷达，监视哨的肉眼无法透过夜幕发现这群行踪诡秘的“野狼”。而这群“狼”却可以随心所欲，在船队中时而潜入水下，躲避军舰的搜索和

攻击；时而浮出水面，对毫无抵抗力的商船大打出手。

这几艘 U 艇像一群饿狼分食到手的猎物一般，一拥而上，四处下手。

“U123”号艇趁乱击沉了两艘装运木材和钢锭的货船。

“U48”艇的奥托指挥鱼雷手瞄准“阿塞里安”号，发射了一枚鱼雷。奇怪的是，“阿塞里安”号货船安然无恙，它后面的一艘大货船却被击中，仅 20 秒钟便从水面上消失。

其他 U 艇也都饿狼扑食般地向船队发起猛攻。满载着铁砂石的英国货船“克里科克”号一头栽进海底；一艘大货船喷涌着蒸汽掉了队……护卫舰面对众多 U 艇的攻击，东窜西扑，疲于奔命。

随着连绵不断的爆炸声，一艘接一艘的商船从海面上消失，水面上遍布各种物品、船体的碎片、尸体。点点片片的燃油像鬼火般在海面上飘浮散开。

这次潜艇群袭击商船队的战斗，英国船队先后有 20 艘商船被击沉，只有 15 艘商船逃离狼口，安全驶抵目的港口。德国 7 艘潜艇无一损伤。

德国潜艇战术的变化，使英国皇家海军措手不及，猝不及防。英国商船的损失骤然上升。到 1940 年 9 月，德国潜艇群击沉商船数上升到 59 艘，总吨位达 295335 吨；10 月份上升到 63 艘，总吨位达 352407 吨。

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他的《海战》一书中，对德国“狼群战术”的初期使用做了如下评价：“敌人采用了一种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进攻方式，而我们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没有做好抵御它的准备。”

德国潜艇在大西洋展开的袭击舰船的吨位战动摇了英国海上强国的地位。英国商船从尼日利亚、南非等英属殖民地，从美国，从加拿大……运出的成千上万吨的货物，往往还在途中就沉入了大海。

商船的损失、航线的绕远及运输日期的增加，导致英国的进口锐减，每星期各种货物的输入量从 120 多万吨（不含石油）骤减到 75—80 万吨。每月石油的进口减少了一半，只能满足英国 2/3 的需求量。更危险的是，德国潜艇攻击商船的月吨位数已远远超过英国新建的船舶吨位。

丘吉尔惊呼：“我是多么愿意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来替代这些用图表、曲线和统计数字表明的难以捉摸、难以估量的危险啊！”

英国大不列颠舰队司令坎宁安勋爵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入侵英国证明为不可能时，邓尼茨却看到了能使这个国家屈服的唯一途径。他实施他的慢性绞杀的战略——击沉我方商船——是十分冷酷无情的。他始终看得很清楚，大西洋是唯一能使德国获胜的战场。”“卡尔·邓尼茨可能是英国自罗退耳以来所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

已于 1940 年 5 月接替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焦急万分，频频向美国发出求援的信号。他经常以“一个前海军人员”的名义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之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他在信中常常把英国的局势和由此对美国造成的后果描绘得黯淡阴郁，以使用这种方法使罗斯福同意并说服美国人民和国会转而赞成给英国以战争援助。

7 月底，丘吉尔致信罗斯福总统，详述了英国海战的危境后说：“现在已到了极其急迫的时候，请你让我们获得我们以前所要求的驱逐舰、汽艇和飞艇。

“我深信，现在你已洞悉我们的情形，一定会竭尽所能，立即给我们送来 50 艘或 60 艘你们最旧的驱逐舰。我们能够非常迅速地给它们装上潜艇探测器，以便在西部航道上用来对付潜艇，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比较新的和炮火

较好的舰只部署在英吉利海峡抵抗敌人的入侵。总统先生，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我深信，你将不会让我们因为缺少这些驱逐舰而难以渡过战争的难关。”

三天之后，又一封急电飞向华盛顿。为了换取美国的 50 艘陈旧的驱逐舰，丘吉尔甚至提出将英国在大西洋西部的 8 个海空军基地——纽芬兰、安提瓜、百慕大、圣卢西亚、巴哈马群岛、特立尼达、牙买加和英属圭亚那一一租给美国，租期为 99 年。

毫无疑问，这笔交易对美国非常有利。这些一次大战结束后不久建造的驱逐舰既陈旧又效能低劣，而英国租让的这些基地，每一个都抵得上一个舰队。它们像一条锁链拱卫着北美和中美洲，对于保障巴拿马运河和美国大西洋海岸的防御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一向以保守和精明而著称的英国人居然提出如此下策，可见，他们已到了不得不以租让领土来保卫祖国的地步。丘吉尔的来电使罗斯福深切感到英国处境的严峻性，显然，不到万不得已，任何国家都不会愿意进行这种不等价的交易。

但是，罗斯福要满足他的要求，必须说服国会，赢得美国舆论对这一行为的支持，因为向交战国英国交付 50 艘驱逐舰，是美国的一种露骨的非中立行为，这与当时美国人民不愿卷入战争的愿望是相悖的。

可这却不是短期内能轻易做到的。在战火远离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民普遍表示他们不愿再次陷入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陷入过的那种骑虎难下的困境。他们希望在这场战争中完全保持中立。在美国国会中，孤立主义还占着上风。他们对英国一直企图把美国排斥在欧洲事务之外耿耿于怀，认为辽阔的大西洋足以成为新旧大陆间的屏障。

这种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使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忧心忡忡。虽然他肌体残疾，却有一个十分健全的大脑，他很清楚，对已被削弱了的、但英勇抗敌的英国进行支援，有助于增强美国国防力量。英国的危境已不容再等待了。

美国绝不能见死不救。似乎总统已没有耐心或者是认为已没有时间再对国会费口舌了。他以非凡的勇气冲破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重重限制，顶着国会的巨大压力，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将这些驱逐舰转让给英国。他断定，希特勒将宁愿假装看不见美国给予英国的巨大援助，也不愿向美国宣战。

1940 年 7 月 24 日，罗斯福总统、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决定缔结一项关于用美国驱逐舰交换英国在美洲的若干基地，并将这些基地改为美国海军基地的协定。9 月 2 日，美英两国就此正式达成协议。

9 月 6 日，英国海军人员在哈利法克斯港接收了第一批 8 艘驱逐舰。到 1941 年 4 月 10 日，除了 50 艘驱逐舰之外，美国还向英国皇家海军提供了 10 艘长为 76 米的海岸警卫艇。

英国人下仅得到了急需的战争武器，更重要的是，自法国沦陷后，一直孤立无援、背水一战的英国重新获得了新的盟友美国。

美英签定协议的消息传到德国，引起了柏林极大的不安。对希特勒来讲，真好比是当头一棍。这些陈旧的驱逐舰用来进行大规模的水面作战也许不堪一击，可装上声纳后用来对付小小的德国潜艇，还是绰绰有余的。无疑，这些驱逐舰将会在英国护交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更令他不能容忍的是，美国

的这一举动表明，美国已从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公开地站在了英国一边，并且随时都有参战的可能。

这是希特勒最不希望看到的。在战争的头两年中，德国对美政策的中心就是，千方百计地支持美国孤立主义者，使美国不卷入战争。

希特勒十分明白，只要美国由罗斯福总统领导一天，他的征服世界、与意大利和日本瓜分地球的计划就一天不得实现。他私下多次表示，早晚要对付美国，而且要“狠狠地”对付。但是目前只能对付一个国家，分而治之，这是他的战略迄今得到成功的秘诀。

因而，当雷德尔获悉美国签定了这项协议，气急败坏地要求把自己的潜艇派往美国的领海去进行报复时，希特勒阴沉着脸，一字一句地说：“不，我们迟早要对付罗斯福那个瘸子的，但不是现在。”

说罢，希特勒走到办公桌旁，伸出右手转动地球仪，指着上面的英国和苏联说：“我们只有在打败英国和苏联之后才能这么做。到那时候，德国将与日本和意大利联手收拾暴发户美国人。”

不过，话虽这么说，希特勒多少还是有些不甘心的。9月6日，他批准雷德尔使用潜艇同英国商船“进行最残酷的战争”。这就意味着将以前有关实施潜艇战争的一切限制全盘废除，某些美国商船可能被“偶然地”击沉。

11月5日美国举行总统选举，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丘吉尔欣喜万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新上台的人能够具有或在短期内取得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知识和经验。谁也没有他那样的指挥才能。我个人和他的关系，是经我极其小心谨慎地建立起来的，而且似已达到了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程度，在我的全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要结束这种慢慢建立起来的友谊，要中断我们正在进行的种种商谈，去同一个在思想状况和个性上都陌生的人重新谈起，这对于我不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

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深厚的私人友情，为两国间的友谊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走到一起不仅是由于政策的需要，而已也是由于相互钦佩。有一次，罗斯福给丘吉尔打电报说：“和你处在同一个年代是“一件乐事。”丘吉尔说，罗斯福的活泼性格好比打开了一瓶香槟酒。

大选之后，罗斯福登上“塔斯卡卢萨”号巡洋舰前往加勒比海度假。加勒比海碧波闪耀，湛蓝的天空飘浮着几朵白云，大海和蓝天都显得十分平静，偶尔有几只海鸟从头顶掠过，像打招呼似地啼叫几声。

“塔斯卡卢萨”号巡洋舰摇篮股地在大海的怀抱里轻轻地荡漾。刚刚摆脱国内激烈竞选的罗斯福躺在前甲板的躺椅上，微闭双眼。不了解内情的人以为他正在休息，实际上，两天来他的大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他正在为丘吉尔的来信伤神。

60艘护卫舰艇真是“杯水车薪”，不足以拯救英国。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后，丘吉尔不失时机争取美国的进一步援助。12月8日，他给度假的罗斯福写了一封“我一生中写过的最重要的信件之一”。他在信中要求：用美国军舰保护英国护航队；把美国的领海扩展到欧洲半球，大大地向东扩大美国在大西洋的海洋控制；进口美国建造的商船，以补充英国商船的损失；提供战斗机和大量的战争物资。

在信的结尾，丘吉尔坦率承认英国手头的现款不足20亿美元，而偿付美国的援助则需要讨款50亿。因而，他请求罗斯福不要坚持要英国马上付款。

罗斯福翻来覆去地看着这封来信，深深感受到了丘吉尔近乎哭腔的哀

叹：“英国奶牛的乳房已经变成干瘪的布袋，即便翻过来，也抖落不出什么东西了。”“如果英国在这场斗争的高峰中被剥夺它全部可以出售的财产，以致在我们用鲜血拯救了文明替美国争取了充分武装以防不测的时间之后，自己却一贫如洗，这种结果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是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就向英国提供了巨大的战争物资贷款及其他现金贷款。美国的利益同英国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如果英国失败，对美国来说，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战略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到那时候，陷入孤立境地被动挨打的将是美国而不是英国。

怎么办？突然，他那富有想象力的大脑闪现出一个英明绝妙的主意：“何不对英国需要的补给品和装备实行出租或者出借呢？！”

罗斯福晒得黝黑的面孔绽开了笑容，冲着身边的人快活地喊道：“回去！”巡洋舰仿佛也振作起来，载着总统迅速向美国海岸急驶而去。

12月17日，各路记者云集白宫，罗斯福用浅显易懂的比喻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个空前重大的决定——他的租借法案计划。他笑容可掬地说：“假如我邻居的房子着火，我有一条浇花用的四五百英尺长的软管。如果他能用我的软管接在他家的消火栓上，我可能帮助他把火扑灭。现在我该怎么做呢？在他借软管之前我不说：‘邻居，我花15美元买的这条浇花用的软管，你得付给我15美元。’不！我们进行的交易是什么？我不要15美元，我要的是在火灾扑灭之后，收回我的软管。”

最后，他宣布，“我打算消除美元符号。”一语道破：今后决定美国武器去向的不是美元而是美国的国防。

总统深信，只要向美国人民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一定会赢得美国人民对他的支持。

12月29日，罗斯福通过广播向美国人民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炉边谈话”。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聚集在收音机旁，倾听他那兄长般和蔼可亲的声音：

“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我们不能爬上床去，用被子蒙住头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所有美洲的国家都将生活在纳粹的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 1941年1月10日，一个无名的众议员向国会提交了题为《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的租借法案。一些明眼人戏称，“它听起来像罗斯福式的概念”。

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就这项法案展开的辩论异常激烈，远远超出了国会的范围。无论是反对派还是赞成派都意识到，如果批准这项法案，就将意味着美国已经从一个慎重的中立国变成一个活跃的非交战国。

以“美国第一委员会”为代表的反对派到处演说，散发传单，在全国各地的电台广告和报纸上发表声明制造声势。成吨的信件雪片般地送到国会，一些好斗分子甚至赖在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里静坐不走。

曾为美国飞行英雄的查尔斯·林白上校竟然也听信了纳粹的宣传，作为反对派的主要作证人，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指责英国要求美国支援是“为了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同英国分摊这场战争的失败”，声称美国应该用它的武器进行自卫。参议员惠勒甚至把罗斯福的三国联盟对外政策说成“将毁灭1/4的美国青年”。

总统气得脸色发青，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说：“在我这一代人中，这真算是社会生活中最腐朽的言论了。请直接引用我这句话。”他还公开谴责林白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和姑息者，之后，陆军部撤消了林白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后备役的上校军衔。

但是，罗斯福的“炉边谈话”还是在绝大多数美国人民中间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他们支持总统抛弃中立国的立场，尽一切力量来援助英国。曾与罗斯福竞选过总统而失败的参议员温德尔·威尔基举双手赞成这项法案。一些心怀敌意的人援引他在竞选中曾攻击罗斯福“试图把美国母亲们的孩子派到国外去打仗”的话来回敬他，嘲笑他出尔反尔。威尔基反驳说：“我曾想竭尽全力击败富兰克林·罗斯福。我也曾设法不手软。结果他却当选了总统。现在他是我的总统了。”他的话打动了在座的每一个人，全场爆发出一片掌声。

正当美国国会就租借法案争论不休的时候，希特勒于1941年1月30日在柏林发表演说宣称：“到春季，我们将在海洋中展开潜艇战，而且他们（英国）将会认识到，我们并没有睡大觉。”

德国潜艇的数目不断迅速增加。在1941年的第一季度，每月生产10艘新潜艇，以后增加到每月生产18艘潜艇。潜艇的型号和性能也都改进了，大致有两种：一种是500吨型潜艇，巡航航程为11000海里；一种为740吨型潜艇，巡航航程达15000海里。

迄今为止，邓尼茨的潜艇战总算得到元首的首肯，他真有些受宠若惊喜不自胜的感觉。他暗暗思忖，如今潜艇战已成为现实，何不趁热打铁向元首要飞机，为潜艇舰队配备航空侦察兵力。

邓尼茨申请飞机的备忘录连连通过雷德尔元帅和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约尔德将军两道关，火速递到了希特勒的手里。这次，希特勒欣然同意，并在他的空军司令打猎未归时亲自将一队“桑德尔”式远程轰炸机调配给邓尼茨。

德国U艇由于艇体低，即使从最高的指挥塔上了望，可视距离也很有限，可是有了飞机就如虎添翼。在辽阔海面上空的飞机老早就可以发现敌目标，并引导潜艇到目标附近进行攻击。

这对已饱受德国潜艇之苦的英国商船来讲，真好比“雪上加霜”。这些远程飞机可以飞抵德国潜艇所不及的远洋上空，远远地就可以俯瞰到英国庞大的运输船队。它们要么从空中对船队进行狂轰滥炸，要么把船队方位于知待机而动的潜艇，进行截击。

与此同时，英国海军部下令扩充并重新部署空军海防总队，采取了海军与空军协同反潜作战的战术。当时，英国皇家海军还没有自己的航空兵，于是由英国空军总部成立了海岸轰炸航空队，计划到1941年6月该队增加到15个中队约220架飞机，其中包括英国“山达兰”式飞机和57架美国“卡塔利纳”式巡逻机。该航空队于1940年12月4日编入英国海岸司令部。1941年4月15日，该队转属英国海军部，并改组为海军航空兵。

为了帮助英国，17名美国海军飞行员被秘密派往英国海岸司令部空军中队。他们名为“顾问”，实为驾驶美制PBY“卡塔利纳”式巡逻机的飞行员。

这些飞机成为英国护卫船队的得力助手，给U艇造成极大的威胁。它们一旦发现德国U艇，立即通知护航船队改变航线；同时向U艇发起攻击，投放深水炸弹。

德国U艇碰上英国飞机，就像猫见了老鼠，一个劲地往水里钻。即便侥幸

幸脱险了，待它们钻出水面时，船队早已不知去向了。还有几次，当它们听到同伴的呼唤赶到时，却连船队的影儿都不见了，连连扑空。

英国的反潜技术在对付 U 艇的夜间战方面也初露锋芒。1941 年 1 月，英国部分海军护卫舰和海岸航空队的飞机上安装了一种操作简便的雷达。护卫舰上还装备了新研制的无线电方位测定装置，它能捕捉到 U 艇发出的电波，并据此来判断 U 艇的位置。这样一来，护卫舰不再是“夜盲”了，即使在夜晚也能发现 U 艇，进行攻击。

3 月 5 日黄昏，德国潜艇司令部获得一份情报：一支编号为 OB293 的英国护航队正从赫布里底群岛驶往英国本上。邓尼茨立即命令已在冰岛、法尔俄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一带海域活动的“U47”、“U70”、“U95”、“U99”、“U100”、“U110”等 7 艘潜艇急速赶赴冰岛以南海域进行截击。

3 月 6 日，“U47”号艇首先发现了目标。50 多艘英国运输船在“黑獾”号，“志愿者”号等 5 艘驱逐舰和“哈德兰基”号等 2 艘护卫舰的保护下，正向西北姗姗而行。

“U47”号艇长普里恩向司令部报告情况后，便悄悄向船队接近，寻找猎物下手。突然，英国“黑獾”号驱逐舰朝它冲过来，没等普里恩转过弯儿来，一颗深水炸弹已落下来。一声闷响，U 艇的推进器被炸坏。普里恩赶紧下令：“紧急下潜！”

不幸已晚矣。失灵了的推进器转轴发出“嘎轧嘎轧”的声音，正好被驱逐舰的水下测音仪捕捉。驱逐舰测定“U47”的准确位置后，向目标投下雨点般的新型深水炸弹。顷刻之间，普里恩和他的艇员们便全部葬身鱼腹。水面上浮起一片片油迹和各种碎片。这艘号称“斯卡帕弗洛的公牛”的王牌潜艇曾击沉 28 艘 16 万吨商船，给邓尼茨脸面抹过不少光彩。谁曾想到，这一仗一弹未发便沉入海底。德国最高司令部直到 5 月才发表了袭击斯卡帕弗洛港的英雄普里恩的死讯。

“U47”的沉没似乎是个不祥之兆。没隔几天，“U99”和“U100”也都步它后尘。

3 月 17 日，德国“狼群”又盯上了英国 HX—112 护航运输队。

护航运输队指挥官预料这伙“狼群”会在入夜后展开激烈的攻击。他立即调整护航群部署，加强了编队前方和侧翼的警戒。

不出所料，天色尚未全黑，“U99”号艇就急不可待地以水下状态朝船队接近。没蠕动一会儿就被英国“志愿者”号驱逐舰发现，“U99”夺路而逃，驱逐舰像牧羊狗追狼似的紧追不舍，一直追击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入夜才罢休。

“U99”号艇迄今已击沉 44 艘 266629 吨商船，战绩居德国潜艇之首。它杀“船”成性，不甘失败，夜幕降临后，它又和其他“浪”一起，向护航运输队逼近。多数潜艇都被警戒舰逐入水中，不敢轻易浮出水面。

22 时，“沃克”号把一艘潜艇赶出老远后，刚返回警戒阵位约摸 6 分钟，它的另一侧发出耀眼的火光，随后传来一声巨响，一艘运输船被击中。受灾船的冲天火焰唤回了其他驱逐舰。

原来是“U99”号潜艇从侧后突破警戒幕，藏到运输船之间，时而水面状态，时而潜望状态，与运输队保持同向同速航行，因而未被发现，它占领了极为有利的发射阵位，这些商船既是它的猎物，也是它的挡箭牌。“U99”可以随时啃咬它们，而驱逐舰却怕伤了其他商船而无法下手。“U99”趁乱又先



后击沉 6 艘运输船，它的鱼雷也用完了。

“U70”号潜艇趁英国警戒舰归队的空档，溜到运输队前方重新占领了攻击阵位，发现已被“U99”击伤的“捷列维金”号油船，另一艘油船正在营救该油船的船员。“U70”进行了攻击，“捷列维金”号油船又被一雷命中，顿时变成一座海上火山，成为“火人”的船员纷纷跳入海中。

营救油船愤怒至极，像只被逼急了的兔子急剧转向“U70”，加大马力朝它撞去。“U70”号艇大惊失措，眼看着庞大的油船拦腰撞来。被撞成重伤的“U70”号刚下潜到潜望镜深度，两艘驱逐舰已匆匆赶来，几枚深水炸弹炸断了U艇的舰桥，整个艇身七扭八歪，几乎散了架，艇员们纷纷弃艇逃命，“U70”号艇再也没露头。

“文诺克”号和指挥舰“沃克”号两艘驱逐舰正准备返回护航队，忽然，“文诺克”号的声纳又在附近捕捉到目标的信号。“沃克”号指挥官当即下令“文诺克”号前去辨别。

“文诺克”全速驶向目标地点，当它确认该目标是潜艇后，随即发起攻击，从舰尾投下 6 枚深水炸弹。不一会儿，潜艇浮起不动了，原来是弹尽返航的“U99”号艇撞到了英国驱逐舰的枪口上。猖獗一时的艇长奥托和他的艇员如数被英舰生擒。

与此同时，“U100”号潜艇也遭到其他英国驱逐舰的攻击。在它炸伤不得不浮上海面时，不料竟与英国一艘巡洋舰撞了个满怀，正在潜艇舰桥上的谢普克艇长当即被撞死，其他艇员也随“U100”艇沉入了海底。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邓尼茨痛失 3 个王牌潜艇艇长，他百思不得其解，德国U艇艇长们也都叫苦不迭：“奇怪，怎么英国护航运输队的嗅觉和视力好像都变灵敏了似的？”“这些温顺迟钝的‘羊羔’什么时候变成机敏过人的‘兔子，了？”

## 第五章 围歼德舰“俾斯麦”

美国国会经过两个月的激烈辩论，终于在3月11日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租借法案。从此，武器弹药、军舰、坦克等军火和各种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最初的拨款为70亿美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总共向盟国提供了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物资。

当然，受益最大的就属英国了。租借法案通过后，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人民的斗志，人们的神情开朗了许多。伦敦到处飘扬着美国国旗，美国人成了最受欢迎的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伦敦市民向他们友好地做出“V”字手势。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满怀感激之情地写道：“这是任何国家历史上最好的行为。”“法案一经国会通过，就马上改变了整个局面。它使我们能够通过协定而无拘无束地为我们一切的需要制定包罗万象的长期计划。没有规定偿付的条款，甚至连以美元或英镑计算的正式帐目也没有。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全是借的或租借的。”

美国总统罗斯福高兴地宣称：“这项决议是我国自安自慰态度的结束，是曾迫使我们同独裁者走在一起的政策的结果，是暴政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妥协政策的结束。”

租借法案使美国向英国伸出了援助之手，从此，美国开始步入通向战争之路。

从此以后，美国对英国的援助不只限于物资供应，罗斯福将依据他作为三军统帅所享有的，以及美国宪法所赋予他的各项权力对英国进行武装援助。他决意不容许德国潜艇到美国海岸附近耀武扬威，并且要确保他运送给下列颠的军火至少要运过运输途中的一半路程。

实际上，早在1941年1月29日—3月27日美英两国参谋部之间就在华盛顿举行了秘密谈判，签订了有名的ABC—1协定，即“参谋部之间的协定”。这项协定规定了英美两国战时合作的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规定，不论美国是否参战，必须立即对英国在北大西洋的护航运输队实施护航。

1941年2月1日，美国正式建立大西洋舰队，舰队司令为金海军上将。罗斯福下令把美国的安全巡逻海域向东扩展到大西洋西经26度，离美国海岸达2300多海里，离欧洲里斯本只有740海里，从而把包括格陵兰和亚速尔群岛在内的半个北大西洋都置于美国海军的保护伞下。

在这片海域里，英美两国海军密切协同，互通情报。美国舰艇利用中立国舰只不受攻击的掩护，常常事先侦察英国船队必经的海面，一旦发现德国潜艇的行踪，便咬住它，不断向英国海军通报德潜艇的位置。英国海军便可以据此改变船队的航线，避开敌潜艇。

美国大西洋舰队承担起对往返于美国和冰岛之间的“美国船只和愿意加入美国护航队的任何国家的这种船只”的护航任务。这样一来，满载种种物资的英国护航运输队在从北美驶向英国本土的途中，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处于安全状态。不堪重负的英国海军护卫舰队因此大松了一口气。

德国U艇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转瞬即逝，1940年11月以后U艇击沉的商船数目减少。12月份击沉船数为39艘229501吨；1941年1月击沉数锐减至21艘12.7万吨；2月份为37艘19.7万吨；3月份邓尼茨连失3位最出色的打手。

邓尼茨沉不住气了，一再要求雷德尔说服元首解除攻击美国舰船的禁令。

其实，雷德尔也正一肚子气没处撒呢。作为纳粹的海军将领，他远比只认陆战的“旱鸭子”希特勒看得远。几乎从战争一开始，雷德尔便看出美国参战不可避免，如果美国参战，德国将会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他力劝希特勒早作准备，元首却把他的忠言全当耳边风，坚持征服英国和俄国后再对付美国。

希特勒对美国的看法非常奇特，他曾私下对墨索里尼说，在美国那样的国家，他一天也生活不下去。美国的生活观念浸透了最贪得无厌的商业主义，美国根本不喜欢像音乐之类表现人类最高尚情操的东西。也许希特勒自己就是纳粹宣传的忠实信徒，也许他从骨子里瞧不起美国人，总之，他居然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没有什么了不起。因此，他一反常态，无论罗斯福如何“挑逗”，他都置之不理；无论雷德尔如何磨破嘴皮子，他都按兵不动，坚持“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信条。

3月18日，雷德尔晋见希特勒，报告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将大批物资源源运到英国；德国潜艇眼看着有美国军舰护航的美国货船开向英国而不能下手；请求授权德国海军不经警告攻击美国军舰。希特勒答应跟有关部门进行磋商。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不过，执迷不悟的希特勒对U艇倒情有独钟，曾于1941年1月下令设在法国西海岸的5个潜艇基地建起一座座巨大的防轰炸的潜艇库，以对付盟国飞机的轰炸。邓尼茨不惜耗费巨资，每座洞库所用钢材达6000吨以上，单是洞库顶盖的水泥层就厚达六七米。库内，各种潜艇备件应有尽有。这些潜艇库在战争后期为保存德国潜艇实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4月—12月进入大西洋之战的第三阶段，德国潜艇从东大西洋转移到中大西洋，越来越明显地成了该战役的主力。德国辅助巡洋舰在海上的战果开始下降，“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王牌巡洋舰的覆灭使德国重型水面舰只对大西洋航线上运输队的作战宣告结束。

5月份，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召集三军首脑举行秘密会议，分析战局。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满面红光，俨然一副胜利者的面孔。他手拿指示棒，在巨大的地图上比划来比划去，向他的元首和同僚炫耀着德国陆军的战果：

“德军于4月17日攻占南斯拉夫后，现正渡过瓦尔达尔河，向南推进。我们的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进逼希腊，一支先头部队已跨过科林斯地峡，直指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支已抢先攻进了阿林斯。英国残部正向大海方向逃窜。在地中海南岸，‘沙漠之狐’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兵团兵分四路压向英军防线，不日便可攻克。”说罢，他得意洋洋地扫视了一眼在座的各位。

希特勒一直紧绷的脸露出一丝笑意。空军司令戈林面色沮丧，全无往日的得意，他的对英空战徒劳无益，已接近尾声。雷德尔像个木头人，毫无表情。

“雷德尔元帅，你的海军都干了些什么啊？”

不等雷德尔回答，希特勒又是劈头盖脸的一顿，“挪威落入德军之手后，你们海军依旧缩手缩脚，没有大的建树，一直进展顺利的潜艇战反倒连受挫折。损失了3个王牌艇长且不说，你们的‘英雄’艇长奥托居然作了英国人的俘虏，丢尽了纳粹帝国的脸……”

希特勒越说越火，把桌子捶得山响。雷德尔诚惶诚恐地仁立一旁，忍受着主子的臭骂。直到希特勒口干舌燥，他才小心翼翼地解释说：

“我已决定派‘俾斯麦’号超级战列舰和‘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驶往北大西洋，袭击盟国的护航运输队，行动代号为‘莱茵演习’。”“从实战来看，皇家海军似乎对我们‘打了就跑’的战术还拿不出良策。”

看到主子面露喜色，雷德尔又得意忘形了：“我敢说‘俾斯麦’号打遍大西洋都无敌手，因为它是战列舰之王。”

会议结束时，希特勒拍拍雷德尔的肩膀：“我等待着‘俾斯麦’的好消息！”

“俾斯麦”号超级战列舰以德国历史上著名的“铁血宰相”的名字命名，长224米，宽36米，排水量4.2万吨。两舷中甲板装甲厚330毫米，主甲板装甲厚101毫米。它装有8门381毫米主炮，12门150毫米副炮，16门105毫米高炮和40门机关炮。此外，它还有6个鱼雷发射管，4架水上飞机和2部弹射器。最高航速29节，舰员编制2000人。

5月19日，“莱茵演习”舰队司令冈瑟·吕特亚斯海军上将率“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两艘军舰，悄悄驶出了格丁尼亚港。以后两天，这支舰队穿过卡特加特海峡和斯卡格拉克海峡，然后沿挪威海岸北上，于21日黎明溜进了科尔斯峡湾。

同日，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司令约翰·托维海军上将收到海军部发来的电报说，英国特工人员发现一支德国舰队出海了。另有情报说，在格陵兰岛附近发现了德国侦察机。他立刻意识到，这些侦察机一定是为德国军舰探路的，德舰十有八九是想打入北大西洋。

那么，这支德国舰队究竟在哪儿呢？托维派侦察轰炸机飞往挪威海岸进行侦察。

不久，情报军官即从一架飞机拍摄的航空照片上发现，在科尔斯峡湾锚地有两艘德国军舰：“俾斯麦”号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

办公室里，托维俯视着在他面前展开的一幅大海图，上面标出11支护航运输队的航线。突然，他眼前一亮，指着WS8B护航队的航线说：

“没错儿！躲进挪威峡湾的德舰就是冲它而来。这支护航队运载2万名英军前往地中海，增援非洲战场。目前这支运输队正行驶在爱尔兰海岸的克莱德湾。”

他派霍兰德海军中将任先遣舰队司令，率“胡德”号战列舰和“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前往丹麦海峡。“胡德”号战列舰是皇家海军的名牌舰，满载排水量42100吨，航速31节，装有8门381毫米主炮，火力比“俾斯麦”号舰略强。

22日下午，德国“莱茵舰队”驶出锚地。当晚，托维将军率本土舰队驶出斯卡帕弗洛港，舰队由“胜利”号航空母舰、“加拉蒂”号、“奥罗拉”号、“肯尼亚”号等5艘巡洋舰和10余艘驱逐舰组成。本土舰队日夜兼程，全速向西行驶，以抢占冰岛和奥克已群岛之间的中心位置，拦截德舰。

23日傍晚，吕特亚斯的舰队进入丹麦海峡。海空黑沉沉的，风雨交加，冷风刮过，又卷起团团雪粒。

次日凌晨，风停雨住，天空中露出怪异的微光。霍兰德已在冰岛雷克雅未克西南300海里水域占取阵位。

5时左右，作战双方几乎同时发现对方。“俾斯麦”号占据了有利态势，

可用全舷火炮齐射；“胡德”号却头对德舰，只能围首炮还击，火力几乎减少了一半。

“俾斯麦”号首炮开火，3颗重磅炸弹划破天空。“胡德”号舰两旁升起两道水柱，舰尾窜起一团黑烟。但它仍然奋不顾身地冲在前面，向“俾斯麦”号猛烈开炮。

“俾斯麦”号的四周炸起无数大大小小的水柱。一颗装甲弹击中了“俾斯麦”的2号锅炉舱，一颗钻入舰首，击穿了2号燃油舱。

正当霍兰德命令舰队转向，用尾炮开火时，一颗重磅炸弹击中了“胡德”号的高炮弹药箱，甲板上顿时一片火海。紧接着，又一颗炸弹穿透6层甲板，坠入炮塔底下的弹药舱里，300吨高爆炸药全部引爆，烈焰吞没了上层建筑，巨大的爆炸力把舰桥、炮塔都抛向空中。海水疯狂地冲入舱内，战舰急剧下沉……除3人外，全舰包括霍兰德海军中将在内的1419名官兵全部殉难。

“威尔士亲王”号寡不敌众，撤离了战场。

第一个回台占了上峰，吕特亚斯好不得意，匆匆向雷德尔发电报功：“英舰‘胡德’号已被我舰击沉。”

但是，没过一会儿，他便忐忑不安起来。“俾斯麦”的舰况不妙，舰首被“胡德”号炸得就跟马蜂窝似的，已有些下倾，速度减到28节。舰员们顾不上庆功，手忙脚乱，爬上爬下，四处抢险堵漏。2号舱被炸裂，200吨乌黑的燃油呼呼外溢，在翻滚的海面上播出一条闪闪发光的油迹长带。他凝视着越拖越长的油迹，一阵头晕眼花，觉得自己就像是狐狸露出了尾巴，英国“猎手”一定会寻迹而来。

“俾斯麦”号已暴露目标，皇家海军是决不会放过它的。袭击商船的计划已成泡影，不如先去比斯开湾的圣纳泽尔基地养伤。想到这里，吕特亚斯命令掉转舰首，向东行驶；“欧根亲王”号继续南下，袭击商船。

“俾斯麦”怎么也料想不到，它已钻进托维上将布下的巨网。

铅灰色的天帐低垂，阴云翻滚，忽开忽合，像天河决开了口子，大雨倾盆而下，洋面上卷起滔滔白浪，“俾斯麦”号舰忽而被抛向浪尖，忽而被推向浪底。

晚上10时许，几架“箭鱼”式鱼雷机突然从雨空钻出，拉下高度，冒着猛烈的炮火朝“俾斯麦”号俯冲过去，离舰只有半海里的距离时才投下鱼雷，舰甲板上的两架飞机当即中弹起火，一头栽进了大海。

另一架“箭鱼”式飞机从右舷发起攻击，击中“俾斯麦”号的右舷。

“不好！这些飞机肯定是从英国的‘胜利’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这说明英国本上舰队就在附近。”

吕特亚斯没猜错。在它东北方向150海里处是托维的旗舰“乔治五世亲王”号和“罗德尼”号战列舰；它北面是布置在冰岛和奥克尼群岛之间的3艘巡洋舰；它的南面是“雷米利斯”号战列舰和2艘巡洋舰；它的西面是“复仇”号战列舰。此外，萨默维尔海军中将指挥的H舰队也已奉命驶离直布罗陀。

这时，海上一片漆黑，猛烈的风势卷着阵雨，打得人睁不开眼睛。

在英国“胜利”号航空母舰上，大家都在为飞机如何安全返回舰上而捏把汗。这些年轻的飞行员白天在甲板上降落都不太熟练，现在舰上唯一可以引导他们安全降落的指示灯也失灵了。在这浩淼无际的大海上，航母显得那么渺小，好像随时都会被惊涛骇浪吞没似的。要让飞行员在这种恶劣的气象

条件下摸黑在飞行甲板上降落，真好比是海上走钢丝，九死一生。

为了保证飞行员的安全，船员们也顾不得防范那些德国潜艇的偷袭了，航母上所有的探照灯和信号灯都打开了，像一座硕大的海上灯塔指引着远方归来的飞机。9架飞机对准跑道，一架接一架地安然降落在甲板上，“太棒了！”甲板上一片欢腾，船员们簇拥着飞行员，飞行员们紧紧拥抱着船员，泪水和雨水交融到一起，又咸又甜。

吕特亚斯接到雷达兵的报告：收到两艘英舰的回波。这是尾随“俾斯麦”号跟踪盯梢的英国“诺福克”和“萨福克”号巡洋舰。

吕特亚斯凝视着雷达荧幕，苦思冥想。突然，他发现雷达回波消失了，“怎么回事儿？”

雷达兵解释说：“为了躲避可能遭到潜艇的伏击，这两艘英舰以Z字形航线行驶。当它们每一次向外航行到最外侧时，它的雷达装置就失去了我舰的踪迹，但在向内航行时就能捕捉到我们了。”

吕特亚斯蓝眼珠子一转，豁然一亮，“太好了！我们何不趁此机会甩掉它们。”

25日凌晨3时左右，“萨福克”号刚驶到转折点，吕特亚斯下令右舵，让“俾斯麦”先绕一个大圈，然后在远离两艘英舰的尾部方向穿过，折向东行。

当两艘英国巡洋舰回到直线上时才发现雷达荧光屏上一片空白，不好，失去了跟踪目标。它们慌忙向托维报告，托维立即下令各舰全力搜索。

茫茫大海，要重新捕捉到“俾斯麦”号谈何容易。整整5个小时都不见“俾斯麦”的影子，眼看落网的大鱼竟让它溜之大吉，托维好不恼火。

就在此刻，托维收到英国海军部发来的有关“俾斯麦”号方位的电报。看罢他不禁大惊失色，显然“俾斯麦”号是想逃向法国基地，可他的本上舰队却与之背道而驰，一直朝南行驶。现在舰队远离德舰，在它西北方向130海里处，鞭长莫及，已无追上的希望。而且一些驱逐舰由于燃油不够已离队驶向冰岛基地。看来，能截住“俾斯麦”的只有H舰队了。

萨默维尔将军手握望远镜站在“声望”号舰桥上，心情像大海一样翻腾个不停。接到托维的电报后，他深感责任的重大，这场海上大追击能否成功全在此一举了。他立即下令舰队全速北上，赶在“俾斯麦”之前切断它的退路；同时命令两架侦察机和“谢菲尔德”号巡洋舰先行，死死地盯住德舰。

萨默维尔决定先让“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唱独角戏，待其他舰艇赶到后，再将“俾斯麦”围而歼之。

真是忙中出乱，“皇家方舟”号可不知道它前面还有打前站的英国“谢菲尔德”号巡洋舰，结果把它误当作德国“俾斯麦”号舰。10余架“箭鱼”式飞机从甲板上起飞，在雷达的引导下向“谢菲尔德”号飞去，接着就是一阵鱼雷攻击，幸亏一枚也没击中，都被巡洋舰巧妙地躲闪开了。

“谢菲尔德”号知道是“洪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没有还击。这时，飞行员们才知道炸错了，怀着歉意飞返“皇家方舟”号航母。一架飞机向“谢菲尔德”号发出信号说：“敬了你一条鱈鱼，真对不住！”

20时55分，“皇家方舟”号的飞行甲板上，15架挂上触发引信鱼雷的“箭鱼”式飞机，一架接一架地腾空而起。它们以三机或两机编队，在“谢菲尔德”号的引导下找到了目标。它们钻出云层，左右夹击，将一枚枚鱼雷投向“俾斯麦”号。

“俾斯麦”号舰上枪炮声大作。机关饱和高炮朝空中猛烈开火。吕特亚斯下令舵手忽左忽右地航行，以规避飞机投下的鱼雷。

英国飞机冒着炮火，一次又一次地冲向德舰。两架飞机不幸中弹坠海，与此同时，一枚鱼雷击中“俾斯麦”号的舵柱，左螺旋桨被炸得粉碎，舰身不由得向右摆起来。

这时，H舰队的5艘驱逐舰也赶来了。它们把“俾斯麦”号团团围住。不一会儿，“声望”号和“多塞特郡”号巡洋舰也都像鲨鱼一样咄咄逼近。

吕特亚斯面对众敌，欲打不行，欲逃不能。当晚，他向柏林拍发了诀别电：我舰无法操纵，已被“声望”号诸舰包围。我们将战至最后一弹。

27日凌晨，东方破晓，远处地平线上露出半轮红日，把海水映照得通红。吕特亚斯神情沮丧，眼窝深陷，像待毙的死刑犯一样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俾斯麦”号巡洋舰也全无往日的威风，像垂死的巨鲸一般等待英舰的宰割。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英国驱逐舰群蜂涌而上，首先向“俾斯麦”号发起了进攻。吕特亚斯作困兽斗，命令开火抵抗，可架不住诸多英舰的猛烈炮火，一枚鱼雷击中了“俾斯麦”号的舰首，舰上一片火焰。

这时，本上舰队的“乔治五世亲王”号和“罗德尼”号战列舰也赶来参战了。托维命令对准“俾斯麦”号连连齐射，6门356毫米主炮火光闪闪，重磅穿甲弹像暴雨一样劈头盖脸地压过来。

“俾斯麦”舰四周不断溅起高达50米的水柱，紧接着舰壳被炸弹撕裂开来，蒸汽管路被炸断，桅杆被打断，烟囱倒地，炮台炸歪，舱内气浪滚滚，甲板上火光熊熊，烟雾遮天。被炸得百孔千疮、面目全非的“俾斯麦”号，已全无反击之力，它像只受了重伤的巨鲸，在汹涌的波涛中翻滚挣扎着，开始渐渐下沉。

想到霍兰德将军的牺牲和“胡德”号战列舰的沉没，托维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命令“乔治五世亲王”号快速接近德舰，一阵猛烈炮击之后，“俾斯麦”号整个成了哑巴。紧接着，“多塞特郡”号巡洋舰朝它的右舷连射两枚鱼雷，“俾斯麦”猛烈颤抖起来，舰员们纷纷跳海，只有吕特亚斯随同超级战列舰“俾斯麦”号和那面纳粹旗帜卷入北大西洋的波涛。

失去伙伴的“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在海上晃荡了几天就打道回府了。

雷德尔的“莱茵演习”以失败而告终。“俾斯麦”号的沉没再一次教训了雷德尔：在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水面舰队的英国皇家面前，德国本来就寥寥无几的水面舰艇显得如此软弱无力，他的巡洋舰袭击商船的设想最终还是成了泡影。

丘吉尔首相在5月28日发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报喜电中是这样评价歼灭“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战略意义的：

“它是一艘威力强大的战舰，是军舰建造史上的一项杰作。击沉这艘敌舰，使我们战列舰的紧张状况得到缓和，不然，我们就不得不把‘英王乔治五世’号、‘威尔士亲王’号和那两艘‘纳尔逊’式战舰都拴在斯卡帕弗洛，以防‘俾斯麦’号和‘提皮茨’号的出击……现在，情形就不同了。这对日本人将起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非常有利于我方的。”

不过，“俾斯麦”号给德国海军带来的耻辱很快就被U艇的战绩所抵销。

1941年，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持续8个月的战争中，击沉328艘150万吨商船。当时，英国造船厂每年建造的商船还不到100万吨。随之沉入大海的

还有英国诸岛极为需要的各种物品——小麦、牛肉，奶油、铜、橡胶、炸药和石油，以及军事装备。

这一年，德国潜艇的建造速度超过 200 艘，而自 1939 年 9 月开战以来的损失总数还不到 50 艘。但仅此一年，德国 U 艇就损失了 28 艘，这说明英国护卫舰的成功率也正在增长。

英美联盟逐步加强，就在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被英国舰队击沉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广播演说中宣布全国进入无限紧急状态。

他在演说中宣称：“战争正在接近西半球沿岸。战争已经逼近我们的祖国。”“如果坐待敌人在我们的国境上出现，那就等于自杀。”

三天以后，似乎是要给总统的演说作证一样，德国潜艇在格陵兰以南发现了开往英国的 HX—126 护航运输队，9 艘货船被击沉，船上所载的全是根据租借法案援英的物资。

改变航线是英国自大西洋战役一开始就使用的有效方法。为了躲避 U 艇的伏击，英国加拿大护航舰护送的大西洋运输队开始经冰岛沿改变的新航线航行，尽量将航线北移，以便充分得到驻冰岛的英国空军海岸防御司令部的保护，同时，尽量将运输队的航线分散在北大西洋中部。

这一着果然有效，德国 U 艇有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没能发现沿新航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

邓尼茨沉不住气了，他很清楚，潜艇破交战的关键是发现敌海上运输队。只要发现猎物，他的“狼群”就会大获而归。为此，他改变了潜艇搜索战术，放弃了原先较为固定的巡逻线，决定将现有的潜艇散布在北大西洋一个辽阔的海域，扩大搜索范围。

几天后，6 月 24 日，一艘 U 艇发现了英国 HX—133 护航运输队，立即召来 15 艘潜艇进行攻击，结果，击沉 6 艘商船（5000 吨）。英国护航舰在反击中击沉 2 艘潜艇，其余的潜艇逃跑了英国再次向美国发出求救的信号。英国驻美国供应委员会主席海军少将多林致信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建议美国政府利用根据租借法案拨出的基金，为英国建造排水量为 1500 吨的驱逐舰 100 艘（每月 10 艘），20 艘扫雷舰和 14 艘救生拖船。他在信中写道：“由于德国潜艇在大西洋加紧活动，使得护航舰的需要量增多。可是目前英国和加拿大的造船厂加在一起，每月也只能建造 8 艘护航舰。我们的护航舰严重匮乏，根本不能满足横渡大西洋的护航运输队的警戒要求。”

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金上将也建议美国海军采取为英国建造护航舰的紧急措施。

经美国政府讨论之后，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于 1941 年 7 月 18 日批准建造上述各舰的计划，并且立即付诸实施。

7 月 12 日，美国大西洋舰队正式从英国手中接替了冰岛的防务。几天后，海军上将金重新规定了西半球的界线，把冰岛也划入其中。从此，冰岛便成为盟军用于掩护护航运输队的护航舰基地和航空基地的战略要地。



## 第六章 “独狼”袭击美海岸

8月3日，罗斯福总统乘坐“波托马克”号总统游艇从新伦敦出航。临行前他高兴地对白宫记者团宣布说，他将“抽出一些时间”去钓鱼。

“波托马克”号游艇的行动掩饰得十分自然巧妙。最初几天，人们只看到风光绚丽的科德角运河上，一艘不起眼的游艇在懒懒散散地游荡，看样子是要沿着新英吉利海岸作一次短期游览。艇上穿着白色夏眼的锅炉兵和两个水兵，或坐或斜靠在甲板上的安乐椅上，不时热情地向挤在堤岸和桥上的观众致意。从远处望去，他们很像罗斯福、斯提文·厄尔利和沃森将军。之后，这艘游艇便像谜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连秘密警察局长也不知道罗斯福哪儿去了。

罗斯福已改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抵达纽芬兰阿金夏附近的普拉森夏湾。翌日（8月9日），丘吉尔首相乘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驶入薄雾笼罩的港口。几艘美国军舰在雾中若隐若现。

英国军舰列队从美国舰艇中缓缓穿行。“威尔士亲王”号舰上，米字旗高高飘扬，全体水兵身着白色的水兵服排列在战舰的舷侧。虽从未见过面，但手持望远镜的罗斯福老远便认出，前甲板上那位大腹便便的身穿褐色海军制服的人必是丘吉尔无疑。

不知何时，雾障已悄悄散尽，灿烂的阳光给港湾、海水和军舰镀上一层金色，光彩熠熠。

“奥古斯塔”号舰上的乐队奏起了丙国国歌，《上帝保佑吾王》的旋律随风飘来，接着是美国国歌《星条旗》。

“扶我起来！”罗斯福低声吩咐。

他的儿子、空军上尉埃利奥特赶忙搀扶起父亲。罗斯福竭力挺直病残之躯，站在舷梯上迎接他的英国客人。

两舰已互致敬礼之后，丘吉尔登上了“奥古斯塔”号舰。他快步走到罗斯福跟前，伸出双臂紧紧拥抱了这位在危难之际给予英国人民巨大支持的良师挚友，无限感激和激动之情尽在不言之中。

“我们终于到一起了，见到你真高兴！”罗斯福说。

近两年来一直以书信、电报和电话进行交往的两位巨人，今天终于得以见面。这无论对他们两人的私人友谊而言，还是对英美两国的关系而言，都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在为期三天的会谈中，丘吉尔一直努力说服罗斯福参战，至少同英国一道，警告日本不要对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发动进攻。他认为，只要英美联合发表一项强有力的宣言，日本人就会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就不会切断英国通向印度和东南亚的生命线。

但他总归没能把美国拖入战争。罗斯福送给他一份丰厚的礼物，决定让美国军舰把大西洋船队最远护送到冰岛，这将使英国可以腾出40艘驱逐舰和小型护卫舰去执行其他任务，并且同意向日本递交一份强硬的照会。但他明确拒绝了丘吉尔要美国参战的要求。

“你看，我必须实行一种能体现美国社会舆论的政策，要使一切怀疑英国诚意的人感到满意，要使那些提出‘为什么美国人应该去打仗？’的人能够安下心来。”罗斯福私下对丘吉尔摊牌说。

丘吉尔心领神会：“你是说，美国需要等待机会，要千方百计制造出一

个‘事件’来……”

好像是为了证明总统的权力确有局限性，就在会议期间，丘吉尔得知美国国会仅以一票之差的多数，通过罗斯福把应征入伍者的服役期再延长 18 个月的提议。

8 月 10 日是星期日，大西洋会议出现了高潮。罗斯福总统带着他的幕僚和“奥古斯塔”号上的几百名水兵来到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参加礼拜仪式。

那一天早晨，长空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大海显得十分安宁。英美两国的水兵一起簇拥在后甲板上，合用着同一本圣经。讲坛上悬挂着英美两国的国旗；英美两国的牧师念念有词，共诵祈祷文。两国海陆空军高级军官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背后混为一体。礼拜结束时，两国水兵们高声唱起丘吉尔亲自选定的为人们所熟知的两首古老的赞美诗——《前进吧，基督教士兵》和《海上遇险歌》：

永恒的上帝，万能的救世主，  
汹涌的波涛已被你制服。  
你挥动巨臂，力挽狂澜  
深速的大海被迫就范。  
啊，人们在海上遇难，  
请倾听我们的呼唤。

嘹亮的歌声在蓝天大海之间回荡。丘吉尔泪流满面，心情像大海的波涛久久不得平静。几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每个字都使人们激动万分。活下来是很幸运的。唱圣歌的水兵中约有一半人不久就战死在沙场。”

直到 8 月 14 日，全世界才惊悉：名曰中立国的美国首脑罗斯福和正与德国打得不可开交的交战国英国首脑丘吉尔，在纽芬兰普拉森夏湾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历史性会晤——大西洋会议，并且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这一宣言为英美两国在二次大战中以及战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它明确规定其最终目的是“摧毁纳粹暴政”，并且在战后“建立广泛而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

这一时期，德国潜艇数量的不断增加，给英美护交战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威胁。邓尼茨将新下水的 15 艘潜艇组成“北方潜艇群”，命令它们从冰岛起向格陵兰和纽芬兰方向搜索。结果，这伙“狼群”在费尔韦尔角附近发现了 SC—42 护航运输队，于是，便发生了至此规模最大的对运输队的海战。该运输队的 63 艘舰船有 20 艘被击沉，后来海上起了大雾，这支运输队才免遭全军覆灭。

罗斯福和丘吉尔翘首以待的机会终于来临了。9 月 4 日，美国“格里尔”号驱逐舰与德国潜艇发生了冲突。

那一天，“格里尔”号驱逐舰挂着海军中校约翰逊的旗子，正载着乘客和邮件驶往冰岛，航速为 17.5 节。这时，一架英国飞机通知该舰，在它正前方大约 10 海里处有一艘处于潜水状态的德国潜艇。

副舰长弗罗斯特少校立即下令“格里尔”号驱逐舰走 Z 字航线，以规避德国潜艇鱼雷的攻击。舰上发出尖厉的战斗警报声，全体舰员各就各位。

“格里尔”号舰的航速增至 20 节，全速向发现潜艇的地点驶去。到达该地时，航速减至 10 节，启动潜艇探测声纳进行搜索。不一会儿，便同潜艇发

生声纳接触。驱逐舰咬住潜艇不放，一直跟踪了3个多小时。同时，不断与英国飞机保持联络，向它通报潜艇的位置。

英国飞机机长询问美舰：“你们打算攻击这艘潜艇吗？”

“不，这块肥肉还是你吃了吧！”弗罗斯特少校打趣地说。他知道，虽然美国海军在大西洋上实际已开始对德作战，但仍受中立法法的束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对德舰开第一炮。

德国潜艇艇长看着这俩儿一唱一和，眉来眼去的，心里一股火直往上窜。他本想奉希特勒之命，尽量避开美舰，一走了事。这会儿，他实在是忍不住了，气急败坏地下令：

“发射一号尾雷！”

但早有准备的“格里尔”号驱逐舰立即发现鱼雷，闪身躲开了，并且用深水炸弹回敬了德国潜艇，双方均未击中对方。

紧接着，德潜艇发射了第二枚鱼雷，仍未命中。

这时，“格里尔”号失去了潜艇目标，加之油料不够，弗罗斯特副舰长下令停止追踪，继续向冰岛航行。

这一事件在美国官方和公众引起了极大的愤懑情绪。

德国纳粹宣传机构指责美国“格里尔”号驱逐舰不顾乘客的死活，去跟踪一艘德国潜艇，还给英国飞机通风报信。

罗斯福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喜笑颜开：“不管怎么说，是德国潜艇首先向我们美国军舰开的火。”

9月11日，罗斯福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把这一事件指责为“海盗行径——从法律上和道义上来说都是如此”，并趁机向美国海军颁布了“一发现就开火”的命令：

“我们过去不想，现在仍然不想同希特勒开火。但是，当你看到一条响尾蛇准备咬人的时候，你不会等它咬人后才打死它。这些纳粹潜艇和袭击者就是大西洋上的响尾蛇……不管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将保持合法的商业运输线畅通无阻。

“大家务必认清，需要我们冷酷无情的时刻已经到来，那些妄图征服世界，建立永久的世界霸权的惨无人道、贪得无厌的冒险家们，企图把我们的子孙后代置于他们的恐怖统治和奴役之下。他们现在已侵犯了我们的安全，我们决不允许他们再继续下去！”

正如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所形容的那样，罗斯福“具有一种可怕的由坏妖精赐给的进行操纵的天赋”。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参战，但他们已经确信，纳粹德国的胜利最终将会危及美国的安全，德美之战已不可避免。

接着，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于9月15日向美国舰队发出命令：“对轴心国所有袭击商船的舰艇，不管它们是水上海盗还是水下海盗，都应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予以捕获或歼灭之。”

这表明美国实际上已开始卷入不宣而战的大西洋海战。美国不仅为驶往冰岛的护航运输队护航，并且开始参加为横渡大西洋的护航运输队护航。

9月16日，由哈利法克斯出发的HX—150护航运输队是第一个由美国军舰护送的横渡大西洋的护航运输队。运输队有50艘各型商船，最小的为1500吨货船，最大的为17000吨的“亚细亚皇后”号客船。

17日，美国海军上校摩顿·德约率“艾立克森”号、“艾伯利”号、“阿

普歇”号、“艾利斯”号和“达拉斯”号驱逐舰，加入了由加拿大军舰护送的这支护航运输队。

护航运输队指挥官加拿大海军少将曼纳斯欣喜万分，向美国警戒舰群发出表示欢迎的信号：“我感到万分幸运，因为你将在今后几天内护送我们的护航运输队。”

一路上，他对美国舰群指挥官不断发出带有“不胜感谢”、“承蒙赐教”等谦恭字眼儿的信号。这些信号翻译过来，德约上校听了，自然是赏心悦耳。可美国舰员们却十分不习惯，大肆嘲笑和评论了一番。

当护航船队逐渐向一望无际的大西洋深入驶去时，初次参加护航的美国舰员们越来越感到不安了，偏偏脑海里又不时浮现许多听说过的商船遭德国潜艇袭击的可怕情形。他们禁不住紧张起来、有时甚至变得神经质，几乎每起一个浪头都疑心有德国潜艇藏在里边。有几次，他们还没见到潜艇的影儿就慌慌张张丢下深水炸弹。

直到一次由于恐惧过度，手忙脚乱得把一枚炮弹卡在炮膛里时，他们才开始冷静下来。可以说，实际经验教育了他们。

德约上校暗暗思忖：“现在，只差一件事，就是训练他们进行火炮射击。”

可惜，那一时期正逢德国潜艇未到大西洋运输线上，使美舰得不到射击目标。HX—150 护航队一路平安，安全抵达目的地。

9月17日下午，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和潜艇舰队司令邓尼茨急匆匆地赶到东线大本营“狼穴”，试图说服希特勒解除对海军“不得进攻美国船只”的禁令：

“你知道，罗斯福已经命令他的海军一发现轴心国家的船只就开火。我们再这样下去，必然束手待毙。我恳求你允许我们攻击美国船只。”雷德尔已搞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提出这个请求了。

“不！”希特勒斩钉截铁地说，“对俄一战看来到9月底即可成定局，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从事，在对商船航运的作战中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事件。”

他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部下，口气略缓平和地说：“我不能同时伸出两个拳头打两个敌人。”

雷德尔和邓尼茨总算明白了元首的苦衷。拿希特勒的性子而言，他一定是用了非凡的克制力才做到这一步的。

接着，希特勒转过身来问他的潜艇司令：“如果我放手让潜艇攻击驱逐舰的话，你们能击沉多少驱逐舰？”

邓尼茨回答得很干脆：“恐怕连一艘也击沉下了，元首。”他努力使元首相信，潜艇的基本战略任务在于击沉英国的商船。德国潜艇只有在得到必要的安全保障时，才能够对敌方的驱逐舰采取战斗行动。

接着，他话锋一转，不可放过元首给他的开口机会：“如果我们的潜艇在执行任务时遭到美国海军舰艇日益奏效的攻击和骚扰时，怎么办？”

希特勒双目圆睁，咬紧牙关恨恨地说：“罗斯福已经下令他的舰只一经发现德国舰只立即开火。我已命令德国舰只在遇到美国舰只时不要开火，但在遭到攻击时进行自卫。任何德国军官如果没有采取自卫行动，我将把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在受到攻击时进行自卫”，邓尼茨要的就是这句话。希特勒给德国海军上的“紧箍咒”起码松了一半。

10月16日，美国“克尔纳”号驱逐舰成了德国潜艇“自卫”的第一个

靶子。

那天夜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由 50 艘商船组成的 SC—48 护航运输队编成 9 个纵队，浩浩荡荡地行驶到冰岛以南约 400 海里的地方。不料，碰到了德国潜艇群。

德国“狼群”借夜幕的掩护对船队进行了 6 次攻击。“克尔纳”号驱逐舰等 4 艘美国驱逐舰、1 艘英国驱逐舰和 1 艘法国轻护卫舰奋力反击。但由于狡猾的德潜艇位于护航舰声纳的有效半径之外，护航舰放出的深水炸弹不仅没打中目标，反而加剧了混乱。

接连 3 艘商船被德潜艇击中或击沉，可护航舰无论用视觉还是搜索仪器，都未能发现潜艇。急红了眼的护航舰在海面上窜来窜去。

“克尔纳”号正准备转向扩大搜索范围，一艘轻护卫舰正从它舰首通过，只好停止前进。恰巧附近有一艘遭受鱼雷攻击的商船起了火，“克尔纳”号在火光的照耀下，成了潜艇最好攻击的目标，一枚鱼雷击中了它的右舷，许多舰员受伤，11 名舰员死亡。这是美国在对德国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中的第一批伤亡。

10 月 27 日，罗斯福在庆祝美国海军节的演说中提到这一事件时说：“历史已经记录了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

11 月 1 日，希特勒自信俄国已成为他囊中之物，于是允许邓尼茨将德国潜艇调到雷斯角一带、贝尔岛海峡、格陵兰以南地区活动，向美国发出挑战。

但是德国潜艇的战绩并不明显。11 月份除在雷斯角以南击沉 4 艘商船外，在西大西洋未击沉 1 艘商船；12 月份，只有两三个大西洋护航运输队遭到潜艇的攻击，损失 4 艘商船。兴许是曾在这里猖獗一时的“狼群”因为鱼雷耗尽或油料不够而返回了基地。

步入秋冬两季后，为北大西洋护航运输队护航的任务变得愈加艰巨。美国驱逐舰巡逻的纽芬兰、格陵兰和冰岛之间的北大西洋海域，是风暴最大的地方。在这里，狂风巨浪、雨雪交加和严寒浓雾成为家常便饭。

驱逐舰上舰员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舰艇在波峰浪尖上，上下左右不停地摇摆，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要时刻提防德国潜艇的攻击。由于气象条件十分恶劣，驱逐舰在风暴中来往于港口之间，需要付出许多精力才可避免与其他舰船碰撞或者搁浅。这一切把舰员们弄得精疲力竭。

舰员们在精神上也要经受各种考验。在德美尚没有正式宣战的这段时期，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性质守口如瓶。他们所护送的大多数是挂着外国旗子的船只，虽然饱受战争的种种危险和困苦，却不为美国人民所知。每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港口时，看到的不是鲜花和欢迎的人群，而是一张张被捧为当代英雄的足球“明星”广告和在和平环境中赚钱发迹的年轻人。有些孤立主义者和敌间谍嘲笑他们是“为英国人打仗”，甚至唆使他们一逃了之。但是，在这一段晦暗不明的海战中，没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和水兵临阵脱逃，他们亲眼看到纳粹德国给人们带来的战争灾难，看到那手无寸铁的商船遭德潜艇的攻击而沉入大海，看到那无辜的船员们成百成千地被烧死、打死和打伤的惨景。他们比谁都了解，一旦德国夺取了制海权，美国将会遭受同样的厄运。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对美国驻扎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使柏林和华盛顿都大为震惊。日本突袭珍珠港，加速了德国和美国之间战争的爆发。

12月8日，美国国会大厅里座无虚席，内阁成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各国外交使节云集一堂。罗斯福总统在儿子詹姆斯的搀扶下走向众议院的讲台，这时，全场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鼓掌声，就连反对派共和党人也用掌声来欢迎这位总统，多少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总统那为美国人民所熟悉的声音传向全国各地：

“我请求国会宣布，既然日本在12月7日星期日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袭击，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珍珠港事件激怒了整个国会和每一个美国人，使全国人民空前团结一致。国会未经辩论，一致批准了总统的请求。从此，罗斯福不仅是美国人民的总统，而且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领导者。

与此同时，美国情报部门截获了日本大使从柏林发往东京的电报，其中谈到：一旦日本与美国交战，德国保证一定站在日本一边。

希特勒逞雄争霸的欲望极其强烈。他很清楚，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的美国人很快就会做出对德宣战的决定，但就在这点上，他也不想落在美国人之后。

12月11日，希特勒抢先对美国宣战。他向那些只知道鼓掌欢呼的机器人般的议员们大喊大叫着说：“我们将总是先动手，我们将总是先下手！”

接下来，他对罗斯福本人进行了肆意攻击。就是“这个人”，几次三番地嘲弄他和他的纳粹帝国；“这个人”始终反对他的侵略行径；“这个人”在英国岌岌可危的时候伸出了有力的臂膀；“这个人”在他的大西洋潜艇战中频频打冷枪……他再也无法忍受了，长期以来积攒在他心底的满腔嫉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大声咆哮：

“在罗斯福总统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德国自即日起已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这个人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

像是上帝的安排，希特勒和罗斯福天生就是一对冤家，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他们俩都具有天壤之别。

罗斯福出身于美国纽约州一个显贵的乡绅家族。他像上帝的宠儿，拥有人类美好的一切——富有、爱情和权力。他英俊潇洒、聪明智慧且意志坚定。他的青少年是在幸福和安定中度过的，纯朴好客的人们和成群结队的马匹猎犬伴随他长大。年仅14岁，他已随同父母去欧洲旅行过8次，对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兴趣广泛，喜欢游泳、驶船、钓鱼和骑马，酷爱集邮，并且终生乐此不疲。他唯一的最大不幸就是在他39岁生命的辉煌时期意外致瘫。这一灾难差点断送了他远大的政治前途，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卧床不起，相反，身体的缺陷却使他少了些花花公子的轻佻，更多了些对平民百姓的同情。他坚信，在政治上，需要的是头脑，而不是身体。

希特勒出身贫寒，在贫困动荡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他嫉世如仇，似乎总是在同世界闹别扭。在他眼里，世界处处充满障碍和敌意，一切都对他不公。他个头矮小、面容苍白，行为孤僻，没有任何爱好。他幻想在人间天堂维也纳实现他当画家的梦想，结果考试不第，流浪街头，饱受艰辛；在他穷困潦倒之际又失去了他最爱的亲人——母亲，唯有饥饿是他忠实的伴侣。这些痛苦把他铸成一个怪物，他从未想过如何改变自己，一心与世为敌。当他登上第三帝国元首的高峰时，便把整个世界推入战火。

头脑发热的元首和他的将领们却没有想到，“对美作战”已使他陷入与世界上三个最强大的工业国——英国、美国和苏联相对抗的危险境地。这三个国家的实力大大超过了三个轴心国家。

“又一个黑暗的日子！”哈尔德在他12月30日即将步入1942年的那篇日记里以此开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位德国参谋总长似乎预感到纳粹帝国的前景不妙。

雷德尔对元首的决定拍手称快，立即下令“取消一切关于克制地对付美国船只的决定”。

邓尼茨暗自盘算了一番，提出袭击美国海岸的要求。到目前为止，他手上的潜艇总数为91艘。其中25艘在地中海，6艘在直布罗陀海峡西面，4艘在挪威海域，其余用于吨位战的55艘潜艇中，由于严重缺少造船工人，有60%还在港口进行修理。但完全可以抽出12艘潜艇进入美国海域给美国佬一个“重点打击”。

但是，德国海军作战部认为不能削弱地中海的战斗能力，只批准6艘排水量为500吨的潜艇去美国沿海进行初次“重点打击”。这一次战役的代号为“击鼓”。

德国潜艇对美国海岸商船的攻击揭开了大西洋海战的第四阶段（1942年1月—7月）。

1942年1月12日，从比斯开湾“狼穴”窜出的5艘U艇横越大西洋，抵达美国东岸的哈特勒斯角湾和加拿大东南部的圣劳伦斯湾之间的海域。

虽然德国对美宣战已有一个多月了，可是美国毫无防备，丝毫没有战争气氛。德国潜艇看到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和平景象。各种船舶与平时一样点着航海灯，来来往往。灯塔与灯标大放异彩。沿海城市通宵达旦灯火辉煌，仅迈阿密一个疗养区及其市郊的霓虹灯就把半径6海里的地区照得通亮，清晰地映出南行的商船和为避免墨西哥湾海流而靠近濒海陆岩礁行驶的商船的侧影。

邓尼茨早已估计美国海岸的船只不会像英国那样编队和派护航舰队护送，只会单独航行，因此他放手让这些潜艇采取“独狼战术”进行单艇作战。

一向在大西洋奔波出没的德国U艇乍一来到美国海域这块处女地，发现这里简直是一片“牛羊”成群的大草原。不愁没有猎物，只愁“狼”太少。可以说，随便打一炮都可以击中一艘船。第一批出动的德“U123”艇艇长哈尔德根少校在他的作战日志里这样写道：

“真遗憾，当我驶近纽约的那个夜晚，除我而外，没有再增加两艘大型布雷潜艇一起全力攻击。更遗憾的是，今天夜里没有10—12艘潜艇来替代我。我相信，一起出动定能大获全胜。我看见大约20艘轮船，其中还有几艘大型运货船。它们全都紧靠在海岸边。”

抵达美国海域的当天，德国“U123”号艇就在离科德角以东300海里处，用鱼雷击沉了英国“赛克洛皮斯”号客轮。

之后，这5艘德国U艇如同闯入毫无保护的羊群，连连得手。它们专拣油船打，1月14日击沉“诺内斯”号巴拿马油船；1月15日击沉“科因布腊”号英国油船；1月18日击沉“阿兰·杰克逊”号美国油船……

整个1月份，德国共击沉62艘32.7万吨商船，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海域击沉的，其中70%是油船。

油船被击中的情景惨不忍睹。海面上飘满了被救生衣上的信号灯照亮的油沫，从敌人们火里逃生的船员们筋疲力尽，拼命地在那又浓又粘的重油层上挣扎，还要随时躲避那熊熊燃烧的火焰……

美国海军缺乏反潜经验，给商船队提供的警戒兵力也非常不够，部署在

东海岸的舰艇总数为：大型海岸警卫艇 23 艘、猎潜舰 3 艘、旧式猎潜舰和改装的游艇 12 艘。

遗憾的是，过惯了和平日子的美国人没能及时吸取教训，迟迟没有加强他们的防潜能力和护航系统。过了好几周，美国当局才意识到要关闭灯塔；过了好几个月才在沿岸地区实行灯火管制。商船船长们才意识到自己通过无线电不负责任的闲聊给德国潜艇提供了宝贵的情报。直到 1942 年 4 月底，他们才在盟友英国人的一再敦促下，在美国的东海岸组建了第一批护航舰队。美国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才开始适应战争，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随着春天的来临，夜一天比一天短，德国潜艇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它们不仅在黑夜攻击，白天也时常瞅准机会进行攻击，有时甚至在水面状态大打出手。

2 月份，在美国海域被击沉的商船总数和 1 月份差不多。在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的东海岸，没有武装的商船非常多，德国潜艇嫌鱼雷不够用，为了节省一些鱼雷，专拣运输军用物资的货船和油船这些有价值的目标进行攻击，对那些空船根本不搭理。

2 月底，德国“U578”号艇在德拉韦角对单独向南航行的美国“雅各布·琼斯”号驱逐舰进行攻击，驱逐舰身中 3 枚鱼雷，沉入海底，舰上的军官和大多数水兵都壮烈牺牲了。

德国潜艇部队的士气大振，更多的 U 艇驶出基地，在美国海域内作战的德国潜艇已达 10—12 艘。为了延长作战日期，艇员们千方百计地节约饮用水和洗涤水，把更多的水桶用来存放燃料，他们还研究了许多节省燃料的航行法，诸如不以高速航行、潜航时利用二次电池、顺着冬季强烈的西风进行水上航行等。这些方法果然有效，即使是中型 U 艇也能横渡大西洋，连续数周进行作战活动。

为了解决 U 艇燃料不足的问题，以增加其行动日数，邓尼茨还赶造了数艘 U 油轮，专为 U 艇进行加油。这种 1600 吨的巨大 U 艇可以装载 700 吨燃料，其中 600 吨可输给战斗 U 艇。如果每艘 U 艇吸入 50 吨的油料，就可以将活动半径深入到加勒比海内部。德国潜艇员形象地把它称作“乳牛”。

德国 U 艇就像海中幽灵，在美国整个东海岸线附近神出鬼没，频频打击过往商船和油船。德国“U504”号艇进入美国佛罗里达沿岸后，于 2 月 21 日击沉了第一艘油轮，第二天夜里又击沉了一条有 4 个船舱的船舶，接着又干掉了一艘油轮。天刚破晓，它又以白昼潜航攻击的方式击沉一艘油轮。当它巧妙摆脱美国一艘驱逐舰的追逐后，又击沉了满载汽车的一艘货轮。

鉴于德国潜艇大多是在夜间进行攻击，美国东海疆区司令安德鲁斯中将命令近海航行的商船夜间在切萨皮克湾或德拉韦湾锚泊。在一些重点港口布下防潜网，通向这里的入口都布有水雷。所谓防潜网，就是在港口的入口处布下一张铁网，上面挂满水雷。敌潜艇胆敢进来，就会碰雷，粉身碎骨。

他还规定了局部护航体系，即隶属于美国东海疆区的各海军军区的地方兵力将商船由一个锚地护送到另一个锚地。在当时美国缺乏护航舰艇和飞机的情况下，这种体系是最好的防御手段。白天，船只尽可能靠近海岸航行，夜间则在防护状况良好的锚地停泊。在没有便于停泊的港湾的地段，安德鲁斯命令在每隔 120 海里左右的地方修建一个设有防潜网的锚地。

这种航路配系的局部护航办法减少了一些损失，可是还不足于保障有效地实施对潜防御，总的商船损失率仍在上升。3 月份仅在美国东海疆区就被



德国潜艇击沉商船 28 艘 159340 吨；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海疆区被击沉商船 15 艘 92321 吨；在大西洋中击沉商船 86 艘 50 万吨。

在美国北卡罗纳州到诺福克的海岸线。仍是德国潜艇大施淫威、大批商船遭劫遇难的场所。这些潜艇在戴蒙德浅滩附近和哈特腊斯角浅水区附近潜坐海底，夜间浮出水面进行攻击。“纳德森”号油船在 12 个小时内遭到 2 艘潜艇的 3 次攻击，最后被击沉了。“加尔夫特雷德”号油船在离巴尼加特 2 海里的地方被鱼雷击沉，仅有 1 名船员幸免于难，当时，该油船离海岸警卫艇只有 274 米。3 月 31 日夜间，在查尔斯角附近有 1 艘拖船和 3 艘驳船遭到炮击而沉没，只有拖船上的两个人得以逃生。

灯火通明的美国沿岸与海上被击中油船的冲天大火竞相争明。城市的居民，甚至在海里游泳的人们都成为德国 U 艇击沉船只的见证人。在佛罗里达州那些豪华的疗养区常常可以看到燃烧着的油船。有一次，在弗吉尼亚的海水浴场，几千名疗养人员和寻欢作乐者亲眼目睹一艘德国潜艇用鱼雷对两艘大型美国船只进行了攻击。

一些德国潜艇人员战后回忆说，他们最初看到美国海岸灯火通明的和平景象时、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不忍下手。但是经过一阵大杀大砍之后，他们人性丧尽，近乎麻木，甚至以杀人为快。4 月 1 日晚上，在查尔斯角和亨洛彭角之间，“阿特沃特”号煤船被潜艇的火炮击沉。嗜杀成性的德国潜艇连逃生的船员都不放过，他们对船员和救生舢板，甚至对落入水中的人进行机枪扫射，血水染红了海水，27 名船员中只有 3 名船员脱险。

邓尼茨又为纳粹 U 艇部队豢养出新一代的“杀手”：哈尔德根少校的“U123”艇共击沉了 11 艘商船；摩亚少校的“U124”艇击沉了 9 艘船；拉森少校的“U160”艇及其他两艘 U 艇各击沉 5 艘船只。

德国潜艇人员兴高采烈地把这段时期称作“第二个黄金期”，“大开杀戒的时期”和“猎获美船的季节”，此话并不过分。可惜·他们好梦不长。

## 第七章 刀光剑影北极线

美国在大西洋沿岸损失的船舶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美国人不容易被吓倒，却很容易被激怒，他们强烈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德国潜艇的攻击。各种防潜建议像雪片一样投向海军。许多人自动用自己的飞机和船只组织起侦察、战斗巡逻和救生等各种民间团体。

一些游艇爱好者、渔民、上年纪的和有生理缺陷的人用自己的帆艇、摩托艇、改装的渔船和小型商船组成近海纠察队，对到美国大西洋海岸或墨西哥湾海岸的船只进行检查。近海纠察队给自己起的正式名称是“海盗船队”，可是很少有人这么称呼它们。美国海军亲切地把他们叫作“流氓船队”。

这支船队是由60岁的哈佛大学教授指挥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海军后备役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帆船军士长的军衔。虽然“海盗船队”的力量有限，不能对潜艇实行攻击，但是担负警卫任务还是颇称职的。他们经常向海军报告德国潜艇或飞机的位置，而且事实证明，他们报告的坐标基本上符合实际。

民间巡逻航空兵是一个实实在在从事战斗活动的民间团体。它是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后由美国民间飞行家们自行创建的。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体弱伤残，不少人带着木制的假手或假脚，但这并未阻碍他们飞行。他们都驾驶自己的飞机，大多数飞机只能容纳一名驾驶员、一名观察员和一部小型电报机。

1942年2月底，民间巡逻航空兵在大西洋城附近建立了海洋交通线空中巡逻基地。在美国大西洋沿岸处于危机的整个时期，他们主要执行了以下任务：发现受鱼雷攻击的商船和遇难人员乘坐的舢板，报告它们发现的可疑船只。最初，飞机上没有武器，以后逐渐在大型飞机上装备了325磅的深水炸弹或两颗100磅的爆破炸弹。

民间巡逻飞机速度慢，飞行高度低，所以驾驶员能发现军用飞机不易注意到的目标。一次，德国潜艇在哈瓦那附近击沉一艘内燃机船，美国出动了11架军用飞机，在出事地点上空飞过几次都没能发现幸存人员乘坐的舢板，最后还是两架民间巡逻飞机发现了这条船。

民间巡逻航空兵的飞行员们个个勇敢善战。在天气恶劣条件下，他们经常代替军用飞机搜索潜艇。据统计，从1943年3月5日到9月，民间巡逻航空兵共飞行了24.4万个小时，386685架次，其中5684架次是为护航运输队担任警戒。发现潜艇173次，发现遇难商船91艘，乘坐舢板的海员363名。到1943年6月，民间巡逻航空兵损失90架飞机，牺牲26名飞行员。

民间巡逻航空兵的人员不领薪金，只在出动执行战斗任务时领取少许生活津贴和按里程计算的租金。飞行员要自己买汽油，到1943年中期，他们已花费私人经费约100万美元。这一爱国主义壮举，连同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已被永远载入美国海军的史册。

当时，美国还没有专门的反潜机构。海军部长指定由美国海军总司令、大西洋舰队司令、美国东海疆区司令、加勒比海疆区司令和墨西哥湾海疆区司令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拿出一个扩大护航活动的计划。

“对付德国潜艇好比捕捞巨大的水母，光靠两只手就想抓住它是徒劳无益的，最好是用‘网’四面围捉。”金上将一语道出反潜的窍门。

部下心领神会，3月底，委员会拿出了扩大近海护航体系的方案，将所有进出美国东海岸港口的商船组织起来。根据大西洋沿岸航运量，每条航线每隔3天组成一支45艘船只的护航运输队，每支护航运输队至少有5艘护航舰保护。这一方案好比为美国近海编起了一张复杂的船队护卫网，南起西班牙港、巴拿马、阿路巴、基维斯岛，北到加拿大东岸诺法斯科西亚的哈利法克斯港。

这一张“网”犹如防鲨网，把进入美国海岸的船与德潜艇隔了开来。以往时常能见到美国海岸附近的海面上布满各类商船和油船，独来独往的船只随处可见。可现在，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见船的影子。德国潜艇艇长们在日记里开始越来越多地写道：“未见来往船只。”

由于实行了严格的灯火管制，到了夜晚，沿岸城市和港内的船只一片漆黑，潜艇很难发现目标。

美国舰艇还加强了对近海的反潜搜索，德国U艇很快被赶出容易获得猎物的浅水海面。4月14日，美国“洛巴”号驱逐舰击沉“U85”号潜艇，为美国海军赢得了首次用军舰击沉U艇的殊荣。

那天夜里，“洛巴”号驱逐舰正在诺福克以南海域以18节的航速航行，舰载雷达发现距它2470米的地方有一艘潜艇。舰长豪少校立即下令：

“航速20节，追击目标！”

“C85”号艇的排水量为500吨，1941年6月服役，这是它在1942年中第二次在美国领海活动。在这之前，它共击沉两艘美国商船。虽然战绩平平，但它逃命的本事颇高，历经4次空袭和2次驱逐舰的攻击，竟然回回都是有惊无险，安然脱逃。

大概它认为这次也能够化险为夷，居然丝毫没有动窝的意思。待驱逐舰逼近到640米处，德潜艇发射了两枚鱼雷。驱逐舰急忙躲避开，鱼雷从舰旁几乎擦身而过。美舰继续朝德潜艇冲去，距潜艇约250米时，打开探照灯，直射潜艇。

“U85”号艇在探照灯灯光强烈的照射下暴露无遗。德潜艇慌忙下潜，可是已来不及了，驱逐舰的火炮和机枪猛烈射击，打中了潜艇的水线部分。紧接着，驱逐舰的声纳也稳稳地测出潜艇的位置，深水炸弹接二连三地投向潜艇。第二天凌晨，水面上漂起被击沉的“U85”号潜艇和29具德国潜艇员的尸体。

6月份，新上任的美国墨西哥湾海疆区司令考夫曼海军少将，根据他在冰岛海军作战基地任司令期间与德潜艇斗争的经验，提出用装备有反潜仪器的军舰和飞机组成歼击群，对德国潜艇进行攻击。

这一着果然有效。6月10日夜晩，考夫曼收到有关“海根”号汽船在古巴以北的老巴哈马海峡遭到鱼雷攻击的通报。他立即派出两个猎潜艇群分别前往尼古拉斯海峡和桑塔累姆海峡进行不间断的搜索；派“诺阿”号驱逐舰去老巴哈马海峡进行对潜搜索，派“格里尔”号驱逐舰赴老巴哈马海峡东口附近搜索。

3个小时后，一架装有雷达的“B18”式陆军轰炸机从迈阿密起飞，朝出事地区飞去。雷诺斯中尉驾驶着飞机，将高室降到100米，搜索着波涛汹涌的洋面。海洋和天空浑为一色，灰沉沉的。几个小时过去了，没发现什么。油料不多了，雷诺斯正准备返回基地，忽然，雷达屏幕上出现一个绿点，一艘德国潜艇正在破水上浮。

“好小子，你总算露出尾巴了。”雷诺斯暗暗叫好，按下机头，径直朝U艇冲去。这时，已是6月11日早上6时28分。

德国“U157”号潜艇见到呼啸而来的飞机，就像兔子见到老鹰，掉头就朝水里钻，水面上搅起一个巨大的发亮的旋涡。

雷诺斯朝着旋涡一气投下4颗深水炸弹，可惜没有击中，飞机返航了。

下午，各舰到达指定地点。一艘艘舰只来回穿梭，像是巨大的犁耙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白色的浪条。担负空中掩护的飞机时而拉起高度，时而冲向水面，机身下展现出一片无垠浩瀚的海面。舰艇的螺旋桨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交杂到一起，在海面上布下一张硕大的海空协调反潜网。

“U157”像缩头乌龟，偷偷蹭到古巴岛海岸，想溜边逃过舰艇和飞机的搜索。不料，一架“B18”式轰炸机的雷达发现了它，立即向舰队报告了潜艇的位置：

“潜艇正驶向佛罗里达群岛断崖，坐标：北纬2336西经8127。”

“诺阿”号、“达尔格伦”号驱逐舰和几艘猎潜艇迅速赶赴目标区域。15时50分，“希提斯”号猎潜艇与“U157”发生声纳接触，投下7颗深水炸弹。其余5艘舰艇也都轮番进行了攻击，水面上被炸起一个个白色的水柱。不久，即漂上两条裤子和一个带有“德国制”字样的空筒。

“德国潜艇被炸沉了！”参战人员一片欢呼，士气大增。

由于美国成功地在北美东海岸为船只航行实行了护航体制，德国潜艇袭击商船的战果骤然下降。4月份，美国东海疆区的损失为23艘船；5月份下降为5艘；6月份商船损失数量上升到13艘；7月份又降至3艘。之后，一直到1942年底，该地区都没有再损失过一艘商船。

美国海军一位军官说，“我们好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用围裙把小鸡赶出了厨房。”

但这不过是把德国潜艇从一个地区赶到另一个地区。投入战斗的潜艇每月都在增加，潜艇艇长变得更凶狠，更有经验了。

显然，在美国沿岸的作战已无利可图。7月19日，邓尼茨下令从美国沿海撤出，把作战的重点再次转移到北大西洋海上运输队的航线上。

1942年是大西洋海战最为艰苦的一年。到1941年年底，德国潜艇舰队的实力已经增加至250艘，而且还在以每月生产15艘的速度递增。邓尼茨在北大西洋、挪威海、地中海和北欧海域同时展开了袭击盟国商船队的破交战，其中，尤以攻击援苏的北极航线之战最为惨烈。

1941年6月，德国军队大举入侵苏联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苏联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为了保护工业，坚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组织实施了工业大搬迁的战略壮举，将工厂从西部转移到乌拉尔地区。在7月—10月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火车把496个工厂从莫斯科搬到东部地区，首都75000个金属切割车床，只留下21000个车床。6月—8月间，整个苏联铁路将1523个工厂从西部搬到东部地区，据统计，从8月—10月，苏联有80%的战争工业是“靠车轮”从受威胁地区运到西伯利亚西部或东部的安全区域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工业大搬家所造成的生产中断，使武器弹药、车辆、机车、油料、食品、甚至像皮靴这类简单却重要的物品都得靠西方的支援来弥补。

1941年10月，英美苏代表签署了给予苏联大批物资援助的协议。会后，英国和美国确定了三条援苏路线：伊朗铁路、太平洋航线和北极航线。伊朗铁路和太平洋航线由于路途遥远，加之货运量有限，起不了多大作用。比较

而言，北极航线最为理想。这条航线路程短，离苏联最近，因而成为英美援苏最主要的航线。从此，大批代号为 P0 的商船队满载作战物资从英国或美国出发，绕过北角，再经熊岛，到达苏联的摩尔曼斯克港和阿尔汉格尔斯克。

可是，北极航线的气候极为恶劣，终年寒风刺骨，气温都在零度以下。进入北极圈，冰雪连绵，随时都有撞上冰山的危险，而且，这里夏季只有白昼，冬季只有黑夜。除了冒险家外，普通商船大多不敢问津。再加上德国空军飞机、海军舰艇和潜艇的围追堵截，更使这条航线变得危机四伏，阴森可怖。

希特勒把德国海军的力量集中到挪威，并从攻击大西洋航运的潜艇中抽出一部分兵力，调至挪威海域，以阻止英美将供应物资和军需品运入苏联。

最初四五个月，为了避开驻扎在挪威基地的德国空海军部队的袭击，英美商船队均绕道而行，西面远至格陵兰、北面远至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船队航行到目的地须耗费整整 3 个星期的时间。不过，这段时期倒还顺利，只损失了一只船。

到 1942 年春季，由于冬季冰大量涌向航线，迫使护航船队东移，加上白昼增长，驻在挪威的德国飞机和潜艇开始加紧协同作战活动，导致护航运输队的损失急剧上升。

3 月 20 日，由 20 只船组成的 PQ13 船队在驶往苏联的途中遇到强烈的风浪，在北极海海面分散开来，结果被击沉 5 艘船。4 月初，由 24 只船组成的 PQ14 和 PQ10 船队分别被击沉 5 艘船。虽然，英国对这些损失并不表示悲观，但却有种不祥的预感。

6 月 27 日，PQ17 船队的 36 只满载援苏武器装备、原料和粮食的运输船在 6 艘驱逐舰、2 艘防空舰和 11 艘较小型舰艇的前呼后拥下，浩浩荡荡驶离冰岛的赫瓦尔峡湾，开往摩尔曼斯克。

护航运输队行到雷克雅未克附近时遇到浓雾。遮天蔽日的大雾笼罩着海面，船只像进入各自的纱帐，雾罩朦胧，彼此看不到对方。一艘货船和一艘油船不幸相撞，一艘货船触礁下沉。其余 33 艘船只将时速减到不到半速，继续缓缓向东行驶，经过丹麦海峡。

7 月 1 日，大雾消散，阳光灿烂。大大小小的商船错落有致地组成方阵，在蓝色的海面播出一条条白色的浪纹，海鸟在船前船后追逐着浪花，好一幅美丽壮观的景色。

忽然，在船队的后面传来德国“HE115”式水上飞机的轰鸣声。这架飞机不远不近地一直在运输队的高炮射程外跟踪监视。护航舰队司令汉密尔顿少将下令各舰做好战斗准备。他意识到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

7 月 2 日，PQ17 护航运输队行驶到扬马延岛附近海域。4 艘德国潜艇和 8 架从挪威特罗姆瑟基地起飞的本土飞机展开协同攻击，遭到船队的炮火的猛烈抗击后，悻悻退去。

护航运输队通过熊岛的北部，受到流冰群的阻挡，不得不进入德国驻挪威北部巴尔德佛斯、巴纳克基尔克内斯等基地轰炸机的作战半径。

这里已是太阳不落季节，终日都是白昼。7 月 4 日 19 时 30 分，从巴纳克起飞的一个中队的德国“容克 88”式飞机首先对船队发起攻击，未伤船队一根毫毛。一个小时后，德军变换战术，25 架“HE111”，式飞机以散开队形，从几个方向突入船队方阵，实施低空鱼雷攻击，两只运输船中弹起火。船队救起落水船员，继续朝东行驶。

英国在伦敦的海军总部万分焦虑地注视着这支运输船队的进展，十分担心潜伏在挪威峡湾的德战列舰。巡洋舰伺机狙击船队。

7月4日，海军部收到有关德国“提皮茨”号巡洋舰和它的僚舰在阿尔塔重装燃料后已前往截击PQ17运输船队的报告。“提皮茨”号是“俾斯麦”号的姊妹舰，显然，汉密尔顿少将的巡洋舰绝不是它的对手，而其他支援舰只又鞭长莫及，距离战区太远，无法阻止德国水面军舰对船队的攻击。看来，只有船只分散行动才能避免造成重大损失。

当日21时23分，英国本土舰队司令庞德海军上将向运输船队下达命令：“有敌舰危险，运输队解散，各自驶往苏联港口。”“护航巡洋舰以最快速度返航。”

时隔13分钟后，他又向运输船队发出特急电：“立即解散运输队！”

巡洋舰司令汉密尔顿少将为不得不放弃这些毫无抵抗能力的运输船而苦恼不安，可是军令不可违，他万般无奈，把散开了的船只聚集成几个小队后，便挥泪撤退了。

眼看着自己的“保护神”纷纷撤走，孤立无援的运输船顿感六神无主，人心慌慌，大有“树倒猢狲散”的感觉。PQ17护航运输队已名存实亡，成为一群分散孤立、没有防御能力的船队。

其实，德军非常惧怕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实力。希特勒曾亲自下令，如遇危险情况，舰队不许出动，他们把英国航空母舰看作最大的威胁，害怕“提皮茨”号巡洋舰重蹈一年前“俾斯麦”号的悲剧。因而，德国“提皮茨”号、“舍尔”号和“希佩尔”号军舰以及其他驱逐舰组成的水面舰队没敢贸然驶往北冰洋，一直蜷缩在阿尔塔观望等待，直到5日中午才离开港口。

正当德国舰队高速向东北方向移动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得悉PQ17已解散，护卫舰艇已撤走，于是当即决定撤回舰队，以飞机和潜艇来对付分散了的运输船队。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当晚，德国水面舰队奉命驶回阿尔塔基地，可是它们的出现却使英国海军部错误估计了形势，使运输船丧失了有组织的对空、对潜的防御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PQ17运输船队的厄运。

分散而又无援的运输船队成为德国飞机和潜艇的囊中之物。7月5日—10日连续几天，德国U艇与飞机在散布海面而又缺乏护卫力量的船舶之间横冲直闯，大开杀戒。

商船像无助的羊羔，任凭敌人宰割。被击中的船只只在海面上点起一处处冲天大火，船载的成百上千架的飞机，七歪八斜地滚入浪涛，数百辆坦克随船倾入大海。

船员们惊慌失措，有的逃向救生艇，有的慌不择路地跳入大海。落入水中的炸弹，又将飘浮在海面上的残骸、尸体和逃命的船员一起抛向空中。许多船员虽没被打死打伤，却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被活活冻死。枪弹声、爆炸声，船员的求救声和呻吟声交织到一起，不知是血水还是大火将海水映染得通红通红……。

多少年后一位幸存者回忆说：“太可怕了！那简直像人间地狱。我的周围都是尸体和残肢断臂。”

PQ17船队的36艘运输船，只有11艘船和2只救生船虎口脱险，驶入新地岛海岸隐蔽数周后，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卸下从冰岛运出的20万吨货物中的7万吨货，890辆汽车、164辆坦克和187架飞机。

这支运输队共损失 24 艘运输船，船队装载的 13 万吨货物和 210 架飞机、430 辆坦克及 3350 辆车辆全部葬身海底。

丘吉尔心痛如刀绞，决意中止北极航线的运输，起码得在北方流冰群消融之前和北极区白昼过去之后才能开始北极运输船队的运输。

斯大林闻讯暴跳如雷。他早已对英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行为满腹不悦；正当苏德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丘吉尔异想天开地要他腾出手来支援北方船队；正当苏联前线急需物资的时候，丘吉尔居然能提出停止取道北极航线将战争物资运往苏联。他气不打一处来，立即致电丘吉尔，措辞严厉地指责说：“我决不希望，正当苏联由于苏德前线的紧张形势而较以往更需要战争物资的时刻，英国政府会停止输送这些物资。”

罗斯福出面进行调解，劝说丘吉尔“应该经常将我们同盟国的人格和他们面临的困难与危险牢记在心”，应该设身处地的替斯大林考虑，俄国军队损失惨重，苏德战役正处于成败的紧要关头，因而“只要有一点成功的可能，不论冒多大的危险，我们都应该派出一个船队”。

难怪斯大林在战后如此形象地评价了与他共事的这两位巨头：“丘吉尔这种人你要是不盯着他，他就会从你的口袋里掏走一个戈比。而罗斯福呢，罗斯福不是那种人。他只掏大硬币。”

丘吉尔到底是丘吉尔，他对罗斯福的话只听了一半，把斯大林的电报搁置一边，不作答辩，但仍坚持在白昼期间拒绝派遣护航运输队去北极航线。

于是，美国应苏联的请求，主要承担了向苏联运送粮食、物资、飞机和弹药的任务。8月12日，美国海军组织了特混舰队，由海军上校诺曼·吉勒特任司令。舰队内有一艘重巡洋舰和两艘美国驱逐舰，3艘英国驱逐舰。这次远航运输没有动用商船，称为“轻兵力编队”活动。所有军舰都的装成商船，“塔斯卡露沙”号重巡洋舰装载了3000吨物资，每艘驱逐舰装载了20吨航空器材和19吨一般物资。

特混舰队从8月13日出发后，一路平安，只是在到达冰岛东部时、被一架德国侦察机发现了。舰队借着浓雾的遮掩，改变了航向，摆脱了德机，将货物准时运抵苏联。

不过，丘吉尔的“罢运”倒把雷德尔弄迷糊了。这位德国海军司令8月26日谒见他的元首时，大言不惭地说：“显然，同盟国的运输船队并未开航。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使敌人最近一次运输船队遭受全面破坏的我方潜艇和飞机，已经迫使敌人暂时放弃了这条路线，或者甚至已根本上改变了他的整个供应线系统。”

英国海军部认为时机已到，可以恢复去苏联的北极航线的定期航行。9月2日，PQ18护航运输队出海。英国海军部吸取了PQ17护航运输队的教训，几乎把所有能派出的军舰都编入了护航队，并且第一次动用航空母舰为船队保驾护航。护航兵力为：“复仇者”号航空母舰，载有15架战斗机；“塞拉”号防空巡洋舰；16艘驱逐舰；2艘潜艇和许多小型舰艇。队内有40艘商船。

这次，德国水面舰只按兵不动，把袭击船队的任务交给了飞机和潜艇，结果在北极线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舰对空大海战。

9月13日，当船队行至斯瓦尔巴特群岛南端以西海域时，30—40架德国“容克88”式和“HE111”式鱼雷机分为3个小队，穿过云层，朝着列为四路纵队的运输队俯冲而来。飞机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将炸弹和鱼雷投向商船。

所有护航舰的高射炮都打开了，猛烈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射向敌机，打得

德机措手不及，5架德机中弹起火，拉着尾烟哀嚎着栽入大海，水面上冲起5个大白浪柱。

德国飞行员大惊失色，他们没想到，也从没有遇到过这么猛烈的火力网。鱼雷机瞅准右侧两个纵队没有急速转入45度航向，冲过火力网，把机头拉到12米的高度进行攻击，商船船员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飞行员双眼射出凶狠的目光。外侧纵队中有6艘商船被击中。德国损失15架鱼雷机。

9月14日晨，德国潜艇“狼群”围上来，企图引诱军舰离开阵位，以便造成缺口，可是英国护卫舰不吃这一套，把它们赶走了事。“复仇”号航空母舰和两艘驱逐舰从护航运输队右翼转到左翼，以便使“暴风”式舰载机迎风起飞。

100架德国轰炸机黑压压地飞来，从高空攻击护航运输队。英国“暴风”式飞机早就磨拳擦掌，想教训它们一顿。只听指挥员一声令下，一架架舰载机像矫健的海燕，离开甲板，飞向蓝天。

正当空战激烈进行时，几架敌机大概发现了警戒的薄弱环节，从右后方溜入护航运输队的上空。舰上的高射炮开始“发言”了。“哈特内特”号商船的武装队长海军中尉理查德·斯通，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战斗的经过：

“当时我们用5英寸火炮射击，定时引信定为6秒钟，飞机根本不敢逼近我们。护航舰用20毫米自动火炮组织起交叉火网。敌机飞过护航舰的上空毫无损失，我们的4门20毫米自动炮从左舷1280—1550米距离开炮，敌长机在915米的地方向左转，不料，飞机浮筒中弹起火。当它跌跌撞撞飞近我船左舷附近时，被3英寸火炮击中，爆炸起火，一头坠入第二纵队左前方的海中。第二架德机在距我船约460—640米的地方，进入20毫米自动炮拦阻火力圈，机身和机翼被击中，飞机左翼急剧倾斜，冒着浓烟栽入海里。第三架飞机在1190米处，向右转，在第13号船正横方向上空掠过，向队内殿后船冲去，后面立即传来猛烈的射击声。这架飞机遭到多艘船只的炮击，坠入大海。整个战斗从发现敌机到打完最后一发炮弹，还不到20分钟。干净利落，漂亮极了！”

PQ18护航运输队一路上历尽艰险，多次遭到德国飞机上百架次的大空袭和潜艇的骚扰，被击沉13艘商船（内有10艘是被飞机击沉的），其中8艘是美国商船，共有27艘商船成功地到达苏联港口。而德国却损失了近40架飞机，也就是说，德国人每炸沉一艘商船就要损失4架多飞机。

这次护航战，盟国护航队占了上风，并且获得用航母护航的宝贵经验。这对于英美两国海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此，北极护航运输队的商船损失越来越小了。

据1941年8月至1942年底，援苏北极护航运输队的统计表中记载，21个北行的护航运输队中共有商船301艘，其中248艘到达指定港口，53艘被击沉；16个南行护航运输队共有商船232艘，除被击沉16艘外，其余216艘均到达目的地。

希特勒被激怒了，特别是当他迟迟才从英国广播中获悉，12月31日德国“希佩尔”号重型巡洋舰和“卢佐夫”号战舰袭击盟国商船队，非但没有伤着船队一根毫毛，反而被英国护航舰迫得仓皇逃遁的时候，他气得暴跳如雷，语无伦次地大喊大叫“笨蛋！”“废物！”“丢人！”。

德国空军司令戈林与雷德尔素来不和，在一边火上加油地说：“我早就说这些舰只应该报废，用我们空军的飞机去保护它们简直是种浪费！”



1943年1月6日，希特勒召开海军会议，雷德尔连一分钟的发言机会都没有，只听他的元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在长达90分钟的训斥中，希特勒不容分辩，把德国海军的过去损得一文不值，最后，他不屑一顾地说：“德国海军的巨舰都是废物！”“你也该休息了。”

雷德尔自然明白元首的意思，1月30日提出辞职。希特勒立即任命邓尼茨为海军司令。但野心勃勃的邓尼茨仍旧身兼潜艇舰队司令，从此，德国舰艇的建造便由潜艇独领风骚了。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就这样，英国皇家空军在这一年的年底为保护驶往俄国的一支同盟国的运输船队而作的英勇的战斗，直接在敌人海军政策方面引起了一次严重的危机，也结束了德国重建一支公海舰队的迷梦。”

1943年3月2日以后，由于白昼变长，北极航线又成了最危险的航线，盟国没有再组织护航运输队去北极航线。4月，在德国人从突尼斯撤退以前，同盟国已经牢固地控制了地中海，所以，从美国去苏联的护航运输队基本上都取直布罗陀—苏伊士—波斯湾的航线。

北极航线把英、美、苏三大反法西斯盟国紧紧连接到一起。从1941年3月到1945年10月，英国向苏联提供了5000辆坦克、7000架飞机、35万吨炸弹；美国向苏联提供了8000架飞机、2000辆坦克、2000辆机车、1.1万列火车车厢、近300万吨汽油、54万吨铁轨、5.1万辆吉普车、37.5万辆卡车和1500万双皮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它们的援助，苏联西部的反法西斯战役的结果将会如何。

## 第八章 封闭大西洋“空洞”

到 1942 年 7 月，尽管双方当时都未意识到，大西洋战役已临近关键时刻。

德国 U 艇的建造计划已步入正轨，共有 331 艘潜艇就役。邓尼茨自以为羽翼已丰满，抛出了大西洋之战第五阶段（1942 年 8 月—1943 年 5 月）的计划。

他看准盟军为了增强护卫北极航线的船队，必然会减少大西洋航路的护航兵力。而且，U 艇到加勒比海作战要比到大西洋的距离远得多，选定北大西洋为主战场，可以节省行程，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艇的作战能力。更有利的是，在北大西洋东部有一大片盟国封锁海域的边缘地区，亦称作“空洞”地区。

所谓“空洞”，是指 U 艇最大劲敌——岸基飞机所达不到的海域。U 艇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随意杀戮商船。船员们一提到“空洞”就心惊胆战，将这里称作“坟墓”、“恐怖的黑虐”。

以前，由于盟军的四引擎飞机的续航能力有限，又都从北美、格陵兰、冰岛及爱尔兰的北部基地起飞，从纽芬兰沿岸及欧洲沿岸向后延伸约 900 公里处的海域都称作“空洞”。现在，为了保卫支援盟军北非登陆的船舶，盟军飞机都改从加蓬的利伯维尔基地起飞。这样一来，无形中便缩小了“空洞”的范围。

可邓尼茨是见缝下蛆，无孔不入。他指示 U 艇在“空洞”的末端开始接触船队，然后咬住不放，一直到船队进入飞机的警戒圈之前再展开攻击。这完全符合他“花最小的代价，击沉敌人最多的船只”的原则。

德国“狼群”对主子的意图领会无误，它们常常在北大西洋亚索列斯群岛一带的“空洞”区游弋。这里既处在直布罗陀的航空警戒圈外，也处在英国本土基地哨戒机的行动圈外。它们像一群群鲨鱼，在这里兴风作浪，猎杀商船。8 月 14 日，攻击了 SL118 商船护航队，接着又袭击了 SL119 商船护航队，共击沉 5 艘商船 42 万吨。

德国 U 艇把袭击商船视作儿戏。它们在船队内外窜来窜去。好似进入无人境地。它们发现商船后并不急于攻击，而是追追打打、打打停停，就像吃饱了肚子的猫戏弄老鼠一般，抓抓丢丢、丢丢抓抓，直到玩腻了，便一口一口地把它吃掉。

有的潜艇甚至浮上水面，艇员们爬到舰桥上，拿着照相机拍个不停，拍下惊慌失措的商船，拍下绝望求救的船员，拍下 U 艇的淫威暴行……以此取乐。

遭到潜艇攻击的商船队一片恐慌混乱。SL118 船队中有 3 只船还未等 U 艇攻击就关闭了引擎，任其在无人状态下随彼漂荡；船员四处逃散，有的慌不择路，跳入水中，大部分改乘到救生艇上，飘流海面。

为了对付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上爆发的对运输队的作战，1942 年夏季，在英国成立了反潜作战委员会，由丘吉尔亲自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各部部长、参谋长、美国代表和一些科学家。

同年 11 月，反潜作战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丘吉尔郑重宣布，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加紧反潜作战，为了在统一领导下根据统一的原则实施反潜作战，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所需数量的舰只，飞机和物资能够得到满足。

虽然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使用尽可能多的远程飞机对北大西洋“空洞”

区加以封锁，可是英国海军部和海岸司令部却与英国空军参谋部发生了争执。可以说，没有一个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乐意承担这种防御性任务，因为他要执行十次、二十次，甚至可能五十次任务才能有一次跟敌人遭遇的机会，甚至可能连一次遭遇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一再要求从这种“徒劳无益消耗性的”护航任务中解脱出来。

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第 8 航空队更希望把这些远程轰炸机用来轰炸柏林。丘吉尔表面上虽然不露声色，可他打心眼儿里赞成这个意见。他恨不得尽其所有的远程轰炸机，把柏林炸个底儿朝天，以报德国空军轰炸伦敦的一箭之仇。

在美国，围绕航空队投入护航系统的问题更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隶属于陆军的航空队竭力想使自己被公认为第三军种，并提出了“一切能飞行的都归空军！”的口号。美国海军赞成护航系统，认为空中掩护越远越好，但空军不同意，认为护航工作往往是徒劳无益的。他们赞成更富有进攻性的作战，并将其归纳为一句口号：“发现！攻击！击沉！”

德国潜艇“狼群”在“空洞”的袭击战，使盟军商船的损失日趋严重。7 月份，商船损失 96 艘 47605 吨；8 月份损失 108 艘 544410 吨；9 月份损失 98 艘 465413 吨；10 月份 94 艘 619417 吨；11 月份 109 艘 729180 吨；12 月份 60 艘 330816 吨。而德国潜艇只损失了 87 艘，占 U 艇总数的 18%，德国仍有 393 艘 U 艇活跃在大西洋的各海域。

1942 年一年，轴心国潜艇一共击沉了 1160 艘盟军船舶 6266215 吨。如果再加上其他舰艇所击沉的数字，则可高达 7790657 吨。这一年盟军的新造船量刚刚超过 700 万吨。盟军船舶的损失量略高于建造量，由此可见，在这场盟国新造船量与轴心国的船舶击沉量的吨位战中，轴心国暂居上风。

然而，迄今为止，双方都还没有达到左右战争、称霸海洋的地步，大西洋海战仍处于钟摆来回摆动的“拉锯战”阶段。

进入 1943 年后，大西洋北航线不仅是英国战略输入的生命线，而且成为当时在英国集结并准备登陆法国的美国军队的重要运输线。仅 3 月份，英美就有 687 艘运输船在北大西洋航线上执行运输任务。

大西洋之战的严重局面直接阻碍了盟国计划的实施。英美盟军在欧洲登陆的计划，由于缺乏拥有为这一行动所需要的船只吨位而被迫推迟到了 1944 年。对付德国潜艇的威胁，保卫盟国商船，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1943 年 1 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摩洛哥首都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谈，一致认为要夺取欧洲，必须确保海上补给线的畅通和足够的商船，为此，必须彻底歼灭大西洋上的 U 艇，把反潜艇战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

盟军虽然认识到了反潜艇战的重要性，但在实战方面却犯了错误，企图以空中攻击比斯汗湾 U 艇老巢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

可是，英美空军对比斯开湾周围的德国潜艇基地和建造德国潜艇辅助部件的那些城市的轰炸，收效甚微。

到 1943 年 2 月，轰炸机司令部出动约 7000 架次飞机，对这两类目标进行攻击，投下约 1.1 万吨炸弹。可是，居然没有一颗炸弹穿透德国潜艇在布雷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拉帕利斯和波尔多的那些牢固的钢筋水泥岸洞掩体，也没有炸毁或损坏一艘德国潜艇。虽然洛里昂遭到严重的破坏，可是德国人却没有离开洛里昂，只不过把娱乐场所搬到了郊外。

倒是对城市的轰炸给德国潜艇建造工业带来极大的破坏，影响了德国潜

艇的建造速度，尤其是影响了潜艇的修理计划。

邓尼茨利用他身兼海军总司令和潜艇部队司令两职之便，减少了水面舰艇在交通线上的战斗活动，航空兵的活动也达到最低程度，全力依靠他的潜艇进行破交战。为此，引起一些海军将领的不满，嘲弄他是“用有限的兵力进行一场无限的战争”。

邓尼茨把4个“狼群”大约50艘潜艇派到“空洞”区，组成一道道巡逻线，企图截杀盟国东行的所有护航船队。老奸巨滑的邓尼茨非常清楚这些巡逻线有被盟国飞机发现的危险，所以他不断变动它们的位置。

最初一个月，天气极其恶劣，德国潜艇的大部分作战都受到严重影响。巨大的风暴自西向东席卷大西洋，刮得天昏地暗，星月都深藏在厚厚的云层里，不肯露面。

海面上波浪滔天，把U艇打得左右翻滚，且不说在舰桥上浴着海浪作业有多难，就是想把U艇保持正确的位置都几乎不可能。天文航法根本就不灵了，只能依靠推测航法，即根据潜艇的航速、风力和海潮的外力来确定艇位。可是，由于风浪太大，这种方法也不怎么可靠了。别说是攻击盟军商船队，U艇自身都难保。

可惜，这种天助盟军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从1月下旬开始，天气渐渐好转，盟军护航运输队的厄运也随之到来。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几乎所有HX号快速运输队和SC号慢速运输队都遭到了德国潜艇的攻击。

1月份击沉盟军39艘233128吨商船；2月份击沉63艘359328吨商船。这些战果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归功于德国海军总司令部的暗号科——B机关。

在德国与盟军间展开的这场破交与反破交的大海战的背后，是一场看不见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海战的无线电情报战。英德两国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选用最优秀的人才来从事这项复杂而又重要的情报战。

在德国U艇攻击之前，德国的B机关总是竭尽全力地用无线电截获和破译盟军护航队阵位及航运意图的密码电报。然后，邓尼茨调兵遣将，将“狼群”事先部署在船队的必经之路上。

坐落在伦敦郊外布莱奇雷庄园的英国密码破译机构和海军部作战情报中心的人员，昼夜监听德国U艇与邓尼茨在卡纳维尔和洛里昂指挥部间的无线电电报，并全力进行破译。一旦获悉U艇的活动区域后，便立即通知护航运输队变更航线。

更改航线是反潜战中最成功的防护手段。1942年7月—1943年5月间，英国海军部和美国海军部情报中心设法把174次受到潜艇威胁的情报通知北大西洋护航队，及时更改航线脱离险境的有105次，还有53次通过更改航线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只有16次直接闯入“狼群”陷阱，遭到重大损失。这很可能是德国B机关截获了盟军通知变更船队航线的电报所致。

1942年2月，英国破开了U艇无线电报的超级密码，这一年大部分时间，U艇都使用这种密码发报。与此同时，德国的B机关在破译皇家海军三号密码本方面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由于英国海军部错误地坚持要求下属使用密码本而不是密码机，从而使德国B机关能够熟练地译读盟国护航队航线的电报，引导“狼群”向船队航线集结，有时便给护航船队造成灾难性的结果。

3月5日，SC—122运输队从纽约出发。途中遇到风暴袭击，该队60艘船只中的6艘商船不得不于3月8日驶入哈利法克斯港口。同日，由40艘船只组成的HX—229运输队也出发了。

两支船队分别在为 SC—122 运输队护航的 2 艘驱逐舰、1 艘护卫舰和 5 艘驱潜快艇，以及为 HX—229 运输队护航的 4 艘驱逐舰和 1 艘驱潜快艇的保护下，沿格陵兰和冰岛的北航线，向东行驶。

这时，船队指挥官接到与他们反向航行的 ON—170 运输队的护航飞机和舰艇的电报，说在这个地区发现并听到德国潜艇的无线电信号。指挥官当即决定将这两支运输队转入南部航线，并通过无线电给运输队指挥官下达了指示。

不幸，这些改变航线的命令均被德国无线电监听机关（B 机关）破获。邓尼茨如获至宝，立即开始调兵遣将。他下令“劳布格拉夫”潜艇群从能见度极差的纽芬兰和格陵兰间的海域撤出，快速前往占领横越在 SC—122 运输队新航线上的有利位置。他修正了“粗暴者”和“压迫者”两个潜艇群的航向，命令 11 艘潜艇组成的“压迫者”号潜艇群前往 HX—229 号运输队的航线开战。

由于风暴太大，“劳布格拉夫”潜艇群没能及时赶到指定位置。到 3 月 15 日傍晚，SC—122 运输队已经到了巡逻线以东海域，在这以南的航线行驶的 HX—229 运输队也越过了潜艇巡逻线的南端。

要不是返航的“U653”号潜艇无意中在听音装置上听到了 HX—229 船队商船发出的宽带噪声，这两支运输队想必可以避免这场临头大祸。

邓尼茨一接到“U653”号艇的报告，就向现场派遣了“劳布格拉夫”狼群中的 8 艘潜艇、“粗暴者”狼群中的 6 艘潜艇和整个“压迫者”狼群，命令它们赶在已被发现的 HX—229 运输队的前面建立一道巡逻线。

大风暴狂啸不停，由东向西席卷着北大西洋海面。洋面上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大海像是张开了巨膀，要把船队撕碎，把商船一个个拢入怀抱，打入海底。为 SC—122 护航的一艘反潜拖网船“坎波贝洛”号被浪峰掀翻，船底朝天；商船难以保持在运输队中的位置，两支运输队中都有单个或成群的船只掉队。

3 月 16 日中午，“劳布格拉夫”潜艇群中的几艘潜艇发现了从 HX—229 运输队中掉队的船只，寻迹追踪，很快发现了这支运输队。从夜间 23 时至次日早晨 6 时，德国“U603”号潜艇、“U758”号潜艇、“U435”号潜艇、“U91”号潜艇和“U600”号潜艇利用夜幕的掩护，从不同方向逼近运输队，发起水面攻击。结果击沉 6 艘商船，重创 4 艘。“U91”号潜艇仍不放过受伤的商船，它钻入水下，给所有这些受重创的船只以最后一击，使它们永沉大海。

同日晚上，北面的“粗暴者”潜艇群发现了 SC—122 号运输队。“U384”号潜艇和“U631”号潜艇一阵攻击，4 艘商船被击沉。

在随后的三天里，德国潜艇群像一群群饿狼扑入两支船队，撕咬着孤无助力的“羊羔”。有限的护航舰在海面上疲于奔命，可是“狼”和“羊”都太多了，它们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商船接二连三地被击中或被击沉。

19 日黎明时，“解放者”式远程轰炸机从 600 英里外的冰岛和北爱尔兰的基地起飞赶来，对德国潜艇发起攻击。“U384”号潜艇当即被炸沉，“U338”号潜艇、“U441”号和“U631”号潜艇受重创，其他潜艇见势不妙，赶紧缩脖潜入水下。商船得救了，船员们一片欢呼，热烈地向飞行员们挥动双臂，打出表示胜利的 V 字形手势。

这时，两支运输队也汇拢到了一起，一些护航舰只从冰岛全速赶来，护航舰增加到了 18 艘，其中有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驱逐舰、英国的护卫舰和

海岸炮舰、英国和加拿大的驱潜快艇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因而，尽管风暴停止，月光明亮，德国潜艇却没有机会再攻击商船了，除了“U666”号艇击沉一艘商船外，其中7艘潜艇都被护航舰的深水炸弹赶跑了。

看来作战前景不佳，邓尼茨命令潜艇在20日的拂晓时停止攻击，向西撤走。

这场战斗是德国潜艇对盟国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规模最大、最成功、击沉商船数最高的一次作战。两支船队共90艘商船中，被击沉22艘商船14.6万吨位和1艘护卫舰，重创9艘船只，邓尼茨和他的艇员们士气大增，深信大西洋海战，他们已稳操胜券。

德国间谍机构紧锣密鼓地配合，密令安插在各地的间谍，不择手段，搜集有关盟军护航运输队的情报。在巴西萨尔瓦多港，有一个神秘的酒吧女郎，金发碧眼，秀丽苗条，典型一美人胎，人称“美人鱼”。BT—6护航运输队一艘商船的大副跟这位“美人鱼”一见钟情，没几天就如漆似胶，难舍难分了。3月1日，BT—6护航运输队离港不久，就被德国潜艇跟踪，击沉一艘商船。以后几天，更是一路坎坷，多灾多难，总也甩不掉德国U艇。船员们异常恼火地说：“简直像是鬼魂附体！”待该船队到达目的地时，所剩商船已寥寥无几。事后，据英国情报机构调查，原来，那位迷人的“美人鱼”是个德国女间谍，专靠与盟国船员们厮混来套取情报。

钟摆明显偏向德国，形势对盟军极为不利。3月上旬，盟军有41艘船共229949吨被击沉；中旬，又有44艘船共282009吨位被击沉。3月份的损失很可能大大超过1942年11月份盟军船只的最高损失率。

而且，更令人不安的是，过去大多被击沉的商船是单独航行的船只，编成运输队后损失率大大下降。可是3月中、上旬被德国潜艇击沉的85艘船只中，至少有67艘是在有护航舰的运输队中被击沉的，其中41艘是在北大西洋航线上。这意味着，通过改变航线来规避德国潜艇的战术已毫无意义了。由于德国作战潜艇日益增多，邓尼茨在北大西洋部署了120艘潜艇，改变航线只意味着从一群潜艇的魔掌落入另一群潜艇的魔掌。

难道要放弃护航系统？！

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上校在回顾这一危急情况时这样写道：“如果护航系统已经失去作用，英国海军部会转向何方？”“他们不知道。但他们肯定会感到，失败已经迫在眉睫，尽管谁也没有承认。”

英国海军部对3月份前三周的战况作出如下结论：

“德国忙于封锁联结新世界与旧世界（指美洲与欧洲）的交通线，如今他们眼看就要切断交通线了。”

如果这种势头一直保持下去的话，盟军的生命线将受到威胁，反攻欧洲的战略也将全盘打乱。

就在柏林满怀喜悦之情，眼巴巴地期盼大西洋的战局把轴心国引上胜利之路时，大西洋的钟摆突然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朝相反的方向摆动。

盟军组建的支援舰队和商船航空母舰大显威力了。

3月1日，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金海军上将提议召开大西洋护航会议。会议规定了北大西洋护航的职责范围，决定从4月1日起将原在西经35—25度之间的作战控制变换线移至西经47度。这一线以西，由新成立的加拿大“西北大西洋司令部”接管对所有运输队的控制和保护工作；这一线以东的一切仍由英国西部海口地区司令部负责，新成立的美国第10舰队负责从美洲到直

布罗陀和摩洛哥以及从加勒比海到英国的一切航线。

这次护航会议直接的实际成果是美国海军组建了到北大西洋航线上执行护航任务的第一个支援舰队。

以往，护航舰队发现了潜艇之后，只能与之作短时间的战斗，因为它不能离开护航队，否则，护航队就失去了保护，也就是说，护卫舰必须马上放弃与潜艇的作战，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返回到必须加以保护的商船船队。支援舰队就不一样了，它并不担负护航舰的单纯护航任务，而是去追踪、攻击它所发现的德国潜艇，并尽可能地把它消灭。

支援舰队的设想最早是由英国反潜委员会提出的，但由于缺乏护卫舰而一直没有兑现。直到英国放弃了摩尔曼斯克航线上的运输以后，英国海军部才拨给西部海口司令部两支驱逐舰纵队。这真解了马克斯·霍顿海军上将的燃眉之急。

1943年3月，西部海口司令部司令霍顿上将组建5个支援舰队，而后将美国组建的支援舰队编为第六支援舰队。

这六个支援舰队的编成如下：

第一支援舰队：英国皇家海军布鲁尔上校任指挥，由“塘鹅”号海岸炮舰、“森纳”号前海岸警卫队快艇以及“罗瑟”号、“斯佩”号、“韦尔”号和“杰德”号护卫舰组成。

第二支援舰队：英国皇家海军沃尔克上校任指挥，由“燕八哥”号，“小天鹅”号、“雷恩”号、“鸢”号、“榴鹬”号、“野鹅”号和“啄木鸟”号海岸炮舰组成。

第三支援舰队：英国皇家海军麦科伊上校任指挥。由“奥法”号驱逐舰，以及本土舰队中的“忠顺”号、“奥里比”号、“奥韦尔”号和“突击”号驱逐舰组成。

第四支援舰队：英国皇家海军斯科特—蒙克里夫上校任指挥，由“米尔恩”号驱逐舰，以及本土舰队中的“无比”号、“蚀”号、“冲击”号、“伊卡洛斯”号和“愤怒”号驱逐舰组成。5月，“射手”号航母配属该舰队。

第五支援舰队：英国皇家海军艾贝尔·史密斯上校任指挥，由“骗子”号航母，以及本土舰队中的“英格尔菲尔德”号、“冷酷”号、“凑巧”号和“导航者”号驱逐舰组成。

第六支援舰队：美国海军肖特上校任指挥，由“博格”号航母，以及美国的“利”号、“格林”号。“贝尔纳普”号、“奥斯蒙德—英格拉姆”号和“乔治·巴杰尔”号驱逐舰组成。

支援舰队在支援SC—123和HX—230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第一次显露头角。

3月26日傍晚，SC—123运输队前面的几艘舰船在费尔韦尔角东南的“空洞”下，驶入德国“安康”潜艇群的中间。“U663”号和“U564”号潜艇几乎同时发出了“与敌接触”的信号。

“U663”号艇浮上水面，正要瞄准一艘商船，猛然间看到一艘英国驱逐舰的黑影钻出夜幕，迎面冲过来。舰首浪花四溅，速度相当快。“U663”艇长忙不迭地喊道：

“紧急下潜！”

U艇刚潜到潜望镜深度，四周就响起深水炸弹接二连三的爆炸声。潜艇剧烈地震荡起来，艇内照明中断，艇员被摔出战位。潜艇失去控制，径直朝

下滑去。

纳粹士兵顽强地与危险进行着搏斗，摇晃着爬回各自的岗位。应急照明灯亮了，潜艇在 180 米深处止住了下滑。可是，这会儿，它再也不敢动窝了。

德国艇长心里直犯嘀咕：“真见鬼！怎么这驱逐舰好像早发现了我们似的。”

他没猜错。这艘驱逐舰是第三支援舰队的舰艇，该舰队都装备了新式高频测向仪，对付惯于夜间袭击商船的德国 U 艇非常有效。

其他潜艇的命运也不比“U663”号艇好多少，它们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有关该运输队的航向和速度方面的新信号，就被第三支援舰队的舰艇一个个地赶入海底。SC—123 号运输队安然突破了潜艇巡逻线。

袭击 HX—230 护航运输队的德国“站鱼”潜艇群也同样碰了壁。支援舰队抵达作战现场后，HX—230 船队的护卫舰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对付 U 艇，不许它们靠近商船。随后赶来的支援舰艇把那些虎视眈眈的“狼”一气儿就给赶跑了。

英国海军很清楚，“空洞”还需空中力量来填补。从 3 月底始。正式动用航空母舰力运输队护航。这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就能阻止 U 艇对船队的攻击。他们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一条妙计，在货船和油轮上设置飞行甲板，这样一来，每艘船可以搭载 3—4 架“刀鱼”式飞机。

罗斯福总统下令对“解放者”式轰炸机进行重新分配，以提供相当数量的超远程飞机来堵住这个“空中缺口”。调查结果表明，美国海军的 112 架“解放者”式飞机中，有 70 架部署在太平洋地区，而没有一架驻在冰岛以西的北大西洋地区。在这次调查之后不久就从美国陆军航空队、美国海军和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抽调了 255 架“解放者”式轰炸机到北大西洋地区，分别驻扎在北爱尔兰的巴利凯利、冰岛的雷克雅未克、冈迪亚和纽芬兰的阿根夏。

这些飞机与水面舰队配合默契，在大西洋导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海空协同反潜战。从此，反潜战从平面战争变为一场立体战争。



## 第九章 遇“天敌”U艇无奈

以后几天，德国在北大西洋航线上的潜艇数量达到了整个海战的顶点。邓尼茨动用 60 艘潜艇部署成 4 条延伸的巡逻线：由 16 艘潜艇组成的“燕八哥”潜艇群潜伏在冰岛的西南方向，等待 ONS—5 运输队；由 18 艘潜艇组成的“啄木鸟”潜艇群在纽芬兰东北海域搜索 SC—127 号护航运输队；在“燕八哥”潜艇群南面的是新成立的“山鸟”潜艇群，其组成全部是刚刚下水的潜艇，此时正开往西南方向，以迎击 HX—235 运输队；第四个“画眉鸟”潜艇群由 13 艘新潜艇和毫无经验的水兵编成。该潜艇群配置在西班牙和比斯开湾以西直布罗陀航线上，以截击为避开德潜艇而转航的运输队。邓尼茨的这一布局，将其所知道的英美在大西洋的每条护航航线都遮拦住了。

英国布莱奇雷情报机构已取得了对德国 B 机关的优势，邓尼茨的兵力部署很快成为公开的秘密，一清二楚地标在英国海军部的作战图上，盟国的运输队都安全地绕过了危机四伏的“狼群”陷阱。只有 ONS—5 号运输队与“沪群”遭遇了。

ONS—5 护航运输队有 43 艘运输船，3 艘驱逐舰、5 艘护卫舰和 2 艘担负救护的武装拖网船。4 月 22 日驶离英国克莱德河口，分 11 路纵队逆风前进，取偏北的航线避开德国潜艇经常活动区。横渡大西洋开往加拿大，美国等港口。

4 月 28 日，东边地平线上一轮红日跳出云雾，驱散黑暗。大海显得分外宁静，好像还未从睡梦中醒来。浪花轻轻拍打着船舷，发出“哗哗哗……”的叹息声。ONS—5 运输队怎么也没想到，此刻，一对“狼眼”已经盯上了它们。

位于“燕八哥”潜艇群巡逻线最北端的“U650”号潜艇，发现了正要擦边而过的船队，立即通报给它的伙伴。空守多日的潜艇，个个都像饿急了眼的狼，迅速朝目标集结。

可惜老天不作美，突然变了脸。近似飓风的大风拉起黑沉沉的云幕，海上翻腾着惊涛骇浪，浪峰高达十多米，忽而将船只抛向峰巅，忽而将船只卷入浪底。由于能见度差，潜艇未能发现运输队。

黄昏时，潜艇按规定向柏林拍发电报，报告当日情况，不巧，被英国驱逐舰上的高频无线电测向仪截获，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护卫舰艇采取先敌攻击的“威吓战术”，一个猛虎下山，分头冲向测定的位置。德国潜艇个个忙不迭地钻入水下，再也不敢轻易露面。别说是攻击商船了，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停止向柏林报告海上情况。

坐守柏林的邓尼茨不清楚现场战况，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失去了总部指挥的潜艇根本捏不成个团，只好化整为零，各自为战。

29 日黎明时，一直咬住 ONS—5 运输队不放的“U650”号艇充当现场指挥，引导“U258”号艇击沉一艘运输船。还没等它们高兴起来，一架从冰岛起飞的“卡塔利纳”式飞机已飞临“U258”号艇上空，接着似老鹰扑食，猛然降下高度，在 15 米的高度投下 4 颗深水炸弹。潜艇艇首中弹，退出战斗。

30 日，运输队进入以格陵兰的伊维塔特为基地的近程航空兵的掩护范围。护航运输队散布在 30 平方海里的海面上，巡逻飞机像守护神似地在上空飞翔，昼夜不停，德国潜艇没敢轻举妄动。

第一个回合，德国潜艇失利，2 艘潜艇受伤；盟国船队损失一只商船。

邓尼茨不甘失败，重新开局。他将“啄木鸟”和“山鸟”两个潜艇群合并，把这个30艘潜艇组成的“狼群”在运输队可能行驶的航线上部署成一条新月形的巡逻线，这样一来，就把ONS—5的每一条可能的航线都遮住了。“画眉鸟”群潜艇增至21艘，分成4个分群。两个分群横跨该运输队的航向；另两个分群沿南北方向占领阵位，这样既便于攻击运输队，又便于截击其他航行偏南的运输队。

邓尼茨给他的猎手们下了死命令：

“不要过高估计敌人，要把它捏死在告别角至弗勒密史沙滩之间！”

5月4日入夜，风平浪静，护航运输队在微波起伏的海面上缓缓行驶。在北极光的衬托下，运输船的轮廓清晰可见，一览无余。

也许是由于5月2日下午由圣约翰斯出发的第三护航支援舰队与运输队会合的缘故，ONS—5运输队异常沉着镇定。它们排成横宽纵短、多路纵队的队形，船与船之间相距3—5链，警戒舰配置在距运输船20链左右的地方。这种队形使警戒舰游刃有余，既能保障及时发现潜艇，占领有利射击阵位，又便于及时击退其攻击。

此时，大潜艇群已暗暗伸出了狼爪，把护航运输队团团围住。它们三艘一群、两艘一组地从四面蜂拥而上。

护航队指挥官舍伍德海军少校暗吃一惊，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狼”，这么多的“狼群”，密密麻麻，虎视眈眈，简直就像闯入了鳄鱼群。

显然，护航舰队处于劣势。可是他们毫不示弱，所有的护卫舰艇像凶猛勇敢的牧羊狗，哪里有潜艇，它们就扑向哪里，直到把潜艇赶得远远的为止。支援舰队的驱逐舰穷追不舍，痛打落水狗。“平克”号驱潜快艇发现“U192”号潜艇后，连续追击3小时40分钟，前后用“刺猬”式深水炸弹进行了7次进攻，终于成功地将它击沉。

加拿大皇家空军驻甘德第5中队的“坎索”式飞艇闻讯及时赶到，为运输队提供空中保护。德国“U630”号潜艇刚一露头，就被一艘飞艇炸沉。“U438”号艇也挨了炸。

在这场激烈的混战中，U艇频频发射鱼雷，但是仅仅击沉7艘运输船；德国损失2艘潜艇，被击伤数艘。双方打了个平手。

邓尼茨暗暗思忖，运输队离纽芬兰越近，得到的空中掩护就越强，必须赶在5月6日之前聚歼该运输队。他电令大潜艇群在5日—6日进行最后一战，并要求潜艇宁可在水面与敌方飞机作战也不要下潜，以保障对商船的攻击。

6日早晨，15艘潜艇展开完毕。此时，海上大雾笼罩，能见度降到100米左右，德国潜艇变成了“近视眼”，清晰可见的商船轮廓消失了。它们闯进迷雾进行攻击，真好比是“雾中看花”，模棱两可。

护航舰上的厘米波雷达可显灵了，德国潜艇的位置一清二楚地出现在雷达荧光屏上。德国潜艇看不见护航舰，护航舰却知道它们。每当潜艇好不容易进入了攻击位置，却发现早已被护航舰“挡驾”，接下来便是一连串的被动挨打。“U267”号艇全凭自己的高速度才避开“珍珠菜”号驱潜快艇的炮火袭击。“U—638”号艇潜入水中，却被深水炸弹摧毁。“U125”号潜艇正寻找目标，猛不防被大雾中冲出的“奥里比”号驱逐舰撞了个满怀，指挥塔后面的部位几乎散了架，接着，“雪花”号驱潜快艇冲上来一阵炮火，将它送入海底。

正打得热闹处，第一支援舰队的5艘舰只开到。冲在前面的“塘鹅”号海岸炮舰的雷达一下子捕捉到德国“U438”号艇，劈头盖脸一阵炮火将它击沉。

德国潜艇连连损兵折将，一向靠隐蔽突然性占便宜的U艇。如今全部暴露在盟国护航舰的荧光屏上，只有被动挨打的功夫了。

邓尼茨接到潜艇艇长们的告急电，预感到情势不妙，若待中午雾散，反潜机临空，潜艇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他咬牙下令，停止这次作战。6艘潜艇已无回音，还有4艘严重损伤。

ONS—5护航运输队仅以损失13艘商船的代价，挫败了德国封锁大西洋北航线的企图。

邓尼茨不得不承认潜艇遭到了失败。他在5月6日的战争日志中写道：“敌人安装在飞机和水面舰只上的雷达极大地妨碍了潜艇的作战。潜艇本身不易被发现这一最大的优点现在却有丧失的危险。敌人空军现在几乎已能对整个北大西洋海域的运输队提供空中掩护。可以断定，留下的那些‘空中缺口’不久就会被岸基飞机或舰载飞机填补。敌人的护航舰只日益增多，使潜艇作战日益困难。”

从此，邓尼茨再也没能集中这样强大的兵力，进行如此激烈的袭击。

1943年5月，大西洋海战的局势奇迹般地朝有利于盟国的方向转变。英国和美国两个海上强国的防卫力量超过了德国潜艇的战斗力量。U艇的月损失率已达15艘，与其建造率持平。英国商船的替补率已赶上损失率。这些数据注定了邓尼茨吨位战的必败无疑。

盟国强大的空中优势在反潜战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那就是“驱赶效应”。每当飞机一出现，德国潜艇就被迫潜入水中。这样，U艇在水下的时间无形中被拉长，这不仅有利于盟军护航队的作战，而且可以使商船避免遭受攻击。德国潜艇艇长卡尔·多纳茨曾说过：“飞机是我们最大的天敌。”

装有先进雷达和攻击武器的远程飞机更使德国U艇闻风丧胆。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时，仅空中力量击沉的潜艇就达290艘；水面舰艇仅击沉246艘。战后，许多关于大西洋之战的著作都断言，如果没有盟军在空中攻击和侦察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西洋之战就会失败，并且最终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此话并非危言耸听。

1943年5月21日，一个美丽怡人的夏日。和暖的东风徐徐吹拂着海面，蓝天飘浮着几片白云，偶尔几只海鸟飞过，发出悦耳的啼叫。

在离告别角大约500海里的洋面上，ON—184护航运输队的38艘商船在第六支援舰队“博洛”号航空母舰、5艘驱逐舰和护航舰队几艘驱潜快艇的护卫下，排着整齐的队形，浩浩荡荡向西南方向行驶。船队排出的缕缕黑烟，将天幕下围的西南角涂抹得模糊一片。

天色渐暗，护航队的指挥官格雷顿海军中校命令“波格”号驶出队列，转向侧风，以便飞机起飞，对护航运输队四周的水域进行搜索。

从外表上看，这艘用商船改装的护航航空母舰与其他航空母舰没什么两样。直通式全长飞行甲板像一个拉长了的足球场，四周布有近40门各种口径的大小机关炮。右舷有一个小小的上层建筑，顶层设有舰桥，舰桥外侧有一个阳台式的信号台，供舰长和飞行长指挥飞机起飞着舰。

机库位于飞机甲板下方，可容纳8架“复仇者”式和20架“野猫”式舰载机。

“复仇者，准备起飞！”舰长肖特海军上校一声令下。

升降机“咣——”应声落到机库甲板上，机库人员七手八脚，忙中有序，将一架飞机推上升降机的平台。升降机朝飞行甲板升去，刚一露头，地勤人员就一拥而上，将飞机推到尾甲板上的预定位置。

警铃大作，扩音器传出了飞行长的命令：“飞行员登机！”

身着飞行服和黄色救生衣的机组人员快步冲上尾甲板，爬进各自的坐舱。飞行员德雷恩打开了油门，发动机“轰轰轰……”地大声吼叫，螺旋桨飞快地旋转起来，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烁出团团令人目眩的白光。

轮挡员抽掉起落架下的轮挡，“复仇者”式机身一晃慢慢滑向了弹射器。

德雷恩朝送话器大声喊道：“起飞准备完毕。”

飞行长向前推出双手，示意：“放飞！”

“噶——”的一声响，弹射器释放杆上的定力螺栓绷断，像一张满弓把飞机射入高空蓝天。

飞机围绕着护航运输队进行大面积搜索。3个小时过去了，观察员埃杰尔满眼尽是粼粼碧波的洋面和连绵起伏的波涛，发动机的轰鸣单调乏味。

突然，德雷恩发现，在船队右舷大约55海里的水面，有一条细长的白色航迹。他迅速向“博格”号报告了敌潜艇的位置，同时加大油门，飞速朝敌艇扑去。

原来，这是邓尼茨部署的一条潜艇巡逻线，由21艘潜艇组成。它们本想在此拦截已被德国监听发现的HX—239号运输队，不想，却先碰上了ON—184运输队。

“U231”号艇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似乎毫无觉察飞来横祸。

德雷恩俯冲到15米的高度，猛地降下速度，朝目标接连投下4颗深水炸弹。

潜艇犹如惊醒的巨鲨，一个猛子钻入水下，海面上翻起大片大片的白色泡沫。

飞机绕着漩涡低飞盘旋了2分钟，德雷恩期待水面上能漂起足以证明潜艇被炸沉的油迹和残片。可是，啥也没发现，这时，他的发动机发出一阵劈啪声，油料几近耗光了。德雷恩扫兴地驾机返回，呼叫“奥斯蒙特·英格拉姆”号和“圣洛朗”号两艘驱逐舰赶到现场。

其实，“U231”号潜艇已被严重炸伤，不得不退出战斗，返回基地进行修理。

“英格拉姆”和“圣洛朗”号两艘驱逐舰在黑夜中来回不停地搜索着。虽然它们啥也没发现，却迫使另外2艘潜艇潜入水中，从而在潜艇巡逻线上撕开一个缺口，护航运输队安然无恙地通过这道封锁线。

22日凌晨，东方刚破晓，几架“复仇者”式飞机便迎着东南风，依次升空。它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绕着运输队飞行。

当天空彻底放亮时，二号“复仇者”式飞机隐约看到在航母东南方向大约50海里的地方，一个黑影悄然上浮。它立即爬高到1000米，向母舰报告。接着，便钻出云层，向敌艇飞去。

“U468”号潜艇十分警觉，早已发现飞机，但它毫无下潜之意，看来是准备与“复仇者”较量一番了。

U艇指挥台的20毫米炮“咯咯”不停地喷吐着红点，烟头大小的红点向空中射去，很快形成一个漏斗状的火力网，可是，潜艇被起伏不定的波涛推

动得左右摇摆，炮手难以瞄准目标。

驾驶飞机的库恩上尉瞅准空子，一个俯冲，在 500 米的高度使劲按动机枪按钮。一串火球扫到潜艇的指挥台和炮位上，撂倒了对空射击的炮手。艇上一片混乱，几名德国艇员冒着炮火，推开伤员，重新操起机关炮。

“复仇者”飞机迅速爬高，退出德艇的射程，在空中盘旋，准备再次发起攻击。

突然，“U468”艇艇尾射出一道强烈的白光，光柱像是一只惨白的鬼手，拼命想抓住它。

“又要玩什么鬼花招了？”库恩有些纳闷。他猛然想起英国皇家海军的水面舰只常用探照灯夹对付德国飞机。飞机一旦被光柱套住，就会使飞行员头晕目眩，稍一疏忽，就会不辨方向，栽入大海。

不过，潜艇上的探照灯光柱太小，库恩一个鹞子翻身，脱身而去。

直到中午，“U305”号艇才敢向总部发电报告：“已与敌 ON184 号护航运输队接触。”邓尼茨赶紧召唤“多瑙河”潜艇群赶赴现场。

“U305”号潜艇在伦道夫·巴哈尔上尉的指挥下，全速向运输队逼近。

“艇长，敌机来袭！”舰桥上的了望哨大声喊道。

“紧急战斗准备！紧急下潜！”巴哈尔语无伦次，一连下达两道命令。

潜艇迅速下潜到安全深度，四周鸦雀无声，虚惊一场。

“U305”又悄悄浮出水面，蹭到护航运输队右前方 18 海里处占取了阵位。眼前这许多商船简直令 U 艇垂涎欲滴，巴哈尔大喜过望，扫视着这一艘艘商船，正琢磨从哪下“口”呢，不料，不知从哪儿冒出一架“复仇者”式飞机，气哼哼地从艇尾高速俯冲下来。没等巴哈尔明白是怎么回事，4 颗深水炸弹已在艇旁炸起冲天的浪柱。

“U305”的燃油舱漏油，水面上冒出一个油光闪烁的蓝圈。护航运输队队形严整地从艇旁驶过。

巴哈尔贼心不死，命令潜艇第三次浮出水面，伺机攻击商船队。可是，谈何容易，只见 ON—184 护航运输队上空数架飞机巡逻保驾，高度不到 500 米。

忽然，一架“复仇者”式飞机像是发现了它，转身朝它直冲过来。巴哈尔怒火中烧，决意孤注一掷，在海面上与飞机拼个你死我活。

“复仇者”机首朝下，机关炮喷出的火星打得舰桥钢板“嘭嘭”作响，了望哨浑身是血，一头栽倒。又一阵弹雨扫过，两名炮手摇摇晃晃地跌倒在炮座上。紧接着，又送上 4 颗深水炸弹，淡水冷却管被炸裂，左舷主机舱上部的耐压壳体下陷了几公分。炸起的海水劈头盖脑地吞下了潜艇的大半个身子。

这一下，巴哈尔的脑子可清醒了，再也顾不上赌气了，声嘶力竭地连声叫喊：“紧急下潜！”“紧急下潜！”

受了重创的“U305”号艇直到夜幕降临，才灰溜溜地返航，去进行修补。

命运最不济的大概就是“U569”号潜艇了。下午 17 时左右，“博格”号航母上的高频无线电测向仪在运输队左前方 23 海里处发现目标。6 架“复仇者”式飞机呼啸着飞上蓝天。

为了不打草惊蛇，它们借着云层的遮掩，向目标方位飞去。

不一会儿，一架飞机就发现了“U569”号艇。它一面招唤着伙伴，一面率先高速下冲。在艇尾方向切入，低空投下 4 颗深水炸弹。好一个漂亮的夹

弹攻击！两颗炸弹分别落在潜艇的左右舷，差距不到 12 米。

7 号机赶到目标上空，俯瞰海面，碧波荡漾的海水，透明度达 30 余米，正在下潜的敌艇暗影依稀。7 号机对准目标，投下炸弹。

海面顿时像开了锅的水翻滚沸腾，水下一片桔红色。余波散尽，“U569”号潜艇奄奄一息地漂浮到水面上，像条炸伤的大鱼动弹不得。

舰桥上，几个人打开一块白布，朝空中拼命挥舞。

一名纳粹军官担心艇上的密码本和“埃尼格玛”密码机落入盟军之手，竟不顾一切地冲回艇内，打开了通海阀，几分钟后，“U569”号潜艇便沉入海底。

与此同时，HX—239 护航运输队也在第四支援舰队“箭手”号航母及其他护卫舰只的掩护下，安然通过德潜艇封锁线，“箭鱼”式等舰载机大显身手，使“狼群”无从下手。

半个月內，至少有 10 支护航运输队约 370 艘商船安全通过了“空洞”；而德国潜艇在 5 月份的损失却高达 43 艘，超过增补潜艇数量的两倍多。这表明，“狼群”战术已日暮途穷，潜艇已由攻势转入守势。

邓尼茨清楚地意识到，继续对这种受到强大保护的运输队进行作战显然是毫无意义了，他在 5 月 24 日的战争日志中写道：“只有当我们能够大大地加强潜艇战斗力的时候，我们才能恢复这种战斗。”

同日，邓尼茨下令终止北大西洋的战斗，所有潜艇务必采取一切谨慎措施，撤退到亚速尔群岛西南的海域去。

大西洋之战的最后胜利业已属于盟国。战后，邓尼茨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我们已输掉了大西洋战役。”

1943 年 5 月 31 日，邓尼茨飞赴柏林，向希特勒报告海战局势。

一辆轿车把他从机场载往“狼穴”大本营。一路上，他紧闭双眼，一声不吭，看起来像是小憩，实际上，他的脑海里一刻也没停止过翻腾。

此时的邓尼茨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潜艇已处于劣势地位，要避免巨大损失，必须完全停止已无成就可言的潜艇战；可是，如果停止潜艇战，将对德国的整个战局产生何种后果呢？元首将会作何决断？

正当他胡思乱想，忽然朦胧感到一阵黑暗压过来，他本能地睁开双眼，原来已进入一片茂密的森林，马上就要到元首的总部了。

邓尼茨正襟危坐，朝车窗外看去。浓密的枝叶把阳光过滤成丝丝缕缕的微光，散落到林间，周围散发着阴暗潮湿的腐叶味。突然，林间深处传来猫头鹰一声凄厉的啼叫，邓尼茨不禁打了个寒颤。

进入会议室，邓尼茨看到他的元首手拿放大镜俯身在办公桌上，细细看着地图，平素贴在额头上的一撮头发搭拉下来。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来，暗淡苍白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此时，邓尼茨已成为他唯一的宠信。

邓尼茨简明扼要地向希特勒叙述了当前的海战局势后说：“目前潜艇战危机的根源在于敌人的飞机显著增加。在冰岛至法罗群岛海峡，现在一天所动用的飞机就相当于数周前一周内所出动的数量。此外，由于北大西洋的护航队使用了航空母舰，以致北大西洋的所有海峡现在都受到敌人飞机的监视。但仅仅是增加飞机还不足以造成潜艇危机。关键在于飞机使用了一种显然也用于水面舰只的新的雷达装置，能够在浓雾密云中，在阴天或夜里测出潜艇方位，然后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如果飞机没有这种装置，那它是绝不能在茫茫大海和漆黑夜晚测明潜艇方位的。”

希特勒一言未发，静静地听着。邓尼茨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接着说：“我们现在在武器技术方面遭到了失败，对此必须有个对策。但潜艇战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得多大战果，这还无法估计。敌人在海上和空中的防御力量还将增加，至于增加多少，对我们来说却是个很大的未知数，也难以确定。1940年，一艘潜艇每个航海日击沉敌船的吨位约为1000吨，1942年底则约为200吨。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敌人增加了防御力量，我们潜艇的作用减小了。尽管如此，但我仍然认为，即使潜艇战不再能达到获得较大战果的目标，但潜艇战必须继续下去，因为潜艇战所牵制的敌人力量是十分巨大的……”

“绝不允许放松潜艇战！”希特勒突然神经质地打断邓尼茨的话，斩钉截铁地说：“目前，我们的陆军不得不在各条战线上坚持艰巨的防御战，盟军对德意志帝国本土的空袭有增无减。大西洋是我们重要的前沿阵地，即使我必须在那里进行防守，也比我在欧洲海岸进行自卫要好。即使潜艇战不再能取得重大胜利，但它所牵制的力量却是非常大的，我不容许敌人把这些力量腾出来。”

邓尼茨很清楚，从现在开始，潜艇战不再是单纯的破交战和吨位战，而是与德国整个的战略形势紧密相连，与德国的命运休戚与共。哪怕打到只剩最后一艘潜艇、最后一个人，也要打下去，因为潜艇战能使盟军消耗比德国多几倍的战争力量，能牵制住盟军数倍于德国的力量。

## 第十章 气数尽垂死挣扎

到 1943 年 5 月 30 日为止，盟军虽已损失了近 3000 万吨位的船只，但已建造了大约 1550 万吨位的船只来进行补充。英国新造的商船也弥补了开战以来损失的商船，并且还建立了一支超级商船队。盟军船只每月的建造率已超过损失率。整个局势对德国却越来越不妙，他们已损失 2150 万吨位的船只，却只建造了 1650 万吨位的船只。德国潜艇每个月的损失率也超过了生产率。由此可见，邓尼茨已输掉了这场吨位战，在制海权的争夺中，盟军已占取了上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潜艇战的结束。在物质和精神条件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德国潜艇又继续战斗了两年，至死方休。

德国潜艇与盟军舰艇在海上大打出手的背后，同时进行着一场双方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不亚于海战的技术战。盟军在战前或战争初期开发的几项新技术在大西洋海战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潜艇的“敌人”也越来越多了。

高频无线电定位网。英国海军沿整个英国大西洋沿岸装设了许多高频无线电测向站，当德国潜艇之间或与潜艇司令部之间进行无线电通话时，盟军便准确无误地截获并且测定出它们的方位，从而通知运输队改变航线。1942 年 6 月 30 日，装设在百慕大群岛的高频无线电测向台测出一艘潜艇电台工作的方位，立即将此情报发给正在这附近地区进行防潜巡逻的美国“水手”式飞机机长斯雷德中尉。他飞至离这一方位 10 海里的地方，发现正浮于水面上的“U158”号潜艇，投下了两颗爆破弹和两颗深水炸弹。一颗深水炸弹落在潜艇附近，另一颗落在潜艇的上层建筑上，所有艇员都与潜艇同归于尽。以后，盟军又将这种测向仪安装到护航舰艇上，大大提高了测定潜艇位置的准确性。

雷达。雷达是用以测定位于水面或空中的任一目标的方向和距离的无线电定位装置，它是同敌人潜艇作斗争的舰艇和飞机的“眼睛”。飞机上安装了雷达，可使飞行员先于潜艇发现对方，对潜艇进行突然袭击。1943 年 2 月，德国“U519”号潜艇就是这样被“利贝列达”飞机击沉的。德国人为了对付这种雷达，发明了一种雷达侦察接收机，并在 1942 年 10 月装备潜艇，当潜艇被雷达测出方位时，这种接收机就能探测出来。几周后，当“U333”号潜艇遭到“惠灵顿”轰炸机的攻击时，U 艇在逆探的指引下，进行巧妙的反击，把轰炸机击落了。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很快，盟军又研制出了 14 种厘米波雷达，亦叫“硫化氢”空对海搜索雷达。这种厘米波雷达使德国的雷达侦察接收机变成了一文不值的“瞎子”。护航舰只和飞机装备厘米波雷达，即使在能见度很差的条件下也能从雷达荧光屏上掌握敌潜艇的行踪，而且还能发现那些专借夜色掩护为非作歹的潜艇。1943 年春季和夏初，这一雷达保障盟军飞机击沉了大量的德国潜艇。希特勒对这一发明十分震惊，他在 1944 年向武装部队发表演说时称此为“是涣散我们潜艇舰队的一种发明”。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人也没能制造出可以及时发现这种雷达电波的侦察器材。

利式探照灯。1942 年上半年，盟军海岸司令部的飞机都装上了新式大功率利式探照灯，它给了飞机一双敏锐的眼睛，离 U 艇 2000 码就能“看”到它们，而当时雷达还未用于探测潜艇。同年 7 月，装有利式探照灯的盟军飞机



在比斯开湾击沉 2 艘 U 艇。在这一场“探测”与“发现”的技术决斗中，当德国人学会使用被动式雷达探测器后，利式探照灯的作用就被削弱了。

深水炸弹。深水炸弹是一种简单然而致命的反潜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们根据这种炸弹的外形把官戏称作“垃圾筒”。但是，单凭声纳接触难以测定潜艇的位置，因为声纳接触往往在距潜艇 100—150 码处就失效了。因而在没有找到准确测定潜水艇所处深度的方法以前，炸弹的爆炸不是离潜艇过高就是过低，直接命中的机会极为罕见。深水炸弹主要是靠它离潜艇的距离和对潜艇震动的大小来破坏和摧毁潜艇。1942 年，美国海军研制生产了两种新的深水炸弹发射炮：“刺猬”型和“捕鼠器”型深水炸弹发射炮。“刺猬”型发射炮有一个钢座，钢座上有 6 排炮管，可在舰艇航行中发射 24 枚装有触发引信的深水炸弹。这种装置保证了投弹的准确性，而且不妨碍迅速同潜水艇恢复声纳接触。“捕鼠器”型发射装置是专为巡逻艇和猎潜艇等小型舰艇设计的，后座力较小，能发射 4 颗或 8 颗小型深水炸弹。1943 年中期，美国海军军械部设计出一种新型的 600 英尺深水炸弹。这种炸弹在 8.6 秒钟内能下沉 100 英尺，内装“托佩克斯”炸药，爆炸力超过了过去所用的炸药。

随着战争的深入，这场技术战也越来越白热化了。德国化学家们全力进行反探知潜艇的研究。他们发明了一种以化学方式制造气泡的装置。这种装置产生的大量气泡和舰体一样，可以反射探潜装置的电波。这一诱饵非常有效，使盟军舰机几次扑空。

1943 年 8 月中下旬，德国 U 艇开始使用音响诱导鱼雷。这种鱼雷专门寻着盟军舰船发动机的声音方向发起攻击，提高了击沉商船的效率。但由于生产量较小，每艘 U 艇只能装载 4 枚。

邓尼茨不遗余力地再三向希特勒陈述，要使 U 艇部队起死回生，坚持潜艇战，当务之急是要想方设法提高潜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生产一种新型潜艇。

盟军空军迅猛异常的发展，大大限制了潜艇水上活动的机动性，因而邓尼茨急于研制一种既能在航行中又能在攻击时真正潜入水里的潜艇。而现有的潜艇实际上只是一种水面舰只，潜航的时间十分有限，而且缺乏战斗所需的高速度。

邓尼茨返回潜艇舰队司令部后，立即召集德国潜艇“功勋”工程师瓦尔特及其顾问们商议如何培育“新狼种”。

他们提出将电池扩大一倍来提高潜艇的水下速度，以及采用新的水下流线型，以减少潜艇阻力的设想。XXI 型潜艇由此出笼了。

这种新型潜艇具有 1600 吨的吨位，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可在水下航行 18 海里，并能以 12 至 14 海里的时速持续航行 10 个小时。而德国现有潜艇只能在水下 45 分钟，且仅能达到 4 至 5 海里的低速。

由于普通的护航队的速度每小时还不到 10 海里，这种新型潜艇可以在水下绕到护航队的前面进行攻击。水下高速还可以使潜艇摆脱水面战舰的追踪，尤其是当海面上掀起浪涛，潜艇在水下逆流而行时。

与此同时，邓尼茨迁下令建造同类型的较小的 300 吨潜艇，即 XXI 型潜艇。这种潜艇在水下航行时时速达 12 海里，可以直接在英国海岸的浅海区域作战。

尽管德国的工厂自 1943 年以来遭到了盟军越来越厉害的轰炸，这种新型潜艇的建造计划大体上还是完成了。1944 年平均每月建造 19.5 艘潜艇，18374 吨。与以前相比，1941 年为 16.3 艘，13142 吨；1942 年为 19.9 艘，16380

吨。

但就这样，邓尼茨还嫌速度慢，不能马上派上用场。他要求他的工程师们在造出新潜艇之前，必须尽可能提高原有潜艇的战斗力。

瓦尔特工程师不负主子的重望，他向邓尼茨建议，潜艇在水下航行时可在潜望镜的深度进行充电，也就是说，在水下航行时用柴油机通过一根管子吸进对其驱动所需的空气，柴油机的废气也同样通过一根能伸出水面的管子排出。潜艇上装了这两根可伸缩的管子设备，就使潜艇成了真正的水下潜艇了。它们根本不必再浮上水面，因而再也不会被最危险的测位器，即雷达测位器探测出来。正是这种雷达测位器首先使潜艇战破战。

邓尼茨喜不自胜，重新燃起潜艇战制胜的希望。一次会议上，海军设计处的人请邓尼茨给这种“通气装置”定个名称。正当他搜肠刮肚苦苦思索时，一位正患严重感冒的参谋打了个响亮的喷嚏。不知这位老兄是没带手帕还是没想到用手帕，用力把鼻涕吸了上去。这一不雅举止倒使邓尼茨茅塞顿开，觉得这颇像潜艇柴油机的吸气管，于是，他当即拍板，给潜艇的这种新设备定名为“SCHNORCHEL”即“鼾声”的意思。邓尼茨可能万万没想到，他的这一创作已成为现在各国潜艇通气装置以及类似这种设备的专称。

自1944年春天起，德国所有的老式潜艇都装上了通气装置。同年6月，邓尼茨下令，“原则上不再允许没有通气装置的潜艇下海”。

装有通气管的潜艇能够紧靠来往运输比较繁忙的沿海一带进行隐蔽作战，所以战果又有所扩大，可是并不显著，只是潜艇的损失明显减少。

不久，新型潜艇投入战斗。一艘××型300吨的小型潜艇闯入英国东海岸福思湾，在五月岛的东南击沉两艘商船。这艘潜艇艇长洋洋得意他说：“这是一种在海岸附近短期作战的理想潜艇。快速，灵活，升降简便，被雷达测定和受攻击的面积很小。敌人只觉察到有艘潜艇在这里，但无法确定潜艇的位置。”

新型潜艇的出现，加之U艇的新装备——改良过的电波探测仪、声控鱼雷、飞机的诱饵以及强有力的对空武器，所有这些都如行将熄灭的蜡烛一般，给了邓尼茨最后的一点光彩和最后的一点希望。

他现在孤注一掷，继续潜艇战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牵制盟军的大量兵力”，使之不能腾出更多的力量来轰炸德国的城市、夺取波罗的海的入海口和实施所有大规模两栖作战计划。总而言之，邓尼茨是想用他的潜艇来延缓德意志帝国的灭亡。他就像一个行将输光了的赌徒，欲罢不能，时刻幻想着能够出现奇迹，而不惜冒倾家荡产的危险。

盟军的反潜力量已今非昔比，开始由守势转入进攻。随着U艇到大西洋出击的次数越来越少，盟军几支专门对付U艇的舰队越发接近比斯开湾的外侧，到“狼窝”附近打击U艇。

盟军舰艇与飞机密冈协同，展开了一场卓有成效的反潜战。当U艇在夜间俘起准备充电时，往往会被飞机的远距离雷达捕捉，频频遭到飞机呼来的水上舰艇的攻击。而邓尼茨手中的支援飞机却所剩无几，德国空军也爱莫能助，自顾不暇了。

英国海军的警戒机用深水炸弹、火箭弹、音响鱼雷等新技术武器，夜以继日地攻击U艇。7月，盟军猎“狼”大获全胜，仅一个月就击沉19艘德国U艇，击伤3艘。

皇家海军夜间摸到法国洛里昂港布设水雷，使出入艇库的德国潜艇到了

家门口都不得安宁。一次，一艘巡航归来的U艇，在乐队鸣奏的欢迎曲中触雷沉没。不知是为了表示哀悼，还是为了示警，德国人在它沉灭之处竖上一个奇特的红色标记。

8月1日至2日仅两天时间，又有4艘U艇先后被盟军飞机或飞艇击沉。邓尼茨好不心疼，下令召回在比斯开湾内外航行的所有U艇，暂停出击。

9月初，部分U艇装备了新式设备和武器，邓尼茨又来了精神，居然解除了不许U艇出击大西洋的禁令。两批26艘U艇纷纷驶出“狼窝”，沿西班牙海岸潜航，前往大西洋寻打猎物。

可是，邓尼茨万万没想到，盟军防御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其速度之快，效果之大，几乎是意想不到的。凡是德国潜艇有的新式武器和设备，盟军舰机均有，包括音响鱼雷；而盟军有的新式武器和装备，它们却没有。

出击大西洋的战果甚微，虽然先后与盟军ONS—18、ON—202护航运输队交手，可只击沉3艘护卫舰，6只商船；而在9月和10月两个月中，至少有25艘U艇被击沉。

新型U艇陆续驶入大西洋。11月份，共击沉6艘2.3万吨商船，12月份击沉7艘4.8万吨商船，这两十月里，U艇则损失了16艘。

眼看U艇每况愈下，邓尼茨的意志逐渐消沉下来。不久前，他还以为自己的潜艇定能重整旗鼓。现在，他明白了，U艇的守势已不可逆转。什么新型U艇和新式武器都来得太晚了，在它们装备潜艇部队之前，就会有成百上千名德国青年丢掉性命，上百艘U艇沉入海底。

他再度下令放弃大西洋的作战。这等于是在向希特勒暗示：如果没有XXI型U艇的就役和德国空军的支援，根本无法进行潜艇作战。

更令邓尼茨不安的是，英国突然改变了密码，致使德国B机关无法译读。这将意味着，从今往后，他的潜艇要与比它强大数倍的敌手打一场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对盟军来讲，获得德国U艇的密码本和密码机，这大概是这场反潜战中最大的战利品了。

1944年6月的一个深夜，装有通气管的“U505”号潜艇缓缓驶出洞库。码头上灯光昏黄，冷冷清清，没有乐队，没有鲜花，也没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只有几个艇员的家眷哭天抹泪地为它送行。

艇员们并排坐在湿漉漉的甲板上，仰望星空，黯然神伤。目前能够生还的官兵只有70%，此去凶多吉少，也许就是永别了。

21日，“U505”号潜艇进入佛得角群岛附近海域，浮到水面上任太阳烘烤。

兰格艇长接到“U66”号潜艇的密电，自称几天前在西非海岸一连击沉5艘商船，虽然盟军在那里的反潜舰只云集，可是由于它装上了通气管，成了见尾不见首的“神龙”，盟军的雷达根本无法捕捉到像通气管头部那样小的目标。他们一看到波浪间冒出水泡或小水柱就投炸弹，结果，那些倒霉的喷水鲸鱼屡屡挨炸。

“U66”艇长的得意之劲跃然纸上。兰格妒火中烧，随手将电报扔到一边。

日已西斜，天边似有一星微小的闪光，越来越近，看起来更像是一只大鸟，了望哨正在那儿捉摸不定呢，紧接着便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

“一架反潜飞机！”了望哨惊恐万状地大叫起来。

“战斗警报！紧急下潜！”兰格大声喊道。

不等“U505”下潜到安全深度，飞机便直冲过来，投下一串深水炸弹。耐压内壳出现裂口，海水味啼地涌进机舱。

“浮出水面！全体穿上救生衣！主机全速运行！”兰格气急败坏地一连下了三道命令。

兰格急忙爬上舰桥查看潜艇伤势，甲板被扭曲得歪七扭八，一大块外壳不翼而飞，艇尾拖了一条宽厚的油迹。右舷不远处，飞机的残骸清晰可见。飞行员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与潜艇拼死相斗，兰格不禁打了个冷战。

艇员们七手八脚，好不容易铆好了耐压壳体的破洞，“U505”好歹能下潜了。

忽然，声纳兵在潜艇的前方听到了螺旋桨的噪音，接着，左舷和后尾部都听到了螺旋桨的噪音，不好，潜艇已陷入敌舰的包围之中。

“鱼雷攻击准备！保持潜望镜深度！减速！”兰格的话音未落，四周便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这是“刺猬”弹的爆炸声，它们只有在命中潜艇时才会爆炸。

“U505”紧急下潜到大约 50 米的深度，飞机投下的无线电浮标响个不停，带有通气管的“U505”号艇逃身无术了。

无线电浮标是美国新研制的潜艇探测装置，由水中听音器和无线发报机两部分组成。飞机可在怀疑有潜艇的海域投下若干浮标。一旦浮标入水，听音器便自动开始发出脉冲信号。脉冲信号碰到潜艇的艇身便反射回听音器，然后由浮标的无线电发报机将此自动传输到飞机上。这样，空中驾驶飞机的飞行员便会知道潜艇的位置、航向和时速。他可以朝目标投掷深水炸弹，同时呼唤其他舰艇赶赴这一区域。

几颗深水炸弹在“U505”的近身爆炸，潜艇疯狂地摇晃起来。闻讯赶来的“查特林”号驱逐舰朝下潜点投下 12 枚深水炸弹。几秒钟后，海水像发生地震似地向上剧烈翻腾，只见炸伤的“U505”号潜艇破水而出，四周迸起一团团雪白的浪花。指挥台和艇首出入口盖打开了，德国艇员倾巢而出，纷纷跳海。

驱逐舰长命令接舷小组立即出发去抢潜艇。他们乘坐的摩托艇像条破水飞行的箭鱼，冲向团团打转的潜艇。接舷小组的人员登上舰桥，顺着出入口的扶梯，飞快地下到艇内，有的闯入无线电室找到了密码本；有的将德国人打开的通海阀重新拧死；有的到处寻找 TNT 炸药。潜艇艇长发出弃艇命令时，通常都会采取炸艇措施。很快，他们找到了 14 包炸药。奇怪的是，德国兵根本就没有点燃引线。

“查特林”号押送着“U505”号潜艇，胜利返回百慕大海军基地。

这是一次值得骄傲的漂亮仗。它使盟军不仅掌握了德国潜艇的性能，而且还搞到了德国人的密码本和密码机，从而对德国潜艇群的活动更是了如指掌。然而，邓尼茨却始终蒙在鼓里，不知道“U505”号潜艇失踪的真相。

当历史的一页翻到 1944 年时，第三帝国的末日已指日可待。1944 年 6 月，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为解放法国和攻入德国本土扫清了道路；同年 8 月，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攻入波罗的海，德国北部和东部漫长的海岸线失去屏障，暴露无遗；9 月中旬芬兰投降，从而使德国设在芬兰湾的封锁线不攻自垮。1945 年 1 月 12 日，苏联红军突破德国的东线，进入西里西亚，随后，挥师抵达库斯特林附近的奥得河中段和法兰克福。4 月，英军兵临汉堡和不来梅城下，美军进抵纳粹党召集大会的所在地纽伦堡。4 月 25 日下午，美军

第 69 步兵师的巡逻部队与苏联第 58 近卫师的先遣部队在柏林以南 75 英里的易北河会师。德国南北交通被拦腰切断。希特勒困守柏林，四面都是盟军重炮的隆隆声。

“兵败如山倒”，德国军队在非洲、在欧洲大陆节节败退，大西洋战役已毫无意义。邓尼茨寄予厚望的 XXI 型电力发动潜艇虽已造出 126 艘，但只有两艘下水。由于潜艇基地及其训练新潜艇场所的一一丢失，德国海军不可能迅速和大量地建造并使用潜艇了。虽然，此时邓尼茨手里已有 463 艘潜艇，可惜为时已经太晚，陆上的德军已被彻底击败。

邓尼茨暗叹大势所趋，回天无术，只有让他的潜艇勇士们各自为战，继续战斗下去。

“对盟军来说，陆上作战的胜利正是适得其时。如果再迟几个月的话，新型的 U 艇部队将占压倒优势。”一位德国潜艇艇长如是说。

1945 年 4 月 28 日，邓尼茨驱车从普伦到莱因斯贝格，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了解军事情况。

沿途街道挤满了从德国东部尚未被苏联人占领的那些地区朝西方逃亡的难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孩子哭，大人叫，一幅凄凉景象。

邓尼茨的小汽车非常缓慢地在逃难的人群中穿行。天上飞掠过几架盟军的飞机，一阵扫射，难民们死的死，伤的伤，人们惊恐地扑倒到路边的壕沟里去躲避。邓尼茨闭上了眼睛。

纳粹德国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仅给别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这真应了中国人的一句俗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莱因斯贝格的最高统帅部里，邓尼茨见到前来视察的希特勒，不禁大吃一惊，希特勒的健康情况就像德国战局一样，彻底垮了。他的脑袋微微晃动，左臂无力地低垂着，手颤抖不停。他的面容憔悴，好像一下衰老了许多。他精神恍惚，眼里偶尔射出一种闪烁不定的余辉，给人以恐惧的、极不自然的感觉。

邓尼茨述说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后提出，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德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越海抢救难民，把尽可能多的德国难民、伤员和士兵运到西方。为此，把海军从北海和挪威海域撤出，用来保卫波罗的海的人员撤退。

元首毫无表情地点点头。他从来就没有对海战感过兴趣，现在更是不感兴趣，一心梦想着动员柏林地区的一兵一卒，向攻入南郊的苏联军队发动全面反攻。

正当德国陆战节节败退的时候，德国的 U 艇却仍然三三两两地在英国本上沿海、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等海域顽强抗争。1945 年 1 月，U 艇损失 6 艘，击沉盟军 7 艘船只。2 月，击沉 11 艘商船、3 艘护卫舰，U 艇损失 12 艘。3 月，击沉 10 艘商船与 3 艘护卫舰，U 艇损失 15 艘。从战绩来看，双方不分胜负。

2 月，盟国三方首脑——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大元帅斯大林在利瓦吉宫举行了著名的雅尔塔会议。在会上，美国参联主席马歇尔将军和英国海军大臣兼总参谋长坎宁安爵士都表示了对德国即将制造完备的新型潜艇的担心。

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说：“德国人正在大量建造新型潜艇，由于这种新型潜艇具有水下高速，并且是用最新式的技术设备装备起来的，所以盟国的

空军和水面舰队就艰难对付它们。希望苏联红军能够尽快夺取但泽，因为 30% 的德国潜艇都是在这一城市建造的。”

马歇尔接过话头说：“目前，在英国本上沿岸作战的德国新型 U 艇和装有通风管的 U 艇已达 39 艘。它们可以全程潜航，躲避飞机的攻击，而且，由于它们潜航中不与总部通讯，使我们也无法截获情报。往往都是在 U 艇对我发动攻击后，我们才能展开护卫兵力进行搜索。所以，我们的技术也应该跟上，研究一种专门对付德国新型 U 艇的设备。”

盟军新式反潜装备和武器的研制，导致战斗出现新的局面。一种名叫“斯基特”的深水炸弹发射机能同时发射 3 颗强力深水炸弹，这些炸弹下沉到 U 艇附近即爆炸，因而，U 艇非沉即伤，无一幸免。

3 厘米波长雷达是专门对付通风管潜艇的新式雷达。这种雷达虽然过于敏感，连海中流动的垃圾都不会放过。但它一旦捕捉到目标，就能迅速配合飞机，对潜艇发起准确的攻击。3 厘米波长雷达和无线电浮标使邓尼茨的通风管 U 艇成为昨日黄花。

4 月，U 艇沉没 15 艘，只击沉 3 艘军舰和 10 艘商船。

就在希特勒自杀后的当天（4 月 30 日）晚上，邓尼茨在他设在普伦的海军司令部，收到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拍来的绝密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邓尼茨海军元帅：元首任命你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任命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马上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

邓尼茨黯然神伤，纳粹德国的气数已尽。整个德国都将不保，继续海战又有何意义？！

5 月 4 日下午 3 点 14 分，纳粹德国的最后一任元首邓尼茨下令：所有潜艇艇长停止战斗。

5 月 7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英国要求德国在投降之后，不得破坏武器和自沉军舰。邓尼茨表示同意，没有发出让舰艇自沉的“彩虹”令。

然而，就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恢复了和平的宁静后，大西洋的战火仍未平息。多数 U 艇艇长还拒不接受停战令。

深受法西斯毒汁浸泡的德国潜艇人员，绝不相信自己崇敬的司令官会乖乖地将德国潜艇舰队交给盟军。在北海及波罗的海各处，德国 U 艇自沉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最终，一共有 156 艘 U 艇向盟军投降。

英美两国与法西斯德国在大西洋海上争夺交通线的战役历时 69 个月，英国和美国投入近 3000 艘水面舰艇、2700 架飞机和 17 艘飞艇，400 艘扫雷艇，德国投入 1162 艘潜艇，并得到其他战列舰、巡洋舰、辅助巡洋舰、远程轰炸机和意大利潜艇的支援。双方倾尽全力，在大西洋及其邻近海域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海战，最后以德国的失败告终。

德国潜艇在整个大西洋战役中一直首当其冲，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武器，共击沉盟军 2603 艘商船和 175 艘舰艇。英国 30000 名船员和 70000 余名海军官兵在保卫英国生命线的斗争中英勇牺牲。

德国损失的 830 艘作战潜艇中，有 696 艘都是在大西洋被击沉的。德国 U 艇部队的 40900 名人员中，28000 人丧失了生命，5000 人成了俘虏。德国 3/4 的 U 艇艇员都死于这场战争，这一伤亡率远远超过了二战时任何参战国任何军兵种的伤亡人数。

大西洋战役的胜利，对于盟军保障生死攸关的补给线、封锁德国和实现对非洲和欧洲的登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和其他战役一样，将被永远

载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册。

